昭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七月一日發行

林羅山全集

定價金五圓

不許複製

大正十年六月一日創版發行

編纂者　京都史蹟會

發行者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一丁目三番地　湯川松次郎

印刷所　大阪市浪速區櫻川一丁目一〇五四番地　西川印刷所

發行所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一丁目三番地　東京市下谷區御徒士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弘文社

子張之于祿乎袖裏有堯夫則觀物之眼分明矣胸中有易則登伏羲之頂顙耶一身一唐虞則於我一片浮雲過太虛者耶萬物備於我反身而誠其樂可知則孔顏之樂不在外矣書心畫也畫出聖心者書也六經論語等是也知其心則百世竢聖人而不疑嗚呼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春秋者仲尼晩年之聖筆六經之終也胡氏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將詳說之則使孟子再生可也然其書猶存不可致思于諸傳潛心于聖人乎

此一卷亦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戊子隨筆二卷所授男靖也

右隨筆十一卷自弱冠歷強壯至老成暇日所手筆也有論經典性理者有撿歷史小說者有評諸子百家及老釋者有談文章詩賦者有記本朝古今之事者其餘多端不可枚擧也此外晩年隨筆數冊罹丁酉之災固可惜焉今幸存者載諸文集末則雖欲各分其類去其重出者以編大之然彼此互有詳略均是手澤也片言隻字不忍取捨之故併載以不厭繁冗也他日若撰文粹則再校而可也萬治二年己亥八月上旬不肖孤恕謹識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五終

余幼讀書自頗識字而後唯勤習之而不及古人之曼乙可以赧爾弱冠以後公云私云紛冗在身常恐不克成學矣而於語孟學庸有解十之七八于章句集注者又誦六經而知其廣大精微而不易測者又旁閱諸子考歷史通鑑等涉諸家文集校若干類書日復一日以爲不足欲包羅古今牢籠百家非無銳志然光陰荏苒至今白紛矣赧赧有加平生欲發一方之聾盲排一方之異端最恨力之不贍也是氣之衰乎世之叔乎天運之厄乎雖然志不可衰也楚狂以鳳兮衰也而諷聖人聖人亦不夢周公以之自謂我衰夫聖人之心志何衰之有哉亞父以七十歲佐項王不用則已我豈爲之哉百里奚以七十餘歲用于秦以顯穆公不亦賢且智乎太公八十西來輔佐文武皆是人人所常知也而不如無如文武之君何耳人只擊小鮮不知屠龍之手而笑技之無所用歟見跛猫捕鼠而不知驃騮之爲千里以鏽針之補破鞋而鈍置太阿龍泉卞和以無相玉者泣于山中伯樂遇鹿與蝦蟆而不肯一顧何其相玉者寡而蝦蟆多哉吁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昌黎書至王右軍無遺憾乎官至宰相位至一品富有大邦壽及永年亦不有遺恨乎父母安穩兄弟無它妻孥順和一家之肥亦樂乎使君若堯舜民比屋可封亦慰悅乎曰富與貴不可求而得也是有命也文章能書可勤焉而其才之卑自天者又不得任己意歟故孔子曰從吾所好

山林之花在書中則豈勞尋朧頭雲乎書中有玉女則豈更求傾國貪好色乎書中有粟則豈慕

醫故亦呼爲扁鵲

醫緩說豎子在膏肓以後呼不治之疾爲膏肓故有左氏膏肓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而孫思邈硏精醫術始灸于其穴以瘳治載之千金方

先儒謂公羊穀梁經學左氏史學又謂左氏大官庖公穀賣餠家者是偏門之見乎啖助趙匡陸氏之後有胡安國出互有所參考竟本於經故惺窩嘗語余曰讀胡氏傳如望靑天向白日覺我氣快然我心琅然

惺窩從容問余曰左傳與莊子所好其文孰執余對曰余嘗嗜左氏曰可也其作文字往往有相似處曰左氏於經有據於事有考若徵左氏則春秋列國事何以得知之不知其事不能知聖經之趣公穀甚粗矣莊子雖奇文可以讀然不實不直唯荒唐放蕩其間亦有可悅者乎

楞嚴經烏萇國沙門譯房融筆授按房融唐武聖時大臣也大明儒者好佛書者謂融文章不名于世終李唐三百年未有文章過韓退之者退之不克作楞嚴文字也融奚以能之哉唯以佛說之口授而寫之如是信善矣是不然今見法華金剛圓覺維摩楞伽心經等知其頭腦亦與楞嚴文字無淺深無優劣其所說有亘細廣狹耳退之豈有詖淫邪遁乎彼以虛爲實以無爲爲故知言者可以察焉朱子謂惠遠僧肇竊莊老之說以撰出之可言知言

惺窩語余曰未發之中一變陷于釋氏不可不戒是李延平之所以敎朱子也釋氏以性爲空禪者以知覺運動爲性告子所云生之謂性是也我儒以性爲實爲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卽未發之中也

其好音稱得其所止爾來詞人墨客未有惡之者然韋蘇州滁州西澗黃鸝深處鳴柳柳州榕葉滿庭鶯亂啼共喩小人在位巧言如流也雪比潔白班婕妤團扇如霜雪乃曹風麻衣如雪之意而曰其輕白也謝子所賦亦稱其爲豐年瑞稱其如玉如瓊瑤後人未有惡之者然張平子四愁詩依楚詞芳草比君子霏雪比小人則物未必定拘于爲好爲惡乎詩螽斯與子孫多也春秋書螽爲災也鴟鴞不祥鳥也狼暴猛之獸也豳風有鴟鴞狼跋不取比與于暴惡也麒麟者仁獸也喩小人于麒麟楦蟬有五德而蟬冕爲公卿之首服然所謂如螗如蜩言群小之喧于位也其餘可類推焉取義取喩不一槩也

開通元寶唐武德年中所鑄錢也而誤讀爲開元通寶以爲玄宗時鑄之且曰開元錢有楊妃甲痕言楊大眞以爪掐其模范故也

醫方稱藥輕重則曰一字者四分一錢之一也一錢文皆有四字則二分五釐爲一字

藥性要略謂巴豆爲江子言其瀉下如江水也本草釋名不載之又賈公彥周禮疏云陽明脈在腕骨前拇指傍今診之覺有微動氣亦是脈書不載

素問岐伯曰大氣擧之也蓋言天地在太虛中也朱子指剛風爲大氣

先儒讀論語鄉黨篇飲食章謂醫書養生之精要悉在斯矣雖素問靈樞等不能加之聖人之愼疾病節飲食可以敬焉

或問五臟之心與人心之心有異同乎朱子謂蔘木之屬治心疾而不能治桀紂跖蹻之心

難經評林謂扁鵲者黃帝時醫也戰國秦越人善

連枝樹之句已載在文選何其未之考乎

文心雕龍引張華詩云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是對句之駢拇也我鴈朝大江朝綱以鴈山對鴻臚雖鴻鴈重出然有例則不爲甚不可也

世之隆盛也夷狄不侵浮屠不起東漢之末桓帝好浮屠老子以襄楷之議不能止焉吳之衰也孫皓立寺支公之輩往往出佛書典午之興未聞焉及五胡十六狄之猾夏而石氏有佛圖澄符堅有道安呂光有羅什姚萇沮渠蒙遜之徒皆有其所遇之沙門遂至于使闔國弘僞教迷黔黎而遺毒于後世哀哉

王通以太平十二策說隋文帝帝不能聽之通遂去其策未聞于世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鄭世翼一見之其全篇未聞也白樂天悲母死作新井篇考舊唐書唯有其事不載其篇白集亦不載

古文眞寶惜蒼蠅賦注引班固難莊之語載于藝文類聚是不全篇張燮七十二家雖有班固集亦與藝文不異纔數字有詳畧耳

大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云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云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其言之有叙自外至内自粗至精自末至本毎言益加深功眞聖賢之言可畏矣

又云以義爲利也非利欲名利之利也元亨利貞之利也利宜也凡事得宜者義也何害之有

月令廣義引漢武内傳云帝在承華殿燃九微光燈焚百和香以待西王母王母果來時七月七日也何遜七夕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是也

詩有黃鳥篇又灌木之黃鳥丘隅之黃鳥等皆稱

之當時陽明集及知新日錄等未有戸戸所藏蓋物希見爲珍是蟹胥竹萌不羞羊腔也然北肉非不知羊腔味之爲羞者近年王文成公全集至自明船者多且四書末書載于商舶者不可勝計我家亦有若干套不暇閲見焉徒與反故堆同

陸象山曰論語云學而時習之學者學箇什麽習者習箇什麽是雖詰勵學徒然似斷頭話矣其明暗在中間麽在兩頭麽

象山死朱子聞之曰倒了一告子北肉曰朱子未出此言是其門人作語錄者有同黨伐異之意而然乎朱子尙有惜象山之意

備前羽林出石本大學白文題曰王羲之書與今大學編次不同又非鄭玄注本次第請余奈何乃考鄭申甫管志道所説則後漢賈逵本也未詳逵本果實有之者乎大明學徒大底欲駁宋儒而自謂援古記舊籍且掘墓誌探家譜寫石刻云爾蓋是其實什七八依托耳好事者逵右軍字可用于大學者於棗木梅花以逵本云者寫之以爲羲之書大學而行世以列法帖歟

我家素有漢魏藏書古文世編續文選等頃年又見張燮七十二家馮惟訥詩紀等粗誦六朝人詩文與文選古文苑藝文類聚初學記所載幷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所云多纂出爲編其煩冗亦有之矣而文字意義大概王楊盧駱沉宋之徒採用之雖太白子美不能不取之唯盛唐詩其體壯格高耳

周興嗣千字文云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後世言同胞則稱連枝出于此也不知蘇武與從弟詩有

且曰非禮勿視子張纔見之于參前倚衡也故前聖後聖前賢後賢有聞而知焉有見而知焉口喉有息有開閉有語默有飮食知味鼻有呼吸有聞香臭眼有開闔有眩瞬此三官皆動且有靜時獨耳不然常靜無動唯有竅而已故早通於神口鼻目通於氣氣粗神精我心統氣精故心之靈曰神是道家修養之旨乎陽明門人王龍溪引之以說孔子六十耳順之義

大學說心而朱子序專稱性中庸說性而朱子序專稱心互見其義誠宜哉蔡九峯書傳多用心字欲見聖人心于書吁六經皆心學也古人詩曰易在胸中不在書胡文定曰春秋者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又云發於性情止於禮義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仁者心之德也摠皆湊泊於一

會得理一不易會得分殊亦最難事事物物歸諸心千言萬語約諸心唯一箇心而已可也若是囫圇呑棗纔下喉何味之有故理一不易天何故高地何故厚水何故潤下火何故炎上所以孝于二親所以忠于君主此等何故不可不窮也故分殊亦最難以曾子之賢而三省之後眞積力精漸得聞一貫況其它乎故顏子亦博文約禮相兼而言之不若是則失于罔與殆不可不思焉若不會分殊只管守這昭昭虛虛以爲道在此則猶如背鏡而求照歟須讀聖人所說而莫被異端陷溺可也

或問大學新民之中自有親愛民之意乎北肉先生答曰親民之內亦有新民之意在羅山謂北肉見陽明文錄而有可悅意故云爾夫程朱說乃常常所熟習也且大全通義輯釋等世多有

所謂今汝畫食饐而餲魚餒其言訒孟子所云鄭與魯闕若是恝二女果之類不少考諸九經猶夥矣莊子云以梁國嚇我秦本紀赭其山此等之異字不可殫盡也今擧一須推萬也諸子諸集漢書文選等比比可以考見

二字之奇者格物自謙敖惰絜矩見於大學謙嗛慊歉通用或云快也足也反之則云恨也少也又罟擭素位燕毛蒲盧旣稟致曲見於中庸又色難造次顚沛無適無莫幾諫口給足恭執禮文莫間然無寧敢死宿諾潤色方人夷俟鄉原之類見於論語加少數罟罪歲觳觫折枝蹙頞疾視畜君旄倪膚撓目逃揠苗浼我屑就化者矜式龍斷路間深墨罔民同網捆屨倍蓰虆梩爲間畫墁仇餉巨擘辟纑徒善徒法啜啜盈科幾希私淑簡驩良人少艾接淅館甥獵較鑠我梏亡嘑爾蹴然欿然儆蹝親炙追蠡藐之之類見於孟子方今四書自朱子集註出後家家戶戶莫不見之者雖然字義且不能解之況義理乎況言行乎夫聖人言語自成文章故著于其文字者或正直或奇妙或嚴恪共是渾渾然惝惝然譬如風行水上自然爲文無意于成文今姑擧四書二字之奇者尚有漏脫它日可考表九經之中

見而不知者色裏膠靑水中鹽味嘗而自知之也人面獸心獸形聖心仲尼貌似陽虎久之而後知之聞而不知者鳥獸之聲也介葛盧公冶長得知之呼垤澤門者似宋君之聲也豫讓炭癩之聲則舊友聞而解之吁仲尼之一貫子貢解之否曾子曰唯曰忠恕卽是能知焉文王之道望而未見也仲尼之道獨顏子喟于在前在後

則是佛也心如虛空虛空何滅之有哉是浮屠本意也故曰寂滅曰非幻不滅彼豈得知寂感哉先儒謂未發之中一變陷于浮屠不可不戒之彼雖說寂照同時然不能知虛靈不昧也程子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動亦定靜亦定動靜無端顯微無間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程子曰當言動者圓靜者方是謂動靜氣也方圓體也言氣則理具焉不如先言理而後言體也有氣而有形體也圓方者天地也體也動靜乾坤也性也又陰陽也氣也心者統動靜者也交陰陽者也坤卦六二曰直方大則乾爲圓明矣故說卦云乾爲圜

莊子謂見卵思時夜見彈思鳥灸謂之太早計卵雞子也時夜言司晨也發彈丸射鴞鳥可以爲灸也東坡詩春晴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春晴一作桑晴夏壠一作麥壠但作春夏可也亦是太早計也華嚴經喩日照高山是頓悟法門也日本禪林風月之徒并按坡詩與華嚴旨而推云華嚴餅餌

韋承慶詩萬里人南云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言鴈歸而人不得歸不亦恨乎司空曙峽口送友詩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飜成送故人言一客歸而一客不得歸不亦愁乎

大明賀欽號醫閭先生平日不喜杜甫謂若云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之類是何益世敎乎古今言詩者莫不好杜老者唯醫閭一人而已夫三百篇已後詩盛于唐至杜而至備其風格體製聲律情景無可以加焉彼所云何哉有所爲而然乎

聖賢言語見于筆冊者往往自有一奇字若論語

所作以詩語意而見之只似老成起句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皇甫松浪淘沙云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沉宿鷺眠鷗非舊浦向來沙嘴是江心有懷舊之感也山崩爲谷陵夷爲淵淵變爲瀬水落石出時之推移地之變改在今昔之間此詩善形容焉能摹寫焉劉禹錫集作浪濤沙淘與濤通

老杜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管仲雪中迷路遺老馬先行而得路故喩知道而老者此句有古昔賢主養老之旨而傷今之不然也趙叔甫詩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取長途本于杜句意○仲尼以敝蓋埋死馬亦仁之餘也今駢斃于槽櫪間或棄之野堅何不思其當時駕馭之勞耶

胡古潭夜愁詩愁來本自無形迹青鏡明朝定得知可謂一夜白髮也不云白髮蒼顏之老色而在鏡中高適除夜詩霜鬢明朝又一年

道在近而求遠在已而不在外戴益探春詩云終日尋春不見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此詩最好于譬學道一句譬道在我而不知之所謂騎驢覓驢也二句負笈不辭遠而謂師也所謂學道魚千里也三句自省察己身以約思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四句道果在斯不可他求也所謂萬物備於我也羅景綸嘗論之可考

僧瀬可誦法華經云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此語好其餘不好羅整庵曰法華經佛雖滅而不滅所謂如來壽量品之意也其外皆是閑言語蓋彼指心性以爲佛佛覺也悟本心性性不滅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與曾點浴沂之見解明道望花隨柳之氣象同一揆

李翺示僧惟儼詩我來問道無所說月在青天水在瓶禪者每言目前乃曰月白風清曰柳綠花紅之類謂之現成翺與藥山相逢爲方外之交故此詩似有禪意〇朱子武夷四曲櫂歌云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雖與翺句相似所見不同是情景俱到者也故儒者說禪禪亦儒禪者說儒儒亦禪莫做一樣着　四曲有山名金雞

阿猷訪戴興盡而歸有不盡之意來子儀云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以不逢而歸爲風致趙山臺云雪中不管人回棹政使敲門未必譍是王雖敲門而戴不出對趙詩益高宋壺山云一爐柴火三杯酒誰記山陰有戴逵雖有生前一杯之趣而稍鄙俗也唯活計而已

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惺窩曰佳對也我一家出行爲千里旅時百舌鳥於五更夜深而啼也旅況之情可想焉

或人曰山谷詩白髮三徑草此等之例爲江西派流爲鍛次是日本詩僧所說也惺窩曰三體詩兒童猶能諳誦之不載張籍詩乎曰僧房逢著款冬花亦是鍛次歟它日考諸唐人詩則多此例不贅此

韓渥詩殊尙華麗故名曰香奩

劉後村詩不妨時駕柴車出只作初騎竹馬看此非嘆老衰者而入少年叢者也豈老馬反爲駒乎

杜詩通若干卷是子美詩之注也兗州城樓詩注云甫十七歲作云云惺窩謂余曰恐是非少年

夫佞者然則謂稷契不扶書者佞者耳

張南軒莫詩嫌紅紫都吹盡新綠滿園還可人可謂夏木可人可謂新綠勝花可謂淸貧勝濁富可謂閑淡勝繁華南軒之見解高出於尋常眞名儒也姚雪蓬云平生性癖耽閑淡不愛繁華愛綠陰雖語意相似而姚豈張之比哉

范石湖田園雜興云莫嗔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日本邊鄙民間有以芋救飢以栗爲飯者豐年比比皆然

李涉葺居詩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爲竹林七賢王子猷之後愛竹者涉乎所謂三年受用多栽竹之謂歟杜元凱左傳癖王武子馬癖和嶠錢癖王福時譽兒癖黃魯直香癖今加李涉竹癖此外可多

朱文公詩恭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又武夷五曲棹歌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吁千歲萬古之心文公獨自得之

王荊公詩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此詩未見第一二句本集亦不收焉羅鶴林取之以爲士不忘山林之證公嘗偶書絕句其三四句云我亦暮年專一壑只逢車馬便驚猜與鍾山寺同一意

馬子才賣花詩洛陽城裏賣花聲賣得城中幾擔春若使王孫知稼穡爾花將賣與何人夫平泉名花一旦狼藉徽宗花石綱遂入五國城賣花聲有紅音有紫韻有利市紅不獨買花而已千金買一笑何不亡國家哉李唐有護花鈴而不護長安金谷買綠珠而相共滅身子才此詩本于無逸云稼穡艱難頗有諷諭意

朱子春日詩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合夢中求荆王枕上陽臺雨版築英雄老死休

此一句起二句承三句轉四句合也凡絶句以起承轉合爲大法然古人不拘泥又是可以知也杜牧四老廟詩呂氏强梁云云有起承轉合乎

陳簡齋墨梅詩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送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朱子美之取此詩不取相馬九方皐之詩又方伯謨墨梅詩玉質亭亭立歲寒高標摹寫固應難坐令氷雪開生面莫作人間水墨看朱子大喜氷雪生面之句

賓輩代隣叟作詩云年來七十罷耕桑就煖支羸强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髮對斜陽以兒孫爲身外則不以世事累其心亦可也是老而戒之在得之義乎與彼夕陽愛子孫異矣可謂老而乃休也雖然貽厥孫謀亦是人情也余今六十六歲有所感而已陳棠曰男兒未了莵裘債莫向西風說二毛何歎老哉

武夷道士新月詩云鈎似眉如總莫論些兒光彩破黄昏蒼旻本自無纎翳剛被姮娥捻一痕不云似鈎如眉云鈎似眉如奇也凡用如字爲助語則然字義也見于經傳者多矣又也肖象之義疑似之意也不若是而倒置不多東坡所謂肝膽猶是楚越如

謝疊山和周南峯詩云乾坤儘大要人扶試問蒼生還得穌萬古不磨惟道理莫言稷契讀何書所謂禹稷皐陶讀何書是不學面墻者之口實而又禦人也周禮有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楚左史倚相讀八索九丘雖禹稷契皐莫陶不讀書故疊山所詠如此亦善哉其任此道至于此宜哉不仕于胡元不食而終論語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亦曰盍歸乎來云云此來字爲到來或爲語助亦通

寒山拾得詩非尋常墨客之所及也僧志南考正之將鏤梓朱文公因勸之今所行寒山詩集是也志南嘗有詩云古木陰陰繫短篷杖藜扶我過溪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朱文公云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閑暇無蔬筍氣故深愛之

陳簡齋秋夜詩莫遣西風吹葉盡却愁無處著秋聲蔡蒙齋云秋聲起於葉無葉則無秋聲矣余謂此詩意翻歐公秋聲賦歐賤秋聲陳愛秋聲

何應龍題老翁詩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錢長是醉春風似見侯嬴於博徒之中乎若溷上之則似見太公屠牛于朝歌之時乎

劉禹錫和令狐相公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卽天涯春明門京城門也與天威違顏咫尺不同也諺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夫君臣之際朝陽恩暮退斥禁門之外去天不近

戴石屏桂花詩金谷園林知幾家競栽桃李作生涯無人得似天公巧明月中間種桂花起以桃李引至末方說桂花是一格也栽種同意之字不嫌幷用也日本詩僧東沼題連理梅云沈香亭北牡丹開一夜風吹度馬嵬猶泄餘妍託連理長生私語定應梅又陳澗明妃曲云驪山擧燧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大直能遣明妃嫁夷狄畫工元是漢忠臣劉後村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和柳却被梅花誤十年（此等體猶多世謂之藏頭格）

金劉從益過武丁廟詩旱則爲霖水則舟若人端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五

隨筆十一 七十二條

古文眞寶秋風辭注云六韻一叶錯雜成章楚辭之體也此誤在是當在漁父辭注中 秋風辭飛歸一韻 芳忘一韻 河波歌多何一韻 此三韻一叶也漁父辭淸醒纓一韻 移釃爲一韻 波一韻 衣汝一韻衣音殷所謂一戎衣言一戎衣一段也見禮記鄭玄注 白埃一韻塵埃史記屈原傳作温蠖 濁足一韻 共是六韻一叶此一篇中先後混雜乃錯雜成章也日本三百年來爲文字禪而讀之者迷于眞寶注而不能解也

弔屈原賦注康瓠瓦盆底也惺齋嘗告余曰底可以爲助語也余當時爲然其後謂此卽漢書賈誼傳此賦鄭氏注也鄭氏東漢末人也其名未詳此時未有以底字作語助至唐宋平話用底字唯是無盖之瓦盆也淸原外記常忠語僧德昌引朱子筮儀所云檟底以證之却是不爲不可也欲問惺齋則旣歸泉

陶淵明歸去來者歸自彭澤而來于栗里也月令仲秋鴻鴈來自北來南也孟春鴻鴈來自南來北也故武帝秋風辭云鴈南歸錢起歸鴈詩云却飛來由是見之歸來通用歟程子曰性中曷有孝弟來朱子載之于學而集注而四書章圖通義大成云來語助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之中若是語猶多今不盡抄出焉趙岐曰孟子長於譬喩今見七篇中其長言累辭非他人所能及也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理氣象數具于其中圖象亦有似譬喩者只在于人取義耳但文言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係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等之類雖云爲譬喩亦何妨焉

春秋不有譬喩之語以視諸行事故也但左公穀所記譬語亦多它日可抄表之

此一卷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四終

者焉馬鬣封之謂也又云苛政猛於虎也又云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禮運云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歟　玉藻云君子於玉比德焉　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又云蛾子時術之（蛾是蟻字）又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又云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經解云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又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哀公問云傷其本枝從而亡　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又云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歟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孔子閒居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三無私坊記云君子之道辟則坊歟（辟譬通）又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表記云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音義云接一作交）　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云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　三年問云若駟之過隙　鄉飲酒義云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書禮）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又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又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云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又云是爲馮婦也又云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又云膾炙與羊棗孰美若是之類猶有焉今不盡抄出聖賢之說譬喩無過於孟子若夫三百篇皆含六義而譬況在其中

尚書譬語　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湯誥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盤庚曰若顚木之有由蘖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又曰若射之有志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說命曰用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又爾惟麴蘖爾惟鹽梅微子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泰誓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又曰文考若日月之照臨牧誓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云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旅獒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大誥曰小子若涉淵水又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洛誥曰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禮記譬語　檀弓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又云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又云從若斧

又云正牆面而立又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云賜之牆也及肩夫子之牆數仞又云仲尼日月也又云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孟子云以五十步笑百步又云刺於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又云知夫苗乎又云挾太山以超北海爲長者折枝又云緣木求魚又云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又云教玉人雕琢玉哉又云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又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又云無若宋人然又云惡濕而居下也又云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又云以燕伐燕又云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又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又云枉尺而直尋又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又云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云伯夷之所築歟盜跖之所築歟伯夷之所樹歟盜跖之所樹歟又云泄泄猶沓沓也又云惡醉而强酒又云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又云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又云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又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又云水哉水哉又云西子蒙不潔又云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東郭播間祭者）又云饋生魚於子產又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云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又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性猶湍水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又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云奕秋誨二人奕又云舍魚而取熊掌又云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又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云大貉大桀小桀又云觀於海者難爲水又云掘井九軔而不及泉又云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又云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又云紾兄之臂子謂姑徐徐云爾又云

之不若也

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司馬法云几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九我字七踊字九鼓字皆短句中用之而不覺其重複不爲煩冗字法奇也

孫武子行軍篇多用也字三四十許歐公醉翁亭記東之酒經效之亦用也字多矣

四書譬語　大學引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云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又引康誥曰如保赤子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鄭玄以爲果蠃也況括以爲蒲柳也）又引詩云衣錦尙絅（詩作褧衣）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又云繪事後素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又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又云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又云犂牛之子騂且角又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又云於我如浮雲又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又云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又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云譬如爲山譬如平地又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又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又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偏晋書作翩）又云色斯擧矣翔而後集又云駟不及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又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又云有馬者借人乘之又云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又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又云割雞焉用牛刀又云不曰堅乎不曰白乎吾豈匏瓜也哉

問歟此書專說陰陽疾病然則指氣爲素也唐李瀚云孟軻養素是指浩氣也蓋本乎梁周興嗣千字文云孟軻敦素也而敦素朴素也字義有異同乎但以敦爲敦化則與養氣不異乎○柳宗元有晉問歐陽脩有童子問朱子有延平答問四書或問

古人贈答唱酬唯取其意不取其韻字謂之和韻見杜甫高適相贈詩可以知之韻字同押則始自元白劉而皮陸多效之又鍾繇王羲之之千字文其詞語不屬唯取其筆法字勢而已梁武帝命周興嗣次韻蓋是不同于先人所作之韻字而連屬其詞以爲韻語是今所行之千字文也然則次韻謂次序也非同押也

鄭康成註坊記云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按孟子萬章上篇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告子下篇云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離婁下篇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坊記註合孟子兩章以爲舜而言之若別有所見乎駢志云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老萊子之班衣兒啼近於戲而不歎乎

六韜云帝堯茅茨徧庭不剪言不除草之謂乎群書治要引六韜云茅茨之盖不剪言葺屋時不剪整茅茨之謂乎此時土階三尺則可兩通焉

禮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左傳隱元年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六韜云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大學云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三年問云是曾鳥獸

萬年之前後有名異而實同者不獨水火而已天下古今不易之理一亦復如是余聞而益于格物

性善也性即心之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又無理外之物若信斯言則所謂惡來自何處耶若不理會此則於告子荀揚之論性而未能解惑

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雖然周公之過孔子之過不可以改又可貳乎余聞諸惺窩曰做過字義不同看可也

惺窩告余曰薛敬軒謂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夫○夷齊諫而去之何其武王不尋訪之乎何其太公周召一言不及之乎夷齊果不可以出也武王不可不盡也蓋古記脫遺不可知而已敬軒歸之於命未盡乎

論語孔子呼曾子曰參乎禮記仲尼燕居呼子張曰師乎左傳稱范子曰燮乎杜工部作李潮八分詩曰潮乎潮乎蘇老泉作名二子說曰軾乎轍乎

禮記哀公問篇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玄注云無似猶言不肖孔氏疏云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韓愈答張籍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云云近世多用不佞弗類亦是不才不肖之意也顏子冉子曾子皆曰不敏諸侯曰不穀曰孤曰寡人浮屠曰山野曰貧道

毉師來問曰素問者黃帝素女問對之書也或曰問太素之本近代大明馬玄臺謂平素問答之書也奈何余曰古人以問答號書篇者多論語有憲問禮有曾子問有哀公問列子有湯問楚辭有天問由是見之則以問大素爲可歟大素謂氣也不言問素言素問猶如不言問天言天

鹿爲馬之類也鄭氏相傳知之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莊公廿二年左傳公子完飮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禮器云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韓退之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

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莊子以比竹爲人籟孟嘉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肉者人聲也莊子以人言語爲天籟

白氏長慶集五十卷爲五袟每袟十卷其後增長慶以後詩文號白氏文集共七十卷爲十袟每袟七卷袟與帙同書衣也劉孝綽作梁昭明太子集序云編次十卷爲一帙然則樂天文集之帙亦效昭明歟

祭義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累用五思字如貫玉陳后山思亭記效而演之

又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推字孟子云推恩足以保四海之義也準字與易與天地準同字義也宋陸象山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南北海亦然歩驟義祭之文法耳然其語似高而無實乎惺窩嘗語余曰東海之裔有熱而燒者設不言火也則必火也西海之遠有冷而濕者設不言水也則必水也雖千

作遷作仙不作仟又韻書亦無仟仙通用之說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正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此以可入于兵書

曾子問篇召言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玄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陸氏音義云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道春謂作文者用豈字爲絕句可以見爲凡豈字何字之義也

文王世子曰釋奠于先師注云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疏云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安故發聲爲億陸氏音義億本作噫音抑云億字奇哉日本舊本云億可以爲次也

吳中人舂米冬爲可也米堅而不粉碎至春米柔脆多碎故冬穀之糅以糠則不爲蠹是積收之術也風聞朝鮮人以石灰混白米爲累月不蚉故也日本人入彼國時不知石灰相雜而不洗而炊食之遂患腹疾其後稍覺而再三洗之悉除石灰毒氣而食之○安祿山以蕢砦雜之米飯誘奚以啗之亦是兵法餌兵之餘術乎

俗稱日本所謂鶯蓋婆餅焦乎抑亦顧渚山中報春鳥之類乎朝鮮黃鶯大於我朝鶯而其色不異慵齋叢話云黃鶯到秋變爲鴷是異說也而有所見云焉我朝先儒訓　黃鳥　倉庚　反舌　百舌鳥

趙高指鹿爲馬以欺二世在史記人皆所知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注云趙高欲爲亂先設驗以野蒲爲脯獻二世言蒲者誅之禮器鄭玄注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孔氏疏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黃

者也是孟子之所受自子思也故孟子答梁惠王欲利我國曰王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利有二義所惡則利欲利害利財之類也所好則義理之利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事之所宜謂之利不可不擇焉

乾坤坎離倒轉亦只是四卦不變艮兌震巽倒轉爲中孚頤小過大過而不變是易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雖然至六十則上下篇卦多少數相均詳于朱子語類

無恙字在戰國策其後人者以此爲無事之義如後漢馬援傳云伯春無它亦此意也余頃讀周禮秋官司儀注曰君不恙乎二三子不恙乎云不恙而不云無恙此字奇

小補韻會引東坡赤壁賦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以槳望爲韻而槳爲平聲不知楚詞云望美人兮南浦東坡本以望屬下句則槳爲仄聲又小補尤韻脩字注云脩或作修脩長也考工記堂修七尋余校周禮數本皆云堂脩七尋一本誤作修字蓋是小補就彼誤本以修爲長歟且古本韻會不引考工記堂修事而於脩修通用共訓飾訓理而已脩訓長也修不訓長也小補承誤乎

韻會衣錦尙絅中庸引詩而言之而云大學則誤也絅褧同

上巳二月晦日若爲巳日則三月上旬無巳日然則十干之巳而非十二支之巳月令廣義可以考焉自魏以後用三月初三日不拘巳日然唯存舊名耳○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云告赴也登上也假巳也上巳者若仟去云耳陸氏音義云假音遐上時掌反仟音仙道春按古本皆

日本稱櫻花曰花猶如洛陽牡丹成都海棠也中夏詩文未多詠櫻花者我朝文字禪者取王荊公山櫻抱石映松枝詩以爲是雖然余嘗見仝芳備祖櫻桃下載此詩則與我朝所稱之花不同然則中華詩人所詠櫻花是櫻桃也古詩山櫻發欲燃唐詩白櫻桃下紫綸巾皆是歟

玉篇序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蒼頡造字時天雨粟鬼神夜泣之事也又顧野王進玉篇啓云取衣維樹則肅愼識受命之與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上句言成王時周公營洛邑後伐東夷肅愼來賀作賄肅愼之命謂此乎武王嘗欲治洛而未果故周公告成王以營之且有肅愼氏楛矢石砮之事雖然取衣維樹未詳又周公攝政越裳氏重譯而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想中國有聖人出乎於是來獻白雉此事在後漢書章懷注引尙書大傳云爾或云越裳人迷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以與之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余謂獲麟之於春秋不及云焉今於麟而言易十翼未詳然穎達當有所据又云秦失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上句言秦焚書而周易不爲煨燼下句言漢初田何丁寬之輩傳授周易然金鏡珠囊甚新奇或曰在于太平御覽可以考

大學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曾子之所受自孔子也孔鮒之書曰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敎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善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

一作高句驪即高麗也馬韓辨弁辰韓謂之三韓所謂新羅高麗百濟也新羅一名雞林若孔疏則三韓亦當曰三馯昔肅愼人來于日本載在日本書紀又我朝聖武帝時渤海王以使者獻書狀幷貢物云高麗國亂去都逃移渤海此蕞爾小國耳太元之末高麗國大臣門下侍郎李成桂遂乘勢簒國幷呑新羅百濟分國郡爲八道洪武年中李氏請大明乞改國號曰朝鮮大明許之故其後聘使齎國書來皆曰朝鮮國李某至我朝寛永年中彼用大明年號崇禎〇又按肅愼今可在韃靼中

蘇老泉曰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漢之衞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余謂歷代之將有多科嘗記諸別紙

呂刑正義曰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律曰乏軍興者斬言行軍以足食爲本故費誓峙乃糗糧峙乃芻茭是也楚之所困者由彭越絶糧道而漢之所利者依敖倉之粟也曹瞞以人多糧少潛令吏用小斛然以衆怒故斬吏頭以謝之衆怒稍解云乎（曹瞞事在藝文類聚而三略講義云斬曹瞞頭誤矣若取義而）

同馬溫公自稱程先生以程伯休父爲司馬故也事文類聚載之非明道伊川也邵康節擊壤集序云伊川翁自樂之詩也康節自稱而非程正叔也柴桑翁乃劉遺民也非陶淵明也見白氏文集自注又後漢方術傳有釣於涪水者號涪翁黃魯直亦號涪翁又老子駕青牛而封君達騎青牛號青牛道士又邯鄲呂翁非呂洞賓也見漁隱楚話

至論謂堯曰宥之三皋陶曰刑之三云云問此何所據答曰事當如是蓋本于孔融所云爾凡作文者具此眼則下筆不可休也不可窮屈矣但末學效之東施之顰也按周書君陳篇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亦是東坡之地步乎○刑賞忠厚之至在尚書孔氏傳

周官篇云不學墻面論語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君陳篇云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云君子之德風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

陽貨欲見孔子不得已而往且曰吾將仕其作春秋貨作亂于魯取寶玉大弓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書貨曰盜不亦嚴乎可謂史鉞後世執簡者不及其萬一僅有司馬遷班固韓愈而已史記之中闕與之失議不載廉頗傳而載趙奢傳撓楚權之謬謀不載酈生傳而在留侯世家漢書之中周勃汗出浹背之耻見於王陵傳董仲舒和親匈奴之疏不見于本傳而見匈奴傳其抑揚與奪誠良史之才也彼稱武帝其功業雄畧共在本紀且武帝之好神仙見之封禪書武帝之多欲見之平準書武帝之重色見之李夫人傳不隱善不掩惡一懲一勸觀者可以察焉昌黎誌李實碑以稱之至于修順宗實錄不掩李實之惡其一褒一貶亦昭晰矣

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孔安國傳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陸氏釋文云肅愼馬融本作息愼北夷也馯戸且反地理志音寒麗力支反孔穎達疏曰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貊馯即韓也音同而字異爾余謂高駒麗

立政之語者或曰二典禹謨朱子所嘗釋正以授蔡沉沉不可僭改然則從蔡氏之集傳歟余曰亦是耶

古文累用或字者無逸篇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小雅北山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又云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又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皆用四或字）自後詞人連用或字多矣如昌黎南山詩亦至多又有單用或字者乾九四曰或躍在淵坤六三曰或從王事師六三曰師或輿尸無妄六三曰或繫之牛恒九三曰或承之羞損六五曰或損之益六二曰或益之上九曰或擊之漸六四曰或得其桶小過九三曰從或戕之又老子云或不盈（皆用一或字）莊子逍遙遊云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用二或字且上句二字下句六字是長短句法）又有直爲有而用之者論語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孟子曰是或一道也

莊子齊物論云堯伐宗膾胥敖說者云皆國名或曰寓言路史載宗膾胥敖其地在某處然不經見不可信

又云莊周夢爲胡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歟胡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惺窩嘗語余曰浮屠者以六喩偈爲勝於莊子夢蝶不然文字與意旨共莊子爲優

後漢孔融曰武王克殷殺紂賜妲己於周公有問出何書答曰當時當如此東坡刑賞省忠厚之

禮記文王九十七薨武王九十三崩按史傳文王多子歷歷矣武王沒時成王年僅十三四然則武王八十時成王生其母即太公女邑姜也太公七八十歲歸于文王則邑姜亦太公老後之娘也老壻老舅幼女共爲婚姻夫武王未娶邑姜以前不立妃何哉久無子而後成王爲太子可疑矣陳太姬之母爲誰哉左傳僖公廿四年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四國皆武王子也晉即唐叔虞而成王之弟也三國不載于史記世家然亦似不生先於成王則武王末而後有子其有子尤遲何哉不可以尋常論也唯取信于六經可也

武王之伐紂時微盧彭濮之屬會于牧野桓公之擊楚時與江黃相通孔明之欲圖中原先度瀘入不毛皆是雖小國而懷來之以謀其大也若垓下之招信布則以衆而威楚光武之賞竇融則以勢而縮述囂

書旅巢命亡矣巢南方之國也聞周代殷而來自遠方而貢是孔氏正義之意也昔桀奔南巢巢人以爲湯弑君故終殷世不來今聞殷滅而後至是黃慈溪之意乎

周書立政篇曰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孔傳云升禹治水之舊迹方四方也疏云治汝戎服兵器以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舜陟方亦然云云余謂以此解舜之陟方可以通歟據此則陟方蓋巡狩之義乎韓退之引竹書紀年以陟爲徂落之意其後諸儒謂陟升也升遐之義也或云方猶言天一方雲一方也紀政綱目以方爲塘云登墓塘也塘穴也紛紛之說不少然未曾有引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四

隨筆十　五十六條

予讀周書有云武王一戎衣而放馬散牛其取天下何其易之早乎武王沒而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年將歸政于成王故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者殷之大夫士也多士不從服周公慇懃諄諄敎誨之不止況乎三監奄淮之有事之後乎何其治殷之不早乎若無周公攝政則周之太平不易致也必矣先儒謂殷之頑民者周之頑民也殷之忠臣也自湯以來賢聖之君流風善政相繼而有年有世宜哉大夫士之多不服于周也首陽之餓夫者天下之義士而成周之頑民者殷之忠臣乎

稗海世傳女媧者伏羲妹也而共爲夫婦自是生民滋息上古之事不詳矣學者取信于六經之說堯爲黃帝之後舜亦黃帝之後也堯二女娥皇女英爲舜妻不知不娶同姓之禮始於何時世也穎孔達謂舜不可爲黃帝之後必別有所出稷契同時自契至湯年代世數可以見焉自稷至文王年代世數比契湯其遠甚矣然考史記其世世之數不多何甚長壽哉可疑矣周公遭流言時太召二公默而不言金縢所謂二公者太公召公也一言不爲周公開釋之何哉

恠莫作艱澁平淡既熟則自有高妙譬如能書者盡巧逞勢不及風神蕭散

作詩者平日多作可也就其可者撰而精益可也不可拘于聲律而后自然可以歌詠諧於絲竹唯專見詩話務守平仄則被爲束縛不能自在不能雄豪不能快活是詩家指南歟雖然不知其風格則只爲俗語爲婦人小兒之語不足以爲詩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謂之波風本無心水本無心無心於成文以爲漣漪波瀾之形曲直大小短長竪横皆水之文也天下之奇觀也作爲文章亦復如是文筆在指頭指頭所動在心心本虛故謂之無心若實無則血氣運動而已蠢爾一肉塊而已不然中心有理在其理之所發見於言詞自有次叙而能成章則無不達是古賢之文也自然之文非後世能言者之所企及也然不易學也故後人集古文以爲學式杜老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豈詩云乎哉詩者韻語而文之一體也古人不分文與詩而爲二也思之

此一卷　公務之暇往往所筆授男靖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三終

武后時妖僧作大雲經以武后爲彌勒化身武後悅而賞之然浮屠家指此經爲僞經不足信用豈翅此而已哉彼所云我遣三聖化彼震旦亦此類也道者所云老子化胡經亦此例也

唐傳奕作高識傳韓愈作原道佛骨表宋歐陽修撰本論司馬光撰家禮云不作佛事至程張朱子排闢之眞深切著明也而人之好怪也甚哉于今不輟且云一韓摧佛佛無摧謂愈也又云三武破僧僧不破謂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皆沙汰僧道也

滄浪之歌孟子所引取其水自取也屈子所引取其淸濁比世明暗也

論語成而山梁雌雉出猶如春秋成而麟來也歟天人感應之理炳焉乎

池塘生芳草園林變鳴禽康樂以爲有神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家以爲淵明自然妙處

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即是仲尼之年譜也鄕黨一篇亦是仲尼之行狀也溫良恭儉讓者子貢以爲小影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曾子之所形容也欲觀聖人之德容者宜知焉

鳶飛魚躍仁在其中南軒所謂我心亦同

禪者說儒儒亦禪儒者說禪禪亦儒陽虎曰爲仁不富是欲爲富故恐仁之害于爲富也孟子引之乃恐爲富則妨于爲仁故爲仁而不爲富也言同而意異異端與我道其所說亦有相似者歟

或問朱陸之異同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爾何比朱於陸文公之邃密亦可也象山之高明未可乎

凡作爲韻語常用心平淡可也莫作狂綺莫作奇

金縢顧命之類則敍事之祖也

讀易則不知別有書讀書則不知別有詩讀詩則不知別有禮讀禮則不知別有春秋五經各具五體五體雖異其心一也誠非聖人不易修也如造化之妙顯于萬物乎

杜牧之說阿房似則似矣而不若李斯趙高能言秦事也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儒學亦然雖口道說然不如眞能體認

常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唐人袁郊月詩謗刺小人在上竊權惱民也見計氏唐詩記事

寂寞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阿監在閑坐說玄宗右元稹小絶也尤有感慨

王安石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蘇子膽見之曰此老野狐精

長公文如波瀾少公文如巉巖長公謂軾少公謂轍

道士托長生久視皆誇說欺人呂洞賓白玉蟾之族有所產又有所死況其餘乎古今之間獨彭祖以久聞於世是蓋一種仙風道骨有所稟賦者耶否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是更始之濫也貂不足狗尾續是趙王倫之濫也鶴之乘軒松之爲大夫石之爲三品與人不同周鼎之不入秦銅狄之不入魏雖與人不同而神物不汚於塵垢嗚呼以人可不若物乎

明皇以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政則國家治台階平至於李林甫楊國忠執權爲政則朝綱不紐百姓怨苦遂及安史兵犯帝都古人云水能浮舟水能覆舟誠哉斯言

古今理無古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起故尙立志

此心此理準於東西南北海之遠而皆同皆然如熱而有焰縱不曰火而果火也寒而潤下者縱不曰水而果水也推一知萬誰人無此心此心卽是理之所寓也故千萬里之相去千萬歲之相先後有聖人出則皆莫不協于一

上天之載大極乎無聲無臭無極乎未發之中是寂然不動也發而中節是感而通天下之故也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古史者編年月魯史春秋是也仲尼就而筆削焉後世通鑑祖之正史者分部類太史公書是也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已立以後班范陳壽之輩皆祖之

三閭愛蘭取其芳也彭澤愛菊取其晩節也和靖愛梅取其淸苦也茂叔愛蓮取其德也非常人玩花草而無所取者

陳簡齋云雲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蘂簡齋詩此言其格外也王維任毫圖雪中芭蕉芭蕉既不耐秋何在雪時哉是非凡畫工所及也格外之畫也然按鶩座新書有雪中芭蕉事蓋至冬芭蕉猶未敗亦奇事也

孟軻稱性善荀況稱性惡楊雄稱性善惡混後儒紛紛異論多矣其間有浮屠者流以性爲空大亂其眞不如還求之六經其可也

書於六經最久矣故曰尙書所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則月令夏小正之祖也都俞吁咨則諷諫議論之祖也典謨訓誥誓命則絲綸之言而辭命之祖也元首股肱五子之歌則歌詩之祖也

古人論文則有援用此書者其說天地則岐伯曰大氣擧之也朱子剛風之說卽是大氣也氣者風也莊子所謂大塊噫氣曰風是也氣息屬風所謂詞氣所謂屛氣皆息風也朱子解之云氣者鼻息出入者也又云氣聲氣也其用曰呼曰吸曰呵曰吹曰嘘曰呴之類皆氣也易道陰陽他書不道之獨素問多道之然或指水火或指寒熱或指内外而言之與易所道有所似有所異是亦不可不知

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被袗衣二女婐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艸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蘇武十九年在匈奴而不屈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文王囚牖里而演易孔子阨陳蔡而絃歌是也且富而好禮貧而樂不亦素行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太伯仲雍往吳斷髮不亦素行乎周公逢浮言而赤舃几几不亦素行乎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是丈夫之襟懷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丈夫之度量乎山之含玉淵之抱珠是丈夫之蘊藉乎淸白而有所立志是丈夫之風流乎皆是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一端也

聯句久矣昌黎爲上城南長莎柵短奚論長短哉只擇其稱可也

星火飛觸身則必驚是氣也求艾而灸則必忍是志也以是可驗不動其心可謂近取譬

日本與中華雖殊域然在大瀛海上而朝暾旭輝之所煥耀洪波層瀾之所漲激五行之秀山川之靈鍾於人物故號曰君子之國昔治教淸明之世才子智人輩出於間氣豈讓異域乎時有

朝一代大家也

蘇老泉初讀論孟譬如鏖戰一陣數年以後作爲文章其名傳於京師若匪由論孟何以至此哉彼於理義雖未得之然悟文法于論孟

東坡之文章平日習聞於乃父變雄渾爲盛壯變奇譎爲波瀾誠是大辯大膽也後來深染老佛且步驟莊騷其詩初篡李白後來追和陶詩遂與歐公齊名而論者惜其不修史若使涉史筆則與韓之順宗實錄歐之五代史果如何哉

潁濱有云讀檀弓悟作文之法

山谷後山共學杜老谷之有庶如杜之有審言頗揚家風后山遊蘇門與四學士相接相唱和蘇有盛名善遇后山后山曰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其不忘師不從蘇也義人哉其文優於谷乎

訓詁本乎爾雅有廣雅有小爾雅有埤雅有爾雅翼

六書本乎說文有玉篇有廣韻有龍龕手鑑有禮部韻有韻會有古今法帖有篆韻至于皇明韻書多出不數

宋播芳有元播芳

古之表疏見於史漢後世例用駢儷謂之播芳有

李太白居草堂號其集曰草堂集集中多樂府歌曲故後人呼小詞爲艸堂詩餘

夷狄之樂曲未必鄙俚未必侏離其間有中國所無者蓋周衰魯亂如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海者海島也焉知其後流落不赴夷狄哉是以料之惠遠家有毛詩僧肇說採莊老之言不可誣乎

素問雖戰國之書往往有嘉言亦是好文字也故

栗里使劉氏不知其路之類皆可以觀其清風芳韻庸詎識今之不爲無懷葛天之古哉庸詎識松下之不爲義上哉庸詎識東籬北牕之不爲典午山河哉

唐初以王揚盧駱之傑然未免輕薄之陋獨有陳子昂拔其群逮開天之際李太白杜子美擅風騷之美可謂盛大矣李杜全集到今家家戶戶有之然能讀者不多

韓柳所以善屬文章者以本于六經故也韓云麟之爲靈咏于詩書于春秋雜出傳記百家之書是麟一事耳先援詩與春秋次參用傳記百家其它皆然且進學解所云云李漢序所云云亦是莫不本於經柳之與韋中立書論爲文之法復莫不參考之六經宜哉此二子爲文章冠冕而韓優乎

日本舊時博士秀才皆誦白氏文集故其語句多引之且詠倭歌者亦用其趣有云白氏第一第二秩常可握翫就中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之類人人諳誦之雖然比之李杜韓柳大有徑庭東坡謂之俗宜哉雖然其間有閑適有洒落有眞率有知足之樂有懼罪之戒不可廢也頃閱陶南村之說郛載楊妃傳末有術士見玄宗念妃而迷乃詐造妃像夜令玄宗密窺之如眞玄宗愈惑眩又見唐詩解長恨歌有云花鈿委地無人收蓋當時縊于馬嵬時有人拾其鈿者道士得之以爲逢妃于仙島之信帝之昏迷甚矣楊妃襪已出於世上則鈿釵搔頭之類入于幻士手必矣漢李少君之術亦可以視焉

歐陽永叔修唐書撰五代史世以爲司馬遷以來有此編修其外文章不用奇字最爲平易實宋

詩變有離騷楚大國也有倚相讀墳典索丘有陳良及辛北遊學周孔之道惜哉其言語文字不傳於後世而與楚詞共稱

司馬子長撰史記多据左傳禮記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其餘子長手筆也故欲知子長文法者以此而見之

班固漢書多据史記其武帝天漢以後固之所撰西漢二百餘年之典故事蹟備矣

范曄後漢書多据東觀漢紀荀悅漢紀及華嶠謝承袁崧等書而述之歟曄不及遷固雖然其當時人之奏議表疏詞賦之類皆載之亦是東漢二百年開之事可以觀焉　二十一史甚浩博摘其要者温公通鑑朱子綱目

六朝文甚大氐駢四儷六蕭統所選取猶然其所有先秦兩漢三國司馬晉之詞人才子既列于史傳唯所有詩誠風雅之羽翼也欲見古詩者可由是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評者推爲第一達磨其佗論詩者譬諸參禪或比臨濟家或比曹洞家或比雲門家然則淵明超出五家六宗者乎

淵明閑情賦譬如蘇厲國娶胡婦乎眞是人倫之所欲也豈理外哉詩列國風多男女之事也下此則宋廣平有梅花賦

淵明性閑靖其語亦淡簡高妙然其豪放於咏荊軻而見之朱文公已覷破了其不淫于老佛於攢眉于蓮社而見之其敎戒於告儼等而見之其不怕死生於自祭文而觀之所謂乘化而歸盡亦復如是其不求富貴於辭斗米而觀之其不仕于劉宋不受檀道濟之粱肉託桃花源于

三禮之註解傳于今則鄭玄之功也其字義物名足以徵之至其微旨奧義則鐘鼓玉帛云哉三代之直道周公之制作皆布在此中

易經上下篇文王所定也伏羲畫卦又重之或曰文王重之是所以先天後天之名立也如乾元亨利貞之屬即是繇辭也謂之彖文王所係之詞也如初九潛龍勿用之屬即是爻辭也周公所係之詞也如天行健地勢順之屬即是大象也謂一卦之象也孔子所述也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屬即是小象也謂一爻之象也孔子所述也文言繫詞說卦序卦雜卦皆是韋編三絕之所爲也其釋文王彖辭亦號曰彖故漢儒合併經傳則每辭首加彖曰二字亦是孔子所贊也大象以下所謂十翼畫下所有下乾上乾之屬先儒以爲漢費直所加或曰王弼所加

本義曰周世名易有變易交易之義故名焉洪邁曰周遍變化之意雖然周禮有三易之名夏商周共謂之易則邁說非是

革卦巳日解者云巳止也或云戊巳日也或云辰巳日也吁多岐亡羊願定于一

麟經有左公穀三傳左氏說得七八分猶如聽訟者以公案而裁之故程子曰以傳爲案以經爲斷眞至言也又論者曰左氏史學公穀經學幷案可也唐有啖助趙匡宋有胡安國皆把三傳以議于經有異有同畢竟歸本於經

左氏欲作春秋先撰國語故其筆法相似或曰傳成以後記國語故大史公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老子深遠申韓淺險以無爲有莊子之文也以曲爲直戰國策之文也

朱子撰小學書以爲大學之基本後學尊敬之如神明如父母故幷四書號曰五書

日本天子皇子讀書始用御注孝經是唐明皇所製也而不如孔安國所傳之詳也讀孝經則須考朱子刊誤

程子曰大學一个腔子腔子謂軀殼也一心管攝軀殼聖人之心在此書其誠意正心章可以見焉一篇皆是心之全體大用也

中庸字義程朱盡之漢唐人所云不得其義如賈生過秦論中之句胡廣之中庸呂温之中庸亦然小人之反中庸古本脫反字故誤以爲君子小人共有中庸至于程朱既正焉

論語開卷說學悅樂所學何學所悅何事事樂何處善讀集註而后當識本文庶乎書與我不二也

顏子不貳過朱子曰不萌於再孔子曰昭公知禮又曰丘過云云孔子之過可貳乎不貳乎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必有辯也不可不擇焉莫容易抹過可也且養氣義外之說宜注意亦可矣且又夷之之二本儒者之一本消得而佳

四代聖賢之心擧在于書生乎數千載之下欲知其心舍典謨訓誥誓命之格言而何它求哉恭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

聖人不乏弟子然可共言詩者商賜而已若非得之於言外豈如是耶與泥于訓故者不易言雖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訓故亦不可廢

毛公亦漢儒之醇而所受有之焉而其傳甚略鄭箋稍詳也而其据讖緯不若毛之正也孔氏疏兼解二義粗周覽而後可用朱子集傳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三

隨筆九　七十九條

大學之明德本于堯之俊德文王之敬止本于堯之欽明即是聖學之基本也

論語鄉黨書一个聖人先儒所云固是由是見之則志學一章乃孔子之年譜也溫良恭儉讓乃其形容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乃其肖影也千萬世之下讀之如私淑乎如親炙乎有爲者覩顏曾於左右

孟子養浩然之氣此氣所謂四十不惑勇者不懼內省不疚是也孔子言語平易孟子言語嚴毅故先儒曰聖人之語句句自然孟子之語句句事實善讀者可知之

中庸者孔門傳授心法故初學不容易說其曰中曰誠即是聖道之根源也學論孟者所以至于聖也中庸者聖人分上之事乎

小學書朱子所編也既有大學則不可無小學是以撰古書之中所及此者以纂編焉後世加四書號曰五書以爲大學之基

近思錄朱子與呂伯恭共輯周程張子格言可謂四書六經之羽翼先喆有云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有繼往開來之功誠哉是言也余弱冠慕朱子久矣可不念哉

莊子云三月聚糧不云聚三月之糧云澤若蕉不云若澤蕉是文法也
春秋成而麟出郷黨終而雉臭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感應而已
堯曰篇載堯舜禹湯文武之次序是仲尼之常談而所傳之道也七篇末稱自孔子至于孟子而有聞而知之之嘆其任我道也如此乎
孟子序說中有兩義者三事所謂受業於子思門人或曰孟子親師子思一也游齊後適梁再往齊仕閔王或曰先適梁後赴齊見宣王二也孟子自作七篇或曰軻沒後門人撰之三也
王充論衡有刺孟一篇司馬温公作疑孟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就中温見泰伯所以疑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故程子謂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謂冬裘夏葛云云開學者之惑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右丁亥隨筆合三卷所授男恕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二終

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馬遷之書僻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按皇明楊愼謂如史記之言則微子有四手以此譏馬遷蓋有本于孔疏（微子銜璧見左傳）

周書酒誥云明大命于妹邦孔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孔穎達疏曰妹與沬一也詩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紂所都在妹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朝歌近妹邑之之南云云朱子作詩集傳亦引酒誥之妹邦

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歸安茅坤謂是古人作詩而後名題之始也余按鴟鴞在豳風又見五子之歌則有序是夏史之所錄已在鴟鴞之前過千年但是亦作歌而後敍之

孔氏八論易有三義變易也不易也易簡也詳在易乾鑿度乾鑿度者載於古文世編衛元嵩之元包亦有之元包亦在世編至于朱子作易本義以爲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號曰易而不取不易易簡之說又陸德明釋文云周代名也又至也容齋隨筆謂周遍之義也本義只取代名之義而不言周至周遍之說雖密義畫卦然文王作彖周公作爻則題代名于易上猶如周書周詩周禮之例

詩序曰詩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周禮云六詩不云六義何也子夏叙詩故云有六義可也周禮其上不言詩事故云六詩而不云六義亦可也朱子謂風有賦比興而雅頌有賦比興故風與雅頌之間有賦比興余思古人下字之意精哉又思禹貢之玄織縞雲土夢是文法也又思

與賣藥道士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爲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靺鞨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辯證將安所適從哉云云予謂古今同姓名者往往多矣豈唯止而已哉

戲瑕三云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秦始皇登大山避風雨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所謂封五大夫者矣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爲五株皆起于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遊桃源詩叙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云云徐堅初學記封禪部注云五松樹云云予謂史記只云孫臏伐樹書曰龐涓死別有一書云此松樹也亦相似乎

余見廣文選古文世編等所載六朝文字多矣至于盛唐李杜拯其頽風雖改格體一洗耳目然其故事文字引用援據往往莫不有之況又有未詳未見之事迹乎大氐後人議前人不難矣凡事欲知所本則可博讀古書

余嘗閱十三經釋文註疏而附以朱句點以墨訓旣了頃附與向陽子以爲家珍謂宜傳于兒孫其喜不可測也又取別本十三經注疏贈朱墨之筆以分句讀并人名地名未知終其功否只不覺老之將至而已名物度數之事不可不見注疏歟朱文公之傳註亦讓于注疏而不盡釋者不少矣學者勿忽諸可也

周書微子之命孔穎達疏引史記宋世家云武王

行亡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禮競修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爲俳偶之語相誇徒爲金箋災耳夭閼剝藤可悲可吊所當改正云云予謂朱子家禮不可不講也錢希言所云亦宜哉萬曆末天啓崇禎間風俗頽敗遂被韃靼破亡悲哉

又云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向平一稱尙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盧俗馮婦韓娥徐夫人丁夫人翠鴛鶯陳意奴趙飛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爲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關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鄭櫻桃石虎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而載記謂虎寵惑優童鄭櫻桃譖殺郭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朶花婆娑寐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眞梁鴻妻孟光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名將李平而漢亦有婕好李平離騷載巫咸稱楚臣而漢武帝時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降於匈奴者亦韓信夏爲宗伯者鬻熊而周封之爲楚祖者鬻熊符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爲鴟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常夜告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伏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過蔡經家者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無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居大任入相中書者馬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也坐知四方之事入上疆洞中者中山劉商而

飛將乎王翦趙充國馬援王濬司馬懿之流者老將乎其餘猶多又稱王欽若曰福將梁侯景有家突勢可謂突將乎又謂既有仁將智將則何無義禮信乎翟義劉縯徐敬業之徒者義將乎孟明視趙盾郤至之徒者禮將乎羊祜陸抗之徒者信將乎至若穰苴斬莊賈武侯斬馬謖張魏公斬曲端可謂嚴將乎猶倘以類而名之不止此也

明錢希言雜纂劒筴第四云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劒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東觀漢記 謹按故老相傳之說柏鄉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是光武所斬疑謂此矣　予謂李廣射虎其矢飲羽就見之卽石也亦相似乎

劒筴十六引燕丹子云秦王爲荊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屛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荊軻予按史記注無漏月名而作八尺屛風

劒筴二十六引說苑云傳說衣褐帶劒梁于秕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予按商書說命可以此爲附注

錢希言雜纂戲瑕一云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齊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羅山按朱子鄉黨集註既有瓜與必字之二說

戲瑕二云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

明朝震川歸有光撰諸子彙函云尉繚子魏人司馬錯也隱于夷山予謂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見於戰國策史記非尉繚也錯繚果二人也以爲同人誤矣

李唐儒者注意于大學者僅陸贄韓愈耳贄論敍遷幸之由狀云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云云其不言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惜哉且贄奏議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可以證其闕文誤字矣且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有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之語贊之於大學也蓋至是優於諸儒歟愈作原道引大學言正心誠意不言致知格物亦惜哉焉得若人之儔而共論格物致知耶

明朝尹商撰古今名將傳以分品差其中有大將（太公孫武韓信吳漢周瑜王濬李靖李勣郭子儀李光弼吳玠之屬）智將（范蠡張良韓世忠之屬）謀將（孫臏吳起趙充國狄青之屬）良將（廉頗吳明徹趙苞之類）文帥（周亞夫諸葛孔明之屬）藝將（李廣趙雲薛仁貴類之）儒將（祭遵皇甫規杜預之類）忠將（馬援關羽張巡岳飛之徒）鬬將（段類鄧艾之類）勇將（張飛之輩）文將（郭元振裴度寇準文天祥之輩）仁將（曹彬趙方之屬）等之標題然皆號曰名將若猶推廣言之漢高祖世祖後周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者主將乎南仲方敍管仲范增之類者英將乎曹操宇文泰之類者雄將乎項羽高歡揚素之類者猛將乎曹參周勃賈復之輩者驍將乎彭越黥布石勒之輩者梟將乎溫嶠謝玄賀若弼之輩者領將乎田單耿恭之屬者神將乎李廣單雄信之屬者

陳情表可相參看

沈烱幽庭賦其末有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予謂李太白惜餘春賦有長繩繫白日之詞步于沈烱乎

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朱子曰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也而說者謂空空虛也指心虛而言也而陶淵明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言空乏也與朱子同義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又曰俗所謂無口瓠也而說者曰匏瓜繫而不被人食言不中用也或曰匏瓜星名有名而不中食然劉晝新論辯施篇云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與朱子所云無口匏亦同義嗚呼朱子精詳矣世之說者不顧可不可而只欲異朱子何哉又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于婦女之服也而說者謂紅紫者貴色也故不以爲褻服齊桓公好衣紫闔境悉被異綵戰國策有紫敗素之語皆以爲色之貴者而孔子惡紫之奪朱且古人禮服祭服法服少有用紫其爲間色不正可知焉武后簒唐稱制賜其所嬖幸浮屠沙門多以紫服且迄艸木花色牡丹芍藥之屬以紅紫爲美俗儒何不從先賢之說而賞武曌之色乎詩云綠衣黃裏哀哉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是常談也劉晝新論惜時篇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又不飲盜泉之水或以爲曾子或以爲孔子

神仙傳淮南王外仙時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僧道宣高僧傳云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詞是亦步驟傳毅舞賦也與上傳毅舞賦同段王弼注老子經世之慕玄學之輩以爲勝周易注未知果然否豈其然乎陸雲迷路宿于王弼塚邊與一少年晤語雲自此玄學日進然則弼慕莊老者也故宋儒謂王輔嗣以老莊旨解周易誠然

兪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考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予謂雖下能盡檳榔者上不能若是形容文亦奇東漢王逸茘支賦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喩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愛芳氣云云々白氏文集廿八云茘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予謂樂天比王逸雖詳言然覺稍俗但欲形容物色者如益期樂天亦難哉周茂叔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愛蓮說典麗哉信君子之言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古文世編六十有沈炯陳情表一篇追慕李令伯

史漢載漢王責項羽八罪公孫瓚數袁紹十罪其語相似而其人不相似李密責隋氏之十罪亦然其文在古文世編六十六

四十年來蠻舶載來有草藥蠻語曰多婆胡刻其葉火之吸其烟其初崑崙兒之卑賤奴隸之徒撚香爲管包其乾抹葉以咽其熏烟漸漸効見無貴賤皆用之於是打鍮銅如牽牛花形附于竹管頭洞管中節加銅管小口于管本以吸之奢者至於以金銀作管者殆似飛聽之食烟火歟其流弊不能已也可憫咲焉余嘗在長者席若徒毀之眩暈不可堪也手不取之已數年矣一夕在侯伯之宅又吸之稍覺制尸蟲因循苟且時時及此頃年朝鮮聘使來貢其從者朴眞卿號螺山彼邦之進士也推稱學士與向陽子函三子共爲筆語依或人所欲聞而問曰多婆胡者莨菪歟學士亦吸之否答曰近自南方來人皆吸之號曰烟酒欲止不能遂以爲弊云爾予按譚峭化書云躑躅之酒鳥喙之哺莨菪之膏冶葛之乳初啜之若芥再啜之若黍復啜之若丸又啜之若哺是漸之使然也安祿山與奚契丹戰雜莨菪於飯中而去奚食之乃醉祿山還兵擊奚以勝此草有毒明矣白樂天詩不見莨蕩花狂風吹不落今有栽而生花者能耐風然則所云多婆胡果莨菪歟願得誦本草者共論之向陽函三未嘗有一吸之余大喜焉他後以余嗜典籍欲理義之悅口爲如文王之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而勿以莨菪若夫蔡謨之蟛蜞梅聖俞之河豚余所大畏也

陸機自吳入洛在西晉之世作羽扇賦借楚襄王宋玉唐勒之名會章臺之上與諸侯爲問對之

王表曰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强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痛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鄕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班固反賈生之意而用之其句法有長短耳

曹大家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按後漢安帝永初七年也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後皆書十有某百有某千有某是記年月日及物之數量大底例也今單云有七可以注意

傳毅在後漢作舞賦託名于楚襄王宋玉以爲問答謝惠連謝希逸倶在劉宋之世惠連雪賦借梁王鄒生枚叟司馬相如之名相如作辭鄒陽作歌枚叔作亂希逸月賦陳王初喪應劉進牘以命仲宣皆是慕傳毅者乎生今之世作古人之辭蕩詩云文王曰咨咨是非召穆公之作乎凡文之諸體出自六經信哉

後漢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蓋其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其十八歳之時乎二程十五六歳初見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所樂所樂何事且授以大極圖說及通書二程曰吾見周茂叔有吟風弄月之意吾與點之志也

後漢荀爽對便宜策曰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後世爲王壻任駙馬都尉其家驕奢不克令終唯唐王珪爲其子娶太宗之女而不失婦見舅姑之法太宗聞而嘉焉可謂有君有臣共有禮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二

隨筆八 三十九條

朱子大學序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諸儒皆引漢書食貨志以爲之據按桓寬鹽鐵論亦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云云孔子曰十有五志于學

鄒長倩與公孫弘書有云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予謂飼鵜者縛其頸以捕魚魚入而頓吐焉豈非撲滿乎貨悖入則悖出

大戴禮武王踐阼記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六韜明傳章云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二書所記同而字小異耳漢書谷永傳云王者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六韜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二書所記不異

賈生過秦論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云云班固異姓諸侯

唱李夫人作長恨歌感楊妃其意似子長謗武帝而筆力不足而還使人讀之好之失風刺之意則所謂諷一而勸百也何戒色之有

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可謂潤色毛傳也又云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古之詩是也可謂甘棠詩序也

此一卷亦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一終

賈誼陳政事疏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及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與莊子所云庖丁解牛其義相似

賈誼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是所謂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也

賈誼曰大臣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辠云云陳鴻長恨歌傳稱楊國忠之死曰氂纓盤水是也

賈誼曰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按淮南子泣岐者楊朱也悲絲染者墨翟也可以南可以北者岐路也可以黑可以黃者絲也

康瓠漢書註云瓦盆底也予謂凡器有蓋有底朱子筮儀所云櫝底是也然則無蓋之盆也或謂底爲助辭非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諸書皆同獨范曄後漢書箕子作微子誤歟又有所據歟

史記封禪書天子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按子長文法奇哉曰若曰然曰蓋曰云吁嗟麟乎非麟乎果祥乎不祥乎後世好瑞祥之君皆如武帝然其時史官遂不有如子長之才者故諷而頌也

又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亦是曰蓋曰夜曰云曰焉其疑似之詞可見武帝之昏迷如玄宗被方士誑而因鈿釵以錯楊妃武帝焚返魂而致其魂其於楊妃於李夫人同一惑也白居易作新樂府

見花作詩謂入山先問花無恙勿道先花且後君一日惺窩告余以此旨趣

愼子內篇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股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也漢書武帝所謂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指此而言也余謂雖堯舜不能不用刑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若是五刑具備何獨畫象之偏而已哉欽恤之意在五刑之中矣韓非子五蠹篇云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史記秦二世之責問李斯亦是也且有堯堂高三尺飯土匭啜土鉶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之語六韜盈虛章引帝堯之事亦是也三書所言共有詳略余謂堯舜禹之治世不如此甚儉陋也舜典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豈必土階三尺乎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豈必麑裘葛衣乎何其愼到韓非之偏頗乎哉聖人之言語不然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韓非唯擧菲食惡衣卑宮而不言祭祀禮服治水導山之功何也加之戰國之辯士有堯舜不慈不孝之虛名嗚呼不畏聖人而無忌憚至此乎

耳不聞惡聲程子曰聲音所以養其耳彩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如是則內外交養不可亂也豈有失性乎

鷄冠子學問篇云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壺與瓠同見函七月詩或曰仙人壺公亦瓠字歟余曰嘗見古畫壺公費長房像亦其形似葫蘆則非瓦甕類乎可再考焉

尹文子大道篇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分定則貪鄙不爭予按蒯通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蓋出自此乎若尹文子書後人擬作之乎天子立太子諸侯立世子大夫立家督分定則邦家不亂婦人有男子守之者則人不能犯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萬章篇竄作殺周大司馬九禁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且考之于春秋經傳可以見矣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此九句連用八伐字而黃帝齊桓二句長而餘七句短亦是文法之一體乎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乎后曰不然無歲何有民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云云惺窩訪長嘯于靈山

一書號曰彙雅共二十卷此爲前集又曰前編張萱曰詁故也古人之言也故从言以古人之言於今有訛轉故作釋詁以四方之言於此有異同故作釋言然古人之言亦有五方之異五方之言亦有古今之異故詁也言也訓也雖各有釋總之直言曰言因而謂之爲詁順而道之爲訓若權輿也因是而爲始林烝也因是而爲君此之謂詁若殷齊中也還復反也直言之而已至于瞿瞿休休非儉也順而道之知其爲儉也慘慘悄悄非慍也順而道之知其爲慍也夫是謂之訓也

墨子所染篇中染字三十三有之兼愛篇中愛字三十有之讀者不覺其繁韓文公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三十九其筆勢句法優於墨子陳后山思亭記用思字十四其簡而麗步驟于文公

莊子大宗師篇云女偊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是文字假托設名之始歟相如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東方朔之非有先生揚雄之子墨客卿翰林主人班固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衡之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思之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生之類不可枚擧也皆例可知焉

莊子天地篇云失性有五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浮屠玄沙三種病人亦出自此而七日渾沌死是其本也我儒不然唯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顏子克己之工夫也伯夷目不視惡色

肝以爲盜掠無忌憚者莊子稱柳下惠之弟曰盜跖而與孔子邂逅相逢按惠任魯僖公之世先孔子百四五十年莊子之寓言誣孔子其至是歟堯時有巫咸作鴻術見水經註殷有巫咸見尙書序

唐顧况詩棲霞寺裏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日本僧空海住紀州高野山頗知文字有詩曰寒林獨坐草堂曉三寶之聲聞一鳥一鳥有聲人有心性心雲水俱了了山中有異鳥聞其聲爲佛法僧惺窩先生謂余曰空海此詩爲性靈集中之第一余謂與况詩其體相似韻亦同偶然耳山背國宇縣醍醐山有佛法僧鳥見當寺鐘銘下野國河內郡二荒山有佛法僧鳥見藤原敦光記山堂肆考鳥部有佛現鳥可以考見之

人皆信其所見疑其所不見魏文帝以未見火浣布爲必無之物而著典論以載焉其後異國獻火浣布明帝普示衆令見之而削典論火浣布文擧世笑之

往年蠻舶載來書冊中有鶩座新書其中有湖海搜奇云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蒐殘錄云郭都督鎔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大明萬曆年中古循張萱字孟奇聚爾雅小爾雅孔鮒撰方言揚雄撰釋名劉熙撰廣雅張揖撰而分類爲

艸寫畫家所有絹帛于池邊其水爲黑是也入木者宋吳淑筆賦逸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尼止獲獜之一句晉世北郊祭文帝命王羲之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木七分（或云入石三分未詳所據）又按漢桓帝召王遠問災祥遠乃題四百餘字於宮門帝惡而令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遠字方平）

山陰道士養群鵝王羲之求之道士請寫道德經則擧群以許之羲之爲書老子五千言卑道士卽籠鵝皆携還故世號道德經爲換鵝經然李太白不云道德經而云黃庭經說者皆以爲未詳余頃見山堂肆考王寫黃庭經以換鵝而去且謂鵝之屈伸縮項之態有似筆法故王甚愛之坤雅鵝善旋轉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

東漢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居正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蓋齋后破環之遺知歟

黃帝時有師曠與帝共論年之吉凶草之生產見博物志晉平公時有師曠善知音律而論樂見左傳禮記黃帝時有扁鵲善醫戰國時有秦越人號扁鵲著黃帝八十一難經見難經評林且史記有扁鵲傳堯時羿射日見楚辭淮南子夏后時有羿善射與寒浞共簒夏遂爲浞所殺見尙書左傳固靈王之太子晉一名王子喬升仙駕鶴從道士浮丘伯時人見之緱氏山在神仙傳後漢明帝時葉縣令王喬有道術有鳧鳥事見范史且云是卽古之仙人王子喬也又王喬一人食肉芝得爲仙見氏族排韻又黃帝之時有大盜曰盜跖周有盜跖其徒三千人膾人之

瀉不淨彼何爲知集度之法歟聊書以示守禦之人

昔魯般九攻墨翟九却之高歡數攻玉璧而韋孝寛能防之故法曰攻之不足守之有餘唐張巡之守睢陽豈劣於墨子韋氏哉所恨者賀蘭進明之不援可以憎焉所歎者粮食之絶乏可以悲焉吁命夫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立寺度僧有何功德達磨對曰無功德夫佛家有三輪清淨之説有心於檀施則不清淨有心於受用則不清淨施受共無心而任法界則本然清淨也是如來禪也祖師禪不然本來無一物無所可以施無所可以受是大活法也達磨所云無之一字卽是本然清淨也是祖師禪也非小乘者所會也劉宋明帝建湘宮寺費極奢侈又立五層刹二字問散騎常侍虞愿曰朕建此寺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建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哀愍焉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明帝怒使人曳愿下殿明帝在梁武之前若干年若使達磨逢明帝有曳下之罰且彼徒以達磨無功德話爲希有盍考虞愿之諫

方夜讀書者匡衡之壁燈孫康之窓雪車胤之囊螢皆膾炙人口且爲勸學之勸且爲詩文之料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廬削荊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又江泌外屋對月讀書又陸佃字農師映月勤讀嗚呼云燈云雪云螢云月古人之惜三餘一刻千金寸陰尺璧孰謂貧而難學乎雞鳴起而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本朝謂書學爲入木爲臨池臨池者後漢張芝學

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是爲得實其所謂廿一年十一月生與己丑卒非也又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廿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廢賀節之禮蓋有由來矣山堂肆考四十六可考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王弼註云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眞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樹末足任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羅山子嘗見老子諸家註亦多皆謂芻狗者祭祀所爲設也祭了棄之而不顧也今弼註與諸家大異然先儒不引及之何哉

罹池魚之災者宜弔而不宜賀之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誠是古今之奇文而意亦好雖昌黎不可容易做也按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庫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藏於外而賦斂無已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故賀之

南史宋明帝爲武陵王時參軍沈攸之起兵至夏口焦度於城樓上辱罵攸之怒攻其城度與力戰攸之與衆蒙楯將登度投以穢器敵不能冒城賴以全後呼此樓爲焦度樓頃年肥前島原耶蘇賊據壘構砦官軍令筑紫兵革攻之賊發鳥銃故不克近傍因爲地道將鑿穴以入賊流

再從兄弟之三也出自日神至于今日千從萬從亦不爲不可也衆若無所据不可取焉況本朝質素而不如中華好文字多記誌也今已知者寡矣後又何求而得乎按太宗于彼考弘仁于此校正武人系譜于當時縱存百千于十一亦賢乎已

宋狄青威名貴顯或人告曰公是梁公之後也所稱有爵靑曰我家偶幸如是豈妄冒梁公耶或人奏明太祖曰陛下元是朱文公之裔也太祖曰朕先祖數世以前不詳非出自新安者與武襄不肯仁傑同一揆也與郭崇韜之祠汾陽王以爲己祖異吁崇韜可笑

杜牧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宋廛瑩中江行雜錄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蓋傪輩在杜牧之前則阿房宮賦亦祖長城句法

晉人帖中有信字謂使也如信到言使者來也又有卻字猶退也如小卻言少退也百川學海舊本有法帖釋文可考

孔子生卒年月不決左傳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史世家襄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家語卒年七十二或曰卒日乙丑非己丑也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日索隱又謂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爲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卒年七十三大明宋濂作孔子生卒辯詳言之而未一決案孔子六十代孫承先有誌云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廿七日也卒於哀十六年四

骸骨上命高力士除嵩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椎子上用素羅包其二以賜之（椎子蓋菓子歟與闘書所云可連書之）

唐太宗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撿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以山東士人尙閥閱嫁娶必多責人謂之賣婚也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謂其書不敍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後族爲第一等云云是詔于則天也本朝弘仁年中萬多親王奉勅撰姓氏錄三十卷頗爲詳考其後諸家雖有系圖其間非無所私各誇其門地頃年有 台命考武士世系余父子與其校勘以事繁多故與奉行者胥議白配付姓氏於是余父子撰淸和源氏使他人寫藤原氏且寫諸氏衆皆不辯是非不識眞贋凡就向陽子受其指南然一方之聾盲終不能知也聞南郭竽以爲苦徒矣撰訖一百八十卷又以國字而寫者一百八十卷合三百六十冊奉行者呈上之乃納文庫有議于列者有言聞說武夫自夸戰功嚇祖父之勇名未知果然否其年已久其見者已死聞者亦死傳稱者人人之口不同比比叨叨其間有之者纔晨星而已信長起自武人行伍秀吉起自卑賤奴僕相從者奸民偸兒推埋與屠狗販繒之從沛公同日之談也何世系之有哉余聞謂不然若原其本則闔國皆其遠遙之冑與曰神月神共爲同胞分其枝則爲皇別爲神別來自異域者爲蕃別是萬多親王所既敍也又何贅哉夫自兄弟別者悉從自父故曰從所謂從兄弟

讀乎宗師道人之所未道欲無陳言無常談然恠恠異字爲之無益退之戲効孟效樊紹述以作文字者詭之嘲之也故退之薦紹述唯稱其居家孝友且稱其解經書而不稱其文章則實不嘉其文也吁退之賢哉改玉川月蝕語而爲詩亦此意耶劉須溪批語于東坡詩其中有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同月蝕詩之語此凡指不分明者而言之也皇明北地李獻吉濟南李于鱗瑯琊王世貞作文字自以爲古而比周語殷盤詰屈聱牙其流注道昆葉石洞王遵岩之徒亦相從而爲之余偶然壯年見之就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列荀楊等之書中剽掠剪截其片言一句以綴之縫之補之綻之遂爲一篇譬如寸錦貫於針而爲一端一匹然初見之則如眩目于光彩熟讀之與百結之錦繡不成章何異哉況其字之連屬句之血脉章之次序篇之顚末有大斷絕乎枉費精神勞而無功誠談天文章雕虛空夫以韓退之薦樊宗師尙猶如是若大明三家文則彼哉彼哉

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誑孟軻幼時東家殺豕問曰何爲母曰爲令食汝也已而思之是敎僞也卽別買豕令軻食之其後有三遷隣之事軻從母訓遂成大儒在列女傳世之文人只稱孟母稱軻親不有稱其氏姓頃見山堂肆考云晋皇甫謐母任氏以謐年及二十不好學而告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曹氏烹家以存敎豈我居不卜隣敎有所闕乎因郎流涙謐忽感激就學遂通百家號玄晏先生依此見之孟子母曹氏乎若他人有曹姓者烹家事歟

山堂肆考三十三引柳氏舊聞曰唐丞相蕭嵩乞

朝野僉載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詔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戰國時趙廉頗欲再用而善飯後漢馬援跨鞍馬被稱矍鑠皆老而不能退者也

鄒陽傳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爲左校令時先零反樊準薦龐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又三國呉擊武陵賊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令呂蒙討平之孔文擧薦禰衡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俗呼擧人爲鶚薦本於此也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郷如衣繡夜行漢書衣繡作衣錦朱買臣傳亦有此語而作衣繡魏志張既傳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北史毛遐傳云弟鴻賓爲北雍州刺史魏明帝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後魏書甄琛爲定州刺史及歸郷衣錦晝遊唐書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高祖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張祜薔薇詩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郷疑是買臣歸宋韓魏公有晝錦堂詩歐陽永叔作記

呼書狀包紙爲可漏子余考山堂肆考三十六卷曰可漏子謂封皮也是也

程明道應詔而擧人則稱可用之人若干多其父表弟張子厚與伊川先生居其首誠無私矣祁奚以來雖有如是人而明道爲最仲尼對仲弓以擧人才爲爲政之要明道有之

克敵弓即神臂弓也南宋與金相戰時所造也

樊宗師字紹述其文集甚多余見輟耕錄載宗師晉絳園池記殆不可爲句讀得陶九成所釋而頗有所讀視諸玉川月蝕詩乃知月蝕詩不難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一

隨筆七　四十七條

夷齊採薇食之一女子曰薇亦周地之物也因不食而死余見李衛公外集夷齊論云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殄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若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殆紫芝以爲糧飲淸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余謂所謂淑媛者一女子也德裕同時有韓退之伯夷頌其仁風義氣凜凜千萬年之下可以興起與德裕所論甚異德裕卑哉）

唐表楚客謂魏元忠曰君之側人衆所恐也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也云云城狐不熏社鼠不灌人皆知之以爲常談鷹頭之蠅其意同而語奇

周禮槐棘之事也引頻事不可也

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尚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與前胡廣范丹可連書

或問蓮府所起余答曰齊王儉字仲寶用庾杲之爲衞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華池故沔書美之杲之字景行其後歌曲有想夫憐是相府蓮之音轉也一曰唐于頔因瑞蓮製曲號相府蓮

邇日見新到之書號前鎖篇後鎖篇者共六冊其所編次則似百川學海古今說海類說之類皆聚小部之稗說然未見總目則其若干卷不可知也

顏淵之度穀後漢書崔駰傳顏淵之夜浴劉子新論此二事出處未詳抱朴子外篇云顏子膏浴

陳鴻長恨歌傳云旰食霄衣云云旰食言周文王日中昃不食也

此一卷正保四年丁亥所筆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終

韻按後漢書周澤傳與此有詳略　又後漢書李膺傳時人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楷與禮叶韻杜甫詩註云泥
蟲名余按字書引爾雅威夷長脊而泥註云泥
少才力疏云泥弱也威夷之獸長脊而劣弱少
才力也不諧與宋弘不諧其義同

後漢書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又
云釜中生魚范萊蕪甑中生塵范史雲理始同
韻庸公叶韻魚蕪叶韻塵雲叶韻范文正公知
開封府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
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決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
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君與文同韻胡廣范丹范仲淹三人也亦是一人姓名兩句連用之類也

唐屈突通爲右武衛將軍涖官勁正有犯法者雖
親無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
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
突蓋通蓋兄弟二人

將軍稱柳營本于周亞夫細柳營又稱幕下稱幕
府本于韜畧所云大將之軍幕且在漢書李廣
傳而莫府莫大也又云莫幕同字云云唐詩靑
油幕下白雲邊又稱戲下稱麾下者史記項羽
傳戲下戲地名一云麾也尙書武王麾白旄是
白旄旗幟也

或問柳營者周亞夫之故事也隋高熲爲右衛大
將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詳見隋書本傳
然則柳營槐堂於將軍事爲佳對余答曰柳營
獨亞夫事而已其對文帝而用軍禮眞無雙將
軍也熲何比亞夫哉且宋王氏三槐堂事迹視
於熲爲優而顯著況王氏不爲將軍乎問曰我
朝有倭字小冊任大臣爲任槐或引周禮外朝
槐下三公列坐或引高熲槐堂聽事如何答曰

不出藩籬之內者斥鷃之翔也今夫伊勢浦伊豆浦相模浦三浦紀州等年年獲鯨魚長三四丈乃至數丈人皆所見而不疑也疑鳳者猶如見池沼之小鮮而不見巨海之鯨鯢且朝鮮有虎古來貢皐比於我國我國無虎若不見皐比亦疑虎乎汝之所問是知鼓不知雷也

我朝年甫寫字者皆稱試筆故試簡試兎試穎試觚試毫或稱試春比比皆然蓋叢林家作偈者之所初爲乎官家先儒學士博士之文集未之見也宋六一居士有試筆詩唯言試筆之好惡也

尙書尙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名焉是孔疏之說也然孟子引之稱書不稱尙書也左傳引之稱夏書商書周書亦不稱尙書也禮記引之擧書中篇名亦不稱尙書也然則古昔唯曰書而已詩雖有齊魯韓毛唯曰詩而已又此類也後世官名尙書尙主也凡稱尙衣尙藥尙舍尙闈之類皆此字義也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謂之六尙書又號六曹白樂天詩尙書讀作平聲寇萊公詩曾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尙書又尙作平聲六經之尙書六曹之尙書字同義異周禮天官司會鄭註會大計也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賈公彥疏漢之尙書亦主大計故擧以況之也陸氏音義尙音常

詩周南云其葉萋萋其鳴喈喈萋與喈叶韻應劭漢官儀北海周澤爲太常恒淸齋遇疾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獄幷自劾謝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諧妻齋泥迷叶）

深之易簡新建伯之良知則自以爲儒然世呼爲儒中禪其門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禪

仲尼之耳順言聲入心通也自修養家言之目有開閉而瞳子運轉鼻有息氣與喉相連口舌亦有開闔有卷舒有語默有動靜獨耳有孔竅而已不動不開翕是通於神也眼耳鼻口通於精氣也故耳順最深遠也

黃帝唯人事而已豈拘于天官哉今擧一隅以明其衆例假令元旦上巳端午之屬古今可無値凶日衰日乎歲時政令既定則此等之節未聞擇日勘時也是天官不如人事也

桃花佳節用季春上巳日蓋古人此日赴東流水畔祓禊不祥見後漢志且曲水之事晉束哲說武帝以周公營洛羽觴隨波此爲權輿自魏以後用三月三日不拘巳日月令廣義謂上巳十幹之巳也非辰巳之巳蓋二月晦日當於巳午則三月上旬不有巳日故知十幹之己而不爲十二支之巳雖然至今推三日爲巳節者國俗沿襲因循之習也

易革卦巳日乃孚先儒以爲巳止也或云戊巳之日也或云辰巳之日也吁聖人之經曷爲如是之穿鑿也洪容齋既言之它經亦如是不鮮余思以王弼孔穎達說爲舊說以程傳朱本義爲正則不惑於多岐若夫其外可採而見者以爲羽翼而資博聞可乎邵子皇極經世朱子啓蒙誠是周易之羽翼也

或人問鳳凰出于虞舜文王之時後世之史往往以鳳凰見于某地爲瑞祥而奏之若非諂諛則是指野鳥爲鳳也然則有名無實乎對曰陰哉信所見疑所不見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所蟠

言之詳矣然宜於昔不宜於今者有用於彼地不可用於此地者須知其理通其變而可也不可膠柱鼓瑟也

我朝古人習軍法者謂前陣後陣相去五十間（國俗以六尺三寸爲一間）若不利而却則不五十間其兵騎雜卒與後陣相突共亂不然則二十三十間之中扣馬不奔且回旋再戰故昔之練者以五十間爲定限之大畧尉繚子所云五十步百步亦此義可通焉六尺爲步孟子云五十步而走百步而走亦是步數不異

我朝世俗鄙夫之爲軍法者不能說其要唯說天文星占望氣之遠渺以誣少壯之武人不啻此而已依托浮屠咒咀禱祀之不根以弘己法世之白痴亦多哉唐帝逢西蕃之寇使僧不空厭之西蕃敗奔時奏神兵數千自空中來現甚可畏也即寇平矣不空念毘舍門天王以神兵破之云爾浮屠所說如是爾後城樓立毘舍門像亦是故也不知果神兵降現否彼以之爲依托軍法中祈多聞天唱陀羅尼誦般若心經稱大明咒大神咒皆是乎

王陽明者皇明一代大秀才也倡良知之說以誘門人其派殆遍諸方其奉命擊宸濠示誨隊長曉諭士卒文字若干多引孫武之語每每云法曰者不可勝計也雖王陽明之才智強記稱軍旅之事則取孫武之法耳其所云法曰者皆十三篇中之說也陽明全集可考以知焉然其言多奇計譎詭則有害於心術者是亦不可不察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君子之所不專攻也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主一無適朱子之格物窮理皆是其所入異而所致不異若金

原馬養初曰宇合橘廣相初曰博覽又大枝大江凡河內押河內山城山背近江淡海大和養德耶摩堆之類猶多皆是鄉音之近者或訓或聲假借之也又阿部仲滿一云仲麻呂藤原仲滿一云仲麻呂麻呂二字與滿一字通用呼之歟又大巳貴神大汝神大穴持神皆一而其字不同亦借訓也忌曰由機次曰須岐後人改云悠紀主基而忌與齋共訓曰由機推上項之例而可知倭語之用字庶乎擧一而明三也然則雖百千可以例焉

山堂肆考云成都府太城秦張儀所築後又築少城在子城西少城小城也子城即太城也余思凡治城旁別築者曰子城譬如芋有附子側子歟今以子城稱太城則子代父爲主之意歟

植牡丹處曰牡丹平平或作坪宋吳璘敗金兵之處曰殺金平

九章算術云五雀六燕衡適平雀重而燕輕也

謝眺詩杜若生芳洲後世爲郡吏者求杜若杜若不在其地依眺詩而誤也我朝三河國八橋昔有杜若而今有名而無杜若

我朝富士山之名播于異域者義楚六帖云日本國最高山號富士一曰蓬萊秦時徐福來此又宋濂日東曲有富士山絕句而我國沙門津絕海入大明明太祖問徐福事津賦絕句謂徐福祠在熊野又南禪寺僧岩惟肖謂凡指蓬萊者三處一曰富士一曰熊野一曰尾州熱田

六韜者周文武與太公望相問對以論兵其實則僞作也但其內有古語一兩句三四句間在其書者是亦有所擇乎若軍器之屬有所攻者所守者戰于野者備于風雨者具于海陸川隍者

肯偏廢也何哉

惺窩謂余曰陸象山王陽明聰明相若見解相若氣質亦相似但陽明文章優於象山象山自孟子先立其大者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矣陽明自孟子良知良能之語而發明自謂道在此矣朱子尊信此七篇爲集註或問北併學庸論語以爲四書爲百世萬年聖學之標的嗚呼大哉

惺窩從容謂余曰日本先儒博士讀論語不得其心陷于浮屠宜然聖人之語不迫切句句自然平易其讀孟子雖趙氏註盡領其旨哉若有領其旨得其心則有疑于浮屠然今以予觀之其疑者未聞有之予於是非無遺憾於菅江之先輩

自我作古猶言自吾始也作古一云爲古

葛伯仇餉若微孟子說則仇餉事不可知也諒闇三年不言若微孔子答子張則諒闇之義不可知也

魚之至大者海鰌也其至微聖泥鰌也鰌或作鰍其小大雖異其形相似海鰌者所謂鯨也莊子所云鯤者極長大者也國語所云鯤者魚子也小者也以至小爲至大者莊子之寓言歟

寡髮宜髮窮髮皆是不毛之意也寡髮見說卦宜髮見考工記註窮髮見莊子逍遙遊篇不毛見孔明出師表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杜預曰毛草也韓詩外傳曰草木地之毛髮也又頭童言禿髮也華顚言白頭也我髮種種言短髮也

少年髫年妙年髫齡冠歲童年弱齡皆漸至二十之謂也

本朝古人名改其文字者藤原不比等初曰史藤

奴亦可笑罵焉吁惜哉黃氏日鈔謂宗杲謁張南軒而問一貫南軒答曰一貫不爲汝言汝先道將忠恕來杲閉口而退杲是禪家大辯才者也平生說禪胡說亂道任口而言孟子莊子莊子瓠子之類推之指一緡錢以爲一貫其作畧如子韶不能知之遂陷其術中南軒之明哲使他箝其口與子韶豈啻霄壤而已哉賢否優劣可以見焉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明道先生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見之如太虛一點雲是不與也堯舜之心如太虛雖有風雨雲雷而太虛自若也風止雨晴雲收雷過亦太虛自若也事業無迹有迹亦聖人之心自若也豈必有利天下之心乎哉是不與也

朱文公與陸象山論無極太極幷洪範皇極未止文公以極爲屋棟之義象山以極爲中文公反覆示喩象山遂不服故後儒有朱陸異同之辯惺窩告余曰今見其書狀互有忿怒之意歟於朱陸頗爲不滿君子之爭不至于如是之甚且朱子聞象山死乃曰倒了一告子倒了之字亦甚唯恐門人編語錄者所筆乎未知出自朱子口吻也自後余未壯年時有朝鮮聘使丁好寬來駿府余微服行筆語而問朱陸孰賢好寬借筆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太成爾何比是子象山欲再言之聘使無暇蒼皇而去余亦退聘使有顧戀之意而屢盼睞余焉知不如伯樂之顧冀馬哉余想朝鮮人只見學蔀通辯而未見象山全集見宋史陸九淵傳及文公大全語錄而知其不同于文公歟

吳草廬名澄字幼淸元朝之鉅儒也左右朱陸不

之文也高祖功臣戰伐之處如親見其戰塲宜哉後世執簡者取法于此矣

今茲五月廿八日被賓友誘導且應其主人招而攜向陽讀畊二子往赴焉堂內假構棚層層疊氈張帷高二丈許長數丈爲傀儡之戯技也其木偶或男女僧俗或天仙神女或介士武夫或騎馬擔夫有舞蹈者有擧扇打鼓者有踊躍起臥者有戰闘擊劍揮戈者有爲朝鮮國舞躍者有盪舟棹歌者有戰死而身首異處者有衣冠者有放矢者振棒者擧旗捧蓋傘者或爲龍蛇或爲飛物或爲狐且擧火于尾見者皆恠之始自巳午之交至于晡其隱在棚底歌者聲有上有下有細有巨有鼓吹鑾琴應於木偶之動而有曲節且操之引之且蹈板以喚者與木偶相得不異殆如生矣今日所爲者江戸第一之傀師號小平太近世傀儡子此爲巧手云云余思陳平以奇計解平城之圍高祖脫去史漢共稱事秘世無知焉然桓譚應劭之輩推測其側聞謂陳平爲傀儡戯閼氏見其木偶婦人之美以爲漢多美女單于取漢則得美人爲我仇忽妬娼之心發而勸單于止戰却兵今之所觀已如常人況平之奇計傀儡子之活動乎余初以此爲兒戯而少信多疑於是思其奇謀之不虛也梁鍠詩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用了寂無事却似人生一夢中余想像于陳曲逆之秘計復有所感于梁鍠詩歟

浮屠宗杲誘張子韶以參禪因作頌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箇五百蓋以聖人一貫之道譬諸一索貫千錢者先儒之說也杲以此呈似子韶子韶見地不堅定被他恐動入爲佛

朱文公註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題曰空同道士鄒訴是隱其名也鄒本邾子國也邾朱音同訴熹音相近猶如殷衣音同也亦是伯陽既隱其姓名在參同契之末越絕書亦後漢之季世袁康所著而隱其名載于書中且孔融離合詩亦然但以音通而隱名者有之後世呂洞賓稱回道人亦是以字形似而隱匿之也余嘗見參同契諸家註又借惺窩所藏鄒訴註盛䃀後惺窩亦歿既而萬方求之未得焉于朝鮮于大明商舶覓之不來頃見方壺外史陸西星之註釋未快然

孫武敎兵法于吳王闔廬而却晉楚兵遂以吳爲強國其書十三篇誠爲古今兵法之首其後武不知所終想與范蠡浮于五湖可以同轍不亦智乎自古爲將者多殺人故不凶終者鮮矣道家之所忌三世之將也後世見曹彬一人于宋初若是者希世矣孟子以不嗜殺人者一天下爲說是卽仁義之言藹然

宇宙之間一切文章無不出于六經凡歌謠樂府辭賦韻語皆本于詩凡敍事記傳之類皆本于春秋尙書尙書之中有議論處亦有之凡議論說辯之類皆本于易十翼屈原之騷者雅之變也漢人之賦者騷之變也韓退之之畫記本于顧命頃年見閩書有橋記似畫記偶忘其作者宜考閩書司馬子長史記伯夷屈原傳議論中有敍事敍事中有議論退之之朽者王承福傳步驟之

史記有爲左傳國語所掩有爲戰國策所掩有爲尙書禮記所掩是所沿襲也游俠傳酷史傳貨殖傳平準書封禪書等之類太史公自筆得意

菓是科樹所生江東人呼科樹爲株樹閩人呼爲錐者聲相近也

巴豆一名江子見藥性要畧蓋言其瀉下如江水故名然本草綱目釋名不載之血藤過山龍也見醫學正傳

牡丹隋唐以前未之見焉唐本草始收載之王氷註素問七十二候中有牡丹何哉月令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不言牡丹或曰芍藥者牡丹也

或問曰鱸魚細小僅數寸見本草綱目然則赤壁賦所云巨口細鱗松江之鱸即亦是歟余曰不然范史左慈傳慈有方術座間釣松江鱸于盆中長三尺許云云李時珍所說未詳

方萬里擇唐宋律詩之稱我意且註且評號瀛奎律髓誠是學詩者所宜讀者也瀛者唐太宗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宋太祖時五星聚于奎也向陽子謂余曰瀛奎指李唐趙宋之全盛也余聞而嘉其善解

詩鄭風溱洧二水名許愼說文引之溱作潧音與溱同而溱字別出其水所出亦不同且說文所引六經字與今世所行多不同者容齋五筆駢志丹鉛錄等往往言之愼與鄭康成異者多然溱潧字陸德明旣言之

朱文公論語集註云子桑伯子之事在家語孟子集註云神農之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今按家語無伯子事而劉向說苑有之若家語有詳畧二本則文公所見之異歟司馬遷史記論六家無農家者流但斑固漢書藝文志列九流有農家者流文公常欲再校四書然至于大學誠意章旣易簀吁惜哉

補之曰伯夷扣馬之時武王無一語如不聞唯有太公曰義士也之一語而已武王縱不用其諫而克殷之後何可不尋夷齊乎聖王以一物不得其所爲恥況如夷齊輩輩可使逃于海濱飢于首陽而老死乎光武之物色子陵劉備之三顧武侯何武王無此心乎想夫武王之求夷齊可以壽禮雖詔使屢聘而夷齊可以不出上下共不可失道古書舊文遺脫甚多千歲之下可思而不可考歟敬軒推而曰命夫其理雖直然似有所不足故余以此語子惺窩惺窩曰是

丁侯叛周太公圖其像屢射之丁侯疾病請降太公以十干日扳其矢矢皆扳畢丁侯病愈後世巫蠱咒詛之術權輿於此乎頗近妖妄豫讓斬趙襄子之衣而襄子死玄宗剔閬州太守像之頸而閬守斃其眞僞未可知王莽射劉縯像而莽先死高駢信呂用之術使神兵拒敵其祭未止敵襲來殺駢嗚呼愚哉

武王斬紂首掛之太白旗太公斬妲己妲己化九尾狐飛將上天太公持符投之狐即落死狐媚叢談云妖狐飡妲己而殺之後化妲己勸紂益爲暴逆果爲太公被殺又瑞祥志云世太平則九尾狐見何其吉凶之相背哉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劉廷芝詩也沈佺期竊之以爲己詩或曰宋之問竊之也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余幼年聞椎爲木名有菓在太平御覽後欠考矣蓋胡說歟頃見閩書南產志云椎科子也其末尖似錐故曰錐宋志作椎從木也椎槌同字故諸書皆作椎不言其木而有子也形似山桂此

妙寒山拾得詩稍近之非皎然靈徹之所覃乎讀歐蘇文宜取其平易莫取縱橫屈曲讀蘇黃陳詩宜取其復古莫取其怪異就中陳詩規老杜者亦有焉

陳簡齋詩雪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蘂簡齋詩言不局於格歟凡讀詩者得之言意之外亦可也非唯作者而已

意到句不到是不熟也句到意不到是言者不知也意到句到是輪扁斲輪也

忠信恭敬孝悌謹言行由仁義皆是仲尼尋常所以誨人也性命道德在其中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今世人言行相悖忠信篤敬之心不厚不存而高談性命何其可哉

太極圖說者周濂溪自得之道理筆之于書以授二程二程亦不浪語人也朱子爲之註以示學者而播于世又先天之易者邵康節自悟之妙也嘗以其數告明道明道即解之不肯問之後有人問之明道答曰已忘矣朱子論易推邵者多以其爲卜筮之書故也佛者之說古今不得不倚儒而託言故云僧壽涯傳易于麻衣道者麻衣傳之陳希夷希夷之流爲康節康節之易與太極圖說相爲表裏其誣世欺民至此乎

惺窩先生告余曰無極而太極言無形而有理也又曰中者箇理之異名也余聞而喟然其後讀儒者書所到皆有破竹之勢嗚呼快哉

湯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顏回不貳過雖然孔子答陳司敗以昭公知禮爲丘之過孟子以管蔡之事爲周公之過周公孔子之過可貳而不可改然則過字一而有二義乎

薛敬軒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矣哉余

本也但論語孝經等無陸氏音義非無恨於剞劂氏昔張伯玉題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者尊經也今我牙籤雖不劣乎鄴侯然此十三經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相並而尊閣之也

我家有二十一史三部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姚思廉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徵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宋祁歐陽修唐書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等所撰元史總計二十一史也余有所參考而視諸舊本史漢則其註甚略亦惜哉欲見史記兩漢之註解須據舊本

文選有李善註本有五臣註本有六臣註本以善與五臣為六臣亦是有兩本一則主善而添五臣一則主五臣而加善未知何人合併李善與五臣以為六臣至大明有張鳳翼文選纂註頗為疎略唯分古詩十九首為二十首不知果是否

古文苑一部載文選所不載也眞奇書也為文選學者不可廢也其文章古而奇也可以悅目可以下筆

讀史漢宜監君臣得失治亂興亡又宜學文法通鑒之類亦然讀韓柳文宜考議論擇文法讀文選宜知其體識其字且考事迹于李善註讀李杜詩宜改六朝風成一大家雖然六朝詩文載于藝文類聚初學記者未必蔑視焉李杜文字亦出自六朝者不少唯其風格有奇有正是所以洗六朝之習氣也讀彭澤詩宜知其自然之

新古今倭歌集序有法河步虛之語或問之余按山堂肆考於公卿部題曰法河其下云三公法五岳九卿法河海然則法河步虛指月卿雲客歟步虛起自陳思王魚山之事而後爲神仙之歌曲

古詩江南可採蓮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杜子美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涪萬無杜鵑又古謠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期三暮黃牛如故

詩曰鴟鴞鴟鴞又曰黃鳥黃鳥歐陽永叔曰蒼蠅蒼蠅詩曰有客有客言白其馬杜子美曰有客有客字子美鶴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又老杜詩有有兄有兄有弟有弟之語黃魯直曰有弟有弟力持家

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一本巫峽長作猿鳴悲裳作衣

張融海賦楊外庵恨不見其全篇徐𤊹曰其全篇載在南齋書張融傳外庵不考之何耶固是目睫之論

我家所藏十三經註疏有大小兩部周易王弼傳係辭以下韓康伯註尙書孔安國傳毛詩毛萇傳鄭玄箋禮記鄭玄註左傳杜預註此五經皆孔穎達疏周禮儀禮共鄭玄註賈公彥疏此七部共陸德明音義公羊傳何休學穀梁傳范甯註楊士勳疏亦有陸氏音義但公羊傳疏不著作者名若徐彥乎士勳乎可以考焉論語何晏集解邢昺疏而無皇侃疏孝經唐明皇註邢昺疏而無孔安國傳孟子趙岐題辭章句孫奭疏爾雅郭璞註邢昺疏都計十三經註疏卽是監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

隨筆六 七十四條

余頃見楊外庵名愼集有云曾子簀萃而皖孫炎曰皖漆也又繞朝之策謂書策也非鞭也又皐比虎皮也武王克商以後包弓矢以橐鞬謂虎皮也橐與皐音同愼以此等事爲奇異余見禮記左傳註疏其所謂皖漆也既在陸氏音義又服虔曰策書冊也皐橐音同既在孔氏正義何其外庵之以爲奇異哉其外記事論事以爲已始言之者稱容齋五筆之所云者亦多矣雖然大明希世博洽之人也黃山谷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皐與馬對則皐爲虎歟然山谷意不可知也比之爲皮未詳若金僕姑先儒相傳以爲矢但有名而無義歟

余見魏徵所撰群書治要歐陽詢所纂藝文類聚其所援太公六韜視諸今世所行于世七書中六韜有異嚮二書所引今之六韜無其語然則唐初猶有古書在而歷安史黃巢及五季之亂而古書多泯多亡乎惜哉豈啻六韜而已哉

藝文類聚木部郭璞不死樹贊云請藥西嫅焉得如羿余謂西嫅蓋西王母也玉篇龍龕手鑑無嫅字海篇心鏡嫅音嗟女名按淮南子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

張居正帝鑑圖說曰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云云羅山按此段出虞書堯典堯典者虞史所記故不曰唐書而曰虞書雖然胡氏傳以堯典爲唐典今帝鑑稱唐史者亦此意也

此一卷寬永年中所筆也公務之暇往往筆之非一時之所記故頗有重出者今不肯取捨之而悉載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九終

朱子曰楊朱之學原於老子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是爲我也老子所謂貴以身爲天下亦此意也

老子絶學無憂章多用衆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本於此

堯之一言在論語堯曰篇舜之益以三言在虞書大禹謨篇余按史記云帝嚳執中而徧天下帝嚳者堯之父也中庸序不載嚳之執中何也堯舜執中見于經而嚳執中雖被稱於史然不見於經故也

過秦論所云陳涉材能不及中庸是指尋常之人也且後漢胡廣之中庸唐呂温柳宗元之中庸皆是不知爲其非而自以爲是乃無所忌憚者也夫以堯舜之時而行揖遜則爲中以噲之行則無忌憚以湯武之時而行放伐則爲中以莽卓行之則爲無忌憚

宋太祖始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曰吾祖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夫富有天下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禮此擧失矣視有周之制奚啻霄壤判矣

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羅山按爾雅序云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疏云按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然則博物多識他書亦莫過於爾雅也

堯諫皷謗木事尙書及史記堯本紀無之然史記幷漢書文帝紀云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云云又按白氏六帖皷部云堯有敢諫之皷又諫諍部云堯設誹謗之木舜懸招諫之皷

臆說也歟

醫緩事在左傳而醫者皆所常言也然左傳簡而搜神記頗詳且膏肓者本爲不可治之處故世有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雖然千金方有膏肓穴灸法由是灼艾者多効

史記扁鵲傳鵲治虢太子劉向說苑以爲趙太子其事同而人不同也說苑有上古之醫苗父苗父醫學源流醫說醫學入門等醫名未之載也古今醫統有苗父然人不知所據乃知本說苑以記之又史記鵲弟子子陽子豹二人耳說苑云子容子明陽儀子越子游五人有之袁宏道曰世說陳太丘元方季方一段渾祖此亦奇文也

黃帝時扁鵲戰國時扁鵲是二人同其名難經評林載之亦本于史記正義也黃帝時太盜曰跖周世亦有盜跖黃帝臣有雷公後世又有雷公造炮炙論堯時羿射九日夏世亦有羿此皆假古人名而呼之者也秦越人號扁鵲亦然乎黃帝之醫有倉公漢淳于意亦號倉公堯時巫咸作鴻術鴻術者醫術也殷世又有巫咸與伊陟同時

禹者聖人也且乘四載以治水其所行不遇不若故後世巫覡學其步而欲避害也俗所謂反閇者禹步云

莊子所謂天地爲太鑪造化爲太冶之語自老子所謂天地橐籥轉換來

列子第一載谷神不死以下二十一字云黃帝書曰口義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云云列子擧此以證不生不化之說

天地也人皇二十八卷象二十八宿也
三種神器璽象仁也劒象勇也鏡象智也本具此三德者神明也夫必者神明之舍也旣具三德則神豈遠乎哉方寸之間嚴然肅爾吁不可不敬也聖人設神道以敎人以此故也若夫器者多出自人爲故雖禹王九鼎亦然　我朝三神器者自然之天成而不假人爲是亦有以哉可貴可敬焉
國常立尊一曰天御中主尊古人口訣云八百萬神卽一神一神卽八百萬神今按萬物生自五行五行卽一陰陽也陰陽卽太極也太極本是無極也於是此尊之奧義可以見矣何煩引盤古而當之哉盤古之說不經而不足信
宗源神道者中臣卜部忌部習傳之兩部習合神道者最澄空海等之沙門等以佛法合於神道以胎藏金剛兩界合於陰陽遂以爲神佛本地一體吁吁本迹緣起神道者某社某神古來傳來之緣起有之右謂之三部神道此上別有理當心地者人多不能知之
本朝參議唐名宰相故任參議者呼爲相公按相公乃宰相也所謂三公大臣也不可爲參議然隨書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唐志杜淹參議朝政魏徵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故參議之唐名爲宰相而至今不改則非正也參議二字雖爲宰相知政之事而別立爲一官號則非宰相也
伊尹負鼎以割烹而于湯戰國之時有此說故呂不韋亦有尹以滋味說湯之事孟子旣勘破了也爾來朱子眞西山楊升庵等諸儒皆辨明焉奚疑哉蓋醫家所稱伊尹湯液亦是戰國時之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在人謂之仁義禮智允執厥中者堯之所授舜也舜亦命禹是我聖門之心法也

詩首關雎者所以齊家也人倫始於夫婦故朝廷正則天下歸正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不敬主一也儼若思兼動靜也安定辭出辭氣遠鄙倍也君子之治己治人皆不外此也故曰安民哉

春秋書元年正月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是也人君體仁以居正是所以治國家也故聖筆之謹嚴也游夏不克措一詞

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詩咏歌性情止于禮義唐虞夏渾然商敦樸周諄諄四代之所記有世變而無異訓禮別其僞悉皆聖教也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是執簡者之所慕也然王右軍以能書而掩其人品可不思乎故曰君子之器

左氏品藻子長實錄後世記事者皆矜式焉然有浮誇之議而至于比之巫有疎略牴牾之論而比之不見睫何其議論之刻薄哉大底後人議古人雖責其備然多見其不知量也左氏子長眞是史之師範乎

林和靖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久矣又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黃山谷取此而不取彼詩人之嗜好亦有所赴乎誰其還我一隻眼

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從震澤來是陳去非所咏盆池者乎可則可也雖然比視程子所見則其樂何易測哉非詩人之所及

日本書紀三十卷象一月之日數也神代上下象

服加呉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衞公問對號曰七書獨孫子有十一家注其後施子美有七書講義劉寅有直解七書外論兵則除六經而荀卿議兵篇孔明將苑心法之屬不少然古今言兵者大槩不外孫子

朱文公君子儒也平生負荷聖道柢排邪說然嘗注意於詩自陶韋劉門庭入得了故方虛谷稱之云有向上工夫誠非尋常詩人墨客之所及

東方曼倩之非有先生司馬犬子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之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之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西蜀君子東呉王孫魏國先生之類載在文選其餘不遑枚擧也悉皆本于莊子寓言耳唯借名而托意

古今文章皆無不本諸六經故議論本於易敍事本於書與春秋詩賦韻語本於詩且推衍之則參左公穀及國語復考于楚辭然後參之于莊子及戰國短長書并太史公班固之書其有餘力則李杜韓柳歐蘇黃亦可以見焉優柔饜飫而後下筆不可休也

不學而有官爵馬牛襟裾猨狙環珮無智而溫飽酒囊飯袋行屍走肉吁

有言者未必有德譬如花之千葉者無實也飾外者未必內實譬如梅花之紅者少香也

山谷簡齋詩共學老杜者乎取色歟取香歟古人云子美山谷後山陳簡齋曾茶山是吾詩之正法眼藏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本于毋不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于時義故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者心之所栖也心者神明之舍也心正而明則主人惺惺謂之主一無適謂之敬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無極而太極蓋無極字雖出自老子然其所指不同彼指虛無而言之此指沖漠無眹而言之故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也周子發先人所未發者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以至靜爲天地之心程伊川排之以爲動處是天地之心蓋復卦一陽生于下則非靜也康節以爲一動一靜之間有生生不息之妙乃天地之心也

瑞日祥雲程伯子冰壺秋月李延平

江漢秋陽比曾子光風霽月似濂谿

元氣周流是仲尼和風慶雲即顏子

南華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出爲直東坡兼之

韓柳文多奇字歐蘇平易無奇字然皆文人之傑然也

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若信此言也其弊至於廢書

崑崙山者須彌山歟大鵬者金翅鳥歟倶舍所說日月行道者蓋天之流歟曰傳會則衆說亦然奚啻此而已哉

我朝儒臣播名唐國者粟田眞人朝衡也善書之人乃滕道長野人若愚藤佐理也見于唐書幷談苑集事淵海

學庸語孟朱子作章句集注幷或問行于世號曰四書後儒加小學以爲五書

張良學韜畧韓信學孫子至於趙宋元豊年中朱

話中間明兩頭暗

王心齋曰有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弑君父無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無君父心齋名艮王陽明門人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載在其中）廣弘明集破邪論嵩明教非韓等皆是浮屠所以抗儒之書也我嘗見其頭腦最淺近卑陋若欲專攻之則駸駸然陷于其中故曰攻異端斯害也已唯見其頭腦可也

君父之命莫所逃於天地之間謂之天下之大戒莊子此語會得綱常然能言而不掩

莊子謂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又謂上不爲仁義之操下不爲淫辟之行佛書所云法尚可捨而矧非法亦是此旨也

士人所願衣食粗足逍遙于山林泉石間有神人來論曰是上帝所甚靳惜也若使願富貴則我白于帝以與之然則人生所願已定于冥冥之中歟君子有命不言性有性不言命

素夷狄而行夷狄忠信篤敬雖蠻貊行矣於是行峻言順是知時爲貴

邵子欲與程子相共見花程子辭焉後學須學程子若學邵子不成所謂畫虎而類狗乎吁山林花王經史裏雖然吟風弄月望花隨柳不可無曾點之見解故先儒比之于堯舜之氣象

不素飡者君子之志也扣富兒門者餬其口也不知足者饕餮也擧世望屠門而嚼吁長吁

伊尹耕莘埜呂牙釣磻溪老死死休耳一旦逢湯文而後出任天下之大事故曰我待價者也其後諸葛孔明獨庶幾髣髴乎吁湯文不可得而見見如劉備尚可也劉備亦不可見則臥龍遂不可起也吁長吁一聲

子韶了忽遭南軒觀破了

林和靖云茂陵它日求遺稿只喜家無封禪書是借武帝而諷眞宗惑於天書以東封西祀其旨深乎

文信國公衣帶銘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正氣歌敍暢豪雄千歳之下宛爾如生其人品雖拔群然伊洛諸君子講學之所熏修也

許魯齋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靜修不出曰不若是則道不尊

以堯之聖代而有許由以武王之明時而有伯夷以高祖之治世而有商顏采芝之翁以世祖之踐阼而有桐江垂釣之人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八言十二言雖伊呂再出不可易也後世孫吳韜略叨叨嗷嗷

參同契借易以明金丹之理所謂乾坤天地指形體也坎離水火指精氣也龍虎汞鉛鼎爐之屬皆假借比況言之

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吝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驚蜂蠆是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也

人能灸治百千壯而片片星星之燼出自不意而微觸則多驚愕是其意與不意之所分然也蹶者走者是氣也而動其心殆此謂乎

說卦寡髮陸氏釋文作宣髮莊子曰窮髮之北言不毛之地也本草蔓菁子油變蒜髮蒜髮者白髮也

程子謂人皆脊皮裏喫過我肚裏喫了所謂知味者鮮之謂歟

象山曰靑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元晦謂之斷頭

旨深趣近世浮屠瑞仙之徒且謂易之奥義程朱能知之漢唐儒者不及也且揲筮本卦命期此三者以爲傳授是何爲者哉朱子有筮儀可見以知之本卦命期之說聖人未嘗言之註疏未有之程朱不言之蓋里巷野人之漫說乎日本博士粗有意者知其爲非或曰史記有若傳註孔子卜知商瞿有子是生年本卦之所據乎吾未之解也蓋讖緯納甲等之末說何足取乎命期算亦然

周禮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弘安國尙書序有三墳五典之說雖然歷仲尼之手者於易大傳有包犧神農黃帝之制作無其書修禮者有黃帝顓頊丹書之名不有其書若使有之則聖賢盡修述之而垂無疆也及戰國有許行之徒出自稱爲神農之言以誣世俗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或爲鴻術者傳本艸以爲炎黃之書亦此類也或以素問靈樞爲軒皇之書然識者以爲戰國之書韓諸公子所撰其餘託名于黃帝者兵法占夢相馬等几雜家伎之流不遑歷數也晦翁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者顏師古已辨之

白居易始見唐帝有爲治爲政之心而小人在位恐其遭讒罹罪漸無勇爲之志唯從事于觴詠留連風月自撰醉吟先生傳晚入廬山與浮居相遊以好其說彼向所謂樂府兩朱閣恐人家悉爲寺何在哉

樂天母落井而死於是作新井篇坐是徙于外此篇不載集中又唐文粹文苑英華亦不收焉

浮居宗杲以禪自負罵風呵雨超佛越祖一日謁張南軒問一以貫之之事南軒曰一貫不易與汝言且道將忠恕奈何來杲不能言而去渠唆

且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又陰陽應象論云西北方陰也東南方陽也此等之類猶多其所指則水火也寒熱也晝夜也內外也男女也腹背也動靜也上下也左右也可以類推不可枚舉且又兵書及參同契悟眞篇等書亦皆假之以托名與周易所指有異有同此兼理義氣形而言之彼專指氣而依託豈知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之深賾哉程子論仁引醫書所言之不仁以發之朱子論許行爲神農之言引醫家之托於黃帝以辯明之故今亦言及陰陽則傍引素問以助話欄

又按程傳釋乾天有專言分言之說古人制字天從一大其圓則形也其動則運也如獲罪於天吾欺天哉上天之載天何言哉之類謂道也如爾雅春蒼天夏昊天秋旻天冬上天及蓋天混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類皆謂形體也如詩曰胡然而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書曰帝賜良弼論語簡在帝心之類皆謂主宰也如中庸鬼神之爲德禮運幽則有鬼神祭義鬼神之名之類皆謂功用也如易神妙萬物而以爲言陰陽不測謂之神之類皆謂妙用也如乾健也進也乾乾不息也之類謂性情以理言之則曰健順五常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五行其間有必不一定之語如天命之性天降下民等之類兼道理主宰言之如皇天者尊而君之之語也泰誓曰天地萬物之父母西銘乾稱父坤稱母是又不分天地乾坤是等之類考四書六經可以汎見

日本古來紀傳明經等博士讀周易唯見王弼孔穎達之註疏不知伊川易傳朱子本義之有徵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九

隨筆五　七十八條

羅山按莊子曰易道陰陽固是矣然周易上下經無陰陽字孔子傳始言陰陽大禹謨言六府不言陰陽洪範言五行不言陰陽唯周官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禮記曾子問有陰厭陽厭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周禮云周公測土圭知洛陽之陰陽其餘詩春秋論語孟子等不多槩見焉若穀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老子負陰而抱陽亦少矣漢書九流之中有陰陽家者流且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又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又金匱眞言論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陰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

明皆是聖賢之要語也而不知次序不識先後唯云是已如是而已矣則井中見天也昆侖呑棗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博約爲貴矣俗所謂擔板漢與此何異哉警焉

此一卷散在家集及涉獵手抄者採拾錄之又士林濟濟友人門生等無貴賤無親疎有求語則臨紙揮毫其文有相似者又有意同而文異者者其求之之人未悉記誰某故不拘次序不遑分類合爲隨筆以編於此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八終

伊川曰善道文王之心出來
呂東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左傳云武王遷鼎義士非之杜預曰伯夷之屬也孟子曰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故曰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大義滅親雖然未聞子弑其父謂之大義也令尹子南之後唯有李璀考之而可以論焉
人有恒言僉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大學云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亦謂此也
柳公權與唐帝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東坡云此聯句有美而無箴與其嘗爲箏諫相異何也唯欲其居氣相移淸陰分四方者也
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故朱文公勸學所以不待來年孳孳爲善無倦則可無老大之傷悲渥洼之驥兒其志千里可不思之乎
大學之明德者本是堯之俊德也其親民者百姓平章黎民變變也其至善者安安也皆是自欽明出來故知大學之敎悉本于堯典所謂述而不作者乎且其所援引之文王之敬止亦是本于欽歷代之聖賢以敬爲主者昭晰於詩書不可勝計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身者心之所寓而心者身之所主也所謂明德者心之體用也明之則大學之敎也故云修身爲本此身所全具即是明德也學者莫向外求之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浩氣中庸之誠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古今論理氣者多矣未有過焉者獨大明王守仁云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動亦定靜亦定伊川之主一朱子之窮理各有所悟入處其成功一也至皇明一代之巨擘如陳白沙之靜坐王陽明之良知則雖似頓悟雖有高明然不平易歟

許魯齋應世祖之招必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靜修屢徵不出曰不若是則道不高

伯夷者聖之清柳下惠者之聖和伊尹者聖之任孔子聖之時彼三子者猶春夏秋冬各專一時孔子者猶元氣周流而成歳也故云集大成

或問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如何答曰前村一犂雨似則似是則未完只是儒中之禪乎所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等話欄亦如此

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其所謂道者言淸淨無爲也言天地未分也夫人生乎今之世不可爲上古之無事而況何以置此身于天地未判之先乎若以天地爲譬喩以渾沌未開爲不起一念則一息未斷之間何以不起一念乎人本活物也爭與枯骸似歟蒙叟之槁木死灰及柴立之說亦如是異端之言語也聖人之道不然其道不在君臣父子男女兄弟朋友之外所以行之者五常也五常本在一心此心所具之理卽是性也人人所共由者道也得道于心謂之德故道德仁義禮智其名異實一也非李耳所云道也若棄人倫別謂有道則非儒道也非聖人之道也非堯舜之道也

凱風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韓子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類皆是敬

性有天命有氣質天命之性本善無惡孔子所云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天命孟子所謂性善稱堯舜是也氣質之性有善又有惡孔子所謂性相近是也雖然善學則變化氣質可以爲善故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不性焉

小學題辭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論德則曰元亨利貞說氣則曰水火木金土說時則曰春夏秋冬說方則曰東西南北說色則曰青黃赤白黑說味則曰酸甘辛苦鹹配臟則曰心肝肺脾腎其外有五數者咸莫不配合焉然四德歸于乾元五行出自一氣五常在於一心五臟具乎一身四時備于一歲其餘可類推焉皆是一理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程伯子曰子思爲人處喫緊活潑潑地夫天地上下之間鳶不躍于淵魚不戾于天君尊在上臣卑在下父有父道子有子道男治外女治內此道萬古如此常常不變故擧鳶魚以明道體之在面前者與活物躍動相似聖人逝川之嘆亦如是乎

書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謝良佐愛一硯程先生曰玩物喪志良佐聞之汗流浹背於是放棄其硯按西旅貢獒武王受之召公作書戒之諫之玩物喪志者周書旅獒篇之語也雖然玩物適其情謂之游則所玩亦有異歟

朱文公云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按動生陽靜生陰其理元來固有故也凡有氣則有理其氣所以有動靜萬古如此自然者理也太極者其至極之實理也有理而無形故云無極而太極先儒指氣爲太極非是

占哉彼黃粱槐安之類雖不可語而可少警人且自省者乎

事文類聚引文中子云至人無夢須考本書耳本朝近代禪者說夢一字云夢者妄想也迷也聖人無妄無迷既悟了所謂聖人無夢也大惠書中大旨不過說寤寐恒一夢覺一如而已列子穆王篇多說夢事張湛注云夢覺不異又莊子云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據是等語杲老所以如此拈出也於是益知浮屠之言出于莊列也如東萊議夢則以文而弘其理又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及語錄等說夢之處往往有之是吾儒之夢語也詩書禮論語皆稱聖人有夢其理乃程朱詳論之不可謂聖人無夢也

釋氏以彼五戒比此五常此不藉彼彼不能不藉此蓋彼無本故也其餘彼此相似者皆然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道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常也言常道也按周禮有三皇五帝之稱故安國說三皇五帝如此又史記秦本紀有上古皇帝之稱號是故後世多從安國之說雖然仲尼唯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故胡氏獨從焉

或問聖人有喜乎曰有之象喜舜亦喜又問有怒乎曰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曰有哀乎曰關雎哀而不傷曰有懼乎曰臨事而懼曰有愛乎曰仁者能愛人曰有惡乎曰仁者能惡人曰有欲乎曰孔子欲仁

六經雖說敬然秦漢以來無知敬字義至程朱始說得實好其曰欽曰謹曰愼曰恭曰儼曰寅曰翼翼曰戰兢曰戰栗曰恂慄曰戒懼曰畏恐之

者以爲如何

感時花濺涙恨別鳥驚心云云杜老句也人皆有心皆有眼然不濺杜老涙不驚杜老心既無杜老句況不得其心乎

杜陵翁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評詩者謂有中和位育之氣象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學者能體認焉則天人一體之理在茲矣天德目有元亨利貞之叙人性自有仁義禮智之叙天人一理可以知之

道與天通寓宙無窮鳶飛魚躍仁在其中君臣父子惟孝惟忠努力

問一貫則先答忠恕是南軒之所以排果老不亦可乎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人五百狂禪之話柄長而無實酌物則漏何用之

佛老心無所住而能應變上蔡能觝排了故論語無適無莫之集注已載之應無所住者虛歟而生其心者應歟是佛氏與儒相似處故陽明引之延平曰未發之中一變陷於釋氏毫釐之差千之繆不可不辨焉又變化之言易大傳中庸稱之莊老所言亦似而非也（陽明所引見下答陸原靜書）

智圓閑居編云夢無吉凶吉凶由人也曰信相夢金鼓法華夢國主非記夢如何曰以理明之夢其虛乎曰苟以理明豈一夕之夢也百年亦大夢也百年之善惡可記也一夕之善惡胡不可記耶噫記百年之虛善以誑後世吾寧記一夕之實夢也羅山謂智圓學天台頗嗜文字者也郭象注莊子夢蝶曰百年一夢僧湛然法華釋亦引之是智圓之所據也周禮立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夢有吉凶明矣若無吉凶何有其

謂之惺惺法尹彥明謂之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皆是本于堯之欽明湯王之聖敬文王之敬止周公之敬德孔子之篤敬不可不知焉古今聖賢之脩身治人悉不可不由之吁夫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若不敬則高而無實罔而不安故存心之要無如篤敬此心在焉即敬也勉乎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明皆是聖學之所揭示也學者不可不致思也雖然無平日之學習而欲躐等則諺所謂崐崙呑棗何知其味哉唯恐其螯口裂吻者多也故勤格知之工夫而後可以得至善之所止歟於是一貫性善誠明亦其理一也

王右軍謂心在筆先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蓋人心使肩腕又使手指其所把持者筆也方寸中有方有圓其所運動得其正筆隨之而文字之方圓無所不可也是不止筆勢字體而已事事皆然故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

游揚之立于伊川門雪與紙光之安心可以異也陽儒陰佛之徒欲傅會之豈可乎禪者說儒儒亦禪不可不察

古人以大學中庸消永日落花紛繽之時燕子呢喃之候可爲流連於風光徒爾送日夜乎寸陰之璧一刻之金最可惜焉龜山先生有言少年勉學志須張若否則荏苒光陰不來可不誡乎思焉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右明道先生之語寔非尋常才子之所能及也

曾點之風雩曾子之日省父子氣象不同然聖人皆許可之邵子見花伊川不見花共是宜矣學

通者歟

僧宗杲謁張南軒因問一貫之旨南軒曰一貫不向汝言之汝試道忠恕來吾將聞之杲閉口而去彼常與士大夫言則云寂然不動感而通不言天下之故亦是其作略也所感通者是何哉不言天下之故則是掠虛也張子韶之輩見地不堅定遂被陵動而陷其窠穴彼以誑子韶之話欄而窺南軒譬如栢直之對淮陰乎雖欲不敗豈可得乎彼不欲言天下之故則何以得知忠恕耶宜哉南軒之不答一貫而以忠恕中彼病根吁快哉

大學之格物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養氣中庸之命性誠明皆是其要語也談何容易世之好簡略者摘若是之言以爲本唯在此何其疎哉若其不知忠恕豈及一貫乎其餘准之不翅四書而已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敬易之時義春秋之勸善懲惡之類亦復如是雖聖人之千言萬語使人欲其約已然說之詳敎之懇未必以一言而發起若只簡略而見之譬諸崐崙呑棗矣豈其可哉何以得知其味也韋編三絕於聖人尙然況於學者乎故程朱之敎誨使人好讀書體認之身則有益矣若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何浹洽之有吁聖賢之書家家戶戶充於棟宇方今爲盛而未見其好讀者夫聖人之心著于言語其嘉言載在方冊在千歲之下欲見古之聖心舍六經何外求哉孟子謂堯舜亦與人同而已顏子謂有爲者亦若是不可不勤焉庶乎莫自棄莫自暴天地之性人爲貴不亦大快乎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卽是程子所解也謝上蔡

皆實理也吁大哉若夫所謂翠竹黃花則豈唯見解之虛遠本無工夫之實用況世間常住滿目青山乎淫於異端者如此歟

張南軒云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日日新步驟明道所謂時人不識我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是豈尋常墨客所跂及乎哉吁方寸春風天下歸仁佳哉

鳶飛魚躍道在其中蓋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謂之上下察也擧鳥魚之微小而而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有羽者之所以飛翔有鱗者之所以泳躍是何故乎天地之間道理炳然故天尊地卑上下奠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餘亦然會得則活潑潑地不會得則枉弄精神不可不致思乎勉之

周元公之主靜程伯子之定性叔子之持敬晦翁之窮理南軒之義利之辯皆是其所體認也學者若無體認之實則所學何事哉所謂書自書我自我果何益乎故聖賢千言萬語唯要其守約也若夫饒舌如鸚猩博覽如大軍遊騎則豈其守約之謂哉庶乎學而思思而學不有罔殆之患是所以望後學也鄉曹努力

夫視也聽也言也嗅也是竅孔之所爲也然其明其聽其愼其顧得其理者罕矣況於通諸方寸者乎世人莫不有形質則自莫不有九竅何以失視聽之正歟形之有聾盲雖可憐而心之聾盲可憎不可憐也誰提金篦刮爾眼乎

一草一木各具此理格得窮得了畢不外此心天地亦然人倫亦然視聽言動亦然所謂豁然貫

康節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程夫子見之以爲眞風流之人豪信哉豈尋常詞人流連於風景者之所跂及乎追還焉者朱文公也故其詩有向上之工夫而已

鳳鳥至河圖出者犧文之瑞也春秋成而麟來論語出而雉鳴者子之祥也

儒曰太極道曰金丹釋曰圓覺合幷含糊滔滔皆然故云千歲無眞儒吁有人耶否

今俗間有三墳書云者是贋書也若使實有之則聖人豈不言之哉世之陰陽占夢醫方及按驪等書悉皆託之於黃帝乃誦述之誤也戰國之世許行爲神農之言孟子闢之廓如也遂比於南蠻鴃鳥侏離之言豈神農炎帝氏之道乎哉朱文公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則顏師古已辯焉

論語云行有餘力則學文行者本也文者末也又曰子以四敎文行忠信文爲先行爲後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雖然能知則行若知之不能行惟誰之愆乎可不勗哉

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衞浙江潮右大明詩人邊庭實題文山祠之句也吁忠義之感人心雖百世之後宛如生之年也

蟹曰桀步以其橫行于天下也巫曰禹步以其不遇邪惡也河豚曰西施乳以其宴安酖毒也菜曰元脩蔓菁曰諸葛以其利民食也吁善人不善人之名及物亦若是不思且懼乎可不誡之乎

翠竹眞如黃花般若見則高也然無其實鳶飛魚躍道在其中上下明察活潑潑地萬物備于我

等書欣欣然有喜就中象山集元呉澄序明王守仁又序有十冊

理氣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陽明子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由之思焉則彼有支離之弊由後學起則右之二語不可捨此而取彼也要之歸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謂乎

物理不空宇宙無窮鳶飛魚躍道在其中

余嘗問惺窩曰伊尹放太甲於桐陳眉公謂放當作敎蓋字之訛也然孟子曰無伊尹之志是簒也則果放之乎少焉答曰敎亦有放意在歟吁

何陋軒所謂良知者出自孟子而後發於呉季子雖然其所指豈孟子之本旨也哉唯是與生之謂性無以異耶奈何奈何紫陽門下後謂之陽儒陰佛

古人有言畫心畫也又云意在筆先夫肩之所倚肱之所屈伸腕之所運動拳之所開闔指之所曲直皆是有所本也本也者意也意也者心之所發也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以形爲心役莫以心爲形役故意以使肩肩以使肱肱以使腕腕以使指指之所握把無不由本也是所以筆在意後者乎故周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誠哉此言也繪人者不能繪其情雖然有内者必有外其心情之見於詞語既筆之於書豈翅筆法字勢而已哉庶乎古人之心可以見焉

欝欝黄花無不般若青青翠竹便是眞如似則似是則未是豈曾會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故異端之似是而亂眞者先哲之所誡耶

黄山谷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是步驟韓子之雜説伯樂與馬之論耳且夫皐比爲虎皮則把皐對馬亦苦吟

聽所當視聽者也非若異端之果不視聽果視聽之謂也差之毫釐繆之千里吁心不在焉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敬哉

范淳夫唐鑑罪魏徵之事世民削則天之紀年而以帝在房州皆爲中宗紀朱子通鑑綱目書莽太夫楊雄死以蜀爲漢正統二公之意皆春秋之法也

王陽明詩曰影響猶疑朱仲晦支離却笑鄭康成陽明以爲朱子亦未得其形與聲也故以影響二字議之曰朱子不可非也我於王氏而觀其不足知量而已

去歲誦論語今茲誦孟子又誦論語於是乎漸覺其氣味有在而若有覺夫自然與事實之言句之有味而未能到洒然處怠則到焉乎

嘗聞諸師曰諸書如自暗出明也唯春秋如自暗入暗也學不到至處則未易言春秋

師曰今人下禽獸一等二等若毒蛇螫蜂類亦人不觸則彼莫害之今人不然披引之近之而後陷阱而下石其害大於毒蛇

人有掩形支膓則足矣何以多欲爲哉有父母則必曰父母在故有子路負米毛義奉檄之事忍爲之無父母則必曰我孤獨也哀哉終日營營蚩蚩譬如爲僧則欲口熟味心好色爲俗則羨僧之閑淸是諺所云寒地獄人羨熱地獄熱地獄人又戀寒地獄者也畢竟是皆不知足之所致也故曰貧莫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

朱子曰漢儒善解經者也是有意而然不是許之曲禮全經已見之矣周儀二全經未見之欲見之志確乎不可拔丙午之秋於伏見府中見周禮全經又見南軒集象山集吳草廬集呂氏鄉約

觀之澤若蕉之文法歟

坡仙別集曰東坡嘗擧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曰然也春按鶴林玉露云波者水之皮也

坡仙別集曰司馬公薨程正叔以禮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春按諸書皆曰塵糟鄙俚叔孫通而此所云者蓋又一說也

僧九淵人生識字憂患始詩老杜三川蘇八州何人世上不多憂扁舟莫棹巴江月聞說春波學字流或曰春波之春字虛而爲衍乎惺公曰不然春字好此一二句後改曰蚌剖龜焦憂更憂結繩上世寄身不如月兩朝三百首注云句題以第七字爲詩之第四句之韻云云是故實也惺公曰不然唐宋及我朝五山先輩皆不有如此云云

九淵詩煙條若與武侯似合答黃鸝三請恩江西曰此與字爲衍字

世俗傳云日本人詩而已又不好唐宋人詩而已亦不好初學者兼之而可也故如月撰兩朝三百首自注釋云云心星子曰此事可咲

禪林文則惟肖詩則心田四六則太白講釋則江西

慧鳳之翺周鳳瑞溪二僧同時而世謂瑞溪爲犬鳳以對翺之故也然以今見之瑞溪者不可及也其博覽冠諸輩竹居淸事未見之故未詳慧鳳文采如何

老者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果不視聽乎佛者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果見聞乎楚失之齊未得也伯夷之於惡聲顏子之於四勿視

者有矣夫天其運動乎物之運動也則無不有方所然則天亦有方所乎其然豈其然乎自匪驗於吾心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地萬物自理出然則惡亦自理中出來乎理者善而已矣曷嘗有惡來然則惡之所出果何哉我心既知所謂惡是何心哉於是性善誠可見也然非大賢者即不能共語此

善之理一而善之事不一譬則於色有青黃赤白黑於味有甘酸辛鹹苦於是能詳能明則微箕比于周武伯夷事雖不一而理即一也五色五味皆善而色味之理一而色味不一故去之諫死爲奴事其不一而仁即一理也鷹揚叩馬事異而其理即同歸於善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丘也幸有過人必知之觀過斯知仁矣此三過字義不異若此之過其雖貳而不改亦可矣歟豈眞不善哉

成湯改過不吝孔子學易可以無大過此二過字有疑乎若以爲向三過字義則何必曰改之不吝又何必曰可以無哉若以爲不善則聖人生知安行豈其有過惡哉

顏淵不貳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文過毋憚改此四過字義皆無心而爲不善之謂也盖隨處隨人其字義不同若斯乎

台家安然法師立始起有情彼有疑於此乎安識氣化形化之理哉有一禪人告余曰米穀俵中經歲蟲生是亦無而忽有者也

莊子號南華如何曰莊周夢爲蝶入於南園之華藥近頃有一書云南陽方也於卦爲離離明也莊子之書明而有光華故名

莊子云三月聚糧吳艸廬文曰聚三月之糧因此

須務本源頭活水自潺湲

丁未五月二十九日庚申也人皆不眠而達且盖本于酉陽雜俎守庚申則三彭滅之說而然柳宗元作罵尸蟲文闢之廓如也夫段成式甚信道士之故故其所言多恠誕

六月十二日之夜海鳴動而至朝其聲如鼓鼓駿府距濱二里許盖有風而然乎子休所謂海運也鵾鵬徙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由是觀之則六月謂季夏而非謂半年者歟然則六月息謂風也

信澄書中有蟬詩曰森森綠樹滿庭生閑對遺編心自平今作舜民千載後南風琴即在蟬聲余下一轉語曰解民之慍不在於人在於物言者無罪聞者可戒

以上十條慶長十二年丁未侍駿府而所筆

也想其仕官之初望鄕之意甚切者見於手澤

幕府謂余曰爾與朝鮮三使筆談何事余對曰理氣以爲一耶以爲二耶彼答曰理有一而已氣有淸濁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言如何彼答曰喜怒哀樂之得正者爲淸不得其正者爲濁而氣亦出於理朱子象山何愈彼答曰朱文公集諸賢之大成何比之於象山余盖有意而問如此欲試之也儒先之議論布在方冊余背皆見之非問彼而後知之也彼答乃儒生之常談耳不足爲多矣

慶長十二年丁未朝鮮信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來朝將赴江戶而過駿府逗留不日故一會面而已

以形而言者有矣夫以理而言者有矣夫合而言

否元夫詩曰鶯老花飛風景頻青青草色這回新諸君席上得佳興可惜猶殘半日春余見之則親如在其席欣喜和平就中得澄詩而愈悅設使余在其席而賦詩亦不異乎澄子之撰是以有喜

紹元寄短詩云一別若三霜瞻望陟彼岡盍歸春已夏處處穢衆芳余讀之偶有感先是余赴富少年宅作詩惜別其詩云梅花斜倚墻窓外易昏黃常勸少年學必遺千歲芳元夫信澄亦有詩余忘其詩它日惺窩和曰師友赴東方少年寫別腸相思梅意暮惟德認餘芳元夫家藏晦翁所書留芳二大字故以芳字爲韻今見元詩而思之以書于此元者從余遊者今將志于儒學故余見之於惺窩

祖博寄詩云遠隔白雲萬里山期君幾度望東關歸來願話士峯雪矮屋炎天半日閑信澄和而寄詩曰子規已到泣空山客未催歸自掩關擧首東望無外事別來唯是侶偷閑余答云道中萬水更千山上馬乘舟歷幾關可被洛陽明友笑今時不若舊時閑又答澄云十尋杉綠淺間山三保松青淸見關佳境元來雖處處官私一日不能閑

富元夫書中載惺窩詩二首皆紀州作也舟中即景云遨遊諸客海城傍瀲灩水光連彼蒼撥剌跳魚新出網一聲欸乃逐斜陽見太守庭際芍藥有感書所思云滿庭芍藥絕比倫白白紅紅錯雜新亡賴國家賢宰相除斯花外更何人以余觀之可謂詩人之風也

仲夏下旬赴于土方丹後守之寓舍偶賦山水云窓前擧目見青山夏木陰森久忘還日夜工夫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八

隨筆四 九十七條

東山建仁寺長老稽古澗送我行以詩曰士峯元是小蓬萊四序看花雪作堆絕境雖奇何及洛縱逢徐福早歸來余次其韻曰曾聞海外有蓬萊富士巍然邪馬堆雪似出東山上月白鷗疑是鶴飛來書而附長谷吏部守尙之使便

素庵送詩曰而今話別望天涯莫向東關遷月華縱士峯風景雖好歸來京洛見春花比之於古澗之詩則意同而語拙余和之曰雪嶽高寒東海涯昔時徐福自中華洛陽錦與蓬萊藥三月櫻花六月花

舍弟信澄寄書云三月盡日紹元隮上侍惺窩側富元夫亦在焉各賦暮春詩而以春字爲韻蓋惺窩命之也惺窩時偶於架上讀程子書故其詩曰莫道韶光唯九旬多君温故更知新床頭黃卷程夫子留得四時和氣春澄詩曰一夢風光過九旬鶯梢燕朶已爲塵任佗今日忽垂晩和氣君邊常是春惺窩見之以其事不異故別又賦一首以示二三子曰浮生聚散轉頭新何幸今朝會友人三月正當猶小盡欲留易暮日雖春元詩曰草堂隮上接高賓花謝綠生時事新落日回頭三月盡吟遊秉燭曉鐘春（曉鐘春雖連下）

史記周幽王娶申侯之女生宜臼後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宜臼申侯怒與西戎攻王而殺之諸侯與申侯謀立宜臼是爲平王由是觀之申侯者平王之外祖而弑父之賊也於平王以爲不共戴天之讎歟以爲立己而有德之外祖歟

陶朱之泛五湖留侯之從赤松何愈

孔子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然則聖人之謀與孫吳之謀其異同如何

女主之爲天子有女媧有呂氏有武氏本朝有神功推古齊明持統元明元正孝謙準通鑑綱目例而記本朝編年則與女主有天下爲天子耶

自新田足利亂而有南帝有北帝孰爲正統乎以後嵯峨之命見之則有兄弟相及之義然則後醍醐崩後持明院可繼乎而未有受禪奈何哉有父子相繼之法則逮後村上之子爲南帝然則吉野之幽居其陸秀夫舟中歟又如何

堯有九年之雨湯有七年之旱果然乎抑又其在位前後年數間隔歲月而然乎湯之祈桑林時乃雨堯何爲不祈乎夫水旱者應人主之蒙僭堯湯之聖而何蒙僭之有不知水旱之災有大小而可移與不可移在天與在人之不同亦有之歟

或曰積石高居地上何爲地不陷哉今人鮓桶菹器壓笮則墊下必矣或曰富士山下地萬古如此不陷不墜是地氣載之歟所謂大氣所謂剛風於是可觀焉

此一卷壯年所作別爲一小冊號格物端緒擧多般疑義而欲窮其理也今併入于隨筆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七終

如空中樓閣

或曰烏獸之斃於家者人見其死矣其餘飛禽走獸自死于山野者人未之見也偶有之亦是擊於鷙鳥攫于猛獸而已或曰入朝鮮時多見鴻雁瘦而自斃者蓋凍餓也

人皆稱霧海之南針夜途之北斗世傳周公作指南車今運海舶者有名土圭者以磁石引鍼鍼頭向北云云所以針指北者何哉本草慈石部有寇宗奭玄石引鍼指南之說蓋以其陰石故針頭向北耶

武庚三監流言時微子箕子無則已有則何爲無意于舉動耶

繼母殺父則爲其子者爲奈何哉殺繼母歟不可殺歟若又實母則如何

舟將覆時舟中一人無驚色岸上有人問之答曰心存誠敬岸上人曰不如無心

取天下與治天下孰難

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有不同乎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故聖人以不傷身體髮膚爲孝曾子臨終啓手足然曰戰陳無勇不孝也奈何

水火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而無人惜之者至多也聖人之治及其至也使金銀米穀如水火歟如何

顏子如愚與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差別奈何甯武子之愚又奈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以爲老子之愚民者朝三暮四之術也奈何

老子之去智黜聰明者孟子之惡智之爲鑿者是同耶異耶

疑也余按彼議伯夷傳駁史遷者固不爲無據也然生於數百千歲之下議古人傳記之說不免測度之見而有不知量之弊雖然西伯時以伯夷爲天下之大老則武王之時似應既死又論語稱逸民而以夷齊在虞仲之上則夷齊之年齡可不在太伯仲雍之下然太公與伯夷同稱天下之大老則太公猶生而在成王時然則夷齊之生死亦未可知其何時也若夫夷齊餓而死與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杜氏注云惠未必以桓生之年薨是古人文法也故聖人議齊景千駟之富而稱夷齊之餓唯是貧而終身而已歟然史遷謂伯夷餓死夫伯夷者豈眞餓乎哉

古今人物論載郭子章管蔡論有云武庚者孝子也三監者殷之忠臣而文王之孝子也以文王以至德服事殷故也周公者不忠于君不孝乎父余讀而甚奇之又見言史愼餘有云紂以崇侯虎之言囚西伯大顚閎夭散宜生之徒賂紂乞文王紂赦之崇侯者忠臣而大顚等者叛臣也余又益奇之然及讀周書多士篇其注云張氏曰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也王氏曰周公未始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於是知彼之所謂蓋出於茲也然其譏周公太顚等甚害名教由是觀之皇明儒者信口而亂道者不唯好奇之甚而已其學問亦壞亂歟不然君上曷不禁止若斯之文乎

老子曰明白四達莊子曰虛室生白程子曰堯夫

心本體常止不以怒遷也常常點檢此心本體常一不以過二也鄭申甫曰南黎說工夫更妙然當添四字曰心不以怒遷心不以過二熟讀者可知集註之不可易也

周公欲代武王命此理有否

聖人無夢果無夢歟抑又無妄夢歟

邵子問曰雷何處起程子曰雷起所起

龍無形乎有形乎能大能小能屈能信能顯能隱其靈不可測也然以有欵故人捕而醢之然則果有形乎是如雷州人捕雷而食之之類歟龍雷形之有無奈何

我邦稱天狗者果何爲者哉以爲狐魅之類歟抑又深山幽谷自有一種厲鬼歟

世稱某人爲某人之再生謂之後身所謂羊祜李氏子及圓澤故事等亦不少奈何

人心之心與五臟之心同乎不同乎癸辛跖蹻之心者非和扁之所醫也

性卽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理無不善故孟子稱性善是也然則所謂惡則性外乎性內乎曰性外則性外無物曰性內則性本無惡惡之所自出之本原果其何處乎是先儒之所未言也豈易言哉

坦齋筆衡云張南軒死而其屍如水晶呂涇野作薛敬軒祠堂記云文淸死而其形如水精是果何謂哉與佛氏舍利之說奈何

古今人物論載伯夷叔齊事云夷齊在西伯時已爲大老其於武王時旣已死久矣乎夫夷齊諫武王也何不於從容閑暇之時而於馬前急遽之時哉是亦可疑也其餓于首陽者盖其逃孤竹之時而不必在於武王克受之後歟是亦可

語類存兩說熟讀集註則顏子退省其私也非
孔子退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點之見雖
高開却實又曰以二子見得此理無時無處而
不有也然只見得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
理會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伊川謂稱其仁龜山
謂皆囿我之度內呂與叔曰洞然八荒皆在我
闥朱子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仁皆與其仁極言
其効之甚速而至大也近世多依楊呂意而曰
歸之者返其宅也吾仁還於宅則合天下一原
之仁擧返於吾宅大虛之内有六合一體之規
模也然不若伊川朱子說得較實

李密陳情表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按密本蜀人
也蜀亡晉武帝徵之不就於是上此表夫先主
帝室之胄紹漢正統信非曹操漢賊之比也密
已以孝稱然稱舊君爲僞朝豈忠臣孝子之所
忍哉奈何

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呂東萊曰
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
也弟之愬兄先有愬兄之曲不必問其所愬之
事也或問石碏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璀之
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
私事私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它人除亂國之
大事大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父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又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能搖手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程子張子朱子之意截於
集註誰其間然矣而明李南黎曰常常調停此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楊朱爲我墨翟兼愛兼愛爲我孰難

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然則七情又出於理乎

理與氣一歟二歟王守仁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

心性之辨奈何先儒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不違仁不踰矩皆性也或曰人心心而道心性歟

人道廣大而有體有用蓋本心之德是體孝弟是用也爲仁則孝弟是體而仁民愛物是用也龜山以萬物一體爲仁則遺體上蔡以知覺爲仁則遺用奈何

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有優劣歟

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淸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焦弱侯曰繪事後素其斯之謂乎

區海目曰聖人只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終是後儒添出聖人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以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若說一以貫萬則對待兩立一自一萬自萬

溫員嶠曰顏淵不遷怒與伯夷不念舊惡皆從克己中來聖賢學問一途而已

智者動仁者靜按王介甫以動靜二字詰蘇子瞻瞻同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介甫擊節嘆賞

朱子曰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私欲爲主仁却爲客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客有時而入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孔子退歟顏子退歟朱子

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

朱子曰易是無形影底物又曰易是無頭面底物不可謂聖人做一箇謎

朱子曰麻衣易乃不唧嚁底脩養法不唧嚁底日時法

朱子曰象山說克己復禮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朱子曰子靜說話常是爾頭明中間暗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象山曰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仲晦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曰鳶飛魚躍皆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討箇費來看南軒曰鳶飛魚躍仁在其中

朱子曰忠如瓶水恕如瓶水瀉在盃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曰雖知亦問謹之至也以世俗見之知而問者不近於僞歟

史記孔子曰要盟則神不歆然則不心服而盟畏威而盟或劫而誓者鬼神不享則皆可變約歟神祇無罰歟或曰此語疑非孔子之言耶

漢楚約中分天下以和於是各引兵而還陳平張良諫曰此養虎遺患也漢王背約逐項羽戰于固陵良平之諫奈何

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子房孔明孰愈

東漢趙苞殺母讎寇其後歐血死苞之所爲奈何可救母歟雖殺母而可伐賊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或問釋氏因果報應之說與此同異奈何

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食牛而牛肥使

至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所謂赤子良知與老子所謂嬰兒赤子同歟異歟

程子曰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莊子曰渾沌日鑿一竅七月渾沌死

釋氏有盲聾瘂三種病人之說又曰非見聞覺知之所及又曰我不聞不見無盡可謂虛過也我儒不然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程子遺書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道道亦器

程子曰王介甫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

程子曰心住則氣住則住則神住

程子曰蜀山人不處念十年便能前知

嵩山董五經前知程子消息人問之程子曰靜則明

程子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程子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

程子曰君實思慮紛亂時常以中爲念則又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

朱子曰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同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又曰動而無靜靜而

北齊簡平王八歲時問將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王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裕不能答

程子遺書曰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眞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般俗尙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范氏曰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程子曰伯有爲厲是一種道理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與陶元亮木欣欣以向榮如何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程子曰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孟子曰舜五十而慕又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鄭玄注禮記引孟子曰舜五十而不失赤子之心此意如何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又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

也是程子所以駁温公通鑑也然王魏倶有高祖之命則可屬建成可屬也民亦只是高祖之命而已此言如何

太宗縱囚果信于天下諸民乎不然好名者乎

父與夫何愈是雍糾妻救父而殺夫也爲婦人若斯之變當爲奈何

韓非子謂君嘗令曰我寢臥則人不可近近當有刑一日君浴而後臥天寒小臣恐其可以風取衣衣君君寤而乃曰衣我者誰小臣對以實遂斬小臣蓋殺之則有可恤之情而又不可謂無忠也不殺則法令不行而無以可防他日也此法極則拱手不可援嫂溺歟秦銷刀劍群臣上殿不聽佩刀故群臣無劍擊荊軻

文王用太公一旦擧之漁釣之間恐人不能信而託之卜筮歟曰否聖人無僞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之所爲是則夷齊之所爲非也夷齊之所爲是則武王太公之所爲非也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如何

殺牛釁鐘禮也不忍殺無罪之牛仁也不可廢釁鐘故以羊易牛非牛大而羊小之謂也然則羊亦無罪何不忍於牛而忍於羊哉見牛未見羊豈翅此而已哉以雞易狗以牛易豕隨時而宜之可也耶若不知輕重之權則必至於梁武以麪食代宗廟犧牲之流豈可乎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必變與弗迷如何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黄山谷參晦堂堂曰聞桂香否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鶴林曰豈惟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

微子歟不然則武王克商一二年之間夷齊已死歟未死亦必不可出歟

三仁有優劣歟又有難易歟

舜之誅四凶也舜自誅之歟承堯命而後誅之歟熟讀典謨則知舜告堯以誅之耳是在堯未崩而舜攝政之際也故左傳曰堯殛鯀于羽山然則四凶之惡慾何不在堯時而在舜時乎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擧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衞公子州吁弑桓公石碏子厚與州吁遊碏殺州吁及厚于陳君子以爲大義滅親後世子殺其父者藉口于此語矣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後世以妾爲妻以庶爲嫡者亦藉口于此語矣

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意雖好而後世有廢學之弊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於是有禹稷咎繇讀何書之論出焉是皆古語之誤人者也

高祖以項羽將烹太公乃曰我與羽爲兄弟之約我翁即乃翁若烹之分其羮未知高祖識其不可烹而言之歟實棄父而代天下歟

丁公屬楚而逐高祖急高祖曰兩雄豈戹哉丁公脫高祖及天下已平丁公來見高祖高祖曰使項羽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高祖固少恩哉然不斬之則無可以示天下如何

管仲魏徵並稱奈何始無罪而後有功者管仲也初有罪而後雖有功然不揜其罪者王珪魏徵

不悛惡哉焉不知象亦如瞽瞍允若哉彼以兄弟之道來故舜同其憂喜何僞哉妙超不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易地皆然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或問朱子曰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爲有罪而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塡還此豈是顯父之惡

聖人誅其父用其子其子亦是聖人而如此矣若堯殺瞽瞍而用舜舜又事堯便如禹歟瞽瞍有罪若如鯀則可然歟然彼殺人而皐陶執之則舜負之而逃奈何

禹有怨乎曰有怨凱風小辨怨不怨可幷見矣然禹不可怨舜也

父有善道則終身不可改而又以爲子孫家法若其非道乃可速改而從善父雖猶在而幾諫且熟諫可也然則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者如何

周公遭流言時太公召公無一言之說成王者何哉史逸歟

武王九十三崩時成王年纔幼歲武王何故老耋無元妃遽取呂牙老漁之女子而初生成王耶（王成即位三十七年然則齡五十歲而崩歟）

聖人愧一夫不獲其所以武王之聖不訪伯夷之賢以周召太公之輔佐不擧伯夷是又可疑薛文淸曰命夫或曰是蓋當時史逸耶抑又古書不傳于世耶想其武王於伯夷亦猶如於箕子

曰陸行不避虎兕莊周曰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又遊方外者有惠遠馴虎谿之虎有四睡而虎居于一焉且又有虎不食澗邊兒有一僧浴蛟池而不害然周公驅虎豹而遠之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孔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又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或曰虎豹不敢老莊歟又不害聖人歟

使人則取信歟取智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未審知者不樂山乎仁者不樂水乎知仁之於山水以爲奈何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義而仁也程子蝎頌曰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仁與義果一歟二歟

象欲殺舜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事於我儒談何容易予銜釋附儒久矣一日見沙門妙超行狀云洗心子玄惠偕儒者九人參朝欲破禪宗禪宗若有奇特事吾儕豈敢諸儒徵詰諸方禪將無有當意者諸儒問師答特來問云禪宗手段如何師云以虛僞示眞實儒云聖人有虛言否師云有儒云既是聖人有甚虛言師云不見孟子有之象已謂殺舜了入宮見舜在床琴舜見象來而喜豈不是虛僞其間激揚鏗鏗問答罷儒者却問師云畢竟如何決斷此義去也師曰舜却殺象了也諸儒皆稽顙云云古人曰禪人說儒儒亦禪今見妙超之言以舜象爲未了公案

孔子於匡人曰匡人其如予何於桓魋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明知彼違天不害己然亦時或有微服過宋之事人事盡處天理自存矣他人猶然況友于乎舜能知象不能害己唯親愛而已矣却恐我訓弟之未至而如此也焉知他日象

堯舜之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若能知之則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旨在于茲歟

歌哭不同日蓋歌則終其日不可哭歟哭則終其日亦不可歌歟是所以程蘇之有論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

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然則娥皇女英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何故妻舜乎此世系不可據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林希逸以爲朝聞道夕死可也便此意也朱子云顏子死而不亡與仁者壽合言之如何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也孟子引孔子曰君哉舜也大哉君哉奈何

明王陽明曰堯舜千鎰文王孔子九百鎰湯武八百鎰然則聖人亦有大小優劣耶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聞有子孫夷齊豈不孝哉

史伯夷傳夷齊餓死顏淵早死盜跖橫行天下而而以壽終然則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在哉

孔子稱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未知文王不崩紂惡未悛及十有三年文王亦有牧野之擧乎

昌黎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曰能道文王心也未審文王罪何當誅哉紂又何聖明哉

衛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然其子作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申生不明驪姬之讒而雉經謂之恭世子可明其譖歟可無以死歟

鬪穀於菟在夢澤虎乳之楊香以孝善搏虎老子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七

隨筆三 百四十二條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泰伯何故斷髮文身

圓者動方者靜乎動者圓靜者方乎

天果何色乎云蒼天云青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周易云天玄地黃素問曰天明則日月不明然則夜半黑滓滓地是天色歟

有一大磐石打破大地入于黃泉之底之下之又底則其石果有所隕止耶隕而入于無底之空處竟畢不可有至止耶

朱子言人身在天中猶魚在水裏魚內外皆水也人身內外亦皆天也

人生之始如何程子有氣化形化之論今有一俵米年久穀飛爲蟲又掘地爲坑燒盡其土及草株一旦雨集濕蒸自生草菜又蟲魚自生

傳說降自天朱子於楚詞辨證論之未審一箇長男果自天降下乎不然則說父母復其何人歟

程子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長安便是京師心也天也一耶二耶

介葛盧知牛鳴公冶長解鳥聲後世亦有知禽獸之音而辯之者耶

綿軟於肌膚故訓秦爲波陀也乃以其絹而纒祭神劔首今其俗猶然云云事在古記拾遺書

壬寅之秋予在於長崎有一賈胡養虎子予行見之胡出而見示之曰得之西夷國母虎去而其穴有二子其得之時大如拳于今殆乎四月也其大如猫矣予見之其色雖未炳斑其氣已有食牛之量誠有怖者也時時嚙其牙而搐其養人之手指見血之忽出也豈是猫犬之流乎哉

、此一卷亦慶長年中作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六終

而不可測東軒文其造語奇特如山之層巒疊峯秀麗峭拔愈高愈美是所以二蘇之有變也而誠爲文場之典刑後學之矜式可不習乎

東坡文如大海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東坡之門者難爲文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文有術必觀其理理者不成章不達達者天下幾希黃也晁也秦也張也陳也共遊其門而學海不至于海也海也者深也觀其理者後山有焉

貝多羅葉其長三尺或四尺其廣四寸如芭蕉其兩端齊整一切最堪書字出于沙遲羅國其國在日本之西南去肥州平戶海路三千二百里所謂釋迦佛降誕之國也至今土俗最信之有河蛟龍在焉動害人其水常濁因潮來往船亦漕盪所謂恒河者乎有鳥其色黑形似鴈大五尺許河邊常成群其大鳥王丹頂而有冠此鳥初食人而後餘鳥隨之如有君臣禮也國人死時或投河而與蛟龍或捨野而卑彼鳥皆以從其遺言此亦所謂靈鷲者乎有堂金佛在焉大像也有塔亦金佛像安之世傳釋迦之所作也其外佛殿堂塔往往有焉所謂天竺國者乎又其國有紙或白或黑墨亦有黑白故白紙則用黑墨黑紙反是又曰河中有白龍號之龍王土俗男女可法刑之有疑則使之決之有罪者龍王即浚殺之其外奇迹甚多不可勝記云云

應神皇帝六年始傳漢字十有四年百濟國貢女工十有五年私八月百濟國貢五經及博士其後秦弓月率一百二十縣民而來朝又漢阿知使王率十七縣民而來朝其民衆織綾因賜姓阿耶云云又云秦民蠶織因賜姓字豆麻佐言其績紡隨手而益如波來爲渦也而其所獻絹

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
中而經緯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圖之文
所謂勤學好問而已非所謂經天緯地之文也
或人勸吾師著書曰能以文章爲書乎何有不能以
文章爲書如文何未如之何則如其法何
日本王室中微貴介搢紳之以文章鳴于世者近
代則亡矣至足利氏之領天下兵馬之權洛陽
五山諸師之以文字禪名于時者間出也多矣
於是乎天下之文章皆流於禪更無言儒者悲
夫南禪寺信義堂相國寺津絕海草創之禪誌
乎義堂有空華集絕海有蕉堅藁少林岩惟肖建仁派江西討
輪之世叔乎惟肖集曰東海瓊華巖東沼澤天隱三橫川
脩飾之子羽乎村庵雪嶺月舟常庵潤色之子
產乎於是乎禪林之文章集大成者也禪者之
文章內莫難於疏所謂四六八六錦上添華者
是也善疏者莫過於此諸作設使訴蒲室再生
不能絕也

東山僧浚祖溪法乎韓文崇常庵則于柳文豈它
山之堪儔也哉故諺有之曰磔磔東山之玉落
落它山之石我師謂二老文章哉若人東山無
文章者斯焉取斯誠哉此言也

桂月舟曰長篇古風吾邦賦者鮮矣往往所吟詠
唯七言絕句而已予謂文亦然也故詩則以唐
三體詩絕句文則以古文眞寶後集共爲之楷
法可謂精也或曰精歟隘也非博也

司馬遷班固信良史之才也故後人之文字多自
史漢中也來矣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譬如玉焉
溫溫渾渾班馬却如氷與水晶非不映焉比玉
則無許多光耀矣

東坡文其立意精深如水之波流浪湧浩瀚汪洋

也然善作文者如良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於夫佛者老者乎唯取于其博贍而已何曾背於六經之旨也哉雖然朱子之言吾無間然矣

容齋洪邁南宋孝宗時爲內翰作夷堅志著隨筆五集予嘗觀其議論賦詩則學白樂天爲文則習蘇東坡信南渡已來之名士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自文章而後至乎性與天道者也不聞文章而聞性道者未之有也後來之學者一言性道而不言文章譬如舍筌蹄而欲得魚兎也遂不可得終日唯勞劬而已故經傳者道之筌蹄也學問者文章之筌蹄也唐堯之文章也禮樂法度焉孔子之文章也威儀文詞焉君臣之異而其實同矣

眞西山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西山嘗編集文章正宗予見之左氏爲之冠首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謚也凡人性敏者不好學位高者恥下問孔圉不然所以得此謚也謚法爲文者六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文如織布絹經是直緯是橫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便是經緯天地之文故黃魯直詩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抒機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華卉地文也徽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

柳子厚語佐則有諷龍說焉誨淫則有河間傳焉後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之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爾矣

韓退之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有捕龍搏虎之力也退之步驟於太史公而做出後之唐子西陸諝傳蘇子瞻黃甘傳張文潛竹夫人傳類亦步驟於毛穎而做出又司空圖容成侯傳自有一家之機軸其外以之滑稽者多矣垂胡子曰昔韓愈嘗作毛穎傳張籍譏其駁雜無實予謂籍傳韓子文章之衣鉢者也然却譏之何也疾後人之擬作也

白樂天琵琶行其抑揚頓挫流離沈鬱之態雖千載之下宛然琵琶哀怨之聲也性理大全曰白公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淫傷二字本乎關雎之義也

蘇明允軾轍父子知名時號三蘇而以老蘇別其父歐陽公得老蘇著書廿二篇以爲荀卿子文也朱晦庵曰論語孟子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

柳宗元曰矣決詞也大底如此用之獨如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者幾希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以者何聖賢之異也又曰孟子學到至處至字當作聖字亞聖之才也於二十篇與七篇可見之

或問東坡之文章雖好其弊在于言佛者此故朱子謂曰早擬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是言可爲定論乎曰朱子疾夫反于六經良有以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之之二字奇甚矣向所謂奚其爲爲政文勢不異又朱子註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諸家皆言不爲東周朱子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

子曰學詩乎學禮乎伯魚退而學詩學禮董氏曰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學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敎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收當也董氏之言善矣哉

有道有文不道不文文與道理同而事異道也者文之本也文也者道之末也末者小而本也者大也故能固

或問曰先生之言爲文章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對曰噫汝逬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後焉耳乎哉是卜子夏草木之譬吾無間然有本有末者其惟君子乎

東坡家學淵源汪汪文章造意之奇措辭之妙粲然自成一家之言接其論識觀其著述如閲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世之珍宜乎其之名於天下也

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適入二字奇哉記事者其不可不思之

黃山谷詩寒爐餘幾火灰裡撥陰何陰鏗何遜也詩文亦然予亦曰淒涼六籍寒灰裡撥出文章萬丈光以六經作爲文章則善乎

杜甫曰何時一樽酒重共細論文李白曰杜甫太瘦生從來爲詩苦苦字與杜細字與李也黃山谷詩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少游似李無已似杜也洪容齋曰杜老詩多曰文章皆言詩而已

朝鮮之人或問文之本對曰大哉問文與其華也寧實詞與其富也寧達與其工也寧樸與其新也寧古

文云文云韓柳歐蘇云乎哉詩云詩云李杜黃陳云乎哉易云觀天文詩云思無邪至矣盡矣文能弘道非道弘文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故曰貫道之器也

論語衞靈公篇曰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饒雙峯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予謂世人作爲文章多用之字如此章則做得哉總十一之字讀之不覺繁冗所以聖人之言渾然者也

馮厚齋註論語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季氏顓臾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或曰此篇齊論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

一人者乎樊川所謂倩麻姑爬痒處信哉

予問師曰韓柳之詩文如何曰李漢所集始詩而終文劉禹錫所纂前文而後詩良有以哉

眞西山曰學而篇云行有餘力則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又述而篇云子以四敎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予是以悟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亦學問之謂也行也難文也易自文至行也易然則學文爲先矣

老子德經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學亦然文亦然學自小至大文自今至古而惡其惡自善至惡也易自惡至善也難矣

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道德四書五經謂之道德之文章學者習之哉

曾子曰傳不習乎文亦然

文章有不傳之妙輪扁斵輪如此用

君子而不文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文者也

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也謂韓文公矣文拯八代之弊法爲百世之師如其文如其文文公之於文優哉

首尾之語法論語多有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與上之焉用佞無間然之語勢同也

論語微子篇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

燎原文公將撲滅之未果柳却爲之與薪悲夫悲夫至今猶有其燼也儒之勝于釋甚於水之勝于火我道碌碌彼道落落少與多也今夫以一盃之水救一車薪之火宜乎其不熸也是所以韓柳之有變也韓退之放膽柳子厚小心韓非不能小焉柳非不能放焉有雄雌也

吾師曰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爲文章者皆自是悟入

楊子法言者吾好之世人或以有其劇秦美新而與王莽非之故朱子書曰莽大夫嗚乎子雲漢之大儒也尙不免其誚矣後來君子愼之哉

杜甫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是信云乎哉蓋有激而云爾學者不可不知焉

欲作文者先務本本立而道生學問者其爲文之本歟學毋爲小爲大大學者明明德也德者本也文者末也德充于中而文見于外中者厚而外者薄也故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道之得于心者謂之德德之出于言者謂之文是故德者必有文文者或未有德矣文德錯雜而後君子之道生焉君子哉

左氏似孟子公羊似荀子穀梁似楊子

左丘明傳春秋而後有國語與傳不同也莊子內篇已後有外雜與內不同是則文字變化之法也學者思之

大學孝經共曾子之傳也其文詞大同小異初學之入于德之門也讀者宜熟之一部大學一部孝經安在胸中而後明其德行其孝則其文章亦何異

陳后山曰杜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各千載

謂無鮀之功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
疾也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
者以而字中遞之則古註之所未言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予謂於文
法亦然故云文可文非常文法可法非常法
凡作爲文章無常師唯以古文爲師夫道德者我
實也文章者我華也華也者史也實也者野也
華實彬彬然後我文我道無蓁塞謂之君子之
文章矣堯之煥乎也衞武公之有斐也是已夫
子之文章文不在茲乎亦是已
朱紫陽補大學第五章之闕略其文繁故或問其
所補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
成朱子儒宗尚不能成云况於其餘者乎然則
古文之體法不可見乎
吾嘗謂四書六經爲古文是皆道德之器也所以
哉道而之後世也秦漢以來至于趙宋文人間
出各自有古文之僭其善者非不曰之古而非
吾所謂古也吾所謂古者文與道之謂也今則
亡矣夫其眞亡哉以不知也古今天下之文人
七家唐之韓氏柳氏宋之歐陽氏二蘇氏王氏
曾氏是皆名家七者譬之戰國七雄互以威武
相脅更無王周之意唯爲王我之謀故其文如
戰國策若夫有王周之意則其文亦與六經相
合者乎六經王也七家霸也孔子曰管仲之器
小哉當曰七家之器小哉古云文章者天下之
公器也故云爾
唐與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前代而以文名於世
者昌黎韓文公河東柳刺史皆本於古不爲者
也文公甚排釋氏其功亦大矣原道佛骨表可
謂儒也然柳子之詩文言佛者多矣此時佛火

有贅焉然退之所不作者也

陳后山曰歐陽永叔不能賦此語恐不可以爲定論也若秋聲憎蒼蠅則文章之鼓吹也宜哉東坡之學于若人矣

東坡居士文章如太山北斗學者之所仰也自幼隨父洵習文法其後問于歐公羅鶴林曰歐似韓蘇似柳此四人者皆文章之仙也予嘗評曰韓柳草創之歐陽討論之東坡居士潤色之

六經已後諸子之書出焉老莊荀楊文中五子者最所謂傑然者也而不若六經之渾然者也朱子曰非謂老子爲異端今之入于老者異端也予讀老子道經德經而後知朱子之言不食也非不好之恐其流也寂矣看讀之者不可不謹也其於文章則簡而隱吾有取焉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吾莫取焉

或曰莊子三十三篇者老子八十一章之傳也老莊之文章皆以無爲自然爲本予謂老作木根莊爲之枝幹華葉微老則莫作莊之根本微莊則莫作老之枝葉老莊合爲一大木無老莊則亦何有爲道德之良林乎吾有所取材

性

善稱堯舜者孟子也性惡言桀紂者荀子也人性善惡混者楊子也譬諸龐蘊曰難龐婆曰易靈照女曰不難不易吾何執噫吾執孟子矣

文中子者宋學士謂拔萃于諸子之類者也又曰有助於吾儒學者不可棄之此言信哉吾聞之師曰讀四書五經而有餘力則可見諸子是要其博洽也無間暇于六經則何敢之乎吾何日其有暇乎死後已而已矣何敢之乎

論語雍也篇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謝氏而字爲不字程伊川說

如大乘諸經莊子却如禪祖之語錄所以有活法者以語恠故也作文者不可廢莊子書矣

韓退之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司馬君實曰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楊子之文簡而奧予謂三者何執執孟乎執荀乎執楊乎吾執孟矣

歐陽永叔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者此詞寔定論也六經之中省文而有法者莫若春秋紹聖中王安石廢此經可謂萬世之罪人也

賦者古詩之流也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賈誼楊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最其善之者也雖然楊子曰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予謂作賦者宜以陳威儀正法則不則不免爲之淫也詩序六義一曰賦賦之正者莫若離騷離騷者悲而不傷怨而不邪一句之中未嘗忘忠也一章之中未嘗忘君也

祭文之法有四焉一曰德二曰死三曰哀四曰奠此邦之禪僧周信義堂中津絕海二人集載祭文四美具也吾聞諸吾師

韓退之師說爲李蟠作也柳子厚以爲得狂名也蓋學者不歸于子厚而歸于退之故有得狂名之語予於文章韓柳共無間然矣而此御說者文字之關鍵非常人之所及也吾嘗謂曰溫故而知新師說有焉

古今言封建者夥也柳宗元之論出而後諸說盡廢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後人附此語而

詩曰才如韓彭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三則一也又論語爲政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奇絕于三也

道德之見于外者謂之文章大學者曾子之文章也中庸者子思之文章也七篇者孟子之文章也論語者聖門高弟之文章也合六經爲之古文

論語公冶長篇曰雍也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又泰伯篇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禹吾無間然矣是首尾之語法乎亦在下

衞靈公篇曰辭達而已矣朱子曰辭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此言爲主

凡作爲文章多用而字無而字則不爲文理大底而字承上起下之詞也論語學而述而之類是也雖然用之於決辭者亦有之矣夫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楚狂歌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悉助語也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左傳不其餒而是亦同矣

乎說文語之餘也柳子厚與杜溫夫書曰疑詞也又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杜甫詩潮乎潮乎蘇洵說軾乎之類祖述于參乎之法者也朱子又曰乎者疑而不定之辭

文用語助字莫如論語孟子論語孟子讀而後作爲文章者用助字則不爲不好其次莫如左氏傳左氏瞻而博論語古而樸孟子麗而達豈只助字而已矣乎哉其文詞亦如之

文章之有活法者莊子也譬之佛法則諸子之書

今人作文者又他人作文者必曰與其及也不如逃之如此則亦可通而左氏特顚倒其文也是豈秦漢以來作文者之所及乎我見古今之文人除詩書易春秋之外不有近於丘明矣

後漢書班彪史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史記凡百三十篇余見史記世家專不異于左氏就中鄭世家爲甚同左氏博贍史記簡省誠難曰優劣乎其間焉然微左氏則史遷豈敢之乎哉遷學于左氏者而變其文者而已余嘗評之曰丘明虎變其文炳也子長豹變其文蔚也至觀左氏傳與史記世家乃可窺二人之一斑矣

昔仲尼之作春秋也編年月而立言焉盖編年者繫于時也中才尙病于紛紊矣且夫如子夏不能賛一辭而矧其外乎至司馬談遷之作史記也變聖制而立傳矣則後之修史者皆則于遷也盖立傳者聚于類也下愚不惑于句讀焉是所以經傳史傳之有異有變者夫惟竊按史記之列傳老子韓子同傳又按後漢書之列傳嚴光周黨同傳是所以譏議之由起也故蔡正甫曰伯陽名迹世人知太史成書不免識不是道家齊物我豈容同傳著韓非非司馬也羅大經曰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早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非范曄也宜擇其類不可妄聚也易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於二傳之間其凶生矣乎哉修史者三復此言

文用爲字多奇論語子路篇云雖多亦奚以爲哉莊子逍遙遊云奚用之九萬里而南爲張方平

砉嚮騞皆是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在中間余案毛詩國風豳七月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張文潛論此詩曰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耶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言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云云更雖有容齋之論吾不取之梧巢惠鳳曰凡作文者依此宛丘張先生之語玩味自得自然游轡於文章之塲有可觀之餘態矣　人間世篇曰顏回曰衛君輕用其國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口義曰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纖也縞一本作纖亦纖不曰玄縞纖而曰玄纖縞此文法也案尚書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雲土夢作乂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注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天台陳騤曰用纖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鳥足與知此其餘文字奇妙者甚多而且只取似乎詩書之文字二端以紀于此如此

春秋閔公元年左氏傳曰晉侯爲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杜氏注曰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余以爲

史記載陳平見漢王漢王與語而悦之乃拜平爲都尉又以爲亞將絳侯灌嬰咸讒平漢王疑之而問魏無知又面質陳平而後其疑解遂爲護軍中尉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呂后時誅諸呂功爲大卒之爲漢丞相曲逆侯向者使高祖信讒則何爲如此乎高祖之不信讒人也善哉賈誼見文帝帝悦之遷爲大中大夫誼因上議帝以爲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乃短之帝亦後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誼爲長沙王大傅向者使文帝不信短則何爲如此乎今見其治安策豈與陳平儔而已哉文帝之信短也悲夫周勃之椎少文灌嬰之販繒輕猾於是乎可見高帝之用人也深文帝之用人也淺於是乎亦可見然則爲國家者不可不能察讒言

晏平仲之不肯與崔慶之盟焉路中大夫之不爲私與楚之反也可謂齊國之二忠矣晏子之幸焉路氏之不幸也命矣

許悼公飲其世子止之藥而薨春秋謂之弑君也常山王舜病醫進藥其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侍其病余以爲勃亦止之流亞乎非啻不孝而有弑君父之名然則爲人子者不可不知焉

伊川乘舟云云樵夫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唐順之曰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云云

郭象曰莊子不經爲百家之冠韓愈進學解云下逮莊騷（離騷）柳宗元與韋中立書參之莊老（老子）也以肆其端林希逸曰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姑採其奇者二以記于此 養生主篇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云云林希逸曰義

也林子曰華山者本朝之梁武乎何爲惑於浮屠如此其甚哉願擧天下之佛書而聚之焚而棄之如此之大害未之有也嗚呼天子淫于佛悲夫貽千歲之後之余之一笑也

東漢鄭玄箋毛詩箋薦也薦成毛公之義也及玄註禮記其篇內所引詩多下註釋與夫箋不同者有之又禮記中所援尙書鄭註之與孔安國不同者有之

易古有王弼今有程傳朱義書舊則孔安國新則蔡沈傳之詩舊則毛詁鄭箋新則朱子集傳春秋古則三傳今則胡氏傳之左氏有杜氏有林氏禮記有鄭氏註又陳澔集說焉自來古本已廢永樂中翰林胡廣等奉勅作四書五經大全皆非古是今於是乎舊本掃地又有性理大全者與四五同行于世是皆以程朱傳千歲不傳之道故也與向之所謂訓詁詞章之俗儒天地懸隔本朝古來四道儒家以舊本爲之故綿綿不絕是以或謂余曰學者先宜以舊註學之而後又見新說然則不躐等也如何余答曰可也以余言之舊註者筌蹄也新註者魚兎乎然亦以此必爲魚兎不可也小也不得我道之大魚大兎也

禹會群后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文王以鉤援臨衝以伐崇墉崇墉言言仡仡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天下歸仁孟子謂行仁義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於禹文子我見之矣

志伊尹之所志樂顏子之所樂者周茂叔也故其太極圖說及通書得千歲不傳之妙嗚呼善哉

者佛道也佛者充塞乎仁義之路悲哉天下之久無夫道也

春秋傳曰淸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於皇太神宮有之

洛陽人或好學讀書有子歲幼父命讀書父每出行縋繩圓座于梁柱令兒坐其上而讀書禁其怠慢也繼母愛之抱下之慰兒之意兒大喜故恨慈父之教悅繼母之愛比父歸必又坐繩座繩座者如鞦韆之類者乎後兒長才富學博仕官至尚書於是其人悅父以學習之誡恨母以姑息之事反幼之時也其人不知姓氏出處時世惜乎

史記秦紀始皇二十六年博士議曰天子自稱曰朕制曰可案古者上下貴賤共稱朕爾雅朕我也書曰帝曰朕宅帝位禹曰朕德罔克又皐陶曰朕言惠又屈原曰朕皇考自秦始皇定爲至尊之稱漢因不改其後亦從之迄于今猶然漢王莽遂以爲孟候朕弟小子封及朕復子明辟之語乃此周公居攝稱王之謂也是以竟致簒亂之事嗚乎一字之害何其大如此哉本朝廐戸皇子說法明眼論云南天祖師示朕曰速欲出生死宜學根本一乘一乘正義者佛心也此時朕不爲天子之自稱則已若爲天子之自稱則廐戸不免王莽之罪也必矣想當時朕其爲一人之稱若云不然則以朕字爲一人之稱者何代何時乎然則廐戸之攝何異乎新都之攝政

寬和天子世所謂華山院者也見大集經浮屠言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於是乎十九年矣遂薙髮爲桑門時寬和二年六月

于後世林子曰何異於嫪毒嬖于秦太后哉惠美押勝者吾朝之呂不韋乎道鏡者吾朝之嫪毒乎

林子曰武烈者本朝之桀紂乎其暴惡亦孔之醜

書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春秋書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左傳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四百有四十五甲子漢志引之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于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字書曰有又也

商書仲虺之誥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傳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少異耳誥又曰殖有禮覆昏暴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覆之亦是意相同耳

詣伊勢皇太神宮之時也有外淸淨焉有內淸淨焉不食肉不飮酒不茹葷不御女身不觸凡穢惡謂之外淸淨也所謂齋也心敬而忘名利謂之內淸淨也所謂心齋也如今之世人外淨尙不爲而況於內淨乎是以未有協于神明者也心爲宅神爲主敬亦爲一心之主宰故有敬則神來格若無敬則亡本心故爲空宅神何爲來止乎唯敬乎敬所以合于神明也我聞之一禰宜云

我朝神國也神道乃王道也一自佛法興行後王道神道都擺却去

或問神道與儒道如何別之曰自我觀之理一而已矣其爲異耳夫守屋大連沒而神道不行空海法師出而神法忽亡異端之爲害也大矣曰日本紀神代書與周子太極圖說相表裏否曰我未知嗚呼王道一變至於神道神道一變至於道道吾所謂儒道也非所謂外道也外道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六

隨筆二 百七條

林子曰早年著眼覰文字終日丹鉛事點勘者於我固當哉

周官曰弗學墻面論語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皆是本乎書語也

源賴政之勸高倉王子也與漢翟義之立劉信何以異惜乎其出師而不勝也或曰有私怨乎何惜也

左氏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襄三十一年 孟子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左氏起之孟子結之

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之字助辭也

孟子謂衞人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鄭人子濯孺子左氏謂尹公他學射庾公差庾公差學射公孫丁是以子濯公孫皆免也孟子左氏有異

道鏡侍孝謙女王而有大淫之醜聲聞于天下流

柳宗元曰矣決詞也雖然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論語學而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二者共屬下之字故知不可一槩論也

周書武成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禮記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留侯世家休馬於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放牛於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漢書張良傳亦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余以為禮史漢共潤色武成而已然未如武成之古樸也

大雅假樂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左傳昭二十五年童謠云鸜之鵒之公出辱之又禮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疊用三之字毛詩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疊用四之字檀弓又曰杜橋之母之喪論語夫子之求之人之求之皆是用之字之奇法也

或問朱公掞見明道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見伊川門外之雪深一尺此意如何林子對曰吾嘗下一轉語云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司馬温公之修資治通鑑也以魏徵比管仲程正叔否之及朱文公修綱目通鑑則以程子為据徵之於仲相似而非也故孔子惡郷原以亂德也

以上慶長年中之筆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五終

二公之胸中看如何

周易稱乾元春秋書元年元者何天也道也善之長也故曰人心也桓譚以爲宓義謂之易仲尼謂之元其實一也或曰元道心也非人心也曰人心之善乃道心也故不言惡而言善此本于其本心而言也

黄山谷於周茂叔有洒洒落落光風霽月之評於程伯淳有西風壯夫淚多爲程子滴之句蘇東坡於濂溪同之愚溪又有伏見程某之姦之奏議與山谷不同

左傳僖四年冬初晉獻公以驪姫爲夫人姫譖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姫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姫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明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禮記檀弓上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姫是我傷公之志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曰申生有罪以至于死陳氏以爲國語不及左傳左傳不及檀弓視之可見也余以爲左氏繁而詳檀弓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其致思焉謂左氏不及檀弓恐未足爲公論也

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客微子也殷尚白故云白馬所以微子之爲客于周也周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殷曰祀故不云年所以箕子之不臣于周也於乎湯之遺風猶在哉故示不忘本也

也程子以爲素問起於戰國全無上古之氣象蓋出乎秦越人之手歟許行之本於炎帝陰陽之祖于軒轅亦醫者之於本草素問也類矣又陰陽家黃帝太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是亦其類而已要之悉皆後人之附會依託而似皆非也

俗所謂二十有四孝者嘉語恠異寔非有道之者所述也昔程夫子謂十哲者世俗之論也余於二十四孝亦云

周濂溪於理上看邵康節於數上看程子易專說理朱子易專說數伊川似周子考亭似邵子其所傳授者如此云伊川謂堯夫曰知易理爲知天知易數爲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

有始而無終者有之夥也周穆王之君牙冏命始也車轍馬迹無終也秦穆公之悔過誓衆始焉三良爲殉無終焉康公之渭陽始矣令狐無終矣故詩曰嗟乎不承權輿嗟無終也書曰愼厥終惟其始詩又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皆悼之也故曰有始有終者其唯君子乎其唯聖人乎

林子曰胡氏之傳春秋也殆得經之旨乎專以論孟爲之本也得其旨也宜哉

胡氏春秋傳獲麟卒句曰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是則本乎孟子盡心下章卒也漢書藝文志春秋五傳鄒氏夾氏有名而無書爾來釋解者不知其幾多人然以胡氏之言而推之三傳尙未盡矣而矧於其外乎

周茂叔之吟風弄月程明道之傍花隨柳林子曰

漢之邊世俗遙望七夕天牛女元非閨裡物請
君解惑大東篇癸卯秋七月初七寄歌人頤遊
云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堯舜之事歟革九五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湯武之事歟龍虎者共是
大人之象而揖讓之德龍也故堯舜當之征伐
之威虎也故湯武當之龍虎之異乃堯舜湯武
之異也大人之同乃堯舜湯武之同也蘇氏所
謂湯武非聖人也誤矣

林子曰賴朝義時者我朝之桓文乎功爲大罪亦
爲大故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二伯之功與罪也
所以者何無他王伯之辯也樵夫談王道而矧
於吾乎又於仲尼之門乎故曰賴朝義時我朝
之二伯也嗚乎如後鳥羽院何

易僧壽仙者謂余曰艮卦有功夫悟入處是以周
先生曰一部華嚴經一部法華經不如消了艮
卦只是無欲也艮其背人之耳目鼻口莫不有
欲也背獨無欲也艮止也止於無欲而已故華
嚴法華無欲者也余曰無欲可也然無欲層上
之一層理在焉壽仙佛者也何知理也

藤房去之正成死焉林子曰建武有二忠焉

戊戌之年余讀范曄後漢書點識之以朱墨癸卯
之年讀班固前漢書紀表志傳都一百卷（卷有上中下者有之）始夏五月十七日而終秋七月十四日於
是乎漸覺班范文章之有上下焉誠欲爲文記
事者不可不見二史也

漢藝文志載農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曰劉向
別錄曰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又醫家黃帝內經
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余謂乃素問靈樞之屬

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譏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余以爲胡氏合左氏公羊爲一而復辯之以易同人可謂善解經矣欲爲文記事者觀四傳之書法而可少悟也又曰胡雲峯云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爻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是即本乎胡傳也

韓愈雜說以馬喩人才蘇軾雜說以稼喩人才謂之馬說稼說亦何妨

東坡稼說其首句曰蓋觀富人之稼乎解者曰蓋疑詞也東坡不知稼故以蓋字冠于篇首故一篇之字眼爲蓋一字矣余家有東坡文集一百二十卷曰曷觀富人之稼乎按字書曷盍同何不也如此而后恰好下之乎字然則俗人漫加艸于盍而解者襲誤乎又東坡老依馬正卿耕東坡下何曰不知稼哉

或問朱文公注四書詩易何不及于書禮春秋乎又何遑于注楚詞考異韓文乎曰朱子四書之外周易有本義啓蒙詩有集傳不傳於春秋以有胡氏也而有綱目通鑒取其法焉書只注二典謨而又命蔡沉禮記雖不注而有小學取其曲禮內則焉又詩者情性之本離騷者詞賦之宗故三百篇已後獨有屈子在也爲人雖過于中而忠義凜然又六經秦漢已來文章只有韓退之出焉雖未傳我道而有排異端之意可謂唐代之儒者乎然則朱子於二子注其詞考其文亦宜哉

七月七夕天孫河鼓相會之事振古迄今比比云爾可謂不經也余依詩大東作詩曰二星相遇

曰邵堯夫傳犧易朱元晦傳邵易故有忤程子之處然亦不多也胡雲峯尤宗李義而程傳天下不可無之者非諸儒之所跂及矣若又不異乎程傳則本義何述之是亦所以本義之財成輔相程傳之義也

文十四年春秋經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曰弗克納其義也洪邁謂三傳唯左氏語簡而切余又見胡氏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

禮記左傳記事之異書于此以示學者按檀弓下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擧又昭公九年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轉下軍以說焉（工ハ卽チ師曠ナリ也外嬖ハ卽チ李調ナリ也屠蒯ハ卽チ杜蕢ナリ也荀盈ハ卽チ知悼子荀躒カ之父ナリ也晉侯ハ卽チ平公ナリ也）左氏所書二百十三字禮記所記二百二十字欲記事者是之看乎晉侯驪姬申生一事見于後

或問於易程傳與朱子本義矛盾所在有之何也

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一轉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二轉體仁足以長人
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三轉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正已上今我
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
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
而姣不可謂貞四轉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反已上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應史詞一又昭十二年傳南蒯將叛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
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轉外强內溫忠
也和以率貞信也二轉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
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三轉中不忠不
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四轉
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
五轉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
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
六轉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結上余
以爲狐突言簡而切穆姜惠伯言緩而切然文
章宛轉之法於是乎可見

左傳署君子曰史記署太史公曰漢書署贊曰後
漢書署論曰共是論辯也

劉因詩瑞日祥雲程伯子氷壺秋月李延平此句
恰好相似與夫黃太史贊周濂溪洒洒落落光
風霽月之句殆庶幾乎

道德之文章周子大極圖說明道定性書張子西
銘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朱子大學序中庸序
七篇是耳

三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愚人第九下下孟子稱性善荀子稱性惡揚子稱性善惡混韓子稱性上中下性五情七荀揚韓不知性者也孟子獨盡矣林子曰韓退之原性本乎班固人表焉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性善然則孟子擴充於繫詞中庸之旨也荀況揚雄韓愈之徒何足與語哉

謂恨父之子曰孝謂惡子之父曰慈謂犯兄之弟曰悌謂拒弟之兄曰友是余之家訓也謂夫婦曰別謂朋友曰信謂爲人曰忠謂爲已曰學是余之家語也

洪文敏曰易所稱魚皆指巽也羊皆指兌也於姤中孚夫婦妹等可見之

林子曰若觀王者之師則有周易師卦在焉何煩乎見武七書哉是乃王覇之辯也若論王者之道則有孟子七篇在焉何勞於學縱橫家哉是亦王伯之辯也故仲尼之門不稱桓文之事而而況於其下者乎

閔二年左傳冬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其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轉第一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轉第二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轉第三服以遠之時閟之轉第四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轉第五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又襄九年傳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馬融傳載廣成頌緝猑蹳鏦特肩脰完羝撝分鮮散毛族梏羽群扔輪梧轉獸猭禽讐獄䶂熊抾封狶輕訬趫悍尾蒼䧿掎玄猿捎魍魎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滅短狐簎鯨鯢用奇字之法學者見焉

國俗謂黃昏爲王莽時言晝前漢夜後漢也以日氣已沒夜氣未萌故也然則名王莽時也當哉班固贊所謂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者不正也亦相似

林子曰我聞諸私淑艾者某人有言曰不讀四書五經則不謂讀書若謂曾讀則駁雜而已

余讀漢書而後知董仲舒爲醇儒據賈誼孔墨之語則與董子懸隔董知道乎賈未見道故程子曰漢儒之醇者無董仲舒若

董子曰道之太原出於天又曰仲尼之門羞稱五伯與子思孟子暗合

漢書班嗣雖儒脩術然貴老莊之學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今吾子已貫仁義何用大道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林子曰若因是言之則班嗣不知道仁與道爲二是乃老聃之見也豈爲知道

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曰傳曰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因茲以列九等之序云九等者聖人第一上上仁人第二上中智人第

之絳縣老人之流乎

余頃者與涸轍齋祖博等聞尙書孔氏傳乎東山僧梅仙梅仙父宗二聞之淸原儒者給事中宣賢是以宗淸家云余讀周書大誥大誥者周公將殺反逆之三監淮夷而以大道陳之所告于天下者也其后見漢書翟義傳王莽依周公而作大誥與尙書摸擬者也烏乎周公王莽豈啻千里萬里之異乎忠孝之人未有讀之而不爲之酸鼻塞心者矣余見之則非只然而已文辭亦然

易之乾卦坤卦書之堯典舜典詩之周南召南是皆三經之地步也學者不可不念哉

成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哀六年左傳楚子卜戰吳不吉卜退不吉曰然則死敗師不如死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史記漢書陳涉傳今亡亦死擧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其末云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擧大名耳僧珍藏叟云史記左傳文章亂道好不亂道亦好

林子曰讀後漢書者知有前漢書讀前漢書者知有史記讀史記者知有五經五經則不也於春秋不知有詩於詩不知有易於易不知有書是所以經史有變乎

韓文公曹成王碑記其戰功云王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䧢隋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解者謂此碑造語法子雲也余見漢書所載揚雄賦却無如此之異字豈以奇字之故乎抑亦言詞相似乎後漢

湯伐三朡俘厥寶玉孔氏傳曰俘取也余於是乎以爲經所謂俘者非誤也左氏曰寶者盖釋俘也杜預注非是其後見胡氏傳則與余脗合於是記之

林唐翁曰經變爲史自左氏始執史筆者必來取法於是乎司馬遷據之而纂史記於是乎班固踵之而撰漢書於是乎范曄繼之而編後漢書爾來愈多而愈與然遂無前史之風味其後直慕春秋取法者朱子之綱目通鑑而已

趙岐孟子題辭曰論語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襟陸放答穆宗曰論語六經之菁華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因此言之學者時習之哉時習之哉

孔安國治尙書爲之傳毛公治詩爲之傳王弼治易爲之註何晏治論語爲之解林子曰孔膽而拙毛醇而畧王巧而暗何樸而粗獨唯毛公得詩人之興詠故號爲毛詩學者宜宗毛傳至乎鄭箋則怯誕有焉若欲知聖人之心則只是幸有程易傳朱詩集傳論語集註蔡書傳之在也學者宜參看之折中之蔡沈書傳亦本乎朱子故至乎程朱聖人之心粲然著矣

昔日本武尊之征東也神功皇后征西也本朝之義戰乎其餘如何

源判官義經行關東辨慶等從之路次店店主老爺老媼也見其九子慶曰多乎哉曰爺子六人媼子六人合作九人慶不解告義經義經曰然也有之爺未娶媼媼未嫁爺之已前共有子三人合作六人已娶已嫁之已後生子三人又合作九人父母有異同故也慶聞而頷之一日友人或與余談及于此因取毫偶記之予以爲古

哉

凡作文則一字之爲主者往往有焉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主鳴字一篇之中有四十鳴字陳后山思亭記主思字一篇之中有十三思字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也字二十有一蘇子瞻酒經亦也字十有六蓋同法也共是文詞之冠冕也

柳宗元羆說一篇才一百三十字曰楚獵者吹竹爲羆之音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爲羆之食也此主張自不善內而恃外六字來矣陳師道羆說一篇才一百十有八字曰晉獵人以五犬逐一羆羆力長於田大犬捷巧於用小羆僨犬殺之困于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羆之謂矣此地步自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八字出矣是皆指斥譬喩之文法乎或曰柳劣陳優

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法不爲愁人留少時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用叔倫意高適詩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交阯王詩衡陽鴈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二峯亦用適意或曰戴高既說盡了秦亡交趾含不盡之意可謂換骨也

東山詩僧瑾雪嶺見蔡蒙齋聯珠詩格曰此是不詩格唯字格也夫一首之句法謂之格今也斯集無之唯一首中字眼或一二三字等采載焉宜言字格不宜言詩格名詩格則戾哉余聞諸九禾師

春秋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曰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預謂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余意之其後讀尙書至乎商書序有言曰

味也故揚雄曰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故子所言者詩書執禮是也子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故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所以者何飯也不可一日不食詩書禮也不可一日不講異味也終年無之可也有之不常矣怪神也終年不語而可也語之不常矣故柳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矣惡能窮物怪之狀哉且夫扛鬬土羊之事不見於經不足以爲信也是必誣聖人也雖然當言無不言當斷無不斷是以春秋書災異戰伐易禮論鬼神不得已而及之則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解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故常言仁義禮智不語怪力亂神者聖人以理之正與非理之正故也故朱夫子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我道不語之佛氏常言之其相反不可同年道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常也故不得已而當言之時而何不言之是常未之有也佛氏則裘則雖夏裘之若葛則雖冬葛之飢渴亦如此是豈理乎哉故知儒者語之時者也佛者言之偏者也時者可以語則語不可以語則不語偏也者非常言而已不可言則亦言是則雖夏裘之冬葛之雖渴飯之飢飲之之類也我則反是是則時與偏之辯也故余答曰然也罕言而已問者曰謹聞命矣

林子曰仁德皇帝者有文王之資有伯夷之行我朝之賢君也下視延天之時則仁德之風安在

舍經書而讀它書則不可有河間之名是則淮南之所以爲淮南河間之所以爲河間而所以所好者同所以所行者異也以淮南之流臭乎萬年爲戒以河間之傳芳乎千載爲慕二者何乎我道與異端也學者念哉念哉雜書尙如此而矧近代之佛書乎

頃年爲易專以王弼注爲本以孔穎達疏爲佐且引啓蒙爲之指畫者比比而然林子曰程夫子曰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朱夫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兩夫子之言已如此且夫啓蒙者朱子補邵子說而作故與王注孔疏相反可知唯宜熟讀程傳朱本義而後言易則可乎學者不可不思

國語載季桓子之羵羊會稽之大骨陳庭之楛矢皆問孔子孔子爲之辯家語載楚王之萍實齊侯之商羊孔子知之又桓山之四鳥顏回知之柳子曰取辯巨骨楛矢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余於萍實等亦云

或問子不語恠力亂神者然乎曰然也罕言而已曰何必不語之乎書載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易稱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季桓子穿井得土羊仲尼辯以木石水土之恠然則子不語怪乎孔子之勁能扛國門之關不啻口言而已身自爲之乎春秋二萬言皆襄周諸侯攘奪之事也且書曰王室亂然則子不語亂乎易大傳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禮曰鬼神之爲德也盛矣乎然則子不語神乎孔子之不語焉者非絕不言也愼言也庸儒不明仲尼之意絕言於四事者可笑矣曰善乎汝之問焉是吾公言之秋也夫飯也者正味也珍肴也者異

佛骨表等林子見之曰亦非也著非非韓何難之有嵩者所謂嵩明敎也

漢書文帝徵賈誼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廗前席者言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後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產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繇是觀之文帝之於賈生之言有所係乎語曰速朽而已神無所不之之謂歟

漢書淮南王安高帝之孫而厲王之子也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武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其後竟叛覺安自刑國除又河閒獻王德景帝之子也母栗姬脩學好古實事求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擧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策問其對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諡法聰明睿知曰獻宜諡曰獻王其後子孫繼繼王莽時絕班孟堅稱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又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閒獻王近之矣林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淮南河閒所好同而所行異也夫所謂淮南子者誠是謂之異端亦可矣然則學者宜惡雜書而喜五經四書不則不免無淮南之弊若又

筭之與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佐及戲矣侵於儒矣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眞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便錄記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余涉獵之則仙佛恠異之事皆是已於是乎不可不掩卷而嘆也子不語恠故余亦言之而已

漢書賈誼上疏文帝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可爲流涕者可爲長太息者結之曰可痛哭者是也次結之曰可爲流涕者此也其卒也結之又曰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又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結之曰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次結之曰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其卒也結之又曰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朱子稱論青苗只是東坡說得有精神言議論得實也學者宜見漢書所載與東坡奏議集而知焉

泰誓曰除惡務本隱公六年左傳曰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經傳之煩簡如此後漢書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以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淸此亦本于玆也

林子曰春秋者左氏爲史學而知其事實也胡氏爲經學而求其義理也則雖未至乎幽遠深邃而又粗可明矣雖然亦公羊穀梁匪可廢之

藤州鐔津僧契嵩文集有非韓三十篇首非原道

有復志賦閔已賦別知賦柳有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韓有訟風伯柳有招海賈韓有弔田横亭羅池柳有弔屈原弔萇弘弔樂毅韓有琴操四篇柳有乞巧憎王孫二子之於騷如此所謂下逮莊騷也參之離騷也不虛也羅氏曰韓柳相若者韓之平淮碑柳之平淮雅韓之進學解柳之起廢答韓之送窮文柳之乞巧文韓之與李翺論文書柳之答韋中立論文書韓之張中丞傳敘柳之段太尉逸事是也其外甚夥柳不若者則韓之原道佛骨表毛穎傳韓不若者則柳之晉問封建論梓人傳信文章之二大家也韓難在于柳之上柳不在于韓之下共以文相上下者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其文首引書次引詩凡稱詩曰者十數餘其次引春秋統其所書災異之大綱又其次引易其卒之以詩書所稱之事結之又以上之所云云者其一篇悉引經以爲之言古人謂之傑然者宜乎哉韓昌黎上宰相書始引青青者莪之詩中引孟子而羽翼詩之言終引洪範而又道破之其卒之以三者之所云云者然至若其引詩則韓竊劉之一斑而已

陳長方曰柳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眞文章之法余讀之曰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曰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曰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序之二以此之語余奇之恠之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以二字結之於是乎知子厚之本乎老子也

余頃日見酉陽雜俎唐臨淄太常少卿段成式撰其自序曰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人南

孟子曰涕泣而道之也親之也王昌齡別李浦之京詩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白居易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詩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二首共相似幾乎孟子之言也

漢書高祖紀南陽舍人陳恢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史記已如此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詞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唯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又溝洫志哀帝時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洪景盧曰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余謂賈讓之策如讀禹貢導水章故知其優乎恢所謂足下者也景盧爲昌言

世傳菅相公遭讃之西州也作詩曰離家三四月落涙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此則唐詩人杜甫之作而公亦偶同耳

雲谷老人編楚詞後語率晁無咎之舊而裁者韓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柳答韋中立書云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文也後世言文章者以韓柳爲宗而韓柳之所以爲韓柳者以此雖然二子共不免駁雜之弊何哉以其雜於雜故也且韓退之儒者也柳宗元不儒者也何哉以攻乎異端之與排於異端之故也然則於文何執也於二者之間而折中之專本之道而不駁雜而後可乎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擧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此十五字中疊用四死字漢書因之陳后山談叢高烈武王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此十九字中亦疊用四死字余想后山步驟于太史公者也

太史公陳涉世家載傭耕之事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之句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班超傳載傭書之事有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之句其體相似而范劣焉

慶長六年春余就東山僧十如英甫見文選文選者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而李唐李善已下六人之所註也總計六十卷余一日一卷逐一周覽纔六旬日而畢其文上自周末秦漢下迄魏晋宋齊梁多載焉讀之而知李漢所謂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之言不食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五

隨筆一 八十條

林子詣阿彌陀堂或詰之曰子酷排釋氏今何也林子答曰昔者或問于醫閭先生曰尹氏爲母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爲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恐亦別有處置不但如是余亦慕尹氏者也乎他日不但如是別有所置今日之事則所以林氏之子之爲林氏之子而已矣他日不但如是必慕程子也然則別有處置

珠藏澤自媚玉韜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振衣千仭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余睹諸知庵處故表出而書之余想已是大丈夫有德之稱也何無此四事乎宜作男子而可也

林子隱几而坐洛人或問退之子厚之爲文意林子對曰共是原於六經曰請益曰凡爲文者不本乎經則駁雜而已何足觀之乎韓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也擧世所崇信固宜哉勿論焉件件所諳述吾伊傾耳而不奪講序說者之口舌讓之於後次也言將畢時云對此書聖人之語則思我耳聞人人之問則思我口問如此雖千歲之遠此心惟同則通其心在得其言語也聖人之心與今人之心果一也是聖學也此首篇所云學習須勤勵也言畢從容少退小童取格而收一童更持格以出伯元等順叙講序說未半我早入房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其不繁不略而簡且精者難哉今春信說論語二字約而詳不失其叙雖不及簡精然可免延君之譏可以嘉焉他日春信講子思之書則中庸二字解不偏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考石氏輯畧幷取朱子之說其簡精眞實得于心味于腹而能知能行也庶乎至於遠大是我所期也可以祝焉

右講後翌日書以授之須為勸學之警可也

林羅山文集卷之六十四終

口誦出然罕見其醜可以嘉焉唯欲其不冗不俗不倉猝不輕菲而其用語使事借故迹之優如乎胸襟以潤于目下揚于毫端且經史子集在其手者輪扁之心豈外哉八月二十一日

嫡孫春信講論語名義大槩

丙申七月三日聞向陽聚生徒十餘輩使之說朱子集註論語各探鬮為之次序春信可諳誦論語名義而我招之于塾諸生侍坐聽者同在席既而小童捧書格論語在其版面春信今年僅十四歲對格開書即微音唱論語二字乃述云元儒吳程據漢藝文志以為論撰也次也聖門弟子撰次孔子問答之語故名焉於是其所及何晏之所序皇侃之所疏陸氏之所音釋柳宗元之所議邢昺之所解皆粗述了卒歸于程子之所定斷且首篇孔子語次不載顏子語孔顏一體其間毫髮也而載有子曾子語則彼門人所崇有子曾子之證也雖有魯齊古之不同到鄭玄考三論而合之行于世者是也朱子亦從鄭本也　本朝昔應神帝時百濟國王仁齎論語本文來貢以獻是典籍來自異邦之始也爾來王公卿大夫諸儒博士乃至士庶人讀之者悉皆無不從何晏邢昺之注疏其後朱子集註來自宋國朱子賢人而集諸儒之大成寔是學者之大幸而闔國之所受教也聖道之所以行于後世也朱子幷學庸孟子以為四書大明太宗皇帝以朱子得聖人之心故命名儒四十餘人本於集註分附諸家說為四書大全播於天下又按古人多指論語以為傳雖然此書在九經之中久矣中庸序稱其見於經曰允執其中云云是堯曰篇之語也趙岐曰論語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襟

輩勿怠勿倦是孝而已父母在不遠遊歐陽詹之遊韓子不以爲不孝況三閭大夫之遠遊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然臨軍無勇是不孝也況太伯仲雍之斷髮乎富有天下可謂孝桀紂不孝也貧如顏閔欠其親養不爲不孝也故富貴之榮不可換鳧藻貧賤之憂亦不可改鳧藻威武之犯亦不可屈鳧藻所謂悅也慶也樂也不在外故也哿哉考槃爲之向陽演之我家之棣棠我庭之紫荊愈待騰其茂聯其芳而碩大滋蔓益多實多子是其所以介我眉壽者也昔龐德公遺子孫以安我今遺之以藏書萬卷乃是家訓也曾子曰傳不習乎我旣傳之爾輩所宜習熟也然則我所悅爾所慶父母昆弟相共所樂不在茲乎與考槃肯讀此文字可以見張仲孝友于今日不亦豈弟乎

正保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示恕靖

書鬼神易畫人物難人物所常見而鬼神未曾見故以形似則於人物見其拙而醜於鬼神見其奇恠異狀以爲須如是也詩之絕句短律則世俗亦有所槩見故其醜態見焉以李杜之法蘇黃陳之風論之則雖小絕小律不可及也雖然世俗有所議于其後以其拙醜易見故也是以或稱古風或稱長篇以呈出焉中華人尙然我朝亦有如此之輩熟視則不古不今不律而出自口皮邊其胸界榛塞不曾知用語使事借迹之法故其惡欲揜而愈顯其醜欲藏而益見如以犀革裹南官長萬而至于宋歟如此之古風長篇不作而可也古人取一絕句之意作數百字之文者有之故達者短亦可長亦可古亦可律亦可譬畫鬼神人物者氣勢精神共至豈翅形似而已哉方今二篇古風雖任

與考槃筆相共追逐我讀之所喜不少如螽斯之不妬好賢而不忌才不媢技如芣苢之宜男授職而不多患不乏器如春酒不合歡奉父母而承順焉則惟孝友于家施于有政何往而無不利哉家者國之本而身之所安也所安不在外而在我故曰仁者人之安宅也聖人之志雖在虞韶夏時殷輅周冕然公言之則唯曰我從周是故其作春秋書王正月是尊時王也不曰弑而書公薨是諱國惡也曰昭公知禮是不欲言君過也遊諸州竟歸魯是不忘本也遲遲而行是憶父母之國也曰魯有君子是美其國也生乎今不可以反古在乎此不可以慕彼雖信美非吾土則奚覓之哉焉知彼一邦猶吾大夫崔子而不可行哉矧於我不有如崔子者乎且以吾准乾其見飛如何哉夫三葉之郎潛龐眉非奚之愚乎謂之勿用示可也而無貳

爾心非寗俞之愚乎而確乎不可拔企而庶而雖不著潛夫論然我曾有媒妁而兒輩有樹諼于背豈其潛乎哉彭澤之潛魚願深眇無由逃豈其果潛乎哉潛飛有時見躍有地庶乎善變焉不可以變鳧脛續鶴脚也不可以變葉縣之仙舃也不可以變海浮屠之野鴨也方外宜擯斥拒絕之可也易首乾坤詩始關雎書載禹娶塗山禮記昏義春秋書伯姬叔姬之嫁雖有小大其禮一也則以爾所生准坤亦不爲僭也一家鳧藻皆基于此實人倫之始也故大學之道齊家之法引桃夭之詩宜哉與芣苢之詠可以繼和焉且喜既有孫自今益得有其孫之曾之仍之雲之繩繩綿綿焉考槃亦它日宜然然則斯文之不喪此道之不絕擘一方之聾盲起千古之廢疾鍼衆技之膏肓而壽聖脉于無窮傳道統于不朽吁吾老矣愚益愚乎二子

唯以人事飲藥達針而愈可以喜焉舉在晁藻之中者耶詩云夙興夜寢勿忝爾所生亦是自學習之中所由成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兄弟怡怡皆此所怡悅晁藻復在其中歟惟其以之可語向陽軒相共講磨焉 甲申臘月二十二日

晁藻文示男恕

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不曰悅而悅在其中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不曰慶慶在其中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不曰樂而樂在其中去秋於向陽軒得其弄璋於我爲之含飴時我橋梓從官使之後入洛共賜兼金今冬復生孫振振時向陽軒始受廩給之賜昔仲尼產兒時魯侯餽鯉魚榮其賜以名其子不亦幸乎先難而後獲豈微祿是嫌也君子不素餐久矣我雖愚於虞然闔國混一有可之之秦耶雖繫匏於一處然半百年來無如佛肸氏之輩中華逖遠矣何去父母之邦哉天智文武世既往矣延天之馭寓亦未爲盛況其後乎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所戒也故學者貴知時是等皆平日所雅言也今何贅論之昔張儀蘇秦在戰國之方般或爲從長或爲衡長共佩相印衆疑其爲丈夫孟子謂之妾婦之道東方朔謂使彼在漢與朔同列雖欲爲匹夫不可得也昔漢代二百年王侯將相富貴威權幾多人而骨未乾名早沒唯子長獨擅美於後世況孔孟不逢時而垂萬世之敎于天下及異域而與天地共悠久無疆乎何弗豫之有哉今我得振振之兒孫彼則致眉壽之祝且悅且慶其樂何外求哉考槃作晁藻文以喜我無恙母快氣其身瘳目疾既而向陽軒演之敷之作演晁藻文其所援用事迹博洽可以喜亦

長朴膽可喜焉孟堅修之爲約譬如飛燕痩楊妃肥相共不爲不美乎劉昫拙而繁冗宋祁修之反約然其闕略不備不如舊史之詳而不漏乎譬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乎遡焉則堯典命羲和簡而有法最不可及也後世月令其註疏歟雖然夏小正之類亦詳備不可謂繁冗矣善綴屬者詳亦可也簡亦可也學亦宜然故冉雍居敬以行簡顏子博以文約以禮曾子守約而養勇余所願則考槃之博約敬簡若是也豈啻詞章之習而已哉方今焉顛既戴積雪我有焉戎眼不眩落暉爾有焉欲其聰明皆是常人情也爾不可不保養不可敢毀傷也余所願則亦如常人就中其所見唯如文王之望道如伯夷之不見惡色如顏子之四勿而瞻之在前是余所最鹿幾于考槃子也鳧藻所言有三喜固宜矣余加之以喜又多所喜則我老有見孫如蛾子時術也考槃之强記好屬詞聯文殊慕聖道也餘何求哉富貴是人之所欲也有命不可求而致之功名是人之所慕也有時勢不可謀而成之何怨天怨人乎唯喜其爲善耳勉之努力亦孝也富貴有天下孰加焉舜孝也武王孝也貧賤在陋巷蘆絜周身孰加焉顏子孝也閔子孝也菽水之歡亦是曾子之孝也一喜一懼亦是聖人教世以使知父母之年然則於鳧藻我見其孝之有喜歡歟於是乎益所庶幾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則其鳧藻即是衆悅也我所學似岷江出自雍口爾輩達于漢入于楚漲此文之波瀾于無底傳此道之派于不盡也亦是非不願它後之喜矣程珦雖不老蚌然產明珠遂追尋聖人櫃玉近道統之光其聖善有與鬼扇與鬼槌之語可謂女中之丈夫而今爾輩所生向嬰瘧時不諂鬼不禱神

也瓠與壺同彼於失舟千金不換是時矣哉此於藥鼎而實之是昏惷也可笑也認僞爲眞衒新爲舊鬻良雜苦敗素假紫豈翅其口二價而已哉什佰倍蓰千萬至不可量也人不可不知其價而被欺被惑被溺被譸張幻眩者滔滔漫天不亦吁乎世之無人兮莫已知也雖然何求價乎詩云匏有苦葉時未至則不可以涉也唯庶乎玉汝于成而連城不可易焉方今偶見一壺千金之語叨叨任毫盈楮守勝宜思憶之可也孔子曰用則行捨則藏又曰吾待價者也我家牙籤既授與者數千篇而年富書富與蘇氏之子大有庭徑只願無如武伯有其憂而有可以勸學遂晦庵也是父母之意也口占一首幷書之

文字江河筆不乾一壺代筏卷波瀾梅花枝上報春鳥園裡深衣加鶡冠

寛永十九年季冬二十六日立春後八日

鳧藻文示男靖

余家之考槃于作文曰鳧藻記其喜也所喜則所生母痁疾快復匕茵如恒余齡踰六秩無它及其已眼恙良已銀海生輝也余亦喜甚且讀之喜其博贍猶進而不已到于精約夫博約兼該即顏子之學也文詞亦然余讀之至爾則不赴于濠梁而知魚樂不窺九淵而見龍躍不登醉翁亭而知禽鳥之樂不入巴園而覺橘中之樂不涉蓬萊嶋而驚巨鼇之抃栗里人已千歲矣木欣欣於今日杜陵翁久矣欣欣物自私傳說自昔所覓望矣霖雨膏之欣逢于當時不翅若是之類而已其孝愛之所在奚愧哉雖然周公之功曾子之行是臣子之職分所當爲則孟子謂之可也耳且論綴文則子

之教子歟思而敬則轉禍爲福也函三子所說已備矣　本朝自神武至光孝史之所記昭晰矣後世乏史不少槩見焉況於天文道技乎聞花山帝病狂逃宮出過安晴明宅前日既暮晴明避暑仰見大驚曰天變急天子避位帝聞之走過又聞某博士逢謂隱匿副元帥平時賴微服巡諸州偶到其檐下博士語妻曰某星忽見是何事也執國權者來此時賴掩耳而過它日召博士乃洗寃執奏回焉尚有若是之屬吾未聞之耳天文道殆掃地歟近世武夫專國士民尚利未嘗有慕古思道之政事何以於曰食可思且敬乎吁日食之變尤可恐天若彼小人不畏天其果如何司天臺無遺址視祲職掌廢失久矣是誰之過乎願得義和甘石之輩而論天人同理之道

讀鶡冠子示男靖并詩

昔蘇氏之子抄漢書父軾悅曰貧兒暴富也今守勝馬門于聖賢之書之餘力繕寫鶡冠子手自校讎焉不日而畢我想此書有異言奇語乎雖韓柳嘗有一見之則賢乎己歟就中膾炙人口者賤生於所不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誠哉是言用與不用不翅在人而已繫時俗嗜好者亦有焉繫土地物產者亦有焉褒斜民採牡丹以爲薪崑山之下以玉抵鵲南人不用車北人不用舟不繫於地乎吳王之於劍客楚王之於細腰衞侯之鶴乘軒而陳朝之石封三品不繫於俗嗜乎百里奚愚於虞智於秦非用捨在人乎故莫邪之補履不知針也驊騮捕鼠不如猫兒也食前方丈不如蕪蔞亭荳粥也于時于處一壺千金宜哉塊視金玉秦之奢也鼠璞不辯人之暗也斡棄周鼎寶康瓠時之愚

函三子晒書別墅六日之間賦詩屬文若干其中有見開板大藏經文余一覽之想夫英銳之氣尖新之語蓋弱冠髫年之勇爲也亦如余之昔歲矣可以嘉焉雖然異乎從浴沂者之氣象歟不同于不逸祖裼於我側者歟吁時勢如何哉昔　本朝未有藏經浮屠最澄始書寫之後展轉繕寫且有自異國貢來有我求于彼以得者以王公大夫國司郡吏乃至黔首崇信浮屠殆踰一千餘年彼徒占山林以爲己有混祖神社稷假而不返日富月貴累世侈大寺多黨連妄自尊大遂使聾盲不疑恠百姓悉爲奴宜哉大藏開板之擧也胡氏崇正辯今見之於函三子之筆雖然時也勢也可以知焉危行言順可不思乎聖人有巽與之言有謹嚴之筆故於陽貨嘗曰將仕然竊玉弓則曰盜是函三子所常讀而知也偶書以示誨

七月三日

又

吾不願爲洵也爾其於轍也豈敢哉吾設不爲珦也爾其於頤也豈不敢爲哉爾共努力昔蒼姬之全盛也星運之靈山川之秀陽和陰精之鐘聚於人物也隨也騧也列于八士迹乎邃遠哉吁濂谿今焉在哉吾願攜爾以行吟風弄月而歸何別覓彼哉通書太極圖說旣在烏皮

讀男靖日食說

或曰日食無驗乃史之過也言曆書日食而不食不書日食而有食共是史官之失也蓋其天道之常而不以爲變也余謂不然春秋不書祥瑞而屢書日有食之是爲變也天之示戒猶上之令下父

又并詩

我家考槃弱冠天性恬靜不求聞達唯好讀書以通大義頗涉經史且吟詩屬文常不離膝下我及嫡男向陽官遊有年彼不介于懷數歲之間執事者屢勸筮仕然不肯聽丙戌之年季冬九日俄有命令參府因强使祝髮更名春德乃提携共赴焉擧營皆注目即知其爲我子向陽弟也於是源羽林源拾遺阿豐牧阿對牧招之黑木書院以列居羽林與豐牧相揖遜羽林告諭疇昔奉命春齋既善仕加賜俸祿且宅地先是與我久同居故也賜右近廩穀以爲年支月支申謝而退考槃未執謁然聞其名而及此蓋希世之擧乎雖菅清公之受學問料不能過也惟夫薙髮者本朝中古以來之習俗也聖人猶其服也鄉何不從今哉韓昭不足言焉如瞿曇螺髻觀音寶冠文殊紺髮乃至達磨赤髭師範鳥頭彭洪垂鬚則浮屠未必剃髮也如泰伯虞仲仲雍胥餘之隨時世李耳之蓬累同室救鬪之被髮則古人未必不有時而脫冠也故學者要知時若夫伯成子高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之何知時歟我聖人之從周即是從今也溥天率土莫不率俾以官事毋盬也嗚呼不可逃天下之大戒者忠孝之道也愼哉懋哉耕于莘之幡然不可不思焉封于留之從容亦不可忘焉

口占一章

文苑儒林有冠童治平幸遇軌倫同縱然不得用章甫姬國曾傳泰伯風

正保三年丙戌季冬中澣羅山叟書于武江城畔之小塾

又

緒得其所授者二程子也伯子二十二三歲著定性書示論橫渠古今言聖賢心者未有過此書也叔子十八歲作顏子好學論古今言聖賢學者未有過此論也其他少年英妙之輩雖不爲不多碌碌不足數也夫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到老不變叔子所云其本眞精其未發則五性具其動而七情出云爾是到七十餘歲亦不可移易故十有五之志至于不踰矩而不改焉是聖賢之意歟方今春恕守勝讀書記言年在志學而立之前可不致思乎今茲一二日又明年逝者不捨晝夜庶乎學與年共相長也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勉哉

衞武老猶戒況乎養正蒙請看賢聖意日日斂成功

寛永十九季冬二十九日

又
幷詩

守勝平日節飮食愼起居我甚不憂邇日胃曉小腹爲祟朝聞平復我心平夷夫肉食者被酒者則中熱而膓剛故飮寒冷亦何傷哉素食淡飯者小戸者內柔脆而邪犯空竅故于寒于濕熱亦有傷乎世上兒童疾走奔波于要路者亦氣張與邪相拒故未爲祟且其生長慣于水土是東人之稟賦歟今況不服其水土乎鄭入之在韓原而濘而蹶以此乎於人亦然不可不思之絶句一章且悅且警益使其思聖人鄕黨飮食之節而知其所愼在齋戰之列云而已幷可以語春齋

頤養尋常煖與寒早聞痛止太欣歡永鉛龍靜河魚腹一粒陽丹嘗即安

癸未四月二十六日

文寧拙毋巧寧質毋飾卿曹爾以古今之文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文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然則能文之人必噫而不從乎夫君子曰太史公曰云者病於失明辱於腐刑離騷發自湘纍寓言放自不遇潮陽之貶緣於逆龍鱗柳州之投荒坐黨於王伾文之累人其如是夫文之窮人亦如是已已而好屬文何也斯文而已矣非吾所謂文也斯巧而已矣非吾所謂巧也拙中有巧質中有文謂文奇正謂之彬彬不翅下筆而已故仲尼美堯曰文章煥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貢曰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不翅是已伏犧假觀天文俯察地理天人一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文之道大矣哉建天地于毫端寫古今於帋上見聖心于片語是我情於一句不亦可乎雖然仲尼有文莫猶人之訓教文云哉有餘力之學亦文云哉卿曹可致思也若夫我所謂巧者至爾力也中非爾力也宜思之以揮筆歟子路曰請益曰勿倦

又

濂谿之主靜也二程之窮理也考亭之持敬也是等儒先之所用其心於聖學之工夫功效者也學者汲濂洛之流而泝洙泗之派而可也讀書者覩聖人于羹墻則千歲猶如今日勉哉

寛永辛巳夏道春涉毫以示守勝

又并詩

孔顏曾思孟以來世無眞儒廣川醇正雖然挾災異之術昌黎發暢雖然自文字而起其間異端乘釁而出孔孟之道稍衰矣痛哉天之未喪斯文故趙宋奎運之際斯文又起有周子者出接道統之

永言而歌之其所歌在于音聲音聲何外求乎其所說在于詞句詞句亦無他也皆在一心而已千歲聖賢之心靑春白日昭晰矣哉脩之身齊之家則所謂父母其順矣乎余亦云

癸未太簇二十三日紅燭下涉筆

告男恕以啓劄事

向陽生慶我以七秩壽之啓劄其竭力之不苟有在焉夫惟漢唐以來爲臣子者曰上疏曰上表曰啓狀大抵多駢儷之語世號之曰播芳所謂宋播芳元播芳者皆此體製也古人稱之以爲駢四儷六錦心繡腸四六八六錦上攅花其所追慕而賞至於如此歟昌黎厭六朝之弊嫌唐初之俳起駸駸以反之正復于古故爲古今文人冠冕況又於其平生任我道乎雖然有時乎造儷語陳後山以昌黎析木天街星宿淸潤北嶽毉閭神鬼受職與魯子固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不以爲輕重我讀六經其間不能無相對之語譬諸風行水上成文曰漣是風水無心干成文則自然之文也聲成文曰音則自有節奏言語之成文亦然故渾然之中自有文章煥乎既有文則何不有駢儷乎然非若後世巧飾費功仄平逐句之流也向陽生注意於此我不可不告諭之且按禮古之臣子獻祝者唯言萬壽無疆言黃耇鮐背言南山之壽不言其他蓋敬之至也今所呈啓札援尙養老之事亦見其所無不敬乎可嘉焉

壬辰正月十一日

與男靖七篇

六經尊閣之也其它文不文文哉文哉鄕曹欲屬

知也歟然　孝子　神孫之感格于祖考者非他人之所議也閭國治平可以慶焉人心之亂不亂唯是神可以知焉敬哉

具瞻精爽與天通朱閣巍存　東照宮初夏中旬靈庇蔭颯風偃草肅然風

示男恕以講詩事　寛永二十年作

聖人之爲詩也豈徒哉黃鳥止於丘隅則知其所止蓋言止於至善也伐柯其則不遠則知以人治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知父母其順矣烝民有物有則則知其知道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則知夫仁不可爲衆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則知其能治國家也賜也言詩而進于講學商也問詩而至于禮後鯉也聞詩而訓可以言子思援鳶飛魚躍以見道之費隱据無聲無臭以表天命之性聖門之論詩如此孟子亦表示多矣季子於鄶以下無譏焉邵子以爲刪後無詩然則其餘乎奚論焉齊魯韓有名而不備唯毛鄭訓故于漢穎達義疏于唐敎授於世逮朱子集傳出而后群言廢矣可謂得比興之本旨合詩人之原志而其間讓訓故委曲于漢唐註疏者往往不能無之則有不盡釋之者是以解人頤者不可不以并考也往日春齋講詩本之于集傳參之于毛鄭穎達之說窺六義之源折諸家之衷要之欲使言者聞者共歸諸思無邪不亦可乎是兩歲會官事毋盬校讎氏族而不遑退而私講今茲正月公私隨例賀禮紛冗氏族之事未督也暇日起廢開講座來聽者稍多吁黃鳥之綿蠻睍睆與唔伊相暢山林之花在六經就中正而葩者不在茲乎翌日所讀漸至小雅末勗而不已商魯頌何遠哉嗚呼文武周召之道

一品前大相國源神君也先是 尊像安置於知恩院方丈室中而今住持靈巖和尚相攸于堂左高處新營廟宇以奉崇之以爲報謝之萬乙其志可嘉余弱冠之後三歲始奉拜 神君自爾承恩眷侍讀書其德澤終不可忘也於是謹獻石盤於廟前聊擬芹暄鹿幾使瞻仰伏拜之群衆不啻類面濯手而已淸洗其心而永稱神德也

詣東叡山幷詩

四月十七日赴上野別業是日終霾午時前肅詣東照宮是原廟也初藤堂高虎請造立之近歲降台命鼎造以爲輪奐按日光山就其葬處建塔別營一宇謂之廟 勅許賜宮號且營內亦有之楓山亦有之皆巍然譬如平城有春日社長岡京有大原野平安城有吉田社乎以便于近故也方今尾州紀州常州水戶江州坂本三河多喜同州鳳來寺加州因州備州藝州奧州等皆有此原廟盖其國守雖媚于上旨復是浮屠者所私所利其費不知幾千億也十倍于壓糟鄙俚之叔孫通也姬姓諸侯在其國祭己祖而不得祭文王曷爲不致思乎所謂原廟者非先王之所爲也叔孫通之所奏議而創也奈後人之貶何哉於是詔天下建高廟以崇祀之未過百年以民不堪故廢而不祀方今之時諸方原廟光彩煥發其所領者封戶嚫金尤夥多也雖然古來有驗諸大社久及朽壞者未曾有省顧焉何哉夫日域者神國也靈威之不勝于武人則神不神也獨有伊勢內外宮效于淸廟茅屋之制是可尙也其二千年來二百餘度造替不如此宮一兩度之經始也吁東隣之牛不如西隣之禴 神君在世常用儉約則其歆享未可

尊閣聖像也乎內氏始運巧呈力可謂奇矣亞相自書先聖殿三大字以爲額乎內雕飾以揭之可謂壯矣亞相屢來遊見而嘉焉僉云東州州學之權輿乎其後一日　幕下枉　台駕入殿內以褒而稱善即座命余講書典乃蒙恩賜只是稽古之力不亦幸乎於是我道之將行也可以待矣乎內氏荐乞書此事故任筆以授之

台駕入先聖殿

寬永十年七月十七日

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左大臣源君肅詣東叡山東照大神君之原廟其還寄　台駕于道春塾入先聖殿見聖像及四配位甚嘉焉乃坐殿內茵彥根少將藤原直孝古河侍從藤原利勝河越侍從源忠勝等從在戶外其餘從者多皆列于庭道春獻嘉菓時　命曰五經之內當讀甚書道春執床上所有之堯典進而天威咫尺講誦數行畢置于書床而退於是賜白銀五百兩于道春拜謝而退于戶外又賜時服三領于永喜亦拜謝而退既而台駕出

聖賢像軸 寬永十三年作

寬永丙子季冬朝鮮信使通政大夫白麓任絖通訓大夫東溟金世濂通訓大夫青丘黃戻來聘叩之則僉云東溟者儒者也故以吾家所藏聖賢圖像二十一幅請書于圖上於是表出古語幷舊贊副其軸以遣之金世濂遂書而返之足以爲家珍聊記焉爲他後之證矣

石盟盤戲知恩院 寬永六年作

奉獻上石盟盤一枚者所奉爲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四

雜著九

拜尾陽聖堂（寛永六年自京赴東武時過此）

己巳十二月六日赴尾州奉謁亞相時亞相在成瀬隼人正宅是隼人爲竹腰山城守壻故設饗應云云未刻亞相歸城余亦從入焉坐定而後拜孔子堂蒔繪塗小厨子形如堂在奥有金像堯舜禹周公孔子安其中前有机机上有籩豆俎瑚璉犧尊雷尊等其前有方机机上有筮筒卓龜背上又有香爐等左右壁畫五色樂器具其聖像厨前垂金襴帳其堂有兩扉築石爲基高於地四五尺許堂下有花塢數畝其傍有文庫書籍殆及一千部及晩侍于食前海陸膳羞多矣且賜芳茗秉燭有樂五麞太平延喜青海波越天新鞣鞨亞相手自彈箏樂闋余辭去於是使者山田次太夫來余旅宿賜白銀若干

武州先聖殿經始（寛永十一年作）

武州先聖殿者文宣王之廟也余嘗獲賜其地而開其基時尾陽亞相崇儒之餘爲余命匠師平内大隅某以營搆此殿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輪奐翬飛不日而成其制異他非若尋常宮室之例也我朝昔雖聞有其名而如是之形模未之有也蓋

雖減古之書記實錄然其事爲有實乎校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而彼此眞僞亦可見矣

黑田筑州刺史令佐谷五郎太夫來就予讀東鑑不日而終合部及其將歸求予贈言於是不獲已書其少槩以與之

元和三年秋九月上澣

林羅山文集卷之六十三終

迹正親町以南京極西頰今東北院向也此院者上東門院之迹又式部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篁墓西雲林院淳和離宮也又式部受檀那贈僧正許可而入天台一心三觀血脈也初號藤式部以其記若紫卷故改今名或云藤花色紫故號又時人稱日本紀局一說爲時作源氏而式部筆授云云

東鑑考

東鑑一部五十有二卷自治承四年至文永三年合八十有七年此中壽永二年建久七年八年九年嘉祿元年二年安貞元年正元元年無之此間廣常伏誅賴朝卒去政子死去賴經元服等事蓋脫落

東鑑未詳誰撰蓋北條家之左右執文筆者記之歟此中北條殿請文下知書狀等皆書平姓而不書諱又其廣元邦通俊兼等之筆記亦當混雜而在歟三十四十卷以後者其文多畧且有重複誤出者焉

禪僧義堂在鎌倉時町野氏來令義堂見吾妻鏡此事在空華日工集然則吾妻鏡者町野家之所讀習也御成敗式目亦町野之所傳授云

吾妻鏡名者指東國云吾妻日本紀日本武尊東征時悲橘姬死而向東曰吾嬬吾嬬與吾妻相同又以鏡名書者　我邦有水鏡大鏡增鏡等今此書爲關東之鏡戒故號焉蓋是相似溫公之通鑑范氏之唐鑑張氏之帝鑑等之名歟

我邦自神武至光孝有書紀實錄然宇多醍醐以後無書記纔有假名草子及倭歌書而國家之治亂君臣之興廢不知十之一二中間雖扶桑略記出然多涉浮屠氏之妄說不足觀之獨東鑑文章

以爲足利學校什物余嘗得見其書亦可嘉焉又案師錬釋書有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彼聞篁世儒有文名而引之推入于浮屠以爲附會而誣世而已

高雄僧眞濟事考

按朝日峯大鷲峯高雄山龍上山賀魔藏山此愛當山之五峯也按橘廣相高雄山鐘銘序云愛當之山神護之寺則高雄爲愛當之一峯明矣眞濟俗號之曰柿下紀僧正天安帝不豫濟侍疾加持而遂崩濟既失志且俗傳稱濟見染殿后而惑其色死爲天狗即是愛當山太郎坊也俗呼魅爲天狗愛當寺緣起曰此山有榮術太郎云

都良香卒年考

三代實錄曰陽成天皇元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乙酉文章博士從五位下都朝臣良香卒云云按元亨釋書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亟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余家有都氏文集不全然讀之則其博洽可以見焉誠是本朝之儒者也託之神仙者後人之妄說歟遷怒于菅相亦誣矣

紫式部事跡考

紫式部者鷹司殿（從一位倫子一條左大臣雅信女）宮女也相繼而陪侍上東門院父越前守爲時母常陸介爲信女也其祖先者閑院左大臣冬嗣次內舍人良門左中將利基中納言兼輔因幡守雅正爲時也後嫁左衛門權佐宣孝生大貳三位辨局撰狹衣舊

曰雲濤萬里最東頭射馬臺身玉署秋無限鳳城爲粟國幾多分界是亶州取經海底開龍藏誦咒空中散蜃樓不奈此時貧且病乘桴直欲伴師遊顏萱送之曰師來一世恣經行却泛滄海問去程心靜已能防渴鹿鼙喧時爲駭長鯨禪林幾結金桃重梵室重修鐵瓦輕料得還鄉無別利只應先見日華生圓載謂顏萱曰舟人遇鯨則鳴鼓又曰日本金桃實重一斤又曰以鐵爲瓦輕於陶者故萱詩中及此矣廣脩最澄共是道邃弟子也圓載者廣修弟子也而其名播于唐國與最澄空海相齊惜哉其與皮陸唱和之詞章不傳於後世況於挾儒書乎

仁明天皇遺詔考

續日本後紀云嘉祥三年三月帝崩遺制薄葬綾羅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云云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云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悛後房內寢之飾飫宴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歛爲之滋起於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云云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蓋本絕之所褒有太過乎相公豈妄言哉

小野篁遺跡考

小野篁者岑守子也按東州武人之諸氏出自小野姓者不少蓋岑守父子任奥州太守時其種類遺留者歟又足利學校世傳稱篁之所嘗居也後爲學舍而居此者教授年久其牌記曰先生焉其流風可以觀也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五經注疏

欲以相公爲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人而許之養之勸學研覃天才日新是即菅丞相也佐國謂此說之趣是非不測〇羅山謂世俗有北野天神緣起皆如或人所說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彼以此人爲累世儒宗故恠其所生以誣之爲神佛之依托而已

紀名虎卒年考

續日本後紀云承和十三年六月己酉散位正四位下紀朝臣名虎卒按俗說惟喬惟仁爭位賭勝負時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未生何有名虎撲相乎其僞可知

僧圓載入唐考

按宋僧贊寧高僧傳云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姓留氏早預道邃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止觀于郡齋云云六學僧傳據焉開成三年當承和五年也與圓仁入唐同年也又按唐詩類苑詩雋類函云陸龜蒙聞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以行更作一絕以送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舊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又奉賀圓載上人歸日本國云老思東極舊岩扉却待秋風泛舶歸曉梵陽烏當石磬夜禪陰火照田衣見翻經論多盈篋親植杉松大幾圍遙想到時思魏闕祇應遙拜望斜暉皮日休送之云講殿談餘著賜衣椰帆却返舊禪扉貝多紙上經文動如意鉼中佛爪飛颶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家山到日將何入白象新秋十二圍又重送之

爲是矣

又

玉芙蓉者玉盃承露也春按扁鵲所謂上池水本草所載半天河蓋亦此類也水之不墜於地上而在天地中間者皆是也豈唯竹籬頭而已哉地上皆天也是尤爲仙人之藥者欲服上清之液氣歟春將著多識諺解因聊及此

又

錢起歸雁詩用來字按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鴻雁來鄭玄注云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陳澔集說云來自南而北也仲秋之月鴻雁來鄭玄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陳澔集說云孟春言鴻雁來自南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鄭注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陳云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季冬之月雁北鄕陸德明曰鄕音向馬氏曰雁北鄕則順陽而復也文選四十五漢武帝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注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雁來道春按右所云則雁來雁歸共通南北兼春秋而言之亦無害矣

菅亟相誕生考

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菅丞相生掃部頭大江佐國元永元年八月七日記云或人說曰菅原院者參議是善卿之宅也昔日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六歲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之子奚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

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中州集亦有滿簡清風削宋年之句由是觀之已酉者金亡後十五年也晦明軒亦但題甲子而削蒙古之年號者乎

又

按嘉祐補註序曰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馬志曰英公李勣序曰鉛錫莫辯乃知似以志約序爲英公所撰時序也又按此序云五十四卷禹錫引英公序云五十三卷時珍云李勣所註本草七卷謂之英公唐本草又蘇恭與長孫無忌等所釋本草五十三卷謂之唐新本草孔志約序云云復乃知此序已前別有英公序也此亦不同當重考

右三篇因野三竹求以考之

三體詩考

或曰說三體者以初唐合于盛唐爲一體中唐爲一體晚唐爲一體謂之三體奈何余對曰唐詩以時言之則有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以人言之則有沈宋體陳子昂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高適體孟浩然體岑參體王維體韋蘇州體韓柳體李長吉體西崑體玉川體元白體杜牧體張籍王建體賈島體孟郊體杜荀鶴體等評詩者亦曰學詩取漢魏晉宋及六朝詩次取沈宋王揚盧駱陳拾遺詩次取開元天寶諸公詩次取大曆十才子等詩次取元和之詩次取晚唐之詩又取宋朝諸家詩皆共熟而參之可也由是見之不可取初唐而合盛唐也今三體詩有宋之問王勃沈佺期杜審言崔顥等是皆初唐之詩人也故知以五言律七言律絕句爲三體

以舊說及衍義而言之也子之向所云不亦贅乎曰然雖然鄭康成漢人也注周禮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氏䟽引劉向說云子儀本草經一卷由是觀之漢人既以本草爲權輿于神農也明矣左思晉人也賦蜀都之藥草而云神農是嘗盧附是料杜甫唐人也詠本草所不載之草而云神農曾不知韓愈亦云炎帝還書本草經然則自漢晉唐悉皆以爲本草自神農始彼帝王世紀晉皇甫謐所著也未知據何書而云本草始於黃帝若其神農嘗草而知藥黃帝亦有此事而後賢哲相繼而著述之筆之于書曰神農本經曰黃帝內經者後人所爲也是未可知也如雷公藥對雖爲黃帝臣而北齊徐之才潤色之題曰雷公藥對亦一證也嵇康曰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今按此語載本草經而固有之則康亦以本草爲神農作是一證也故今本草之權輿以神農爲定云

又

晦明軒序曰泰和甲子下已酉云云泰和者金章宗年號也元年辛酉四年甲子也九年章宗彼殺而允濟立其後宣宗哀帝末帝云云元太宗滅金當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於是金亡其後已酉當宋淳祐九年元定宗四年自泰和甲子至已酉計之四十六年也今按晦明軒金人也金亡後不欲事元故不記宋元年號但記泰和甲子下已酉歟蓋此人嘗事章宗故殊表泰和而懷舊也古人有此例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秦少游云陶淵明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

而滋彰如岐黃彭扁誠有大功於醫道是以並稱擧之然不可謂無深淺矣若否則必招仲尼墨翟並稱之誚而有孟軻楊雄兼擧之誹是豈與泥于小道拘於方技者容易談哉又按此序並稱岐黃彭扁扁者黃帝時之扁鵲也戰國時秦越人亦號扁鵲史記見趙簡子齊桓侯戰國策見秦武王文選養生論註甚訝扁鵲時世有異史記又謂秦太醫李醯忌鵲殺之如此則扁鵲年可二百歲乎蓋唯世世業醫皆號扁鵲耶黃帝時有盜跖周末有盜跖是以類而名堯時有羿夏太康時有羿是以世而號

本草序再考

商輅序曰炎黃時所著云云羅山按炎帝作本草黃帝作內經素問則黃帝於本草似不相關而此言炎黃者何也孔叢子稱伏羲嘗草木淮南子及仲景金匱云神農嘗百草芸窓私志曰黃帝嘗百草由是觀之此乃兼言炎黃時所著歟且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雖有天下而不躬稼稷雖躬稼而不有天下東坡曰北窓幽人臥羲炎淵明高臥北窓自謂羲皇上人然不言炎帝東坡兼而言之然則文人設詞遣語之法是古今之例也縱雖不有黃帝著本草之事亦何不可哉且又想炎帝既始作本草則至黃帝時焉知與岐伯俞附輩不爲商量之哉故其臣桐君雷公亦有采藥錄藥對之遺書則可以見矣言未已有笑于列者曰不見夫寇氏衍義之序乎有曰漢書雖有本草名而不言神農淮南雖云神農嘗草而不言作本草獨帝王世紀稱黃帝使岐伯嘗草木定本草經乃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始然則商輅所謂炎黃時所著則

政典於是因堯曰咨爾帝曰咨汝及命群官之語托爲此書歟可謂妄作若古昔有之則仲尼奈何不述焉自晉人發汲家得竹書穆天子傳逸書以行于世而後宋張商英獲素書於留侯墳中人疑其僞明王世貞稱得短書于古墓都穆稱知孟子年齡于鄭誌族譜此類亦多朱文公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既辨之余於此書亦云焉此序稱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是指本草而爲言耳

又

唐本草序曰時鍾鼎峙云云羅山按鍾當也此言弘景於本草撰緝成言又能琱琢之潤色之雖然其時梁居南方魏在北方天下不一統南北如鼎峙故云時當於鼎峙其所見所聞但知南方不知北方故云闕於殊方如毛公北人也不知梅又北人見紅梅以爲杏花之類是拘於一方也

又

陶隱居序曰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云云按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者流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班固自註曰其語淺薄似依託也農家者流無伊尹而弘景云伊尹播百穀與后稷並稱之是何說也如其割烹則孟子既辯破之以其有鼎鼐之才戰國時横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呂覽馬史承之以爲伊尹以天下滋味說湯王由是醫家亦有伊尹湯液之說其誣久矣向不使孟子與割烹同辨與許行耒耜共正之不亦不幸乎若夫有華之耕乃避桀亂之所爲而已非若后稷之所爲也又按神農黃帝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后稷伊尹大賢與聖不違故此言歷衆聖

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文王辭　所謂彖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云云

孔子辭　所謂彖傳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孔子辭　所謂大象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公辭　所謂爻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云云

孔子辭　所謂小象也

此下至于未濟皆同

繫辭上下　孔子詞也謂之易大傳

說卦　孔子詞

序卦上下　孔子詞

雜卦　孔子詞

易經上下二卷　文王所定

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是爲十翼　孔子所賛也經分上下故彖象亦分上下

或以卦辭爲一彖辭爲二大象爲三小象爲四文言爲五上繫爲六下繫爲七說卦爲八序卦爲九雜卦爲十是一說也

右應井上筑後守政重之求而記大槩也

本草序考

開寳本序曰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云云羅山按屠隆漢魏叢書徐筆洞天壤遺文皆有三墳書此書隱昧於數千年之間一旦出自屠徐是可大恠想好事者見左傳尚書序有三墳之名而胤征引

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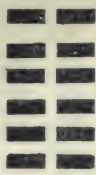
孔子詞也言乾卦之象故云象曰又號大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孔子詞也傳周公爻象詞也此下至于天德不可爲首也皆同又號小象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云云

孔子辭也此下至于其唯聖人乎申釋彖傳象傳之意

伏犧畫

坤下坤上 王弼所加 或云費直所加

餘卦皆效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文王辭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云云

孔子辭

象曰地勢坤云云

孔子詞卦象謂之大象

初六履霜堅氷至

周公辭 餘爻同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云云

孔子詞 爻象傳謂之小象 餘爻同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云云

孔子詞 申釋彖傳象傳之意

乾坤二卦有文言其餘卦無之

震下坎上 文王所重 或云伏犧所重

以先天圖見之伏犧重八卦爲六十四以後天圖見之文王依八卦分爲六十四餘卦效

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或曰薛方山不列告子者何也或疑以浩生不害為一人歟不然是別一人也困學紀聞有告子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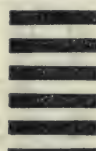
讀孟子大丈夫章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是等說話本於孟子之言嗚呼大丈夫所居所立所行皆由主一主一者敬也故聖賢而豪傑惟夫大丈夫乎

此一篇應井上河內守正利之求而淨書以投之乃裝潢之掛於床壁其淨書罷丁酉之災而副稿幸存

卦爻十翼考略

伏犧畫

䷀

乾下乾上　王弼所加　或云費直所加

乾元亨利貞

文王詞謂之彖　餘卦皆同

初九潛龍勿用

周公詞謂之爻　餘爻皆同

用九　用六

乾坤二卦有之　周公詞　餘卦曰九曰六皆準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云云

孔子詞也傳文王彖辭也彖曰一字漢儒所加

皆欲議朱子而不覺人之議己於其後也余只自幼學程朱書而慕聖賢道故先讀其說而後須曉經旨而已因記之諗諸同志兼敎子孫

此一篇寛永七年撰大學解時作之

又

余嘗見備前少將源光政家藏有石刻大學其卷首曰石經其卷尾曰永和七年歲辛亥王羲之寫于六經閣其本文次序與朱子章句異而又與禮記鄭注本不同也今按是賈逵本而蔡邕所刻石經歟余家藏有百川學海其內載大學石經與光政石刻大學其次序不差又大明管志道所校註之賈逵古本亦是此本也其次序大槩相同其間小異者管氏所私改也想夫賈本石經其久遠未必信焉蓋明儒欲議朱註而妄記之者乎然則此石刻亦是管氏之徒取拾義之舊文以爲私證之一助者歟此本載論語顏淵問仁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與學海所載及管氏本相同

校四書人物考

羅浮子按人物考於四書可考其姓名事迹者猶有遺焉歟聊表出於左

互鄕童子　陳司敗　達巷黨人　太宰　孔子之兄　蘧伯玉使者　闕黨童子　亂臣十人之中周公太公散宜生等之外可枚擧者列太王王季泰伯予公劉虞仲之傳中何不別立考耶

三苗　葛伯　顚與　舜子商均　師尹　姜女

趙孟　東郭氏

告子　趙岐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三

雜著八

大學異本考

按大學篇載在禮記自漢以來至宋初未有異論而二程始表章之以爲學者入德之門戸至朱子改正之作章句或問且補其錯脱於是有古本有定本古本不分經傳分經傳則昉於程朱宋天子立朱子所定所註大學于學官天下宗之其後門人後學作其說者甚多大全所引諸儒皆是也弘治嘉靖年中王守仁據古本謂未嘗有缺脱而後立致良知之學由是諸儒議論紛紛然尊朱子者守其說而不變慕王氏者談良知而議朱子且又鄭曉得一異本曰是賈逵本也眞古書也雖然二千餘年此本不出而今始得出是亦可疑焉固如許敬庵之所云也余亦不之信也夫皇明諸儒每每所言必欲使當今超過宋朝後才亦多於先代故雖未議濂溪明道而於伊川朱子則或駁之或不滿之況其餘人乎肆口恣言而不措焉王氏門人殊甚且又所論無據則曰發某塚而得某書曰撿某家譜而知之或擬作而欺人或謂見之於某碑碣比比皆如是而後筆諸書以傳於當世附于剖劂然則看者不可不察也今夫二千餘年以後賈逵大學本始出焉知吾儕之不悉信之也此等

是亦可不思乎嗚呼時日用捨存於其人矣
松平越州刺史源定綱粗表出軍書之篇題以請余爲之説解兵者以非余之所知故辭之然請而不止於是考於經書粗爲記誦聞復議以己意未識謂大方之人何耶雖然只從臨事好謀之聖言而受開國承家之君命必其在刺史之功者耶豈小補也哉
元和五年孟秋二十五日

林羅山文集卷之六十二終

王相之說起自風后之孤虛書及范蠡之占歲此其所流傳未可知也則豈又可悉廢哉　本朝之古能學天文陰陽推步風角歷數者雖見于國史姑舍是天曆康保之間陰陽頭平野茂樹陰陽博士道光最名于世又吉備丸七世之後賀茂保憲傳陰陽于其子光榮授天文於其弟子安倍晴明皆善精其術吁近代何其無人哉今若欲問時日猶如與瞽者論日喩歟今姑以不避陰陽拘忌者枚擧之夫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宋武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慕容氏甲子者紂所亡兵家忌之後魏武帝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勝遂破賀驎鄧屬以六甲窮日理兵以敗劉均劉裕不避折竿沈幡之凶兆以擊盧循而走之皆是太公折蓍毀龜之遺意也耶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拘忌益深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然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顏之文雖繁以其切于時日故不能不載焉且夫尉繚子善兵者也然其言曰黃帝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是以李筌曰有黃帝之道雖無符亦勝有蚩尤之暴得符亦敗觀此則黃帝之世雖有遁甲之法星曜之書而其爲攻戰之道亦人事而已矣善哉孟子不云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則言盡于此而已耶然有道于此亦一理也不知夫康節先生乎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盖曰人未言則有知既言則言有而必行故鬼神敵也

青龍是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也載此等之旗而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茲知古人之旌旗立象舉類而謹之如此唐太宗制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趍歩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李衛公於是以旗之方色兵之分合定爲隊法語在問對中　本朝昔有八旛赤白各四飛墜於筑州宮崎宮崎者應神帝之所垂迹也故號八幡大神及中世天子之旗以金銀飾日月源氏尚白平氏尚赤其末族家家各立幟紋不可勝數也行師者莫不崇此神嗚呼師之耳目在旌鼓豈可忽乎且夫幕者何也黄帝習用干戈誅蚩尤於涿鹿遂邑其阿然遷徙無常處以卒兵爲營衞後世代之以帷幕兵法曰軍幕未辯將不言倦故稱大將所在爲幕府者雖有莫大之説而實取諸軍幕之義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先是楚子有中權之法則計策者坐在軍中央亦可見矣或曰　本朝幕之製度表二十八宿如何曰吾雖未詳其眞僞然陣法既以星配之漢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則軍幕亦宜然夫幕張于軍旅衞于將帥雖取法於星位又何妨哉古人制一器造一物必有所法豈啻幕而已哉　本朝中古之禮式器械大抵習漢唐之儀而其間少用國様蓋隨時隨俗所沿革亦可知也

時日

孫子之論兵也有五焉其二曰天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言用兵者必順乎天時也寒暑者冬夏之時也時制者陰陽四時之制所謂時日支干孤虚

隨其破宜脩之今之革甲牢固經久擐身輕便中箭難貫而其功易成視之鐵甲則其費有省自今以後國郡之甲宜用革因以爲例是以乃知 本朝之中古於兵器之製亦不苟也降于輓近有鐵炮者始傳自番國大明律已立火箇之禁本草綱目亦記火藥之名然其圖式載在全浙兵制及登壇必究等書曰鳥銃曰銅發曰鐵發曰佛郎機曰百子銃曰碗口銃其長短若干尺其輕重若干斤或曰朝鮮國亦異其名其最長大者曰將軍機其次曰火熕炮其次曰石子炮其次曰三眼銃其次曰火炮其小者曰鳥銃其所入筒中之藥有製法彈子有數量焉此器於中華雖未知所起然文天祥所謂砲火雷奔箭星飛是耶乃知胡元之世匡山之戰既有之也 本朝昔之兵書雖不載之而今爲軍之巨器故聊記于此

旌旗附纛

周禮王建太常畫日月復交畫外龍降龍故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 本朝天子之旌旗上畫三光亦象此也禮記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解者曰君行前驅擧此以警衆也青雀習水鳶知風飛鴻則有行列虎則有威貔貅則有猛各象其所見也雀鳶鴻皆畫於旌而擧之虎皮貔貅或擧其皮或畫其狀春秋傳所謂前茅慮無兵法行則持五旍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是亦其義也又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爲軍陣象天也所謂鳥隼曰旟朱鳥是也龜蛇旐旐玄武是也交龍爲旂

賢以誣聾盲抑又妖僧稗沙門之所造乎里俗所云張良馬前占以黄石爲觀音之類也世有靈棊經者相傳以爲張良所作然誠意伯劉基謂非良之所作且夫君子猶疑三略况素書乎而况靈棊乎况復於其餘不足云乎

甲冑附兵器

古者三甲以革爲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鐵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按説命曰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易大傳曰神武而不殺夫兵之不可容易用也見于經如此雖然不得已而用之則何無其備哉故孔子以暴虎憑河爲戒則甲冑爲周身之防亦切矣及戰國時如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荷戈冠冑贏三日之粮又甚哉　本朝昔天照大神聞素戔鳴來乃設丈夫武備躬帶劔背負靫臂著鞆手握弓箭親迎防禦遂洗素戔鳴之黒心又神功皇后伐新羅時爲男束裝適當后之開胎乃取石挿腰而祈之世稱此所以脇楯之作也善相公意見云　本朝戎器强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大唐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由是觀之兵器服之在于　本朝也不亦久乎天平寶字六年勅諸州造綿襖冑二萬二百五十具遣于大宰府其製一如唐國之新樣因象五行之色皆盡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黄黄地以赤白地以黒黒地以白毎四千五十具成一行之色實龜十一年勅諸州鐵甲歷年而皆澁綻多不中用三年一

於水火盜賊怨仇軍陣皆可隱身其咒曰唵摩里支娑縛賀若此之類雖甚多今擧崖略以發彼頭腦有意于此者可不察乎蚩然河圖曰玄女出兵符授黃帝以殺蚩尤王翼之中有術士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則又是一術也歟吁兵者不祥之器而符咒亦不祥不具也不得已而用之亦何快於心哉於是思之　本朝之遂古天照大神取天眞鹿兒矢而咒之曰天稚彥其有黑心耶斯箭如破若其有赤心耶必不中焉遂投之其矢隕自天而中天稚彥之胸乃死然則咒之所由來久矣

團扇　附鞭

團扇者何也主將所執而麾也昔者周武王之至牧野也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八百諸侯皆聽其誓於是遂克商而天下定解者曰旄軍中之指麾白則見遠也其後諸葛武侯與司馬仲達戰于渭濱也乘素輿著綸巾捉白羽扇指麾三軍子美所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乎大元將軍伯顏之下江南也詠其鞭曰雖然三尺無鋒刄百萬雄師屬指揮扇之與鞭其用雖異臨時而所麾其揆一也是武王白旄之遺意也或曰　本朝有兵法雜書云世傳神功皇后始得張良一卷書秘之不傳於世獨應神帝受之帝崩其書泯焉爾來大江維時得此書于唐國傳至於匡房時源義家累世將族也而不知字於是請匡房以國字譯解此書事以聞天子可之以應神之所秘故匡房詣男山授義家此書非三略又非素書別是一書也書中有團扇之事然則此書爲張良所傳則團扇亦張良所爲歟曰否此不足辯也世之無知妄作者皆附託先

通則聞音知吉凶一也耶

符呪

夫兵之有符也不可不察焉無忌奪晉鄙符以救趙漢祖取淮陰印而制楚千萬之衆隨一符之所在則其爲用也亦大矣若夫太公所謂陰符者又深密哉兵法謂之鈐決之符且夫呪者與祝字相通而雖爲祭主贊祝之詞然又爲軍中之密語則非無所由也所謂申叔展之麥麴有山氏之康癸張良陳平之耳語曹瞞之雞肋之屬皆廋隱之詞譬如世俗之謎子歟蓋其機不密則事不成豈可泄乎今夫符之於呪一也所信爲符所唱爲呪方術家謂之越方又號禁架其符謂之丹書所以使令鬼神厭殺人物也東漢張道陵始受老君之正一盟威秘錄三清衆經符圖自是傳其術者召檄鬼神之書其字似古篆不可解也謂之符籙於是攘邪祟除疾病或書符以呪之或用符水而飲之然其惑人亦多矣　本朝自浮屠氏之來而後人人皆信之故役小角泰澄之輩雖以呪術稱于世然本是仙風道骨遊於方外者也而浮屠氏推以爲我徒爾來彼秘密家與陰陽家者流共混同各以其所説誘國俗往往書佛菩薩鬼神之文以爲靈符又唱其稱號以爲陀羅尼神呪其説云用此符者降伏妖恠化爲吉祥急急如律令又云呪是鬼神王名號稱其王名則部落敬之故能降諸鬼魅或云呪如軍中密號唱號相應無所訶問又呪者願也佛菩薩願衆生皆如我成佛故能誦呪則所願無不然也彼復擧一菩薩之名云梵語摩利支此翻陽炎此天恒行日月之前不可見不可捉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如陽炎也離諸怖畏能令人

能制沛公蘇伯阿望見春陵而嗟佳氣之欝葱果光武出矣此誠於軍旅之事望氣亦不可廢也及李唐袁天綱李淳風僧一行之輩世不乏人矣本朝之仲滿赴唐留學改名朝衡世所謂安倍仲麻呂是也昌泰之際三善清行及子淨藏精於天文術數諸道仲滿之裔晴明亦鳴于圓融華山之時其後世道幺磨此道遂衰豈不悼哉昔漢之望氣王朔以李廣之殺降卒而知其不得封侯廣以爲信今若欲學望氣者宜鑒朔之誠乎嗚呼望氣望氣雲乎星乎天道遠人道邇雖然精微之人必知天人一體之義

五音

五音之於兵道六韜載之以五音配五行以五行配五方而辯其生克決其勝負施氏講義劉氏直解論之已詳矣今按太史公之言曰六律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尙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解者曰音尙宮卽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吹律合宮音故軍士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熛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是以知之兵法不可不察五音也而其音甚微妙而難知焉故仲由之鼓瑟奚於孔門陳留人見蟷螂捕蟬而彈琴中郎聞而以爲殺聲可謂莫顯乎微　本朝之昔所傳稱掃部頭貞敏授自廉承夫善知音彈琵琶絲竹家秘之世罕知焉絲竹之於兵道雖似不相與而八音與政

之奇才作八陣圖於魚復浦縱橫皆八外列二十四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但以進戰言之則二十四陣之遊兵皆列在外以屯營壘言之則二十四陣皆在中壘所以言八陣者內圓而外方也唐李靖本于孔明之法作六花陣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爲首凡法八變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焉古人云黃帝風后作八陣以後寥寥無聞焉獨有孔明而已矣宜哉　本朝陣法之難知也後世所傳者纔吉備公之萬一乎

望氣

夫望氣者盖保章氏之餘流歟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觀妖祥以雲辯吉凶以風命乖別故星見大辰則梓愼知宋之將火歲紀玄枵則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梓愼望雲而知宋鄭之多喪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且夫伯夙見楚氛甚惡則楚人衷甲將襲晉周太史聞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則知其當楚王身曹劌望氣之竭而敗齊軍李陵見氣之衰而斬軍中之女始皇雖厭東南天子氣而不

曷皆兵乎秦人驚怖而眩惑五百員之神人也是何爲乎番部駭潰而奔敗是無他天意之順與逆也然則無名之師之義之兵雖用大牢神其吐諸故曰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今於軍祭亦然耶或曰　本朝振古以武甕槌經津主二神爲軍神如何曰天孫之降也有不順皇命者所謂大物主神是也於是遣彼二神征之已而天孫治豐葦原之國其後神武帝之東征也復得武甕槌之劒以平中州神功后之西伐也亦假住吉鹿嶋之力以取三韓爾來立二神以奉之是國俗所傳遠矣

陣法

案續日本紀天平勝寳八年六月始築怡土城令大宰大貳吉備朝臣眞備專掌其事焉天平寳字三年令太宰府造行軍式四年十一月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衞舍人土師宿禰關成等六人於太宰府對大貳吉備朝臣令習諸葛亮八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由是觀之　本朝先是雖有陣法而到于吉備公蓋詳矣夫陣法者權輿乎黃帝風后始畫井田寓兵於農其法兵家謂之握奇及太公之治齊專脩井田之法有事則以之爲軍法故以井田爲軍法是周官之遺法也春秋之時鄭之魚麗荊之前茅晉之三伍孫子之卒然皆臨時處置之謂也至若漢擊項羽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論者以爲戰法如畫其後高祖令張良韓信論次兵法其書世不傳焉三國時諸葛孔明以天下

林羅山文集巻第六十二

雜著七

軍書題說十則

軍禮

周之五禮軍居於其一則軍之有禮尙矣所謂兵車不式介者不拜圯上老人之記將禮細柳將軍之見天子是皆其一端也　本朝吉備公歸自中華進其所習唐禮百餘巻軍制亦在焉聖武帝甚嘉之擧國以爲矜式及王澤竭而武人自恣莫知其法後世兵家或有妄作者什喪其七八焉得爲禮惜哉今此所著其可否雖未遑論辯取舍然軍禮之名猶在則他日節制之將其亦有求其實耶是亦告朔之羊之意乎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其可不思乎

軍祭

古人於田獵猶有祭祀況於大事之戎乎故夏訓有賞素戮社之誓泰誓有類帝宜土之義逮於戰國秦漢之際雖不若古而或有依託之以勵衆行術者田單保即墨立一卒以爲神受其敎是行所以愚士卒之術也沛公之立也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皷旗幟皆赤是所以專人志氣畏人耳目也行師者不可不知也若夫八公山之草木也

胤神武天皇自此處初東征

大隅國　州有八幡祠多禰島在海上爲大隅之附庸

薩摩國　島津氏世世領之大隅屬焉海上島多皆屬薩摩五島有主不屬薩摩

壹岐島　斑島海松浦伊波多野在此

對馬島　昔置探題職中葉以爲朝鮮接待之地

本朝六十餘州風土記及民部省圖帳諸國受領勘文等書詳載山川之事跡然事多文繁雖累歲月不能終編況不日之間乎今依其求僅少槩見以抄呈焉

此一卷應朝鮮國信使申竹堂求而抄出之時寛永二十年秋也此外又問人物草木鳥獸以繁多故使男恕靖粗抄出名自以寄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一終

筥崎有松林有八幡宮祭譽田天皇也譽田即應神也　寶萬嶽皆丞相登此祈天處也
筑後國　有一夜河千年河等之勝水
豐前國　門司關即赤間關之東岸也高處有舊壘跡　宇佐宮祭八幡大神稱德天皇欲讓位于弓削道鏡使和氣清麻呂告宇佐神神託不許清麻呂歸奏之道鏡怒配流清麻呂
採銅處在小倉山上
豐後國　有木綿山小竹島　大友氏曾據此國
肥前國　松浦昔神功皇后西征時釣魚處也
大伴狹手彥入唐時松浦佐用姬登山振領巾惜別以招船見者悲之因名其處曰領巾振山
松浦明神即神功皇后之靈也一名鏡宮又曰聖武天皇時太宰大貳藤原廣嗣謀反勑大野東人伐之廣嗣出自筑前怡土城相戰于板櫃敗走乘舟振鐸欲往異國逢惡風不能進遂亡其靈爲祟故祭之松浦明神鏡宮明神板櫃明神皆是也　平戶亦在松浦中遣唐船之歸朝者不得到筑前博多則著平戶　河上社祭八幡大神淀姬宮祭大帶姬是神功后妹也
長崎近年番舶及唐船往來之港也長崎外三里許有湊曰福田
肥後國　阿蘇宮是阿蘇津彥之社也　昔八十梟帥不順王命日本武尊西征誅之平之
菊池氏在此州久矣建武以來菊池武重子武光通志于後醍醐後村上兩帝奉皇子爲征西將軍宮連破少貳大友等兵其威風振于九州大盡勤王之義
日向國　橘小戶檍原在海上伊弉諾尊之所濯秡也　高千穗峯天瓊杵尊降臨之處也其皇

故祭其靈其子速玉男事解男合爲三社或曰秦徐福率童男丱女尋蓬莱遂留此沒後祭以爲神故大明太祖皇帝賦三山詩云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時徐福求仙藥直至如今遂不歸依是本邦稱蓬莱者三處曰富士曰熊野曰熱田自浮屠入山以來呼本宮新宮那智爲三處權現　那智瀧者扶桑第一之瀑布也落處有淵不知其穴之深華山上皇嘗來浴此瀧水二品亞相賴宣卿今爲此國主

淡路國　伊弉諾尊以矛探海其滴凝堅爲島卽此國也

阿波國　勝浦源義經追擊平氏時到此浦喜曰浦名可也我必勝　國中有長河阿波海上有鳴戸潮波甚急齊泊回旋舟到此多沒溺

讃岐國　屋島其形似屋故名文治元年源義經襲平氏于屋島平氏敗北奔長州　白鳥明神社祭日本武尊之靈　崇德帝與後白河帝爭位時崇德失利遷于此國崩後立廟號曰白峯

伊豫國　有温泉　三島神社與伊豆同

土佐國　山多材木　元弘年中平高時遷尊良親王於此

西海道九箇國

筑前國　太宰府置帥大貳少貳等以治之設九州之警衞及異國襲來之備也延喜元年菅丞相依藤時平之讒左遷爲太宰帥作詩曰都府樓唯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三年薨葬安樂寺後立天滿宮都府者都督府也觀音寺亦在筑前　志賀島神是安曇明神也　宗像社祭素盞烏尊之子

宇瀰宮神功皇后生譽田天皇處也

有野曰印南　肉粟郡出鐵鍛作刀劒　苦繩
山元弘年中赤松圓心構壘處也　室津往來
大小船之所泊也
美作國　久米山鹽垂山在此國
備前國　昔備前中後爲一國號吉備國今分爲
三
備中國　吉備津宮神社有釜若有事則自鳴吼
備後國　鞆浦神功皇后繫船於此
安藝國　嚴島神社祭市杵島姫是素盞烏神之
女也潮滿則華表廻廊皆在海中潮退則爲陸
地朝暮之晴天明月之夜眞一方之佳景也俗
號宮島平淸盛爲安藝守時尤崇信之終身不
變
周防國　山多材木　山口者大內氏累世所居
也以勘合印通舟于大明九十年前大內氏滅
亡之時勘合印爲兵火燒失
長門國　昔仲哀天皇西征之時居豐浦宮
赤間關一曰赤目關赤目者鯛名也古有大鯛
魚透過故名焉周防長門之界也　壇浦文治
元年安德帝爲源氏被攻所沉溺處也平族同
溺死

南海道六箇國

紀伊國　日前國懸宮是神鏡之別也紀氏爲國
造監之有川曰雜賀有浦曰弱有濱曰吹上有
蘆葦有鶴玉津島明神宮在弱浦是允恭天皇
妃衣通姬也
藤代松昔孝德天皇子有間皇子自縊死處也
高野山昔有明神與天野明神共守此山嵯峨
天皇時沙門空海住此山
熊野山日本紀云葬伊弉冊尊於紀州有間村

篠村有八幡宮元弘兵革之時源尊氏獻鏑矢及願文曰大神聖代先烈之宗廟源家中興之靈神云云

丹後國　天橋立一名成相一州之美景也背有浮屠立文殊樓俗傳自海挑龍燈　與謝郡水江浦島子釣魚騎龜到水府與女相約歸時女畀一篋教曰愼勿開浦島子歸故郷既經數百歲時人無知之者浦島子怪之開篋有白雲出自篋中即老死

但馬國　有温泉

因幡國　有山亦名因幡有松

伯耆國　大山是神靈仙人之窟宅也　船上山後醍醐天皇自隱岐逃來暫駐蹕於此伯耆守名和長年奉之

出雲國　大社（大一作多）祭大巳貴神此神者素盞烏神娶稻田姬所生也地神之魁也其魂飛遊入和州三諸山有國造監之　簸川上素盞烏神斬八咫大蛇處也背有八色雲氣故爲國名素盞烏大巳貴事詳于日本紀
八重籬素盞烏神之所棲也　日御崎社者大社之離宮也

石見國　高角峰柿本人丸之所沒也　有銀山文獻通考曰西別島出白銀是也

隱岐國　產鰒魚味美　承久兵革之時平義時遷後鳥羽帝於此元弘騷動之時平高時遷後醍醐帝於此　隱岐海上有竹島多竹多鰒味甚美海獸曰葦鹿

山陽道八箇國

播磨國　須磨浦蜑夫煑鹽　明石浦有朝霧島舟之倭歌　高沙有松有川曰賀古一名鵤川

越前國　敦賀郡氣比大明神社者仲哀天皇廟也有大宮司監之　金崎城建武年中尊良親王及源義顯據之足利高經等攻拔之城中糧盡尊良義顯自殺尊良後醍醐天皇長子義顯義貞長男　足羽郡有黑丸城源義貞攻之城主高經拒之義貞中流矢而死

荒血山木目山倶名所

加賀國　白山雪不消故名昔修驗者泰澄入山託感妙理權現出現曰伊弉諾神也遂立爲大社　清和天皇時渤海使者來此州即赴平安城

能登國　在越前之西越後之東與越中相對接北海有山號石動

越中國　礪波山有關壽永年中源義仲破平氏於此

越後國　夜比古山神有社　鳥坂城建仁元年城小太郎資盛據城謀反佐佐木盛綱率衆攻之互多死傷資盛姨母號坂額御前善射假爲童形結髮著甲居櫓上放矢中之者皆斃藤澤四郎在其後高處善伺射之洞坂額股即仆生捕之坂額被創後資盛敗北創愈後將軍源賴家嫁坂額于淺利義遠

佐渡國　越後海上島也有銀山　承久兵亂時平義時遷順德帝于此島

山陰道八箇國

丹波國　大井河之濫觴在此州自山谷間駕一葉到嵯峨其間有觀瀾盤陀浪華隈鳥船灘氣象巖等之號皆近歲惺齋藤斂夫之所題也

大江山其麓路曰生野通丹後昔山中有鬼曰酒顛童源賴光渡邊綱等奉詔往斬之

山或曰別山也深山上有太湖其奥有湯泉山中有栖鷹巢又有銅穴多出鑛　宇都宮神曰猿王即日光山神子也　室八島池中有八島祭八神世傳昔此州富人有故於庭池邊積薪燒魚故歌人執之以爲故事　足利鑁阿寺有源義兼墓　小野篁嘗居足利其後就篁讀書處安先聖影教授者相續居之東州人來學五經正義孝經論語孟子註疏等有之欲見者來求不許外借俗推呼爲足利學校源尊氏逃往筑紫與菊池戰于多多良濱時默禱先聖像遂得勝依是造替屋宇以崇奉之

陸奥國　白河關有秋風楓落之倭歌　衣河源義經藤原秀衡所據也　熱借山逢隈川俱是源頼朝與藤原泰衡合戰之處　松島此島之外有小島若干殆如盆池月波之景境致之佳與丹後天橋立安藝嚴島爲三處奇觀

鎭守府以爲東國之邊徼故置府以備警衛

南部產名馬　津輕昔有靺鞨船來漂

金華山產黃金聖武天皇時貢之文獻通考所謂東奥州產黃金是也　蝦夷島　船自松前渡行夷人皆長鬚放毒矢得禽獸島多不知其數遠行者見陽鳥之所居蓋與匈奴相接云

出羽國　出鷲雕鷹羽故名昔每歲貢之鏃以爲箭括　最上川有稻舟上下之倭歌　按察使出羽陸奥皆有之　秋田城此州之都會也置介以治之

北陸道七箇國

若狹國　出羽越後之舟達于小濱昆布乾鮭等爲市後瀨山青葉山俱名所　遠敷大明神祉祭彥火火出見尊此神天照大神孫也

形似琵琶故曰琵琶湖湖西流最急處曰勢多架橋往還勢多少西入山城國爲宇治川勢多少西南有山皆岩石故曰石山　琵琶湖外別有小湖曰餘五　伊吹山昔日本武尊歸自東征到此時山神化毒蛇吐氣中武尊武尊驚汲水洗之而覺因呼其水曰醒井

美濃國　稻葉山今名曰岐阜　南宮山有仲山彥社　岐岨川自信濃岐岨山流出故名又洲俣川黑瀨川皆同流也　不破關三關之一也

青野原牛若東行時富賈吉次同往賊首長範聚徒數十人謀于野夜入吉次宿欲盗其裝牛若扳劔斬之死者既十餘人長範異之自把炬火右手提長刀直入牛若相挑長範雖竭力牛若輕捷長範腕痿棄長刀遂殪吉次大喜倶赴奥州牛若源義經之童名也

飛驒國　昔此州出良匠故號飛驒匠

信濃國　地高而寒群川之長大者其源多自此州流出

岐岨山材木甚多大者數圍長者數丈土民戶戶白板扉屋四面皆板不塗壁裂大木爲薪伐木者轉自山浮河以達諸國　諏訪有建御方神社號諏訪明神大巳貴神子也此處有大湖冬氷厚然人恐陷焉一夜氷一道峨峨然衆以爲神初渡然後人馬往還如蹈陸路

戶藏山有手力雄神社此神天照大神臣也

姨棄山詠倭歌者以此山之月爲吟料

上野國　碓日山昔日本武尊過此時向東曰吾嬬依是倭語呼東曰阿都磨　利根川長流而大（俗號曰坂東太郎）

上野國　河內郡二荒山一名日光山又曰黑髮

也　鎌倉事跡最多不暇枚擧也　金澤越後守平貞顯集倭唐群書儒書以黑印金澤文庫誌之佛書以朱印金澤文庫誌之　本朝書籍亦貼黑印元弘兵燹之後纔存者二百數十部

小田原近世有北條早雲者居此城兵威頗振於關東早雲姓平氏初號伊勢新九郞及到關東慕昔時北條氏執兵權以自號北條氏其曾孫氏政及子氏直天正十八年爲關白秀吉被滅當時築城以爲鎭

武藏國　平原廣野不見山千村萬落雞犬相聞朝日夕日出沒草際鶴鵠鳧雁充滿其中處處有沼產鯉魚嘉魚　隅田川在武藏下總之界水深有舟有鳥曰都鳥喙足皆赤形似鴫（[illegible]訓志義）好食蛤昔在原業平來過詠倭歌

安房國　有山傍海自武野望視此州之山

上總國　平廣常爲此州司馬率兵二萬人迎源賴朝其後遂被害時治承年中也

下總國　平將門居相馬郡承平年中謀友自稱平新王構殿舍准禁中置百司與關東八州相約作亂詔使平貞盛藤原秀鄕討之遂族滅之

常陸國　鹿島宮者武甕槌神社也古此神奉天照大神勅與下總香取神相共合力掃除邪神歷代以其勳功故二神皆爲大社古來不殺鹿以神使故也　水戶城黃門賴房卿之所治也

筑波山有茂林麓有川有淵

東山道八箇國

近江國　比叡山日吉神之所栖也當王城之東北俗謂鬼門遂比天台山事跡繁多今略之州有湖甚廣大船往來自北國達大津多產鮒魚有美味湖中有島曰竹生神仙之所遊也湖

往尋之不見焉唯見血灑岩石耳
黃瀨河治承年中源賴朝發自鎌倉觀兵于此時其弟義經自奧州來謁　蘆鷹山足柄山共在富士之傍　薩埵山下有海岸往來者窺潮之進退以往避其波也觀應年中源尊氏與其弟直義不善遂戰于此山直義敗走
草薙社　日本武尊東征時賊放火於廣野欲燒武尊武尊拔天叢雲劒一名十握劍艾薙之草偃燒賊故尊無恙因改名曰草薙劔
久能山甚險闊路羊腸九折盤四方孤絕南則海岸也源義經曾以笛奉此山神
多胡浦聖武天皇時漁人於浦邊得沙金少許卽獻之
三穗松林茂樾昔神女飛來懸羽衣於松枝漁人取之神女失衣不能飛屢求之不與焉遂相約授衣神女悅而飛去其後又來於是土人立祠奉之

甲斐國　新羅三郎源義光子孫分居此國者號曰甲斐源氏　州產馬每年八月貢之

伊豆國　三島有社祭大山祇神是山神也與伊豫三島同　箱根山有駒形神祠山上有湖伊豆相模以此山爲界　伊豆海有大島昔處士役小角遭讒謫此島後浮海入唐云云又保元年中流鎭西八郎源爲朝於此島　熱海有溫泉有神曰走湯權現

相模國　伊豆相模海上有鯨魚長數丈每歲官船司使水手叉之掛長繩從其所往籍之牽之到陸鬻之以入魚肆腥油甚多　酒匂川在小田原東五十町　鎌倉源賴朝以來爲柳營居處　鶴岡在鎌倉崇八幡大神是源氏所歸依

自東征歸至此留靈劍故崇之舊說曰秦徐福來于此求藥故世號熱田曰小蓬萊

參河國　杜若澤有八橋在原中將業平來此處詠倭歌　矢矧河建武年中源義貞奉詔東征與源尊氏兵戰于此　吉田有河自茲渡舟涉

伊勢

遠江國　天龍河其支流曰小天龍河面廣而無橋土人棹艇渡旅客官家往還時架浮梁

潮見坂或曰二村峯也觀南海無山無島洪波百尺

駿河國　大堰川爲遠江駿河之境時時每逢風雨淵瀨不定渡則石嚙足河東畔驛曰島田屢爲水被漂而居亦不定然行旅逢水漲以錢畀土人以渡民得其利　宇都山　在原業平過此時楓蔦甚茂偶逢修行者詠倭歌　阿部河去府地一里許府中有神宮號曰淺間嘗自富士山遷之

富士山　扶桑第一高山四時有雪絕頂有煙昔役處士登此峯詳見都良香記世傳秦徐福浮海來於日本遂留于此山以爲蓬萊山其名聞於中華義楚六帖載之又洪武年中宋景濂作日東曲以詠之且　本朝詩人歌人題詠甚多淺間明神之所居也麓有穴號人穴不知其深幾許也其麓有河亦號曰富士河急流甚險淸見關多胡浦與三穗松林相對　阿部山中有物號曰山男非人非獸形似巨木斷有四肢以爲手足木皮有兩穴以爲兩眼甲坼處以爲鼻口左肢懸曲木與藤以爲弓弦右肢懸細枝以爲矢一旦獵師相逢射之倒之大佐牽之繩岩石流血又牽之甚重不動驚走歸家與衆共

河內國　交野昔天皇遊獵之地也與禁野並稱金剛山元弘年中判官楠正成構壘於此爲敵愾之擧東軍十數萬圍之攻之遂不克敗走正成武名勇功大顯俗號其壘曰千劔破城

和泉國　大鳥社昔神化爲白鳳來集故立社祭之號曰大鳥國中多淸泉故號和泉

攝津國　膽駒山厩戸皇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爲蘇我入鹿被攻逃入此山自殺　神崎渡舟之處也與江口並稱傀儡子遊女在此地留旅客難波此即今大坂也昔仁德天皇爲太子時百濟國王仁持論語來敎之然詠倭歌以勸即位世傳以爲盛事其歌詠梅得比興之義難波者太子之所居也　住吉社祭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共海童也後合天照大神神功皇后崇之爲五社有松林　兵庫一名武庫或作務古武庫西有有馬山有温泉浴者除疾病有瀑布其聲如鼓故號鼓瀧　福原平淸盛築別業於此地治承年中奉安德天皇遷都於此不幾復歸平安城

東海道十五箇國

伊賀國　天照大神齋宮初建于此而後移於伊勢

伊勢國　度會郡有兩大神宮所謂內宮外宮是也有川名五十鈴又曰御裳濯事跡甚多鈴鹿山昔有賊出沒如鬼將軍坂上田村丸奉勅討滅之以其岨嶮故置關坂下有小河八十故號八十瀬

志摩國　有伊雜宮爲伊勢大神之遙宮

尾張國　那護屋城當時正二位大納言源義直卿之所保也　熱田社景行天皇子日本武尊

白河合共委于淀　大井河自丹波流出經葛野曰葛野河經桂里曰桂河遂達于淀鴨河在王城左大井河在右　音羽山在城東有瀑布有寺曰清水將軍坂上田村丸建立之昔有隱者行睿結草庵於此人不知其歲後不知所往浮屠推之爲觀音化現　神樂岡在音羽山北卜部氏崇諸神於此所其麓有吉田社神樂岡東南有山科昔葬天智天皇處也有寺曰安祥山科東一里許曰相坂　王城西二里許曰嵯峨野其西有愛宕山與高雄山相連昔榮術太郎所棲也高五十町（六十歩爲一町）餘麓有河曰清瀧高雄西北曰栂尾（栂與梅字通用）地產茶後產于宇治者爲嘉品產于栂尾者爲龕茶　嵯峨邊有太秦寺一名廣隆寺昔秦徐福來日本其子孫皆稱秦氏秦河勝居此所故號曰大秦　王城大內有神泉苑以爲靈沼　天皇時時行幸遊戲若旱祈雨有驗

大和國　自神武天皇至光仁天皇歷代以爲都號曰平城一名寧樂（一作奈良）　州有多武峯大織冠藤原鎌足及子贈相國淡海公不比等墓有焉建祠安鎌足像鎌足姓中臣居州之藤原故天智天皇詔改爲藤原姓是藤氏之元祖也

葛城山有神曰一言主神昔有役處士者住此山得道術使令鬼神採薪汲水自葛城渡金峯山路甚險修驗者患之處士使一言主神夷其路神倦怠處士叱之神懼治之往來有便金峯山與紀伊國相接　吉野山甚深廣櫻華多盛爲扶桑第一見者以爲白雲　龍田河秋風吹楓葉浮流滿川皆紅見者以爲濯錦　三輪山一名三諸山大物主神之所棲也以杉木爲主

子素服群臣百官皆凶服古昔有三年喪三月喪
短長之奏議近世多用浮屠事
公卿大夫之喪有差亦是近世使浮屠行之
喪畢奏除服詔許之於是入于　禁中
古有陵有墓皆壙埋以封樹且立石以誌焉逮浮
屠事或茶毘或掩土皆非古禮也

祭禮

天王在位之際一度大祀謂之大嘗會先享天神
曰悠紀次享地祇曰須機一作主基本朝昔人比之漢
之郊祀其餘祭祀于群神皆爲社稷也水旱風疫
悉有感應
即位之初奉幣告于諸陵以先王有功德故撰定
以爲陵數是表奉先之禮也
諸神之中稱大明神者大槩用牲猪鹿雞犬魚鳥
之類也奉之者不茹葷致齋謂之內淸淨散齋謂
之外淸淨
宗廟之初天照大神天瓊杵神次八幡大神祭天
照大神時合祭先主及父祖
浮屠之預神職者稱白供僧以誦經陀羅尼代祓
詞祝文以菓蔬麵餅等代牲畜故近世祭祀與佛
事不相異
神遊時舁輿擧幡捧戟以夾路而行輿數依社例
有多少奉之者良賤老弱假異樣形先後列步見
者滿街所謂祇園會春日祭等之屬皆是也漢世
遊衣冠之例乎
右四禮儀載布于本朝諸書今抽其萬一

本朝地理志畧

五畿內五箇國

山城國　王都曰平安城　鴨河自北山流出與

晦日　大祓

是夜追儺

年中行事詳于江家次第文甚多今摘其十之一而已　大江匡房爲太宰帥此人撰次第

本朝四禮儀畧

冠禮

有太子冠禮有公卿大夫冠禮有士庶人冠禮皆通曰元服太子初冠時左大臣或右大臣或外祖父外舅或近臣理髮攝政或關白加冠其泔器竹皮刀櫛梳剪刀之類皆備矣式制載在衣服令及西宮記文繁不及此禮畢叙爵

公卿大夫之子初冠時其華族互理髮加冠或代冠以烏帽子烏帽子之品有立烏帽子有風折烏帽子少年有透額冠有小結烏帽子庶人著小折烏帽子故呼元服曰烏帽子著

婚禮

天王納后太子娶妃其儀貴重載在藤丞相所撰婚記不可勝書

士大夫嫁娶先通媒妁相約乃涓吉日納幣或金銀衣服絹布酒肴隨家豐儉有差及嫁前日遣婦人器財賭具其日輿及夫門則夫家老或子弟或親族出迎之婦家老授輿夫家之人掛手于轅以入又一人授貝桶夫家之人受之婦入奥壻相見親族男女侍焉具飲膳甚盛酒巡數獻其夜或三夜壻舅互往來有相見之賀古禮尤嚴重近世疎畧　庶人之儀有差

喪禮

天王崩太子居倚廬百寮呑聲遏密八音官命固三關戒嚴先命造陵司次命裝束司葬送有日太

上亥日　獻餅
五日　射塲始　天王幸弓塲殿自射侍臣亦射之左文右武之道也
同日　殘菊宴　詔群臣賦詩賜酒
初雪見參　初雪降時侍臣入內
十一月
中務省獻明年之曆
朔旦冬至　天王御南殿受群臣賀
上卯日　相甞祭　遣奉幣使于有名之神祠
同日　祭筑紫宗像神　素盞烏之子也
中丑日　五節　擇宮女令歌舞其曲有五段故曰五節而舞女五人
中寅日　鎭魂祭
中卯日　新甞祭　供新穀于神
天王一世一度所行曰大甞會每歲所行曰新甞會專祀天照大神
中辰日　豐明節會　天王以新穀胙自甞又頒賜群臣
十二月
十九日　佛名　讀佛名經或三夜或一夜以僧有戒臘爲導師
下午日　御髮上　收天王梳髮斷屑燒棄之于主殿寮前
大寒日　立土牛童子像　陰陽師造五色土牛童子青立東門赤立南門黑立北門白立西門每門加黃牛除疫疾且勸農事
荷前　撰日以今年所貢物先薦于陵墓以奉幣帛
內侍所神樂　管絃鼓吹以祝神鏡所在且又有謳歌　天王亦時時自有度曲

四日　祭北野天神即菅靈也

十一日　定考　六位以上可昇進者擇才藝言行恪勤以賜爵位

十五日　石清水放生會　每年行之此日　詔使赴男山有宣命祭八幡大神大神者應神天王之靈也一號譽田天皇父曰仲哀母曰神功昔現于豐前國宇佐宮清和天王時移來男山石清水效驗炳然爾來詔與天照大神幷爲宗廟其餘群祀皆爲社稷立八色幡故曰八幡嘗託夢令放生于諸國於是到處建此祠放縱魚類遂使男山下河禁殺生

十六日　駒牽　信濃甲斐武藏上野等國貢馬若干匹　天王出南殿見之

九月

七日　不堪由奏　諸國田畝荒損處錄以奏之勘其實免租稅三分一

九日　重陽宴　賜臣僚菊酒又賜鮓魚又頭上插茱萸

十一日　例幣　自一日至今日僧尼重輕服輩不聽參內以潔齋故也　天王幸神祇宮召齋主中臣忌部卜部有命乃受幣詣伊勢伊勢有天照大神廟久矣故崇曰伊勢皇大神宮俗謂之內宮其後崇大神孫天瓊杵尊于同國度會宮亦曰伊勢皇大神宮俗謂之外宮每年發遣奉幣使故曰例幣齋主者掌神祇者也中臣忌部卜部皆姓氏也此三氏預神職者也

撰蟲　官人行王城西嵯峨野捕秋蟲入于籠以獻之俗呼曰鈴蟲松蟲若蟋蟀之屬也

十月

朔日　更衣　改袷衣單衣著綿衣

晦日　卒川祭　以三枝華飾酒樽以祀故號三枝祭卒川在和州

五月

三日　獻菖蒲

五日　端午節會

左右近馬埸射騎　自三日至六日行之左右大將奉行之

賑給　賜貧民米鹽有差

着鈦政　撿非違使赴東京沙汰罪囚

六月

供忌火飯　忌不淨之火也

供醴酒　自是月至七月盡

十日　御體卜　神祇官人占天王有愼

十一日　神今食　天王幸中和院奉天照太神手躬調齋膳以祭之

十四日　祇園御靈會　祇園在城州祭素盞烏神之處也

晦日　大祓　百官聚于朱雀門而祓解

同日　鎭火祭　卜部氏祭王城四隅以掃火難

同日　道饗祭　除疫癘也

同日　施米　賜王城郭外山寺貧僧米鹽有差

七月

七日　供索餅　乞巧奠

十四日　盂蘭盆

相撲　諸州貢有膂力者　天王幸仁壽殿觀其角力勝負

新年穀奉幣　二月今月奉幣帛于群社

八月

八朔風俗　昔無此儀四百年來特爲佳節

上丁日　釋奠　與仲春同

廿五日　北野忌日　菅原贈相國之忌日也其靈爲北野大滿自在天神故菅族之子弟行其事北野在王城北

位祿定　考群臣奉勤而慰其勞賜祿

三月

三日　揭燈于北山　天王祈北辰號曰御燈

曲水宴　群臣侍御前賦詩流盃于水面取飲之

是日供艾餅

中午日　石清水臨時祭　石清水在城州男山一號鳩嶺祭八幡大神

四月

朔日　更衣　改綿衣著袷衣

上卯日　三輪祭　三輪山在和州祭大物主神也一說云此神者素盞烏神之子也素盞烏者天照太神之弟也

同日　稻荷祭　稻荷山在城州此神化翁負稻故名亦是王都護神

上申日　平野祭　有八姓祖神在城州

同日　松尾祭　與日吉神同

上酉日　梅宮祭　橘氏之祖神也在城州

四日　廣瀨　龍田祭　二社共在和州即風神也祈之除風水災

八日　灌佛

中申日　日吉祭　日吉在近江國比叡山神也俗號山王

中酉日　賀茂祭　賀茂在城州此祀雷神也世世以爲王城守護

中子日　吉田祭　與春日神同　吉田在城州

廿八日　駒牽　天王幸武德殿見馬幷射

二日　二宮大饗　群臣賀后宮東宮賜其饗
朝覲　天王行幸于太上皇及太后宮
三日　視告朔　天王覽百官行事之所錄
敍位　授群臣位階
七日　白馬節會　兵部省奏弓又獻青白毛馬
八日　女敍位　授宮女位階
十一日　除目　任百寮內外官
十五日　獻赤豆粥及七種粥
十六日　蹈歌　召洛中男女善謳者相分舞蹈
以祝年甫謂之男蹈歌女蹈歌各賜祿
十七日　射禮　行幸豐樂院覽之
十八日　賭弓　勝者令負者飮酒以罰之左大
將右大將監之
廿一日　內宴　天王在仁壽殿使文人賜題作
詩事畢有宴

晦日　神祇官獻御贖物　毎月晦有此禮
作人形代身以除災盖贖其罪之意也
是月有外記政始　吉書始等之儀且有國忌日
及浮居修法等事姑畧之
二月
上丁日　釋奠　八月亦同
上申日　春日祭　春日山一名三笠山在大和
國天兒屋根神所居此神者藤原氏之所自出
也號曰春日明神
上卯日　大原野祭　大原野在山城國移春日
神于此昔　王都在和州後遷都城州時世世
藤原氏女爲皇后夫人以春日路遠故祭祀大
原野
四日　祈年祭　祈諸州靈社
十一日　列見　召見六位以下有藝能者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一

雜著六

本朝年中行事畧

正月

元日　四方拜　朔日寅時　天王唱屬星名拜
天地四方以禳年災祈福祚
供御藥　獻屠蘇酒神明白散度嶂散
朝賀　辰時群臣著禮服侍　天王于大極殿
奏七曜曆　獻氷樣　以氷厚薄卜歲豐凶謂之
氷樣
獻腹赤　腹赤者魚名　獻餺飥餛飩索餅桂心等
奏國樔　國樔者處名在大和國吉野山其地出年
魚唱歌吹笛而奏焉
賜百官宴
內侍所御供　內侍所在禁中神鏡所在也昔
天照太神以鏡授　天王示齊明潔清之心歷
代傳以爲大寶　天照大神者　天王之祖神也
供物每月朔皆同
立春日　供新汲水曰弱水
上子日　獻七種菜
子日遊　野遊曳稚松
上卯日　大學寮獻御杖長五尺三寸若干束謂
之卯杖　杖頭刻五行獸形祝之掃邪魅

安期曰先生作我眞贊書其上又大幸也（此時安期請探幽求其寫眞探幽卽座描之）
先生曰足下之壽肖需拙贊雖然自贊可也歟如何若强之不肯辭乎余亦有請倩足下以余所有松竹梅之贊求竹堂君之迅筆是所欲也足下爲余點頭乎否

安期曰自贊不難而必需公者豈無意乎幸毋吝一揮筆松竹梅繪明朝送于僕處此甚非難也

先生曰壽像之拙贊任其求所不辭避也所請之松竹梅贊覓竹堂申君之筆今足下諾之幸幸多謝明且可送呈足下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終

喫不妨云

安期曰不佞來此後識字之人必求詩文雖不識字者亦求拙筆異邦新知有求於我義難拒絶是以一日之間作詩文幾至數十篇揮拙筆幾至七八十幅至夜分不得寢然而未及應者亦多紙之積及肩矣是以紛紛無暇尊太公前日之惠詩尙有一二首未和公二難嶠昔之篇亦未奉謝幸須諒之稍圖隙當爲之耳曾聞車天輅五山公來貴邦爲我任力能優爲云僕則如此可愧微才之不及古人也然僕則又兼書寫之事故益無暇給耶

先生曰所言固宜然前日余所告倩書之懇求勞足下蓋是而已車天輅之後才於足下今又見之可以嘉丼及閑暇可和未酬之卑韻所埃無它想其日光道中有遑則疊和優乎有爲也且明日春齋考槃應宗太守之招赴焉若謁竹堂君則足下爲先容幸幸如吾兒輩之所告

安期曰車天輅之詩今有流傳者乎

先生曰不多

先生曰借宗太守便漫呈卑詞于申竹堂今暮已得賜和章感刻感刻雖以太守奉謝之猶復憑足下欲傳謝語善達之惟幸

安期曰申竹堂願見公父子得詩實如披霧公須更以詩投之竹堂不厭僕屢更也謝語當告之如敎

先生曰本邦畫師狩野探幽初謁足下云爾

安期曰異地奇遇良幸良幸筆端風雨可得見乎幸傳道之

安期曰欲以數幅携歸故國我當以拙詩報之

先生曰可求畫樣

安期曰隨其所長何必樣爲然山水翎毛吾所喜

先生曰上蔡曰敬惺惺法此語體認久矣與浮屠所云主人翁惺惺否曰諾與我儒受用其同異有之足下謂何

安期曰提挈處無異應用處不同

先生曰儒者說禪禪亦儒禪人說儒儒亦禪故僧宗景曰欲知一貫兩箇五百願勿被彼徒唆炒

安期曰不佞無異之說非被他唆得也程朱亦嘗取禪家句話豈以其道爲是哉形容道理或有相似者則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先生曰固是

先生曰本邦貴介公子好臂蒼者見貴國所編鷹鶻方論則其中有未詳者有藥劑難知者有飼養法不練習者足下若聞諸鷹師以被告示則摘其方論中不易識者它日可問之也諾否如何

安期曰僕不知鷹知鷹者不來行中奈何

先生曰貴國陣法有紫陽大君序是何王之親族乎敢問

安期曰我國無紫陽大君必誤書或傳訛也

先生曰此書纔一冊有五行陣法及行伍旌旗鼓角之節制貴國板本今見在本朝何曰無之乎景泰年中人也

安期曰然則或其別號故未聞也大君職名無紫陽

先生曰馬喫躑躅花則中毒或病或斃與羊不異想貴國馬亦然乎欲解其毒救其死而未知藥請示其藥方爲幸救物者廣仁之端也勿爲靳固可也

安期曰未嘗見喫躑躅而病者未嘗知救藥云

先生曰躑躅花者杜鵑花也可得其旨以問馬醫

安期曰杜鵑與躑躅不同躑躅有毒杜鵑花則食

何等語爲題乎欲聞之今茲歲幾哉
安期答不才謬忝進士何足稱乎蓋以詩賦僥倖焉詩則以圓通禪院感舊贈蜀僧爲題賦則以麒麟不賤生草爲題矣不佞三十六年虛生人世間倘所謂老苒苒其將至者非耶
安期曰不佞素聞日東有羅浮先生今見此詩非尋常人說話丈人無乃是耶（此時互唱和故云爾）
先生曰即是
安期曰然則何不早言耶僕之欲躡淸塵久矣
先生曰欲訪對馬太守美濃太守而倉卒來此矣幸晤語足下惟幸
安期曰偶然相値天與其便
先生曰萍之與水本無情也況人乎
安期曰無情相遇無情相對正是杜子所謂與君相對泛虛舟者也

先生曰今此旅邸眞勝張氏隱居也即迷歸去歟
安期曰正愧庸陋不及杜工部也一笑
先生曰足下雖愧子美然詩纂子美者乎
安期曰色澤尙光華未知高年有幾
先生曰今六十一年數歲以前齒既落眼眵鼻涕殆如廢人
安期曰體氣輕健殆不如甲子一周者奇哉齒落眼眵韓退之未四十尙然公則已晩矣
先生曰以足下之所祝而不無聊
安期曰我之天君安靜則外人紛遝何撓焉此意不佞與丈人知之（此時座客紛冗故云爾）
先生曰動亦定靜亦定方寸湛然迅雷不能驚耳萬色不能亂目足下其然吾豈其然乎雖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亦要玉成
安期曰此道自敬字入

答以眞末合蜜煮油作果也
問七棵床飯盛饌乎美食乎
答盛饌之具非美食也
先生問宴儀時有車食車食者何
答所謂車食者果名也非果子乃以糆蜜合爲果煎於香油者也
問猠皮是何獸
答乃羔也似羊色白者也存毛爲羔去毛爲猠皮也
問〓〓羔族　右四字古貴邦人來斯土紳面記之不會其義若有其義乎請聞之
答不佞少好學問晩而投筆慕班超之志從事戎間凡諸文義茫然迷津但此四字以臆說解之則字畫非篆非眞亦非草也似是籀文而恐是前朝之佩物也〓恐是王字〓國字羔似是貴字族族字也
先生曰右四字如所云非篆非科斗今足下以意解說之蓋是也歟千歲陽氷於足下亦可以見之多可多可
答陋鄙淺見蒙荷寵奬心實忸怩也
弘績曰剪燭夜話平生之一大幸而身上有病如是辭退臨別黯然之懷曷有其極相思一念未嘗忘于懷也
先生答告別而辭吾儕情多難以筆而盡只瞻戀而已
弘績曰多謝厚意

寛永二十年七月與朝鮮進士朴安期筆語 安期號螺山

先生問聞足下弱冠擧進士其芳聲可嘉尙矣以

之工手知之者乎
答我國有劉希慶嘗善於此年九十而往年死矣
今有學焉者而是行亦無帶來者然考諸家禮則
亦必有可據之據矣
問裁縫之工人雖無之携深衣而渡海者無之耶
答無之
問貴國春秋丁日釋奠之禮至今無懈耶
答不但春秋有釋奠之禮我殿下三年一謁于聖
廟
問雲板一隻雲板何物
答雲板未詳知之但中朝大官坐堂之時有打雲
板之說以此推測則如寺刹之木魚類也
問我們此是我等之義歟
答正是正是
問孥子謂婦女歟
答妻之兄弟謂孥子而婦女亦謂之要子
問師米帥字義如何精糳米歟
答正是正是
問撒酒風醉之醒歟
答醉酒失性如季布之行也
問白硾紙貴國所出之紙也是何紙
答雪花紙也色白
問要們帥三字其音奈何
答要音沙女稱們音門余稱帥音敗春也然考其
韻解則詳矣
問砂貼木貼此二者何物
答以土爲砂貼以木爲木貼此盛饌物也
問杻炬松明之類乎
答杻小木也以杻爲炬非松明也
問馬蹄車食是何膳乎

問鼬屬而大者歟

答然

問殿下御諱或稱悰或稱倧較欲知其實又有李倧歟

答倧乃殿下同生弟也臣不敢論君幸恕亮焉

問倧嘗有即位之事乎

答本無此事矣豈有如此事乎

問柳川調興之徒僞造國書罪發覺配流而其徒屬當斬訖貴國能知之乎

答我國邊地距京太遠僕粗聞如此事爾

問然則貴國朝廷既聞知此事歟

答 朝廷不知之矣

問貴國官位大匡輔國之上有左右丞相相國等乎大匡輔國即是相府執政乎

答大匡輔國是相府執政也

問申文忠叔舟爲大匡輔國而後兼禮曹參判不知高官亦兼帶參判乎

答往昔之事實所不知想其身死後贈職大匡也

問軍旅法凡吹角雖中華亦然貴國角製奈何以何作之乎欲聞其形樣

答凡此軍旅倣做中華非我之製也其義不知之耳

弘績曰思故鄉母而不忘（席間有橘）

先生曰今所答有潁封人遺羹陸績懷橘之心可見其孝甚嘉歎之

先生問貴邦三浦一則釜山也其二欲聞其名

答不知之

問帽段是何物哉黑青絹乎

答正是正是

問深衣之製法詳載文公家禮是行來朝人縫裁

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兎辰爲龍巳爲蛇午爲馬未爲羊申爲猴酉爲鷄戌爲狗亥爲猪

問後漢書禮儀志追儺雖有方良不祥攪諸等諸神之號後世群書未詳言其故儺神與邪鬼之名各欲聞之

答聖人言理理語鬼後世何以詳知

問聖人不語恠乃論語所記也然易云載鬼一車又云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能事鬼神宰我問鬼神之義孔子告之故雖聖賢不能不語鬼貴國依中華既有儺禮則其神號鬼號何不有之乎是以問焉

答取示是矣然周公豈好鬼神而事之者也是不過敬鬼神遠之之道也宰我之問孔子答之豈亦好鬼神也吾未詳人事之大焉知神鬼之號也儺禮則是亦敬鬼遠之道豈有他哉

問儺禮在季冬晦夜乎在立春前夕乎

答立春有進退之候儺禮則非進退也每年季冬念九日夜半爲之耳

問竊聞天敬三四年之際貴國李倧廢李琿而即位然乎李琿于今無恙否在革江乎問君主事雖難告語而請其示答

答我國邦憲嚴明臣不敢言君事不佞不敢依命矣不佞武人不知文義閣下問諸學士可也

問貴邦有陣法書紫陽大君作序紫陽大君想是殿下之天倫也歟聞其諱

答不知紫陽大君之爲人安知其諱

問頭上之毛巾奈何

答我國淡甫皮入染者也

問淡甫皮何皮歟

答貴邦有此皮似猫而體大色黄而毛膩也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而餘皆類此其下又有兼職所謂公卿者蓋汎稱宰相之名也

問正使任絖何州縣人乎其字如何其望秩如何常陪王側者乎按撫巡檢者乎歷進士登第者乎副使從事官准之請述其履歷行實

答我國之法若是近侍之臣則人不敢呼其字而只稱其別號從當何叩而委白是計三使臣皆是京華望族而上使登進士捷文科屢經御史之任而出入銀臺常侍經筵之側副使早歷進士狀元及第狀元出入玉堂而且明儒學爲一世文宗從事官亦登進士捷文科歷揚清顯正笏立朝方爲執法之官遠近莫不服其風稜皆一時之極選也

問中國王公世史稱其里閈姓名往往然矣貴國殿下亦何不稱其姓諱乎欲聞其詳而知三使之爲人也向既稱任絖金世濂黃㦿則不斥其名歟要須告其事

答盛教果爲至矣以子思子而稱孔聖曰仲尼則字是別稱之一也但國中稱之曰任某官金某官黃某官而不稱其字故不佞亦不敢知也上使之號白麓副使之號東溟從事之號靑丘則稱之有此足矣不佞少有遺世之志以詩酒自放於禮法之外周遊天下不與世相接數矣此所以不敢知者也必欲知之則從當探知以達焉

丙子臘月與朝鮮進士文弘績筆語 弘績號白眉

先生問除夕逐儺有之乎

文弘績答戲子等及十二獸造像雜戲有逐鬼之學

問十二獸神號欲聞之

答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獸也子ハ

者也烏有淆雜之理哉若夫我國官制板行之語則既有可考之道何必以筆端相辯哉然大約有九品階級舉一隅則可反其三也

問見所答未得其趣且今洪姜兩譯人記云二品嘉善大夫三品通政通訓大夫云云然今正使通政大夫副使從事官共通訓大夫由是見之則人與位相下上者也疑上加疑何以得其趣乎又想中華正議大夫通議大夫與貴國通政大夫通訓大夫相當歟雖然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則通政通訓共是從四品歟請告其情勿養言惟可通事洪喜男姜渭賓共爲嘉善大夫故云之

答洪姜所後嘉善爲二品者名實不同蓋我國官制有散影二規散者如閑散之謂也影者如形之有影只有稱號而不得践其位猶唐之賞爵也亦猶皇朝賞職帖也通政通訓既是三品之階而向稱官制板行則何不考閲以破其疑耶凡人相交不信則難久況堂堂天下所共知之官制何可相瞞乎小國自有卿大國自有大夫雖欲引古之語比而較之三品之崇階又豈如四品之卑秩乎中華正議通議之稱今不可一一記取而通政通訓之三品昭若日星更無可言

問人臣有相國左右丞相是古今之官制也貴邦亦可有之欲聞四公之稱

答漢時以蕭何爲相國其後平勃爲左右丞相則其稱古矣我國有三公一曰領議政二曰左議政三曰右議政

問議政相當大臣輔國崇祿大夫否如何大臣輔國大夫當相國又輔國崇祿大夫當左右丞相有大夫而無公又無卿乎

答相國之階職各異若幷與階職而呼之則大臣

答是周子之所示二程者也儒者一生之功夫唯在于此耳

問古人以不遠復三字以戚君子一生功業不可以古之糟粕而已君之朝夕用心處又如何

答不遠復者顏子所以不貳過也成湯旦日改過不吝以是爲工夫亦好余工夫唯在主一無適

問主一至佳君年未及而立頗有看書之眼爲君多之

此時　先生二十三歲

寛永十三年丙子臘月江府蕃館與朝鮮學士

權伏筆語 伏號菊軒

先生問唐宋文散官階自二品至五品皆有大夫之異號自六品以下有郎無大夫貴邦官制亦可有階級今所問則每品其大夫名須記取

權伏答唐宋之制自有當時史籍而沿革不同考諸其文可知也已我國遵倣華制品級有制一品正從則有大匡輔國崇祿之號而大夫之稱止於四品矣五品以下亦各有郎稱

問中華文散官正從一品有開府儀同三司等號無太夫稱自二品以下有大夫稱止于五品今貴邦已依中華官制奈何相違戾哉但文官武官淆雜云爾哉吾聞貴邦官職制法所定編著板行于世我朝亦須有其書猶在乎若今所筆語有不實則如他日證明何哉若不能諳記則考諸貴國官志可也

答開府儀同三司即唐之官制也我國官制斟酌古今而損益之若言其槩則中朝之制也武官階雖高不得與階卑文官抗禮則是猶中朝之都督乃一品武官而以五品翰林之官爲御史而巡按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十

雜著五

韓客筆語

慶長十年乙巳二月京師蕃館與朝鮮使僧松雪筆語（松雪號四明山大師諱惟政）

松雲問曰天何言哉我欲無言是何意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是何意

先生答曰聖人以子貢多言故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蓋警子貢也雖然聖人之道豈可以言而不傳哉有德者自有言又豈浮誇荒唐之言爲貴乎雖然其實理要在學者默識而已聖人之起居語默動靜之間自莫不有其數與天道之四季次序風雨寒暑晝夜亦莫非教何異是豈竢聖人之言而後爲之教乎故孟子曰不言而喩者其斯之謂歟元亨利貞者天道之常也仁義禮智者聖人之教也是乃所以聖人與天同德乎學者不可不學聖人

問善哉美哉既曰吾無隱無隱若何在

答宋黃太史參晦堂聞岩前桂香時以吾無隱乎爾爲入頭處禪者所示與儒者所言豈果相同乎羅太經曰豈惟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是言如何若有示講者憐我

問聖人所以樂者何事也

先生曰陽城罐者何乎

注曰即鐵罐有高一尺者高七八寸者高四寸者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九終

病在于保氣氣之所在理亦具矣豈常醫之所跂及哉庸詎識參苓朮散之輩已心疾而不能已桀紂跖蹻之邪心乎哉吁易不可得而見也得見素難可也素難亦談何容易哉孜孜不已可也若然則積累之至專攻之務其察病用劑有如變化聚散之理吉凶悔吝之儀著于蓍龜炯于心目之間乎是未可知也衛生家壽閑之子道祐業已幹蠱請余一語不措醫非吾事然古人以蓄藥爲進學之譬不克拒之遂書以貽焉

與汪德夏筆語寛永十五年

先生曰大明今皇帝之諱奈何記示焉

汪曰崇禎諱游梜

先生曰謂秋風客者何哉老棍云光棍云者盜賊乎

汪曰光棍者乃中土諺俗之語其人如棍之光而無可觀之體面如木棍無皮亦無可觀也老棍者卽年年老成之光棍也

先生曰騙之字義奈何

汪曰騙害之義如人借銀不以公心還之卽騙也

又俗語云騙者誆也

先生曰們之字義如何

汪曰輩也又自稱也

先生曰妯娌之字義如何

汪曰言人家同父母之兄弟之妻言妯娌也

先生曰活套之字如何

汪曰套之乃規矩格式之謂也活者活潑不拘滯之義也言作文者依此套而活通變以用也

先生曰混元裘者何乎

汪曰卽陽城罐類

於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乎夫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聖人之教孰先傳孰後倦故魯齋敬信小學書如父母如神明是以幼入小學而能習則無扞格不勝之患方今號爲讀書者不知切已之急務唯馳于高遠騖于虛無而失其實甚多今子勿爲此亦可也年月如飛爲他後之誡書以示之

又 同年作

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牕前讀是眞宗皇帝勸學文也若不讀書知道則一肉塊蠢蠢然而已謂之行屍走肉謂之馬牛衿裾謂之猨狙環珮不亦吁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謂之酒囊飯袋言與行相睽謂之能言之鸚鵡猩猩父母有慈而不孝謂之梟獍男女無別謂之聚麀君臣無義謂之蠭蠆之不如天倫失叙謂之脊令之不如主賓無禮謂之不若鴻鴈故孟鄒公曰人之與禽獸幾希若不讀書何以明人倫乎縱雖生資之美亦不能免其私是所以男子之立志也其志者何也義也義也者人道也六經者聖人之所以立人道也讀之而善立者是眞男子也是所謂大丈夫者乎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嗚呼人生而桑蓬有事于四方者莫做妾婦之事若否則不克遂平生之志昔孔子十五志於學至於不踰矩亦其志遂不改焉所願學孔子也

畀黒川道祐 寛永二十年作

易道陰陽深矣哉其論理論氣備矣逮于周末言醫而久者素靈之書難經次之其論陰陽屢矣然論氣不論理後世偶自儒之醫者幷理而附合焉凡人之形質皆生于氣有生者不能免疾病故瘦

之有此滂沱也是非時雨亦浸灌乎然則此亦時也彼亦時也我之遇雨也亦時也我之不遇時也亦時也詠書以示一二之同志云

示武田杏仙

文選序李善無註五臣所註甚略李善序呂延祚序共無註武田杏仙生嘗就余請講此三序不能止聊爲之敎授夫以文選行于世久矣唐初李善爲之註標題出處說字詳事然其子邕以爲未解其義乃更述旨趣於是有李善學有李邕學然善行而邕不傳故天下言文選者皆宗李善至開元年中有五臣註出焉粗釋其義延祚所序是也東坡雖譏其陋而非可皆捨者後世善註加五臣號六臣註讀者便之誠是藝林之美材也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等皆效而爲之杏仙生寓意於醫以其活人之手將執翰墨其志可以見焉他日考三序所引之事故出處以鈔纂之可謂勤焉庶幾不倦不已也古人輯集編摩者草稿且改且正數矣是亦不可不思也方今乞余一語遂告諭之以彌尋所據無以三序之微而忽之可也餘力學文亦可也

庚寅之秋

畀澤氏子

歲僅幼童來求語於是與之寛永三年作

山林之花在經史之中欲看花須向經史而見之泉石之樂在智仁之中欲玩水登山須認識方寸之智仁風月之興在詠唫之裏欲嘲風弄月須慕魯點之見解今子不在互鄕不在闕黨抑隅坐乎負劒長者乎若夫長安日邊之問對楊梅孔雀之應答伶俐信伶俐矣雖然未似三遷之慈誨歟又

雪後皆奇夜阿猷剡谿之興古今之盛事也典午山河之人其風流率類是歟後人下一轉語云一爐柴火三杯酒誰記山陰有戴逵是亦不風流處也風流雖然不亦野乎不識盛意謂何時惟嚴寒保嗇幸幸

又

綠陰處士復惜春公子書曰白櫻與殘雪共消紅桃共暴雨齊落牡丹之富浮雲漠漠芍藥之贈君子不取且雖謫仙之長繩不能繫鶗鴂之影孰與蛛絲之網任飛花哉觀世之意氣揚揚而爭競紛奢者亦是封姨一怒而後無所覓殘紅歟時惟裌衣稱體夏尙淺矣請一來握手於林樾新綠之邊耳餘在面布庶乎莫懶擧趾竢焉 四月上浣

又

嘉平日呈烏有先生氷甌滌筆處邇日尊候奈何頗勞遐想寒氣迫人僕只圍爐想夫前村梅開否足下銜雪而探之以望南枝歟若有新詩則望呈似不宣

示同志者

古人道我行則雨霽我止則雨降今日殆有戾乎此矣今日初冬朔日也我之金蘭薄上列其名而最相親愛者眞春生之之也遇雨于塗手持張良之傘脚蹈子靜之屐而猶尙至負泥至則快晴天意何爲其然乎夫行止非人之所能也我之今日遇暴雨也亦豈其雨師騰龍之於我之行止乎哉雖然用行舍藏唯時爲貴我之遇遇時也亦如此乎潦止霽行我其不然也亦如此乎是何也初冬

石皤石媼好嘗酣喙三尺面百摺其所嗜如此柳柳州有云奇異之草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有篤好之者拔文王之蒲葅以啜之如孔子聞而效之縮頸而食蒲葅三年然後勝之蓋是呂覽所記其有無不可知也鄕黨篇所載可以見之然世之所傳可以傳疑若其嗜與不嗜殆如大戸小戸之於酒乎拙者性癖有時吸之若而人欲停之未能聊因循至今唯暫代酒當茶而已歟非若西域幻人吐火誑人是誠可憎可誅也乃乃三品羽林源君賜赤土莨蕩幾多束一筥厚荷之至謝而有餘赤土者君封國內之腴地此草良產之勝區也嘗之則尋常煙火食之所不及也可謂神農所試之咬咀耶倉公處劑之刀圭耶若進之文王孔子則未知彼此孰取孰捨哉今所言頗類俳非無恐懼然戲言出於思也故捧滑稽之鄙詞以期電矚之莞爾頓首再拜謹言

代毛利長門守與熊谷氏 甲州太守秀元為之价

熊谷二郎直實者希世之勇士也嘗從源君擊平族與子直家為先鋒共顯其名記于國史傳於家譜載諸口碑子孫繩繩不絕頃歲其苗裔熊谷丹後守某嗣而逝其子主膳正某一旦沒而無子丹後守叔母適人生女今恤其家之無後而使女為肉戸忠三郎某妻立之而嗣其家昔晉賈充立外孫為之後唐白居易以家業傳之外孫今攀其例改肉戸為熊谷氏其采地封戸如故勉之哉尚能致忠勵武愼追家風勿忝乃祖

擬尺牘

腊月日翰林主人啓子墨客卿文房下古云月從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九

雜著四

莨菪文奉謝水戸羽林君

神農去久矣吾邦五十易草木以前有一奇草自舶上來者曝乾其葉剪株燒之以竹筒引煙吸之不知其爲主治也有損而無益但爲弊爲費而已然年引一年俗習不休考諸本草則莨菪歟焉知神農中七十毒時有此草否倉公所用莨菪唐兵所餌毒飯蓋是乎初試吸者多瞑眩然及其盛行而無貴賤無男女吸之者衆故擇小竹良者爲筒通解谷其本末或用銅鍮筒連接之遂至于作金銀筒其末曲鉤形如牽牛花樣以盛抹葉其本稍細含之附炭火及燭火以牽煙三韓呼之曰煙酒以吞煙瞑眩如醉故也嘗問之韓人乃云頃年此草來自南方然則與吾邦之弊習不異醫方只熏其子治蟲牙孔未有用其葉近歲往生栽植以衆所嗜好也花開逢風不易落以白樂天所謂不見莨菪花狂風吹不落并考之則益知此物爲之歟杜鵑花羊喫之躑躅而倒故號躑躅花其有毒明矣於人亦宜然其習慣漸久則毒變爲藥亦有之歟故譚紫霄以莨菪之油配躑躅之酒辨論俗習嗜好之不爲害也雖中華復有吸之者乎其弊不易改焉然有時慰閑寂適喉咽亦不可言無之歟

有救人之心則惻隱之一端亦在此乎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心之謂歟

無怠 櫻井宗恩乞之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是太公引丹書所戒武王也武王豈怠哉雖然太公以敬怠對擧告之則所以勸可敬也無怠則是敬也不可不致思乎故無貴賤無小大唯無怠慢即是日用之工夫也夙興夜寐須從遜焉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八終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入而先其孝出而先其忠是務本也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不務乎思焉

官暇 同人求之

左官則蟬冤之府有暇則獨樂之園公私進退之間豈無意哉無尊無卑仕途之義莫忽諸可也國家閑暇之時不怠不倦則政教行而民俗安是爲人上者所勤而敬也行有暇日則不佚不放而孳孳於夙夜者士人之所爲也可致思矣

望松 織田有樂雲生寺墓門 織田三五郎求之

夫行墟墓其間而望松梓者孝子之所以思親也庶幾不改其心如松之有色不忘其愛如松之多年也今依慈孫之請而題其墓門豈有棘有梅之謂哉

好古 水野石見守求之

密義一畫三十餘萬歲追慕之者可不謂好古乎然書前易之在胸中則萬古一日也浮屠尙云觀彼久遠猶如今日彼哉彼哉

仰觀 同人求之

麗乎天者日月星辰也觀之者何廢山川草木哉鳶飛戾天察之者何廢魚躍蟲蚊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臥遊 同人求之

古人不動一步能見山水於咫尺之間謂之臥遊

靜 武田杏仙求之

仁者靜而壽聖人所不容易許也若學仁術者誠

遙于此官不容鈠私通車馬是則欣欣物自私蓋因無私也

獨笑門 同人求之

虎溪之笑相對爲三其一如何哉包孝肅之笑竢河之清其有時如何哉方今戴星之暇出于此入于此適而笑笑而適蓋人之所不知而獨有所知也出門一笑大江橫今不出而水遠山長不亦悅乎

適情 同人求之并詩

傳云游於藝者玩物適情之謂也禮樂射馭書數之法皆理之所寓而日用不可欠者也朝夕游焉情其趣則應務有餘而本心不放若不然則溺何適情哉如沈溺於水不得出也所謂游如海闊任魚躍也謂之適情玩物適情固宜哉以希見爲珍亦適適也尋常茶飯亦適也道腴之適情如滋味之適口眞適也感與寂適之適揭者誰覩于壁

鬱鬱士林同一家烟霞艸木競紛華世情儘教星移去依舊東風歲歲花

甲申陬月下旬

忠勤 兼松下總守求之

臣之事君而致其身謂之忠務而不已謂之勤然則忠勤者臣之職分也古人有云中心爲忠中心者心中也盡我心之實以能事其上則上亦接之以禮於乎君臣各勤之不亦嘉乎

務本 同人求之

先王之先河而後海也愼其本也凡物皆有本末

割不正不食是豈飲食而已哉愼飲食既如此況身乎況又心乎心正則身正故貴居正其養大養小亦皆然

揖讓門　朽木民部少輔稙綱求之

揖讓者所以出入升降之禮也曲禮曰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先登客從之又曰揖人必違其位論語曰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又曰揖讓而升下而飮何唯射乎而已哉與人相接則赫兮喧兮者見于此耶進退周旋從容中道是所庶幾焉

同倫門　同人求之

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說有曰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君明於上則人倫正於下故古之設教也所以明人倫也既明且正則無不同矣即是太平之餘標也遊于此門者何忘忠乎

治平門　同人求之

大學曰國治而后天下平皆以修身爲本治平之義不亦大乎故宋朝天子以之爲年歲之嘉號不亦美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所修者治平之基也可不敬乎

官暇門　同人求之

九日驅馳一日閑是蘇州之思友也九衢塵裏偸閑是涪翁之得意也而今雖求友不遇然莫逆於心雖同其塵然不染不汚公務之暇遊息于此道

不得而見之矣若洗薇蕨于此濯蘭蕙于此斯可也豈翅燃楚竹而已哉願得不屑不潔之士共議之然雅有洞酌薦羞有潢汗行潦是圭忠信也若夫大瓢貯月小杓分江者茗湯朶頤之謂也可不思哉

題離世樂道亭 松平奥守忠宗求之 寛永十三年作

同俗而無塵則是離世也臨水而漱芳則是樂道也故以此語爲池上堂宇之顏色

題清風亭 石川主殿頭忠總求之

玉川子兩腋習習哉誰駕禦寇之車吹子綦之籟而遊於蓬萊山乎請姑舍是須取雄風而莫取雌風

題衡棲 小出大和守吉英求之

淵明之衡宇五柳孤松籬菊岫雲在卯金山河之外雍陶之衡茆秋色庭葉雖可以觀然陶云我愛吾廬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題蓬老亭 同人求會

蓬筆宜于閑居者也茅茨之久與雙蓬老鬢惟肖乎多少朱門無主則廢唯此蓬筆舊主長存書曰人惟求舊亭子亦然

品嘗 堀田加賀守正盛求之

品嘗試所以知禁好也故周典有食醫之職在衆醫之上古人曰守口如瓶亦是頤生之道也

割正 同人求之

則赦之可褒賞事

一吉利支丹之書札幷贈寄之物潜藏齎來於日本則必須誅之若有違犯而來者速可告訴焉猶有匿而不言者其罪同前條事

一以重賄密載吉利支丹之徒于船底而來即可早告之然則宥其咎且其賞賜可倍於彼重賄事

右所定三章如此唐船諸商客皆宜承知必勿違失

寛永十八年　月　日

右三章遣于長崎港以徧告戒之

題敲冰 元和八年作

唐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毎冬取溪冰敲其清瑩者煮茗與賓客飲之是誠千歲之美譚也此雖取諸彼而宜於冬不宜於三時今也於春則前村一枝之冰顯姑射之肌于夏則靑奴一味之涼飜寒江之浪在秋則半天孤輪之冰敲送迎之門然則四美具矣方今一片之版四序之宜緬造化於此矣若夫豳風藏冰之義此乃不暇云於乎長嘯巖下敲冰洗腸者其唯程子乎

題汲淸店 同年作

此店者伯夷所築乎屈原所居乎抑又於陵之所宿乎未可知也許由不受天下而去過旅店其人疑盜一錢今店主如何

又 加藤明友求之

古人不飲盜泉不酌貪泉惡其名也況於其實乎千歲之下峩伯夷之冠結靈均之纓者有之乎吾

赴于　本朝若有重到則破其舶誅其人而無噍類今茲彼蠻賊不順嚴旨佯爲乞和者來欵大君震怒遣使節到長崎縛其徒七十人悉皆梟首燒其船幷器財沈之于海是汝曹之所親見之也自今以往能守我法商船往來多交易則彼此之利也

一蠻之自阿媽港來者既伏其罪耶穌之禁彌嚴然則彼必不得來然彼猶欲弘其法則邪師妖僧或爲有髮或爲無髮或裝唐人之形或衣日本之服隱汝曹船底到于　本朝竊惑愚民亦不可知也然其猫眼亢鼻赤鬚鴃舌則焉廋哉欲廋之則大愚也大罪也且又先是我民之入蠻而習彼法爲妓師者蓋可有之他後以之僞爲日本人或爲大明人潛載來乎是亦不可掩也如此則汝合船無老弱皆殺而無赦且燒沈其船者必矣問國之大禁而後入者中華之制聞汝曹所可遵也謹守嚴制勿騙于蠻

一仄聞蠻賊以重賄附汝曹而後竊匿耶穌妖人于船底到於我地而放置之于海岸僞爲不知所由來者其然乎若果然則早到長崎司當申告之以汝曹爲忠欵而其恩賜於汝須多於彼重賄若干也勿疑焉若隱而不告則必誅之急急如律令

寛永十七年仲秋日

諭大明商船三章

一吉利支丹以罪惡深重故其駕舶所來者悉皆斬戮且其徒自阿媽港發船渡海之事既停止訖自今以後唐船若有載彼徒來則速斬其身而同船者亦當伏誅但縱雖同船者告而不匿

之術制禁益甚然阿媽港猶寄事于商賣匿伴天連于所雇唐船底來而微服潛行于群國以此邪術誣惑庸人且蠻舶密養其衆是以其徒連年逢囚繫或陷大辟或被焚死者多矣加之丁丑之冬彼邪徒蝟集蜂起于肥前島原屢入邑里燒家屋害人民據舊壘不急破之絕其根而使枝葉滋蔓若有及張魯孫恩之類乎戊寅之春凶徒亡滅斬馘者殆可四萬人然我騎兵步卒以下爲彼被殺死者亦有之然則蠻賊其罪最重可憎而可嫉之至也由是去歲使節到長崎諭汝國人向來必無向于　本朝若有再來者悉戮其船中人以無子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爲乞和平者重到于此地官事無監制令何變某等謹奉　鈞命不知其他不敢赦之卽壞其船執其徒若干人梟酋長狥于市其餘者無少長皆誅之但船子及醫師者准彼則其罪輕者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別造小舟放還之使此狀告于本國也凡阿媽港近隣酋長聞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嚴也

寛永十七年　月　日

加仰爪民部少輔藤原忠澄

禁耶穌狀諭大明商船代井上筑後守

日本國欽差使井上筑後守政重告諭　大明國諸商船主狀

一頃年阿媽港蠻船託于商賣來於長崎竊弘耶穌邪道勾引蚩蚩之氓我　太君聰明英武早察之制禁嚴肅闔國畏服若信有彼邪法者發覺則罪夷三族然彼船中匿載號伴天連者來誣民撩人故去歲降　鈞命絕阿媽港曰無再

堅可相守者也

寛永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御朱印

右十九條奉 台命撰之執政胥議之後於 御前有取捨而後定焉閭國施行無不守焉其文平易兼用俗語爲使人易解也嘗引考倭漢舊式作此十九條註罹丁酉之災

先生歷仕 幕府四葉凡毎出 印章法式無不預聞焉今不悉載之

肥前國長崎港禁令

一西洋耶蘇會人載渡日本國事

一日本國兵器賚渡異域事

一奉書船定額外日本人渡異國事 附投化異國人准此

右所定三章須守禁法若有犯之則可處重罪

施行如件

寛永十一年五月

誅耶蘇邪徒諭阿媽港 代加加爪忠澄

夫施政安民者國家之本也修文懷遠者主將之德也及 本朝慶長之初 源大君之治世文武兼備寛嚴相濟四夷來欵而立市舶司于肥前長崎浦商賣交易者往來絡繹阿媽港之蠢蠻平素尊天主之教欲弘其邪法于 本朝比年所來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載耶蘇之徒號伴天連者到于此蓋是以此教而唆我里民竊有覬覦 本朝之志故 大君震怒捕天伴連及其徒悉斬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爾來

先君大相國今 大君幕下三葉之間最惡徒斯

可結婚姻事

一音信贈答嫁娶儀式或饗應或家宅營作等當時甚至華麗自今以後可爲簡畧其外萬事可用儉約事

一衣裳之科不可混亂白綾公卿以上白小袖諸大夫以上聽之紫袷紫裏練無紋之小袖猥不可著之至于諸家中郎從諸卒綾羅錦繡之飾服非古法令制禁事

一乘輿者一門之歷歷國主城主壹萬石以上幷國大名之息城主暨侍從以上之嫡子或年五十以上或醫陰之兩道病人免之其外禁濫吹但免許之輩者各別也至于諸家中者於其國撰其人可載之公家門跡諸出世之衆者制外之事

一本主之障有之者不可相拘若有叛逆殺害人之告者可返之向背之族者或返之或可追出之事

一陪臣質人所獻之者可及追放死刑時者可伺上意若於當座有難遁義而斬戮之者其子細可言上事

一知行所務淸廉沙汰之不致非法國郡不可令衰弊事

一道路驛馬舟梁等無斷絕不可令致往還之停滯事

一私之關所新法之津留制禁之事

一五百石以上之船停止之事

一諸國散在寺社領自古至今所附來者向後不可取放事

一萬事如江戶之法度於國國所所可遵行之事

右條條准當家先制之旨今度潤色而定之訖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著三

武家諸法度

一文武弓馬之道專可相嗜事
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弓馬是武家之要樞也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亂何不勵修錬乎

一大名小名在江戶交替所相定也每歲夏四月中可致參勤從者之員數近來甚多且國郡之費且人民之勞也向後以其相應可減少之但上洛之節者任教令公役者可隨分限事

一新義之城郭構營堅禁止之居城之隍壘石壁以下敗壞之時達奉行所可受其旨也櫓塀門等者如先規可修補事

一於江戶幷何國假令何等之事雖有之在國之輩者守其處可相待下知事

一雖於何處而行刑罰役者之外不可出向但可任檢使之左右事

一企新義結徒黨成誓約之義制禁事

一諸國主幷領主等不可致私之諍論平日須加謹愼也若有可及遲滯之義者達奉行處可受其旨事

一國主城主壹萬石以上幷近習之物頭者私不

條ニ損益スル之編輯ノ始末ハ見ニタリ序文ニ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十五終

原兩流其所言嫡庶事者並載兩說論辯之若夫牧野者二流同祖而其氏異也所謂甲乙固守衡决不順者也今分入清和源氏部又入諸氏部其論說者見本譜下

一雖稱清和源氏不知其本者號支流然其先祖或住江州或以四目結爲紋者察其可爲佐佐木流以入宇多源氏部或住勢州或住播州者考其可爲赤松北畠之流以入村上源氏部又考其譜可爲渡邊黨者以入嵯峨源氏部其餘彼無所考此無可證者姑入清和源氏之支流於戲年代久遠而難知者無奈之何夫闕疑者古人之例也蜀先生雖爲中山靖王之後不詳其世系宋太祖雖稱趙廣漢之後不詳其派譜則中華亦然是諸家所以有支流也

一目錄唯書其稱號不記其名故如松平水野小笠原石川安藤高木等一氏多族而不易見又稱號同而其姓異者清和源氏之有太田土屋藤氏亦有太田平氏亦有土屋源氏藤氏良岑氏皆有丹羽之類多矣恐其難考也雖然同流之內有嫡派微而庶流顯者有父兄無官位而子弟昇進者故其爲列以官位爵祿爲先則亂族類以嫡庶長少爲叙則亂尊卑且嫡男附於父則難記其名次男三男等勤別職則難畧其名是今所以唯書稱號也然則縱雖難考庶幾其勿誤也

寬永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此二篇寬永諸家系圖傳編集時所作也但示諭者所告集會衆中也此時　先生爲摠裁而恕也掌清和源氏部故作條例被示之其餘藤氏平氏諸氏部亦據此條

將之時時政者姻家也猶稱北條四郎義盛者侍所別當也稱和田小太郎景時者廐所司也稱梶原平三重忠者武州之鎭也稱畠山次郎盛長者從亡之勳臣也稱安達藤九郎是等經年異世而僅或至受領或列衞府則況其餘武臣乎想昔日武家執權之初也故猶質朴者也然父爲武藏守則子稱武藏太郎父爲相模守則子稱相模太郎之類亦有之及于武家繁昌士林濟濟推昇官位越後者新田領地也高師泰稱越後守播磨者赤松之國也高師冬稱播磨守有名無實也其後朝廷除目懸召雖不行時邊鄙武士濫冒受領之名恣稱大少輔頭正等者不可勝計也其内又持口宣藏證文者不爲無之而頗雖議之其實否難詳之者亦有之則姑從其家説也受領之内上總上野常陸者有太守是親王之所任既爲流例常人任之則介也故稱此二州之守者雖家説不用之降之爲介也然平氏臣有上總守忠淸則以此三州定爲親王官者亦其例在近乎猶可考也故忠淸以前之人爲此三州之守則因其人不削之者亦有之賴光爲上總守義光爲常陸守之類是也

一同流爲二家各言其先祖之事矛楯者多矣如蒔田以爲義繼者吉良之嫡也然長氏子孫者世在京都而其名籍甚中年鎌倉管領欲擬京都柳營而以兩上杉及千葉小山結城長沼佐竹那須宇都宮小田之八家而配京都三管領及山名一色京極赤松之四職其餘諸事多效京都故招義繼子孫之在奥州者以准京都吉良者乎況今已稱蒔田則其次第可知焉小笠

一史家之列傳多以子附父傳末以弟附兄傳後者然淮南王長不附於高五王傳霍光不附於去病班超不附於彪固雖同族而異傳之例也劉向附於楚元王周亞夫附於周勃竇憲附於竇融耿恭附於耿弇是同族同傳之例也史記有外戚世家然唯擧呂后於本紀漢書有外戚傳然別立元后傳又張湯杜周不在酷吏傳馬融鄭玄不在儒林傳是雖同類有別傳則編集之例不一體今所編次亦宜然觀者察之

一天正年前武臣官位不可濫昇也示諭已言之今清和源氏之內畠山持國敍從三位者記之不疑者公卿補任列之官本系圖記之又中原康富日記曰管領畠山持國卿則可證者多矣又畠山家傳曰政長敍從三位吉良家傳曰滿義敍正三位小笠原家傳曰貞宗敍正三位共不載于補任然有持國之先例則政長位階不必可除之乎考官本系圖則斯波義將及其子義重等旁書三位然補任不載之而官本系圖難破則政長亦義將等之類乎昔日足利氏之世管領威權張大故至高位然非朝廷之意故補任不書之者乎吉良長氏者足利義氏之長子而讓泰氏者也故室町武將於其子孫頗有禮讓之意譬如齊悼惠王肥東海王彊寧王憲之類乎難准他家小笠原貞宗中興其家以弓馬法爲公家武家之師範且彼家系譜的傳分明而妄不可廢也故滿義貞宗政長姑存家說其餘官位者詳議而有所取捨也又諸家之內不敍從五位而或稱某守或稱某大輔某少輔或稱某頭某助某允或稱某正某佐或稱某太夫某亮某進之類猶多不爲定論也鎌倉右太

考各篇可見之其中或以割菱爲紋故稱武田族以松皮菱爲紋故稱小笠原族者亦有之或以其祖爲甲州人故有稱清和源氏者古來以新羅三郎之子孫號甲斐源氏者已爲熟語且武田氏累世領甲州其子孫蔓焉分封其支族於諸邑則其餘孽遺種乎故載之於義光流末冊

一朱丸●●●●等各有差祖宗中與英雄貴權加朱丸者多效官本系圖例然加其丸亦不可以一樣看也假令於義家流則義光爲庶子於賴光流則賴親爲庶子共不能加丸然於甲斐源氏大和源氏譜則以義光賴親爲祖宗加大丸義光流之内昌義佐竹光長逸見信義武田長清小笠原之類各分爲一宗四宗分爲數十家每家各有宗家家所以敬祖宗者無貴賤一也者乎故每宗加丸其丸有大小者非無微意其餘諸流祖宗之分朱丸之差可准知之若試言中華例則周文王之多子武王爲嫡周公康叔爲庶然在魯衞則以周公康叔爲祖周公之胤嫡子世爲魯侯如慶父叔牙季友則爲庶子故降爲大夫然亦各爲一家之宗也宜類推之

一諸譜系嗣事跡可疑者且不見於舊記者或加家傳字或記曰中絕或有加私按如立花本堂五島等之類

一每集每冊之首必於其同類之内或世系正者或有勳功者或稱號有由者撰次之其難分優劣者分爲別冊雖有壹貳參肆之次第不必以此爲高下之科古雖有雞口牛後之譬今亦存鳳味龍尾之義況一集一冊之首乎若夫微少之輩非可細論者往往有之歟

其餘皆以此兩例可推知之其先祖嫡庶之次第者別作大綱總括圖以詳之

一諸家同流者如義家流甲集第一繫自清和天皇其次者或繫自貞純親王或繫自義家或繫自義國爲義義重義康或繫自義兼義氏或繫自公深泰氏其統次第昭然可見焉今於惣括圖內繫室町武將之名者明其爲足利氏之冑也宮原蔭山者基氏庶流也雖居吉良上然已以喜連川爲始則宮原蔭山不可相離故附之於其末也三淵之在細川之末瀨名高林之在今川之次山本之在佐竹之後之類亦是也最上者斯波之裔也雖可在細川畠山之始然不傳斯波號而稱最上則非正派故降一等也如島津累世封國雖稱賴朝之裔然久爲西州藩離則其家與足利家有階級故題曰爲義流爲義流昔年雖爲義家嫡派今正流已絕故置於足利流之次也賴光流之內中年以來土岐頗存嫡派之意官本系圖此流多加朱丸今案賴綱者兄也國房者弟也賴綱也賴政之祖也國房者土岐之祖也考舊記自義朝存沒至賴朝蟄居二十餘年其間仕朝廷爲源氏之豪者賴政也況位階至三品乎然則於賴光諸流者賴政其尤也者乎及足利氏爲武將而土岐一族有創業之功故世領濃州爲大家由是其家秀出於此流者乎官本系圖之編集在土岐全盛時故作者其有意乎今敘此流則土岐不必可爲賴光流正統乎故每篇繫自賴光錯雜爲之次序蓋此變例也

一義光流支派繁多佐竹逸見武田小笠原諸派或有系嗣的的者或有總記其祖而失其系者

康者足利先祖也治承年中源賴政說高倉以仁王而徧數淸和源族者皆此數流也其末派之在諸州者不可枚擧也編集之次第不爲無據也

一義家者源家之正統武門之棟梁也且其子孫世爲天下武將故此流者諸家所不敢爭也若言其先後則滿政滿季滿快者滿仲弟也賴光賴親者賴信兄也然則宜在義家流上歟然陳杞宋者虞夏商之後也史遷敍世家以吳泰伯爲第一范史敍宗室而趙王良者光武叔父也城陽泗水安成成武順陽等者南陽前王之後也然以齊武王縯爲始也今以義家流爲甲集者此例也義家流已爲甲集則滿仲諸流不可不次之故賴光流賴親流賴淸賴季流義光流次之滿政滿季滿快次之

一松平正統一冊者非今度諸家所獻者今考舊記以述其事跡而尊其正統明其庶流之所出庶流繁多今分爲四冊且作略圖一冊以便觀覽也

一松平諸流各因其所出之先後以爲之次序自泰親主信光王至信忠主可考知之班史先載荆燕吳次載楚元王次載高五王之例可幷按也其餘晉書唐書之敍宗室亦如此況其朱線之不可亂乎但他流賜松平氏者不載之因幡守豐前守隱岐守三流雖異種有故別爲一冊列之於此其說見本篇下

一諸流大抵因其嫡庶考其分派以爲次序然近世尊大而爲巨室有不可降之者是所以池田淺野之居土岐上也若夫細川在喜連川下者其先世武將之胤管領之家顯然者無異論乎

俗勿鄙寧繁勿脫寧樸勿僞庶幾其詳且精也
一所呈每譜倭字漢字共有可有不可乎點竄補綴而別書別草藁也再寫之則淨書也此三者尤須校正焉然後漢字倭字淨書兩本相對合看須覈定其不紕繆也

寬永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淸和源氏系圖傳條例

一水尾帝派桃園皇種分爲數流者繁多也今依官本系圖尋其所自出考其稱號而分爲十集所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
一貞純經基以來當流世以武事衞護朝廷至滿仲爲世所稱其嫡子賴光以武勇鳴于時也賴光子孫多在攝州濃州世稱攝津源氏者大略其後也賴光卒後其弟賴親繼其餘烈爲武將四天王之一也其子孫號大和源氏其弟賴信討叛臣平忠常立勳業益揚家聲其子伊豫守賴義其孫八幡太郞義家益奮武威顯軍功故此流爲源家正派賴義弟賴淸賴季之子孫者散在信州及諸州義家弟賀茂次郞義綱者今時無後其弟新羅三郞義光子孫尤多矣分在江州甲州信州常州等滿仲弟滿政滿季滿快之子孫者轉徙江州尾州濃州信州等如賴信弟賴平賴範及賴義弟賴任義政者官本系圖雖載其流而今無聞焉義家之諸子義親義忠有故不得其死雖有子孫共不顯於世也三男義國下向關東故爲義繼其家至義朝及賴朝大興其家爲天下武將至實朝正統早絕故義國流爲源氏嫡派其弟義時義隆子孫在河州信州義國長男義重者新田御先祖也次男義

乙皆雖稱某人之後甲稱一姓乙稱他姓者各訂正甲乙之所稱而可從其有據若或甲乙共不分明或甲乙互固守其說衡決不順則號曰未定雜姓乎古人有言會釋一事還作楯矛搆合兩說則有牴牾新進本系多違故實或錯綜兩氏混爲一祖或不知源流倒錯祖次或迷失己祖過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爲己祖彼此謬錯不可勝數何不分淄澠乎抑又大枝共大江一訓宇合與馬養同乎故前代校戶籍者轉蝮部姓爲丹比部變永吉名爲長善之屬不爲不合是又可不思乎

一冒他姓者或養父或繼父或姻家或母家之類皆用其所冒之姓而其實父者可細書之在原實盛稱齋藤別當源長基號安藤太郎大江廣元爲中原廣季子源知家爲宇都宮宗綱子源親淸繼河野家上杉義人續佐竹家之屬是也若有見進兩系譜者須幷存之

一鎌倉柳營之時北條數代雖執天下之權其昇進不越四品室町幕府之世如斯波細川畠山雖爲管領至三位者纔一兩輩大略止於四品耳況其餘乎然則天正年前之武臣官位不可濫昇也縱其家家有私所傳稱而雖寫出之評議而可也

一寫漢家之鳥跡記日域之鳳曆者日本書紀之類也倭字漢字相並而行者古今集新古今集序之類也六條宮以眞字而模謄伊勢物語皆爲長雜倭語而解說貞觀政要右旣如此今亦宜然以其所無易其所有謂之譯語欲其相通也如今諸家新獻群系文理榛塞詞語顚倒者想可有之然則執簡者須注其意寧拙勿誤寧

秀卿爲憲者二十七八世自師輔者二十四五世平家者流自桓武至今而三十三四世自良文者二十七八世自清盛時政者十八九世宇多源氏者自宇多至今而二十四五世自佐佐木秀義者十八九世此等之類以其世系之正者考之則如此然人有壽夭世有長短或兄弟相及或子早世而祖孫相續或無子而外孫繼嗣故二三世之多少不可謂不有之然或有以百年二百年之懸隔者直爲父子孫之系者或有漫作其派譜私補其斷絕者故有七八世五六世之伸縮宜訂論之菅家江家幷嵯峨村上源氏等之諸族亦准之又以人與年言之自賴朝至今殆五百年考其世系則十七八代自尊氏至今既三百年考其世系則十二三代也諸家之世數須以類推之

一誤其出自而認他祖以爲己祖者譬如以藤氏之足利爲源氏之足利以源氏之畠山爲平氏之畠山之類族姓雖異稱號有同無以佐佐木之田中爲稻目宿禰之胤無以多多良之山口爲八代宿禰之裔且嵯峨宇多村上等各有源氏不可合同於清和之流也準諸中華言其姓支則孫氏有三流楊氏有二流李氏有隴西趙郡等若干房何雷同哉又言其疑似則魯有兩曾參趙有二毛遂漢之兩韓信唐之二韓翃姓名同而人別也而士會隨季范武子一人范雎張祿亦同人司馬公程先生不爲兩人呼枳爲橘猶可乎地異而種同也指海棠爲牡丹不可也雖共斥花而其樹異也若夫同氏同祖之人不詳其姓之所出而或稱源氏或稱藤氏或稱平氏或稱誰某氏衆說相亂妄撰不少假令甲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著二

寬永諸家系圖傳示諭

昔允恭天皇之時正諸姓而辯眞僞弘仁帝之御宇勅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撰姓氏錄以序皇神蕃之別延喜帝之時正親司勘皇親籍以掌賜服改姓之事自爾以來後圓融院之坐楓宸也源義滿公之開柳營也是時大納言藤原公定編纂本朝尊卑分脉圖以行於世方今鈞命新降群譜屢捧於是糺姓苑之瓜瓞騰士林之蕃茂記其官祿則不忘蒙庇蔭叙其祖禰則豈無念所生忠孝之道擧皆在此雖前朝之美談何以加之哉信是太平之洪業治安之盛擧也漢字倭字綴文草案繕寫校讎之輩被召來會故聊擧條例以告諭之

一賜松平稱號則各入其本氏之部而當註其恩賚之所由若至賜於異姓則不可混清和源氏之部譬如漢項伯婁敬雖賜劉氏而班馬不以爲宗室唐藩鎭功臣雖賜李氏而永叔不以爲宗室之例今亦效之

一清和源家者流自清和至今而二十五六世自賴光者二十二三世自義家義光者二十一二世藤家者流自大織冠至今而三十七八世自

儺辭云爾

戯題風神 幷詩 寛永十六年作

佐久間親衛校尉謂余曰室家嘗相告曰良人貌似風神人之所憚也聞而笑之後一夕候營中有命曰爾似風神雖知爲其戯謔然唯而平伏退公之時告室中曰　鈞旨如此婦之言相協不亦奇乎相共又笑因倩畫工探幽圖之願乞一言以記之答曰夫風者大塊之噫氣也其神曰飛廉在星曰箕伯在卦曰巽在管曰地籟在獸曰貍母隱其名曰封家十二姨其發則觸物有聲而無色然天地之間無所不有焉若人爲風伯則亦益奇乎小詩一首以請故應之

吹出土囊口封姨爲配偶于喁掃俗塵在斯阿誰某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六終

所云暗中信手頻抛擲打著諸方鬼眼睛是也按漢舊儀逐疫之夕方相氏率隸童設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又取赤丸五穀以播灑之夫五穀菽豆在其中杠谷樹與棘矢亦不甚遠也方相侲童所唱和其辭八十言沓爾十二神食諸惡鬼者亦不過於鬼外福內之四言由是觀之　我國雖自古有此故事然謂效漢儀亦可乎今夫炒豆其聲爆爆烈烈鬼聞汗流魄駭抛豆其響砲砲發發飛雹碎氷有時而如銃丸之擊破鬼心洸洸股戰毛竪宜乎邪魅之逃遁也及其既逃也則杠谷樹森兵戟鬼豈得再還來哉所謂鬼外福內之言洋洋乎盈耳哉吾聞度朔之山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儡領群鬼若有所爲祟爲邪者縛之以葦索此山在東海中而近扶桑或然則此二神者不爲　我國之靈未可知也嗚呼豆之焦而馨神其歆之豆之散而鳴神其聽之豆一也群邪懼之明神饗之爲我要者爲彼害者蓋如此於是乎焄蒿悽愴肅爾而居若聞神言者焉云

鬼兮外福兮內神之格鬼之退惟二神儼而對召鬼王數鬼罪抉鬼眼割鬼肺搤鬼吭扳鬼髻拉鬼肩鞭鬼背鬼口喎鬼鼻噎鬼腕脫鬼脚蹶縲鬼翁紲鬼壻係鬼妻縛鬼妹執鬼子捕鬼弟破鬼篋裂鬼袋債鬼車毀鬼蓋赫鬼軀褫鬼袂奪鬼糗閉鬼米鬼僕倒鬼婢斃鬼牙摧鬼翼鎩鬼顏赧鬼額泚鬼色枯鬼聲嗄鬼不笑鬼泣涕群鬼族及鬼輩叩鬼頭乃九拜曰鬼去來不再流鳴水浮於桂送之淀湛于海卑鬼方投四裔不祥除景福介神之助人是賴神之德物所體言惟敬行惟勵是人心神所憩嗚呼冬春交陰陽際今夫送故迎新眉壽無疆百千歲

余比年在江戸元和九年旋洛而逢除夜因作

鄕曹弱年之所知我能知太極信澄曰汝狂謾也太極者非汝之所可知矣于怒而杜口時春復坐曰凡言義理則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若爭勝則忿怒之色嫉妬之氣見于面是害心術一端也愼之哉及天晴而歸于出拜送

又

耶蘇會者曰地下亦天也若掘地到底而臨之見之則必視天如鑑於井也於是落石則石在地之中間而不上不下是乃地在天之中間之證驗也余曰我觀天地之間無一物不有上下彼以中爲下何足知物各有上下之理乎若有人問隕石止何處必曰落所落耳何不上不下之有

又

耶蘇者曰天圓也地亦圓也余謂有動有靜有方圓物皆然天地爲甚動者圓靜者方其理如玆若如彼言則何有方圓與動靜乎雖然非默識心通者不易言也

以上慶長年中少壯之時所作也

儺文

儺雖近於戲而古之禮也故聖人猶朝服而立於阼階記於周禮載於漢志見於歷代之史集不可勝數也　我國昔神世旣雖有驅鬼之故事然權輿于文武帝慶雲三年以降每歲行以爲恒出于國史具于江家之次第其朝廷儀式未及論焉民間除夕到今所行者挿杠谷樹於門戶壁間此國諺所謂比比良木是也其葉有稜角如刺蓋禦邪鬼也又爆豆撒之屋內唱曰鬼兮外福兮內古人

又曰有南北無東西春曰已是有南北何無東西耶又見彼日月行道之圖不及一行沉括之萬分蓋彼潜在大明見渾天之遺則而竊摸倣之耳可咲又見形如水晶有三角者掩目見物爲五彩蓋以有稜故爲彩也又見表凸裏平之眼鏡以是見物則一物分而爲數物蓋以面背不平故如此凡如斯奇巧之器眩惑庸人不可勝計王制曰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宜哉斯語又見妙貞問答書是于之所作也使于讀之其書設妙秀幽貞兩尼互問答之或論釋氏 十宗之外加一向日蓮至十二宗 或言儒道及神道無一可觀者皆綴和語之卑俚而漫叫騒罵詈聞之如蚊虻之過前豈介於懷乎雖然侮聖人之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若又以是惑下愚庸庸者則罪又愈大也不如火其書若存則遺後世千歲之笑春問曰利瑪竇 耶蘇會者 天地鬼神及人靈

魂有始無終吾不信焉有始則有終無終無終可也有始無終不可也然又殊有可證者乎于不能答春曰天主造天地萬物云云造天主者誰耶于曰天主無始無終天地曰造作天主曰無始無終如此遁辭不辯而可明也春曰理與天主有前後乎于曰天主者體也理者用也體者前理者後也春指面前之器曰器者體也所以作器者理也然則理者前而天主者後也于不解曰燈者體也光者理也春曰所以火爲燈者理也光者非理也唯云之光而已于猶不解曰作器之一念起處爲理一念不起以前元無想無念而有體然則體前理後也春曰不可也不謂無想無念唯言理與天主而已無想無念之時有理而存頌遊笑曰問高而答卑彼之不解信宜哉春有事起坐時暴雨疾雷于大不悅曰儒者所謂太極者不及天主天主非

相之同異耶如實知自心爲菩提長知之耶六大四曼三密表何物乎阿字刀斷何物乎他日我爲爾觀秘密莊嚴心哉有知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之義乎寂光在何許耶伊音那畔其何時乎被接名別是何事哉他日吾其與常味醍醐而駕大白牛車者遊哉與法華轉者不可同日而談也安知辯眞空頑空會虛無有無耶淨裸裸赤洒洒明歷歷露堂堂揚眉瞬目着衣喫飯說悟道受用到本分田地有無俱遺善惡兩忘說而不說安知如此話欄乎異日吾與賊賊者論此事耳要之浮屠氏畢竟以山河大地爲假人倫爲幻妄遂絕滅義理有罪于我道故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彼去君臣棄父子以求道我未聞君父之外別有所謂道也故曰吾道非彼所謂道也三子者其思之

排耶蘇

慶長丙午六月十有五日道春及信澄依頤遊价不意到耶蘇會者不干氏許不干佘守長（不干侍者）招三人入室彼徒滿席坐定寒温已而後春問以徒斯畫像之事使彼言之對語鶻突蓋恐淺近而不言之又見彼圓模之地圖春曰無有上下乎于曰以地中爲下地上亦爲天地下亦爲天　吾邦以舟運漕大洋東極是西西極是東是以知地圓春曰此理不可也地下豈有天乎觀萬物皆有上下如彼言無上下是不知理也且夫大洋之中有風有波舟西而或北或南而又東舟中之人不知其方以爲西行謂之西極是東不可也若舟東則或北或南又必西謂之東極是西不可也且又終不知物皆有上下之理彼以地中爲下地形爲圓其惑豈不悲乎朱子所謂天半繞地下彼不知之于

堯舜設司徒之官曰人倫之敎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又謂之五達道古今不易之道也故曰聖人無他只人倫之至也不可不思焉

告禪徒

大燈國師初爲丐人時居五條橋下有年矣其門徒作行狀年譜皆諱而不載獨狂雲子宗順作贊曰風飡露宿無人犯第五橋邊十五年世傳妙超侍者播磨國人也弱齡問法顯密之家而不快于心欲入元求法遂赴覇家臺適遇僧紹明歸自元於是參禪嗣法超有妻子爲斷恩愛之欲使妻買酒因閉戸殺其二歲兒串炙之及妻還見之怪焉乃噉炙兒以飲妻熟視大叫喚而出超亦便出是乃紫野大燈國師也吁佛氏之蔽心至於茲酷乎虎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絶義理吸羹不及放麑況於此哉與夫大義渡擬殺其所生之母者同大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焉

諭三人

俊長非稻邊氏者德安亦非菅玄同此三人共奉仕先生於駿府

紹有者誦法華俊長者習眞言德安者參狗子話三子所得其奈何昔騰蘭初到中華僅唯四十二章經耳所說緣業而妄淺後來達磨慧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思善惡時認本來面目說愈高而大亂眞五家七宗如滔天或若慧文慧思智顗灌頂大小威湛然之輩世不乏人皆是法華行者也或不空善無畏一行之儕時時繼出悉是大毘盧遮那之加持者也三宗之於吾朝澄于台山海于野峯西于東山爾來師師相承祖祖相受不爲無敎不亦昌乎今長知有相無

徒著頭巾挂露衣帶劍杖錫佩大螺貝有事乃吹貝而呼衆世之所號山伏者是也其徒有犯法當罪者衆皆議穿深坑而活埋之然後下石以封樹焉表曰某之山伏有罪矣官之所不能禁也今若有妄殺人者官必曰私也執之殺之者妄猶可也人之奴隷有罪或盜者若不告于官而殺之官必又曰私也執之然至於山伏擅殺而驚蝮而官不能制也是何也然山伏之法亦私也其殺山伏亦妄也況於埋死之大惡乎吾聞浮屠貴不殺何今其刻礉哉雖鷹虎之酷吏獄老未至如此吾謂山伏之法瞽者之法可幷按也且夫浮屠之有訟也司僧錄者不證曲直不議眞僞唯直斷之曰寺法是在焉官以爲然宰相以爲然天子以爲然豈其然乎吁寺法也山伏之法也瞽者之法也豈法也哉於是不能不謂國無人

釋老

瞿曇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伯陽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者云何無我乎大我乎常在此娑婆世界故先於三千塵點劫而不爲久遠後於五十六億千萬歲而不爲曠邈收於一念方寸裏而不爲小貫於十方世界而不爲大須彌爲小微塵爲大是浮屠說也道者云何常道乎大道乎道生一故生天生地神帝神鬼無形無爲有情有實混兮渾兮寂兮寥兮獨立獨行強名之曰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是老者言也是以推之二氏所云道者果虛無而無寂滅而滅非吾所云道也古賢以易中庸合而言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寂然不動也發而中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夫道者敎人倫而已倫理之外何別有道彼云出世間云遊方外然則捨人倫而求虛無寂滅實是無此理故

如雲甚極紛奢夸輝于世或僧徒之來見者問之乃曰某寺之僧正也某院之長老也浮屠之肩拍袂挹男色少年者封君富兒之握妓子倡流之手者人人無不注目偸眼也好色者亦多哉略貌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聞登徒子之風而悅之者取而爲口實及將勸酒于花前必曰不飽不已不醉不歸狂歌戲舞大笑絕倒及其終乃搖手頓足譟譁衝耳誠雖飢之虎狼風之馬牛不亦若是之太甚也今其衣食男女之欲是恣是耽闔國皆是也遂未聞一人之對花吟詩若倭歌者蓋有之乎風俗之醜陋以此一事而其大可知有國者不可不知風俗之清濁厚薄蓋以此

物價

荷簀而賣魚禽者負籠而鬻菜果者行過町門而呼其物名以聲之人或問其價幾乎必數倍而答焉實足陌也而曰一千矣實十字二十字也而曰半陌曰數十矣八瀨之薪女鞍馬之炭翁闕之童刀郞伊勢之粉工亦同之物之賤者既如此則其至高貴者亦益倍加倍矣苟非若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而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必其不能得其實也闔國數百千闕之市未有口不二價之韓伯林那唯有買伏神而得老芋之柳子厚而已彼相欺也此相僞也甲相與也乙相奪也豈惟此而已哉官相鬻也國相賣也至是其如之何

山伏

右之刑墨劓剕宮大辟後世易以笞杖徒流絞皆是所謂五刑也至於太甚則有轘磔梟首腰斬棄市鋸項之刻薄暴酷也何足數哉今浮屠中之一

衣服

織之精曰綾曰錦繡其餘又多粗者亦然服之貴者賤者宜有差于人有王公有侯國有群官有士庶人有民甿至於婦人亦然方今侯伯達官服綾編戶之庶人亦服綾元妃公王之服縫而飾或染於紅紫或繢畫文采庶人之子女妻妾亦如之是皆謳民者逐末者日日放侈流荒而至是吾恐其弊之心求狐白之裘火浣之布織女機中之物而不已也且不士不農不工不賈而欲衣服之美欲飲食之旨不盜而何爲哉謂之發冢之人又謂之推理之徒又謂之梁上之君子又謂之探竿影草之輩嗚呼風俗之衰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也政治不正而敎民盜是由於上也昔子產從政于鄭鄭國衣冠踰制者有焉子產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相踰侈而其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傳所謂上下有服是也孔子所稱使民也義亦指此類也設使子產在于今而爲政則必衣服有差而民人安矣驕泰消而跖蹻之徒少矣今無子產之政斯無上下無上下斯無尊卑無尊卑斯無君臣無君臣斯無人倫無人倫斯禽獸也然則馬牛而襟裾猨狙而環珮何衣服有制之暇哉我思古人伊鄭之僑昌黎云吾亦云

櫻花

本朝稱花者唯櫻耳猶如洛陽之牡丹成都之海棠也靈山雙林寺清水寺祇園豐國廟處處有名花焉每春都人之男女聚觀之往來絡繹綿綿不絕携酒榼者烹茗者陳肴核者盛餠餌者布氈者肆筵者乃至於沽酒市飯者授數文錢於茶店者若至于封侯之富人冕者之貴介驅良乘輕從者

潦人

士之初富貴而後潦倒者謂之爲潦人潦人之言曰爲工乎不能攻木也不能攻金也不能攻皮也不能設色也不能刮摩也不能搏埴也將爲農乎手不克採耒耜身不克著襏襫足不克粘泥淖首不克戴苧蒲抑爲商乎不知權衡星目也不辯好惡也不識貴賤也不能逐時而廢著也且又爲僧乎無寺之可入無院之可居不耐習誦經也不耐持戒律也仰而不態事父兄俯而不能養妻兒奴僕何爲而衣何爲而食唯待必寒必餒而死耳余以爲此人此言雖自暴自棄不足責讓而是又國政之弊至使然也方今食於民者兵大半僧道次之淫巧者又次之遊手者又次之食之者甚多民日減散奈何國不窮且盜哉是以兵之不遇於其主困阨閭里者誠如潦人之言而況數世之邦君生而不知稼穡之艱難一旦喪其邦者乎

得長壽院 近代名曰蓮華王院俗號爲三十三間

洛東之得長壽院平忠盛奉白河帝詔而建之東西若干間南北三十三間六尺三寸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此　吾邦之量法也試射者就堂背之南而北面跪坐以持滿發矢高者中桶及簷牙卑者流于下板斜者飛於左右其直透者爲善或十發七八善者有焉或十發四五善者有焉又有自朝至暮一千數百發者又有加十間若二十間而遠發者弓之強弱矢之大小由其人之力其發而善乃其巧也非其力也列國之士卒來于京過于此則志射者必試己能否院僧爲籍以記其善射者之姓名郡縣而受其射錢數百云

乎飲此等之服藥而不死幸哉然三世之醫禮之所載而又一吾邦世官世祿雖忠厚之至而父子之賢愚亦所不免也袁參坡所謂朱與均豈庸流哉爲賢人之子孫難爲庸人之子孫易是也吾想學而不加富貴不學而不減富貴與其學而勞不若逸而遊此今醫之意也若今爲人上者下法曰醫而不學廢其家業者削官沒祿乃必有負笈懷書之人也不然則其不知一字固其所也戊申之夏予見延喜式于江戸書庫偶記醫師之事曰凡應讀醫書者大素經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艸三百十日難經六十日其餘諸書尙多而其博士賜酒食及燈油賞錢其得業生賜衣食歲時簡試不終其業者罸之還之官而禁濫惡之事是後世之所不及也今之尙藥局果有之乎吾今枚數閭國之醫不知其幾千人也其師乃皆向之所謂十數家者流也其師旣如彼則其弟子亦必不勝師師云弟子云稱醫者牛之毛而欲知醫者麟之角也不亦吁乎吾聞周禮列醫師于天官其所掌衆醫立案考之以上下其有食醫爲調養之節有疾醫爲內證之治有瘍醫爲外證之療有獸醫爲畜擾之養古之醫法其精且詳如此是欲納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吾邦若有意于此乃歷選國內之群醫而問之曰某知本草乎某讀靈素乎誰精難經者孰識方書者何人記砭焫者當此之時閭國千萬人之群醫無所遁焉而後撰其人而與之祿授之官使醫師之有恒者居尙藥局以掌其事以陰騭爲志以普救爲務而民人必不死于醫藥是又爲仁政之事其不少矣近焉有延喜之式例遠焉有周公之禮法後之嗣王其思之吾友數輩之醫平日切齒以此告之不亦一快意乎

佗波古希施婁皆番語也無義釋矣佗波古草名採之乾暴剜其葉而貼于紙捲之吹火吸其烟療諸病人多爲之其後用希施婁而不貼于紙希施婁之制或用鍮或用竹其盛佗波古者以鍮爲之狀如牛翠花樣其底尾有孔斜屈而連續于竹鍮筒上節斷長隨國俗皆順而爲之毎有會必備之如用酒卉也盛之筥其筥髹漆或洒金其剉刀飾室其灰器或用小匣或以小壺皆巾以綾羅甚至以黃金作希施婁雜佗波古以丁香沉香黃熟香方今細馬輕轎綺綾佩玉之薄倖郎金雀銀麟翠翹珠被之歌舞妓朝遊于東阜暮出于北野必執此佗波古以爲寄聲通意之媒一吸一呑必相酬酢謂之何哉闔國禽獸行而不知焉穿穴隙之女隘巷不撿之人未足責之於乎悲夫或曰此藥番舶載來而自長崎達於群國其盛行如此然出何醫書歟曰比年諸醫不知之頃聞醫者如見撿本草綱目而到蕒菪其狀貌主治及竹筩引煙之事皆似之蓋其流乎云爾

醫者

客有問醫於京師者對曰醫而食祿定脉價者十數家行則輕輿健丁從者走前長刀持後居則高門厚壁華筵設左玉几寘右皆累世系而位法印今其何醫之問哉客曰名者實之賓也請就而問其實於是問寸口而不知也問病名而不知也問藥氣而不知也問針處而不知也問灸穴而不知也問經絡而不知也問募原而不知也問氣運而不知也問南北政而不知也去而至佗醫而問醫書而不知其名也問句讀而不知也之一醫而又問之遂至於不知一字也譬魚外魚內爛不亦臭

唯以茶器之眇小而若是之至貴高價是何也可恠之甚也鼠璞雖異愚者不知自君子觀之則一小壺而已茶人以爲重器賈生所謂寶康瓠也本邦自古有三神器姑舍是若夫善人楚國之寶也親仁善隣陳國之寶也楚用之而覇陳不用而削如今用肩衝而奚爲哉

瞽者

法公也官位亦公也豈人人之私物也哉吾邦瞽者曰撿校曰勾當是吾官也是吾位也有事乃曰是吾法也彼以爲常世人又不恠也法與官位至瞽者而爲私不爲公其司之者曰總撿校瞽者初試爲勾當納貨數萬及遷撿校又倍之每歲每月諸瞽會于總撿校置酒歡娛列國之主大率與其費而至使然也且朱門高墻問之乃曰此誰某國主之撿校家見其衣袴乃飾而緣即而問其能乃不知琵琶絃撥儻有一人粗抱四絃語平家者不能驚耳況於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掃地而無知者（瞽者彈琵琶誦平家節語而爲節）如此而其所爲如此可謂民之賊矣夫盲人天地之廢人也聖人雖狎必變者恤其不成人也養之之制不過使不至凍死而有數口之蓄是乃文王之政先鰥寡疲癃之意也若或有知音聞律者登庸之以任國樂之事是亦周禮瞽矇掌樂器之意也而今私立官位妄作家法而諂于人混于世奢侈甚矣風俗之弊滔滔至此彼以爲古來如是世人又以爲然此豈賢君之所赦哉破其私法奪其私官而必曰法者國法存焉官位者國之官位也瞽者何預焉

佗波古希施婁

善銅而銷鎔鑠融以作大像果何所爲哉實浮屠感世之勢雖至此而亦其君之賢不肖不齊之所致歟人君之於民也養之而已敎之而已大殿大像非養敎之具也今率可養可敎之民而寒餓之欺惑之謂之君非其君也然則如何而可乎曰養以常產敎以孝弟而已矣天正文祿之際豐臣氏相洛東之地疊大磐累巨石堆其基域創大殿置大像大像壞于地震大殿燼於鬱攸戊申己酉之年復肯堂之事始焉君子以爲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肩衝

茶具甚多其至貴者號曰肩衝蓋一握之小壺實碾茶者也而其直或數百金或數千金裹之以錦繡盛之以方盆藏之以巾笥茶人之奉持之如神明焉列國封侯爭競求之可謂重器乎夫嗜茶之侈起乎窮口腹之欲吾今觀之營一屋之制一木一竹一壁一戶一窓之繁多碎瑣必求其奇異者然後衆工費巧繞屋植花木其通路布石而蹈之旦夕洒掃枯槹無有俯仰之暇奴僮手不能釋帚箕所謂鹵路也擇異石之高且長而斫之穿其上以貯水而立諸檐下所謂洗手石也熾獸炭于爐揚蘭麝之烟酌冽泉於鑵沸汎濫之波至若客到盛饌旨酒山肴野蔌海物川禽生鮮夏槁醉之飫之而後濃茗淡茗數椀而止昔紂之作象箸也微子唏矣箕子以爲其必又作玉盃而嘆之茶人之奢遂令一小壺其價千萬與象箸玉盃何以異恣口腹之極至若是吾聞之寶者國之守也藏之府庫傳之子孫或用之于祭祀或施之於軍旅或陳之冠昏喪奠或取之列國異域之符信今皆不然

澹庵之於梨渦與世之淫媟好色異日之談也然君子之議有所不滿可不謹乎孔子曰放鄭聲傳曰宴安酖毒也誠以好色之心而易好德之心則不亦可乎戒之戒之嗚呼方今不放歌舞妓而至於滔天是誰之咎歟商辛之靡靡妥懽帖睦爾之天魔舞復見乎今日

大佛殿

本邦大佛殿俑于聖武帝而後源賴朝奈良鎌倉二所造焉以材而言之盡國中之名木也以銅而言之盡國中之良銅也其費不知幾億兆也工師匠人數千取斧入深山幽溪之間必求大木數十圍數十尋而羅列以伐之丁丁登登削柹塡澗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泛山水之流乘霖潦之波而入于河出于野以達於其處是皆驅民爲之役且一木之至也數車不耐載之數百牛馬不能運之藉地以圓木使其轉其上許許邪邪挐巨繩者數萬聲或顚殪者日數百人殆非民之所克堪也匠師命群工審曲面勢以規矩刀者斧者鋸者鑿者畢臻及營構修作則群匠或誤傷而死或隕墜而斃夫大佛殿非一木之所建也而一木之費其如此一木之殺人亦其如此其餘類而可知矣是豈國之所堪哉奈何民得不窮而凍餒

吾聞之材者山林之產也然伐之不以其時謂之暴天物金者天地之精氣生于山生于水銅亦如之然取之悉盡謂之貪而無饜是以先聖之用物也不暴不貪斬木有時守林有厲是以材木不可勝用也鑄金爲鼎所以記德也陶銅爲泉所以阜民也是以貨財不可勝用也勞國內之人集國內之材而建大殿果何所用哉舉國內之古器寶玩

西之春傳置送經等京師而縛經於車上其徒五人亦如之牽車于洛街令人人縱觀焉遂劓刵經又劓其五人彼輩平日爲法華不惜身命以爲常談當是之時其何如哉雖欲幸而免官之所不原也建仁寺大龍雪村友梅年十八入元求法元人以爲倭賊捕之將斬之友梅徐而乞紙筆吏意以爲供狀授之友梅以佛光所謂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截春風二十八字爲韻立作頌二十八首詞語不亂字畫有法元人見而大奇之曰求法之人也扶而去之後住持翠徵寺時年二十五若佛光雪村死生不變誠僧中之髦也浮屠且如此況於我儒最可致思者成仁取義見義而不見刀鋸賢聖有成說楊大年自負禪學及其遇殃欲萬方苟免故朱子謂八角磨盤其何在哉然則秦舞陽之勇有所屈而陳不占之節有所伸者無它血氣之與仁義異也

歌舞妓

今之歌舞妓非古之歌舞妓也若敎坊梨園及小蠻樊素之流所謂古之歌舞妓也男服女服女服男服斷髮爲男髻橫刀佩囊卑謳俚舞淫哇嘈雜鼃鳴蟬噪男女相共且歌且踊此今之歌舞妓也出雲國淫婦九二者始爲之列國都鄙皆習之其風愈盛愈亂不可勝數擧閭國入于娼坊酒肆之中所謂張郞妻而李郞婦東家宿而西家食擧閭國之女悉爲河間而孫內翰北里誌不遑勝記輕薄少年黃金敎歌舞珠玉買一笑至若馬融之絳帳杜牧之靑樓世人以爲美談君子以爲譏矧其餘者乎范蠡之於西子蘇卿之胡腹淵明之妾胡

曰夫文南木爲楠或有姓楠者否藤房得楠正成以薦之正成曰亂賊之臣自速天辜今王恭行天之罰何難之有遂築赤坂而居之君子曰微矣哉夢之爲感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通故書想夜夢皆以類至故周禮建占夢之官矣王之有夢天人相際書云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是之謂乎

護良皇子城守于吉野平高時遣羽州守道蘊將兵二萬而攻之急皇子能軍而不克拒焉道蘊大進兵以圍之會吉野執行岩菊爲內應皇子之兵是以敗村義光服皇子之繡而詐之遂死之平氏之卒皆以爲皇子皇子逃于天川岩菊知皇子之不死而逐之義光之子義隆殿殺追者數人隆身被創而自殺于竹中皇子遂如高野道蘊索之不得而歸君子曰有惟父有惟子其村氏之謂乎雖古之逢丑父紀信之儔殆不能絕也

明德軍志跋

倣通鑑之法記明德兵亂罹丁酉之災無副稿

法華徒

源空以聖道爲難行念佛爲易行而專誦淨土三部經捨拋諸經謂之念佛宗日蓮唯偏持誦法華曰諸宗無得道曰爾前經無成佛謂之法華宗兩徒爭黜歷代不絕寇讎矛盾至今而然戊申之歲日蓮徒之日經號常樂院與源空徒之廓山增上寺之神足角論于東武江戶山屢進問經詐死不答其徒來源琳碩玄聽玉雄可圓皆不能言時議收捕經等已

二十有八年立御間城入彦爲太子
四十有二年祭天照大神立齋宮
四十有八年外國寇西鄙
夷國襲我西邊二十萬三千人邊兵堅防之夷
遂逃去
六十年夏四月王崩冬十月葬王
四月九日王崩年百十一歲十月葬于春日卒
川坂本陵

倭鑑乘韋闕

卷首記懿德御宇大聖孔子浮海欲來不
果其次記徐福來朝之事其餘此等類遂
序記者數十條罹丁酉之災無副藁

源平綱要闕

倣通鑑之法記保元平治會戰始末罹丁
酉之災無副藁

太平記三事 倣左傳之法

帝聞平氏收資朝俊基而患之七月七日夜召冬
房問之冬房奏曰臣想資朝俊基敢不供狀彼
豈酷哉而令怒而其犯上之事亦遽矣不可不
念也幸賜璽書以解之乎否帝因使藤宣房之
鎌倉告于高時高時令秋田氏受焉道蘊諫曰
自古未有若是也唯勿開也以還可乎不聽遂
令利行讀其書未已利行眩而衂焉退七日而
死高時奇之不殺資朝俊基而流焉宣房歸奏
帝意少安
初王之在於笠置也夢殿南有木滋蔓或人曰王
息於樹下王息焉覺而召藤房語之故告之

而有泛海之擧則當時之隱逸與桃花源等矣
惜哉神仙之詐也
發明秦政二十八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燒詩
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世
傳徐福齎來經書皆孔氏之全書也福之來日
本在燒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韋
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亂失
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讀書好古之人於是乎
未嘗淚之不下也
七十有六年春二月王崩
七十六年二月八日王崩年一百二十八
○孝元
丁亥元年王即位
孝靈之子也歲六十一卽位當始皇三十三年
四年遷居輕地

四年三月十一日徙于境原宮
六年秋葬我王孝靈
六年九月葬於片丘馬坂陵
七年立鬱色謎命爲后
九年
是年也丁漢高祖元年
二十有二年春立稚日本根彥大日日爲太子
母曰鬱色謎太子是年十六此乃開化也
五十有七年秋九月王崩
九月二日王崩于栗柄宮時年百十七
○開化
甲申元年遷居春日率川
不書卽位去歲冬十一月于境原也王五十二
歲卽位是年亭漢文帝二十三年
六年立伊香色謎爲后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立姪押姫為后
三十有八年秋八月己丑葬我王孝昭
　三十八年丙子朔己丑葬孝昭于掖上博多陵
　蓋改葬也
七十有六年立日本根彥瓊為太子
　母曰押姫孝安五十一年生孝靈
一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崩
　百二年正月九日王崩歲百三十七
秋九月丙午葬我王孝安
　九月甲子朔丙午葬玉手丘上陵
冬十有二月太子遷居黑田
　廬戶宮也
○孝靈
辛未元年王即位
　孝安子歲二十六立為太子五十三即位是年
　當周赧王二十五年
二年立細姫為后
　磯城縣主女也
五年
三十有六年立彥國牽為太子
　太子歲十九母曰細姫
四十有五年
　是年當秦始皇元年
七十有二年秦徐市來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遊海上遣方士徐福將童
　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死藥遂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邦子孫皆曰秦氏
　書法繫徐氏以秦何也秦人也曷為不稱使非
　行人也來者何也來奔也徐氏之來以其私也
　非秦王之命也徐氏若不誑秦王以神仙之事

辛卯元年王即位

安寧子母曰渟名姫年十六爲太子四十四歳即位此歳當周敬王十年也

二年春正月遷居輕地二月立天豐津姫爲后

二年春遷都于輕地是謂曲峽宮在大和

五年世子生

孝昭也息石耳命之女天豐津姫所生也二年立爲后五年生孝昭

書法書世子生者何也所以明孝昭爲懿德元子也或嫡庶爭位相奪天倫者有之書世子生者所以嚴嫡庶也所以定民志也

三十有四年秋王崩

三十四年九月八日王崩于曲峽宮年七十八翌年十月戊子朔庚午葬畝傍山纖沙溪上陵

○孝昭

丙寅元年王即位秋七月遷居掖上

掖上所謂池心宮也或曰腋上在大和國葛城郡博多山上孝昭年十八立爲太子三十二歳即位是年當周元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立世襲足姫爲后

六十有八年立日本足彦國押人爲太子

此乃孝安也母曰世襲足姫孝昭四十九年生孝安

八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

八十三年八月五日王崩年一百十四歳

○孝安

己丑元年王即位

王年二十爲太子三十六即位當周安王十年

二年冬十月遷居室地

建宮於室地謂之秋津宮

神璽也神劍也神鏡也謂之三種神器王寘諸
床上而奉持之又建庫于宮中謂之齋藏
祭天神地示
王勅天兒屋根命之裔天種子命使掌祭祀之
事天太玉命之胤天富命佐焉
七十有六年王崩
七十六年春二月十一日王崩于橿原宮歲一
百二十一明年秋九月乙卯朔丙寅葬畝傍山
東北陵
七十有七年秋葬王
七十有八年
七十有九年
○綏靖
庚辰元年王即位都和州葛城高岡
神武子母曰鞴五十鈴姬神武二十九年生王

四十二年立爲太子今茲即位時年五十一也
當周簡王五年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依姬爲后
四年神八井耳命卒
三十有三年夏五月王崩
王八十四歲崩明年冬十月丙戌朔丙申葬大
和桃華鳥田丘
○安寧 綏靖子五十依姬所生也
癸丑元年都和州片鹽浮穴
是歲也當周靈王二十四年也
四年春正月立渟名底仲姬爲后
三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王崩
三十八年冬王崩於浮穴宮時五十八歲明年
八月丙午朔葬畝傍山陰井上陵
○懿德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六

雜著一

本朝編年 倣朱子綱目之法

神武

辛酉元年王即位

鸕草葺不合尊元妃玉依姬生王王年十五爲太子四十六即位是歲當周惠王十七年也

書法辛酉書支干也元年記始也王即位謹國統之正也

都日州宮崎

納吾平津女爲妃

吾平津者日向國吾田邑人也王取其子爲妃幸之

誅長髓彥

王將東略既至紀伊國宇麻志間見命之外舅長髓彥不順王命王擊之不利長髓彥乘之大戰王軍敗而士多死於是王告宇麻志間見命以討賊之義宇麻志誘長髓彥殺之王喜而賞宇麻志間見命以劍曰對爾大勳宇麻志獻瑞玉於王王因又賜之

五十有九年冬十月定都和州橿原

實畝火山也後世號大和

三神器在大殿

述其義非敢擬議之庶乎自此而上至於章句推以及於聖經賢傳之旨則千歲之下孔曾思孟之心在紙上而畫出者豈它求哉於是可以得之矣

寛永七年庚午孟夏十四日

題胡傳私考後

我弱冠讀春秋左氏傳并春秋大全既而閲穀梁傳及公羊疏時惺窩先生寄書有言昔羅仲素讀春秋于羅浮山中得其脱洒蓋靜則明之謂乎是所以稱我爲羅浮者也此山何必羅浮哉羅浮在我明窓淨凡間乎古今説春秋者多矣據經而求聖心莫近於胡氏傳我男春齋弱壯年間講授之今茲季春二十七日讀至獲麟終其全部可以嘉焉其間援諸書考胡氏所據而泝洙泗者最有意思也漸積累成堆編號曰春秋胡氏傳私考誠有

便于講解是我家孫之至寶也嗚呼聖人之心在文字中歟在其外歟外内不二此心者身之主宰也見此經聞此講者耳目在身通于心則千歲猶如今日彌勉哉其委曲在春齋語中若史外之心要則儒先既有成説不亦脱洒乎承應三年甲午

孟夏初四日

中庸諺解跋

中庸諺解一部三卷據朱子集註幷撫大全分註諸説便於易見添以國字口授嫡孫春信令涉筆即傳與之他日猶考正之可也勉哉明暦二年季

秋十六日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五終

本朝人物姓名跋 遣朝鮮申竹堂

右古今人物所熟諳者粗表章如此歷代之多士濟濟不遑詳記且忠臣孝子貞女之昭昭于世者欲列之然行人急發無奈之何貴邦 本朝修聘振古矣然三百年以來以文字通者或浮屠多爲之彼瞽於國史何得知哉山川節序等亦然今因其所請而四五日之間少抄及此耳寛永二十年八月中旬

本朝鳥獸題名跋 遣朝鮮申竹堂

鳥獸之見於爾雅釋名廣雅埤雅爾雅翼毛詩註疏本草及韻書者幷按 本邦所有者則其字有實者有假用者有作倭字者有用俗號者精詳之則有可議者倉卒有難改正者今姑以初心記之何遺漏不多哉或古有而今無者或古無而今有者或同類異形者或一物異名者或異類同名者或聞名未見者或見而未知名者皆難一端言之庶幾察之若夫草木蟲魚者不遑枚擧 貴邦之所編撰郷藥集成嘗得見之其間彼此或有無或異同其亦可推知之乎行人趣裝太早餘竢來音

大學解跋

予長子叔勝幼讀書粗曉字義且搜事蹟況又慕聖賢之道乎去夏俄物故吁天喪我者歟哀慟不止纔未至於喪明而已若使叔勝在則無由作大學解叔勝既會得了也今作之者它日爲授幼子也此喭解本章句幷或問尊程朱也考以鄭註孔疏陸音尋舊也輔翼以大全通考通義大成蒙引釋章句也參之以知新日錄林子四書標摘管志道釋文楊李四書眼評備異說也其間加己意而

班可見焉而此紀失墜不能槩見惜哉其間事迹甚勞搜索故聊拾其事之遺在他書而僅存十之二三于此編若夫校正續補之者以待後人此末將可計日以出也

中朝帝王譜跋

中朝帝王譜合部十三卷欽奉　台命所創撰也自上古至蜀魏吳則春恕纂之自晉以下至於皇明則耆守勝纂之凡其所援據則二十一史資治通鑑綱目明政統宗焦氏獻徵錄茅絢學海其餘殆一百部涉獵罕籠以採用之始于今春二月竣于秋八月而藁既成數千萬歲之盛衰帝王本枝之綿綫可以乙覽而知也於是嘉二子之努力而樂道之寛永十九年仲秋日

武州王子祉緣起跋

武藏國豐島郡若一王子祉者所勸請熊野權現也頃年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從一位源大君治世利國之暇敬神務民之餘造替當祉然以其未有緣起故忽降鈞命令愚拙撰其詞於是能書揮行草之勢畫工盡丹青之美緣起已成裝爲三軸以納祉內誠是神寶之最也須遺芳於萬世而耀神威鎮邦家者也奉命者復使愚拙記其事於軸末於是乎書寛永十八年月日

神道傳授抄跋

右一帖神道奧義之秘要也應若狹國主左少將源朝臣酒井君之求而繕寫進呈之冀無他人之覰破云爾正保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故別記正統嫡派及顯著者以明一部大綱也神武以來皇統一種百世綿綿雖中華及異域未有如此之悠久矣美哉然其間父子相繼兄弟相及者順也或有母後臨朝皇女踐位者或有弟先於兄叔後於姪者或有從兄從弟代立而爲兩胤遂分爲南北者因是朱線亂雜而世系難考也而今發揮舊系專督系繩以寸以咫以尺而曲之直之昂之低之長之短之以成焉朱線明而次第不亂次第明而禪繼易見矣古來帝譜未有如此擇而精者也寬永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進呈編年錄四冊自神武至持統時此冊亦成故副獻之

題本朝編年錄持統紀末

本朝編年錄自神武至持統合爲四冊是因鈞命所新撰也據舍人皇子紀提其綱纂其要參之舊事古事二記且三書所漏之事蹟多多雜出於凡家乘別錄稗官野史倭歌之說方外之書加之中華歷代史書亦載我國事者間有之今涉獵搜索以記於某世某年某月之下其所援引者都七十部也此書全成者猶可經歲月故先且繕寫獻上焉時寬永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題本朝編年錄淳和紀末

本朝編年錄者夕顏巷叟應公命所撰也自神武至持統使向陽子閱群書以纂之自文武至弘仁六年三月使考槃子參諸記以集之自其夏四月至天長十年則叟以考槃子之所考而纂之每一帙成即繕寫進呈就中自延曆十一年至天長十年二月是日本後紀之所載也桓武平城嵯峨淳和皆全盛之世也君臣禮樂政事言語文章班

二十四日進覽之

鎌倉將軍家譜跋

寛永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奉 仰同二十日考十餘部記錄初抄出之同二十八日進覽之

京都將軍家譜跋

寛永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依 鈞命撰鎌倉將軍家譜進覽之了於是又撰京都將軍家譜九月五日起筆同二十九日終其功凡所校見之舊記殆三十部其餘及所聞說者亦有之亂螢已乾岐雪未降唯吹燈對月到鷄鳴以草之每書淸書之十月六日進覽之

織田信長譜跋

信長譜一卷奉 鈞命撰之想夫及足利氏之失其鹿天下共逐者最多諸國英雄相爭今粗附於此譜中見者考之而可也信長其有掎角之勢者乎寛永十八年十一月上旬起筆十二月七日進呈之

豐臣秀吉譜跋

右秀吉譜三卷奉 台命撰著之其所考檢則近世之雜記及中華朝鮮之事記且其所聞說亦有之去冬辜月十六蓂起毫圜鍾二十二日終功焉

寛永十九年仲春下旬

本朝王代系圖跋

本朝王代系圖大綱奉 鈞命撰之即是編年錄首卷也歷代事蹟皇家族胤者具錄之於各篇也

老子諺解跋

正保二年三月五日老子全部以倭字抄解之畢始于去月二十五日至此終其章依　鈞命也蓋演希逸口義云

神社考詳節跋

我國造化之迹五行之秀山川之精祭祀之靈洋洋乎盛哉赫赫然明哉中世以降混淆於巫祝之妄誕隱沒於浮屠之淫詞於是巫依佛佛依巫巫佛相依托而後至于人皆爲佛奴吁神豈神乎鬼豈鬼乎暗昧壞亂非翅一朝一夕矣失其實者歷代久矣偶或欲正其本繹其故則世人以爲奇恠是亦難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存而其中有一二之可以證焉則其餘復類推例知之而後其本其故可以小察歟蘭亭帖數本待蕭翼而後眞贋定龍宮仙方三十七逢孫思邈而後知在千金方中今此神社考略本雖據日本紀而不能不考巫祝浮屠之言故粗列書而聊及之若待宣室之問者於此書有蕭翼之眼思邈之手則眞僞仙凡不可掩也吁神其爲神乎鬼其爲鬼乎奈何遠移天竺之胡鬼近誣我朝之靈神哉庶幾諂于非鬼媚于奥竈者之有所警省不亦幸乎余嘗抄纂此書藏于洛之家塾今在逆旅而袖裏少簡冊故雖欠考索然隨思而隨筆爲之詳節頗不次序焉嗚呼心者神明之舍而民者鬼神之主也敬之敬之務民之義則鬼神其舍諸於是乎書

神代系圖跋

右神代系圖幷二十二社諸國一宮三十神名奉仰寛永十八年八月下旬考舊記以撰集之九月

三略諺解跋

三略雖出自黄石而元是太公兵法也子房初受黄石之教已報其仇終從赤松之遊而保其身子房之力以此書居多高帝之雄略於是復居多其後光武以柔道治天下故答臧宮馬武則據黄石之記亦以此也二帝者千歳之明主也其政治多出於此書則何容易哉今謹奉 台命作三略倭字諺訓以欽進呈臣不敏雖不及此書賢智之慮庶周漢之功業復覩於今日豈不大幸乎然則負薪之言廊廟之謀有所少留意也寛永三年丙寅六月日

呉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太宗問對諺解跋

兵有奇正呉子本于此然正中自有奇則隨時而用之是所以亞於孫子也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遺制而穰苴之軍法加于其中頗存王者之餘風者歟尉繚子者古之善說兵者也六韜世俗傳稱以爲太公授文武之書併太宗衞公所問對之言共列武經七書之中方今越智姓稻葉氏正則既寫孫子三略諺解而懇求五部倭字抄不能峻拒遂塞其請時慶安己丑年也

大學略抄跋

或人就余需聞三綱領八條目之義而不已矣因聊記焉龜三就而寫之耳戊午

大學倭字解跋

正保二年二月十五日奉 鈞命撰大學倭字抄至同廿四日抄之了別淸書之三月十五日獻之

日用奈人之不察何故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口之於味天下皆然是以脩身治國家平天下其內外雖異其揆一也亦猶如天下之口相似乎庶乎有味于巵言爲旣而太守索誌諸卷尾於是乎跋元和六年秋七月二十一日

野槌跋

羅浮氏以餘力閲兼好草蓋夫彼餔佛老之糟魄揮清紫之筆精非不瀟灑非不風流非不跌蕩非不戲謔然此與寡欲人易言與要名利者難言與玩詞者易言與不知倭語者難言雖然果哉避世乎於夫隱遯長往之人而復有眷眷接引之意者聖賢待衰世之志也我今以此草爲國俗所玩故往往援經書之語解以國諺寫以倭字傅會以筆之雖恐有杜撰之議我然所謂用牛刀割武城之雞奏韶夏聽折楊皇華之耳者耶易曰納約自牖是由人所易曉而善導之也今杜撰解亦是開導國俗之窓牖也其斯而已矣乎楊子雲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此抄就而後藤井玄澄借寫之　先生感其勤而損益此跋語以書彼本之後卑之文意不異故不載於此

孫子諺解跋

孫武子兵法十三篇謹奉　鈞命而因施氏之講義作倭字之諺訓唯恐筆墨之有限欲寫奇正之無窮誠不耐恧縮屛營之至雖聞俎豆之事然好謀而成旣辯旗物之用而中吉無咎聖人有文事則有武備其如此　鈞命之趣其在茲乎寬永三年丙寅五月日

所有之十卷本而一校讎焉蓋備貽厥之左劵云
元和戊午五月朔日經浮子道春書于東武江戶
之私第

題新撰萬葉後

新撰萬葉集上下卷者脇坂淡牧八雲軒中之物
也以其副本故被寄贈于余於是以爲羅浮山房
之所藏而揷牙籤云爾寬永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鴨長明海道記跋

此記世稱鴨長明所作也按夫木抄載此記中之
富士白雲等倭歌數首皆以爲源光行東行之詠
然則世之所稱誤矣

東鑑綱要跋

右東鑑綱要一冊奉鈞命所爲撰抄者也蓋欲
有便于考覽焉云爾慶長十七年令月吉辰

多識編跋

壬子之歲拔寫本草綱目而附以國訓鳥獸草木
之名不在茲乎因以命名

巵言抄跋

黑田筑州太守長政公之在於 江城也召余講
論語有日矣講餘每話及經史之要語且求筆記
焉因即座口授諺解于其左右且誦且書積至百
件編爲兩篇余題以巵言抄蓋巵言猶云茗談之
類歟以巵酒曼衍之際有言語也故不拘其要語
之次序不顧其諺解之粗俗爲便聽取信口叨叨
至此矣待可畏之君子而訂正之耳然道不離於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五 家藏本

懷風藻跋

本朝之文集者懷風藻蓋其權輿乎誠是片言隻字足比拱璧鎰金也雖紀淑望之博洽稱大津皇子始作詞賦而今懷風藻載大友皇子詩於大津上然則大友先大津必矣淑望何不稱大友始作詩乎亦可恠焉此集以後小野岑守撰凌雲集仲雄王撰文華秀麗集乃至經國集本朝文粹續文粹相繼而出若如家集則菅家文藻都氏文集江吏部集雖幸存于今或全或不全惜哉其餘詞人才子道德文章不盡傳於世也吾嘗示懷風藻幷經國集之脫簡于惺窩先生先生一見恰似東觀見未見書欣欣然愉愉焉因稱本朝之上代不讓中華之人不可恥也可尙焉今再寫此集悅而書之某年某月日

題續日本紀抄後

慶長壬子孟夏借御本續日本紀而涉獵之次粗抄寫之

題倭名抄後

右倭名抄二十卷隨見隨手以爲句讀且以世間

之筆自酉初而到子之半於是乎長吟一聲噓息就臥內山谷曰自今十年學可到淵明而寒山不可及此言必有所以然乎谷嗜浮屠故云歟

題佛祖統紀後

己未正月二十一日吹燈以塗抹焉它日再校可乎

題宋高僧傳後

讀佛書者於彼頭腦而概見之可也致遠恐泥亦是歟我見贊寧僧傳乃記之以示子姪

剪燈新話跋

壬寅之冬十月初五於旅軒燈下而終朱墨之點書生林信勝識之

題狐媚叢談後

狐媚聚談全部五卷藏在秘府余因曝御書就而傚寫之且加硃句訖壬申七月十二日

右家藏本有跋語者標出如右此外所羅丁酉災之藏書有跋語者雖多今無可考焉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四終

輟畊錄跋

書史會要輟畊錄說郛陶九成所編也我家嘗揷牙籤于書史會要有年矣其後繕寫輟畊錄全部三十卷藏諸家塾今茲以皇明版本再校讎之塗朱於人名地名年號幷句讀處不日而終篇雖然它日風葉可再掃歟癸未孟夏朔退自公而書

題琅邪代醉首卷後

琅琊代醉編先是借八本而一涉獵如王充之閱市然不留踪今日豚子元治齋一部四十卷以與余余喜之不已乃隨見隨塗朱可謂異書吁琅邪在我目前豈啻環滁而已乎哉丙辰十二月二十七日

題琅邪代醉末卷後

琅邪代醉編合部四十卷者帳中異書乎元和戊午仲冬下旬於洛陽家塾涉獵了竟以朱句讀之云羅山子道春記

棠陰比事跋

右棠陰比事上中下以朝鮮板本而寫焉因依壽昌玄琢生白玄東金祇景貞順子元之求之而口誦之使侍側者點朱墨矣吾邦刑曹之職陵廢久矣余於是乎不能無感欽恤之誠且又以朝鮮別板處處一校焉雖然他日宜再訂正已筆削而可也此點本即傳寫于四人之家云元和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塞山集跋

壬子陽月借長嘯子本以謄焉一夕鐙下終朱抹

塾以便兒童云元和己未夏五羅浮道春誌于夕顔巷頭

七書直解跋

武學七書直解全套隨繕寫而隨粗閲之乃以硃而句之以墨而點之殆一月餘而后皆成矣余十七八歲時見直解其后讀施氏講義誦李卓吾孫子參同今又及于此蓋彷彿於横渠早年之氣象耶吁聖人雖有俎豆軍旅之問對然文武豈果二哉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學者有五書六經之餘力則此七書亦可以教焉若仁義之與詭詐王道之與覇術之所相擇者夫惟存乎其人歟聊跋諸册尾以爲他日之左劵云爾元和庚申季秋上浣羅浮子道春

題說郛七十三卷東谷所見後

水戸黄門君有說郛一部與拙本校讎皆相同唯東谷所見之中有小序簡翰物價教導勸學文藥石好官好人謙遜借親養軍理學獄訟謀利科擧而拙本無之然視之於百川學海則皆有之故不補寫焉甲申正月十七日夕顔巷識

續說郛跋

說郛一部陶南村所輯者也續說郛一部未詳其編者之姓名爲誰某也自舊臘月時時閲見補寫脫簡整理磨滅之字往往塗硃丹至是既終篇雖老眵似飛鳥之過空然其大氐梗槩可以記十之二三歟因渉筆書其后以附春齋甲申十月十五日

中卷方正第五下卷容止第十四至于仇隙第三十六而畢道春以之校合其本文幷注無相違但題曰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題酉陽雜俎後

酉陽一部以大明李雲鵠校本而考正之乙丑六月上旬羅山人道春記

題開天遺事後

元和八年中院黃門命工刻開元天寶遺事以賜一部于余蓋自石川主殿監而達來一夕校讎之點塗旁側時風葉滿庭隨掃而有焉文字之改正亦然乎九月二十六日

皇朝類苑跋

勅賜新刊皇宋事實類苑合部漆拾捌卷拾伍冊元和七年秋九月朔日道春拜受以爲家藏

文獻通考跋

文獻通考全部隨見附朱于人名地名幷年號等設有所少朱亦未無便于披讀自季秋至仲冬而顚末電矚畢今年九月有閏可謂三餘之暇也此書比杜氏通典固博洽矣宜以爲春齋家藏時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道春誌之

七書講義跋

七書講義謄本稀矣而況版本乎余嘗在駿府寫一通今戶田爲春氏新鏤梓以頒行於世其志可尙矣余亦獲合部以向所蓄之謄本往往校之隨見隨塗朱爲句讀焉雖未登右庠之科姑藏於家

氏之民歟熟味之則堯舜氏之民歟其樂莫樂焉故名堯夫固當癸卯之夏

陳后山集跋

陳正字集三十卷世間有之鮮矣余以膚淺寡聞而隨見隨句若有君子之點雌黃者則殆庶幾乎

玄默攝提格之年月日二木子

題楊誠齋詩抄後

誠齋詩集自一至四十二寫之訖其中一之二十六者往往抄出焉廿七之四十二者全寫焉此老任筆而陶其胸蘊者博贍自在亦可喜也讀者取其長處必有下筆之益乎寬永元年孟秋廿二日

急就篇跋

急就篇者小學之支流也古之小學數家其僅存于今者唯此篇而已讀焉而有童習白紛者不能不惜也官仕之暇偶閱之因命長田小子以謄之加朱墨附諺解而便童蒙是又朱文公刊此書於浙東之遺意歟壬子夷則下旬

王會篇跋

余家藏漢魏叢書其中載汲冢周書全篇王會乃其篇也余嘗讀之不遑點焉今茲於玉海之內見汲古堂之補注於是塗墨引硃而附以鄉字蓋亦幼學之小補云爾壬子八朔

世說跋

江戶御文庫有古本世說新語一部其印曰金澤文庫道春見之一部分爲上中下上卷德行第一

四卷尾　元和三年孟冬十六夜點丹于燈下
五六卷尾　丁巳十月十七日之夕滴露
七八卷尾　丁巳孟冬十七日吹燈傳朱
九卷尾　丁巳十月十八夜秉燭塗丹
十之十一卷尾　丁巳孟冬十九日涉朱筆
十二三卷尾　元和三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之夜
殆參半吹燈而而爲朱句
十四卷尾　元和三年十月廿一日點朱
十五卷尾　元和三年初冬二十一申時以朱爲
句焉胡蝶洞下道春
十六卷尾　丁巳冬初爲之朱點
十七八卷尾　元和三祀十月廿二日爲之朱句
十九之廿一卷尾　元和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
道春吹燈朱之
廿二之四卷尾　丁巳初冬廿三夜明滅燈下爲
朱句時殆三更
廿五六卷尾　丁巳十月二十四夕以朱爲句
廿七八卷尾　丁巳十月廿五之朝道春朱句
廿九卷尾　丁巳初冬廿五日夜半點朱
卅之卅二卷尾　丁巳十月廿六日朱句了
卅三四卷尾　丁巳十月廿六日夜朱以句之
卅五六卷尾　丁巳十月廿六日風燈照夜欲三
更硃句終于此冊末
卅七卷尾　丁巳十月廿七日夜道春子朱句了
卅八九卷尾　丁巳孟冬二十八夕道春爲之朱
句
四十卷尾　元和丁巳十月廿八日終朱句

題擊壤集後

擊壤集樂其樂者也讀之則無懷氏之民歟葛天

年八月八日夜雨吹燈記之駿府御書庫預前

侍讀林道春子信

右白氏文集毎冊尾所記不嫌字之多少悉載之　先生自少年至老大讀書敏捷毎毎如此可准而知之

題琵琶行後

太史公衞靑霍去病傳及李廣傳唯曰將軍驃騎將軍而至傳末曰將軍靑驃騎將軍去病又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唯曰太守至記末曰廬陵歐陽脩今又琵琶行唯曰主人又曰我而至行末曰江州司馬皆文法也

題長恨歌後

開元二十一年貴妃年十五爲壽王妃天寶四載冊爲貴妃時年二十七也十五載縊殺妃于馬嵬時三十八開元七年妃生而天寶十五載死竊以貴妃姓楊名太眞蜀人擧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臨邛道士亦姓楊而蜀人鍛錬修行似漢武帝李少君是以按此則道士爲貴妃貴妃爲道士烏乎學者能當思之矣世傳貴妃在蓬萊蓬萊在日本然則楊妃自日本而化大唐信之矣哉異焉耳乎哉

慶長元年丙申之冬
于時先生十四歲

萬首唐人絶句跋　毎冊數字跋悉連書之以爲勤而不倦之證

一卷尾　萬首唐人絶句聞其名者久一日入手隨見塗抹焉元和三年孟冬望

二三卷尾　元和三年十月十五日羅浮山人附朱

二十五之七卷尾　戊午七月日林氏勝名子信字於蠟燭下丹砂以塗焉

二十八之三十卷尾　戊午七月日道春子硃以點之

三十一之三卷尾　戊午八月日傳硃點了

三十四之五卷尾　戊午八月日塗朱了

三十六之七卷尾　戊午仲秋附朱句

三十八之九卷尾　戊午八月林道春加朱句

四十之一卷尾　戊午八月上旬羅浮山人道春塗朱

四十二之四卷尾　戊午八月林道春

四十五之六卷尾　戊午八月日道春一校

四十七之八卷尾　戊午八月日羅浮山人一校了

四十九之五十卷尾　戊午八月上旬附朱了

五十一之二卷尾　戊午仲秋上旬道春雷囑子東武麝眠亭下

五十三之四卷尾　戊午八月日二木子考之

五十五之六卷尾　戊午之年道春子加朱

五十七之八卷尾　戊午秋八月日附硃了

五十九之六十卷尾　戊午八月上旬加朱

六十一之二卷尾　戊午八月上澣附朱句了

六十三之五卷尾　戊午秋道春塗朱

六十六之八卷尾　戊午南呂上浣附丹于夕顏巷

六十九之七十一卷尾　香山文集一本合部七十一卷三十冊道圓寄我我雖嘗繕寫一通而藏于家今又得此新本喜氣津津每一瞥爾任手而塗朱如暮鴉之過窓一日一兩箭或連夜至於四三冊以藏于箱中可附子孫耳元和四

守勝雇人寫選詩此第七八早至故怡悅目下時把丹墨校讎之自日午至戌亥之交一周覽附朱畢癸未三月十二日

題選詩謝靈運詩後

池塘芳草一夜之夢未覺初日芙蓉四時有花不凋

柳文跋

壬寅四月十日終滴研之點誠有功乎柳文者也謂之善本亦得矣于時余弱冠年也信勝記

白氏文集跋

一二卷尾　元和四年戊午初秋那波道圓自洛來於東武齎新刻白氏文集一本而寄我我公務之暇隨見以朱爲句讀屯滴露之筆於今日云時二十又一日也羅浮子林氏子信書於江城夕顔巷中麝眠亭

三之五卷尾　戊午秋七月日道春傅硃而加句讀

六之八卷尾　戊午七月下旬道春隨見而硃之

九之十一卷尾　戊午孟秋念後日羅浮林某一考

十二之三卷尾　戊午道春附朱

十四之五卷尾　戊午孟秋道春子塗朱

十六之七卷尾　戊午七月日羅山散人一考之

十八之九卷尾　戊午夷則下旬加朱句

二十之一卷尾　戊午七月日二木氏塗朱墨

二十二之四卷尾　戊午七月二十六日夜附朱了

通鑑外紀跋

通鑑外紀入手於是病中勉强以附朱句聊慰其鬱耳正保二年八月十二日昧爽道春

楚辭朱註跋

余既點楚辭八卷了其後又讀後語幷辯證而復加訓點於是爛却沙頭月一船丙寅閏四月中旬羅山窓底道春記

楚辭王註跋

王逸注楚辭全部加之訓點了余嘗讀朱子集註楚辭及後語而爲之訓點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者朱子所除也如今就王逸本而加訓點于諫懷歎思四篇蓋一朝一夕以終功焉其他它日滴露硏硃終編丁卯仲秋初四日羅山子誌

五臣註文選跋

文選有李善註本有五臣註本有六臣註本其六臣注本中又有就善本而加五臣者有就五臣而添善註者今此者就五臣而添善註者也此本近歲米澤黃門景勝陪臣直江山城守某開板于要法寺余請秋元但馬守泰朝而後泰朝告景勝而得之以寄余余先是倩友人及傭書者爲之朱墨點往往傭點之中舛謬多矣後再借唐本加改正猶非無疎畧特註中文字魚魯陶陰不少矣它日之暇又宜校讐焉古云文選爛秀才半讀之者能熟爛則下筆不能自休豈翅武仲而已哉然則此本亦是吾家之敝帚享千金耶壬戌仲秋十又九日

題選詩補註七八卷後

漢書跋

往歳嘗點漢書未終篇今年繼而成朱墨之功且以評林本注文内除舊本顔注者并宋初劉氏說今並加書焉元和壬戌夏

又

前漢書行於 本朝振古矣世稱紀長谷雄讀漢書然近代流傳本帝紀列傳有訓點而表序及志未見有點讀者今茲在武州之暇日加倭訓于表序與志蓋刱于季春十二日終朱墨于孟夏二十二日且又考古本注以加書於評林鳥絲欄上下左右云元和九年癸亥四月二十二日

題後漢書後

元和八年壬戌三月借稱名院家本所寫點之本在某氏處今又借之寫焉

題通鑑綱目後

通鑑綱目一部共五十九卷電矚之次即加朱句訖此邦前此未有點朱於全部者也姑藏之于家以爲敝帚甲子仲冬十三日

資治通鑑跋

余嘗讀朱子綱目并七家解然以其出自温公通鑑故去歳仲秋月尾展卷塗朱句至今茲仲夏上旬終其功全部二百九十四卷并辯誤皆一校訖古今治亂君臣得失炳如日星可謂殷鑑不遠古人云遺書似獲麟信哉戊寅夏五月九日羅浮子

道春

題楊子法言後

舊板楊子法言漢與二百一十載而中天註曰自高祖初立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二百一十年余讀而疑之謂當作至孺子嬰元年也太醫養安院正林有新板之楊子法言余一日之彼院閑話因開之撿之至漢與而中天之註與此舊板大異而與余之所改案相同於是余告主人曰實如此也主人奇之即日歸私第開卷書之而贅于此慶丑冬末上旬六日 時先生十九歲

題太玄經後

余命侍童繕寫太玄既已竣而時復見呉草廬集有太玄叙錄因并載此云癸丑九月朔日

題莊子通後

沉一貫注莊子全部隨見以朱滴爲句讀宜與林口義陸副墨併見焉羅山夕顔巷道春

國語戰國策跋

國語戰國策加倭點者本朝自古未有之今初口誦使侍側者加訓點也

史記跋

右史記合套百卅篇以余家藏古本之點而所謄寫也爾之勤亦可尙矣蓋不終歲而畢焉而已往哉昻之他日進而不已則許爾具讀史之眼吁古今之治亂君臣之明暗擧在眼裏豈惟太史筆力而已哉書以授鶴三庚申孟春中浣日羅山處士道春識

訓而已則合六經以釋之讀經者皆自此中紬繹出是可也頃日塗朱之次自覺余學之進也辛丑之歲秋七月信勝誌之

又

爾雅一部粗訓點之它日再加倭名而可乎寛永丁卯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書集註點本跋

右孟子合部七篇自梁惠至盡心借我家之點本子龜三以令寫朱墨初自學庸論而至于此終四書之功云元和四年戊午

先生初加訓點于四書章句集註其後就宋儒傳說點五經又加點千十三經并註未終朱句於疏以授恕也晩年得十三經白紙善本而經及註疏悉點朱句了未暇墨點其心以爲授靖也不幸罹丁酉之災固可惜也

老子口義跋

本朝古來讀老莊列者老則用河上公莊則用郭象列則用張湛而未嘗有及希逸口義者近代南禪寺沙門岩惟肖嘗聞莊子于耕雲老人明魏而后惟肖始讀莊子希逸口義爾來比比皆然雖然未及老子希逸口義至於今人皆依河上余嘗見道書全書載老子數家注又有老子翼有老子通且又有林兆恩所解者不遑枚數希逸覩諸家最爲優今余隨見隨點而附倭訓于旁他日雖有風葉之可校而又吾家之敝帚在于茲歟元和戊午孟春吉日辰今

昔韓子苦儀禮難讀而賛其盛矣又惜不進退揖讓於其間夫以韓子之才之賢而知其爲文武周公之法不亦宜乎余今讀之則愈苦其詰屈而況於所謂進退揖讓乎幸以有鄭賈註疏粗加訓點他日須再考寛永四年丁卯季冬十七日

禮記古本跋

慶卯冬孟十日以清家之本考之塗丹而纔

題三禮編繹後

三禮編繹全部慰目於燈下隨見而加朱句

公羊傳跋 穀梁傳附

寛永四年丁卯季秋七日公羊傳合部加訓點了

同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穀梁傳全部爲訓點訖且公羊正義全部以金澤唐本公羊疏先年既一校今又再校之但金澤本無經傳幷註而有疏而已

承應三年甲午五月七日

論孟註疏跋

論孟舊註加訓點了而孟子十四篇經幷趙註先年以古倭本一校之頃日以足利學校所藏舊寫本孟子疏一校了乙未二月二十六日

孝經跋

孝經孔氏傳古點行于世今就玄宗註訓點一涉了寛永四年丁卯十月十三日

爾雅跋

爾雅之爲書也詁訓乎三百篇者也非特爲之詁

書經跋

寛永三年二月下旬就蔡氏集傳口授之而三月二十六日夕吹燭而訓點了

五經註疏跋

五經註疏先年一覽之經註加訓點正義往往丹鉛抹過之今以上杉安房守憲實右京亮憲忠所寄足利學校之古板唐本一校之始于承應二年癸巳之冬終於乙未仲春朔日因記之以爲他日之證云

左傳跋

左氏傳一部點之此歲自季秋至仲冬終其卷訖蓋口授侍側者筆之而又一電矚焉粗爲校正也
寛永四年丁卯十一月二十七夕

周禮註疏跋

周禮鄭註賈疏陸音一覽了粗爲朱句便於再考
元和九年如月晦日

儀禮註疏跋

儀禮一部十有七卷隨見而隨爲朱句未能詳焉他日可以是正而後加訓點可也耶元和九年孟夏二十一日道春秉燭以識之

周禮跋

周禮經全部爲之訓點訖它日宜校讎之姫且天理熟爛之六典可敬可崇嗚呼寤寢之間惟聖感聖亦盛矣哉寛永四年仲秋十九日

儀禮跋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四 家藏本

詩經跋

先年余在駿府時點朱子詩傳至於大雅板篇而有事未果今茲之冬十二月自東武歸洛之家塾再開卷之暇自蕩篇至商頌之末而終其事云元和六年庚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夕道春吹燈以記焉

禮記跋

元和八年春二月就陳氏註而於夕顏巷令稻滋二氏點之至季春二十四日畢

春秋胡氏傳跋

元和八年壬戌在武陵讀書于夕顏巷頭之次倩呫嗶之手口沖之令點焉季春十二日終編

周易跋

六十四卦之程傳朱義命侍側二三子以余口誦而使為訓點他日猶是韋編鐵擿可也庶幾可無大過之萬乙云時寬永乙丑十月十日也十四日點了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九日點了序圖說賛筮儀綱領

夫漢家四百年之長高祖創業於垓下之大捷也唐室三百歳之久太宗開基於東都之會戰也恭惟　東照大神君關原之勝一擧鏖敵四海入掌雖誅滅項羽之成功勠賓擒充之雄武何以加焉本朝古來出軍之多未知如此之盛也庚子凱歌以來至今六十年許既經四葉重熙累洽之政治誠是　神君弧矢之威大利天下文敎之風永播闔國之驗也　大君幕府若雖有欲知　神君武功之勤勞然年既久而慮向來無人之知此事若狹羽林粗述其所見聞且尋當初小説及耄耆之所傳言乃使道春及春齋以纂記之爲上下卷號曰關原合戰始末記明暦二年丙申二月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三終

之曰豈外求哉子宜自爲之既而復乞之至于再三而不已於是記其所以語余者如是及至其板成則紙貴而益售耶可不謂便於童蒙之見者乎若夫國家之盛衰世道之得失可以鑒戒可以資治者姑待異日之評遂書以爲跋

寛永甲子之春

新古今集跋 代脇坂淡路守安元

此新古今和歌集抄二卷以右三人所跋之本謄寫之希世之好本也予亦暇日考古人之註解而增補其不足者數十首今所補者其歌頭皆加鱗形之朱點以分之是亦非予之私意矣後之觀者繹焉因以跋之云 此抄有平常縁宗幸細川玄旨跋所謂右三人者是也

寛永十五年秋九月日

元亨釋書跋

小嶋家富謂予曰元亨釋書者近代板行于世者悉皆活字成行故不能無顛倒錯誤而未有鏤于巨板者也而又未有加訓點者也今雇良工張貼海藏院古本於木以彫刻焉且又考諸本之舊點而補寫于其行間幷刻之每板一枚面背共四葉板計二百十三枚紙計八百五十二葉都爲全板夫是舉者盖是 本朝三寶之流布而又近代一板之最勝者乎庶幾將行于不朽而傳於無窮哉予聞其言壯其志以謂奇貨可居也而且戲告曰元亨釋書板既成矣他日盖有寛永儒書云者出否笑而書之

寛永九年春三月

關原記跋

準擬而爲之者乎草創于嵯峨討論于清和修飾潤色于醍醐時貞信公奉　詔與名臣博士等監於二代損益沿革隨時隨宜以行千世雖唐式不可以加也欲議朝儀者可不考乎頃年中原萃庵職忠使兒孫校讎延喜式清原前給事中兼白藥令賢忠朝臣見而嘉之歷稔四十九卷既卒時會剞劂氏求之鏤梓其文字鮮明讀者便焉但一部五十卷內第十三卷闕此一卷秘在九條殿下不能容易啓稟偶會其有事故而罷可勝歎哉多方求之不克得也聞尾陽亞相源君嘗寫殿下之本屢就余以請之遂達之源君以其廣世播後之可遠及故聽而出之於是五十卷全備可謂幸矣上之用焉則　朝廷之法率於舊章下之由焉則百官之職存於有司矧又令臨時處事者可以識物名乎不亦偉乎何愧唐禮哉庶乎使自中華至者見之知本朝有所矜式于有道也若此一卷文字脫落或有焉它日參諸異本以補之可也然及史之闕文雖聖人所以闕疑也況後學乎清中二氏請余書其後弗措余想二氏者四道家流共居其一勉哉復古之業有待焉遂書

慶安元年戊子

東鑑跋

土師氏玄同攜其舍弟聊卜來而語余曰方今世之見東鑑者滔滔皆多也而郡鄕村里之號氏族姓尸之字官家僧道之目古今名物之稱方言俗談往往未易讀也況又其間文字紕繆書寫脫略乎見者病之今聊卜點倭訓于其旁其或所未安者乃闕疑而俟後之是正因附剞劂氏新鏤於梓蓋爲此書之一得耶願乞一言以託不朽余始拒

術哉故不能不應其求於是乎書

寛永十四年仲冬下澣

杜詩絶句跋

丈山丈人自洛寄書東武言醫法眼三竹頤療之暇扱老杜絶句副諸律詩以便閲覽將鋟之梓請余一言書其後其丸藥鶯囀其誦詩瘧愈姑舍是設問戎王子于神農而不知然彼友鄭廣文纂西極之藥名則讀其詩焉醫相關渉者有之乎想丈人之無詩病學老杜法眼之藥使人除病亦如其詩也庶幾乎遂書癸未孟夏日

比玉選跋

有詩成珠玉者有咳唾吐瓊瑰者有李杜金聲者有名珪似玉者有韓柳美玉精金者有元氏軸軸金玉聲者有二蘇連璧者夫以金玉譬詩文者古來夥矣是所以比玉選之作也而今稻少年纂之良有以哉詩不云乎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則亦其詩如玉是可待也嗚呼庶玉汝于成何翅詩而已哉壬戌春

題新雕延喜式後

本朝之昔比年間歳與中華往來風帆不絶海不揚波道有交鄰道德文章以傳承焉禮樂刑法以準擬焉李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群司之所常行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政事由此三者若有所違人入于罪者一斷以律其中高祖武德式太宗貞觀式高宗永徽式玄宗開元式各若干卷皆時宰奉敕撰之　本朝有弘仁貞觀延喜三代之式蓋

與武帝之於玄晏唐皇之於王燾同日之談也不亦盛乎益救民瘼愈延國脉則仁術之功豈翅今日而已哉永使美譽遺於後世而聖濟之名與司命之手相協也而今以余嘗知其全書所出於官府之顚末故請余記其事於是題其後云

寛永十二年季冬二十六日

醫學入門跋

醫學入門行于吾邦者有年矣而未有鏤梓者今也桂庵道芥繕寫大書除其分註附剞劂氏將廣於世可謂仁厚也衞生家由是勤而不已則于藥性于診脉于病論于經絡于運氣其便於初學亦有小補歟庶幾訂其謬纂其遺而不混于世之贋方僞藥也一旦价人索余書其后余以其爲仁術之端故嘉之以跋云

鍼灸資生經跋

本朝官醫蓋有數家板坂氏其一也曾自洛赴甲陽其箕裘卜齋如春叟久爲東照大神君侍醫大神君施仁政于邦家躋黎民於壽域之暇撰和劑局方而製良藥其炮炙㕮咀之法卜齋每預修治焉故其視庸醫猶如大官厨之視賣餅家也歟後受鈞命奉仕紀陽君平日頤性活人益揚家聲玉札丹砂乃至牛溲馬勃之類皆無不收蓄多聚方論群書殆將五車而今復借養安院所藏之朝鮮官板鍼灸資生經以繕寫之病論藥方運氣經絡不可不兼備則其志也夫資生經者宋王大監所編集兪穴之名砭焫之要悉聚于此誠是衞生家之鴻寶也裝潢已訖乞余一語書其卷尾余與卜齋挹袖拍肩年久矣我雖不得伊川晦翁草廬之彷彿叟豈不爲王侄期郭長陽戴同父之仁

舛高之爲階哉龜三勉焉龜三後改春江其氏謚江

聖濟總錄跋

聖濟總錄二百卷者宋政和天子之御撰也逐病分方據經立論寔醫經之會要學者之指南民之司命也世罕有則罕見焉大醫和氣姓半井氏驢菴瑞壽家素有此書而脫半部開官府有全書而上言請補修之 幕下聽借與之於是繕寫甫就裝潢又新譬如磨璞而無瑕纇也如月弦之盈于望也如天柱之遇色石也貂不足貂復續遂成全備醫家之至寶何物加之昔晉玄晏先生家書滿架猶就武帝借秘籍研覃不已著明堂鍼灸經唐王燾仕明皇得弘文舘所藏諸方以述外臺秘要共行于世傳于無窮如今是舉也不亦美乎原夫和氣氏之先出自垂仁帝帝生鐸石別命其苗裔磐梨別公淸麻呂天平神護二年詔始賜和氣姓位升三品官至亞相子廣世好讀群書仕桓武帝爲國子祭酒會諸儒于大學寮講論陰陽書新撰藥經大素等廣世弟眞綱仕淳和帝天長年中進列八座孫時雨性好醫術聲名籍甚承平天慶之間爲侍御醫轉大醫博士任尙藥局令五世孫成貞時人號倭扁鵲爾來高其門閭繩繩繼繼或著雜袍而昇靑雲或整衣冠而入綠洞且起其家則大醫令主鍼博士御藥院使或兼他官職者其間往往有焉歷代弓冶有其人家風浩然於今及數十世也可至百世而益無彊矣三世之醫禮之所稱況其系譜之久且遠乎醫之爲職列諸天官況其昇殿上又侍營中乎諸醫之所仰慕也衆病之所倚賴也可謂民之司命也幸以 幕下之眷遇發秘府啓金櫃聽借此書而謄之爲副貽厥于家

余亦於此圖說云爾乎頃者村上行信生就余乞謄之於是書以與之

元和辛酉立夏日

又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事事物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子思謂之性性即理也學者學此而窮之則爲聖爲賢之功自茲而始故顧諟則常自在此而已所謂明命豈外於一心乎哉今此圖平日在目前則是顧諟之謂乎若其不爾者按圖索駿馬也朝鮮國鄭之雲及李滉作此圖說其有意乎其說多宗師程朱是亦得所据今稻少年十有八歲繕寫之索余書其后可謂其志厚矣昔子奇十八化東阿賈誼十八鳴洛陽是雖千古之美譚然今非所期之伊川先生十七八讀論語已曉文義後來愈覺其雋永是所期望少年也勤而不已則知命豈遠也哉聖人之不踰矩者早在志學之時況知命之年乎庶幾此圖不惟在目前而已卷而收方寸則惟性惟天道惟教本自不二而我心有無窮之妙矣嗚呼少年勗哉是爲跋

辛酉夏五朔

又同年作

右天命圖說者龜三以我家藏之書所就寫焉夫八卦九疇所以天錫聖人而洩其秘隱者布在方策其後濂溪先生接千載不傳之緒著太極圖說以授二程於是我道之妙有意者獲窺之嗚呼聖賢之誨人不深切著明乎今此天命圖說雖成於朝鮮鄭李之手然皆中國先儒之意也則有可觀矣由是而窺太極圖而後至於河圖洛書者豈非

寛永九年冬十一月

儀禮白文跋

儀禮者文王武王之制度而周公所撰之經也有鄭註陸音賈疏而行于世雖然往往佶屈聱牙故韓愈尚云苦儀禮難讀而況於今乎余往日滴合讀之露行墨點之鴉姑藏于家以待再校今茲大江參議甲州牧君之近習周哲生手自寫白文且點之來問其臧否又請補寫其脫落者懇甚於是出示家本以使參考焉古人撿書譬諸掃風葉他後宜重是正焉夫禮之盛也優優乎三百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今讀此書則雖千歲之下如升降出入于其處進退揖讓于其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嗚呼大矣遂跋

寛永九年冬十一月

陸象山集點本跋

右象山集自一至三應本多甲州公之索而加硃墨之訓點初此全集希世而人皆未見焉余校秘府書時蒙恩允爲謄全本其後惺窩先生借余本以寫之於是往往行于世今余本留在京師故不暇再校此一冊庶乎可畏君子之掃風葉也

壬戌孟冬

天命圖說跋

右天命舊新圖說者朝鮮鄭秋巒李退溪之所作也其論性理氣質皆雖爲中國儒先之餘言然不戾於正而有可觀者余家藏此本久矣一日眎於惺齋惺齋曰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說是也比諸困知記所云則爲此善於彼昔趙松雪見新羅沙門金生書蹟題其后曰何地不生才信哉今

氏豈翅藏於文房而已哉在千方寸之中是所願而學也云爾

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 寬永五年作

本朝詞人博士振古講五經者唯讀漢唐諸儒之註疏未能知宋儒之道學故世人皆拘於訓詁不能窮物理殆數百千歲然今世往歲妙壽院惺窩滕先生講學格物之暇新加訓點于五經易則從程傳兼朱義詩則主朱傳書則原蔡傳禮記則依陳說春秋則據胡傳至若倭訓之古而不可易者參之舊點而不盡削之也其可筆可削者亦竊取其義而已頃有人自京師來于武州曰今洛人鏤五經白文於梓其訓點則滕先生所嘗爲之也願請余一言置諸卷尾余謂先生雖嘗爲之訓點而其元本藏之不出蓋其副流落人間而然乎點畫偏旁雖未必無三豕渡河之訛敎授參校豈是非貽千金滿籯之謀耶於是乎書

周禮白文跋

周公攝政制禮樂官得其人任稱其職於是六典以叙周禮是也故儒先有言周禮者周公天理熟爛之書也善用則太平可以馴致矣若新室用之以爲簒竊熙寧用之以爲苛法人實有咎書何咎之有哉讀者其精詳焉近代讀者鮮矣余嘗塗朱墨以藏于塾今周哲生加之訓點苟不自是來就余質正不亦奇乎或有起予者或有竄定者他日更校讎庶乎可也哲生者大江參議甲州牧君之家人也牧君成人之美故勸而敎之其意蓋欲國家官職能得其人益延治平於無窮者是亦可貴也遂跋

不妄雖然於方寸之間不能精察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不可不謹也山材氏丞逃佛氏不識謂吾言何耶 壬戌孟春初五日

五經大全跋

易

易經大全壹本者山材氏之所秘者也吁羲文周孔之蘊奧精微雖不可知然其漏泄於此則四聖之心於此書可以見矣宜哉有洗心之名可不思乎

書經

書經大全一套者山材氏之家藏也四代之書者聖賢之心畫也讀者能得其心則其於天下如示掌乎謂之書與我不二也耶

詩經

山材子所藏之詩經大全一部既裝潢了嗚呼詩者言性情要之歸於正而后止耳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春秋

古云麟經兩卷君臣體誠哉此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國家何難之有哉一旦有亂臣賊子出於其間則不可不討焉是所以春秋作也春秋道名分名分正則亂臣賊子懼不亦嚴乎此一部山材子之所蓄也謹跋

禮記

三百三千元是只一箇敬而已矣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筆之於書者禮記是也山材

則殆及於孔門宜哉有憾於韓吏部山木氏家藏大學一部索書其冊尾因聊訓格物以示之云

論語

論語之行於日本國也何晏集解皇邢義疏讀之久矣朱子集註末至在諸說之上昔孟軻沒而道統不傳故漢唐群儒唯以訓詁而解說耳千載之後微程朱天下茅塞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接不傳之遺緒於是乎集註出焉讀論語者舍集註其何以哉大明永樂年中詔諸博士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方今欲學道者入由此則猶出由門戶也山材氏裝飾此乞跋於是乎記

孟子

儒有數般焉堯舜禹湯文武儒而君也稷契皐陶伊傳周召儒而臣也孔顏曾思孟儒而師也其他斗筲何足算哉孟子歿而后世無眞儒然其七篇存焉則其心猶活宛然千載之下所謂活孟子活孟子是死而不亡者哉死而不亡者心也方知眞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吁不動心而動動而不動心者可共與語此古人云論語一部孔子之小影行狀年譜也然則此七篇亦是紙上活孟子也所謂眞儒猶活不在茲乎山材氏粧潢之乞跋於是題其後

中庸

浮屠氏曰因緣所生法說空亦名假亦曰中道又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共是指眞空言之也此書所謂未發之中果空則奈何有已發之和乎有感通之妙乎彼寂而滅此虛而靈彼高而無實此常而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

四書跋 石川山材求之山材後號丈山

大學

大學八條目格物在其一夫以韓吏部之爲人也其作原道篇遺格物一條知而不言耶抑又不注意耶不亦大憾乎格物訓鄭玄注格來也善來善惡來惡之謂也司馬光訓扞禦也謂防禦外物也呂祖謙謂物我無間爲格物至於朱子直取程伯仲之意而以爲窮理矣理本無形故由事物有形以立名使人踐實也恐無形者入於虛故也大明王守仁作傳習錄曰格正也至也正我心之物林子曰格棄廢也放下外物則本心靈明二說非不高也然如王說則與正心稍覺重複如林說則與司馬說亦不大異君臣父子外物也捨君父而后爲忠孝乎然則外物果不可禦也又不可棄也譬如鏡之棄明而不可照也萬物各有事每事各具理理乃心性也心與性元一也拘於形氣蔽於私欲不能一之是以聖人著大學書敎人欲使其心與理不二而后指示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義大矣哉今崇信程朱乃以格物爲窮理之謂也庶乎其不差焉古人云之他道者謂之異端由是言之不之程朱之門者異端之格物也耶從此門而入

題恕靖病中詩卷後

亂鴉批墨如右或病氣云或眼疾云作此若干篇余悅其氣壯力任之漸復故又悅其養明既治膜血早除也雖然病後養保者守成之法也愼之則長而久堅而强也韓愈張籍之患眼未聞輕易之唯聞張湛茫汪之相訓養也宜致思矣

題恕靖禁題詩卷後

禁題字如歐蘇詠雪且形容其物事謂之着題方回所撰分也着題者詩謎歟輞川五言四句絲子由詠泉四絕雖不禁字然最奇須考見焉近日所作歷試于題難與字難如良馬之於鞭影亦勉哉

象戲圖跋 代宗古 寬永十三年作

宗桂所爲象戲馬法幷作物若干一卷鏤梓行于世既有年矣今復繼家傳之塵存面諭之道增補者若干條聚以爲續卷庶幾使好事之人忽悅賓友消遣世慮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二終

於是足以見睟面盎背之由仁義也誠不可掩也嗚呼袒裼裸裎不能汚展季之和桀紂之昌披不能脱湯武之戎衣今因汗說以論仁義之由已庶乎其擴充之也若夫炎蒸之酷秋陽之曝是其恒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聖人之律天時如此而不言汗與不汗也余老益苦熱汗流厭浥是形氣所稟而已何傷焉與夫褦襶子之觸熱非同年之談也願與衆共逝濯何必如唐帝獨愛夏日長哉

題乞詩批後

自蝦蟇至鹿自鹿至馬是其形似也詩體如何自狒猩至猨猴自猨猴至黑廝自黑廝至戎蠻而至于人是其貌肖而異也詩格如何自伯勞至秦吉了而至嬰武而至于侏離于鞮譯是其言語似也言志如何夫非孫陽則焉識良馬非職方氏則焉辯華夷之人物非冶長之輩焉解禽語我之不解詩亦如之唯庶幾類馬不類蝦蟇似人不似狒猩重譯而不問伯勞也不識謂何耶我朝禪林中有靈彥作詩如于篇求批于老僧得岩岩批評之且曰劉辰翁批杜蘇詩杜蘇詩非辰翁之所跂及也霄壤不啻此言良然方今不有劉辰翁而叨叨以批之恐被作者笑而已然杜蘇詩譬諸馬也人也夏聲也我不孫陽不劉辰翁漫批亡名氏之所作何辯蟆鹿之與馬嬰武之與人語耶自今莫使我劬勞吁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看畫試使辰翁批之則畫與詩必有分況其似而非者乎今皆熟讀古人詩以求之則可有餘師何爲勞我哉否否亡名氏等

乎哉若局于駢儷陷于剽掠雖用古語援故實而非大家所宜取也譬諸竹頭木屑遂不可爲棟梁也聯句與文相乖文與道相隔何可哉金屑雖貴落眼爲翳古語雖奇入聯爲疣唯恐文理顛倒義理晤昧可不思乎雖然卿等以韓孟爲據云爾則亦可也耶不泥而可乎

額板跋 佐久間將監求之 寛永十一年作

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掇衣峰父亦疑世上功名看木雁座中譚笑愼桑龜 右未詳誰某作也然能用故事切于世情知之者可憎靑蠅投有昊况又掩勳業之鏡守辯口之瓶乎欽哉

多胡氏一軸跋 寛永十九年作

多胡主水正眞清者能州大守龜井茲政之家老也太守幼孤眞清保護之以至使成立眞清暇日寄意于筆墨手自寫古語若干句以爲一軸呈茲政蓋寓其諫誨也數歲之後請余記其事於軸尾雖峻拒之而懇欵不已於是感其志遂以書之云

題汗說後 慶安四年辛卯七月作

函三作汗說其文繁矣就中言王言出而不反若使執政者知之則民可信矣又言謝上蔡聞玩物喪志若使學者知之則德可修矣皆可也夫飮湯液有汗有不汗或食椒而流或冷汗或自汗或盜汗之類共是疾病之使然也置而不論乎人之欲汗以溫飽而不能得之然及其愧於中則渙然流出且睨蠅蚋嘬委壑之親則其顙有泚蓋是義不在外而有所知恥仁本在內而有所不忍故也

者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矣故因與想一說也故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擧天下之夢不出於此而已夢飮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是亦想乎因乎夫心之所之思必隨之晝之所思夜之所夢也不亦符合乎靈運之於詩也元素之於術也平日之所念積累於中觸發於外故其感於寤寐之際者奚誣哉非欲神之也非欲秘之也其想宜然又之疑哉世人局於耳目之所及而於其所不及者蓋恠焉是豈知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心也者與宇宙齊一同而非局於所聞見者故非唯凡事物而已雖夢亦有常有非常其常夢者靈運元素之所思而衞玠樂廣之所說也至於非常之夢者談何容易詩書禮傳所載之夢及孔子之於周公是已其中十之七八雖爲想因而其二三有非常者非心與宇宙一同者孰能說之哉不識謂樂廣何耶若夫遊方之外出世之間者曰眞人無夢夢覺一如則其意以爲一夜一夢耶百歲一夢也豈有眞假哉高則高矣不過於虛而已茲不暇論焉今玄同丈夢聯句殆與王東白宿仙華山下遇偉人者同夕之夢吟乎一日索余記其事時余偶讀晉書樂廣傳以敷衍其想因之說如此莫謂夢中占其夢我心本實理也不占而已矣於是遂書以與之

元和癸亥之冬

題恕靖綠陰聯句後

聯句序跋一閱之多可多可夫文之有韻者詩賦也詩之不獨吟而與人共對和者聯句也文之所載者道也然則道也文也詩也聯句也果不二本

落有時而更色飛鳥之變化隨節而改形方今對此則植物不逐四時凋動物宛然如生活所謂造化功成秋兎毫豈啻墨梅而已哉趙昌之傳神未必擅美于古邊鸞之寫生亦欲播名于今歟世俗有指眞爲假者是不知實理也有認假爲眞者亦是不知實理也眞耶假耶必有分耶即是同一實理也具眼者見色裏之膠靑乎

古筆跋 小出大和守所藏

存則人歿則迹迹雖多端莫若筆痕故昔人之片楮隻字任其所有任其所來不論貴賤不拘時世貼于紙上張之騁之既及若干以慰目下其珍玩雖比玉累金不可換也亦是尙友於古之一端乎

拙詩三首註跋呈長嘯子

寬永甲戌九月　先生在洛會長嘯子賦月前擣衣紅葉添雨節前菊三首而應其求自註以寄之

應來命解釋拙詩拙詩元是百結之鶉也借用古語而使之恰似鴛鴦繡雖然拙之狗尾續古人之貂唯是爲懼其醜不可掩也今所援掘雖淺近而與金針何以異哉鴛鴦繡出令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吁拙詩元是鶉衣也狗尾也不識貴意以爲奈何　九月十日

題玄同夢聯句後

世稱有假夢以託言者若謝靈運之池塘芳草則欲神其詩句之妙也張元素之開心納書則欲秘其方術之傳也余嘗疑之矣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曰想也曰形神不接而夢者想乎曰因也爲說

嗇尋其派流而已設色之巧破墨之法亦是遊戲于此歟當是時探幽齋狩野守信以丹青鳴于世自稱家譜繪事出自周文周文傳之友淸其嗣元信松永永德光信高信守信世世相承然光信獨拙故慕蘭先代繪所預左近將監光信之名以自號爲夫同名而非者周有兩曾參有西東施唐有二韓栩蒙古有兩伯顏相似而非者優者學叔敖李赤慕李白樂地倣樂天之屬所謂畫虎而類狗也伯樂之子見蝦蟆以爲馬也非若玉磵有三人也及至守信跨竈于父寒氷于師不亦奇乎近代能畫雪舟以周文爲祖信手筆已忘寫眞活自在而今守信之氣勢兼求周文雪舟之彷彿者乎一日昭乘與守信相遇佐久間君親衞校尉爲之地於是出明牋數張請令互圖花木鳥獸雄深之勢媚好之姿衆乘搖蕩羽毛低昂乃糊聯以爲卷帙可謂寶玩矣延喜天曆之際千枝常則之所繪者軸軸相合比鎌倉右府之時廣元朝光之所獻者卷卷相勝負皆雖擅美於前代然未有如此一紙兩筆之鬪娟爭新奇者也且每畫有倭歌有唐絕或靑雲卿相之所吟詠或緇林隱逸之所題品開卷即見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共在茲則問之昭乘乃必曰畫現空中問之守信乃必曰認假爲眞若使老者見之則必謂有無同出敎者必謂亦有亦空禪者必謂有無俱遣豈其然乎白受彩者忠信可學禮之謂也聲之有無不暇論焉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擇也親衞校尉請余誌之不克固辭遂題其後

題花鳥圖軸後 神尾若狹守求之

右花鳥圖者狩野兄弟之所寫書也夫艸木之開

又

夫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得其法則不差分度而況其餘乎故學鳥銃者於所見之遠近先可以知之而後發之則踰距堙破城樓是軍旅之威也今聚其算術以爲一書法曰多算者勝不可不秘也

佐太廟畫軸跋 代永井伊賀守尙庸

河內國佐太宮者所祠菅神也其名既久其驗最著而在乃父之釆地不亦幸乎余崇奉之餘使畫工謹描靈像且以松梅二圖爲之左右因請林氏三子作賛裝潢之寄藏之以奉納焉聊表敬神之微忱云爾

承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從五位下伊賀守永井尙庸

佐久間將監家所藏八幡沙門昭乘與狩野釆女所畫花鳥獸及諸人所賛軸跋

右當時名畫鬪奇競姸者若干色每色或倭什或唐絕皆達官名緇及某甲某乙等所題品也足以怡目足以適志蓋今之畫猶古之畫也　本朝古畫置而不論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逃禪之梅徐熙之杏子昂之芙蓉舜擧之蔡黃筌之翎毛馬麟之野芳佳木韓幹龍眠之馬與可子瞻之竹加旃日觀之葡萄牧溪玉磵之水石皆是中華之名品而古人之所珍藏也今之所聚蓄至於怡目適志則亦何異古乎世俗論以形似比比皆然而捧心者難言也余豈敢哉吁玩物喪志不思之乎

再書佐久間將監所藏之畫軸之後

昔高野大師瑜伽三密之暇遊戲書畫而得三昧其妙不易言也八百餘年之後男山桑門昭乘不

又 同年作 應台命

恭奉鈞命撰歷代名臣上自皐陶伯益下至司馬光虞允文有盛德者有大業者共三十六人分爲左右記之丹青炳煥可觀誠足以勸善欽爲之讃夫書者心畫也繪人者亦可以繪其心乎

百人一詩跋 應台命 同年作

漢魏六朝唐宋之詩名于世者多矣其中擢一人一篇則人與詩同是一百也而限之以百其取捨之際何容易哉且長篇之於短幅以難寫之故有分篇取章者方今欽承台命謹以撰進乃使畫工設其物色然詩之義在德不在形在香不在色乎撰呈之微意在茲而已

兵書跋 代柳生又右衞門 寬永二年作

右兵法之目錄件件如此夫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雖然求魚獸者不可無筌蹄也故擊必破戰必克者不可無兵法也學其法者除此目錄則何以哉譬猶魚獸之有筌蹄乎雖然至於妙處則得之心而應之手殆難以言而傳也是兵法之蘊奧耶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學者得之於言意之外可也

鐵炮書跋二篇 依久世三四耶廣當价代井上外記

夫鐵炮者其急速過飛鳥故支那號曰鳥銃其擊破如雷霆故又名曰雷火砲誠軍器之大用也不可不知爲今取其遠到而可中之術撰爲一書蓋泄其秘者耶法曰軍勝之術不可先傳也若非其人不可告之云爾

且夫古之賦富士也歌仙詞人置而不論鎌倉右大將詠富士之烟載在撰集而今之　尊詠幽玄秀逸優于千古誰不仰止乎益見其文武兼備之芳聲與士峯相其同高而永垂于無窮其以爲家珍固宜矣日向守請書共事於是乎記

又寬永十五年作

寬永十三年仲秋　大樹幕下有富士山之尊詠自染健筆乃賜山口出雲守直治謹拜受之以爲家珍因應其請而書其事于裝潢背云

三十六名臣圖跋　明曆元年作

昔高宗審象于傳說所以求良弼也世祖物色於嚴陵所以慕高尙也魯恭王之殿所記丹靑古來君臣孝子烈士貞女智愚賢不肖炳煥可觀所以善之示後惡之誡世也故圖功臣十一人于麟閣以昭名于當時畫二十八將于雲臺以象四七之星而乘風雲也繪二十四臣于崚煙以準四六之氣欲補天而弘化也若夫設其詞則漢祖功臣三十一人陸士衡爲之頌三國名臣二十六袁彥伯爲之贊是中華美稱也可以勸善矣方今撰自皐陶伯益至司馬光虞允文共三十六人寫載其狀隨色象類或文或武有盛德者有大業者列之爲讃而取其數則例多矣合十八卦爲三十六宮天文有三十六禽嵩嶽有六六之峯漢家有三十六將帥三才之際此數昭昭爲香山九老各有詩此以四乘之歟未也朱晦翁作六君子贊此六之歟數則遮莫矣對後素于咫尺慕先哲於千歲則孰謂繪人者不能繪其心乎

乘而奉仕不懈獻納有意年久矣辱賜采地若干萬石而居相州小田原城太守指館人皆惜之其令嗣濃州太守襲封昔漢武之不徙侯母者憐其乳養也是在上而不忘其德也昌黎之爲正眞墓銘者思其視保也是在下而欲報其恩也今之渥眷復何疑乎頃年春日局罹霜露之憂親族皆懼其不起也然湯藥不入口蓋踐前言也事聞而感動且督過之親染　御筆賜之責以其飲食嘗藥勉以其病愈奉上而厚惠之及此也匪獨一人之感泣其親戚亦皆拜命之辱匪獨此也見者聞者皆莫不歆羨焉然而春日局不勞刀圭不用針灸遂以下世享年六十有五何其執志之固而不移乎謂之健婦亦何不可之有彼　台翰者永傳爲稻葉氏之家寶也嗚呼　大君纘祖宗之緒司閫州之權其　皇考　皇妣之餘慶大矣哉雖然其襁褓之歲弄璋之齡以愼寒溫以節飲食使至成立之漸者春日局之力居多矣古來設食母之義於是可見焉方今濃州太守請記其事於　台翰之後余不能固讓粗載其顚末以應焉且願僭踰且增屛營而已

正保三年六月吉辰

又寛永十二年作

寛永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夕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於　御前賜台翰之彩牋直清甚悅不堪感戴拜閱之則富士山之　御詠也云字畫云風體其美難以言述焉裝潢幀幅不日而成昔天曆帝模富士詠倭歌以寄藤壺可謂風流也今幕下之於直清恩義之深懇欵之至也以此視彼則彼示輕情之艷詞此表眷遇之厚意不亦愈乎

林羅山文集巻第五十二

題跋二

佐太廟御製倭歌跋

淀城主永井君信州牧今茲季夏馳使价告曰聞者辱賜御製倭歌一首且有可以寄佐太天神宮之旨敬肅之至管窺之餘　高歌響於雲間奎章降自日邊風送清香則姑射山頭之雪映六月之梅蘂天添佳色則廣寒殿上之桂問一夜之松花裝池之巾襲之以納神廟何實加焉豈不敬乎雖贈爵新恩銘刻石不可過之神而有靈可以歆享可以感格其介爾景福何疑之有請記此事以垂不朽余聞而偉之然至敬無文遂書以呈焉

慶安元年七月　日

幕下親筆跋　稲葉美濃守正則求之

父母之孕毓嬰幼也至矣盡矣然設食母以遂其生長之養古者保傅師姆之教宜哉春日局者大君幕下之大乳母也　降誕之後以選入營備乳食之職奉上最勤往年會弗豫時春日局號泣籲天請以身代之且誓曰而今而後妾雖嬰病而不敢服藥何其志之確乎既而二豎早去　台體復故人皆感春日局思上之深也然後恩眷愈厚勢威益盛閨中之治斷然取決焉稲葉丹州太守者春日局之所生也且其才可以任事量可以容

武學十二景畫軸跋

武州州學十二景往歲余之所題詠也頃我家向陽生使好手圖之炳如丹青就而思之擧在魯論哉望神廟風杉則移夏松殷栢于此乎觀金城初日對靈池皓月則無得而踰焉乎見下谷耕田則未逢桀溺乎過南鄰菅祠則非鬼之祭不可諂乎掛東海征帆則有乘桴之嘆乎向武野煙草則順君子之風乎映淺草花雲則不義之富不可求乎眺筑波茂陰則秀而實者乎臨隅田長流則逝者如斯乎瞻房陵遠山則智仁之所樂乎含士峯晴雪則可以成一簣者乎而今後素旣成其就而所思如此何以流連風景哉於是爾知浴沂見解祓與于聖人伊洛風月傳自濂水之光霽武夷九曲佳境得紫陽而益顯嗚呼先聖不忘矣向陽生勉哉

戊子仲冬晦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一終

歩趨于鳳闕龍樓之墀而列仙籍遡洄酌注於京極冷泉之流以樹家風於是取彼板本欲爲補校手披口誦不倦不怠可不謂孝者善繼善述乎且其家獨所有與其所親筆非它人所所見所聞者蓋有之乎幸使能傳而市不有虎能校而烏焉不爲馬何弊之有哉按杜拾遺之集曰草堂曰千家曰分類曰愚得雖更數手其實一也黄太史之詩任淵編之太史之孫埣參之家書以校正之其外集別集乃史應之輯之以更其手故有詳略其餘古人之集之編次不出自一人之手者多矣昔之爲命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其所以善辭命則以如此詳且精也編次校讎亦宜然乎君之於此編亦復宜然乎庶幾廣膝下之所傳有討論修飾之手而無烏焉展轉之誤也禮曰父沒不能讀其書手澤存焉爾伯温纂康節之書東山編誠齋之集豈徒哉然則於其手澤而追遠之志可以見乎謂之繼述其可乎嗚呼先生之言行雖顯于今而其遺風餘韻猶與此集垂于百世可不永念哉先是君馳書數求余序然書不盡言又使价以需余詞然使之所傳言溢乎故日月荏苒以未成去冬余蒙　鈞命偶入洛幸逢君屢來唔語及之粗告以余之所曾聞而後似至乎事之情官事無盬遄歸江府君猶求責之余旣狀其行今又何言然依其洊請而再告瀆焉

寛永二十一年三月日

題惺窩先生手跡後

黑澤氏所藏之惺窩先生手澤尚新其片言隻字留在人間者與寶薫俱遺芳於千歳者是其德馨歟

於是乎跋

惺窩見此跋謝曰長嘯子歌跋起草不竟日成所謂腹藁者耶然累數十百言雖卽時讀之難終篇不如爲永夜燈下之玩感佩感佩

惺窩先生五言小絶跋

師友趣東方少年寫別膓相思梅意暮它後認餘芳 右五言小絶者十有四三年前惺窩先生所和富元古送余東行詩韻者也手澤猶新嗚呼惜哉當初余弱冠元古成童相共始見先生敎而不倦語而不惰者久矣既而余赴東州元古賦祖軷詩先生喜而和之其淨書則元古韞櫝而藏一旦罹欝攸之災而爲煨燼今此乃其未脫稿者蓄之余家矣元古求而不已於是寄贈之將代柳子賀王參元之書而執以爲證先生歿而今其片言隻字落于世者皆莫不寶玩焉在則人亡則書韓山一片石唯可共語而已嗚呼惜哉庶幾見此詩者聞其風慕其道而有所私淑也

辛酉冬十月日

題惺窩先生集後

市虎三傳信而不疑字經三寫烏焉爲馬蓋是流落轉徙之弊歟余之嘗親炙於惺窩先生也收其詩文幷倭歌隨得乃謄之不拘次序以爲三冊藏諸篋笥日久矣先生歿後一旦以蒲田玄同懇求之而借示焉玄同亦往往搜索有所小補將鋟梓未果暴殊死其弟聊卜開板已行于世方今細野君藤爲景者先生之令嗣也先生易簀時生僅八歲漸積年序稍進仕官讀書喃喃詠歌琅琅周旋

赤壁月者主有焉弄無邊月歟一蓑雨者賓有焉君子曰西都東都異日之談也山有木工則劇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其此之謂乎若翼日賓下自東山則還賓乃朝用書謝主且告之因淺野氏之召將往南紀送行之言有諸乎否主於是叙事以詞述情以歌謄牋以風神蕭散之毫餽贐以傳文章印之墨而送之越二十有一日賓旣步自家塾則至于紀蓋次其道塗所經歷自上京馳于伏見之里浮于淀河達于浪速至于泉境循浦而入于紀弔伊弉冊尊乎有馬村悼五瀨命於竈山渉海則哀稻飯命之自湛陟陸則惡丹敷戸畔之弗率出名草之邑行熊野之路望荒坂眺高倉達菟田而問神武帝征夷所至之處遊倭歌浦以謁菅神之廟土地所有風俗所宜極其壯觀也淺野氏待賓甚敬如魯之安子思滕之問孟子乎越若來冬

十有一月朔至自紀越五日賓命道春以書主之歌詞後春聞而甚懼業業不措然其敢不唯命是聽春讀其中秋歌也聽者曰美哉思而不恨淡淡乎表東山者其縹緲人乎爲之讀其送行歌曰黯然銷魂乎是豈其非別乎哉爲之讀其詞曰久哉遠乎今之復于古乎華而不豔博而不冗不圖爲詞之至斯也爲之讀賓其詩曰樂乎樂其樂者哉得其所哉高乎大哉其登東山而小京師乎蓋詩之感人之秉彝之性其如是先是春和而賡載不錄于此蓋畏僭踰也初中秋之座所少者春也故賡載之卑詩想像以賦之今又受賓之命而彷彿依俙以誌其事烏虖公羊之三世古尚有之留候之圖大史知其如婦人而况於春乎哉春昔私淑艾焉今也親炙之然則春所記實其以爲得其情歟主謂誰曰長嘯子也賓何人也曰惺窩公也春

題朱子勸學文後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晦翁勸人學如此誠聖賢垂敎之意也尺璧非寶寸陰是競故云學如不及唯恐失之勗旃哉

陳眞晟墨蹟跋

高力攝州太守得泉南老布衣之墨痕弐篇四幅請之爲證余辭以不具蕭翼之眼然强而弗措於是遂考陳布衣事蹟寫皇明理學錄所載陳眞晟傳及楊廉贊以示之

東山賓主詩歌跋

丙午秋八月十有五日賓登東山而小京師主出而迓之曰辱來賓對曰遊主讓門子賓賓辭主拜而入主右而就東階賓左而就西階進退升降師師儀儀賓之初筵佳蕣珍菓備焉主問而賓擧言語恂恂如也容色愉愉如也頃之潔豐盛饌嘉栗旨酒奉焉賓作主拜主禮賓辭既飽而不多食既醉不及亂賓曰周易有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主曰詩不云乎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鹿鳴之二章也賓又賦伐木主誦日已沒矣於是夜也風且大雨雲布而山暝燈盡而更深賓主之談未已也比及曉風濟雨止雲銷月白賓主共升洞上之堂堂高而月近天之蒼蒼也仰觀則如躋攀而可至也如飄飄乎乘風而去也而目力不及矣賓之心覺宇宙之無窮主似不知之賓亦如忘之賓賦詩主咏歌惟時獻酒醴于堂上賓酌而飲斯主又酌而飲斯洗盞酬酢微醺之耽且樂問月月何言哉賓主相與言而已月何言哉論者曰吟廬山雨賦

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按易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嗚呼當時明皇未讀否卦乎今對此畫一賞一恨不亦戒乎

朱子眞蹟跋 井上河内守正利所藏

聖人沒千有餘年此道不絶如綫朱文公出於百世之後獨尊信孔孟私淑周程專以斯道爲己任於是表章六經註解四書以詔后學而行天下且格物主敬之邃密存養省察之深切發前人之所未發而能集諸儒之大成遂使道統傳至于無疆者朱文公之功也不亦盛大乎故其一語其一句片言隻字留在世間者人皆敬而寶之夫書心畫也以畫知氣象以氣象知其心則聖賢之文字最可敬矣文公嘗註二典禹謨命蔡九峯補其餘終其篇九峯見之歎曰手澤尚新今余對此墨痕不論其字數之衆寡亦曰手澤尚新殆如見其氣象乎氣象既見則千歲之心亦可以見之乎遂爲之書

正保元年甲申月日

又 高力攝津守忠房求之

晦翁之手澤三幢云遺廟丹青在云四月麥先秋云獻之千古法每幅有二朱章幕臨而見之蓋其一則新安朱氏其次則晦菴皆是篆字也耶夫先生之墨痕雖獲隻字寫斷碑擧世珍之况此三幢乎在則其人歿則其書殆如見先生于異域數百年之後嗚呼天高海濶之度量聞其風慶雲喬嶽之氣象接于人可以尊敬之

乙酉陬月日

之所形容也温厲威恭安者曾子之所髣髴也瞻前忽後者顏子之所卓爾也鄉黨一篇者門弟子之所畫出也然則欲拜聖像者豈外求哉故今於此圖於小影唯論其意不論其形云

又 小出大和守求之 寛永二年作

右欹器說出於家語及荀卿子書既其有成說則吾儕豈容喙哉若夫聖像之似不似則古人謂若差一毫則非其人然則欲見聖人之心則求之於肖像小影之外可也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也病聖人之心乎捧聖人之心乎若使西子蒙不潔者是誰之過歟嗚呼聖人之心果有病乎世人只自病而已今對聖像不能不感焉

南陽耕隱圖跋 建部内匠所藏

南陽耕隱圖見其所題跋蓋孔明丹青贈寵士元者乎希世之物也張彥遠名畫記歷代能畫有其名無其跡者孔明在其中雖宣和畫譜亦不載之方今偶見此圖則梁帝及林藻才翁温公等有所證則不可誣也耶若論其人品則其耕隱與耕釣之賢輔共希世之間出乎所謂伯仲之間見伊呂也在則其人亡則其物今此圖初傳達日本以爲賓玩豈啻寫出物色而已哉識鑑者可見孔明之心畫嗚呼與誰共對此再歌梁父之吟哉

承應二年癸巳六月日

明皇講易圖跋 高力左近 隆長求之

唐明皇講易圖者大元名畫工錢選舜舉之所寫大明名臣楊溥楊榮楊士奇或贊之或跋之其事與情共見其詞誠是賞識者之家珍也黃魯直云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一

題元武宗追贈先聖詔辭後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右元武宗追祀之詔也學士閻復撰之歴伐加號孔子者無加焉余家有古畫聖像今本多甲州太守就而使工寫之景仰之也索書其上古人曰鄕黨一篇畫出一聖人則余何敢措一詞哉故書此詔以塞其請云　元和九年

題欹器圖後　元和二年作

右出家語荀子等書四書人物考亦載此事以爲是時孔子四十有六歳子路少孔子九歳夫惟古之人以器物爲訓戒者不少矣堯立敢諫之鼓禹建誹謗之木成湯盤之銘武王几杖之銘而下至于崔氏座右温公布衾不遑枚擧也誠戯盈而益謙天道之常也安不忘危持滿之道也制節謹度盈而不溢敬愼之至也今此欹器圖置諸座右以爲日省之備不亦宜乎於乎温良恭儉讓者子貢

有文事者看之則得武帝温公之意不可謂賢乎已也且夫聖主賢臣相逢國家間暇則名一藝者無不庸然則如此之局面數訣亦是海内太平之餘標者乎遂爲之書寬永十三年作

林羅山文集卷之五十終

名耶司刑屬官品級雖異其志豈異哉吁雖老矣勉旃

寛永十六年四月中浣

象戲圖式序

象戲圖式者洛人宗桂及子宗古之所撰次也宗古謂余曰初宗桂見信長公公視其象戲曰是象陣法武人宜習知之藝也於是改其舊名賜名宗桂以筭有桂馬之號也其後一之秀吉公乃去奉拜東照大神君又拜 台德院殿大相國時時在 御前爲象戲者數矣宗古預焉恩遇不少擧世知焉宗桂嘗作象戲圖式一卷以教徒弟廣行諸世而今 大君幕下治教休明勤政之暇御覽象戲凡其相對者宗桂宗古雖少一馬而無不勝宗桂沒後宗古頃補其圖式以爲續卷將以進呈而後廣布願請余一言以證之余辭不肯既而因先容達 聖聽備御覽於是 官命父子之妙手甚奇記以證之可也左右語之故余不能不肯曾聞中華爲此藝者昔孟嘗君鬪象棊千歲寥寥乎後周武帝造象戲其臣王褒爲經宋司馬温公作象戲圖法此蓋寓兵於局藝之中謂天下雖安不忘戰之戲也爾來有將士步卒車馬弩砲之象有藏機隱智二龍出海雙馬飮泉之勢雖中華所用如此然想未及我朝之妙手歟今此圖式父作之子述之其箕裘之間殊絶古人誠國手無雙也上自營內諸臣及列國達官下至好事之人皆迎取而窺伺倣慕之其名藉甚益揚家業可謂勤矣有說于此賓主明友玩之則燕閑四適足以爲五也遊方外者視之則橘中之樂不減商山有武備者見之則方圓之陣奇正之變進退伐擊不可忘也

而重常自若也牒訴倥傯之間折獄紛綸之暇考倭歌拾倭語抽抄者殆及七十餘部標題出處用以呂波次之永夜吹燭短霄焚油孳孳矻矻累歲不怠風雨之壁雪月之窓易其稿者數矣次序漸成聚爲十冊號曰春雨抄如密雲靉靆一雨流澍則諸草木之根莖枝葉雖各有大小有異別然所潤是一而皆滋茂冀見之者詞花言葉由是得其澤發陽和于歌林得春風于筆苑也只是重常之寸苗一滴之微志也願乞一言以爲榮羅山子聞而奇之且告曰夫文字既有母則言語何無母乎人之心不能無思既有所思則有所言豈啻人而已哉鳥獸昆蟲亦能鳴雖風水雷雨金石竹木之類未嘗相觸而不有聲有聲則出于言語發于歌詠原本其始則指天曰天指地曰地指人曰人誰使然乎只是理之自然者也自是以往千言萬語

乎上去入之聲輕重淸濁之響不可勝數也豈非母生子子生孫哉　本朝之古陽神陰神之相共唱和者倭語之母也然後言詞生生愈出益繁若一言爲母則餘語爲子日之晷月之曉水之泉火之焰草與叢本與梢花與萼竹與篁琴之與柱舟之與舵糸之與縷井之與幹眉之有黛眼之有眸口之有脣腹之有腸手之有掌足之有跌之類以類推可知耳倭語不過以呂波以呂波之變什佰千萬不可勝聽也但其間或異物同稱一類別呼孰先孰後或有不易曉解者即是詞語之父母也尋其所先後知其所以爲父母則復可曉解故曰天地萬物父母言語亦無窮如天地乎焉得知言之人與共談之乎重常初產八橋杜若之地久住隅田都鳥之邊用意于倭語已如此則其察情于獄詞亦如何哉酷暑去而和氣至則誰稱此抄之

科精要李東垣有癰瘍論朱丹溪有精要新論歷代有名於癰瘍者不少矣至大明薛己樞要及發揮經驗方既行於世頃間攝州人坂本養安欵余環堵來告曰某早慕高取板坂之兩流以所傳之術療諸瘍有驗焉且粗通蠻語於是欲聞蠻醫術赴肥之平戸長崎又尋阿蘭陀之醫流習其藥之修治膏油之箸煉或有大明國醫到長崎者求其方書聞其梗槩既有年矣去歲來武之江戸偶逢朝鮮醫韓主簿問其鄉藥而針灸補瀉之事頗爲對語遂提諸書之要纂一家之言以著書若干篇名之曰外科萬粹類編雖似有僭踰之罪願請先生之一言辨之於卷首屢求而不已余聞而異之時有介紹者之慫慂焉余不能不言也夫　本朝中華三韓自古聘問不絶經史文章相敎授久矣醫術亦然昔高麗王患病求良醫於　本朝古人所謂扁鵲不入雞林之雲此其證也我醫術之所以勝彼國也可不勤乎若夫於蠻夷則耶蘇者售奇藥託豚子潜將播其說者有之乎尤不可不戒焉但耆婆龍樹者域娑婆寐其餘西域之技術及外國之藥石流落於中華者古今有之則亦可以兼用者乎余雖不慣于醫聊所示如此然紹介之言不能拒焉養安之求不能不應焉將欲使其內治外治宜順和榮衛治療疾病而後其實稱此書之名是所庶幾也前脩之撰方書序往生有焉余亦不得已也於是乎書

丙申孟春下浣

春雨抄序

鱸重常搚至自言曰重常出自參州足助莊鵜瀬里嘗來東武列于刑官之屬年尚矣官長雖更改

宗開元年中也然則豌豆瘡自中華傳我西州而到京畿古昔無之而此時初發者乎據內經之所不載仲景之所不論而可以見焉後世治療藥方之論書自中華來者夥矣若嚮使良醫與方書在天平之世不嬰橫死者蓋有之矣可歎惜哉凡今曰疱曰痘大槩皆屬小兒若治之者差之毫釐則不能遂命不能閔閔焉望嬰兒之長何以得幼吾幼乎方今衛生家卜齋板坂氏如春家藏禁方脉書藥論甚多且聚痘疹書滿架插籤弟子春孚就而抄之從而纂之著痘疹分類十卷可謂勤矣謂纂咸陽小兒之醫亦可也其於脫襁褓保嬰兒之術須有所補裨則爲人之親者奈何不喜且嘉乎如春屢請余語冠其卷首以爲春孚之太幸也余雖不學醫偶見孫陳之書而考之國史推其時世思今之醫書之多於古欲使字育之法濟世之術取之爲準永久不絕故遂書以塞其請

壬辰九月上浣

外科萬粹類編序

古之瘍醫者後世之外科也趙宋之世謂之瘍科外科有內治有外治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此其外治也又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且以酸辛鹹苦甘滑而養骨筋脉氣肉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此其內治也素問曰膏梁之變足生大疔由是推之陰陽不和之變痰涎咳嗽之變癥瘕諸蟲之變酒色忿恚之變之類皆足以生瘡瘍不可枚擧也是外科之書不可不多者也至於李唐醫博士分而爲業曰體療曰瘡腫云云故孫眞人王燾書共載瘍腫藥方其後陳自明有外

醫者著述不少槩見方今大醫法印玄琢刀圭處劑之暇與其男法眼三竹共輯一書名曰群方類藁蓋取諸退居類藁元豐類藁之題目歟其所載中風也傷寒也雜病内科也婦人也嬰兒也外科也毎病脉候始之論機次之證候次之藥方次之針灸法頤養法終之可謂兼備本朝風俗淳朴不耽著述古書遺文雖偶有之流落紛墜不知其所泯余甚憫惜於醫書亦然如大同類聚方等吾不得而見矣昔陶貞白註本草謂有毒無毒若一字有誤以活人之藥而還至殺人不可不愼也然則撰醫書何容易哉庶幾汲萃于舊書提要于古方其間有所發明證徵也法眼之勤而不懈可以嘉焉使此書廣布于世則與其堂構之妙術惻隱之芳聲齊垂不朽而後罔俾嚮著述者專美于前代是所期望也余與法眼橋梓交游年久請爲之序而不已故扶病勉強書焉

正保二年乙酉月日

痘疹分類序

我朝聖武帝天平七年闔國患豌豆瘡俗曰裳瘡夭死者多九年之春疫瘡大發初自筑紫來經夏涉秋上自公卿下至百姓病沒不可勝計自古未曾有如此也考諸醫家者流隋巢元方雖論傷寒斑瘡登豆瘡皰瘡然無藥方唐孫眞人書豌豆瘡在傷寒部而有治方宋陳言曰斑瘡病内經與張仲景皆不載蓋自魏朝方有焉以白頭赤根者俗呼爲豌豆即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爲麻即膚疹也又有大者俗呼爲芋爲萍此皆輕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而亦有治方孫陳之所言乃不拘壯幼乎且考其時則眞人者高宗時也天平者當玄

之詳也用藥治療之勤也虛實常變之通也雖古之方技者不多讓焉扶危救急之暇自撰一書號曰經驗影響錄上自素靈難經脉經甲乙經等下泊諸家百氏之方論吳崑之所考徐春甫之所統悉皆莫不兼收並蓄也且其病名外傷也內傷也雜病也外科也眼科也小兒科也婦人科也類聚鱗次門分蟬聯舊所誤而新考之昔所分而今幷之嘗所無而始補之如此之類間有焉使能讀能熟者由之以用藥治病則得心應手之效驗徒於影響然則此書之名可以稱實其仁術之功不亦美乎或曰罔兩于喁出自影響影響出自形聲形聲實也影響浮虛也有待而然也何取虛而不取實乎曰非此之謂也罔兩之待影影之待形譬猶藥之待病乎無病則已若有則藥應之如影響者是醫之經驗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則藥之能活人亦能殺人其理與惠迪從逆無以異乎庶幾其知虛知實能用藥而能活人也蓋是法印用心之不淺淺乎此書之將行於世所有如逢良醫亦是其陰隲之志不淺淺也法印請余一言辨其卷首日久矣余老且病嘗其饋藥復故有喜於是爲之序

正保二年乙酉月日

群方類藁序

本朝之昔所撰醫書有其名而多逸焉所謂安倍眞貞出雲廣貞之大同類聚方菅原峯嗣之金蘭方丹波雅忠康賴之醫心方大醫博士源輔仁之倭名本草養生抄小野氏之集註大素經之類是也其後平性全之萬安方僅存於世余嘗見萬安方有鹿苑相公之花押世罕副本豈無意哉近代

歷代名醫諸家之書以解之是難讀其一也其文字往往或如有所似太史公倉公列傳是難讀其二也又寸關尺之條理分合偶比類之深微多多益辯是難讀其三也草廬吳幼淸序之不辯亦宜哉夫人之死生壽夭係于醫醫之要歸於診脈然則此書不可不讀而如其難讀何壽德庵宗由好此書而讀之丹以句讀之墨以訓點之且又以數本校其字之同異者數處醫學之負笈者爲之依焉平日治療有効活人居多可不謂接迹於戴同父虖若非稽古之力豈如此哉世之不知杜衡細辛而欲療疾焉不辯蹲鴟之爲芋爲羊而欲讀醫書焉及羅氏所謂福醫焉者見之其顙必有泚虖頃請書其事於余者數矣於是不得不應其請焉且嘉有其活人之名與好此書之勤因序之如此余豈接迹於草廬者哉蓋不獲止也

慶長丁未孟冬中浣日

經驗影響錄序

昔有人求藥見遍地無不皆藥乃把一莖歸而呈師師曰此藥能活人亦能殺人夫遍地皆藥則無不可用之藥無不可治之病然曰亦能殺人者何耶能用與不能用之異也殺活之際爲最甚矣方今闔國多盧雖然往往札瘥夭昏或有焉命與非命雜糅於其間蓋不能養故不知醫不知藥偶雖有庸醫不能用藥則不能治病豈是藥之過哉醫之過也死生存亡之所係不可不察也故良醫之用心亦仁術也法印武田道安嘗謂余曰僕是從三位大膳大夫源信光之孫也拋弓冶而寓於醫有年矣云爾其望聞問切之精也經絡臟腑之分也運氣水土之辯也陰陽寒熱之察也內外標本

篇耳嗚呼文章與時高下五山之文字以時見之則可觀矣虎關嗜韓子中岩好楊子夢岩讀孟子惟肖東沼二人者學莊子云爾以余觀之虎關中岩夢岩義堂絕海等　本朝之鐔津覺範北礀鎧庵志磐蒲室全室之流者乎余雖不實敬而學之然今及涉獵者蓋欲使世人知其崖略見文變與時變而其好惡適宜學習歸正也方今每寺問其開山祖名寺主不能詳之況文乎德行乎不特吾道久衰而已雖瞿曇法亦然豈無感乎今此編雖犯伊川不見雜書之戒而復有空同道士鄒訢注參同契之遺意歟

丁巳二月中旬道春書于胡蝶洞下

比玉選序 元和八年作

詩有古有律有長篇有短篇古今編集者往往有焉宋洪邁撰萬首唐絕句其後蔡氏于氏有聯珠詩格周伯弱有三體詩其餘鼓吹鼓吹續編等之類甚多絕句之格製備矣　本朝禪林之風月豩庵蟬闇有新編新選之述蓋便於習絕句者也今也稻氏之子未弱冠從余而學其有餘力則志于詩文頃者繙祝氏事文類聚而抄寫其所載律詩者不日以終功可謂勤矣夫詩者雖韻語而志之所之也攜諸袖裏寫諸帋上元是非由外也陶情性而歸于無邪此詩之根本也若其能熟得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勉之

脉訣刊語序

脉訣刊語集解世多有之有年矣然見之者少況於讀之而知之者虖衛生家此書不可不讀而庸醫又難讀也戴同父本於素問靈樞難經參之於

袖裏唐絕序

袖裏唐人絕句者羅浮子所編也家有李杜韓柳香山樊川全集其巨帙堆高不易遍覽又借夢得集及外集于東山寺而同抄表以出焉韋蘇州集乃雖家有之欠末卷於是摘其十之五六聚于此矣蓋備于旅具也馬上輿中勤催睡眠今此編不唯攪睡又能慰羇中之懷耳已而思古人之能賦詠者多云取諸家之長處雖然先學一家之風而髣髴步驟之而后兼參之于詩話看其骨格風韻氣味風流奈何其可乎譬如學書未習秉毫而云子昂未也懷素奈何唯可學右軍是手不到者也學詩亦然未知平仄未辯古律而云子美云子美不然則淵明寒山殆庶乎是句不到者也今爲採當時之弊垂初學之戒聊言之耳詩人再起不易此言若人問詩在胸中何在袖裏則必答云袖裏胸中果二也哉初學者自此進而不已胸中袖裏有自然之詩乎

五山文編序

余閱經子史集之暇偶見本朝詩人文人及五山禪林之遺稿若官家文章已論于前至禪家則虎關濟北集雪村崑巖集絕海蕉堅藁義堂空華集夢岩旱霖集中岩中正子永源寂室錄雲溪臏隱集岐陽不二稿惟肖東海瓊華東沼流水集慧鳳竹居清事南江鷗巢集祖溪水拙集横川京華集宜竹翰林葫蘆集彥龍半陶藁萬里梅花無盡藏月舟幻雲藁常庵角虎集其外或搜其詩集而得小序或尋其四六而扳散語或又獲人之所藏書軸之文惜哉不多得焉如江西文集雖問諸東山而有疏藁詩集不有文集僅得村庵詩集序一

田信成少年有好事之志勞搜索拾事蹟可以嘉焉若尙由嚮所本据乃可乎乃父法卯道安袖其稿來請余副詞不已法卯慕儒而寓于醫以揚其譽因憶王勃遠取自炎黃至于巢夫子以爲醫家傳受之繩繼又昔人以劉張李朱比之濂洛關閩然則少年孰取乎想夫有所好乎有所選乎吾老矣唯規其遠大望其前程而已寛永二十年八月一日羅浮山人林道春敍

詩聯句序

素庵叟與余邂逅日淺而再會聯句信澄亦在矣今時之爲聯句者唯剽掠借竊爲工而遂不知榛塞乎道也又或局於一百句或限於五十句而隘焉耳余以爲不然唯言情而已言之不足見于文字字積而爲累而爲十而書諸紙以慰目前是即道德之餘文章之端也且其數也何拘於多少乎哉城南多而莎柵少盍觀韓孟以爲法叟又寄余以唐律詩余和之者至于再今時之爲詩者亦如聯句余謂無它亦言志之所之而已詩與聯句本一也聯句是詩之一體耳詩與文亦非二也詩是文之節奏耳余之和之聯之也奚用今時人之所爲爲哉唯文與道貫通爲貴謂之眞之文章也復謂之道德之文章也若夫否則縱雖蘇東坡之才之美何以觀乎叟以余言爲何如叟蚤逃釋氏晩學醫術其外似不數數然者想有其中乎否叟雖老矣尙勉之哉余偶過於信澄弟之宅而叟求序叟老者也老老及老之義不可廢故强作序以贈之其倡和詩及聯句不贅此云

慶長丙午秋七月下旬

聖人之心其可也繪人者不能繪心雖然書心畫也寫其難繪之心者書也然則聖人之心豈外求哉是晦翁北溪相授受之意歟如汝之所問其蔽必至廢學殆不免夫子惡夫佞者之責曰禹稷皐陶讀何書歟而況字義乎曰唐虞之際若不讀書則卦爻典謨何自傳哉禹稷之徒不可謂不讀書且不見夫周禮乎太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周公之時墳典索丘猶存焉至孔子之所述黜陟用捨裁自聖心後世奉其敎取其法故曰六經折衷於孔子是以讀之者豈廢字義哉曰若是其讀之之法如何曰横看竪看左右逢源分見合見始終貫通竟歸一理總是渾然書與我不二者可謂善讀豈翅此書而已哉讀他經亦然問者曰唯於是乎序

六義考序 闕

先生嘗採輯毛詩周禮以下先儒說解六義之旨且附唐宋以下詩以爲十卷罹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渾天儀考序 闕

先生嘗輯諸儒說解渾天儀罹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道統小傳序

道統傳圖吾嘗附翼之係之以詞而原夫聖賢事蹟則五帝本於易大傳三代君臣据於詩書禮春秋等仲尼及弟子考于論孟太史公之記周子程子以下取諸宋史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許衡薛瑄以下取諸元史太明理學之書皆是事實也今武

無實此余公言之秋也夫聖賢之心見於言其言見於書若不知字義何以明之故雖聖賢未嘗廢之請枚擧而示之世稱釋詁諡法解周公所爲也吾夫子賛易則曰乾健坤順震動巽入也之類皆是直言也所謂正訓也又謂之直訓其對季康子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夏曰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曾子曰瑟僩者恂慄也赫喧者威儀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校也序者射也洚水者洪水也記禮者亦然故檀弓云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其者云者卽是之謂也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其猶云者是如此也無正訓故借彼以明此擧今以解古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射義云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其爲言云者謂其說如此也若斯之類猶不少矣夫子作春秋寓其心于筆削左公穀傳授久矣若不知字義何以曉筆削之心乎不知字法何以辯一字之謹嚴乎又止戈曰武反正曰乏蟲皿曰蠱及六書象刑假借之屬姑舍是由斯觀之不識字義則難讀聖賢之書不讀其書則難知其言不知其言則何以得聖賢之心哉漢儒善說經者也微箋注則初學庸詎知字義其有支離不圓備乃見者之弊也晦翁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微章句則諸生庸詎知經旨其認影響爲形聲乃後學之弊也是以余讀性理字義應人之求之而借常談假方言加以國字爲之諺解蓋欲使人讀之易曉也且此書所稱性命道德仁義誠敬無極太極陰陽鬼神之字義談何容易庶幾自淺至深自卑昇高實有等級由此而進讀聖人之書求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十

序　下

春秋劈頭論序

春秋春王正月異論紛紛左傳王周正月杜氏曰言周以別夏殷然不釋春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何氏曰斗指東方爲春然不釋正月唐孔穎達楊士勛爲之疏沿襲久矣宋儒元儒或曰改月不改時或曰改正朔不改時月或曰時月皆改獨九峰蔡氏作書集傳曰周書之時月皆建寅也至於大明柯尚遷周洪謨汪必東朱公節等皆云用夏之時王守仁唐順之王錫爵王世貞袁仁莊泾凌稚隆等皆云從周之令其衆說共引經史諸傳以爲證據讀者未知歸一今聚衆說抄註疏共爲一帙且爲圖幷論以備遺忘復訓子姪因號曰春秋劈頭論說仲尼曰吾志在春秋後之同志者隨見隨考而補書之則庶乎可也

寬永七年庚午仲秋下浣

性理字義諺解序

此諺解應加賀羽林光高之求而作也

性理字義諺解出焉或曰訓詁之學記誦之習非鉅儒之所貴也故古人有言章句之徒破碎大道其甚者至于以康成爲支離以晦翁爲影響況諺解乎答曰嗚呼是誰私言哉只恐馳虛蹤等高而

愛此花雖然夙夜公務不遑築塢灌花於是取諸方所有品色及有其名者一百種圖其形樣以爲怡目之慰丹青煥發四時不凋與一歲一枯榮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嘗聞山陰韋氏之百梅携李張氏之百菊播名于中華未聞百椿之美至于如此也可謂太平之勝事好文之嘉徵也太守之用意誰不歆羨乎或人曰繪花者不能繪其香曰然有說于此綠苔青草惟是德馨而今況於椿花乎嗚呼色也香也念茲在茲可不勸哉遂書以應其請焉

林羅山文集卷之四十九終

乎百將傳將鑑博議亦由此而已尾陽君家臣平岩氏元重以本朝近世軍旅話說之顯著若于條而記之其意蓋乘機爲主擊不意爲要惟此二者所以必勝也其自警自勵之志可以見焉中華覽古者置而不論　本朝義經攻一谷渡八島大破平族則是非擊不意乎義貞涉入間戰分陪速陷鎌倉則是非乘機乎太公孫吳之遺法誠不可易也今元重所慕復可以嘉焉法眼杏庵其同僚也告余曰元重者三河國產也祖某仕　源大君屢有戰功焉考某從小田原之役元重從大坂之役皆有功焉然則此軍話與家譜共垂於無窮者耶於是乎書寛永十三年

百椿圖序寛永十六年作

夫椿之有名也稱于莊子載於本草倭名謂之都婆岐或號海石榴本朝先輩賦白椿云靈根保壽託南華花發金仙玉府家素質宛粃氷雪面不隨紅艷作山茶山茶花有數種或花簇如珠或青蔕或粉紅或淡白所謂寶珠茶花海石榴茶花躑躅茶花一捻紅千葉紅千葉白之類不可勝數也椿花亦然倭歌家有玉椿有白玉椿有紅椿有靜椿有濱椿有山椿兵部少輔大伴家持植八峯之椿發其花於詞林其後諷人韻士歷代吟賞焉故賀紫宸則鏡山之玉椿明照四海之天祝綠洞則姑射之靈椿永待千世之春巨勢春野之霞色見之不飽音羽山岩之雲根生而有常以之敬神則勢州有椿宮社以之勸學則宋帝比木有椿誠是木部之大年花中之巨麗者也頃歲椿花衆品佳色不一乃知太平之時萬物蕃多矣況又大椿兩八千之春秋以祝遠大乎松平伊賀太守源忠晴尤

十有六名其餘駷鴇駽驖騵彛騧駮白顛白駒之類入於歌咏者不少矣大底以毛色爲之號五色之正與間有純者有雜者有淺深者有星點者不可窮也於是曹霸韓幹之輩顯諸丹青所謂韓王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中華如此乎本朝有與產者甲信產者諸州獻貢者市易者皆輸來爲隊爲群望之如雪如練雖屈產宛名蓋不能過乎方今黑澤氏定幸世掌官馬以世俗難正其名難辯其色難識其字故暇日與舍弟弘忠相共諮按驥校群書聞鄕談認俗稱而參之于其家說乃倩畫工設之以色而貌馬師皇于軸初欲除馬酺也一旦開之則神駿踊躍宛然生活或其勢騑騑駸駸或四蹄深穩不驚或揚駿掀尾或馴擾調良或與龍爲友或志氣千里或國馬也或超軼絕塵天下馬也至若其骨相之多品則不能盡言也恰如臨汧渭之水似過冀北之野焉不可知非子爲之欲牧孫陽爲之屢顧乎傳曰宗廟齊毫田獵齊足軍旅齊力若今使見之者能知齊其毫則齊足齊力亦在其中乎余壯歲遊事　駿府定幸纔弱冠奉命齎療馬集來就余問字至今殆三十餘年其永好之交如此故依其請以書諸軸端嗚呼今我馬齒加長矣此畫新麗而壯矣如蘇子作詩吾豈敢哉若夫馬爲軍用余嘗彼馬書序言之矣肆唯言毛色氣勢而已

正保四年丁亥十一月中浣

近代軍談序

平岩彌右衛門求之法眼意爲紹介

中華軍書車載斗量其中有兵律謂法制也有兵覽謂古今戰蹟也有兵占謂天時陰陽也三者不可闕其一也雖然知古知今知彼知己者在兵覽

王太公之所以撥亂而致治也若非周世之全盛何有此軍用哉曾聞　我朝昔初製大弩以爲武備蓋是神功應神靜謐之所致也方今正繼之初作如此之利器也亦是太平之餘標乎且其爲書也有圖有說當此治平之世此器初出此書甫就器可以納于武庫書可以入于秘府豈不至於不朽哉正繼請記其事而不已余聞其所言不能峻拒遂書

正保二年乙酉正月仲浣

黑澤氏馬書序 寬永十六年作

夫中華之馬書雖托始於黃帝而未詳蓋其乘之而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久矣周官列獸醫則有療方伯樂顧之九方皐觀之則有相術造父揚鞭王良執靶則有馭法故於六藝敘居其一不可不學焉況於大司馬之職掌天下之兵平國之大事在軍旅軍旅以馬爲大故立司馬之號然則馬之爲用豈不大哉　本朝亦然是以養之相之馭之之法世不乏人方今平姓黑澤氏定幸及弟弘忠雅嗜此業而傳弓治古今之馬經安驥等之類涉獵有日雖他書有涉于馬者亦兼閲焉乃抜諸書之萃表家傳之學以作一書將行于世所謂療方相術馭法舉而標出之固可也且圖物色便諸觀見雖然或擇其芻牧或求之牝黃之外或奔馳而致千里皆存乎其人歟書甫就需余序而不已嗚呼稱其德不稱其力是余所告也遂書以應焉

驪黃物色圖序

夫馬之多名也見于六經釋于爾雅解于說文記于相馬之書載于歷代之諸籍就中魯頌駉篇舉

鉛子之輕重相共比合隨其理任其勢而發之則所志無不中所至無不洞可謂得之心應之手也不拘長短不議廣狹不論曲直而有如是妙術則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自非火門機熟藥鉛力應豈能至于茲哉夫物理之涉於形名度數者可言也出於形名度數之表者難言也縱雄難言而智可以傳也古賢取譬則射之至者力也其中者巧也非力也巧也者智也今於鳥銃亦如是乎其巧力兼全而後能用之則攻而有餘守而彌堅以爲軍之利器不亦大乎於是書

又（井上外記正繼求之）

夫鐵炮者軍用之大器也近代自多褹島輸貢其後蠻舶載來者亦有之其製有小大有長短有輕重防敵於數百步之外其功居多一旦我國民持之到浙東遂流傳於中華改名曰火炮曰鳥銃其重千斤餘者曰無敵神飛砲或載之巨船或置之大車其長二尺重三十六斤者形如虎踞謂之虎蹲砲一砲母發百鉛子故又謂之百子銃可以列于城樓其長九尺餘七尺餘乃至一尺餘者皆謂之佛狼機如此之類猶多雖然其技未如我朝多妙手也頃年井上氏正繼長于此術運巧呈奇製樣有機非尋常之所能及也用之攻城則無不破拔用之野戰則折衝且禦遠用之水戰則雖艨衝輕舸觸之中之者或瓦解而碎或覆溺而沒誠是大器之殊有利者也況又其中有巨銃爆發鉛子重可二十斤者乎正繼之奇巧不亦可乎其術之秘世罕知之事以聞　大君幕下甚嘉之乃有命益令造其模可謂治不忘亂也兵之大威唯在軍用故短衝扶胥之具者黃帝之所以敗蚩尤也震駭電車霆擊天棓天鉞天船等之巧手有之者武

刀蚩尤始作劍及周世桃氏爲劍其制有長短有上中下吳有干將越有歐冶趙有徐夫人其餘良冶不少至于識鑒者則秦之薛燭楚之風胡子晉之呂虔雷煥梁之陶弘景皆是善相刀劍者也中華姑舍是　本朝之古天目一箇神初作刀素盞鳥尊拔十握劍斬八岐蛇制其尾得天叢雲劍日本武尊東征時改號草薙劍所謂寶劍是也其外靈劍猶多至於崇神天皇御宇畏寶劍之神威使天目一箇神之苗裔改造劍是鍛工之權輿乎爾來學爲裘者世世不絕拭磨者識鑒者亦然矣今光保所云則其事之有無雖未可知也而由迹觀之其理復可知歟匣中三尺水可以斬龍及上十年霜尤堪吹毛望其尖銳則雙峯高倚天見其清彩則長蒲新出水或知雌雄鳴而握箇人手或見陰陽紋不逃風胡之眼今光保忝揚家聲不亦可乎昔孫陽顧馬價增十倍猗頓辯玉遂爲至寶善相刀劍亦復如此郅氏洒削而鼎食可不思乎若夫　朝廷之寶劍與周之赤刀漢之斬白蛇劍之類乃帝者之事而天下國家之守也存而不論遂爲之叙

鐵炮書序

應紀伊大納言之求　寬永十一年作

兵器之有利者莫加鐵炮中華謂之鳥銃銃者蓋鐵筒也歟其準可以射墜飛鳥故得此名古無此器後世有之其制有小大有短長所謂六合銃子母銃百子銃車砲梢砲火砲雷砲虎砲狼牙砲旋風砲流星砲無敵神飛砲火藥筒大狼機之屬不爲不多皆是鳥銃之號也　我朝近代爲此術者校長短計廣狹辯曲直大概見照星以爲準是其法也學之者亦皆然矣而今某以火藥之勢氣與

有陽文陰縵或有打造眞僞有半眞半假或有埋土有罹火災有隱瑕疵或有火化水淬之異或有肥瘦脩短之殊或有鋒鍔脊肌之不同或心有正贋銘有刻誌其惟不得辟燭張雷之輩而俱見之則不易識也故相之有三等蓋覩之而槩見焉觀之而加詳焉察之而益詳明焉則刀焉瘦哉是其所傳習也嗚呼庶幾有志之士能使知人之眼如相刀之見則其善惡亦不可揜也而天子必得天子之劍諸侯必得諸侯之劍庶人必得防身之具歟不可不察也近世善相刀者本阿彌一願增價雖賀氏之鼎食不多讓也傳之三好氏三好氏傳之細川幽齋幽齋傳之健部氏健部氏傳之余余游於此技既有年矣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聊修條自以記之云爾

相刀抄序 寛永十三年作

木屋光保請余曰俗傳稱文武帝大寶年中召和州宇多郡天國模造寶劍納之熱田宮平城帝太同年中豐前國宇佐宮沙門神息有心匠分利劍以爲刀自是以來諸州置鍛匠焉後鳥羽院朝廷掄其良者易日代番所謂鎌切乙丸櫻丸之屬是御劍之號也時有洛陽人澤田國弘者善巧發硎故磨礪御劍焉後小松院時宇都宮三河前司能相刀劍辨新舊撰眞僞觀好惡察利鈍僉云我朝之雷煥也著書五卷以述其事國弘八代孫助安在尾州就前司學其術先是世爲磨工至助安兼得識鑒於是表其樞要著書二卷以泄其秘助安八世胤常堪分正氣火氣之品復著書而教之子其子常長是爲家傳常長者光保曾祖父也願乞一語爲之證焉余曰夫利器之所起則黃帝始造

州所謂亂世之雄也今記其始末鑒其興亡故名曰信長記甫庵道喜嘗校修而鏤于板板成徵余序而不止余以爲通其國俗按其事蹟則必雖不拘于文章而未嘗無補于世教與上之諸記殆可抗衡然則甫庵之功豈末哉余嘉其志之不已且係它日國史氏之棟採云爾

慶長辛亥冬十二月

兵法傳授序 岡田太郎右衛門請 寛永十三年作

兵術之授受古今有之所由也延喜帝御宇從三位中納言大江朝臣維時有所傳而子孫相承相敎所謂式部大輔重光式部大輔匡衡式部大輔擧周信濃守成衡權中納言大宰師匡房世世以爲家傳匡房者爲延久承保寬治三朝侍讀此時陸奥守源義家就匡房而學之遂相倶登鳩嶺受其秘術大振武名遂平夷狄其法垂于後世學習者秘而不洩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方今感尋師之志依稽古之勞此術之秘訣口授不遺其一悉皆傳授焉他日有同志嗜好如足下之於余者復宜以盟約被相授之古云有其備者易其具然則有志之士何可忘武備乎

相刀目錄序 代加加爪民部少輔 元和五年作

夫刀劒之在於中華置而不論 本朝之昔神世有數種之靈劒及于人代分劒作刀國國之良冶家家之名刀古今不乏其物矣其名遠傳稱于中華故歐陽公唐荊川等賦日本刀歌以讃之而況於 本朝乎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雖寶之然善相刀者鮮矣或鐵有生熟有鋼柔有鍊不鍊或冶有新舊有巧拙有所出處或刀有精神有鈍氣或

翁作謎百句自編輯之名曰酸物圖酸物圖者未之詳也日本謔浪笑敖兒戲之大也未有嘗盛於是也矣其爲詞也清明而風流其爲意也玄妙而遠幽非早計者以不知其所由非見幾者亦未知其所謀古者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翁偉知兩馬之塞眇龜年聞二雀之喞啾雖若人之儔於謎聞之聾耳於謎問之掉頭翁之於謎造次弗離顚沛匪虧誠天下之無雙古今之絕奇也或難問翁則一一辯析矣世間嗜好有偏惑皆謂之癖杜預有左傳癖陸羽有茶經癖其餘又幾多人乎請名之曰謎癖意者是則天刑之謂乎翁優游天下之名山漸入日東之佳境視其風俗見其形勢通其方言知其事物脫歲研覃之功已成故如視於未形聽於無聲古之所謂神屠不見全牛之比乎於是作此謎矣語雖用倭而意在於支竺日之三國是其難解之効而予嚮所謂道費而隱是也張子厚曰戲言出於思也斯言有不誣焉故作序庶幾乎後之君子補而正之云爾

慶長第五上章困敦年如月中旬日

信長記序

昔舍人皇子繼繩大臣眞道朝臣修日本書紀上自邃古下逮桓武厥後續而實錄者緜緜焉國家之治亂君臣之得失其迹所關其功不鮮雖謂吾邦史漢不多讓也自從王綱不振世道幺麽而文章與時隆汙嗚呼降而至若保元平治源平盛衰承久兵亂太平明德應仁等諸記蕪蔓鹵莽猥碎鄙野誠雖不足云而唯取其通俗演義矣大人君子之删正者是又不可棄歟頃者信長記出焉信長織田氏一旦崛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而幷呑數

哉言之不足誓而有餘因次其韻以酬焉
千古典謨知者稀仁心義膽共相依床書吹落讀殘處環堵蕭然風雨扉

謎癖序 十八歲作

夫謎者何隱言也其道費而隱易稱探賾索隱中庸曰莫見於隱故隱之時義大矣哉謎者蓋不知興於何世昔者宋朝陳亞少卿與蔡襄君謨爲惡衰之戲少卿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詼諧之詞然亦有深意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予欲作此序得之於事文類聚別集開而見之壜壜坎坎然喜而不寐矣夫惟作謎者其以太早計爲本見卯而求時夜見蟬而思鴞炙者乎世人未知其翰音司晨繳丸中鳥解謎者其以先知幾爲基春晴雨過羅紈膩夏壚風來餅餌香者乎世人不識其桑蚕成蠒麰麥先秋以是說解之者鮮久矣至如方朔推篋中之棗菓射盂下之蜥蜴漢武稱其滑稽及若楊脩識碑上之虀臼曉軍中之雞肋魏武美其有智二子之義當矣若夫死社不解麴蘗之痩辭楚子潰之且夫董卓不悟書布之呂字王允討之二子之義不當矣此即在得之與不得之而已豈可不勤哉乃者有客不知何許之人也亦不詳其姓字自號曰宗鐵居士居洛陽已有年矣其爲人也天質自然不事容飾而麗姿自言少時美須髯雖緣坡之竹垂田之苗尚不足長也異人之顯世也蓋皎皎乎飀飀乎有出塵之態拔俗之表乎與予相訪問鐵

台命奉侍于　台德院殿之弗豫獻御藥稍覺微快諸侯聞而賀之十三年奉　幕下之旨到薩州問島津黃門之恙藥治有驗而還其往來于武州勢州之間有年矣頃召爲侍醫屢蒙眷遇賜度會郡之礒里以爲采地可謂錦榮也會僧正天海嬰病人皆謂大耋之嗟諸醫受　鈞命往診之常尹特執其匙漸得平復平生之醫案不少不盡述焉可謂有神助也余聞之以爲其效可觀焉耶惟夫禁厭療病之方始於神世蠱毒之祓禊見于祝詞然則　本朝之醫術久矣哉醫貴三世而况累世乎况又兼考中華之方書乎常尹彌揚家風遺其芳于後代者乎

寄伊勢兵部序　幷詩　寬永五年作

伊勢兵部侍郎仕薩州賢牧聲名藉甚常欲開儒門於武門者有日矣往歲與余薢茩于東武或聯句於石鼎或通使於詩箭既而就余聽講書經蓋其所以請余則不拘漢唐之記誦只慕朱蔡之集傳良有以哉夫書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心本無迹不可得而見也心本無聲不可得而聞也雖然有思于中則形于外故曰書心畫也學者勿論形似可也若由其傳尋其經由其經知其理則聖人之言亦可以聞聖人之心亦可以見歟今人之心亦是古人之心也勤而不止其明白何啻如丹青哉頃賢牧自本州來東武拜謁　大樹可謂朝聘以時矣於是侍郎以官事毋盬故不遑聽書至皐陶謨而閣之余亦以公務故負往還之約者若于日而復不忘於懷今侍郎作絕句一章幷叙見寄之開而見則思講舌之殘課述契濶之丁寧其情溢於言外不亦敦厚乎庶幾武門有儒

以毛人萬鳥其間朝暾晨霞之所光耀晴瀾煖漲之所蕩潏高山名川之所滋育奇雲英風之所發揚鍾其秀出俊逸之氣往往穎銳圭角之輩世不之人或淸明篤實入于儒門或落魄不羈遊于方外雖中華不多讓也況餘域乎其氣之盛大如此故又一變爲猛烈粗暴之邪惡或爲札瘥夭折之疾病其欲救濟之而須臾不可無醫藥也是彼二神之所以垂惠於後世也子久在南紀必知夫少彥名之到熊野乎熊野不在熊野又不在紀州而在少彥名之所到乎我願與子從之共遊而徜徉乎既而曰醫及國家乎今以何藥乎其當路者啗以利而嗜以殺其甘如飴淫佚之蠱宴安之酖毒日陳于前爲痞爲痼反覆沈溺大漸彌留而國家之廢疾一方之盲聾殆不可救也焉知他日有朱子之大承氣湯而爲之拔本塞源以爲一大快意乎哉遂書以送之

戊午五月日

久志本家譜序 寛永十六年作

久志本式部少輔常尹者官醫也謂余曰常尹遠祖出自天叢雲命是天孫陪侍之神也其八世曰乙若子命爲伊勢大神主累世掌其職其末裔石部季光當寛仁之比改石部賜度會姓其曾孫常任以除禁忌之藥爲神宮之醫始號久志本以度會郡有久志本故也子孫相續爲神職進位階且事醫術能救民命不墜家聲瓜瓞綿綿至終於尹慶長年中初授位元和元年季夏奉拜台德院殿之伏見城　東照大權現于二條城六年春拜　大君幕下寛永六年蒙　台德院殿之命往赴奥之會津療加藤左典厩疾病八年冬依

爭技藝之名于吾家重雅者握鍼而刺藤相府之妖爪後通雅忠者着袍而陪永承帝之御簾是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自王室亂而武人執國命敎化與風俗俱萎茶方伎共人物齊衰廢而況於道德文章乎不亦盱乎方今闔國有世醫焉有福醫焉有庸醫焉虛構聲稱多納金帛唯恃名價無習箕裘其所欲則衒術售藥而已設有新學而知其意者然未名稱未三世則人以爲始習而不信用遂委于庸醫是陶貞白之所以爲憂也故無扁鵲之工巧而有李醯之娟忌其不殺人亦難矣哉奚啻此而已哉凡百所爲事事皆然然大暑之極者至陰之復也祁寒之極者正陽之復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而久者其人心之所同然乎人心之靈何有古今乎故學醫而能得其心則歷代名醫之禁方者泄我方寸之秘者乎大巳貴少彥名二神者動我精魂之靈者乎三諸之山熊野之碕者安我神明之舍者乎蒼生禽獸者同我生生不息之妙者乎邦國之經營者奠我天地之位者乎億萬年于炎黃之先者合我東西前後之符節者乎嗚呼自儒而知醫醫豈外求哉醫者道安過余於東武道舊故者數矣頃赴封君諸官之招而發藥多有效聲名藉甚一日從容語余曰安也久在紀州濱於南海風土不好多成疾病今也此地亦相若矣無山無石雜草滿野散漫汚穢之土鹵斥壅滯之水時候不齊寒煖無恆天作淫雨風揚壒堨海霧冥冥濕蒸鬱鬱其觸人也如何不發疾哉此猶如中華有嶺南多瘴江湖多氣耶且夫古人依山而爲城者擇攸也非唯欲在險而已今列國以便轉漕故多依海濱僻地而居此見利不懼病也余聞而然之且告曰夫吾邦居大瀛之東環

何圖有別離相望是天涯爲述餞行意堪斷綴惡詩 慶長某年仲夏晦

送武田道安序 元和四年作

人唯知醫術之至自中華而不知吾邦本有之也不翅吾邦有之而已人之心亦各固有之醫豈外求哉雖然不參諸中華名醫之方書而後得諸我意則亦何以徵焉宜哉醫之克艱也原夫邃古之靈神之經營我邦也大巳貴神少彦名神爲黎民蒼生則制其療疾之方禽獸昆蟲則定其禁厭之法於是乎兆民賴之厥後或入大倭三諸之山或到紀伊熊野之碕嗚呼二神先炎黃之世幾億萬年然此理昭晰誰敢誣哉鹿嚼豆苗雀含艾葉彼不曾看本草而諳藥性物既如然然況人乎然況靈神乎故膚斷白人蟲妖畜斃蠱毒之罪者太祝詞之所祓也降逮于人世而三韓爲我西蕃隋唐時時聘問允恭之朝新羅良醫來療玉趾欽明之時百濟博士入侍藥局推古之馭寓則觀勒貢自百濟惠日福因投化自唐國爾來彼來而爲我博士我往而于彼留學靈龜養老之際典藥諸生業未成者妄不得任醫官其或優學醫卜者乃加賞賜若又誤合御藥不如本方者有罪焉律法之所該載也聖武帝以役小角之弟子韓廣足爲大醫令又詔唐僧鑒眞以辯正諸藥之眞僞清和帝擢侍醫之善者聽牛昇殿蓋用其人之不苟也如此乎且延喜尙藥署之式稱凡讀太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難經六十日其賞賜博士得業生針醫及諸國醫師各有差由是觀之上而敎育人才如此下而勤精術業亦如此故出雲廣貞深江輔仁共擅著述之美於當時和氣時雨丹波康賴各

壬子仲冬下旬

送五十川了庵序 并詩 了庵宗知一名春昌後改春意

夫醫雖一技而仁術之所寓也炎黃帝而醫也禹湯王而醫也伊呂相而醫也雖其有大小淺深之差而至其活此人民其揆一也故前乎數千年之上而不能不有焉後乎數千年之下而亦不能不有焉非啻前後乎數千年之上下而不能不有焉自有天地生民以來亦不能不有焉乃至其理則終始天地亦不能不有焉是故聖人作爲活此人民之術其術多端醫亦居其一故曰醫仁術也豈惟療疾而已哉脩身齊家治國以至明明德於天下亦皆莫不由斯術也故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覇假之若假仁術之名無仁術之實則性之身之者之罪人也可不懼乎余之友了庵宗知三折臂者有年矣今茲之夏以中嶋羽林之招將赴信州其必活信之人民者是豈非仁術哉於是余不幸其無友而幸其有活人也昔和之往晉也趙孟知其爲良醫之過號也天下盡以爲能生死人由此二子之名益彰今宗知之赴信亦其宜然蓋名實相稱也於是余雖患其無友而祝其有行也活人以藥與仁無以異也亦猶如殺人以及與政無以異也矣是故能以仁術治國家乎何有嗚呼作矢者欲傷於人鬻俑者欲繁於刑醫之爲術反是先王列諸天官良有以哉故曰醫仁術也其唯如此而已矣乎故古之帝王相輔之醫及國家之事復又不敢矣唯嘉其術之近仁之方而爲序幷詩以送之

一朝出洛事東遊朋友爭禁離別愁想像信陽風景美鵝湖山下稻粱秋

教授呫嗶則負笈抱書者多滿門戶其遊慧峰而唫禪林之風月則彼之栄氣肚膓此之饅頭肝臟殆非贋長老兒和尙之所及也其參龍寶而探祖苑之梅花則前之椰子身體後之玉帶病骨蓋亦大呆子啞羊僧之所愧乎孰謂秦無人哉可謂世無倫矣一旦承肥州刺史之盼睞比年有紫陽之行裝當是之時余在東府西海雲遠士峰雪高彼此無消息燕雁相乖違而馬牛不及眉毛不接只遐想者久矣昊天不弔人之不淑忽遇刺史之不祿而鬱悒怏怏靡施弭節遂旋洛昔穆生早去不受楚市之鉗千載之下以爲美談叟知此耶非耶凡爲人子者不改父道此所以孟莊子之孝被稱于聖門而今之嗣主其難矣哉嗟不承乎權輿自古而然不其然乎今茲余亦賜告以奉晨昏於郎罷其先嘗藥之暇曰解大學句讀於尙藥局宗伯

之第依其請也時適與叟邂逅握手而道舊故其歡可知矣既而數次相會請見刺史挽詞叟不辭遂出其挽詞及言懷者共二篇以被示焉或叙刺史戰功政刑之行事或述叟之去就進退之旨趣於是知刺史待遇之厚而叟悼思之深也刺史之靈若有知則將有感於斯文嗚呼叟今失攀附而中心頗有無聊之色由茲見于詩詞者取於菀紫夜之譬以爲榮辱悲歡之朝暮然其卒歸諸不昧因果則叟平素之所守又可以觀焉余之所告只是動業抛鏡行藏倚樓而已楚鳳遼豕聊獻媸醜此又余之故態也不識叟謂何耶漫和嚴韻者一首其挽詞茲不和云

用捨行藏是格言虎威雖假未爲尊藤崎寺舊風霜迹筑紫城高府主恩濁世交朋紅醴熟浮雲變化白衣飜別來欲嗅寒梅去夢繞黃昏月下村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九

序　中

見花延年序 井詩 中弱冠之作 慶長年

今茲春三月頗遊雅伯開詩歌之瓊筵以坐花招切磋之玉友而酌霞黃鶯誦句囀於千里之紅白鶴祝齡巢于百尺之翠對此良辰誰無佳作予非啻營營之附麒尾得逢潑潑之登龍門夫伏以倭歌者此方之風也詩者彼方之風也然而共備六義互分其法體其來久矣哉遂古之事迹我不可得而言也且夫歌而倭者詩而唐者其性近而其習遠其詞異而其意同昔卜商序周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論其志之所之者則倭歌與唐詩何去毫髮之間哉唐詩與倭歌豈隔葭莩之薄哉誠是倭漢相共朗詠者乎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紀貫之曰歌仙既沒歌不在茲乎是則予所謂詞異而意同者其斯之謂歟嗚呼雖索來辟之一笑當此之時何可默而止邪故不揆檮昧聊作序以冠之於野詩之上其詩曰

庭裏山櫻帶雨開春遊吟賞九霞盃蟠桃宴罷周王返若有斯花必再來

寄宗礀序 井詩 慶長十七年

宗礀叟者余之二七年前之忘年也其開環堵而

出而不誤他祖者也故先考嘗校舊譜以修於系圖一軸以爲家藏方今有鈞命使列國主及群士各獻其家譜大田備中守資宗奉之民部卿法印道春副焉余亦聞其命降於是繕寫家藏之舊本且補其所不足以先考之行業與余之世家而附之庶幾齊家治國本枝百世之永傳無窮也
寛永十八年辛巳某月某日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兼陸奥守藤原朝臣忠宗序

林羅山文集卷之四十八終

祭至中山年中行事之神也故出之疫神請雨者除疾養民也故祝以載之藤森者以修日本紀故表而終之今吾神社考亦不有日本紀不可爲乎於乎徵舍人親王吾其何以徵之矣

徒然草序

有客謂予曰凡稱物語草子以行于世者多出自婦人女子之手故有喔咿嚅唲之語無敎誨訓誡之法唯見冶容粉粧之態未聞丈夫雄豪之風且或煩諸繁冗失諸嘈雜或流於鄙俗淫於虛誕往往皆然獨有紀氏古今倭歌集序及土佐日紀而已此與婦人兒女之口誠異日之談也繼紀氏而後作者雖不遠然其唯兼好耶日愈余時偶見徒然草於是乎取其言以書之

日本考序 闕

先生標出日本事跡見於中華歷代史幷詩文小說者以爲四卷羅丁酉之災序亦無副藁

朝鮮考序 闕

先生標出日本事蹟見東國通鑑東文選等者且倭韓詩文書簡贈答者倂記爲一卷羅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伊達氏家譜序 代陸奥守忠宗

夫不知我祖則不仁也誤他氏以爲我祖則不智也原我祖之所遡則出自邃古天兒屋根神而後神武帝創業之時神孫天種子命爲之輔佐天智帝治世之年天種子之昆孫大織冠鎌足爲之內臣專執朝政始賜藤原朝臣姓其八世中納言山蔭是我祖之所由繫也山蔭生於天長仕於累朝沒於仁和自茲至於二十六世先考中納言前陸奥守政宗的的相續綿綿而存誠是知我祖之所

故名曰日本國或其本地佛而垂跡神也大權同塵故名曰權現結緣利物故曰菩薩時之王公太人國之侯伯刺史信伏不悟遂至令神社佛寺混雜而不疑巫祝沙門同住而共居嗚呼神在而如亡神如爲神其奈何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延喜式等之諸書而可以辯疑是亦讀書知理之人可少覺也非爲庸人而言之夫沙門之不得入伊勢伊勢賀茂之有忌詞內侍所不獻僧尼贈物敏達帝之不信佛法尾輿鎌子之不拜佛像是猶上古之遺風餘烈也今我窺諸書將修神事惜哉舊記古史之燼于入鹿之亂也其後世雖不乏史筆或秘在官庫或漫爲蠹魚僅存千一于今時亦只脫簡殘編兵燹之餘耳昔太史公之修史記也上自黃帝下及天漢殆三千歲一百三十卷之中楚漢居于大半今我於神社考尋遺篇訪耆老伺緣起而證之舊事紀古事記日本紀續日本紀延喜式風土記鈔古語拾遺文粹神皇正統記公事根源等之諸書以表出之其間又有關于浮屠者則一字低書而附之以令見者不惑也且又議以己意幷書而附上卷記二十二社中卷記諸社之有名者下卷記靈異方術之事合爲三卷庶幾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然則國家復上古之淳直民俗致內外之淸淨不亦可乎

又

朝廷所立崇之二十有二社則上卷吾既載今又中卷所記自熊野至下照姬比賣語曾神代卷所在也故先之自吉備至衣通姬玉津島人皇紀所在也故次之蟻通宇治與玉津島爲倭歌神也故附之自葛木至伯耆大山聚山類也故列之賀春赤山新羅澄仁珍之所託也故贊之自卒川三枝

在彼今見嵯峨集以懷其境思其人感其心何恕哉誠令梅不爲彼而爲此皆如是則其赴中華雖古之大官使不能加也想係君之教養時之運勢如何耳是最可惜而可歎乎惺窩公少時見此集久之如忘又欲見之余携而呈之瞥爾電矚而一覷矣翌日賜絶句一首興寄高遠最出衆作之上譬如味外玄酒乃君子之贈而非小人之食庶幾以之代祭雪村之靈之清酌庶羞歟靈若有知必有感其心乎不易測也況余不可不謝乎於是謹綴卑詞兩篇以獻之時公又命以小叙何爲其辭哉因不揆檮昧聊記其所傳聞云爾

聞說坤維萬里春今求遺稿欲吹塵岷江雪浪峨眉月曾照翠微堂裏人

談論花開皮裏春嵯峨何處避芳塵臘前梅蘂書前易不待成都箍桶人

元和四年戊午十二月日

神社考序

延喜式所載神名帳日本國中大小神社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外石淸水吉田祇園北野號式外之神後朱雀院長暦三年秋八月定二十二社之數每歲勅神祇官以奉幣帛祈年穀除禍災名之曰祭先是每歲仲春四日遣幣使于群國至是其國司奉詔各祭其國之神伊勢太神宮八幡宮謂之宗廟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吉田大和龍田等謂之社稷又祖神之祠謂之苗裔夫本朝者神國也神武帝繼天建極已來相續相承皇緒不絶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寢微佛氏乘隙移彼西天之法變吾東域之俗王道既衰神道漸廢而以其異端離我而難立故設左道之說曰伊弉諾伊弉冊者梵語也日神者大日也大日本國

益進而上達則可知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是爲純粹者乎遂書焉

寛永己巳仲冬下旬

岷峨集序呈惺窩先生并詩

夫吾邦之通中華也官使乃置而不論浮屠氏之遞爲來入雖槩見於僧傳而至若遊蜀者蓋鮮矣昔金剛三昧赴唐入蜀登峨眉而見石罅之道士千歲更如無人乎宋道隆來自成都所謂蜀地雲高搏桑水駛者也其後踵而遊者其友梅雪村歟世傳胡元欲間我邦之鼎而使刧梅爲反間不從胡怒欲及之梅唱偈僅脫于電影春風之下於是遂遷梅閩蜀其間或住翠微之寺或揺杖于王岷之側或望蓬婆萬里之雪梅居中華凡二十年及其歸也舟中誦南華一葉閱了隨裂一葉投弃于海葉葉如之人恠問之答曰我既諳焉故紙奚爲既而達於 我邦其前後董席者信州白華豐州蔣山播有金華雍有西山有萬壽終于東山號寶覺眞空其在金華扁軒曰岷峨其法語詩文曰岷峨集蓋示不忘蜀國之形勝也梅之後亦更無人耶若使余在當時得過梅則必問曰吾聞道士長生者也再見夫石罅之道士耶千古天常遠蜀地雲高若于尺耶今復不能得而見之是可恨乎已而思之向使之以韓愈之衣衣之退之之冠冠之而及門于孔子則其心足以爲儒者歟推其心以加於此耳奈其不善變何吁不屈蒙古是爲義也不畏白刄是爲勇也讀南華是爲強記也志遠遊是爲尋師也終還我邦是爲思親也管幹數寺是爲教授也然則吾邦可謂無儒者乎非獨梅而已凡匹梅之徒皆然是可大恨而可惜焉雖然若其衣冠環珮而無其心則梅之罪人歟所恨在此不

國七道二島而終之若乃雖式外神不爲淫祠則附載每州之末特幷神器圖共爲十卷因號曰神祇寶典嗚呼神意人心本是一理以器而言之劍璽鏡也以道言之勇信知也璽鏡者文也劍者武也是日神之所以授皇孫而累世帝王禪繼即位之時所以取則者不在茲乎若擴充之雖堯舜禹之咨命亦何不追尋之乎即是王道也儒道也聖賢之道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是爲序

正保三年二月朔日

從二位行權大納言源朝臣義直

新刊本朝文粹序

日本書目錄載 本朝文粹十四卷明衡撰其所纂則上自弘仁下至寬弘二百餘年代不乏人擁其英華掇其精粹與夫姚鉉所編同其號而本朝文物之隆盛與中華可以抗衡紀氏所謂詞人才子慕風繼塵者豈唯延喜以前而已哉此集足可以觀焉明衡之功於是居多按明衡姓藤原其履歷者勘解由次官兼出雲太守也世所稱雲州往來三卷亦其所作而便于通俗也延久帝初在春宮時明衡與群僚共侍殿上賦歲晚倭歌有白髮積雪之感慨其爲宿儒老臣可以知之其歌詞載在後拾遺集且其詩章數十篇編之於無題詩集中然則文章云倭語云兼之者蓋此人也歟宜哉其名與文粹俱傳于不朽不亦偉乎此集雖存然或納于官庫或秘于家藏世罕見者故知者鮮矣今洛人某搜索獲之新刻活字以貴洛紙之價既而乞余爲序辭而不允愈乞再三於是思之庶幾使廣布於世而後未見之者見之未知之者知之以可見 本朝文物之隆盛無愧中華況又由是

之式外所謂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八處御靈之類猶可有焉延喜以後始立者亦可有焉長暦年中勅以伊勢石清水爲宗廟其餘爲社稷且爲諸氏祖神欲使君臣存齊明盛服之禮致敬遠感格之意乎周公之制禮設官也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掌建神位左宗廟右社稷蓋聖人之尊神祇愼祭祀重人事也中華既如是　本朝亦宜然按式中有社名衆有神名寡後世文獻不足則難以徵也況又自浮居流傳而後神佛相紛亂乎彼謂佛在忉利天爲本託摩耶胎出現於世爲跡本迹雖異不思議一也因附會之以佛爲本以神爲迹而本地垂迹之名暴起矣剩有說曰以五大之神配五行之義且十二支神在天爲星不隔　本朝異域而一切世界皆莫不然也於是神之與佛猶如氷之與水果一也如

然則如何不有取異域之鬼類而亂　本朝之英靈哉惟夫本迹者浮屠之說也神書未嘗言之雖然若以義而言之假令日神爲本伊勢爲迹譽田帝爲本八幡爲迹大巳貴神爲本三輪爲迹日本武尊爲本熱田爲迹其餘皆可準知之非若浮屠所說既失其名則失其德業神如不有靈乎吾常憤之年久矣方今據式其有神名者乃依舊爲實其無名者考諸日本記舊事紀古事紀續日本紀古語拾遺姓氏錄案諸國史實錄舊記博士家集幷雜抄所援風土記等參諸中臣卜部之所說卜祝隨役之所述毎社緣起之所記鄉老村叟之所話乃採其不可誣者就其社以認其神名而表之殆數百千社庶幾　本朝之神名正而後不爲彼鬼聲紛雜也聖人爲政以正名爲先亦此意乎於是始於宗廟次官中次京師次城州次畿內次諸

忠讓安城於嫡男清康而閑居于大濱清康號世良田次郎三郎自結髮揚勇名於諸州其令嗣贈大納言廣忠卿即是　前大相國之皇考也恭惟　大相國之平生也攻城野戰之大功治國安民之洪業一勞而萬人悅一揮而太平成擧世所皆知也雖然　本朝異朝古今如此之盛事不可不記焉蓋其編年則古史之法也吾儕二十年來聞老臣黃考之所談尋當時諸士之所記取實闕疑撰其年譜可謂敬其德之一端乎嗚呼祖先之出自皇胤世世智名勇功軍謀密策爲將種之繁榮邦家之規模也至乎　大相國其威靈盛德爰監爰臨明明赫赫與日月齊相輝　孝子慈孫克敬克勤繩繩綿綿與天地共悠久以所覆幬之闔國永傳全持而本枝派流皆於千萬年至於無窮也盛哉大哉

正保三年四月十七日

從二位行權大納言源朝臣義直敬書

神祇寶典序代義直卿

夫　本朝者神靈之所挺生而棲舍也故推稱神國其寶號神器守其大寶則曰神皇其征伐則曰神兵其所由行則曰神道昔神武帝之都于倭也始祀天神建靈時于鳥見山崇神帝祭天照大神笠縫邑祭倭大國魂大物主又祭群神定社地神戶垂仁帝即位二十五年二月命五大夫祭天神地祇三月移天照大神于伊勢國五十鈴川上以崇焉自是以來歷代諸州所在社座叢祠甚多文武帝御宇淡海公奉詔撰令而神祇在其中然後大祀中祀小祀及大社小社位階勳等各有差醍醐帝時蓋除淫祠凡定其有益于民而宜秩敍立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載之神祇式或其所遺漏謂

此乎皆記官祿則不忘厚恩各載勳功則可思先祖然則忠孝之道與無窮之德共至千萬世孰不崇仰之哉

寛永二十年癸未九月吉辰

東照大神君年譜序 代尾張亞相義直卿

夫世系之出自皇帝者皆皇胤也有本有枝有派有流姓氏錄所謂皇別是也神武天皇五十六世清和天皇第六皇子諱貞純號桃園親王其子經基王號曰六孫王初賜源姓次滿仲建多田院於攝州次河內守賴信長元四年承詔討平忠常推稱源氏嫡家其子伊豫守賴義後冷泉院御宇奉勅伐安陪貞任宗任其子陸奧守義家世所謂八幡太郎是也承曆三年八月蒙旨擊土佐守源國房佐渡守源重宗寛治六年東征殲清原武衡家衡自經基王至義家俱五世皆補鎮守府將軍義家子式部大輔義國撰威儀曲禮以定武家法式其子贈鎮守府將軍大炊助義重號新田太郎居上野國寺尾城自以源家嫡流故不應賴朝有自立之志未果其子德河四郎義季次新田賴氏任參河守次世良田次郎敎氏次世良田又次郎家時次世良田孫次郎滿義與新田義貞共有軍功義貞沒滿義避亂而居世良田次政義次親季次有親次親氏號德翁經歷諸州以永亨元年到參河國松平鄉鄉主太郎左衞門尉在原信重配長女爲婿即稱親氏亦號松平太郎左衞門尉其子泰親爲參河國眼代始築岩津壘又築岡崎城其子信光運籌策遂取安城其子親忠創立大樹寺明應二年十月參州寺部伊保擧母八草上野等之城主三千人進發岩津親忠僅率一千人戰于井田大勝之其子長親與今川氏親會戰其子信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八

序上

寛永諸家系圖傳序 蒙台命代太田備中守資宗

本朝之諸家系譜久矣及鹿苑院相國之治世而大納言藤原公定撰分脉圖雖標嫡庶本末以行於世然猶未爲詳也寛永十八年二月七日將軍家新降台命以編集諸家系圖使資宗爲奉行民部卿法印林道春副之以偏告其趣於是侯伯達官御譜代御家人近習直番衆等凡蒙恩賜者無大小皆捧其家譜凡數千輩與道春及子春齋辯其眞僞正其新舊且依命而漢字倭字兩通述作之以其事繁多故十九年三月十日重有台命使僧錄金地院元良長老尾州法眼正意水戶書生卜幽了的同預其事高野山見樹院立詮及營中筆史大橋重政小島重俊預倭字事且招京都五岳僧侶十七人經日到著江戶於是配分諸家系譜使道春春齋掌清和源氏部立詮屬之使元良及五岳僧掌藤原氏部重政屬之使正意撰諸氏部水戶書生編平氏部重俊屬之其餘綴文繕寫者若干人歷歲成編蓋其有詳略者因所獻之元本也漢字倭字都合三百七十二卷題其名曰寛永諸家系圖傳如此之盛擧本朝未曾聞之乎自非太平一統明之時何至於

下者方士之幻術也劍客新免玄信每一手持一刀稱曰二刀流其所擊所又摘縱橫抑揚屈伸曲直得于心應于手擊則摧攻則敗可謂一劍不勝二刀誠是非妄也非幻也庶幾進可以學萬人敵也若推而上之則淮陰長劍不失漢王左右手以小譬大豈不然乎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七終

人不俗畫簾雨中交友擇豪米氏船耶律家映明月陸羽鐺玉川椀起素濤公務之暇以遊以敖風流所及芳聲彌高借問匿藪齋居士之壽像誰知不差毫毛也哉　寛永十五年戊寅

又　像傍有瓶菊有猫兒共其所愛也

烏帽雖不受陌塵然不江湖則與涪翁異也雖古瓶挿菊然不嗜酒則與彭澤異也三猫在目下一刀在背後然不斷爲兩段則與普願異也雖吸猫喙然不爲天子妃則與李治異也當其蹲凡上則黠鼠逃槖中乎嗚呼所愛雖多豈玩物喪志乎然殊愛猫兒則以蜡祭之所迎故乎其所挂刀則非普願乎非活人殺人之事唯是表丈夫者乎

右匿藪齋壽像也今病革時余訪之在臥內語一語求贊不已遂書

壬午閏九月十日

既潤圓屋偃息盤旋人謂粘壁我其豈然

蝸廬贊　花房助右衛門求之寛永十三年作

懶齋論贊　滿田古文號懶齋　寛永十七年作

間民懶於耕不懶於救飢叔夜懶於爲吏不懶於琴扈明瓚懶於禪不懶於煨蕷僧有三懶處一于茲樂天魯直皆懶於老不慵於吟詩王介甫懶於鍾山之雲不懶於青苗助役之時不懶者懶之師也懶者不懶之資也古文生自少讀書矻矻孳孳勉而不止術業可期耶久嬰負薪寓居天涯以懶名齋其友遠來懇請吾辯嗚呼其存亡安危未可知也而七情之憂須以情治之然則懶或是可爲七情之醫耶只願其恙良已而後懶之爲不懶而戰兢自持也

新兎玄信像贊　石川左京某求之　板坂卜齋爲之价

旋風打連架打者異僧之妄話也袖裏青蛇飛而

之重擧世知之
一毛利元就姓大江氏初攻陶氏而滅之擧尼子
而克之遂領山陰山陽十餘州
一長尾謙信發兵于越後與武田信玄相戰與北
條相挑入鎌倉而不能久保焉改氏上杉
一豐臣秀吉發自匹夫遂握日本于掌內初仕信
長有謀略攻毛利討明智殺柴田擊島津滅氏
政日進月盛升位歷官爲關白而讓之世稱大
閤又遣兵侵畧朝鮮其名播異域

皆川山城守肖像賛 寛永五年作

後素是誰哉城州賢牧也姓曰藤原蔓延綿綿居
稱桂齋芳聲郁郁其本系也邈秀鄉而雄飛其支
別也續長沼而私淑赤幟蛇勢張八陣之軍玄裳
龍劔命四品之服環皆河皆敵也誤多方多捷矣
進事君則思致其身退省私則欲守其業嘗諫邑
邑而不聽踰襲遂之七旬晩遘武帝以有榮優顏
駟之三葉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柔能制剛猶
覺黃石之法侍於燕居則必問策前御席賜以鳩
杖況復乘輿入城門祝噎五更頗似社中之耆舊
食粟萬乘豈非幕下之洪恩向達磨宗雖將截
一條鐵開老子像聊欲聞五千言忘年之交暫吾
無老安之志談道而接冀人有目擊而存惟當寛
永第四季冬之末抄乃其希年過九捐舍而復根
嗚呼惜哉賢牧有令嗣託餘勇於後昆往甲吊禮
來問寒温忽忘狂簡之孤陋漫犯爵齒之達尊設
使賢牧有靈且有知將有感于九原

戊辰仲春中浣日

匿藪齋壽像賛

佐久間將監實勝號匿藪齋

青巾烏藤踞竹倚于思逢掖挾童力綠筠軒下介

一源頼政者頼光之裔也善射善詠歌秀于士林治承之間欲滅平氏遂相戰于宇治自殺

一和田義盛者属頼朝之麾下往往有軍勞司武士衛

一土肥實平者從頼朝于石橋于房州爾後到處有戰功攻一谷正面

一三浦義澄亦頼朝之士也其父義明爲頼朝守城而死義澄處處軍旅從行居多

一平泰時者北條義時之子也累世執權于幕下故世稱副元帥承久之役率軍破敵渡宇治川入洛其子時氏從三帝殺寇敵別立天子置六波羅以守京都乃歸鎌倉

一平時頼者有智略有威量嘗察三浦泰村之有密謀而急攻殺之遂廢將軍頼嗣迎宗尊于京師而奉之爲幕府世稱副元帥後號最明寺道崇

一宇都宮公綱姓藤氏與正成欲戰于天王寺不果其後軍事若干

一楠正行者正成子也年少有父風雖勵繼志之思不幸殁于軍吁惜哉

一細川定禪嘗以兵五百勝敵二萬雖寡不可當衆然有時而然乎其餘戰功猶有焉

一赤松則祐者圓心子也出自邑上源氏奉後醍醐勅應護良親王旨以兵攻六波羅然以不見加賀遂就尊氏屢勤軍事

一源義滿幼歳雄畧柳營之威權此時隆盛矣近而内野之戰遠而筑紫之軍領闔國兵馬之政所謂鹿園院相國是

一細川頼之者義滿之輔佐也其調護之功居多且勸之以平南方擊九州遂爲四國管轄執事

一道臣命者神武帝東征之元帥也　本朝武將之權輿乎

一吉備津彥者崇神馭寓遣將軍於四道時斯人爲西道將軍

一日本武尊者景行帝之太子也西征東伐以平闔國陟方棄世其靈爲神

一大矢田宿禰者神功擊新羅時爲之將且留守新羅

一大伴狹手彥者欽明時奉詔率兵航海以破高麗其妾曰松浦佐用姬

一高市王子者淨見原帝與大友皇子戰時破大友軍而有功

一大野東人者聖武帝時藤原廣嗣反于筑紫東人承勅往戰廣嗣敗亡

一坂上田村麻呂者爲征東將軍攻事蝦夷屢有其功延曆大同之時也且仕弘仁帝以誅仲成

一藤原忠文者承平將門天慶純友反逆時共蒙追討使之詔雖然與藤實賴公有郤而不預賞

一藤原秀鄉者斬將門獲其頸遂以武名顯於世

一源滿仲者六孫王之子也當高明公之不虞而警衞禁中既而高明左遷

一源賴信者清和源氏之嫡派也擊平忠常于下總國時素知海之淺深先驅涉海諸卒從之忠常大驚懼乃降

一清原武則引兵自出羽國來援源賴義勠力以敗貞任宗任者也賴義賞之

一平正盛者平族之後也奉命擊源義親時康和年中也

一源義朝者鎌倉右大將之父也保元之亂有戰功因領東海道諸州之士卒

不信哉神則吾知其必不參範老之禪也使神被此名也久矣吾不得不辨焉曰然則此圖可廢耶曰固然畫者之失其眞承其誤也五髭鬚其非伍子胥而小面美髯亦韓熙載而已且君子謂小影差一毛即非是而矧於此圖乎誠可廢也雖然古人立石刻木而事之則神猶棲於此亦非無其理神之享于有求應于有誠譬如鑽木而得火無所不在焉是故昌黎不眷眷於潮也然有其廟則神其吐諸菅相宜排斥異端也然有此圖則神其寓焉太守於是若眞知其所同然之心而盡聰明正眞之誠而敬信之則菅相之神雖不爲此而又不離此也神若有誠謂吾言何

石尾氏乞之其後和田宗允乞

又贊時亦書之〇寛永二年作

菅神愛梅梅者花中之儒也神者本朝之儒也宜乎愛梅而開于北野飛于西都嗚呼梅花惟馨神德不孤者也

源義經贊　本多内記政勝求之

丹青在手煥風雲于南宮甲胄省躬奏軍旅於北闕自匪疾擊不意爭有早立大功曾陷鵯越我馬玄譬諸鄧艾七百里縋蜀嶮今渉鯨海義旗白方之仲達不盈旬拔新城野鹿既爲先容陽侯亦相扶助近藤寸舌勝浦協聞喜名高松片煙屋島吹欝攸燼到赤間關遂殲平氏彷彿匡山幼帝覆舟參華洛内彌興源家孰與楚國霸王衣錦三尺秋水所向無前一隻虹霓忽發必中其容則豎豎諮諮乃武而赳赳桓桓八陣好强千歲永譽

日本武將贊

因淺野因幡守長治求之擇日本百將其中三十八人作贊其餘七十八贊使恕靖作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七

贊 下

菅神贊 竹中丹後守求之慶長年中作

丹州大守寄菅右丞相眞而索贊吾以爲其必衣冠劍珮儼然肅爾至於繙見其圖狀貌如伊蒲塞桑門之徒何也吾曾記佛者之言曰辨圓夢菅神來請爲之弟子圓曰我師在焉去翌早又來裹巾奇幅簪梅花挿衣袋且告曰我赴宋入師範禪室爾徠浮屠者流取而爲口實世之人又以爲眞如今此圖亦是已嗚呼異端之爲害也人之易惑也振古有之度會大神官者　本邦之宗廟也而曰毘盧遮那告于基行片岡山餓人蓋當時之隱逸也而曰菩提達磨遇于太子如此事蹟不遑枚擧皆是浮屠好事者之爲而牽合附會依賴憑託以神其姦藏其惡逞其邪售其術世之人未之察也彼見右丞相之爲本邦人物之雄偉而人之皆敬而崇之彼又其心甚慕之是以依託而夸世鳴國至於誣神蓋若此所謂佛學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吾安不知辨圓之僞夢乎抑又安不知其徒之自名自託自私自利而妄爲之說乎或曰子有何据而爲此言乎曰吾据人之心而言之耳心者神明之舍而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無古今無遠近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彼亦人也豈無同然之心哉蔽于自私自利而不見也況菅相乎至於同此心者其待聖人復起而不疑也何恤人之信

復生也至若分身千億則亦不知也誰問彼于冥冥紙上分明看試問諸丹青

又　佐野仁右衛門乞之　寛永五年作

唐末僧契此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常荷布囊由是號布袋和尚宋僧了明形頎肚大道貌豐碩世稱布袋再來又有元布袋者又元季棗陽張氏男容貌異常膨脝擁腫見人嬉笑恰似俗所畫布袋如今此圖上蓋契此歟了明歟元歟抑亦張男歟世之好恠者往往寫以至於此不亦異乎布袋一去登都率都率冥冥子可問問諸畫工畫工復不知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譍

又　正堅乞之

布袋風顛乞食於市天上人間却較些子擧頭欲歸戀陀奈此嗟來蹴來蹴爾

四睡圖贊　後藤少三郎乞之　寛永三年作

人是人虎是虎及其睡則三隱夢爲於擇於擇夢爲三隱遊於形骸之外者其唯睡乎睡者四而所以睡則一也四睡歸一何求諸形紙上豐于老腥風吹不醒

福祿壽贊　阿豐牧家老平田氏乞之

腰纏重鶴駕輕楊州屋三願成

吸醋三教贊

老之無味佛之醍醐同一酸餡白醭滿瓿醯濫之飮問千吾儒況夫戲墨地異世殊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六終

曾逢十試終不驚悸指呼閻王捉官中祟

張果

通玄仙翁變化無礙上古蝙精今日驢背

藍采和

破鑑闊帶隻靴跣行三尺拍板揚歩虛聲

何仙姑

仙姑飡雲母妙齡誓不姻籠中何所有佳菓奉慈親

韓湘

尸解功成韓姪誇世間落魄一生涯芝田鴉白藍關雪頃刻牡丹雲水家

曹國舅

曹舅學仙鍾呂道傳三星繞月這介壐天

羅漢贊 乘芭蕉葉渡海仰見大空腹有瓢 元和七年作

李龍眠取書十八應眞中其第三尊者乘蕉葉睨虛空水珠亂濺葉上宋濂贊曰何分水陸即海是路未入水時一葉已渡又王世貞跋過海羅漢像其中有操葫蘆者今此小幅蓋模龍眠蹟者乎若其不然則依樣畫葫蘆抑又水上葫蘆乎渡蘆香至王子乎夫惟鐵船水上浮乎博望之槎列子之風斯在下矣

達磨贊 安藤傳十郎乞 爲寛永二年

梁王殿上云不識元是欺誑大唐國淨知玅圓體自空寂此是畢竟把空爲性豈所謂天命之性哉

布袋贊 肥後僧秋閑介道圓請之 寛永四年

恠哉蠢哉箇狂夫有了明之腹貌而文贊之形模蹣跚鬅蠏膨脝茄瓠布囊纏繞楖栗横掌似僧而非俗不女而如孕既云同流合汗復是不垢不淨咄哉咨爾乞物餬口惟其忘形乎嗟來蹴爾有羞惡之心於長汀乎果有耶無耶不可識也一去不

不可離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飛雁銜蘆圖贊 永井日向守直清求之

飛雁銜蘆以避矰弋愛其軀體惜其羽翼世俗取譬猶兵銜枚不使敵識而相喧聒若有嗷嗷鴉自幽出一行忽亂片雲相失借問陽鳥母雛不鳴愼哉君子守口如瓶

枯木雀贊 寛永三年作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濛鴻濛拊髀雀躍是優遊自如之樂也今夫雀在樹上誰寫出如斯之樂哉若使形如槁木者見之則吾喪我鴻濛忘雲將不覺雀躍而遊也吁鴻濛雲將今焉在哉唯看槎牙上有雀而已矣鴻濛乎雲將乎吾不得而見之見樹上一雀斯可矣

畫贊 竹中丹州乞之 寛永四年

欲謂之史德恭乎則抱一孩兒欲謂之薊子訓乎則騎牛帶瓢而不乘驢夫惟仙歟道士歟男歟女歟抑桃林之民乎廬山之高士乎果何人也問丹青丹青不言問主人主人不知吁若使昌黎一觀之以載諸畫記惜哉

維摩贊 神尾備前守求之

疾在衆生不因淨名文殊饒舌一默雷聲

老子幷八仙贊 堀田加賀守正盛求之

老子

老君不在八仙之中然神神仙之祖故冠於此其所乘青牛其猶龍乎莫傚封君達看

鐵拐

鐵拐姓李換形存精遊魂七日死復甦生

鍾離權

鍾離雲房受符華陽崆峒山上羽化翱翔

呂洞賓

畫蛇添足誰敢保若非元亮讀山經定是隱居修本草

梅贊 阿部豐後守需之

疎影橫斜兩三朶朶和靖千年見梅斯可

白澤贊

至祝至祝家有白澤之圖鬼外福內又嘗屠蘇

龍贊 朝岡出羽守求之

潛見躍飛隨時不違影閃旗旆頷含珠璣變化難測水旱必祈鱗甲蜿蜿有靈有威

虎贊 虎傍有竹 同人求之

於菟垂乙竹風颼颼雖有電眸不爲羊質矯矯武臣耽耽軍師馮婦在車掠虛認實

兎圖 有兎三頭 安藤傳十郎乞之

中山之裔三兎同棲若遇蒙恬拔毛濟世

俊鷹贊 幷序

羽州最上郡南山村柳淵出名鷹此地朝散大夫戶澤右京亮政盛之采邑也寬永十四丁丑之歲獲之乃獻之 鈞命忽降使石渡三大夫正信養之且臂之每從御獵能攫鳧鴨不知其數愛賞年久誠是鷙中之俊逸也慶安元年戊子孟夏日光山祭祀時有 旨放此鷹於廟前望其欲饗正信慕惜之餘倩畫工圖之掛壁晨夕見而不忘屢以价請余記其事不能峻拒遂爲之贊

俊鷹出類貢自柳淵金鈴張眼鐵翼聳肩爪如錐穎脛似戈鋋雲霞飛饒鳧鷙倒顚一臂放擊多年遊畋爲供靈物解縧昇天

鷹贊 寬永元年作

鳥中有凌雲之志者鷹也古人呼曰決雲兒故仰則羽族遠遁俯則毛群伏竄嗚呼大丈夫可雄飛

眞君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云云

誠齋又云已矣乎捨匪吾行止匪時又云吾行可枉塗吾止可預期

懷良辰以孤往

沖漠公子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陶徵士幷之

或植杖而耘耔

逸群公子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彭澤植杖而耘者彷彿沮溺荷蓧之徒耶

登東皐以舒嘯

某之子曰孔稚圭所謂素謁者是耶否耶況又有蘇門之鳳聲乎

臨淸流而賦詩

會稽楮先生曰若使此人在吾邦蘭亭爲曲水則羽觴隨波

聊乘化以歸盡云云

大人先生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陶潛歸去來末句果當得此意否先儒稱潛有儒者氣象其然乎

明皇楊妃吹笛圖贊

聚麀者是唐帝妃子小笛聲中壽王醒矣

山水圖贊

振衣千仭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之氣節度量也今也此圖上有樓觀下有扁艇未知胸中自有山水而對此者有心乎請君其問諸山與水

又

高山流水聽者誰千年唯有一鍾期於戲惟夫撫琴之指非指耶面前樹風向手中吹

樹下老叟讀書圖贊

一樹不松而老不唯樹老一叟老矣不松而言松

憑虛公子曰老夫手中曲節筇童兒肩上沒絃琴
蘇內翰曰風光歸笑傲雲物寄遊觀
　雲無心以出岫云云
山谷老人曰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面猶飛栗里
云乎石牛洞云乎
　景翳翳以將入云云
安處先生曰孤松幾寸土典午舊山河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無名氏曰交遊雖絕非眞絕莫做嵇山一樣看
　世與我而相違云云
雪堂曰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又曰情親有還
往清酒引樽壺
　樂琴書以消憂
王若虛曰消憂更籍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

華顛胡老曰拙菴比丘和陶云喪自家之珍寶抛
祖父之田疇雖然淵明守我眞實修其田疇故和
仲亦云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或命巾車
蓮社道人曰伊人心悟則雖駕鹿車然即是大白
牛車歟
　或棹孤舟
建德國人有言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送陶舟者誰歟
　既窈窕以尋壑云云
玄微子曰揭厲跣足不肯換裾屐所謂丘壑世情
遠者乎
　木欣欣以向榮云云
青衿子曰老翁欣茂樹童子引清泉元亮欣榮之
木與茂叔交翠之草其意思同歟異歟君其問於

問征夫以前路云云

副墨之子曰日暮途遠然若人之儔不逆施倒行

乃瞻衡宇云云

洛誦之孫曰胡馬嘶北越鳥巢南而况今得歸吾廬乎不亦悅乎

僮僕歡迎

非有先生曰赤脚相謂曰稱陶彭澤乎稱明府乎好箇僕僮不被彼教壞也必曰淵明歸來

稚子候門

子虛曰阿舒阿宣雍端出迎郎罷孩提亦無不愛其親謂之良知

三徑就荒云云

諸葛氏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家以爲第一達磨

携幼入室云云

亡是公曰我如孔北海樽中酒不空兒童相見笑一醉老顏紅

引壺觴以自酌

烏有先生曰元是青州從事不爲烏有先生其樂如何

眄庭柯以怡顏

浮游先生曰顧喬木於故里而今我庭樹無恙其喜可知爾

倚南牕以寄傲云云

子墨客卿曰世人皆取容膝字唯眉山老人摘容安二字以爲軒扁而揭之

園日涉以成趣云云

翰林主人曰田園將蕪猶未蕪衡門不關而自關有人棲遲于茲樂飢于茲

策扶老以流憩云云

兩儀

征鳥厲疾　鷹隼穿雲　羽族亂群　一摑一擊　雨血

紛紅

水澤腹堅　層水滿中　鑿之沖沖　凌人有職　三復

豳風

濂溪圖賛　元和七年作

濂溪山水之美者也山水有內外而人遊其中人身亦有內外而此心亘宇宙無所窮誰其知之矣珍重此中無極翁

程明道賛

動靜心均道在伯淳傍花隨柳與物爲春

伊川渡漢江圖賛　元和七年作

樵夫之與伊川不復共言者楚狂鳳兮之嘆漁父滄浪之歌其數一也慕隱逸之風者聞而悅之若夫誠敬與無心之談姑舍是吁世上風波豈翅漢江灩澦之險而已哉

天津橋聞杜鵑圖賛

天津橋上聞杜鵑而知者攅眉同行之客與我俱不知之問諸畫工亦不能知也吁邵子何在哉問之小影亦只不言

朱子賛

雲谷月晴武夷水清千歲所得私淑周程

歸去來辭圖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云云

楊誠齋和陶辭曰歸去來兮平生懷歸今得歸

實迷塗其未遠云云

是是非非先生曰古人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者陶公有焉

舟搖搖以輕颺云云

虛心眞人曰汎兮若不繫之舟此心如是乎

九月

鴻雁來賓　氣候有兵鴻雁有倫先來爲主後至爲賓

雀入大水爲蛤　雀躍入海羽化爲介

菊有黃華　菊花屬重陽正色所貴黃

豺祭獸　不祭不齋可以人而不如豺乎

草木黃落　落葉如雲焜黃而紅體露金風

蟄蟲咸俯　昆蟲深藏地中有陽

十月

水始冰　薄氷未合戰兢勿蹈

地始凍　陰氣急惡地始凍洛

雉入大水爲蜃　雉飛入淮蛤乎哉蛟乎哉

虹藏不見　見彼虹霓孟冬不隮

天氣上騰　六陽皆升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六陰皆窮地氣下降

十一月

鶡且不鳴　東方既明鶡且不鳴

虎始交　虎雖不仁父子有親

茘挺出　一陽始至馬藺自出

蚯蚓結　蚯蚓之宛結者陽氣之感發也

麋角解　陽氣始睽麋角解隕遊澤成群牡求其牝

水泉動　月惟在子天一生水運動而來觱沸無止

十二月

雁北鄉　雁有早晩早者季冬北飛晩者到春而歸

鵲始巢　維鵲有巢思召南之風敎

雉雊　山梁澤原飲啄時存不蘄畜乎樊

雞乳　有雄有雌啐啄同時剖渾沌卵乃奠

靡草死　草之靡細或謂之薺
麥秋至　物熟曰秋於皇來牟

五月

螳螂生　捕蟬雖黠恃斧當轍
鵙始鳴　伯勞饒舌百草芳歇
反舌無聲　春初喚起夏來啼止
鹿角解　武王兵如逐鹿紂軍崩厥角
蟬始鳴　如鼓瑟似彈琴綠槐高處蟬吟
半夏生　欲知半夏味桐雷殆髣髴

六月

温風始至　凱風自南吹我衣長養萬物草木肥
蟋蟀在壁　候蟲在壁鼓翼耀耀
鷹乃學習　學習須如鷹必有遠方朋
腐草爲螢　腐草爲螢火色如燃
土潤溽暑　土潤腐爲蠶溽暑醉如泥

大雨時行　夏雨俾滂沱蓋是送梅那

七月

涼風至　涼風颯颯瑟瑟夷則爲七月律
白露降　白露忽降恐履秋霜
寒蟬鳴　寒蟬吟呻知秋而不知春
鷹祭鳥　鷹之殺鳥而祭如君之戮有罪
天地始肅　陽有餘陰不足天地始肅宜謹贏縮
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祖神遂及我民

八月

鴻雁來　一片白雲新鴈初聞
玄鳥歸　玄鳥舒翼歸哉烏衣國
群鳥養羞　羞味如饗亦以御冬
雷始收聲　殷其雷公始入地中
蟄蟲坏戸　窟居穴處想像上古
水始涸　水之爲性秋冬不盛

而天

魚上氷　圉圉焉洋洋焉活潑潑地魚躍于淵

獺祭魚　漁而妄殺吁不如獺

鴻雁來　鴈而有識自南而北陽鳥所居不在中國

草木萌動　春惟發生草木始萌土長冒橛農者催耕

二月

桃始華　桃之夭夭向陽而嬌懷春季女追氷未消

倉庚鳴　倉庚清新花柳爲鄰綿蠻睍睆自報青春

鷹化爲鳩　仲春鷙鳥化鳩賞在春罰在秋

玄鳥至　燕燕于來于祀高禖

雷發聲　陽氣發達靂靂鼓舌

始電　天上矢壺哨玉女始微笑

三月

桐始華　桐生朝陽時待鳳凰

田鼠化爲鴽　鼠鴽變化之理千古如此

虹始見　螮蝀在東複道行空

萍始生　萍蘋始生筐筥可盛

鳴鳩拂其羽　鶻鵃飛且擊黎民勤東作

戴勝降于桑　戴勝織紝催不已春晴雨過羅紈賦

四月

螻蟈鳴　蛙聲咄咄鼓吹互發

蚯蚓出　蚯蚓出矣於陵在焉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王瓜生　草契生秀乃是王貢

苦菜秀　郊之東原之南苦菜其甘

夷世之相後也如此地之相遠也亦如此有見而知焉有聞而知焉豈惟耳提面命而已哉非若異端必貴直授之謂也學者可致思焉此圖有正派一條是吾道統之傳也而又横枝旁出者不能不採焉見者擇之嗚呼聖賢獨何心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庶幾有志者有所感發興起于此也蓋不無小補于世敎云

又

此道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論時之先後地之遠近哉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此道統之傳非若異端必貴直授之謂也嗚呼聖賢千歳之心獨何哉庶幾學者有所感發於斯也豈不爲世敎之助哉

又

道在宇宙理無古今明明一系嗚呼至哉聖賢心

杏壇賛 大久保宮内少輔正朝乞之

杏壇一會儼然未散泗間春風斷斷侃侃

陳蔡論道圖賛 中原萃庵求之

召南之甘棠勿翦勿伐彼民俗之信厚也而今聖人所憩之樹桓魋欲伐之其薄而不仁也雖司馬牛之憂不能害天生德之大聖也愚惡亦大哉唯須伐此木以移封殖於彼石槹宰上誠可憎焉耳

曾子賛

此心廣胖孝經不刊傳習所貴三省一貫

月令圖賛 寛永三年作稲葉丹州太守需之

正月

東風解凍 斗杓建寅陽自東來春風春水共同一時

蟄蟲始振 物理自然擧在目前時至始動蟲蟲

兮人中聖也麟兮鳳兮之瑞之祥其德盛哉惟聖出類拔萃人其敬哉

又 泝春江乞之 同年作

自志學至不踰矩其年譜也鄉黨一篇其行狀也六經其著述也西狩獲麟其臨終絶筆也溫良恭儉讓其日用也欲觀聖人者豈它求哉雖然論畫者以形似若其差一毛髮則不是是豈於畫觀之哉然河目海口既非所以求之則必有眞與假能辨之者耶就假而得眞亦不可陸畫則此 聖像在牝牡驪黃之外乎

又 土井遠江守利隆求之

溫良恭儉讓者子貢之所見也元氣周流者程子之所容也豈筆舌之所能盡哉毫髮若差則非眞今拜聖像聊有感焉

又 澤田春良乞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其德之大不易形容也今此小影惟否吁繪花者不能繪其香

又 栗山大膳求之

大哉至聖惟文宣王明侔日月德合陰陽二帝三代祖述憲章開來繼往立綱說常古今天下敎化無疆

又 堀勘兵衞乞之 寬永十七年作

玉振金聲茲集大成陰陽合德日月均明今古天下聖哉至誠

又 齋藤重吉乞之

嗚呼小影形似可臨惟道惟德包天地誰繪其心

道統傳贊

道無隆汙人有古今或同時而出或異世而生或五百載而興或千載而作或生于東夷或生于西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六

贊上

神農贊

古有獸形而人心者今有人貌而獸心者不亦吁乎今對此像聊不感其嘗草造醫而感其牛首而聖心者云

文王贊 松平式部大輔忠次求之

穆穆聖容面背盎睟八卦爰重三分有二惟其道大所以至德文王之文經天緯地

武王贊 同人求之

武王之武唯一戎衣虎賁忽怒鹿臺自焚不泄不忘作師作君無競維烈克承厥勳

太公贊 寛永二十年作 北條新藏氏長求之

呂尚避世釣寂寞濱來歸周武往伐殷辛蒼兕蒼兕進渉孟津風雲爲陣掃牧野塵大勇大智厠于亂臣異迹不盡授書圯垠

聖像贊 寛永元年作 竹中丹後守重門求之

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故曰仲尼元氣周流也亘宇宙而無窮繼羲農者其統乎賢堯舜者其功乎志合符節不限西東時世雖異理義是同嗚呼大哉光輝德風取諸鄒魯之小影而煥乎見後素之中

又 同年作 佐谷氏乞之

吁嗟麟兮獸中聖耶嗚呼鳳兮鳥中聖耶吾夫子

慶安二年月日

從四位中務少輔源姓有馬氏忠頼

又代太田備中守

奉獻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寶前

常誦蓮經鶴來繞聽爐煙日照明德惟馨

寛永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太田備中守資宗

增上寺鶴香爐銘代同人

奉獻增上寺　台德院殿靈前

丹顱鶴爐玄甲龜趺何萬千歲無量壽軀

寛永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太田備中守資宗

戸樞銘寛永十二年作堀田加賀守求之

出入由戸譬諸道途君子言行亦是如樞況其不蠹壽考歡娯

寂靜室銘金地院耳長老求之

僧錄司金地翁謂余曰以寂靜室爲書院之顏色蓋取諸般若理趣分所云一切法寂靜之語也請余爲之銘其意歘矣銘曰

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事故感而遂通發爲喜怒太和融融若夫虛靜寂漠原于道冲寂滅爲樂至畢竟空方外之端無所專攻其說近理何知異同嗚呼惟寂惟靜問諸主翁

承應元年冬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五終

墨瀦硯銘　毛利甲斐守秀元求之

湛彭蠡于此縮大野于此移孟諸于此貯江湖魚鼈于此滴玉蜍于此而爲月窟水則月中之桂華筆共落吐奇芬驚風雨而見義之之黒蛟乎

硯銘　大森彦一求之　元和七年作

靜斯方動斯圓如天池如盖天天在山中曰畜山者是一拳石天在石中曰硯虚中而水至洊東坡袖中風波右軍筆端龍蛇游藝猶善潜泳玩物可以自警今夫是誰家器千年屬大森氏

硯銘　硯海形似瓢舟越三郎四郎求之

魏樽盛五石坡筆倒三江

硯銘　牧野織部乞之

銀海臨硯海曾波一洗塵

又　神尾若狹守求之

坡老袖中海餘波及頻濱

近湖硯銘　龍雲乞之

陳玄前卻手湖面是琵琶

凡銘　高力左近隆長求之

惟夫烏皮之棐也可以憩肱可以容膝夜雨跋魯直之燭明牕弄右軍之筆況其尊閣六經而時術乎寓宙之無窮皆入我室嗚呼黄帝有銘曰愼一日武王所誡無凶有吉

慶安己丑䄍月日

曙銘　碾茶壺名也　松平伊豆守求之

一拳寶玩中有雲腴曉汲月井朝開玉壺

又

夜聽陸礚霏霏雪朝看蓬壺片片雲

日光東照宮鶴香爐銘　代有馬中務少輔忠賴

奉獻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宮寶前

千年玄翮一穗黄雲香在靈德郁郁芬芬

甲申季春日

此小序發端與春察所求相同以其所作有前後故不考舊稿也今不妄改之

松平式部大輔忠次書格銘

經典尊閣常向窓紗今來古往本朝中華鄒侯萬軸惠子五車夜雪曉月晨雞暮鴉歌寫情性味入齒牙琅璨滿耳敬而無邪

河洛硯銘 酒井讃岐守求之

河洛所出朝宗于海千里志萬歲祥堅久與石不改

靜壽硯銘 阿部豊後守求之

玄雲出淵文字流傳珍重堅久一拳千年

硯銘 同人求之

青瑣前烏皮邊文房友盟彌堅

三辰硯銘

松平伊豆守有硯圓形象日海面象月海中有三星及蟹挾稻芒其背刻宣和二字篆文也左右共有降龍謂余曰稱三光乎余曰三辰亦可也因請書其蓋

雖爲天上三辰次得入人間四友房

又

日表圓形月寫滄溟蟹宮在內文煥見星

三辰硯銘 朽木民部少輔求之

雲起玄潭青羅碧篆禎濱滌筆日月星涵

綠毛石硯銘 同人求之

龜乘蓮葉龜化蓮蓮化石而不頑乎動植共在器世間

硯銘

袖裏西爽案上東溟玉蜍滴露瀉汗簡青

蝦蟆硯銘

水自月窟匯蜍滴入蟆培

爐燈榻有友有師萬古長夜再見仲尼惜日省暇
待雨化時歲不我與小子勗之

右書格銘幷叙應稻邊氏俊長之請而書之且
規其遠者大者云

壬戌秋九月中浣

河野春察書格銘 寛永十三年作

聖人之書謂之典典者經也常也以其萬世可常
行之道也始制典字象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是書
格所以作也然則瞻此格者如對聖賢如謁君父
如向神明嗚呼心在焉豈他求哉謂之尊經謂之
尊德性其讀之者謂之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
豈啻尊閣之而已哉春察生請書格銘不已遂爲
之銘銘曰

書兮心畫聖兮心精尊而高庋紙上分明焚膏繼
晷視今覽昔道通八紘天在咫尺勉哉螢雪瞥爾
居諸琅琅璨璨吾讀我書

石森正榮書格銘

見所可見傚所可傚尊閣典籍如指其掌嗚呼聖
賢之心千歲景仰

武田泰安書格銘

聖人之書謂之典典者常也經也以萬古可常行
之道也說文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古人制字
之意實有由矣是所以造書格歟俗曰見臺夫鏡
有臺盞有臺盤有臺況典籍乎閣而見焉乃尊敬
之也智哉武田泰安斡蠱而寓於醫請余爲銘銘
曰

庋于格者黃卷青囊指其掌者天地陰陽省此身
者道德綱常聖賢邈矣仁不易量惻隱所至視民
如傷儒醫同異欲尋長桑歷代秘錄今昔禁方卷
舒顧諟如視羹墻道之行也悠久無疆

謂經曰典尊閣在上理學能窮浩氣善養器成不形樂喜無妄仁認驢鳴心求雞放卓爾有立睟然而盎吁惟夫遍告對黃卷開赤軸者進退可知卷舒勿忘歟諸方寸載之兼兩

右應山材丈之索而書之云

元和壬戌季秋十八日

稻邊俊長書格銘 并序○後號春碩

世稱書庋曰見臺其名不雅然鏡有臺盞有臺則書之有臺何苟哉心之虛靈亦有臺臺上何見見所見而已文王經始靈臺登而觀之天地明也上下察也前後瞻忽焉左右洋洋哉而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其同時而所見者誰乎不視惡色而教之者太任也不視惡色而歸之不伯夷也見而知之而來者太公也亶聰明作元后者武王也視般鑒而去者微子也視曰明而陳洪範者箕子也仰觀俯察而重卦爻者周公也見南山蕨而心則悅者召伯也是皆歸於文王之所見而一臺上之都會也天下萬世所見之心鑑也嗚呼盛矣哉大矣哉聖賢所見君子所見仁者所見智者所見先師所見後學所見雖有等級而至於成功一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之爲文也純而不已道爲道也大而無疆未墜于地布在方策可以學習可以省察可以警戒庶幾見所見而勿視非禮若否則書不書如見何臺不臺如靈何至如老佛所謂盲五色黜聰明觀河而知性見桃而悟道乃無取焉小子念哉勸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墨鄉可司敢告靈臺銘曰

聖經賢傳見于尺臺立見輿見惟忠敬哉深愛在親良知之孩四端發火寸丹撥灰茅勿塞徑鏡宜拂埃大意既見與點悅開明窓棐几于書于詩薰

石川丈山書格銘 并序○時號山材

卑者則書自書我自我高者則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此二者楚失而齊未得也共無益矣古人題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有而不言者尊經也經所載曰中曰誠曰德曰敬曰仁曰義曰忠曰孝曰性曰命曰道者一而已矣皆所以明我心之體用也此心人皆有之而聖賢先覺者也後之學先覺者無如讀書今此小格之上有看義易于袖裏有見堯典于羹中有戒二南乎面墻有聞三禮乎過庭有繙春秋於案斷有視論語於輨轄有知樂于鐘鼓之外有習孝于居坐之間有入小學于家塾有立大學于朝廷有窺中庸兮淵源有觀七篇兮海瀾有接顏曾兮吾友有及思孟兮其門鳳兮何衰麟也不祥雜家蜂起戰國虎視吁已矣哉苟況不詳不精靈均獨清獨醒漢興已來仲舒策簡猶青楊雄書玄尚白久哉寥寥乎隋唐之際王通是隱者也韓愈猶文人也千歲之下含周程其誰哉其曰無極而太極曰動亦定靜亦定曰性即理也者殆協夫一乎當是時有見而知之河南有鞭雷霆者關西有撤虎皮者有私淑艾者曰朱子其曰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亦傳夫一乎微斯人必局于訓詁走于虛遠於乎讀書無遺恨近代是何人雖漢儒善說經不亦卑淺乎象山陽明非不高也然自葱嶺帶來而蓬萊謫去乎夫書者聖賢之心畫也讀者聖賢之口澤也見者聖賢之面命也聞者聖賢之耳提也上帝臨汝勿貳汝心心一而精則耳目口皆隨之於是書與我相融通而不二爲得其實謂之有益指此小格于掌以爲尊經閣亦可矣銘曰

文惟武公侯干城也者耶

鐵炮銘 擬太公

渭濱之水牧野之風惟其俱在火筒之中

又 擬疊干

未發則睡已發則擊人乎虎哉腥風襲敵

又 擬布袋

非市鄽非都史把住天下於這裡

右三首水野監物求之

靈武鏡銘 奉納日光神廟酒井備後守忠朝求之

八陣六花轉化奇正好謀而成見義則行望氣擇時星宿輝映冀治邦家明如靈鏡

鏡銘 同人求之

三軍之衆要在握奇天官時日人事共宜雲行雨施到處平夷

又 同人求之

氣有陰陽陣有牝牡指揮者誰得心應手不戰而全天地悠久

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書格銘

望而未見瞻前忽後水靜鑑空何遁妍醜非禮之視乃曚乃瞍匪東匪西不左不右上帝云臨主一惟守於戲黃卷之中聖賢師友

黑川壽閑書格銘

冊子庋几上惟典復惟謨能敬勿貳參庶不惑異途不見行間墨不點墨間朱字乎字非字觚哉觚不觚方塘開一鑑寒月轉孤珠旱比無子厚袖裏有堯夫茅齋與廟廷理同而分殊者識千歲意一身一唐虞

小川俊政書格銘 後號宗五

尊經之閣藏書之房所學何事見堯于牆中心浹治何日可忘一念義利惟聖惟狂戒哉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五

銘　下

南山刀銘 并序

日者豊臣相國之討高麗包茅不共之罪也黒田筑州刺史從命而刊朝鮮之壘一日會虎食人見者聽者無不恐懼而犇殪踐蹈當是之時刺史之從事菅忠利與其卒二人自當之一人乃虎嚙肩而擲之一人又噉其腕而倒之於是乎菅忠利乃前奏刀擊斬虎虎嘷而斃遂遂兩是行也若非其人之壯勇其刀之利銛幾不免虎口哉由此實其斬虎之刀而藏之往歲使人需余其名因號之南山盖取諸晋周處殺白額矣今亦价人索其銘余敢不諾价者固請愈謹至再三不止余雖未識忠利因价者之懇到以作銘且序所聞於右銘曰

節彼南山山惟劍鋩苛政除去酷吏逃藏截邪斬佞惟刀在箱惟其言虎失色有若眞傷傳之萬世爲子孫常

惺窩曰南山刀劍高文一通來示慰目下之寥寥

矢室銘 本多下總守令戸田爲春請之

一韃惟佩束矢其捜云誰思矣七札養由不揚不佽有金僕姑射草中虎墮日裏烏況是禦侮惟取諸睽於是觀德身修家齊庶幾君子勉哉無爭惟

成衆廢皆改五位開筵九乳脫轆豐嶺霜餘長樂花外傳遐邇風聞上下界願力不休夙夜勿懈

寛永十五年月日　岡部小右衛門尉忠正妻　土屋氏

順慶寺鐘銘 并序

淡海國坂田郡上坂村順慶寺者淨土眞宗之道場也今年田村家次丁先考之七周忌與住持比丘善珍相謀戮力鑄鐘以置寺內夫惟修一心之至誠勸四部之群衆西方非西方去寺不遠上界豈上界聞鐘在茲雖樹鳥即是念法之音況華鯨自有無常之響願以此功德使千歲長眠之人覺知那伽三會之曉一切往生之輩同坐安養九品之臺銘曰

順慶寺鑄新鐘攪迷夢擊愚惷轉莖草現金容凡造惡罪極重若一念克致恭即是佛善則從有誰聞不欣逢

富田大中寺銅長版銘代加加爪忠澄

奉爲先考隼人正政尚新鑄銅長版壹箇寄進富田大中寺銘云

木魚警曉蒲牢攪眠代以銅版模作規圓體纔二尺聲徹大千耳根不垢功德無邊

寛永十六年孟秋月

藤原姓加加爪氏民部少輔忠澄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四終

景及丹陽之大枝山也皆畢在一望中誠是人境相得者乎若此之類不遑枚擧可謂勝地旣而高構一樓新鑄巨鐘以架之請余爲之銘幷詞不已余不同其道也難相爲謀也若之何其西來無意通犀駭雞東方未曙明月藏鷺無情說法須將眼聽此鐘有聲有色何故貝多云無眼耳與而今墮玄妙窟裏者余何以言哉唯庶乎太守之功名風聲永與此鐘共鳴于不朽也遂系之以銘銘曰

華鐘架樓高其簷牙大揚一音能辨千差律呂相應偏正不邪敲唱同發聽者阿耶遺響遠及書馳到家心堅於金萬壽無涯

慶安四年辛卯月日

武州長松寺鐘銘 在高麗郡女影村三枝土佐守請之

武州狛郡三枝之山長松梵宇洞宗禪關覓鐘始掛毳衲新斑驚破迷夢擊撞愚頑風唄颯颯溪舌湲湲上自非想下至無間聞者淸耳傳者怡顏五位旣定千年不刪

寛永十三年五月朔日

三枝土佐守源守重

武州長光寺鐘銘 幷序

武州高麗郡直竹村鳳林山長光寺者曹洞下沙門峨山之徒東海所刱建也爲一邦之名藍然風霜旣古堂宇朽敗檀越小野姓岡部氏忠正者六彌太忠澄之後也世在士林而敬三寶常與其配土屋氏共歎此寺傾側爲薦考妣冥福遂改造練拏以長老良積爲住持而招衆緇讀法華妙典一萬部又鑄蒲牢以警衆聽其志可嘉尙焉忠正自少事幕下漸逮三葉功勞旣顯而今與此盛擧則芳聲益振可謂有忠有孝不亦善乎鐘成架之千樓請余求銘銘曰

武州名區洞山禪派鳳林所秀長光所在新營忽

鐘以驚衆聽可謂盛擧矣系之以銘銘曰

上野之國庭橋之城蓮社早建蒲牢晚成五更霜信半夜寒聲長樂花笑湘寺月清塵耳已洗昏夢忽驚永乘願力普救群生讃其洪德祈此太平

古河正定寺鐘銘代土井利隆

下總國葛飾郡古河城畔證誠山正定寺者淨土三昧之道場而蓮臺九品之上界也利隆奉爲先考從四位侍從大炊頭新鑄華鐘以寄之乃令舍弟利長利房造建幹柱而架之嗚呼感應之理耳往聲來耶太平之餘天長地久也銘曰

正定蓮社法筵儼然一幹直立九乳新懸滴拂塵耳驚破昏眠下徹阿鼻上達梵天德音無盡令聞永傳願施此志結淨域緣

正保二年乙酉月日

檀越古河城主遠州太守源姓土井氏利隆

城州興聖寺鐘銘幷序

淀城主從四品信州太守大江姓永井氏尚政以狀告余曰山城州宇治郡興聖寶林禪寺者道元和尚之古蹟也和尚入宋參天章如淨禪師傳曹洞家之法歸朝暫駐錫于此地後赴北州實日本洞下之最初也此跡一旦蕪廢久矣今太守經營蘭若輪奐惟新請萬安長老爲之住持其寺之境致東有朝日山之除晴返照也西有八幡宮之和光同塵也巨川在坤長橋如虹而逶者望崖而返離宮在乾與橋姫如神遊者其靈不可測焉東北有喜撰庵所謂京洛之巽而此寺之良也其餘對平等院則憶博陸之舊事向惠心院則尋僧都之遺蹤且淀城金湯之險固也河航片帆之往還於伏見里也山崎之名山大原野之佳麗良岑之逸

尾州愛智郡實龜山相應寺者從二品亞相源公奉爲顯妣太夫人所被營建也新鑄華鐘以架之樓其愼終永念之孝至矣於是奉命謹爲之銘銘曰

尾陽城東相應紺宮三寶垂致一莛達聰禹聲不盩鳧氏有功長樂花外天竺月中桑域告曉蓮社傳風千歲遺響惟孝無窮

寛永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尾州建中寺鐘銘 并序

尾州愛智郡古井邑德興山建中蘭若者二品亞相尾陽侯源敬公之影堂也公平生慕儒風向神道不信浮屠常考朝儀愛國民不忘武備世人以爲仰望一旦殂矣悉皆莫不哀惜焉失其所倚賴也令嗣本州主三品參議源君至孝有繼述之志然姑習其俗見其時創建此蘭若以代廟祠於是新模鳧鐘揭之於樓以爲警衆之具命予爲之銘不耐屏營之至遂謹作銘銘曰

德興之山建中之寺高樓新構鉅鏞具備鯨音聞天龍紐占地仲冬始律叔世攪睡既告衆民能警將帥豊嶺霜來長安月墜以道善鳴知風所自宮商有諧忠孝不匱縱其小扣惟是大器嗚呼振旅治兵愷於鼓吹 慶安四年

相陽鎌倉英勝寺鐘銘 應水戶中納言之求寛永二十年作

扇谷靈區英勝精廬巧鑄法器新脫鞴模華樓直架蒲牢高呼聲來耳往外圓中虛漁嵐戒曉湘煙向晡遍滿忍界透徹迷廬梵唄無倦德音不孤令聞千歲日居月諸

廐橋正幸寺鐘銘 應酒井雅樂頭忠世之求寛永十二年作

上州群馬郡廐橋之正幸寺三寶既備九乳未就住持長把上人遍勸檀越甫雇冶工新鑄鳧

建院宇不日而成輪奐信美既而寶池朝清紺園夕霽可謂成事矣於是利勝建五層塔謹奉神意風霜有日瓦甍猶新如峙于空似涌自地然今爲奉祝　大相公之寶算新鑄鳧鐘高架一樓伏願因此丹忱保其黃耇惟夫範圍之體外圓而中虛是心之譬乎感應之理聲來而耳往亦妙之謂也長鯨吼月早開一天之曙色唳鶴應霜永延千年之遐齡庶幾乎神風威風叩之大鳴君道臣道唱而後和懇禱之趣不在茲乎銘曰

東州寶地上方銀界茲移台嶠廼唱梵唄神德同塵常不語佐靈庇閟宮人天倶拜陶鎔鑛銅脫出鑪鞴疊石構樓栒簴高掛聲敎遠聞朝警暮誡仰祝國家壽久福介

寛永八年龍集辛未秋九月日

從四位佐倉侍從藤原朝臣利勝

利勝晩年有故改爲源姓

常州茨城郡水戸郭內　東照宮鐘銘

常陸之國水戸城域　東照和光秘宮有侐日月並明陰陽不測蓮沼湛藍松山增色運鳧氏功開龍耳塞一莛忽撞六時無忒敬在民心福由神德赫赫威靈年及萬億

正保三年月日

參州松應寺鐘銘　應尾張大納言之求寛永十二年作

參州岡崎松應淨域白蓮修緣珠林種德立爲定額善哉知識始而賜紫終爾潤色朝棟雲飛晩樓風馥九乳出冶萬聽解惑溪舌廣長雷聲淵默漸此耳塵乘他願力覺發深省勤惜頃刻撞莛警曉扶桑耀國響徹乾坤功保社稷垂裕永年何啻千億

尾州相應寺鐘銘

賴義征貞任義家伐武衡皆祈而有應贈鎭守府將軍大倉令新田義重居州之寺尾城以源家嫡派有自立之志殊信此神此神駕騟駁故其家門不乘此毛馬焉慶長年中　東照大神君繹其由緒嘗經營神宮及諸堂原本追遠之義擧可謂大矣靈威雖新風霜既古故今　幕下大君遠慕貞觀之芳躅近述慶長之盛事鼎建神殿改造群宇締構盡巧輪奐極美神德於是乎益昭昭矣豈啻爲一方一州之鎭護而已哉爰架高樓以掛巨鐘

其銘曰

上野大社貫前名神驅邪除害鎭國利民靈區既久秘殿惟新祭儀隨例功驗呈眞九乳遠響萬祥必臻風和雨順世世無垠

駿州御穗神社鐘銘

從二位行內記源姓榊原氏照久新鑄華鐘以獻納于駿河國御穗神社於是請民部卿法印道春作之銘銘云

駿河之國御穗之神廬原占郡有度接濱靈松雖舊羽衣如新銀濤萬頃瑞雛千春爰命鳧氏以斡鴻鈞追何可鑿鳴者作鱗撞擊必應聲響皆眞唯願神聽乃求祥臻陰陽不測幽明是均苟存敬信德覃黎民

正保二年月日

武州東叡山鐘銘并序　代土井大炊頭利勝

江城艮維有一佳境誠是靈區也叡山大僧正天海告官相攸以欲奉營　東照大神君之原廟由是伊賀羽林次將高虎雇梓匠之力成土木之功屹焉巍然昭昭如在益廣祖廟大孝之本擧世皆崇闔國悉敬此時貴戚之群卿共繼其志或列立高堂或造設輪藏加之士林之濟濟各同其心亦

王城東南有山號醍醐有神祠號清瀧世傳當初移神都青龍寺于茲焉蓋青龍淸瀧音之轉也東塔秘敎爲之流布南山附授爲之陸續地出醴泉仙人酌淸瀧之靈液山模補陀高僧傳青龍之瀉瓶大峯之茅蹊自此而後芟夷小野之密派於是乎益瀰漫爾來人依境而修練佛依神而顯揚世之求之者風俗多由此矣方今祝大相國公之仙齡新鑄蒲牢以寄山中於是豐嶺曙而霜淸沙麓暮而谷響于闐鳴而山答漁嵐唱而雲開佛實法實聽異鳥于山中禹聲文聲知追蠡於天下號令遠聞譬諸雷門之一擊爵齒高仰彷彿嵩嶽之三呼蓋鐘音之爲功其如此乎若夫寒山之船遺愛之枕長樂之花外湘水之晩景即詩人畫工之得筆而已非今日之事也伏願一心所祈同聲相應萬壽無疆與金俱堅銘曰

宇縣之英醍醐之靈青龍茲鎭白花惟馨昔窟宅者王孫葛聲雲收上界月可中庭山鍾精氣人致丹誠模型新出法器晩成有祟必禱如叩即鳴邦國萬歲尙神之聽

寬永八年歲舍辛未冬十一月十日

松平越中太守源朝臣定綱

上野國一宮鐘銘 幷序

上野國甘樂郡正一位勳五等抜鋒大明神者延喜式所謂貫前神社是也礒部氏世掌祭禮稱德帝天平神護二年賜物部公姓淸和帝貞觀元年加授神位其後階勳累進遂推崇爲此州第一宮俗傳稱菖蒲之谷垂荒船稲倉之迹賢木之鬘示桑弧蓬矢之儀神世之昔拔諏訪之矛以逐彼不順康和之年納敦基之劍而示其無恙然兵革早潦疾癘凡有求者祭則必歆瞻仰不怠効驗如在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四

銘上

山崎八幡宮鐘銘 幷序

山城國乙訓郡山崎八幡宮者清和帝馭寓貞觀年中大神自宇佐其風肅然于男山時此爲行宮武内宿禰之苗裔沙門行敎所擬崇也於是詔使橘工部良基肇建叢祠號曰離宮祭祀已久威驗尙新德輝高哉日麗天上神遊遠矣水行地中推爲宗廟愈見靈感歷代敬仰誠不忽諸頃歲宮壇傾側堂宇朽敗方今　鈞命忽降俾新經營焉納神器若干幷構禮拜之殿護摩之堂齋厨寶塔秘庫鐘樓華表玄門疊石爲垣築土爲壁不日而成丹靑相煥高良武内祠亦立其側百廢倶擧萬祥畢臻能敬宗廟者所以守社稷保蒼生也益致治平于無疆宜哉其所繫納于樓則亦今新所命鳧氏者也銘曰

大神所茇山崎行宮陰陽不測乾坤有功高樓雲聳霜降于豊講時風靜花開於嵩無聲而聽惟神之聽況乎鍠爾德音無窮憂擊則應懇禱而通乃神乃武戢戈櫜弓

寛永十一年甲戌十一月

奉行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醍醐山鐘銘 幷序代松平越中守定綱

此石上以記其所由願以此功德骨化爲水精乎爲寶石乎爲珠玉乎與不動地藏分其骨乎抑果與佛舍利相共同乎骨已如此則其群靈或上天或成佛以可證之乎法親王繼大師之志受大師之緖以爲此擧以納萬骨不亦宜乎若夫葬枯骨則聖王之德也掩骼埋胔則孟春之政令也是雖非今之談聊併言之而已

此碑酒井讚岐守爲尊敬法親王紹价求之固辭不肯強請不止故不能默以作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三終

谷一主之親族因我所識者共來謁乃請曰一主越之後州頸城郡之產也姓藤原氏富岡後更爲谷號谷傳左衞門尉自稱逝水子父一成母細川氏一成仕于州主羽柴左金吾秀治一主幼志于文字元和七年一主歲十六詣武州江戶筮仕忠宗君是奧州黃門政宗卿之家督也常陪其側屢蒙眷遇久之吏聽州獄時一主亦預焉賜采地於州之栗原郡有賀邑寬永九年奉謁黃門有旨令繙經典且忠宗君之玉亂越牧光宗君始讀書使一主爲之句讀一旦逮其不幸一主哀慕之餘歎唱薤露開者彌追悼焉一主每有暇學兵法同僚皆知之慶安二年嬰風疾孟秋二十九日歿年僅四十四有兒曰孫太郎生三歲旣而葬一主於州之國分郡仙臺郭之覺範寺聊擬儒家禮而不用僧儀也從其志也其采食乃賜于其兒一主病間曰嘗執贄于先生得聞謦欬數矣想其不忘乎僕死則冀請先生之片言巨筆以誌之何賜加焉且所識者亦言鳥之鳴也哀矣人而不如鳥乎古人有恨別而驚心者歟所請先生之有憐惻也强之弗措先生聞之不能不有中節之哀愍遂書以與之

慽鉿淵納骨堂碑

日光山中有淵潭世稱不動明王來現處也故採其種字號慽鉿淵誠是勝地靈區也先是 東照宮背後深奧之處有納骨堂慈眼大師爲畏神威毀除之旣而太師遺敎曰我沒後宜再建此堂未暇相攸漸歷數歲方今尊敬法親王有可以營堂於慽鉿淵幽處之旨且太師之衆徒等爲過去萬靈爲自己菩提彫石地藏若干軀造立淵畔淵畔有巨石方八尺許鑿開之以納新舊之骨乃立碑於

刑部卿法印林永喜碑銘

今茲仲秋十九日吾同胞永喜沒於東武年五十四於乎哀哉藥梩于先聖殿之北隅不用異教也初諱信澄後改永喜自號東舟晚稱樗墩天正乙酉產子洛陽慶長戊申始來駿城執贄而拜乃奉旨赴東武筮仕　柳營屢承顧問既而受屋宅甲寅乙卯難波之役從鹵簿之後元和丙辰蒙命與台嶠僧正俱入洛就板倉拾遺談菊亭右相以告群卿奏議　先君神謚聞詔東歸眷遇日厚而就封戶會府廳牒訴官事及神祇浮屠事每厠其席故擧世識其名寬永丙寅季秋　行幸二條城有敷奏取捨則永喜或側聞焉時　勅賜宋朝類苑一部及綿數十純己巳夏丁父憂告暇赴洛忌畢而歸職晦任刑部卿法印辛未歲　營內弗豫近侍日久加其食祿明年孟春闔國遏密八音有事于三緣山肯論其議時余與永喜亦預焉季冬江戶鬱攸永喜罹池魚於是改賜宅地領白銀一百鎰乙亥春有　命示十九條制法于群國其討論脩飾使吾兄弟有得聞丙子冬朝鮮來貢其禮及四簡與余共或考之或草之永喜自幼讀書從余講磨道學之暇作詩屬文嘗見惺窩術業益進且問倭歌于弓冶者以窺秘縕凡倭唐群書無不涉獵每有咨詢不爲無補於是聞訃者皆嘆惜焉於乎哀哉長子信貞早沒次子永甫纔踰弱冠泣血立碑余敘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於乎荊花發兮棣枝連生乎吾後兮死乎吾前孰畀才兮奪年噫命矣兮人歟果天歟

寬永十五年戊寅冬十一月日

孝子永甫　立

谷一主石誌

曰語在禮記而今只宜平氣以安寢莫憶多事叔勝曰唯望如其易簀而得正可也我聞不堪悲哀乃退倚柱以候之叔勝召左右而告別且遺其教十八日叔勝執我手撫我肩以怨慕先是左右語曰母堂在洛若令在焉則須有恃賴叔勝曰非不思也而父在吾何他求哉叔勝初嬰病聞乃祖寢疾於洛甚憂之每永喜來問叔勝疾叔勝必訪乃祖如何其孝心可見焉十九日朝叔勝召我曰曉昔夢石鼓在吾足故今見石鼓文昌黎集其卷東坡集其卷有之乃命侍側者開其卷蓋其足腫重故夢石鼓歟我欲不勞彼心即目左右以徹去其書頭之永喜來訪叔勝問曰吾祖如何對曰今晨人自洛來曰無以異叔勝曰嬉嬉其聲漸嗄永喜退出我終不離其傍叔勝屢見我既而不言曰將午乃瞑於乎悲哉叔勝年纔十七歲時寛永六年己巳夏六月十九日也於乎痛哉命矣哉我哭而慟斂畢做管下海禪寺內一小丘以葬之我弟東舟我友壺齋徹齋共往監之會喪者衆助之者脇淡牧竹丹牧等也我披明衣供薄奠燒薌灌酒以誦祭文祠后土焚楮幣而告之啼哭不能止左右扶而去之或州牧賜賻或贈香資皆謝而不受其餘候牧貴勝弔者甚多人皆惜焉況我情所鍾乎嗚呼哀哉悼哉於是命工削石築方墳高三尺徑五尺五寸環龜而堆立碣于其上以表之象圓首方趺也其樊用栗柱六十株立而貫列鋭其末且鎖鑰其所出入焉嗚呼悲哉題碣曰於乎林左門之墓其銘曰

吁噫我之子天不假之年兮今我強仕加七死生何爲後先兮誰使我永歎哉勞我者其天兮

寛永六年歲次己巳夏六月　日

書紀國俗演史小說之類殆窺見焉十四五歲讀濂洛關閩性理之書暨薛氏讀書錄有志于儒學尊孔孟敬程朱常排異端不好象山陽明之言日夜孶孶從事於机案之間未嘗見如世間童兒之誇疾走也我久遊宦于東武叔勝留在洛時時作簡作詩以寄之而求點竄我每得之以抵金玉天性之愛可以見焉冬十一月偶謁防州大守板倉公公聞其名出筆硯試需其詩時庭際松間有雪叔勝即座賦絕句寫其景以呈之公賞歎之蓋其心欲勉勵叔勝也洛人無不知之十六歲冬十月叔勝自洛來東武省覲我雖奉晨昏於萬里不能過也我常恐叔勝之多病於是勸之藥療叔勝亦能慎焉一夕試令講大學章句早通文義我喜而不寐十七歲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外傳於東武之家塾我屢問疑義以試之叔勝作爲文章而答議論尤正時我偶應人求講周易傳義及南華口義叔勝在側誾誾如也叔勝代我聚諸生講孟子有日矣我壁後聞之欣然自負以爲我有是子我死不恨焉今茲夏五月令叔勝往浴九相津温泉蓋爲養療也六月六日歸自温湯臥病不起醫藥無驗大漸彌留我雖刻意竭力無如之何我默禱昊天后土與國神只願起死回生也叔勝謂我曰今疾如此是又不孝乎我慰之曰疾病雖聖賢不能免也何爲不孝哉只心氣閑靖可能自保旣而稀粥不進形氣不足我終夜竟日萬方求之不得救也十七日謂我曰叔勝自幼粗讀書欲揚名於世然今疾病甚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氣猶正吾死請擇二幼弟以敎養之無子孫則非善事也我聞雖慰之不覺涙下也少焉又曰吾死勿用浮屠禮儀又謂我曰曾子易簀者何謂哉我對

祭祀也家人皆往觀玄同獨留假寢環堵盜潛來狙刺玄同遂絕時歲四十八嗚呼命哉聞者皆驚且哀乃捕盜告官下獄磔裂之以狗于道路見者多莫不惡之者賊既就戮訖於是葬玄同城北山賀茂正傳寺內某地某處玄同有子二男二女長曰子足時纔八歲次曰某最幼其女皆當爲宜人焉玄同出入惺窩之門凡十有二年與余相識二十餘年其間余自駿歸洛自洛赴東武每余在洛玄同來問余亦時過嘗講通鑑綱目則應玄同之求也其餘設講筵時玄同常預聽余在武聞其訃不覺淚下嗚呼此人逢此不祥何也禍福前定乎期數不能免乎窮則變變則通若是之人後奈何可不通亨哉强爲善而已矣奈命何哉了卜請余記不已於是遂書以垂不朽銘曰

嗚呼生白兮居于吉祥之室萬軸牙籤兮常卷舒而佔畢何旻天不弔兮惡鼠盜之狂獝惟勉强而爲善兮天道其不可必嗚呼子德兮雖死猶生之日

寛永八年辛未仲夏日

林左門墓誌銘

子死不哭乃豺狼也不然虎狼有仁父子相親況於人乎於乎叔勝先我而歿悲哉孔門之無槨顏路之請車卜家之喪明延陵之三號古猶有之子今亦然我子左門姓滕氏林諱叔勝字敬吉產于駿府長于洛陽殂于東武爲兒不戲謔父母之命無不聽焉八歲始讀大學既而論孟中庸通習焉十歲我口授春秋左傳若干卷一過能誦於是兼讀五經十一歲遊東山讀唐詩蘇黃詩集及古文等又閱我家藏群書頗涉獵歷代之編年實錄通鑑綱目洎楚辭文選李杜韓柳之集且本朝之

事且寄以玄同平生數件其言曰玄同菅氏其號曰得菴字子德播州飾磨郡蒲田人也父曰道西移居姬路慶長六年辛丑道西登洛使玄同往備之前州岡山居三藏及九年甲辰玄同亦來洛時歲二十四就大醫玄朔學醫術歲餘載酒來問字於余余爲之講說諸書品藻人物余少玄同一歲交遊有日矣一旦相共招老浮屠乘阿聽其誦源氏物語乘阿者所謂三條家者流倭歌學有所自也至第十六卷余有事不果玄同後猶往聽焉十三年戊申余再遊駿府玄同初謁惺窩先生負笈往還其家富嗜書或市或寫每歲蕃舶載來群書及魁本乃至倭語書等大抵搜索而聚之殆及數千萬卷寅酉從事于書續孳孳不倦於是玄同爲人招之故解說者往往有之讀論語于松平尙舍奉御子本多甲州太守解老子于左門戶田氏說大學尙書胡傳通鑑于菅沼織染令不知其幾若干座也而或一二章或數十段有終篇有不終篇云玄同見惺窩後棄醫學慕儒風嘗丁母喪而悲歌余和而悼焉惺窩賡而慰之諸友弔者衆矣其書室曰生白蓋取諸南華瞻彼闋者之語惺窩爲倭歌幷序貽之玄同揭而常視當時醫家小生來學者不少玄同爲之敎授平素雖不筮仕而名聞於朝廷暨于遠方人或爲之先容則往見封君牧宰者亦有之防州牧源君治京兆玄同時時往候君聞其言談善遇之因撰稽古錄以呈之又有一鈔曰忠鏡錄依本多濃使君之求焉皆一小冊加寫倭訓便於初學其餘著述率此類也寬永三年丙寅道西嬰疾日久玄同侍側日夜不釋衣帶湯藥必自嘗而後進疾有少間其孝可觀焉五年戊辰六月十四日道西舊痾未瘳玄同晨省而歸是日祇園

難之於是水運不勞力不日材木悉達人皆奇之十六年了以請行舟鴨河乃聽之因自伏見河漕艑遡上流達于二條至今有數百艘遂構家河傍使玄之居之玄之男玄德嗣焉十九年富士河壅嶮舟不能行鈞命召了以了以有病玄之代行治水又能通舟三月始役七月成之聞了以病急告假玄之未入洛先二日了以歿實慶長十九年秋七月十二日也時六十一歲此年夏營大悲閣于嵐山山高二十丈許壁立谷深右有瀑布前有龜山而直視洛中河水流於龜嵐之際舟艑之來去居然可見矣其疾病時謂曰須作我肖像置閣側捲亘綱爲座犁爲杖而建石誌玄之等從其遺敎玄之錄其事以寄余請爲之記件件如右昔白圭之治水以隣國爲壑張湯之漕褒斜嶮巇不能通今了以疏大井河淪鴨水決富士川凡其所排通釃開則舟能行不臬其載人皆利之與白圭張湯所爲大異矣所謂舟揖之利以濟不通者不在茲乎宜哉垂裕後昆余與玄之執交久矣故應其請書焉且旌之以銘其詞曰

排亘川兮舟楫通浮鴨水兮梁如虹剏復鑿富士河兮有成功慕其錫玄圭兮笑彼化黃熊嵐山之上兮名不朽而無窮　寬永六年冬十一月　日

菅玄同碑銘

昔人有云漢祖忌栢人而全福征南惡彭亡而以生災豈幾慮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由是類而推之則匕首筑鉛不能中人其期數然乎魚刀暗矢亦能害人豈幾慮不至乎一盈一虛者天之時也一治一亂者世之運也禍福倚伏者人之變也吾於玄同蓋有所感且嘆焉其遇逢蒙而不過鉏麑也哀哉玄同已歿其弟仲菴了卜屢請余誌其

是自丹波世喜邑到嵯峨舟初通五穀鹽鐵材石等多載漕民得其利因造宅河邊居焉玄之嗣焉子嚴昭受傳之玄之能書且問儒風於惺窩滕先生有年矣一旦招先生遡遊于河上奇石激湍甚多請先生多改舊號其白浪揚如散花者號浪花隈舊名大瀨其齊汨環石者號觀瀾盤陀有石相距可二十丈猿抱子飛超其間者號叫猿峽舊名猿飛東有山岩高嶮有棲鶻之危巢者號鷹巣石壁斗絶貌如萬卷堆者號群書岩舊名出合此處有石似門廣五丈高百餘尺者號石門關有湍急流船行如飛號鳥船灘舊名鵜川灘隣於水尾世傳清和帝嘗來觀魚于此焉岸有山岩高可五十丈其下水平衡如水載山取山下出泉蒙之義號曰蒙山皆有倭歌在其家集惺窩所遊觀止此焉復有石方三丈許其面如鏡鑑於水崖號鏡石又有浮田神祠世傳邃古之世丹波國皆湖也其水赤故曰丹波大山咋神穿浮田決其湖於是丹波水枯爲土乃建祠而祭之以鋤爲神之主此神即是松尾大神也下此則愛宕龜山在左嵐山在右其勝區不可枚數十二年春了以奉鈞命通艇於富士川自駿州岩淵挽舟到甲府山峽洞民未嘗見有舟皆驚曰非魚而走水恠哉恠哉與胡人不知舟何以異哉此川最嶮甚於嵯峨然漕艇通行州民大悅十三年又命了以試自信州諏訪到遠州掛塚可通舟天龍河否了以雖卽漕盪然無所用故至今舟少方是之時營大佛殿于洛東大木巨材甚勞挽牽了以請循河而運之乃聽之於是自伏見里浮之河泝而挐焉了以見伏見地卑於大佛殿基可六丈卽壞其高爲是於卑處若河曲處置轆轤引起復浮水水平如地先是呼許呼邪者五丁憂之萬牛

已而爲之銘銘曰
千古佳麗名曰伊勢仕七條后侍宇多帝花晨月夕風前草際一心省躬六義應制行明同緣小町異世將復其衣無感我帨

慶安四年　月　日

吉田了以碑銘

古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嘗聞其語矣今有其人也了以叟其人歟了以姓源氏其先佐佐木支族號吉田者宇多帝之後也云爾世住江州五代祖德春來城州嵯峨因家焉其所居乃角藏地也洛四隅各有官倉在西曰角藏語在沙門石夢窓天龍寺圖記中德春子宗林宗林子宗忠皆潤屋也而仕室町將家宗忠子宗桂薙髮遊天龍蘭若嘗學醫術一旦從僧良策彥逾溟渤赴大明明人或稱宗桂號意庵蓋取諸醫者意也之義還于本邦其業益進娶中村氏以天文二十三年甲寅某月某日生了以諱光好小字與七後改名了以性嗜工役嘗雖志筮仕而未肯事信長秀吉矣及于前大相國源君之治世也而初出奉拜謁焉慶長九年甲辰了以往作州和計河見艜船以爲凡百川皆可以通舟乃歸嵯峨泝大井川至丹波保津見其路自謂雖多湍石而可行舟翌年乙巳遣其子玄之于東武以請之　台命謂自古所未通舟今欲通開是二州之幸也宜早爲之丙午春三月了以初浚大井河其所有大石以轆轤索牽之石在水中則構浮樓以鐵棒鋭頭長三尺周三尺柄長二丈許繫繩使數十餘人挽扛而徑投下之石悉碎散石出水面則烈火燒碎焉河廣而淺者帖石而狹其河深其水又所有瀑者鑿其上與下流準平之逮秋八月役功成先是編筏纔流而已於

聞以垂于不朽云

攝州伊勢寺碑銘

攝州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來武城時有言曰吾采地本州島上郡伊勢寺者俗傳伊勢舊栖也有祠有塔然古記亡失而不可知也寺傍有村號古曾部其南庭有櫻曰伊勢櫻人與花其名相稱乎頃得一古鏡于土中安知其不爲掩奩中之糚哉按伊勢者大織冠九世之孫式部大丞兼木工頭藤原繼蔭之女也繼蔭經歷伊勢大和薩摩隱岐之任當其爲伊勢守時誕之故號曰伊勢初仕宇多帝中宮温子所謂七條后昭宣公之女是也一日帝見其美召而幸之生行明親王因爲御息所醍醐帝養行明以爲子任上總太守階至一品伊勢善倭歌時人稱與躬恒貫之等相上下焉嘗記在五中將事號之伊勢物語行於世以爲祠花之艶麗宇多帝脫屣在亭子院伊勢出宮而居桂里然出入彼院中或應命以獻歌或自詠以捧之醍醐帝皇子著袴之時有婦人停車見山櫻之畵屏詔使藤原少將伊衡就伊勢題其詠歌伊衡歸奏之乃嘉之勅小野道風書其歌于屏上七條后崩後伊勢作倭歌以哀悼之聞者皆悲其不忘本也其平生之詠歌若干輯之爲冊號伊勢集今住持僧宗永有追遠懷舊之志而欲刻其事于石蓋取綺語之業爲佛乘之讃是白香山之遺意也倭歌者綺語也願余爲之碑夫古之婦人有碑也我邦蓋有之乎中華多載于古今之家集就中曹娥饒娥之孝也溧水貞女之節也皆有碑今伊勢以倭歌有碑乎古人曰倭歌者寫二南之風其詩本善事父母則倭歌亦宜然所謂化人倫和夫婦豈外求乎若夫浮屠之說非取云云也不得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三

碑誌下

鳥羽戀塚石誌

寛永十七年代永井日向守直清而作

鳥羽戀塚者文覺爲源渡妻所築也初藤盛遠眄彼婦而無道劫婦之母爲媒徑母呼而告之婦念不聽則殺母不孝聽則棄夫不義噫不孝不義吾生不如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一夕在閨新沐而臥者即是矣我開戸而待之盛遠約去婦還設酒與源渡相獻酬使臥於奥婦自沐臥閨夜闌盛遠果到斷頭持去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即爲僧所謂文覺是也其後在高雄遙望埋婦之處名曰戀塚世俗所傳蓋如此嗚呼婦孝于母義于夫節于其身雖丈夫不過此也長安大昌里之節女同日之談乎秦之懷清臺以貨准之漂母墓以恩胡地之青塚以怨何足比之哉曹娥之孝溧水女之貞其碑其名古今不泯此婦之名亦然乎彼之戀之者在色耶在節耶不可不擇也浮屠之有塔銘猶如碑碣也

銘曰

吁節婦兮惟孝惟義石可泯兮貞名不已

往歲賜長岡以爲我采邑其所隷之鳥羽里有戀塚古蹟有名而無表尋其所由而知文覺之發意聞節女之孝義不可以無表也於是刻石築塔聊記所傳

煎茶優游雲林以養病軀二十年癸未八月三日病而歿享年六十五號卽外懸壺刱飛鳥井亞相雅庸來駿府見昌俊所詠之倭歌以爲其中有秀逸歸奏備後陽成院之乙覽有旨曰如此之歌出武夫之口奇哉或問法橋昌琢曰當時能連歌者誰歟有幾答曰鎮西有某甲坂東有昌俊由是見之不啻聞於玄齋談于昌琢也平生所勤使然歟且又人每問本朝近世之兵覽卽善對流辯猶如今見其餘行業難以殫述與余有久要每晤語不覺日暮夜深也昌俊向淀余留東武雁去燕至書信無絕一旦聞訃哀淚如泉終天之別無奈之何秋冬之交有官事余入洛俊甫惠來寒温已告曰葬昌俊於山中請爲之碑銘會友人丈山翁頻勸之俊甫亦屢求不已余心許之未果仲冬歸江戶益請弗措雖曰至哀無文然義不克默遂爲之辭系之以銘銘曰

高氏分派曰佐河田乃祖勵武顯名東邊至於默
默攻城爭先夷于左股猶能周旋駿府江戶日夕
勉旃從主於淀恩着懸懸漸嬰痼疾致仕決然薪
里之畔水石之前草茅一宇歌詠幾篇秋菘可茹
春茶自煎造化爲戲終其天晴孝子泣血交友酷
憐爰述行業後世久傳

寛永二十一年甲申月日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二終

食邑於下野國足利莊足次郷早河田村早或作佐故以佐河田爲氏家傳所謂正平七年二月大將軍尊氏賜足利莊之大窪生河戸森小口四郷于高尾張守師業是執事師直師泰之族也貞治四年八月義詮使高掃部助師義擊信州賊時以高尾張五郎爲援兵逮于基氏之屯營鎌倉賜手書采地如故子孫昆弟相分采地立其家累世以仕鎌倉而有武名鎌倉式微之時去而潦倒赴州之佐野昌綱許居佐河田村歴六七世至昌俊昌俊幼往越後依長尾家將士水戸玄齋於莊内夙夜不懈養之爲子未弱冠使昌俊聽三郡訟議辯固當玄齋好倭歌學昌俊左側與聞焉玄齋沒其跡絶依是昌俊赴洛陽慶長五年庚子之秋大津攻戰之時昌俊先登合槍於壁上奮擊傷左股其後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聞昌俊名招之屢眷遇焉

故從之居駿府有年矣十九年甲寅之冬大坂之役蜂須賀阿波守至鎭來直勝營欲攻穢多瀨議曰九鬼長門守進兵於城側其去城幾許且自此至城途程之數沼川之深淺使誰人往見之乎昌俊進曰我請往視之直勝叱之昌俊頻請直勝許之昌俊乃渡葦原沼川迫到城畔與九鬼兵互通其言而歸詳述其程數與深淺且言曰九鬼兵相持於彼不得至明日也直勝又叱之少焉九鬼曳去且水陸之算皆如昌俊言至鎭擧酒甚感勞之元和二年丙辰直勝移家于江戸昌俊從行直勝不祿令嗣信濃守尙政遇昌俊益渥人多敬之寛永十年癸酉之春尙政奉　台命改下野國古河城增封城州淀城昌俊亦自江戸相從到焉十五年嬰恙致仕委家事于子俊甫結一第于薪里一休蘭若之側扁曰不二榜曰默默常愛山水晨昏

信吉也産于武州之中山小字菊太郎又稱左介後自號雅樂助北條氏殲後與照守共奉仕東照大神君夙夜不懈慶長八年　大神君張大幕于伏見城時列國牧伯士大夫悉輿至焉雖朔望吉辰之外然群士無日不拜謁也有盜伴爲見參者雜解已鉛刀潛換帶他良刀而去者數矣凡詣營者皆徹刀着座是法也人僉雖疑佐之不能知其主名一日信吉偵之捕盜急縛之以刀證之盜伏其罪　大神君聞而甚嘉焉由是其名愈顯十二年春　鈞旨爲水戸君之傅賜二萬餘石之采地水戸城在常州君髫年居駿府之邸故信吉往還駿常之間奉上接下頗有其義乎每常州有事則無小大以君之先容而信吉承　旨奉而行之家衆倚頼焉蓋以其義乎元和元年大坂之役大神君之旗皷發自駿府時命信吉謂君尙幼冲汝善調護之可以留守勿怠信吉稽顙稱唯乃退若非以其義何得蒙如此寄命之　旨哉二年應命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方君之就封而新營邸于江府側信吉每從事左右其遇信吉益渥不亦榮幸乎庶乎君臣有義哉寬永十九年正月六日病卒享年六十七嗚呼惜哉行將見有以其義乎哀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其卿之源崇院改諱圓心字道立令嗣從五位下東市正信正相承爲君之家長采地如故屢紹介請余爲其碑文余識信吉于駿府有素矣且以辭請弗措故義不克辭遂書

寬永二十一年八月日

佐河田壷齋碑銘

佐河田喜六昌俊姓高階出自高市皇子六世之孫峯緒承和年中初賜高階姓其後省曰高其先

戸元和元年大坂之亂府君奉命從廐橋侍從之列以發行寛永八年十月九日府君病終卽世年五十有九翌夜葬泉岳寺之高原背治命用儒禮不用僧儀衣冠刀劍有棺有槨圓墳高廣共若干尺栽竹樹以爲藩籬焉府君性仁而閑靖喜怒不見于外動止不滯于物平生嗜讀書手自鉛槧作爲文章一觴一詠終日忘倦又聚本朝之書記暇日綴倭語連倭歌可謂有文事有武備矣予交遊二十餘年莫逆于心嘗請予講周詩朱子集傳間歳而畢其餘來聽者數部或終篇焉或否焉府君又善寫漢字倭字頗有楷法其勢可以觀焉人或語及古今兵覽則告之詳矣然不問則不答有父風而不墜家聲幼事母孝終身不怠與人交未嘗有食言聞善則悅見惡則懼殆有恒者乎府君娶加藤氏有三男及女長曰重常次曰重次次曰重利重利先沒女適人有外孫初予問府君疾扶起謂曰請爲我記碑予諾旣而不祿予驚恐涙之無從也而將記之今嗣重常屢求不止於是遂書諸樂石系之以銘銘曰

吁嗟噫兮竹府君倏忽化兮乘白雲彼蒼者兮胡不弔使奪年兮捐同群石可泐兮名可久感平生兮于斯文

寛永九年六月九日

孝子左京亮重常建

中山備前前司碑

君公之子有傳也古今皆然傳者相也輔相之以義也水戸君源納言之傳曰中山備前前司信吉姓丹治氏其考助六郎家範事于北條氏守八王子城而戰沒時天正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僅四十三有二男長男照守自號勸解由次則

士重信爲名先登揮戟獲勍敵頸取義惟重授命
既輕伊人雖沒宛爾如生

正保四年丁亥五月六日

山口但馬守多多良弘隆建

竹中丹州府君碑銘

府君姓源氏竹中諱重門字以敬濃州不破郡磐手邑人也祖曰遠江守父曰重治所謂竹中半兵衛尉是也齋藤山城守道三領濃州時使遠江守居磐手城道三子吉龍吉龍子龍興相繼治濃在岐阜城重治亦居磐手永祿七年甲子重治生十九歲以有事故與其弟久作從者纔十六人襲岐阜重治短兵急接斬齋藤飛彈守城已拔龍興脫走其後還城於龍興逮信長公之入濃也重治屬之元龜元年信長擊淺井氏時使秀吉公爲江北之先登於是令重治從行因在其麾下時歲二十六明年夏六月姉川之役久作擊殺遠藤氏遠藤氏者淺井之猛卒也先是久作曰戰日可擊之果然人皆奇之久作弟與右衛門尉亦有父兄風病死于濃州大垣其弟彥八郎仕城介城介信長之子也沒于二條館彥八郎亦死信長沒秀吉修霸業重治軍謀密策知無不爲秀吉美之每事問重治所言多稱其旨重治讀武經七書其機變應時言則屢中不幸早卒于播州三木城歲三十六秀吉甚哀惜焉後或臨陣有疑事必曰設使半兵衛在我無憂也其思慕之如此府君七歲遭父喪閱月出見于秀吉而筮仕十六歲任從五位下列諸大夫秀吉捐館舍後姦邪亂逆有關原之軍府君此時歸正食邑若干戸子本州如故慶長十二年築駿府城府君亦預來予始邂逅欣然歡語而後恨相知之晚也十八年冬府君帥家屬寓居于江

改一家之訓規令其不磷不銷兮屹立樂石之嵎
龜

承應三年甲午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中務少輔藤原脇坂安吉立

山口豆州牧碑銘

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元和元年攝州大坂之役山口伊豆守重信與父修理亮重政共副別將井伊氏之先鋒到河州若江邊五月六日昧爽與寇相遇父子競進不避來鋭最初合槍短兵急接寇授其首重信亦戰歿從者共死時年僅二十有六可謂戰陣有勇乎嗚呼痛哉惜哉重信舍弟但馬守弘隆告之故如是且虆梩掩覆之後立重信碑于其死所其处多多良其氏山口重政娶源雄吉女誕重信于尾州清洲慶長二年重信八歲始拜　臺德院大相國因命更小字曰長次郞以仕左右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重信十五歲隨俗例初戎衣祝之也十四年十二月　命敘從五位下號伊豆守十五年秋於上野國賜采地十八年春重政有故忤　旨謫居武州入間郡生越龍穩寺重信從焉十九年冬聞將有事于大坂而父子欲往敢死到宮根關吏不許過焉乃歸寺重信又改名佯爲商旅經東山道獲赴大坂時業已和平復東行還寺及翌年之戰也夫如此則與身體不毀傷全而歸之者雖似有以異然戰陣有勇則不可謂非孝乎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良哉嗚呼哀哉惜哉其雅號曰傑山宗英居士呼置其小影處曰大雄弘隆屬余索書其事于石再三弗措於是爲銘銘曰

吁浪速城恃險聚兵義旗一麾厥角如崩有一勇

源氏等大底窺其蘊奥乗與連歌吟咏與賓友相娯因追素鵞之古事掲軒額號八雲其風流亦可愛焉嘗以余望之故被授古今倭歌集之秘笈其手澤尙新可最惜哉余亦依其請而講古文講南華復講日本紀神代篇口授職原鈔太守聽而不倦尤嗜書籍聚貯倭唐簡編甚多構庫以寘之細帙彙筥毎冊朱章以印之居則充棟宇行則汗牛馬或時唱諷謠度曲奏舞雖業其技優者有疑則有所就正焉或時招佳客高朋於茶寮湛素濤於甌底表清玩於牀頭其勝遊亦可想焉平生事上忠勤接下寛恕有文事則有武備故自身及家及國之道所到善遇所交有信加旃邑内之庶民皆懷其惠一家之遺愛不在茲乎承應二年癸巳之夏隨例太守赴信之采地方冬匕茵不佳令嗣安吉君告暇急馳行太守見君來甚悦傍賓不斯須離也有所識醫自東武到進藥然彌留未效執事聞其病亟而奉　旨遣官醫置郵往焉比至殆已屬纊十二月三日太守不祿于飯田城春秋七十東武信陽之間問者弔者絡繹不絶嗚呼哀哉惜哉遂葬于其邑之神護山長久蘭若太守娶石河紀伊守源氏女稱其所居曰慶光太守有妹適清水谷藤亞相有弟曰安方筮仕　幕下於是安吉君不堪悲慕愼終之至請碑銘於余以久要不可忘故粗記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惟夫關原之軍兮偉哉見幾而隨時復難波之役兮扈從于我義旗賜萬戸之食邑兮煥乎武門之楣守信陽之飯田兮金爲城湯爲池乃武備且好文兮謂之安不忘危其陪侍于武營兮清談潤而露滋吁如何不淑兮棄世而永別離以老成人之多技兮當芳聲之不朽固宜惟令嗣之孝思兮不

五年迎豫所留妻帑于東武十九年冬大阪亂太守蒙台德大相國命與藤堂高虎共前驅到攝之活玉邊而屯之元和元年夏再叛亂太守從麾下與土井大炊頭利勝共到天王寺進而環攻之安治有弟曰安景從伊達陸奥守到道明寺得敵首二而遂戰死此歲安治謝病太守承家三年受鈞命自豫移信賜伊奈郡五萬斛居飯田城又於上總國一宮領五千石時時伺候營中屢蒙眷遇與士大夫更事者同陪顧問芳談之席其令聞藉甚人皆羨焉寬永十三年季冬六日朝鮮國王使任絖金世濂黃㦿來聘從者四百十九人到東武寓之本誓寺太守承大猷左府之台命與安藤右京進重長同爲館伴且掌其事彼三使及學士譯者等共悅其懇悃是月晦日朝鮮信使等發東武歸十五年九月命太守往守駿府城勤警惟愼

明年十月歸東武拜謁甚遭慰勞正保元年四月命太守以護常州下館城勉而忘勞間歲而歸以倭語作其番中之日記讀者怡悅焉每歲勅使來府賀年甫或有時執柄家大臣或親王法親王參府也數矣其間會仁和寺法親王來令太守爲之護侍會詔使三條西前右府日野前亞相來太守爲之監事會菊亭前右府飛鳥井前亞相來亦太守爲之役會淸閑寺前亞相來亦太守警衛焉三條西等皆武門之傳奏者也若或詔使自東武詣日光山則太守亦行焉其往還信宿之際雖多劬勞破費晝夜莫歎其奉上之志可以勸焉太守弱冠習射馭好相馬廐有神駿磬控田獵能中有獲且學劒術發鳥銃又問禮式于小笠原某頗知從宜之趣既而慕古之武人勇士善詠歌於是聞倭歌旨于有識者得其風體所謂古今倭歌集伊勢

役戰歿葬之洛之花園隣華院考安治小字甚內幼童有膽氣仕于豐臣秀吉公世所稱柳瀨七本槍其一也秀吉感書見今猶存焉天正十三年秀吉掌關白職敍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食邑淡州居洲本城其初單騎攻取伊賀國也先登于志津嵩也西從軍於筑紫與島津戰也從東擊北條時率舟師也受命遠略朝鮮日監蒙衝爭進擊獲虜艦多生口首級且逆大明兵戰破之也數回戰功居多秀吉甚褒賞之其履歷詳在家譜及碑詞中慶長二年八月十五日　東照大神君賜手敎于安治勞朝鮮之久役嘉其勇進無比戒以無怠規以無恙待以歸國之不遠安治在異域拜命之辱三年歸自朝鮮加賜封戶若于八月秀吉薨五年正月　大神君命安元授從五位下任淡路守是歲石田三成等叛京畿騷屑西川有應者

大神君發自東武江戶以征之安治在大坂遣太守往赴焉道難不克往潛通行李獻狀東武而自江州還八月朔賜報書於太守謂省狀聞其懇情雖欲東然以京洛紛擾故還自路宜矣父子僉肯議所為固而毋監入洛孔邇可以安慮仍令城氏某告之故畧焉既而　大神君率諸軍到濃之赤坂九月十五日太守父子發向奉屬焉關原一戰三成崩敗於是拜謁　大神君于膽吹山下被勞之即使攻江之佐和山城是三成兄木工助所據也十七日諸隊引兵圍之太守父子急攻壘南日當午遂拔之捕木工助所率津田某上野某伴某共親子等十四人遣告城氏某以獻又命使守大坂川口檢候西海船所往還也六年太守始來于東武奉仕　幕下十四年九月有旨自淡州移豫州賜嘉多浮穴風早三郡內五萬三千五百斛十

月二十二日秀吉賞之加賜三千石八月秀吉薨五年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謀反　大神君發自東闕征之安治遣子安元往東闕身塞不果往潛通使于東武安元自江州歸大坂八月朔　大神君賜報章于安元謂安元父子善相議無盬可也邇日入洛勿勞緬懷既而　大神君立幟標于濃州赤坂安治安元到濃之山中以奉屬焉三成關原敗北後安治安元拜謁　大神君于膽吹麓乃承旨攻佐和山城三成兄木工助所守也十七日諸士圍之安治急攻城南日中城遂沒捕木工助臣上野先著父子伴喜左衛門父子等十四人以獻大神君勞之且使安治護大坂川口檢西州舟所往來也十四年九月有旨改淡州賜豫州喜多浮穴風早三郡内五萬三千五百石元和元年讓食邑于安元三年老于洛陽西洞院私第寛永三年八月六日病卒享年七十三葬花園之臨松院令嗣從五位下前淡路守安元追慕之餘孝思之至請書其事且申之以銘系焉銘曰

嗚呼中書君兮野則戰城則攻日夕驅馳兮有勞有功爵祿漸進兮武業復洪方博陸之擊鯷壑兮君遊虜之彀中駕我蒙衝兮呵彼鯨風振旅而饒歌兮賜采地于淡以賞其忠惟夫關原之役兮思服于東桑域混一兮四海會同改淡而就豫兮食邑加家有豐本支繼繼兮百世千秋永無窮

寛永二十年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前淡路守藤原安元立之

前淡州刺史脇坂藤亨碑銘

前淡路州太守藤原姓脇坂氏小字甚太郎其諱安元其字亨江州北郡脇坂莊人也因氏焉祖安明號外介永祿十一年織田與佐佐木觀音寺之

造巨舟急擊之可以破虜也距加羅島八九里乃各繕舟五月又議曰裝諸舟一處可也加羅島便于運舟勿侮之我只不失叙鳴鼓擊鉦吹大螺以競出且約曰齊伐勿先衆而進七日七日夜參半衆赴加羅島高虎嘉明先行取虜船安治諜者馳告驚其不告而先卽奮發急騁黎明逢嘉明共爭進取船旣而我舟軍大來捕數十艘其餘虜船悉敗奔我兵追擊者猶有之安治從者脇坂角兵衛布施集人太井次大夫三宅莊介水野加右門衛等皆勵其勞安治所斬獲虜船凡十六艘事達于秀吉小西攝津守行長福原右馬助亦書其狀告其戰功抽衆八月十日秀吉悅而賜手敎以慰之是月十五日　東照大神君遙寄印書于安治謂風聞擊取朝鮮番船其劬勞無比其令聞無隱寔大慶也猶勿怠矣歸朝之時可以面展其後大明召募漢南卒五十萬以援朝鮮保于泗門九月十五日我諸將水陸皆進四羅改之月色如晝安治謂高虎曰嚮晨彼愈固守乎功難成也不如乘月明先入發鳥銃于城中擊其不意高虎然之共大鬨踰隍壕緣石堞虜大驚射箭投石壘峻不克乘安治與高虎共謀掛梯競攀聯屬急擊虜兵騷亂三面聞之爭躋以攻城遂汲逃者萬餘人死者二千餘人安治所斬殆五百餘人諸將分兵逐擊殺萬餘人皆劓以獻秀吉安治所獻二千餘鼻又聞加藤肥後守清正據蔚山砦大明兵數萬來圍之十二月諸將欲救之安治犯風雪馳赴西生浦三年正月二日安治與蜂須賀家政同到蔚山四日諸方援兵與清正共應內外急擊明兵敗走追北二里許多得首級安治從者脇坂角兵衛福原平左衛門三宅莊介等獲虜首爾後安治號日本六

羅島敗欲雪之一日見虜諜船來乃騁行取其船及其將斬獲多矣二年春安治嘉明嘉隆屯於熊川日夜與虜船相持火箭砲石交發不止三人共談曰彼巨艦進退不便我泛輕舸繫長繩纔而取之二月二十一日虜船進來安治馳以絓之將乘嘉隆亦來懸繩以爭取之安治揮槍大呼曰斷九鬼綱時三宅庄介之童松千世歲纔十七拔刀截嘉隆繩安治遂取其巨艦安治與嘉隆欲相鬪不果此時虜自船底發矢我兵多被殺傷嘉明亦競進得別取敵船速報捷于秀吉而安治嘉隆爭之安治遣脇坂角兵衛詳述之早川主馬首來見之歸告秀吉於是審知安治爲先驅乃賜書以嘉焉其後安治屢擊虜船而退之以得勝利十一月十日秀吉復賜書有謂前日獲虜船其勞可賞矣自今彼縱來逃不可拒之于陸路只護我舟固我寨壁勿輙出戰也守熊川之舟下碇勿動其餘皆使水手等弛息須卑其粮而支給鳥銃藥玉配附遣之可以取也勿妄發散各蓄粮隍壁愼勿倦焉自釜山浦至王都道中所有諸寨能修治勿使我軍道梗明年我率舟師欲航海各宜竢焉鏖鮮虜屠明兵致平均何難之有又有令曰海畔所營諸寨莫使破壞水路將士當守安骨浦而輪番之安治嘉明嘉隆可相更也共探鬮安治當焉嘉明嘉隆歸日本明年春嘉隆到安骨浦安治歸日本翌年安治又赴安骨浦各在陣寨不與虜相戰漸稍安靜飲酒喫茗謳舞以送日而已慶長元年安治歸朝二年四月又浮海虜船數百艘出自對馬島釜山浦之間張防禦之勢會大風虜退于加羅島我舟亦被浪激漸着釜山浦經日藤堂高虎與安治嘉明嘉隆相議言加羅島虜多來銳我輩入熊川

後薩州遂降十八年秀吉東略相州小田原擊北條氏政及子氏直安治引水路兵自駿州淸水浦艤行攻豆州下田砦放火城畔民屋時秀吉圍小田原招安治故構屯營令長曾我部元親守之安治嘉明嘉隆駕舸赴小田原發佛郞機巨銃以射城中秀吉聞下田請降即命安治往取城逮于北條氏出降而安治與片桐直盛禁士卒之狼藉文祿元年秀吉憤朝鮮不庭欲伐之令安治嘉明嘉隆率舟師四月安治涉釜山浦進赴其王都虜兵多來遮王都釜山浦往還之道我兵多死傷安治等相謀新構營砦使脇坂左衞門某渡邊某及卒三百人守之六月虜兵數萬人來擊甚急安治發王都遲明馳行虜在高嶺安治擧旗于蔭以山岡某爲前驅一騎出後一騎又繼不敢亂列故虜不能進左兵衞渡部見安治來援乃出衝虜虜辟易安治麾士卒大呼夾而擊虜遂敗追北捕二百人得首一千級梟于城下片桐某藤懸某見之稟秀吉秀吉甚賞之安治聞虜船在加羅島而與嘉明嘉隆速到熊川秀吉賜書美其勞示其誨一旦安治到加羅島傍虜船五隻來前安治發鳥銃虜退安治逐之三里許虜反到廣處他船同馳至裹安治舟而射之安治少退虜大出矢炮下如雨左兵衞渡邊等死安治殆危矢中其鎧僅脫歸金海其殘兵二百餘人逃于一島不知安治所在嘉明嘉隆聞安治不利欲救之見大敵而皆還安骨浦虜船尾之相戰于海上安治士卒逃海島者乘桴將登陸虜聯十艘許圍之故不能登自採松花海藻以食殆十三日伺虜去虞恐我蒙衝到而即皆退安治兵被射殺者可十餘人其餘多得生還金海秀吉聞之使藤堂高虎涉海諭安治以手敎安治恨加

槍刺敵安治在其中柴田敗崩秀吉大美之賜手書于安治因領采地三千石十二年平信雄使瀧川雄利之子質于秀吉命安治守之既而信雄與秀吉構難雄利使誘安治曰質子母疾病請少時相見安治不覺其佯而遣之雄利挈帑奔入伊賀上野城秀吉問質子焉在安治告之故秀吉怒安治切齒曰我速到上野城而死而已秀吉叱曰彼衆汝寡何得當瀧川乎汝其叛我也安治流涙曰受恩年久何有狼子之心乃以母爲質急出從者二十騎到伊賀密告國人曰今承秀吉之命來擊雄利父子卿曹努力必有賞從之其夜襲上野城雄利等驚逃于伊勢安治以羽書白之秀吉甚悦使山岡某勞之又使增田長盛謂安治曰伊賀國事汝宜按撫愼勿怠安治屢告國事秀吉再賜書教諭之安治察國人善惡且收租税以漸治十三年五月賜食祿一萬石于攝州能瀨郡七月秀吉掌關白職時授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八月秀吉使安治改能瀨而食二萬石于和州高取十月又改高取赴淡洲加賜三萬石居洲本城十四年秋秀吉遣兵擊薩州州主島津義久拒之安治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信親加藤嘉明大友義統等共先行與義久弟家久戰于豐後之境信親死秀久義統敗走安治嘉明猶挑而不退秀吉聞而褒焉以賜諭書十五年安治聞秀吉西巡而運粮於日州臼杵壘爲之備秀吉悦焉復賜書令黒田孝高胥議之三月秀吉遂到筑紫四月攻岩石城安治早進果城陷又進兵入薩先高城郡圍平佐城安治嘉明九鬼嘉隆爲舟師之先登均進着隍河安治將昇壁時城主桂氏出質約和既而秀吉堅旆于薩之千世川安治嘉明嘉隆監其梁橋其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二

碑誌中

朝散大夫中書少卿藤原脇坂君碑銘

大夫姓藤原氏脇坂諱安治天文二十三年產於江州脇坂莊因氏焉考安明永祿十一年沒于觀音寺軍翌年明智光秀奉平公信長旨攻丹波與赤井直正鬪時安治歲僅十六追城下獲首及鎧刀是歲始謁豐臣公秀吉於江州淺井郡元龜元年秋信長有事于攝州不利秀吉聞急自江州馳赴攝州令幼弱者留不從行安治不聞令而潛從秀吉怒後稍解乃賜馬天正四年信長築壘于江州梁山諸士皆獻石丹羽長秀監之安治會長秀僕夫群集運秀吉所獻巨石曰是何汝石哉盜也即拔刀斷其繩監吏駭恚欲兵之安治鬪走之且拏吏以爲質秀吉聞而不平長秀來謝於是寬安治而賜米一百五十石六年播州別所長治据三木砦不順信長使秀吉往擊之一日出赤幌書輪違示衆曰有欲之者則畀安治徑進請曰必不可汚幌直到砦下得敵首秀吉嘉曰他後宜以輪違爲汝服器紋又神吉民部某與長治共應故秀吉環而攻之安治先入中鳥銃碎其胄殆死宇野氏扶起將退安治曰小疵也何傷耶乃俱進遂登秀吉以軍繼來遂拔神吉城十一年四月秀吉率兵與柴田勝家戰江州志津嵩梁瀨纔七騎競進握

改直清長岡更賜攝州高槻城愈增封戶且令移長岡屋宅於高槻余嘗應日州求而作居士碑銘其雄偉之盛雖顯著于世而猶欲其智名勇功傳于不朽也今復依信州請而作石表詞亦庶幾乎昔唐韓愈誌太原王公墓而又作神道碑文宋蘇軾書司馬溫公行狀而又製碑銘余素雖不及其萬一然居士之名也無涯而吾筆也有涯以有涯之筆欲記無涯之名雖韓蘇無奈何耳而今所刻石堅而不磷可以無涯遂系之以辭辭曰

惟昔社田所賜報先志之無貳彼中流之一壺幸大濱之所咽小牧之獲雋力鎗鳴于鐵騎關原軍大坂役在隊長出其類笠間隍古河壘共據金湯之要地懿哉孝子友弟增封祿以繼嗣其忠勤之不已守淀城而登四位既殿于此一邦況經之以五事常憶安不忘戰倉廩實而多利器嗚呼積善之家慶世世繩繩有武備

慶安二年龍輯己丑某月某日

從四位下永井信濃守尙政立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一終

年仲夏大坂城陷豐臣族滅矣凱旋時有戒命沙汰衆隊賞有功罰背法而其士之屬居士者任其進止以定功罪官令無論居士之名彌藉甚元和二年初夏　大神君棄群臣矣居士自駿府到江戸陪仕　台德院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增食邑五年夏　大和國在伏見城福島正則拘留江戸以其違制修築廣島壘故令山陽南海兩道牧司以收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馬守安藤重信與居士往諭示正則家臣留守廣島三原者其軍裝雖無敵于前然有備不虞也留守恐而伏從乃取兩城收二州而還正則罪所不赦然以關原軍勞故滅一等竄於越之後州八年賜羽州最上郡于鳥居氏其舊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野介本多正純及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城會正純有罪時單使二人持符馳來密告居士及鳥居氏以旨督過正純左降于由利是年命居士改笠間賜總州古河城益加采地然常侍江戸毎斷訟於廳居士預聽功名愈顯恩遇尤渥寛永二年乙丑季冬二十九日病卒時歲六十三

大相國甚哀惜人亦皆怨慕之葬于古河永井寺嫡男從五位下信濃守尚政嗣封益揚家聲預聞政事有年矣十年季春今　大君幕下更改古河賜城州淀城所增其庾維億尚政弟曰直清叙從五位下任日向守賜城州長岡邑以加其祿次曰直貞任豐前守次曰直重共叙從五位下信州長子尚征承乃祖之號曰右近太夫次曰尚保共授從五位下次曰尚庸幼奉仕　大納言家好聚群藉且讀兵書尚政往還武州城州之間或連年或間歲皆莫不承旨正保元年仲冬二十三日授從四位下且賜暇拜命辱而還淀城慶安二年孟秋四日

手自執箸配肴菹居士在其列既而　大神君入洛公亦到洛勸　大神君遊覽泉南翌月明智光秀弑公京師騷亂　大神君聞之欲誅光秀而聽家臣諫悟時不可而發泉堺過伊賀聞路多群盜而自伊勢乘舟著參州大濱直吉以舟迎之即入其宅因獻膳且令從者憩休焉　大神君嘉之直入岡崎城是行居士不離其左右浹旬後光秀被戮十二年季春信長子信雄與豐臣秀吉公構難秀吉將擊之信雄據尾州清洲城請援兵
大神君以信長舊交故聽之秀吉使其將池田勝入以還兵攻尾州抗犬山城　大神君引軍救之與信雄共在小牧山居士從行秀吉既入犬山孟夏九日密遣勝入同行襲參州　大神君聞之即出小牧山邀勝入戰於長久手居士握鎗突出刺勝入獲其首敵大敗北時居士年僅二十二人皆尙其勇勝入者秀吉之驍將也以勝入所帶劒曰篠雪者賜居士其劒今猶在焉居士之功居多矣孟冬秀吉憚　大神君遂與信雄講解而去其後
大神君之家臣若干敕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若他列國老敍位者罕矣文祿元年秀吉擊朝鮮聚兵于肥州名護屋　大神君往會一日秀吉詣
大神君營見居士曰彼何人哉左右對曰永井右近者也秀吉曰取勝入頭者是乎僉曰然曰嘻壯士也聞者皆羨之慶長三年仲秋秀吉公捐館闔國兵政悉入　大神君之掌內五年秋石田三成作亂　大神君自將伐之使諸將先驅大戰于濃州關原三成等就擒時居士列于隊長逮於
大神君之制闔外也令居士尋訪前代柳營之儀式故事于細川玄旨乃繕寫呈上是爲其隨時宜沿革故也十九年冬大坂之役居士亦爲隊頭明

正純罪狀左遷于由利是年命居士改笠間賜總州古河城彌增采地然常侍江戶有棠陰聽訟則居士預會焉功成名遂恩眷尤深寬永二年乙丑季冬二十九日嬰病不祿時年六十三　大相國甚哀惜時時及此焉世人亦多悲慕之葬于古河永井寺長子信州太守尙政嗣封益揚家聲預聞國政十年春三月今　大君幕下更改古河賜城州淀城復益其祿且以城州長岡賜尙政之弟日州太守直淸以爲食邑直淸久事　幕下夙夜不懈常被親近眷遇日厚是其恩賜之榮盛而居士之餘慶也嗚呼懿哉今茲臘月者居士之十三回忌也其追遠之情不易言也唯恐居士威名勇功雖顯於當世不垂於無窮故欲刻樂石而遺芳躅於是求余蕪詞余曾識居士久矣又於日州猶識韓也故不能固辭遂爲之辭系之以銘銘云

永井家譜大江之後赳赳武夫在君左右弱冠擊敵于長久手短兵急接勝入授首富父舂狹關羽斬良昔人稱美今復見剛關原之役大坂戰場有隊有旅之紀之綱笠間古河食祿數萬鎭于一方賜以鐵券偉哉將種天使滋蔓龜趺載名百世傳遠

居士卒後十三回寬永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從五位日向守永井直淸立之

右近太夫永井月丹居士石表詞

居士大江姓永井氏直勝其諱也以永祿六年癸亥歲產于參州大濱邑祖廣正嘗通志于贈亞相源君廣忠故食大濱邑上宮社田考曰直吉嗣焉居士少仕　東照大神君經歷參遠二州之天正十年仲夏　大神君赴江州安土見平信長公公甚悅慰之享之特請從者數輩于別席飲食之公

十二人皆服其勇勝入者世所謂驍將也居士之功於是爲多矣冬十月秀吉畏大神君遂與信雄和平而去其後 大神君之家臣若干勅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其他列國老叙位者鮮矣文祿元年秀吉擊三韓集群國兵于肥州名護屋大神君往會焉一日秀吉詣 大神君軍營見居士曰彼何爲者衆曰永井右近者也秀吉曰取勝入頭者是乎衆曰然曰嘻壯士也聞者皆歆羨之慶長三年秋八月秀吉公薨闔國兵馬之權入大神君之掌握五年之秋石田三成叛 大神君自將討之使諸將大戰于濃州關原戮三成等時居士列于隊頭逮 大神君之開幕府也遣居士就幽齋細川玄旨尋前代柳營之禮儀故事蓋是欲損益隨時也十九年之冬大坂之役居士亦爲隊頭明年夏五月大坂城陷豐臣氏殲矣凱旋之時有旨減否群士沙汰諸隊功過已證賞罰固當而獨屬居士者進止唯隨其意而定之官命令無論焉居士之名於是籍甚矣元和二年夏四月大神君即世居士自駿城到江戸仕 台德院殿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加封戸五年夏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島正則留滯江戸以其違國法修築廣島壘故命山陽南海兩道牧守以其衆收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州大守安藤重信與居士往諭正則家人留守廣島三原者其行裝所謂受降如受敵也留守懼而從命乃取兩城收二州雖正則罪不可原而思關原軍功減一等放于越之後州八年以羽州最上郡賜鳥居氏然舊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州別駕本多正純及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城會正純有罪於是單使二人聘來密告居士及鳥居氏以命旨數

大白髭矍鑠來謁於 神君 神君欵語或道舊或說武事不言其他今依令嗣豐牧請其碑不止而追思之則若再見其人乎庶幾正重之勇名今嗣之孝思永垂後昆久傳不窮縱使此石磷而其名存也經曰揚親之名者孝也惟孝施于有政令嗣之家政可以益修也銘曰

攻城野戰武人所爲猛氣之勇如虎如羆勇功無怠芳名可遺內省不疚理義在茲夫惟謂之進退適宜吁居士而有靈要使黃壤須知

慶安二年己丑七月三日

孝子從五品豐前守正貫立

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碑銘

居士姓大江氏永井諱直勝產于參州時永祿六年癸亥之歲也自幼筮仕 東照大神君經歷遠參二州間天正十年夏五月 大神君到江州安土謁織田信長公公甚欣賞之治具盡禮特請家臣數輩于別席設膳公自以箸配肴蔌居士在其列既而 大神君入洛公亦到洛在本能寺公勸 大神君遊覽泉堺六月公爲其下明智光秀被殺京師大亂 大神君聞驚慮道梗不利而欲東歸乃發泉堺經木津過伊州自勢州駕舟而入參州岡崎城是行也往還居士不離左右過旬後光秀伏誅十二年春三月信長之子信雄在尾州清州城與豐臣秀吉公有隙秀吉將擊之信雄請援兵 大神君以信長舊好故許之秀吉遣其將池田勝入以突騎攻尾州拔犬山城 大神君率兵救尾州與信雄同屯小牧山居士從行焉秀吉引大軍入犬山夏四月秀吉謀密使勝入自間道襲參州 大神君聞之潜出小牧山逆勝入戰于長久手居士執楯奮擊縱勝入得其首敵大敗走時居士年二

賴自甲州率數萬兵到參州長篠正重從　神君促攻疾戰破敵得首級其後正重去而經歷他邦凡所至人聞其名皆相眷遇六年戊寅七月十六日羽林平信忠攻播州神吉城正重屬瀧川左近將監一益爲隊長先驅勵衆遂拔城十二年甲申九月十三日前田筑前守利家使其家臣奥村伊豫守居能州末森城佐佐內藏助成正引兵來環而攻之利家及子利長救之正重屬利家爲隊頭執鎗先至擊却佐佐兵十五年丁亥四月朔關白豐臣秀吉率諸軍西討攻筑紫巖石城正重屬蒲生氏卿爲其列長前進追城衆爭發遂陷之慶長元年丙申正重還諸伏見城拜謁　神君神君曰我不見爾也久矣何之哉正重伏拜以謝焉五年庚子之秋石田三成等謀反陣於濃州關原正重從　神君稟旨以撿諸卒十九年甲寅十日在駿府時有攝州大坂之亂也　神君以正重勇而更事故遣之江戶陪待　台德幕下人皆欽羨之此冬幷翌年夏從　幕下馳騁戰地撿察群卒能得其所宜元和二年丙辰七月　幕下以總之下州相馬郡中一萬斛加賜於正重正重自歲十六至七十一處處戰功屢先登且殿且首級不少三年丁巳七月三日病歿於私第歲七十三改名道喜其墓院號正重即用其諱也顧夫佐渡守者　神君台德二氏之國老也閫國倚之正重連棠棣之枝上野介者　神君之執事而專者也諸侯畏之正重同叔姪之根誠是名下不虛況又有餘勇乎其履歷轉從於群國雖多年然不忘本也　神君亦懷舊不忘之也方其歸來君臣上下之際如故奚知不如文皇使英公仕於太子哉小大雖異意氣相似歟余嘗侍讀於　御前時偶見正重形貌長

謫處寬永十四年三月十日正純卒改名常心春秋七十三正重男豐牧正貫請余爲正信碑詞弗輟正信父子皆余之曾所晤語也不可不道舊也於是誌之且系之以銘銘曰

公侯腹心兮邦家所存佐州斷金兮上下交敦敬如履臨兮老蒼不昏惟肯傳巖之霖兮何不良于乃言憂世不忘黎黔兮黽勉侍于兮門旣扶植子士林兮本枝豈不騰茂于後昆

慶安元年六月七日　姪本多豐前守正貫立

本多道喜居士碑銘

居士姓藤原氏本多諱正重假字三彌自呼左衞門尉參河國產也本多佐渡守正信之弟而上野介正純之叔父也譜稱其先出自右丞相藤原師輔十二世孫曰助秀徙居豐後國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將軍源尊氏賜尾州橫根卿粟飯原卿其六世孫忠正移居參州忠正及子正定等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清康子贈亞相廣忠贈亞相者　東照大神君之顯考也俊正者正重之父也永祿十一年戊辰十二月十五日駿州主今川氏眞使朝比奈備中守據遠州懸河城　大神君屯於入山瀨進圍之正重從之先登始合鎗衝敵斬甲士元龜元年庚午六月十八日江州姉川之軍正重從　神君與淺井氏朝倉氏戰前至接鎗却敵得首級三年壬申九月二十五日遠州一言之役　神君使正重屬本多忠勝爲後拒甲州人欲競擊之正重整行伍且禦且退敵不能尾焉其冬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州人到遠州三方原九隊群列正重力戰突其七隊斬敵卒正重身被四疵又遠州二役之戰正重殺獲甲州人新村某以揚勇名天正三年乙亥五月二十一日武田四郞勝

之軍忠純與敵戰天王寺邊得首級二百十七幕府賞賜加下野國皆川采地一萬八千石與舊合二萬八千石正勝亦赴天王寺前進擊敵而破之其所騎馬首被敵人截正勝乘他馬復攻入焉政重者爲加賀國主之先驅擊大坂兵追北以崩之國主悅之與礪茶小壺以褒之其壺來自中華者也正信弟曰正重小字三彌勇名藉甚別有碑銘在焉正信之於　兩大君有此君則有此臣其諷諭忠告所謂鴻翼水魚之譬乎其咨詢謀諫與國政于涉者所謂水石人鑑之比乎誰謂君臣不相知哉正信以元和二年六月七日病終于家自公薨後纔五十日也歲七十九改名善德詩云君子偕老貞女之事夫猶如忠臣之於君歟取詩之義其如此乎又云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良臣之意何怨之有又云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棊宰合體是

惠而好也死生前後僅半百日是同行同歸也曁公之棄群臣奉遺命送　靈轎于駿之久能山使常隨小臣數十人舁之正純等著芒鞋奉從之道中渴密不諱每舁者息肩正純踞白某等扈從到一處又瞻仰　靈轎據地曰某等在斯從者皆呑聲入山裏事畢其如事生事存亦臣之愼終也而後正純自駿府來仕　幕府駿府所有重器寶財幕府不取秋毫皆分附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時遣使勘授之正純奉　幕府命往以監之以正純意而所配賦三卿之外納金銀等百數十萬兩于久能山庫蓋備它日之國用也元和五年賜下野國宇都宮城及佐野幷江州之内總計十五萬石於正純正純聞政執事殆二十三年矣得君其專也行政其久也功烈其顯也父子之芳聲聞於無窮不亦偉乎八年忤　命左遷由利正勝先卒于

營禁錮終身於其家使青山内藤得不死者正信之心計也其餘事秘世不知之亦居多　公之於正信所善遇如賓友故呼　公爲大殿呼　幕府爲若殿其質樸木强若稱君實而不稱司馬相公之類歟正信善接人上下相通内外交和故諸州之牧司及郡吏群官皆倚賴焉况麾下之諸士乎慶長十九年冬攝州大坂之役　兩大君率諸軍以行其城以天府故圍而不攻有蟻附不能拔之慮故　公任彼所請以許和平正純豫聞此策相約自某壁至某壞之自某隍至某塡之既和而後使衆埋之隍之大坂使价來曰所破所夷既過於約正純在軍稱病不敢答使者屢來頻請正純在帳内稱熱大發遂不出見使者既而累日諸軍多集劚壘掩藁僅所存本城而已於是正純歸洛翌年攻擊時城早陷者以此也夏五月將進戰正信

一日諭衆曰勝敗不可知者軍之常也人皆無懼不虞戒哉我　幕府之家督　竹君留守江戸重於磐石卿曹妻孥皆無它必勿畏由此人心不動方戰日或人有妄言我後軍崩者人皆相驚正信大呼曰前驅勝則善莫顧我後往哉進哉衆聽此聲稍定遂大克之正信筮仕以來殆五十年其間執國政十七年始終勤仕至老不怠其暇跨馬臂蒼出見民間有循吏之風　公甞欲加賜正信食邑辭曰我不有攻城野戰之勞大旆到處先行者人多而可也今老矣唯扈從　公之左右不可先行且依厚惠而身不窶不少事則增封不可受也故僅二萬餘石而已賜正純以下野國小山邑及江州中之采地共三萬三千石正純弟曰政重號安房守在北國次曰忠純號大隅守仕于　幕府正純有男曰正勝號出羽守皆叙從五位下大坂

純館以守之既而以三成授奥平氏遂梟其首此大敵之渠魁也然正純預此事其所委任可以見焉故諸將群士皆莫不屈膝凡諸方欲謁　公者洎有所告愬者皆豫告正純而後獲達之故與正信齊名在武門父子秉柄雖細川賴之賴元之爲管轄亦不能過也而衰白盾日有分歟以人之所愛畏而見其氣象　公遊豫於京洛東關之間莫非事矣問民苦亦在其中每冬獵武相間正信自江戸來晝夜侍於狩處　公酷嗜放鷹蓋不忘講武也原野有厲禁故　幕府尤謹使護先　公一朝出見厲禁界有張蹄挾黐枝者曰是誰所爲土人對曰青山播磨守忠成内藤修理亮正成所許也　公甚怒曰我遊獵之場彼等私恣掛蹄網引黏繩何哉　將軍不知之歟何至于斯哉嚙爪不止忠成正成者調護之臣也　幕府大驚不識所措將誅二人且告阿茶媼以窺其趣阿茶白曰大樹甚惑使老婢以問安否其意議二人罪也公默然阿茶退而憫之　幕府召正信問如之何答曰　君以孝故受闔國之讓掌征夷大將軍之職大殿之恩亦深矣大殿若令　君棄國則登時爲匹夫以避之復是大殿之命是聽而已況青山内藤已忤其旨罪不可逭也　幕府甚憂之正信曰請試詣大殿以伺其色乃往焉　公聞其來而召之少選正信惆悵白大可畏也　幕府聞大殿督責青山内藤而大忿欲斬二人亦可哀焉吾耄矣在營下若或有微罪忍不獲免不如避之往侍大殿之側以終老死願得全首領也在營下甚可畏也言未已　公心忽解曰　將軍所言其如是耶即喚阿茶曰爾早告　將軍勿殺青山内藤阿茶急使人以白之　幕府大悅不誅二人然不許入

其爲主者獨　公而已然則三成爲公敺諸將猶獺之與淵魚耶不亦幸乎　公頷之因諭諸將以緩之命參河守秀康護送三成於途中以有戒也秀康者　公之次男也三成陰謀秘計約黨引類孤負　公之德狼子獸心多方不易言也五年三成果反即引凶徒出屯于濃州　公發江戸率諸軍會戰于關原大捷擒三成等此時眞田安房守昌幸未順焉正信寄語降之乃放之高野山薩州嶋津義久義弘以與三成約故不來京師九州騷屑正信遣人以密策通盟書安反側之心於是義弘子家久到伏見城執贄拜　公西州無事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亦三成之黨也逃匿薩州發覺正信受命諭嶋津使出之嶋津白曰秀家窘厄來恃我苟活可出之若不然亡一也與國等亡耳正信告　公密議報嶋津曰秀家來則待以不死於是彼謂正信豈食言哉遂俘秀家獻之乃竄八丈島正信此等之謀功居多長尾景勝在會津與三成爲之應對悍義兵於是徙之米澤佐竹義宣與三成交關故改常陸遣之秋田加旃此度有軍勞戰功且通志於　公者增封國益郡邑者衆矣正信無不預聞其計議故其欲言者不敢隱遂聽　公命所裁關原一戎衣之後桑域之六合悉皆入于　公之掌握矣逮　公之遜讓於　幕府秀忠君而正信承旨使男上野介正純陪侍乎公其身在江戸不離　幕府側政事軍謀知而無不言諷諫善巧思而無不告　君公天性之際雖不責善而正信所彌縫居多正純小字襲號彌八郎夙夜不懈以正信嫡男故累被登庸暇日學習武技威權最甚關原冠敗　公到大津時田中氏虜三成來就正純宅正純白之有旨乃囚三成于正

先主之於武侯如魚之有水也文皇之於鄭公如以人爲鑑也殆乎以禮以忠哉吾於本多正信而如見焉家系稱正信姓藤原氏本多小字彌八郎號佐渡守右丞相師輔十二世裔曰助秀居于豐後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事將軍源尊氏賜食邑尾州横根郷粟飯原郷其六世孫曰忠正移居三河國忠正及子正定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贈亞相國廣忠廣忠者清康之子而 大相國家康公之顯考也俊正者正信之父也母者清康侍女所賜俊正也正信未弱冠奉仕 公 公少正信四歲永祿二年今川義元取尾州大高城遣兵守之織田平信長攻之城中乏食義元請 公運糧時正信努力衆皆嘉之既而義元沒 公歸岡崎正信從之久之一旦遊于京畿松永彈正久秀見之曰 家康家臣不乏人皆好勇然獨本多彌八郎

不剛不柔不野不飾非凡歟關白豐臣秀吉聞正信名告 公召之 公在伏見城畔即徵正信正信發自江戶來謁 公潛議一夕赴執事增田長盛宅執謁屏人與相語移刻及退長盛送之秉燭者相從正信不願待增田出欲見之者及家人等至夜深僉跪以候之正信曳秉燭之袂使衆悉面子長盛而言各勞矣夜已闌可以休也而後謝去衆皆曰正信匪直也人乎翌朝告 公卽歸江戶不肯謁關白遂無事故矣 公經始江戶城審曲面勢督繩削墨門壁溝隍樓櫓曲隅與正信議定居多慶長三年秀吉捐館舍將士等以執事石田三成辯佞譖人於秀吉故惡之而欲殺之請 公肯允之 公將聽之正信諫曰諸將等欲殺三成者所以試 公也似有後患不如放三成姑置于佐和山他日縱三成謀反而得其志誰敢以爲主乎

守家成者夫人之考也夫人溫惠柔明勤儉撫下不以貴顯而驕人其敬夫如賓敎子如師不以夷儉而變節其爲女爲婦爲母爲姑言動有常不以始終而廢其道其晨省昏定不怠于行組紃有訓衣食有制不以寒暑而改其志其發爲淑聞著爲芳猷姻族之光閨門之範雖古之貞烈亦不能過焉內治之暇好詠倭歌嘗問其體制于也足叟素然是二條家者流也其歌學有所從來於是可知矣與昔之石川郎女同其名者乎夫人疾大漸侍側者請勸法諱夫人笑曰死生者常道也妾平生不嗜佛今奚以法諱爲哉其志確乎不可拔也殆有大丈夫之風者乎初忠隣有七子長曰賀州太守忠經慶長十六年卒歲三十二次曰主殿頭敎高次曰右京進忠勝次曰主膳正忠長次曰內記堯成元和元年戰歿于大坂軍時歲二十四次曰主計某次曰刑部某皆夫人之所生也嘗有告者而一家乖別親子仳離含冤者多矣夫人天性之愛雖不能忘然以義制之不以私而犯公也所謂夷險一節亦可見焉嗚呼天不假之年俄而龍轜待時巾見餘軸匣有遺絃曰慘不光雲愁無色嗚呼哀哉孝子主殿頭敎高請碑於余余不能已而記其事略且爲之銘其詞曰

惟石川氏柔順內理能配賢夫既誕佳士房惟自修閨闈有軌去者不還逝如流水嗚呼哀哉敎音在耳覆育之恩母也天只孝子慈孫百世顧諟

甲子十一月六日

石川主殿頭敎高後改名總輔又改忠總

朝散大夫佐州太守本多君碑銘

君臣之相知可少槩見者桓公之於仲父如飛鴻之有羽翼也漢祖之於留侯如以石而投于水也

矣明年夏四月　大相國薨遂葬于野州日光山太守刪鉅石柱若干株於筑紫長數丈徑數圍遥自南海達于山中以爲華表立之廟前屹焉巍然殆非人力所能及也　相公感賞之太守之心匠於是可見矣太守少壯好馳馬試劒習射放鳥銃共能其術且常撫士惠民而聽諫諍國政以治其閑暇會賓友愛花卉設酒莽唱曲謠手談一局倭歌數連每與人晤語無不欣驩其在江戸也時招羅山子而聞講論孟又請令鈔寫經語之宜便于資治者編爲二冊置諸座右太守之氣節蘊藉於是可觀矣九年癸亥夏　青油幕入洛太守從之停五馬於報恩寺嬰疾不已　相公屢使使問之遺命以奉上臨下愼而勿怠秋八月四日太守逝年五十六矣　相公甚悼焉人皆惜焉嗚呼哀哉還葬于紫陽某邑某丘家臣咸不堪悲慕或至于有自裁以自殉者嗚呼其感人蓋如此令嗣忠之襲封於是請碑文於羅山子以太守之爲人也出尋常萬萬而其功名不可不刊之樂石垂之後昆故綴之以詞且爲銘曰

於戲太守翹翹士林攻城野戰枕戈衽金孫呉英衛遺響餘音非常功業于古于今朝鮮駾喙異邦知名關原之役去就旣明食邑于筑鐵劵以盟傳之百世永爲藩屛

寛永元年甲子春三月　日

石川大夫人碑銘

寛永元年甲子秋九月二十八日石川大夫人逝于相州小田原之第享年六十二某月某日葬于某邑某原嗚呼哀哉夫人者相州太守大久保忠隣之室也姓源氏其先出自奥州太守義家義家五男曰左兵衛尉義時改氏石川其苗裔日州太

九月十四日　相國率軍至赤坂時毛利氏亦約三成使發藝陽兵據南宮山聞東軍來潛遣吉川藏人福原越後於太守告降於　相國因是交質太守之奇計於是居多矣三成等率畿內西國兵自大垣城出而之列厥明諸將與三成及備前黃門島津兵庫頭合戰於關原太守躬當三成陣大呼擊破之卽進攻佐和山城以　鈞命令筑前黃門守此城又捕小西氏赴近江草津授村越茂介告相國甚嘉之毛利輝元在大坂城依太守謝罪於相國遂赦之果戮三成而後舉國屬　相國於是諸將各就封國乃改豐前國封太守於筑前國居福岡城太守之績功於是較著矣且其家臣栗山利安井上某毛利某野村某黑田一成等不懈於內忘身於外者悉能委任焉可謂得人矣州有菅廟所謂宰府天滿宮也太守以神有儒名故殊欽

崇修營之增封戶備祭祀又補葺聖廟承天崇福之諸禪刹授時務義之暇招和尙商量話則有猛省太守之快達於是不凡矣九年春三月二十日如水居士捐館舍太守哀慟異恆初其病時太守殆廢寢食湯藥必先嘗而進之到此行喪尤善太守之孝思可謂愼終矣立螭首龜趺之石以記居士之行業是欲令子孫見之者善繼志追遠也十丁年　相國命列國修江戶城十五年又令築尾州那古屋城太守皆與有力焉十九年大坂有流言而豐臣秀頼作亂冬十月　相國自駿府大將軍右丞相自江戶同發諸軍悉會圍秀頼于大坂太守留滯江戶故令其長子忠之自紫陽來謁　相國於軍中　相國約和於秀頼而還元和元年乙卯夏五月再攻大坂太守亦從行焉是行也豐臣氏遂族滅矣太守之勤奉可謂有始有終

西略則必有輔車脣齒之憂而抵觸東藩也乃發援兵數十萬來侵平安我軍雖力戰寡不敵衆小西氏敗績而還明兵競逐到立山不能進大谷刑部少輔自都至開城府迎太守太守與小早河隆景俱退入都時明兵來攻其旅如林太守指麾諸軍大戰明兵解散既而諸軍議欲避都衆擇太守爲後拒都南有巨川造舟維舟諸將皆渡然後太守斷其浮橋而殿矣夏六月徇全羅道剿晉州城壘生口數萬人秋八月屯於機長三年秋九月秀吉令太守東歸可謂治兵矣自古之神功皇后征三韓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慶長元年丙申夏六月太守與如水再渡於朝鮮秋九月七日自慶尚道赴全羅道與明軍大戰于稷山徒萬餘人翌日明軍騁使价至于再三贈巨鷹於太守蓋其意欲請和也太守進據梁山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明軍大起圍加藤主計頭於蔚山城事急太守以如水爲梁山留後自馳到蔚山救之淺野左京大夫大田飛驒守亦在城中與主計頭同出戰太守勠力擊明兵而奔之明年冬十一月敵自海陸同來圍小西氏所居順天城城兵漸困太守以舟師援之遂全軍而還太守威勇播於異域者於是昭晰矣三年秋八月秀吉薨闔國謳歌大相國源公者多矣相國與石田三成有郤而與太守善三成密遣使誘上杉景勝叛于本州五年　相國東擊景勝太守從而到下野國宇都宮告暇還過相州大礒時聞三成叛又東到下野小山謁　相國　相國甚悦賜鞍馬是時如水在豐而鎭焉秋八月太守奉　公命到尾州清須與諸軍俱經濃州岐阜城直渡合渡河擊三成軍破之遂前到赤坂筑前黃門與三成約居濃之松尾城太守以密策令黃門應　相國

守從之夏四月與薩州島津氏戰于日州財部太守拔劍斬敵大破之逮於九州平夷秀吉旋洛而命如水及太守治豐前冬十月州賊據日隈城叛太守環而攻之如法寺氏緒方氏一千餘人爲援賊來戰太守擊之獲其兩將乃進到茅切山攻城井鎭房壘鎭房懼而降又進赴廣津斬鬼木掃部於觀音原拔犬丸城殺其將緒方氏伊藤田氏中尾氏等捕虜一千五百餘人又屠賀來城破福島城於是豐州賊皆殲吏民按堵如故因使家臣小林氏悉傳首達于大坂營秀吉大喜命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贈良馬於太守賜腰劍於小林氏即以豐前爲如水采地太守之勳名於是藉甚矣十九年冬十月秀吉令諸將築壘於肥前松浦郡名護屋太守爲之監爲伐朝鮮也文祿二年春三月秀吉遂責朝鮮以包茅不貢乃遣先登三將而征之

太守居其一焉太守率大友左兵衞義統以二萬人爲先鋒入于朝鮮攻金海城不終日而下之殺傷一萬人徑前擊破昌原城梟首五百人自昌原至上都有數十城城門不闔人皆逃散太守所到皆殺而又使我後軍因糧於敵朝鮮王大懼出奔平安道夏五月十三日太守入都居十日西擊敵馘劓殆及三萬餘口遂往攻平安城城下有大河阻河而陣敵夜潛航之襲小西攝津守太守聞之自馳半渡追擊之殺獲數百人虜放矢中太守左腕太守怒手擊其虜復大戰太守家臣黑田二郎戰死詰且諸軍渡河屠平安城王僅得脫衆背議令小西氏留守平安太守別擊黃海道又入白川城居半歲明年正月敵十餘萬來攻太守出戰破之俘數千人太守別使家臣小河氏守立山方是之時朝鮮乞救於明國明國恐秀吉幷吞朝鮮而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誌上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有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功嘗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筑州太守源姓黑田氏長政者蓋斯其人乎濃州牧識隆者其祖也如水居士者其椿府也照福夫人櫛橋氏者其萱砌也以永祿十一年戊辰冬十二月三日而生太守於播之飾東姬路邑幼雄偉不常父祖共奇之於是織田信長掌畿內兵馬識隆屬心故遣太守爲質信長命其麾下秀吉護焉質之近江長濱時太守生十歲天正五年丁丑之秋也明年荒木氏者貳於信長如水行而諫之荒木拘之衆告識隆曰棄立於子乎於孫乎同于荒木乎曰否立孫夫直爲壯曲爲老物皆然矣質吾孫者是吾志也不還我子者曲在荒木既而如水脫歸而荒木果敗矣間二歲太守還於姬路翌年太守十四歲與如水共從秀吉軍於三木與別所氏戰太守獲首級衆甚奇之十年壬午夏六月信長沒秀吉起而軍政大振人皆奉之明年之夏南紀雜賀根來賊兵攻泉之岸和田城先是秀吉使中村式部少輔守城於是如水急馳救之太守自斬賊二人時十六歲也太守之雄武由是赫赫焉十五年丁亥博陸豐臣秀吉公西擊筑紫太

戎巫陽招魂于天魂歸來兮東有蝦夷毒箭控弦
魂歸來兮南海漫漫長鯨呑船魂歸來兮西有羯
虜擾亂山川魂歸來兮北胡韃馬飛如鷹鸇魂歸
來兮欲上天而雲不可以穿欲入地而隧不可以
及泉魂歸來兮汝有室汝有筵魂歸來兮決不歸
來使我悁悁嗚呼魂而有靈兮何不乘此香煙嗚
呼哀哉痛哉唯願窈窕之來前

明暦二年丙申三月二日
林道春硯與涙同滴以書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終

不直呈之惺窩傳見之而有此語乎

祭叔勝文

維寬永六年歲舍己巳冬十月壬子朔道春祭叔勝之靈曰嗟嗟我子叔勝逝既十旬也何忘天性之慈仁也夏之日秋之夜念之廢匕茵也無時無處淚不沾巾也汝幼在兒輩中異群倫也庶乎悌之篤孝之純也忽欲蹈泗上之遺塵也而辯醇疵於孟荀也惟其勤學之諄諄也所期逢掖之無若新也今茲汝歲殆及程子之初讀魯論也加旃追風乎闕閭也明窓淨几五經紛綸也忠信篤敬書諸紳也常思須爲席上之珍也豈意不幸而早殞厥身也而今而後使誰之子芟荑此心之茅此道之榛也獨悲我家之少一人也嗟嗟死生之理傳火於薪也是爲物之精無方之神也縱不得金環于羊家隣也只願如顧非熊之再有生辰也惟一氣之斡旋洪鈞也焉知其死而不亡者爲眞也中心惻怛號泣于蒼旻也于以薦澗毛與白蘋也魂而有靈當識父子有親也汝母之哀與我心均也嗚呼悲哉尙享

祭井文 正保二年七月作

夫井之爲靈也水由地中行伏見不測鑿地得水到處皆然井之爲德也塞泉養人浸灌施物不可一日無之物也嗚呼后土玄冥之擧其靈顯其德人皆賴焉方今雖有子貢之桔槹而省其勞然安知無葛洪之丹砂之含其氣汲之不盡日用有餘譬諸民之於仁宜哉飮者皆不爽口滌煩濯病溫冷適時唯其所用而移酈縣之菊潭於此尙饗

宜人荒川氏復詞

嗚呼哀哉配我以來既四十八年宜家宜人閨軌淑焉季春初二空房唔然是日何日啼淚漣漣懇

三芳野天神者自洛之北野所奉移祭歷代久矣當初雖爲菅曹之儒首後世推稱桑域之靈神神者無所不之也故洋洋乎無所不在是以信則必感格祭則必來享社稷憑之豐贍疾病賴之除退嗚呼明德與梅花久馨貞節共松樹長茂宜乎人之崇奉焉誰不敬之哉今茲丙寅仲春余從台駕到河越邑時聞余之兒叔勝在洛嬰疾而余甚憂之天性之愛所不可忍也余性素雖拙苟慕儒風常尊神德且叔勝年未至志學聊弄筆硯粗識文字其遠大未可測也神既有儒名有儒行想其不捨之也伏願神使假年於此而遂此所學則神之賜也謹詣廟前中心密禱庶幾使叔勝永拜神之賜而益慕儒名愈仰儒行以尊神德也丹誠不盡素願在茲欽薦蘋蘩以致默禱道春再拜敬白

哀殤文 慶長十年作

惟且月之肇兮魂而升乎九天將謂夫痘疹耶憂不遑乎菊泉（大明醫書菊泉著痘疹全書）亦以爲癎疾耶哀厥藥之惟愆惟摩頂以放踵兮矧舐犢復含飴食母死而蘇兮侍兒狂如白癡席上空所有兮惟滿宮之玩好房中其所見兮惟周身之襁褓衆人皆吊我兮來吾道夫中情涙下其如霰兮恨卜商之失明朋友僉慰余兮動以天守以的惟其家之有無兮慕孔聖之無椁想母之誕汝兮寤驚而遂痛矣嗚呼悲失噫兮宿草拱木之墓嗟三歲之夢兮惟若妣乃我述時其不可忘兮覺今夏而昔秋倏忽焉來去兮旻天不弔而不假之年上堪下輿之間兮聚者散者終古長今誰其使然哉

按惺窩寄先生書曰祭文一首誰某爲誰某之製文哉不審太半足下之高手乎若然則殤子代他人而爲之歟云云此文　先生

衰弊道建後世之儒學則此豈非幽則爲神明則爲人浩然而獨存者乎何屑彼之申呂降崧岳傳說騎箕尾方朔化歲星者之類哉傳云女無美醜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亦然故公之精誠能生一夜松飛千里梅而不能解昌泰帝之惑也能奮六丁雷降洪水雨而不能逃藤時平之讒也能信於天下之民廟食于西府于北野而不能使其身久安於朝廷之上永終於師保之位矣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故爲威德天公之所不能者人也故見忌於譖人竊惟我國之儒術專託聖廟之翼佐焉事於筆研之間遊于翰墨之場者不可不以仰其德嚮其化也是歲慶長七年壬寅二十有五日正當七百年之忌辰殆及四千二百之甲子靈威日新感應月盛嗚呼天乎神乎不測之不測者也矣於是作詩以祀之其詞曰

天滿天神間出才桂枝崑玉甲科魁風騷爲僕屈宋儓氣呑曹劉臆生堆壓倒元白踊且踏昌泰年中位三台下爲濁世掃塵埃政德仁明遍九垓自古大材多忌猜浸潤膚受衆相偕絆羈騏驥馳駑駘遂左遷于西海隈抱憂含悲疏是裁訴梵告釋肝耐摧怨懟彌增命乃隕天下人民餘至哀神靈奮激將下災肆意駭汗鳴河洄榴火燃雨坊戶灰取彼讒人投畀豺豺虎不受投畀雷硫磕忽震清涼陔佞臣以斃幽恨開諸天會聚蓮華臺藏王滿德共徘徊北野有松西府梅廟食百世感應催遺蹤存七百年來釆澗之毛野之菜于沼于沚水之涯維筵維筐代玉瑙彼汙彼潦滿清罍于以奠之神廟階祭也如在尙歆哉

祭河越菅神文

寬永三年二月十七日道春再拜敬白夫惟武州

豈以一時一人之私言疑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春所見聞僅記其畧而况於其所未及見聞者乎先生已沒其片言隻字落于人間或獲者珍藏之其殘藁遺書纔存者將行于世先生左眉傍有黑點三寸餘眼有重瞳子平居雖斷髮不冠然或餘其項髮不厭長人甚異之而憚其嚴不能問其故性嗜酒然或經旬不沾脣或痛飲輙醉而不亂常不好往來雜遝然接人欣然則竟日坐談不已或有來問者隨其人品以敎誨焉然如撞鐘則或小鳴或大鳴矣先生不出而道益高於當時先生能言而道益行於後世者乎以此歲某月某日葬先生于萬年山相國寺某院某地某林疊石而封樹之細川氏淺野氏戸田氏其外吊者多矣先生有男小字曰冬有女既笄矣先生歿後明年庚申某月某日羅浮子道春謹狀

按先生作此行狀屢易草藁又有親筆一通參考之則互有詳畧異同然今以行於世淸書載於此

祭文

祭北野菅神文 并詩　慶長七年作

年月日臣某敢用蘋蘩之奠昭祭于天神之靈曰夫伏以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者菅公丞相之靈也　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爲之宗昌泰末遭世罔極貶太宰府都督而殛殞其身嗚呼哀哉仕官而至將相一言而爲師法是皆古今之所榮天地之所化者也蘇子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爲人是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乃至若其於妙年無所降誕於滅後以爲天神或時對尊意而吐哺或時逢道賢以立誓文救前代之

發自東武而入洛侯伯群卿太夫皆從之細川越州太守忠利聞先生之言論甚慕之忠利與淺野采女正長重相善長重者幸長弟也共會先生忠利等請講大學先生爲折衷衆說以告之先生閱林子艮背心法有云背字從北從肉北方屬水陰也南方屬火陽也南之而居前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周易所謂洗心退藏於密也先生以艮其背兼山艮故自號曰北肉山人所謂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然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斯其爲孔孟之山人也豈巢許者流哉此歲道春以揭夕顏巷三字於小軒告先生先生曰夕顏巷字奇哉於是作倭歌幷序以寄道春焉秋九月十二日先生卒歲五十九先是戶田氏等相謀請先生而慫慂執事者徐白　幕下　幕下亦嘗知之然以時而

未急發先生易簀嗚呼命矣哉昔宋帝召程明道爲宗政寺丞未至而告終君子深惜之又爲斯世惜焉雖然用則行舍則藏命不足言也斯人如是命耶非耶先生幼學至壯不怠出入於釋老閱歷子諸家兼習日本記萬葉集歷代倭歌詩文等其間讀聖賢書而後棄異學醇如也故精義折理殆如破竹未嘗勞其力也嘗曰我所讀人所讀其文義何異然則諸儒註疏凡識字者皆可讀唯所貴則得之言表而可也凡知先生者推稱中興之明儒不知先生者妄以爲無師無傳夫道一而已矣人能弘道不可須臾離也有見而知者有私淑者有百世之下而興起者有千里之遠而一揆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昔仲尼沒千有餘年周茂叔獨接不傳之統道不在茲乎若先生則是歟是又我朝之景運天下文明五星聚奎之際歟不亦盛乎

而謁見先生十八年癸丑秋八月紀州太守淺野幸長不祿先生哀之乃往弔之以埋太守齒骨於高野山故先生遂登鼎峰哭垂而歸先生好山水愛花草嘗與貞順遊西山順父了意有心匠決桂川漕自丹波先生駕一葉以泝洄焉所到所見題其名而賦倭歌所謂群書巖氣象巖浪華隈鳥船灘觀瀾磐陀是也道春歸自駿州往訪先生先生植竹於南庭庭前有都勾樹故其往覆尺牘自稱曰竹處又稱都勾墩洛北市原山中有百餘弓地先生欲與道春倶行遊市原春有公務而不果先生時時獨往乘興吟詠春與後藤郎共奏白請建庠序於洛教授生徒乃許令相攸擇勝以縱觀之幕下謂郎曰道春自欲居庠序歟別置誰歟對曰妙壽院歟時適有大坂之軍而其事遂閣不果有肯推寺某者家頗藏書來問先生者數矣或時起揚扇頻欲撲之先生遂放蜂後與肯推寺絶交某見窓前蜂窠欲殺之先生以其無螫故止之某戶田左門氏鐵問通鑑綱目先生開首卷講温公名分論先生所居在相國寺東鄰爲春道庵同里開故先生每病多飮道庵藥嘗戲曰我無藥價彼不責價道圓新鋟白氏文集先生每一二卷板成不待全部先取而見之曰我讀香山詩文愛其風流偶爾是可慰悅目下先生常慕彭澤之爲人也故古書彭澤小影往生題贊焉一旦見林兆恩桃源寓言有云武陵人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樂也山有小口豁然開朗者謂方寸地雖狹而心本廣大也避秦時亂者謂離俗塵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于後世不行于天下也先生讀之至此微笑曰此所謂陶淵明有志於我道也元和五年巳未夏五月　源君御諱公

恩四皓雖不仕漢亦當知高帝之恩況於草莽乎遂隱居放言人罕見者九年甲辰賀古宗隆偶居洛道春初見先生于宗隆宅論道學評文章床上有論語大全開之叩以數條先生爲之辯析且告曰今所問我亦十餘年前嘗有此疑也又曰我非翅嘉其利智只嘉其志而已伶俐者世多有而立志者寡矣又揭陸舟二字令道春作說不覺日之晚也辭去翌日寄手簡曰深衣一領道服一領以備製法深衣衆依國服之式春遂製逢掖以著之且作陸舟說以呈之先生語宗隆曰近時皆驢鳴犬吠也故久廢筆硏今夫道春起予者韓山片石可共語耳自茲往還不絕春呈四書知新日錄先生曰此吾未見之書也不日而還曰道春且復注意而看歟春同母弟東舟子永喜初見先生先生曰令弟亦志學乎可謂奇矣先生欲見象山文集

而世罕有焉春始謄一通以示之先生悅使紹元者寫之又欲見周禮儀禮全經春復搜周禮全經于秘府以呈之先生愈悅十一年丙午長嘯子在東山別墅招先生吟風弄月信宿而去此歲先生赴南紀蓋太守淺野幸長招之也其所待尤謹弱浦有菅神廟太守請先生誌其碑銘又爲太守抄經書要語三十件許添倭字之註解爲一小冊便于寘諸備於顧諟是爲政之存心資治之守約也太守甚喜此時元古栢允從行戶田帶刀爲春永原松雲等屢來訊請先生講古文眞寶其以太守眄睞渥厚故遊于紀冬往春還者有年矣一旦道春惜別而餞先生手自執延平答問書曰此延平工夫之心法紫陽傳習之門戶也今我示之非無意也乃謝去旣而道春遊官赴于駿府其後意庵之子如見杏庵正意得庵玄東道庵三淸等有時

篇用捨隨意撰定爲編名曰文章達德錄復以今時人不知作文規格故招集古今名公詩話文評撰著達德錄綱領若干卷使田貞順栢允等繕寫之世醫意庵宗恂見先生先生問其術相共語屢及曆數運氣病論方劑之事恂技術有進以此先生戲語人曰我非問彼彼來問我而已先生以爲我久從事於釋氏然有疑于心讀聖賢書信而不疑道果在茲豈人倫外哉釋氏既絕仁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爲異端也於是赤松氏聞之遣童男婢奴奉仕焉先生不拒又勸別構一室安聖牌以擬大成殿試使貞順等諸生肄釋奠禮此禮既絕久矣庶幾以徵漸而後遂大行也四年己亥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居佐保山使戶田內記某召先生將往而不果明年庚子三成敗死於是赤松氏自殺先生甚慟秋九月　幕下入洛先生深衣道服

謁幕下欲聽其言時有浮屠和尚承兌及靈三者與先生舊相識頗自負文字嘗侍秀吉公公歿仕于　幕下時兌爲僧司錄謂先生曰有眞有俗今足下棄眞還俗我不唯惜執拂拈鎚手而已又爲叢林惜之先生曰自佛者言之有眞諦有俗諦有世間有出世若以我觀之則人倫皆眞也未聞呼君子爲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聖人何廢人間世哉兌不悅或人招先生承兌靈三壁間掛草書一幀皆不能讀先生即能讀之或曰凡草寫者難讀眞書者易讀先生曰不然能讀眞者亦能讀草衆益不悅一座皆驚一日先生在　御前讀漢書及東萊十七史等或時兌謂先生曰今若勘合船渡大明則以足下爲專對乎曰遣明使亦有利乎曰有曰有利則和尚自爲之豈其使我爲之哉先生亦不欲出意謂夷齊雖不仕周亦當知武王之

生掉頭曰夫物以類聚如韓孟相若而後聯句可也若否則如隻脚著木屐隻脚著草鞋歟其不稱也必矣吾不欲稱于佩也秀次不悅先生避之赴肥州那護屋見豐臣某金吾金吾者秀吉公之猶子貴豪少年也時時潑水激人滿座如雨以爲歡笑每見先生必敬之停此戲一日金吾拔童刀削撒金匣厨金盤如視艸芥先生諫曰公子雖富貴而不宜爲之事則不當爲也金吾納其言是時有朝鮮之役秀吉公在那護屋列國諸軍從之

源君御諱公同來會先生始獲謁見既而先生行遊豐之後州爲西海之壯觀文祿二年癸巳赴武州之江戶執謁於　源君命令讀貞觀政要閑暇作四景我有文爲東關之遨遊又施洛僑居環堵蕭然讀聖賢性理之書思當世無善師而忽奮發欲入大明國直到筑陽泛溟渤逢風濤漂著鬼海島先生常慕中華之風欲見其文物雖然其盛志不遂而歸先生以爲聖人無常師吾求之六經足矣慶長之初少將豐臣勝俊號長嘯子好詠倭歌且多藏書聞先生名而招之共晤晤評論六義風流蘊藉又摘莊老數語以告其崖略朝鮮刑部員外即姜沆來在赤松氏家沆見先生而喜日本國有斯人俱談有日矣沆曰朝鮮國三百年以來有如此人吾未之聞也吾不幸雖落于日本而遇斯人不亦大幸乎沆稱先生所居爲廣胖窩先生自稱曰惺窩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唯讀漢唐註疏點經傳加倭訓然而至于程朱書未知什一故性理之學識者鮮矣由是先生勸赤松氏使姜沆等十數輩淨書四書五經先生自据程朱之意爲之訓點其功爲大又取文章辨體考之本集加寫釋箋且增其所未載者數百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十

行狀

惺窩先生行狀

先生姓藤原諱肅字斂夫播州細河邑人也其父曰爲純所謂冷泉家也世食邑於細河故先生生於此永祿四年辛酉也幼穎悟不常甫七八歲投龍野吳東明長老誦心經法華等皆諳焉人呼爲神童一旦祝髮爲浮屠名曰蕣東明師景雲寺長老成九峰姓大江氏所謂儒而入佛也先生從事筆研其所出自可知矣博學禪教兼見群書弱歲來洛洛之相國寺普廣院泉和尙者先生叔父也當時推泉爲强記泉嘗謂衆曰我對蕣首座則難開口其所居曰妙壽院後歸播見赤松氏善遇之故從赤松氏遊于洛于伏見之間先生雖讀佛書志在儒學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來貢豐臣秀吉公命館之紫野大德寺先生往見三使互爲筆語且酬和詩時先生自號柴立子許箴之爲之說以呈焉有一相者見先生曰公是精神滿腹太聰明曰唯自聽明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癖也先生笑而不言十九年辛卯博陸侯豐臣秀次令長老周保聚五山詩僧於相國寺題詩聯句先生初一會而後不復赴衆强之不肯或諉秀次旨而詰先生先

之所ニ請而擇レ之ニ作ル小傳一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九終

源義興

義興者義貞庶子也義貞經歷北州時義興留在上野國與源顯家合兵攻鎌倉破義詮其餘處處擊敵有功義貞沒後跡蹈有年正平年中起兵與尊氏戰于武藏野徑入鎌倉襲破基氏陣其後在武藏上野之際欲聚兵謀再舉矢口之船俄然遇害其靈爲崇祀以爲神

源基氏

基氏者尊氏少子也居鎌倉營以鎮關東尊氏末年兵革頻起且會尊氏屬纊東方不靜天下殆危基氏率兵平不順者芳賀氏拒命基氏自將以破之數年之間東州遂定威名大振年二十八而卒惜哉

細川賴之

賴之歷仕尊氏義詮屢〱有軍功細川清氏者一時之勇士也賴之在四國運密策俄攻其城清氏戰死南海漸懷賴之惠洎義詮之捐館也賴之來京師輔翼義滿誘以治道勸以武術明德之役軍謀居多此後兵革寢息足利氏得累洽之福者賴之功業之所爲也

源義滿

義滿者尊氏嫡孫也十餘歲而任征夷大將軍時南方漸平率軍赴筑紫與菊池戰大勝而遂奠九州凱旋于洛明德年中山名氏清叛義滿戰于內野伐滅之應永年中大內義弘有狼心在泉堺義滿以兵討之義弘伏誅室町家累世第一名將也官至相國位昇一品薨勑贈太上天皇尊號稱其影堂曰鹿苑院

右日本武將五十八因阿部四郎右衞門正

帝倚賴之初在赤坂壘敵來攻之急屢拒知不能守詐焚死脫去再出于天王寺隅田高橋戰負歸洛後據千磐破城衆軍來圍之每撃出奇計有九拒之勞終不能攻會北條氏滅衆軍解走僵死者甚多帝復辟賜正成和泉河内國其後足利氏傾朝廷正成合戰以寡敗衆密策不少逮足利氏大軍到攝州正成諫帝以軍謀不聽正成知可以死而往戰沒于湊川惜哉

源顯家

顯家其先出自天曆帝世爲廷臣以列公卿斯人弱冠任中納言爲陸奥國司建武之役聞官軍不利而率奥兵上京擊破尊氏尊氏西走顯家以功任鎭守府將軍再赴其國既而西軍侵洛乘輿南轅顯家復董大軍以發途先攻鎌倉追擊義詮路中所所每戰有利嗚呼黑地河之陣官馬難進安倍野之露戰骨不乾天命不遂可憐可哀

楠正行

正行正成子也不忘正成之遺訓常挾勤王之志含復讐之憤貞和之末起義兵窺京師先與赤松氏連戰皆勝擊破京兵于藤井寺京軍又屢來攻正行每戰有利尊氏又使諸將南侵正行夜潛軍入京急襲之放火尊氏直義殆危單身僅逃尊氏妻爲亂兵所殺正行在洛數十日兵威孔熾足利高經桃井直常赤松圓心等通書于正行請屬官軍正行喜謂恢復之時來矣乃奏達之吉野帝拘于封國之約而不肯允正行鞅鞅失望既而京軍又振正行又戰于安倍野大破之遂至于四條繩手之役正行決意于進死與敵將師直等大戰破堅陣摧大兵奮激而死之嗚呼可謂忠孝可謂英武天運之如此悲矣哉

士密受令旨各起義兵而後勤王之師四方蜂起北條氏滅亡皇運乍開以護良爲征夷將軍護良之勳勞可謂多矣天皇之昏昧徒信凶賊之譖言幽囚護良于東州遂隕命于賊手悼哉惜哉

源尊氏

尊氏者清和源氏一流之冑也其祖嘗居下野國足利因稱足利氏世與北條修婚爲士林之翹楚元弘之亂歸心於官家倒戈一擧陷六波羅天王重祚四海一統自是女謁頻行賞罰不正平時行作亂尊氏奉詔東征滅之威權大振遂爲武臣被推戴自稱征夷大將軍遂復賴朝之舊制其際東州京畿西海艱難備嘗凡大小數十戰如義貞之善戰正成之智謀皆相繼死其餘猛士群雄被擊殺者猶多遂開府洛中以威天下者二十五年開柳營十餘世之基天乎人乎果時運乎

源義貞

初義貞受高時之令攻千磐破城一旦賜護良皇子之宣矯病歸上野國遂擧義軍攻入鎌倉連戰連克高時伏誅鎌倉平壹後醍醐之得重祚者義貞之功也天皇賞其忠賜上野播磨兩國未幾尊氏反于東州義貞奉勅往征之義貞雖屢勝遂蹉跌而歸京賊兵進侵京義貞與諸將合兵屢戰屢破之尊氏等逃到西州天皇感義貞功爲左近衛中將頃之尊氏等襲來義貞等盡力拒之官兵累挫諸將多死義貞奉儲君赴北國入金崎城尊氏使兵攻之義貞潜出金崎金崎尋陷長子義顯死之義貞又聚殘兵拔越前府城勢掩北陽進到足羽攻黑丸城中流矢而沒命矣夫

楠正成

正成本姓橘宅邊有楠樹因氏焉元弘建武之役

頼朝征泰衡時重忠爲先鋒進攻阿津賀志山城擊敵將秀綱破之其後武藏丹黨與兒玉黨論事相戰頼朝命重忠諭止之恩遇益渥武譽籍甚元久二年不虞爲時政被殺

千葉常胤

常胤者關東之豪士總州之甲族也頼朝初起時常胤率其子弟平均總州頼朝倚頼如父母其創鎌倉其功勞居多其後或暴露于海西或統兵于東奥曾入京師早平群盜常在幕下推稱老臣有六男子歷世保家

小山朝政

秀鄕之雲仍彌漫于東方者小山氏其尤也鎌倉草創時源義廣不順頼朝聚兵數萬以徇郡邑朝政起自下野以寡擊衆力戰蹙疵遂破義廣以立殊功其後西海之戰與其弟結城朝光屢從行焉奥州之役兄弟同列先鋒多得首級奉仕三代幕府其名超諸士

北條泰時

泰時者時政孫義時子也和田義盛侵幕府泰時率諸將力戰拒之漸得破之承久之變泰時督師入京官軍敗潰遂使其子時氏入宮遷三上皇于遠島誠是未曾有之擧也然泰時內務政事外施恩惠北條氏威武之及累葉也泰時之力不爲不多

護良親王

護良者後醍醐天皇之子也早爲天台座主稟性剛毅有扶皇綱覆武家之大志專嗜武事勸天皇以東征天皇移玉座于隱岐之後護良出南都入紀州經歷諸邑保于吉野城時既着冠東兵來攻城陷護良逃出深竄畿內之間義貞圓心等之群

源義經

義經潛在奥州聞頼朝勃興來見乃使義經以軍上京進濟宇治河而義仲敗亡既而踰一谷攻其不意平氏奔幼帝浮海而逃於是凌疾風至屋嶋擊之平氏走赴長門復繼攻之二位尼平時子抱帝共沒海遂擒宗盛等收鏡璽以歸奏進朝廷授義經從五位任廷尉駕車參內後與頼朝有郤不令終吁吁

和田義盛

頼朝起兵時義盛與親族同往救之聞杉山敗績而歸畠山重忠逆戰于由井義盛等破之既而頼朝入鎌倉以義盛爲侍所別當武名愈著平族征伐之時頼朝使義盛屬範頼而往焉逮頼朝之擊奥州義盛從軍射西木戶國衡而東與平均其後建曆三年義盛與義時有郤遂聚兵攻幕府其子朝夷名義秀奮戰破府門放火斬殺若干人實朝兵士屢拒屢敗頃之義盛勢盡與其諸子及族親皆多死

梶原景時

石橋之役景時脫頼朝於厄遂被寵遇及使範頼義經西擊平氏景時副之預議軍務一谷之戰景時父子先登兩回奮戰勵勇逆櫓之論雖非豕突勢似知進退時歟壇浦之陣獲敵拔群其後奥州之行扈從有功主恩日新威望月盛嗚呼蠅棘之可憎兮奈狐崎之禍何

畠山重忠

重忠者源家先鋒之將也勇而有力治承之役重忠以其父重能在京故初屬平族攻三浦氏殺大介義明既而幡然率兵來屬頼朝當擊伐義仲之日重忠渡宇治河進戰有功一谷之戰亦有勇功

歲大事雖不成而賴朝等之英雄從此而起其首謀之功不在賴政乎

源賴朝

賴朝以遷徙之身起自蛭嶋跳出石橋航安房到上總擇處鎌倉威風起而東州草偃奉保元上皇之詔遣兵誅義仲遂滅平族無噍類且身自擊藤原泰衡而平之四方畏服勅授從二位官至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任征夷大將軍即爲六十六州總追捕使故武人之爲于大君始自賴朝

源義仲

義仲者爲義孫義賢子也幼孤依其乳夫家在信州岐岨山中及其壯長有勇志號木曾冠者聞及賴朝擧事義仲亦起兵平信州赴上野入越後破城長茂軍其勢振北陸平維盛等帥兵十萬往攻義仲拒擊之於砺浪志保俱利伽羅谷篠原所所平軍死者七萬人狼狽逃走義仲乘勝入京平氏奉幼主奔西州義仲握兵權爲左馬頭任伊豫守補征夷將軍未幾洛中生變綠洞羅災西海未靜東軍競來粟津原上白羽骨摧一榮一枯誰不咸歎哉

平敎經

能登守敎經者平族之驍將也壽永之亂義仲使源義清擊平族敎經相戰于備中水嶋破殺之其後到淡路殺源義嗣虜義久擊河野通信于伊豫走之進攻沼田氏降之攻安摩忠景于阿波忠景敗走紀伊人園邊忠康救之又擊走之河野通信緒方惟義合兵到備前又擊却之皆敎經之軍功也屋嶋之役敎經拒義經兵射殪佐藤嗣信等及平族之殲于壇浦也敎經欲與義經急接隔舟而不能遂奮擊入海而死

奪領九國九國人不肯從各築城以拒之爲朝大戰二十餘回拔城數十餘壁三年之間九州皆入手裏自稱總追捕使時爲朝年僅十五其後保元之難與爲義同奉崇德上皇之命與義朝兵大戰既而事敗兄弟多死爲朝逃竄而後遽然被捕謫伊豆大島爲朝押領諸島不輸官租嘉應之年狩野茂光奉勅往攻之爲朝放矢一船覆而兵士沒死官兵辟易不敢近焉爲朝慮違勅之罪而自殺非力盡而死也壯勇之氣弓矢之勁日本古來無出其右者

源義平

義平者義朝長子頼朝兄也幼在鎌倉十五歲時將兵擊叔父義賢於武州大藏谷殺之因號惡源太平治之役義平入洛會義朝與平氏相戰重盛率五百騎入待賢門義平纔以十七騎擊走之重盛再督銳士五百騎進來義平又以十七騎疾戰破之重盛殆危僅免又攻破頼政兵既而義朝與清盛戰敗義平疲退其後義朝死義平微服入京欲殺清盛事覺就擒時歲二十其靈化爲霹靂

平重盛

重盛者清盛長子也保元之役從在軍中平治之亂與源氏相當數回進退雖危指揮適宜遂有大功其後官階昇進敘一品任內府兼左大將擧世畏其威懷其德者可二十年及其捐館東北兵起平氏敗亡

源頼政

源三位頼政頼光之後也幼講武之暇善倭歌保元之役平治之亂率其徒屬以勤軍事先是射雲間之怪鳥而近衛帝之不豫乍止又二條帝時射落天上之鵺其射聲之妙朝野稱之後來治承之

衡家衡夷狄平伏而武功愈多源家拔群之名將也義家善馭善射每戰先驅背叱咤而偷兒自首鳴弦而宮怪乍止其威之及物亦如此乎

源義光

義光者義家弟也號新羅三郎初仕朝廷爲刑部丞任左兵衞尉及義家赴奥州而義光宿衞禁中旣聞有武衡之變乃辭官東行會義家共擊武衡每戰爲別將遂立其功義光素長弓馬故傳其禮究其秘以立家法後世習射馭者無不宗之義光經歷甲斐信濃常陸等數州所到皆有子孫所謂佐竹武田小笠原等之類不可枚擧

平正盛

康和御宇對馬前司源義親違勅配出雲國在國猶有黑心正盛承詔往討之義親伏罪戰功早成正盛子曰忠盛即是清盛父也

源爲義

天仁年中賀茂次郎源義綱構兵保于近江國甲賀山爲義奉廷命攻拔之收獲義綱而以聞其後奈良僧徒亂入京師事出不意京軍最乏爲義僅以十七騎逆擊于栗栖山僧徒萬餘敗走至于保元之亂而不逃爲義朝被弑爲義義家之子也或云義親子義家養之

平清盛

保元平治之役清盛與源氏相戰以謀略殺爲義義朝義平擅領諸國振威海內官至相國女入中宮其生子幼而即位一族官位昇進挾幼主遷都福原武臣之權勢此爲機輿

源爲朝

爲朝爲義八男也膂力絕人猨臂善射爲義責其剛傲逐之鎭西故云鎭西八郎爲朝居豐後國欲

賴信者滿仲子也初以武勇與兄賴光齊名藤保昌平惟衡平致賴等皆從遊一條帝正曆五年賴信奉勅搜索群盜後一條帝長元元年平忠常叛于上總國據海築城追討使攻之無功時賴信在上野國奉詔到上總討之乃欲渡海攻城然濱邊無舟衆兵無奈之何賴信慮其有淺路乃跳馬涉海衆皆從之忠常望見之以爲神也畏服出降賴信携忠常入洛忠常道死故梟其首以傳京師賴信威名大振任鎭守府將軍

平惟茂

惟茂平兼忠子也貞盛養之世所稱餘五將軍是也其武名赫著于東州一旦潛身池水避急遞之難遂得殺其寇澤勝諸任又入信州戶藏山手及妖賊其勇銳之氣可以觀焉

源賴義

鎭守府將軍伊豫守賴義者賴信子也後冷泉院時安倍賴時在東奧掠略郡邑勅賴義討之相持日久賴時死其子貞任宗任猶逆官命賴義擊之敵兵太銳官兵離散出羽人清原武則率衆兵而來賴義相謀屢々戰屢々克賊兵遂潰貞任重任藤原經清平孝忠藤原重久物部維正藤原經光正綱正元等皆被斬獲宗任家任則任爲元金爲行則行經永藤原業近賴久遠久等皆歸降東州平凡此役自永承六年至康平五年而十二年也賴義之功可謂莫大其威風遍及于東關之間不亦雄偉乎

源義家

陸奧太守源義家者鎭守府將軍賴義之子也世所謂八幡太郎是也後冷泉帝時賴義征貞任宗任義家從之顯勇名堀川帝時繼父位討淸原武

伐之經播磨讃岐以入伊豫與賊相戰純友引兵徑到大宰府奪取官物於是藤原忠文奉勅西征未發好古既追純友赴宰府力戰以破之純友逃往伊豫爲橘遠保被執伏誅其黨皆平好古振旅以歸

源經基

經基達弓馬長武畧將門謀反經基在東國速告之于京師朝廷感賞之及追討節度使之東征也經基爲副將又純友謀叛時經基與小野好古等同有軍功世所稱六孫王是也

源滿仲

滿仲者清和帝曾孫也以武名顯於世曾任鎭守府將軍又爲左馬頭村上帝天德四年有冦盜夜入滿仲宅滿仲射殺之遂索得其黨冷泉帝安和二年左大臣源高明左降太宰權帥時源繁延等有叛心滿仲密奏乃捕之其黨甚多殆如天慶之亂滿仲與其弟滿季共執藤原千晴及其男久頼幷僧蓮茂等皆伏其罪朝廷又安其後滿仲致仕居攝州立多田院其子孫累世繁榮皆推滿仲爲嫡流始祖

源頼光

攝津守頼光滿仲之長子最有勇名任鎭守府將軍一條帝之世攝政藤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有享宴頼光牽貢駒三十疋武備濟濟之壯觀乎伊周配流也時頼光與其弟頼親等警固禁中非盛衞之勤勢乎誅酒顚童子伊吹山非奇謀之勇乎且斬鬼同丸于市原野非手劔之捷乎射妖狐子春宮坊非志彀之精乎其家臣綱公時貞道季武皆有武譽世俗稱之四天王

源頼信

藤原利仁

利仁者左大臣魚名公之後也仕延喜帝任鎮守府將軍以備北狄屢平與賊而破其窟智勇雄偉人皆畏服嘗會下對國賊起利仁奉勅往討之既到賊壘冒夜衝雪攻其無備大克斬首萬級勇名振四海其爲人勁捷踰海如飛世以爲神也子孫繁衍多仕北越

藤原忠文

承平年中平將門自僭掠東關八州勅忠文爲征東大將軍擊之乃發軔在道聞賊既亡而還天慶年中藤原純友叛于西海又勅忠文以爲征西大將軍往擊之純友遂就戮朝廷欲賞忠文時執柄藤原實賴不聽焉忠文甚恨詛實賴遂恚死

平貞盛

平將軍貞盛者桓武帝之裔也其父曰國香任常陸大掾貞盛嘗在洛遊仁和寺與其從弟將門相逢察彼有叛相以欲殺之未果其後將門赴東州殺國香遂侵奪八州自號平親王貞盛與藤秀卿幷兵攻之大戰貞盛自發矢射殪將門乃死其爲君討賊爲父復讎有忠有孝不亦善乎（親王或作新皇）

藤原秀卿

朱雀院御宇平將門反東州望風而臣從時秀卿等率兵四千於下野國與將門相戰將門敗走秀卿進到下總國將門策駿馬馳戰中矢而墜秀卿斬其首以屬士卒朝廷賞秀卿功叙從四位下又賜功田永傳子孫兼任下野武藏兩國守秀卿世所云田原藤太也

小野好古

天慶年中藤原純友謀叛于伊豫國進兵掠諸州官軍多死詔小野好古爲追捕使長官以統諸將

而天武到伊賀徇伊勢男依以兵來會乃承命帥師攻近江陷瀨田入粟津所向皆克殺戮甚多皇子大友自縊諸臣授首天武即位賞其戰功

大野東人

聖武帝天平十二年太宰少貳藤原廣嗣叛以掠九州據遠珂營京師震動百官恐懼勑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率兵討之遂進到豐前攻破賊徒旣而廣嗣自將萬騎陣于板櫃河東人督部將佐伯常人安倍虫麻呂會戰廣嗣敗走東人追執之於肥前國松浦郡以誅之西海平夷凱歌奏捷（或曰廣嗣兵敗時騎駿馬入海其靈乃是松浦神）

藤原藏下麻呂

天平寶字之末惠美押勝謀逆自宇治奔近江官兵追擊之押勝到高嶋郡三尾崎與佐伯氏大野氏等大戰官兵疲頓藏下麻呂率兵馳至押勝引退官兵乘之押勝乘船而逃諸將水陸兩道攻之押勝衆潰而亡其妻子徒黨皆斬之藏下麻呂凱旋獻捷高野天皇賞其功授從三位

坂上田村

桓武帝時北狄叛田村爲副將往擊之其功居多後爲征夷將軍率兵伐之遂平奥羽兩州當平城之有事也嵯峨帝使田村率兵戰勝焉田村之父苅田麻呂在孝謙御宇逢押勝之變射殺訓儒麻呂於宮中者父子俱有勇功

文室綿麻呂

綿麻呂經邊戰武藝較著當弘仁大同鬩牆之變也坂上田村督軍事奏請同行弘仁帝許之綿麻呂踊躍駕馬而赴焉旣而大同上皇事敗而罷其後綿麻呂奉勑討陸奧夷賊平之弘仁帝賞之敍從三位而後爲征夷將軍

之狀帝大嘉之献夷俘于伊勢神宮殂時年三十帝大慟哭闔國皆哀惜焉

武内宿禰

武内宿禰者孝元帝之後也歷仕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德任大臣執國政本朝大臣之號始于茲神功皇后征新羅時武内從之遂平三韓皇后歸到筑紫誕應神此時忍熊王叛于中原有自立之志武内抱應神而與皇后異路以東遂以謀誘忍熊攻克之以定天位薨時封三百十餘歲其功高于日域其名傳于中華故八幡宮畔配祭焉

大伴金村

金村者道臣命之苗裔也仁賢崩後大臣平群眞鳥潛挾覬覦之志其子鮪亦有無敬之狀太子大怒與金村相謀金村率兵戮鮪於乃樂山遂圍眞鳥宅縱火燔之眞鳥伏誅太子卽位是爲武烈以金村爲大連武烈捐世皇位無嗣金村迎男大迹王于越州而立之繼體天皇是也金村之功不亦多乎大連今之大臣也

朴市田來津

天智之世唐將劉仁願等攻百濟百濟乞援兵天智令田來津赴焉百濟王謂州柔者戰場也宜遷避城田來津曰避城與敵地一夜可行若有不虞其悔難及今敵不妄來者以州柔之險也百濟王不聽都避城既而新羅取安德等要地百濟王又還居州柔果如田來津之言唐將合兵攻百濟陣于白江時日本兵進擊唐軍唐軍自左右夾船繞戰日本兵敗績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大嗔殺數十人遂死之可謂勇將焉

村國男依

壬申之役天武龍潛吉野遣男依於美濃屯兵既

庭仰見驚曰天象呈異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而笑走入華山寺薙髮晴明急入宮奏事帝不在焉

自王仁至諸兄四篇者少年之作也晴明一篇者壯年之作也編神社考時入晴明小傳於其中

本朝武將小傳

先生晩年退休屢與阿倍正之晤語正之常談兵事因請擇本朝武將而後素之以記小傳於圖傍乃使恕靖標出之以五十人爲限於是作小傳此内如義盛景時重忠常胤朝政泰時賴之者非朝廷之臣非將家之子則難謂之武將乎然或爲帥府列士之冠或執閫國兵馬之權且皆有戰功則雖列武將亦不爲妨乎

道臣命 以下五十人

神武帝東征時道臣命奉詔率大來目發元戎蹈山啓行尋八咫烏進斬賊魁兄猾乃爲齋主遂滅八十梟帥誠是本朝上古元勳之將也及帝定都於大和國而賜宅地于築坂邑此人初名日臣命大伴氏之祖也

日本武尊

尊者景行帝之子也容貌魁偉身長一丈有雄畧有膂力會熊襲叛時尊年十六西擊熊襲斬川上梟帥而殲其賊類且誅吉備及難波之惡神於是西州悉平詔曰此天下則汝之天下也此位則汝之位也乃授斧鉞征東州因詣伊勢受草薙劍至駿河焚殺賊衆自相模海經上總入奥州以平蝦夷還過常陸到甲斐信濃轉歷武藏上野遂歸尾張蹈膽吹山巨虵如醉而醒於是奏東州平夷之

謂之歌人乎至如王仁之風君則詩而周者歌而倭者摠相宜也

觀勒曇徵

觀勒者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國貢來有學術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又曇徵高麗人十八年三月貢來曇徵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磑工彩畫二人共僧也一云後朝廷以其才冠勒徵二人云

吳織

吳織者百濟國之女工也應神十四年貢來女工姓吳氏以其善巧織縑帛故名之曰吳織一云吳國人其國近于日本故沙門禰亮智藏亦來不知孰是

橘諸兄

橘諸兄者敏達皇帝六世之孫美奴王子者也後爲左僕射諸兄居井手故世號之井手左大臣焉初左僕射之爲葛城大君也侍帝傍會薦橘實帝取其果而與諸兄且作倭歌以祝之因賜諸兄姓橘氏橘氏爲之鼻祖也時聖武帝天平八年冬十一月也帝其歌詞在萬葉倭歌集萬葉集者乃諸兄及納言家持等奉勅而脩之言倭歌之古風者莫不援萬葉集故諸兄之有功于此爲大矣

國史公曰蔽芾橘樹王孫手自移栽至其滋蔓則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者歟王孫之功若其不然豈稱藤橘也哉萬葉即是橘樹之萬葉歟於鑠乎嘉橘之見植于聖武皇是以遂不得爲枳

安倍晴明

安倍晴明者仲麻呂之後也就賀茂保憲學天文窮其蘊奧至於曆筭推步之術無不兼習花山院寬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帝與式部丞藤原道兼沙門嚴久潛出宮路過晴明宅晴明適避暑于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九

小傳

王仁

王仁者百濟國人也吾應神之曆其國貢來初仲哀皇帝八年有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皇后神功懼帝不用神之言而殂落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新羅王見我旌旗器仗之莊麗曰傳聞東海有神國名曰日本此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繫頸以組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每歲貢金銀縑帛八十船不敢屠此國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主聞新羅降於我密諜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往永稱西蕃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十月不日官失之也持統文武已後其貢漸衰云應神者仲哀之子也及應神崩太子讓兄而居難波兄曰君之命也父之意也亦不即位王仁恐天下無君幾多日也而作倭歌以風諭太子太子於是乎遂即位是則仁德皇帝也或曰王仁以毛詩教授爲帝之師焉

國史公曰紀貫之有言曰難波津之歌淺香山之詞共是倭歌之父母也所謂難波之歌者謂王仁也夫王仁之來于　本朝也境異言殊然以周詩之六義爲倭歌之六義則旨合意同謂之詩人乎

五行神忽入良山之文房増四友數東軒之朝西清之暮安静而重宛爾泥塑夏畦之病奈何哉只是銅仙獨笑而悟宜乎在此在彼見之無歎於是良山主人握銅仙之手歡而又笑遂易姓名曰獨笑獻笑又號賣花翁人望之以爲神仙焉
本朝青史氏曰銅氏有三姓焉未詳其所分出自首山曰銅氏居蜀嚴道曰金氏所謂容成侯金燗者也西域金仙氏不與焉桐氏者桐君之胤也今以天鈿女之貌不失之於銅仙其所賣花蓋所祭伊弉冊之花未散者歟獨咲之來于日本良有以夫良有以夫嗚呼道器不二物我共盡惟夫斯銅仙歟見而知之得而玩之者曷喪德喪志哉
銅仙者惺窩所藏也使先生作之傳既成而呈之寄書謝曰銅仙傳適所期快哉快哉一夜之腹稿不借點竄八叉七歩今又見之早淨書以賜之不留机格上卷以還之蓋瞥爾一覧無一字遺憾多可多可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八終

陶來者曰杜侍始皇帝會燕太子丹使刺客椹帝事急杜翼蔽帝匕首飛中杜而帝得脫是日徼杜則始皇事幾殆六國既亡始皇心忌銅族自古司兵器而聚收其黨以銷藏之置於咸陽世所謂金人翁仲者也漢興武帝元狩三年驃騎將軍霍去病伐隴西令日者卜之曰今日之俘人乎神乎非土非木惟夫得於休屠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大悅寘甘泉宮側其後百九十餘年明帝夢金人自西方來既而得之是皆古銅仙之族耶非耶其種屬分居諸山者甚多矣銅仙善衞養得不死時時出于人間其庶族白水眞人名孔方者不義而富最幸於君崔烈依孔方仕爲司徒衆嫌其臭銅仙獨與孔方絕交故世稱其剛銅仙之巨姓有曰狄者仕于覇城逢仙人蒯子訓受按摩之法逮於李唐有桐人者銅仙之後也慕桐君之風不借竹筵而能示經脈絡所始終鴻術家据之太宗一見桐人而乃知人身臟腑皆屬脊於是下詔停笞杖之刑時人賴桐人之惠焉然孔方之苗裔蕃息横行國中獨銅仙疾其趨利遂乘舶浮海來于日本隱長安百貨鋪久之無採用者一日有識者交易提携而還雖波斯寶店不待賈胡然知者知之從其所玩好也銅仙唉曰我在中華嘗聞日本昔天孫之降下也天鈿女神露其乳裸其胸排裳帶于臍下大唉與衢神相共詰問由是天衢亨而天孫下又聞祭伊弉冊神以花歌舞而奉焉言未已復開口輾然銅仙常好笑首戴簦手執書背負花瓢衣帶不及乳鞾腹張立于几案之間望之奇偉近之綽約殆非常之珍也副墨子唱曰銅仙銅仙彌久彌固不磷不虧不蠹不蛀刮垢磨光遇汾水陶鑄辟粒鍊精浴姑射之風露惟禀兌方之勁氣爲

乎正成兵乘勝將擊直義直義馬傷鏃而殪會藥公義下馬授直義直義乘其馬而走尊氏見之麾左右曰直義勿討矣於是乎吉良石堂仁木畠山高上杉等諸衆復大擊之正成正季又西而左入南而右出曲而又東直而又北正成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尊氏亦加援兵正成復引而東乃有七十餘人追者數千正成爲圓陣短兵外向尊氏騎圍之數重正成接戰破其圍正成既被十一創正季亦傷焉乃馳入湊川民家兄弟共及死橋正員宇佐美菊武朝其餘五十人皆自殺義貞急告正成正季卒于師於帝帝大驚悔明日義貞軍敗歸于京師其後足利氏遂執天下兵馬之權帝後崩于吉野君子曰藤房去之正成死之建武有二忠焉正成有三子正行正時正義正行幼有父風

此傳亦可爲藤房傳同時之作也

銅仙傳 元和五年作

銅仙者古之神仙也其同族有桐君者（字銅桐古通用）采金石藥毒之劑與黄帝倶論方技曰大塊賚生鴻鈞斡旋金石雖若頑物而造化不息利用不窮焉於是方技與神仙並傳於世銅仙居于首山當帝之鑄鼎荊山銅仙之力居多鼎成帝登天銅仙亦修錬或不修錬名山岩穴往往有人見之者及夏禹之治九牧也貢自揚州禹以其神明故擢列三品封紫揚侯領四百有六十有七山掌天下兵及雜器周武王之時銅仙改名金人有口而不言大公薦之王嘉其謹愼親爲之銘以自戒既而一旦入躍于鑪鞴大冶以爲不祥然其功用不可廢也其後不知所之周衰金人出自西域云其子孫在中國者與范氏友善越王勾踐用其計滅呉致伯業王遂鑄范蠡范蠡去之陶陶後爲秦穰侯邑自

子播州五月尊氏及弟直義大帥兵陸海相接十八日到播州義貞退於兵庫乃以聞帝帝召正成曰汝速之武庫勠力于新田對曰尊氏以九州之衆來格其從如雲雨也今以靡敝之小勢當強暴之大敵則必敗也唯倘召還義貞而陛下亦復幸叡峯臣正成行河內然則尊氏又入洛時義貞自東臣正成自南共伐之凶賊之滅也不日矣想義貞不戰而歸陛下將何謂耶故在于兵庫者也歟今若不遠慮必有近憂幸陛下審計之坊門清忠讒言曰正成所言雖有其謂節度使未戰而退皇帝再幸叡山皆不可也且尊氏之勢縱大而不過今春東州之兵來侵時也只早令正成行則可也帝從之又乃勅正成正成出而言曰我必死哉即日率兵七百人之于共庫義貞見正成而問帝之情也正成對以帝之旨與已之意也曰以小當大雖非所宜叶而此春之事似不免人口之彈今又率軍而東愈非笑之是以暫駐此耳正成對曰衆愚之愕愕不如一賢之唯唯故不聞道之人之誇何必係于心乎夫當戰則進當危則退而全其後此之謂良將也是所以孔子不與暴虎與懼事者也元弘之夏摧平太守于一時建武之春掃足利氏於九國是雖憑今上之德專惟在麾下之武於干戈之法有誰其勢齒牙乎於弓矢之精何翟可開脣舌哉合戰之術有始終爲勝公其念焉義貞聞已顏色解是月二十五日尊氏渉海舳艫百里旌旗蔽空直義陟陸介馬萬匹鼙鼓動地義貞陣于和田碕義助陣于經嶋氏明陣于燈堂之南正成陣于湊川之西正成以七百人防直義直義之兵數十萬裏正成前後擊之正成正季東之西破北之南突直義軍莫知正成正季之所在於是

計之功偏在汝忠戰正成對曰此自匪我君之德微臣何以尺寸之謀出三軍之圍乎蓋其謙也六月三日正成承詔先驅越七日帝到二條內中其時河內賊立左目憲實僧正蓋平族也居飯盛山正成即急馳下之斬頭數十級遂斬憲實河內乃定帝以正成爲判官食攝津河內二州大其功也建武二年冬新田氏與足利氏有郤時尊氏在關東伐平時行于相州義貞奏曰尊氏殺護良王子於鎌倉藥師堂其叛逆已兆不可不圖之帝於是勅義貞伐之義貞及尊氏戰于相州義貞軍敗績而奔尊氏從之漸入洛正成拒之宇治是以入自大渡明年春正月帝登叡山尊氏遂陷長安燒大內是月也再戰于京師尊氏陣亂正成說諸將歸坂本翌朝正成使僧二三人求屍曰昨之戰也新田北畠楠已下亡人皆殺死故來求其骸尊氏聞而恠焉高師直曰昔夜敵皆去以其將之死故乎於是乎斬其疑頭而梟之逮夜正成遣人然松明數千于大原于鞍馬足利兵見而相謂曰敵皆逃去請追擊之或鞍馬或小原或嵯峨或仁和寺莫不往而追正成察其散殊而勸義貞等諸將直攻京擊尊氏尊氏勢少氣屈奔往西州二月二日帝歸自叡山居于華山院復京也尊氏逃到攝州湊川聚離散之兵使直義將之欲再侵京師二月五日義貞奉勅往伐之會戰豐嶋河原時翌日正成殿至遙察軍機回自神崎出敵之後而自濱南進攻之直義敗歸湊川七日正成與義貞合兵又破直義軍於打出宿於是尊氏直義乘船奔筑紫王軍凱旋於京師既而尊氏在筑紫城聚人民繕甲兵將上洛又西州寇賊蜂起又播州松圓心起兵應尊氏三月義貞將兵五萬西征尊氏圍心防之

攻合正成自陴上東矢亂發大石亂投殺敵又三百人東兵熟視則芻靈也復彌恥恨越武庫者越遠州之姪也一日對弈競賽恚怒乃相堪其屬皆相殺二百餘人死焉城中見之大呼而嘲哢東兵益恥三月四日平高時使使來曰停軍不可有勝不日宜下之汝曹努力於是衆相議令梓人作梯長二十丈廣丈五以綱係之以車軸轉之而亙城隍或爲地道突騎撞城東兵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乃輕猾之徒數千餘渡長梯棧皷音轟雷霆震呼動天地爭進者相騰踐充塞于長棧之間而無立錐之所於是乎正成投松明于梯上以束薪繼之以彈油灑之溪風吹炎板杜已燒東兵欲退而不能既而梯中絕東兵顚倒溝壑焚而死者以萬數東兵大潰自此東兵轉粮稍乏吉野戶津宇多內郡之豪民蜂起承護良皇子之命帥兵遮東兵往來之道於是多捨兵器而逃去者伺之於險隘之際擊之東兵大斃粮道遂絕乃報城中以期而豪民敢死者數千人從城南衝其中堅諸將陣亂乘銳崩之城中亦皷譟而出中外合勢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東兵大敗而奔殪百餘里間然貞直基資等諸將輕騎逃去正成盡獲其棄物甲冑刀劔珍寶不可勝筭均分與士衆桀豪之民關東武人歷代傳寶之者到此時多亡失焉六波羅聞兵日減又使宇都宮將兵一千紀清亦隨乃攻正成宇都宮十日攻之正成十日防之此時城中亦死傷者有之後東兵專執定斫鍬鍤欲堀壞山於是諸卒手自持鋤而聚城中相笑曰舍兵器取農器有我君太平之象也夏五月六波羅敗東兵乃解圍而去到南都源義貞伐關東殺高時於是帝還正成行逆攝州兵庫浦帝前席召正成曰大儀早

頭顱雖然持盾而大進正成令精兵發積弩矢下如雨東兵不顧死而將破壁正成又大伏弩齊射之中死者日數千人東兵圍之三日其死者殆一萬人其傷者不知其幾萬人也崎基資命十二人書其數乃如此於是佛奥州下令曰約法士衆不聽而戰則抵罪因玆各列營數百東兵相謂曰毋爲小千磐蜂蠆猶有螫也況於正成乎金豫州說貞直曰向赤坂之下也非士卒之功推其水道而絕之城中水乏兵皆渴故降是以推之正成亦夜汲東麓澗溪之水者也耶請認之貞直基資共然其計因遣越越州守水正成素不汲之初正成之將棲于此山也先尋水所峯頭有水號秘泉一夜涌五石許雖大旱莫枯涸又爲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檐以筧納雨滴于器中是爲潤衆口也又具瓶缶備盆盬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陳畚揭巡

丈城繕守備表通道是爲消火箭也其餘拒守之具無一所闕越越州以爲正成不汲此水士卒皆怠懈正成伺其困睡夜遣人出討之殺人數千越越州亡歸本營正成獲其所捨之旗幟翼日建之於陴上東兵見之莫不非笑越氏越氏大怒曰汝等胡爲不躐死死則死此我將先死自登壘而能戰衆亦皆進欲入焉壘堅壁高不能上正成於是發大圓木轉自壁上東兵或倒焉或躓焉或壓焉或死焉是以大騷又多射之如向表的正成亦妙百中是日也東兵死者數千人崎基資曰每軍殺死彼少我多不如止近攻而爲遠攻也自玆各停軍無事故有褒貶倭歌者有連歌者有弈棊者有論茶者皆爲慰無事也四五日正成作木偶人衣甲冑持兵仗夜置數十木偶于城下且使其掩楯復潛軍其後大呼曰正成出矣東兵聞之爭赴而

謂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是也向者大敵敗北宇都宮不創若時來欲攻我其唯獨來也者忘死也是坂東不雙之勇士也又紀清臨軍捨身輕於鴻毛其士卒七百同心而伐我我必也危不若不戰而詘之之善也正成暫去此則宇都宮即來正成有奇言必詘之其術非卿曹之所知此夜將曉天敵漸可到早可去此乃與和田及湯淺共退厥朔且宇兵過古宇津入天王寺乃令人告六波羅六波羅聞而喜數日而後正成聚覆兵數千篝火于野叢之中夜夜如之一夜增一夜宇紀清結甲秣馬待正成之來到正成只又增火宇兵見火愈多愈近曰正成兵勢太甚不可敵也紀氏清氏共謂宇都宮曰以小乘大不亦難乎不如早還歸京師是所以不失前日之功也二十七日夜半乃還厥昧爽正成又入天王寺曰不戰而能屈人之

兵者余前言其不食也明矣乎衆皆悦服八月三日正成獻馬三匹于住吉社獻白鞍馬白綾甲于天王寺寺僧以金軸之書來說正成曰此廐戶王子之讖文也其詞畧曰當人王九十六世天下大亂而主不安此時也東魚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有七旬西鳥飛來食東魚而後海內歸一三年有如獮猴者掠天下三十年大兇變又歸一元正成曰今也固當若讖則我君復踐阼在邇耳正成其後築金剛山謂之千磐城三年春正月奥州太守佛貞直遠州太守越氏實及崎基資將兵十萬圍千磐先是羽州太守道蘊敗吉野豫州太守金貞將扳赤松於是皆會殆二十萬乃圍之數十重旌旗蔽野刀劍射日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此城高百丈周六里時城中唯可一千餘人是以東兵爭進欲登壁正成發大石東兵多碎兜鍪損

若退則正成又出若進則正成又入若此而四五惱東兵東兵不可不退是卽全身亡敵之計也不知汝曹爲如何衆皆然之於是於城中穿坎深廣二丈收骼胔于其中積薪柴于其上會夜大雨正成出士卒或十人或四三人正成使人留守城曰比正成出行且數町焚焉正成行二十餘町而城火東兵見火大鼓譟登城衆見坎中骸曰是必正成也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皆流涕先是笠置城敗於是赤坂城火櫻山聞二城沒落正成死亡遂於一宮社刺殺妻子焚而死六波羅使湯淺定佛治河內明年夏四月三日正成俄攻定佛時定佛夜轉粮自紀州安瀨正成知之潛遣人路奪取其米而來僞爲米使定佛不寤納之城中於是正成大呼擊定佛定佛知其不克乃降正成正成合其兵殆一千人是月十七日行往吉天王寺而陣于渡邊橋之南此時左將監時益越州太守仲時代駿州太守常範貞居六波羅謂之兩六波羅故時人不敢斥以六波羅稱焉六波羅令隅田高橋伐正成正成拒之于天王寺隅高兵七千正成爲魚鱗鶴翼大敗之隅高霄歸京此戰也京兵多溺死渡邊水故童謠云渡邊之水浩浩滔天旣沒我橋遂及我田六波羅令宇都宮紀氏淸氏又攻正成宇都宮曰大軍已不利而還我今以小勢而往可謂萬死一生雖然非所可以辭也秋七月十九日乃帥數百人之杜松而屯正成同郡人和田三郎說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敗今又使宇都宮來此夜已在杜松軍不過六七百人向者隅高七千尙奔之況於宇都宮乎今夜往擊之可也如何正成頤之曰凡戰之贏輸惟其勢無在大亦無在小惟其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所

而合戰則擧天下之士不能當武相二州若以謀而爭則不過其摧利破堅而已是歟不難懼不足者也然合戰之例毋必一旦之勝敗臣正成一人未死于軍則於開聖運乎何有正成乃歸帝彌喜不爲無俚九月十一日正成築赤坂山而居焉殆有五百騎許時備之後州有櫻山者聞正成起兵十三日在一宮遂帥兵通志於正成六波羅聞楠櫻等叛告事于關東平副元師高時大駭於是乎爲擊笠置赤坂遣軍卒西馳冬十月平軍圍赤坂正成使舍弟正季與和田正遠將兵三百騎潛居于它山東軍沒溝傳壁正成大射之東兵多中傷者故少退諸卒皆卸鞍脫甲休息正季正遠伺之急馳大斬短兵相接東兵畏正成而不虞季遠於是遽騷正成亦出城共擊之東軍敗奔到石河而止時人曰所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信哉東兵數萬又來攻城本間澁谷欲雪曩昔之恥徑到城下將跨超壁而入正成素重塗爲保乃東兵之至壁下則壹切其繩而倒側東兵之見壓死者數百人又投中木石者不知其數其後東兵復攻以革盾至城下將破壁牆於是正成以長柄杓酌鑊湯而灑壁前如雨東軍之見熱爛者數百人或病臥者殆百人自此東兵爲遠攻之計正成粮盡士卒愁然於是乎正成謂諸卒曰是行也亡敵居寇甚夥是汝曹之所知也然東兵不減竈是以知其不退今城中食乏無援兵故我欲潛出夫爲君先天下之人而欲立戰功者非宜惜命雖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今也死則暴虎馮河而已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今也不死則臨事好謀者也故我今出此城而後大功可期正成詐爲自害東兵知正成之死則退

用則去惜哉建武帝之固少恩哉嗚呼後嗣王其鑒于茲

此傳慶長九年之冬所作時先生二十二歳也惺窩曰藤房傳叙事整亮賛辭簡潔至敬至敬不怠則復古之功可竢焉必待淨書之日

楠正成傳

楠正成者河內金剛人也乳名多聞其先敏達天王之冑孫左僕射橘諸兄之裔也元弘元年秋帝避平族之難而在于笠置城天下之士恐六波羅罕到笠置者時帝假寐夢紫宸殿前大樹下衆人多成行列如所謂天街槐衙也其南指枝茂葉蔓樹間南嚮敷重簟席帝以爲有誰在此席哉傍有雙鬟童曰欲避畔臣之逆幸有南木下之御座在焉此爲陛下設也請快安寢言已而二童升天帝覺自以爲吉因召藤納言藤房以告焉藤房跪而言曰是吉夢也雖古之商高宗自天賚良弼之應未能過也是天之所以示陛下再踐南面之阼者也敬之哉帝曰夫文南木爲楠此處有姓楠氏者乎成就坊律師對曰臣聞河內州金剛山之下楠兵衞正成者有之帝敏達之苗裔而橘諸兄之後胤也然蟬聯杳邈世在民間也年久矣至正成其爲人素好奇計故以軍謀密策有名於邊臣請薦之于陛下帝聞藤房之言乃心喜而自負於是勅藤房遣使召正成聘詞甚厚正成卽共使者來于笠置帝使藤房勅正成曰爲征東夷召汝汝卽日來其志不諭朕心嘉之爲言所以決勝事於一時致太平於四海之意朕其擇之正成奏曰乃者東夷之暴虐自速天辜陛下能以天道爲天罰乎彼身何難之有但戰伐之功在智謀武略也若以兵勢

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棄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房星之精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幸甚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默然如此之忠言可謂反覆而諫奈帝變色何顧視夫相國之言有似諂諛之人矣其後遂足利氏爲逆于關東帝使義貞伐高氏又遣使乘龍馬馳告事于義貞使者至江州龍馬俄斃藤房之言驗矣藤房又諫帝不聽逸遊太甚復又數諫帝又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乎建武二年三月十一日帝幸八幡宮藤房從之明日藤房侍上上亦知其復諫藤房因言帝曰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人曰爲臣之道如此而可乎遂去之北山之下帝聞藤房行而大驚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之竟不得乃大慟哭而還帝亦悔焉

賛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熸今藤納言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乎岌岌乎文衡其知人者歟其後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君也可謂反覆矣而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

乘之造父爲御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戒乞幸陛下鑑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下未安而上之淫樂故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男女之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是則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以記錄決斷所如無人然群臣咸以爲虞芮質成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其之爲惑也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無它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恩賜未遍愁訴怨懟者何也見忠功之不立政道之不正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大內其課甚多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人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膺圖逆徒雖亡然定天下安陛下者高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則魏徵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忠思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之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之者退嗚呼今政道非啻弗中抽賞之功復有似反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國之燼爲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杖戈而不速來也必矣抑又臣案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

之不可謂不忠也明年春新作大内費藝防二州之入稅諸國分二十之一又建馬塲殿帝每幸此殿有歌舞蹴鞠梁弓競馬之戲時雲州大守鹽高貞使獻龍馬曰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鷄頸而長鬃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今日自卯至于酉其道殆四百有五十六里云帝悅曰良馬也厚禮其使者而歸之乃詔馬寮而善養之朝飮御溝夕秣天閑帝試令本間乘本間以爲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溝若非天馬豈能如此哉帝益悅一日宴群臣於馬塲殿帝因問藤相國曰支那屈地之產項羽之騅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來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古者伏義氏之王天下也龍馬負圖而出河堯舜氏之馭寓內也鳳凰聞簫而舞庭是匪聖明之德天豈降此嘉祥哉其

後周穆王得八駿之乘巡行天下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崑命之阿赤水之陽西宴王母于瑤池南逢盛姬于壁臺遠遊之樂莫樂焉故穆王之有位五十五年有年一百五年有後之爲八駿圖者觀其狀咸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今亦因此見之則其狀相類也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劣乎是以思之與夫屈乘楚騅異日之談也誠是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帝愈悅衆皆莫不稱之藤房來晩坐定帝又問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隕爲八駿之恠穆王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八

傳下

藤原藤房傳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對齊宣王曰王勿變乎色臣不敢不以正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今果有其人乎藤藤房有焉

藤房者藤亞相宣房之子也早爲納言元弘元年八月平族構難天王出居于河內笠置平族帥兵環而攻之九月王師敗矣王潛出藤房從之初及帝握劔璽卽寶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當此時藤房一人而已可不謂之事君以忠乎後天王如隱州平氏流藤房于常州其后楠正成于河內松圓心于播磨和長年于伯耆源高氏于丹波共起義兵擊平族平族軍潰亡奔東州時益死于路仲時自殺于番馬其衆四百餘人皆死焉源義貞大帥兵伐東關元弘三年夏圍鎌倉義貞多焉五月平高時自殺平氏殲焉於是天下盡宗天王六月天王至自隱州其後藤房歸于京師爲天下一統故左金吾藤實世擢上卿有事而罷乃以藤房代之藤房無偏無頗遵王之誼時會女謁行藤房知諫之不用乃稱疾而免可謂不忠乎其時帝賞諸將之功各賜封戶食邑獨忘松圓心也藤房爲言

也順同時有善吏部王才子源澄源文藤勤橘正通慶保胤之輩皆以文而會者也順又與貞上人淨闍梨爲方外之交或時入棲霞寺應李部王之敎或時遊白河院添藤武衞之興賦紫藤於嵯峨院詠紅葉於源氏宅平生詩文甚繁其後順任能登國守將行時赴右監門藤將軍亭慶保胤在座餞順勸醉惜別曰雖三百盃莫強辭邊土是不醉鄕此一兩句可重詠北陸豈亦詩國順又著倭名類聚鈔語在其自序中倭名有詳略二本今所新刊者是爲詳本那波道圓來告刻梓事且問順世系余於是記其事迹之少概以贈之吁古稱揚子雲識字然九原不可作也源順者吾邦千歲之子雲乎熟知倭名者且暮遇之

元和三年丁巳冬十一月日羅浮散人洗筆於雲母谿清處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七終

冬貫之卒　一說曰貫之父名望行

贊曰周詩卜子夏序曰詩有六義焉紀貫之於倭謌亦云其合之善夫至如夫論六人之體製則得議難之意也如紀貫之之歌後之作者不能加焉

源順傳　依那波道圓之求載諸新刊倭名鈔卷首

從五位上能登守源朝臣順者其先出自弘仁帝帝生定賜源姓號之楊院大納言定生至仕擢從四位下左京大夫所謂天下之好色者也至生攀攀生順順爲人博聞强記識字屬文賦詩又詠倭歌比壯擧名進士直弉學院邑上帝天曆五年詔順及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於昭陽舍撰後撰倭歌集二十卷時人謂之梨壺五人順爲之最侍中亞將謙德公爲撰倭歌所別當順爲之文其略曰雄劍在腰拔則秋霜三尺雌黃自口吟又寒玉一聲世以爲美談是年冬十月順依藏人少內記大江澄景奉宣而作禁制撰倭歌所闌入文先是萬業集傳于世久矣然自沙門勤操空海造以呂波字而后人皆赴簡便而不讀萬葉萬葉書體殆漸廢弛順懼其古風之委地而以國諺爲之訓點至今學和歌者大率賴之順之功居多八年春三月順編橘在列集七卷在列者爲延長承平之詩人後薙髪于天台山改名尊敬者也順平日好誦在列詩故及此焉康保年中補總州員外郎又除戶部郎中圓融院天延四年正月請依和泉國功補淡路守不許天元三年正月請依和泉所濟功勞次第任伊賀伊勢守不許順嘗在上野守大王亭賦詩其序有云有好學而無益者前泉州刺史順也一生貧而樂道徙繼原憲之前蹤九年沈於散班空添稽含之左鬢蓋述其懷

此爲花鳥之使乞食之客以此爲活計之媒故以爲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近代存古風者僅二三人然長短不同論以可辯華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華而少實如圖畫美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辭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如賈人之着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一作幽遠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而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艶而無氣力如病婦之傅花粉大友黑主之歌古猿丸大夫之亞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息花前也此外氏姓流聞者不可勝數其大底皆以豔爲基不知歌之趣者也俗人爭事榮利不用詠和謌悲哉雖貴兼相將富餘金錢而骨未朽於土中名先滅於世上適爲後世被知者唯倭歌人而已矣何者語近人耳義協神明也昔平城天子詔侍臣令撰萬葉集自爾已來時歷十代數過百年其後倭歌棄捐不見采用雖風流如野宰相輕情如在納言皆以它才聞不以斯道顯陛下御宇于今九載仁流秋津洲之外惠茂筑波山之蔭淵變爲瀨之聲寂寂閉口砂長爲巖之頌洋洋盈耳思繼既絶之風欲興久廢之道因詔大内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前甲斐少目凡河内躬恒右衛門府生壬生忠岑等各獻其家集及古來舊謌曰續萬葉集於是重有詔部類所奉之歌勒而爲二十卷名曰古今倭歌集臣等詞少春花之艶名竊秋夜之長況哉進恐時俗之嘲退慙才藝之拙適遇倭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嗟乎人丸既沒倭歌不在茲乎于時延喜五年歲次乙丑四月十五日臣貫之等謹序云爾貫之父名文幹貫之子名時文時文亦以倭歌世其家天慶九年

輩而此風大興逮于醍醐帝之統御天下也有紀貫之者壯慕人丸赤人之爲人而以倭歌爲業專發古風幽玄之趣最惡浮虛艶麗之詞殆乎得歌人之體也延喜五年帝詔貫之等撰古今倭歌集歌一千首篇二十卷貫之爲序其詞曰夫倭歌者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華於詞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無爲思慮易遷哀樂相變感生於志詠形於言是以逸者其聲樂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懷可以發憤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近於倭歌倭歌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若夫春鳥之囀花中秋蟲之吟草間雖無曲節各發歌謠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古者神代七世時質人淳情欲無分倭歌未作逮乎素盞烏尊到於雲州始有三十一字之詠即今之反歌之體也其後雖天神之孫海童之女莫不以倭歌通情者也粤及人代此道大興長歌短歌旋頭混本之類雜體非一派流漸多譬猶拂雲之樹生自寸苗之種滔天之波起於一滴之露至如難波津之什獻天皇也富緒川之篇報太子也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但見上古之歌多存質朴之語未爲耳目之弄惟作教誡之端古天子毎良辰美景勅侍臣預宴筵者獻倭歌君臣之情由斯可見賢愚之性於是相分所以隨民之欲選士之才也自大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詞人才子慕風繼塵移彼漢家之字化我日域之俗民業一改倭歌中微然而尚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歩古今之間又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二人以倭歌相上下人丸難爲上赤人難爲下其餘業倭歌者綿綿不絶及彼時變澆漓人貴奢淫而浮辭雲興艶流泉涌其實皆摽其華孤榮至有好色之人以

上皇勅輔佐天子攝行萬機初帝年十四即位至此聽明一日行幸朱雀院（上皇所居）上皇謂帝曰右大臣年高才賢擧國之所望也專宜任用乃召右大臣宣其旨右大臣固辭而止已而左大臣聞而大恨（右大臣有詩曰君富春秋臣漸老恩無涯岸報猶遲又辭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而屢上表帝不聽其第三辭表有云吹毛之疵逐榮華以鋒起銷骨之毀隨爵祿而荐臻云云）於是左大臣與源光卿藤菅根朝臣等相謀遂譖之帝疑之左大臣妹爲皇后帝及左大臣年相富而內外讒行昌泰四年（是爲延喜元年）正月二十日左遷太宰權帥（時年五十七右大臣在謫所作詩曰都府樓唯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又九月十三夜詩曰昔被榮花簪組縛今爲貶謫草萊囚月色似鏡無明罪風氣如刀不破愁隨見隨聞皆慘慄此秋獨作我身秋又雁詩曰我爲遷客汝來賓共是蒹葭旅泊身欹枕思量歸去日我知何歲汝明春）延喜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右大臣薨于配所葬安樂寺年五十九平生所詠倭歌曰菅家御集其詩文曰菅家文草其在宰府所著詩文曰菅家後集（御集一卷文草十二卷後集三卷又別有菅家日記）初右大臣與諸儒奉詔修文德天皇實錄十卷右大臣撰序又嘗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錄等部類而修類聚國史二百卷共行於世延長元年三月詔捨菅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天曆元年立祠于右近馬塲所謂北野社是也一條院正曆四年五月遣勅使於宰府安樂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紀貫之傳

昔在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左右旋礙馭盧島而同會一面時冊尊先唱曰喜哉遇美少男焉諾尊不悅曰事不順也更旋又逢是行也諾尊唱曰喜哉遇美少女焉此倭歌之權輿也二尊所謂陽神陰神也爾來素盞烏尊之於稻田姬也彥火火尊之於豐玉姬也皆莫不以倭歌而言其志焉神武已往不絕如綖至持統文武之君則得人丸赤人之

菅原宿禰道長秋篠宿禰安人並賜姓朝臣又土師宿禰諸士賜姓大枝朝臣（土師氏有四腹其中宮母家曰毛受腹者爲大枝朝臣自餘三腹者或從秋篠朝臣或從菅原朝臣）古人之子曰清公博學多聞弘仁天長之際與丞相清原眞人及諸博士斟酌律令而作義解清公之子曰是善能繼家業侍讀清和帝以講孝經論語經史及群書治要等帝甚善遇時與大江氏齊名世稱曰菅江先是大學寮毎年春秋釋奠先聖先儒此寮有東西曹司菅氏江氏爲其曹主敎授諸生是善仕至參議正四位下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是善之子者乃右大臣也名道眞字三（世稱菅三文屋康秀字琳而稱文琳平貞文字仲而稱平仲三善清行字耀而稱三耀紀長谷雄字寛而稱紀寛此類猶多）幼而穎悟才過父祖及壯文采月進屬文章作詩賦初貞觀四年五月補文章生九年爲得業生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對策及第（此年在都良香宅射弓善得其禮初右大臣就良香學良香見其才而恥爲其師其後延喜帝爲春宮出十題令右大臣刻時作詩先是大臣嘗詠和歌曰比左可多乃都幾乃加都羅毛於留波加里伊倍能加世於毛布可勢氏志我奈至此擧對策及第折桂林之枝而才名彌顯不負母之所祝也）十八年進爲侍從元慶六年渤海國使者來諸儒往鴻臚館見之使者一日見右大臣所作詩藁稱曰風製似白樂天大臣聞而悅之（延喜帝御製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花皆悉金唯詠一聯和氣味幾連三代飽淸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餘霞句句侵更有菅家勝白様從玆抛却匣塵深）仁和年中任南海道讃岐國守寛平五年二月進爲參議六年九月門徒於吉祥院修五十賀（時草鞋者捧沙金及願文其詞曰傳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雖削迹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敎之風多改蠢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欲報不能故福田之地捨此沙金金以表中誠之不輕砂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曰此是天子之所爲歟）九年六月經中納言升大納言兼右大將（是年十月延喜即位）昌泰二年二月累進至右大臣右大將如故是時與左大臣左大將藤原朝臣時平共受

靖白曰唐詩有曰胡衡者作衡命使日本國詩曰衡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唐詩品彙雖不記其爵里而載于盛唐詩人之列文苑英華題云使本國而無日字也朝胡字相似且就海外慈親蓬萊鄉路若木故園西望東歸等之句而檢證之則此詩可爲朝衡之作乎王維送朝衡序云捧天皇敬問之詔然則仲麻呂之出大唐也齎來玄宗之勅簡者必矣非使本國之謂乎　先生喜曰其或然乎其後十題雜詠之時靖探題得胡衡乃作長句辯其旨趣結句云胡衡終何者恐是晁巨卿　先生益頷焉

菅丞相傳　自註

右大臣菅原朝臣其先出自天穗日命與素盞烏尊天照大神誓而所生也天穗日命十有四世孫曰野見宿禰居出雲國纒向珠城宮御宇垂仁天皇野見宿禰奉詔到大和國與當麻蹶速角力而贏當是之時人死者多殉葬帝甚哀之野見宿禰率土部三百人採埴造像以代殉帝大嘉之賜土師姓逮天宗高紹御宇光仁天皇天應元年野見宿禰之後遠江介土師宿禰古人散位土師宿禰道長奏請依其所居地名改土師爲菅原姓詔許之桓武帝延曆元年少內記正八位上土師宿禰安人改土師賜秋篠姓四年冬十二月勅以菅原宿禰古人侍讀之勞賜古人男四人衣糧令勤學業九年冬十二月勅菅原眞仲土師菅麻呂改其姓爲大枝朝臣枝一作江是月詔

夜仲麻呂仰見明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倭歌人問之仲麻呂寫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歡笑其歌詞在古今倭謌集及紀貫之土佐日記中既而仲麻呂海路逢風與藤原清河漂泊安南備嘗艱難人或謂既沒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不幾仲麻呂脱自安南復入大唐授衛尉少卿肅宗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爾後仲麻呂屬新羅宿衞王子金隱居歸鄕附書送於卿親景雲四年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達送于本朝仲麻呂前後留中華五十年專好書籍放其還鄕逗留不去然不能忘本邦每言鄕國心魂悵然以大曆五年正月遂卒於唐國年七十代宗皇帝悼之贈潞州大都督實光仁帝寶龜元年也或曰仲麻呂年七十三寶龜十年勅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賜東絁百疋白綿三百屯仁明天皇承和三年詔詞曰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倍朝臣仲滿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贈正二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峯聳峻學海揚漪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憖莫遂言歸唯有掞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旣隆於前命重叔崇班俾洽於命詔

按仲麻呂以寶龜元年卒於大唐當代宗大曆五年而李白卒於寶應元年下至大曆五年間七歲何有其挽詞乎不能免世人之疑也今見此所改定之傳如發矇也世人之疑始解

先生常惜仲麻呂篇藻之不著見也一日

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徴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葡萄之舘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沿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次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鄕莊舃既題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裏足東轅策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絶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鄭邪臺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負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廻鵠首乘雲則八風俯走扶桑如薺鬱嶋如萍沃白日而歎三山浮蒼天而呑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噫去帝鄕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其詩云積水不可極云云秘書包信亦以詩送之曰上才生下國云云陸海亦送以詩曰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鄭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此詩或以爲趙驊作其餘當時名輩皆以詩序送朝衡既至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餞贐甚多飮酒惜別及

也可勝嘆哉

右仲麻呂傳應菅玄同之求粗考漢倭諸書并所傳聞誦稱者其間加己意以哀成如此

按此傳元和年中作也其後蒙　台命修本朝編年錄時博考群書彌知仲麻呂始末之實故改作其傳者如左

改定阿倍仲麻呂傳

阿倍仲麻呂者中務大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一名仲滿麻呂滿蓋音之轉也靈龜二年八月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時仲麻呂爲留學生而從行年十六先是授從八位上稟性聰敏好讀書既而縣守歸本邦仲麻呂慕中國之風留學不歸易姓名曰朝衡朝或作晁唐玄宗皇帝愛其才而厚遇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檢拔歷左補闕多所該識唐人或稱晁監或稱晁卿或稱晁校書又稱晁巨卿又或呼日本聘賀使天平六年平群廣成將還自唐時船發蘇州海風忽惡漂崑崙國賊圍之纔得解而歸唐國遇仲麻呂便奏入朝請取渤海道而歸天子許之仲麻呂嘗以布裘贈王屋山人魏萬日本布爲之翰林李太白送魏萬詩云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是也一且儲光羲貽詩于朝衡曰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遊太學中夜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其後天寶十二年仲麻呂與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同舟歸朝於是右丞王維送朝衡以詩并序其序云舜覲群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惟我皇上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限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

際晨征莽蒼中鯨波騰水府蜃氣狀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劉徐之詩雖不斥其名然共稱贈日本聘使則盖亦在吉備公仲麻呂之間乎仲麻呂既至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餞贐甚多飲酒惜別及夜仲麻呂仰見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倭歌人問之仲麻呂寫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歡笑其歌詞在古今和歌集及紀貫之土佐日記中仲麻呂歸自唐實聖武帝天平之末也仲麻呂進而至從三位孝謙帝天平勝寶五年仲麻呂奉大使之詔再赴唐修舊盟也時天寶十二載也初仲麻呂以布裘贈王屋山人魏萬魏萬喜而服之李翰林太白所謂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風塵是也至於肅宗上元中擢仲麻呂以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其所歷官蓋如此此時遇安史之亂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既而仲麻呂將歸而歿天子聞之追贈潞州大都督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丁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光仁天皇寶龜十年夏五月聞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絁一百疋白綿三百屯仲麻呂卒時年七十或曰七十三云　我朝之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吉備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仲麻呂在唐年久其學多所該識其後世掌天文曆數之事賀茂保憲及子光榮安倍晴明皆仲麻呂之餘流苗裔也嗚呼晁卿遣唐留學之勞亦偉哉其不辱君命可知矣見其所仕官履歷則彼國此國之眷遇晁卿其可知矣以太白摩詰諸詩而觀之則晁衡之交接賢士大夫而最見愛惜亦可知矣千載之後其人其才猶可想見矣惜乎其著述文章不盡傳于世

義敎行今見眞人果然豈不信哉既而明年秋七月粟田還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秋八月仲麻呂從大使大伴山守副使多治比縣守赴唐時年十六（一云元明帝和銅元年仲麻呂生）爲聖武天皇神龜初詔粟田眞人爲遣唐大使以仲麻呂爲副使或曰此時吉備朝臣眞備爲遣唐使（按續日本紀粟田吉備雖爲二人而唐書日本傳似以爲一人乎）時玄宗開元年中也眞人請從諸儒受經玄宗使四門助敎趙玄默即鴻臚寺爲之師眞人等以大幅布爲贄眞人悉其賞物貨諸書以歸仲滿留學不歸易姓名曰朝衡（朝晁同楚詞甲子之晁漢書晁錯一作朝錯）唐帝愛其才而厚遇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檢校歷左補闕唐人不斥名而稱晁監或稱晁卿又稱晁巨卿又或呼日本聘賀使其所敬慕如此天平六年平群朝臣廣成將還自唐時船發蘇州海風忽惡漂崑崙國賊圍之纔得解而歸唐國遇仲麻呂便奏入朝請取渤海路而歸天子許之賜船粮發遣久之仲麻呂將還時王右丞維送之以詩幷序曰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廻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呑九城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是其畧也）其詩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暎天黑魚眼射波紅鄕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包秘書佶亦以詩送之曰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隣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眞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山玉帛均劉長卿詩曰憐君異城朝周遠積水連天何處通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徐凝詩曰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廻

夫姓柿本名人麻呂蓋上世之歌人也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新田高市之王子吉野山之春風從仙駕而獻壽明石浦之秋霧思扁舟而綴詞誠是六義之秀逸萬代之美談者歟方今依重幽玄之古篇聊傳後素之新樣因有所感乃作讃焉讃曰倭歌之仙受性于天其才卓爾厥鋒森然三十一字詞華露鮮四百餘載來葉風傳斯道宗匠我朝前賢涅而不緇鑽之彌堅鳳毛少彙麟角猶專既謂獨步誰敢比肩顯季擇日爲之供源俊頼以下賓客多會頌讃之後顯季吟明石浦之朝霧之歌而罷酒宴或曰人麻呂墓在和州初瀨之傍鴨長明行而問之無知者以俗呼其地號歌墳故也問歌墳何在而後始得知之或曰播州明石浦有人麻呂墓云或曰石見國高角山亦有人麻呂墓云或曰人麻呂集載入唐之和歌按天平勝寳年中有遣唐副使從五位上陸奥介玉手人麻呂及山城史生上道人麻呂者由此傳誤乎或曰世稱天平元年人麻呂卒皆未詳傳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古人之遺意也

國史公曰人麻呂沒後以倭歌名世者紀貫之貫之之稱人麻呂也太甚故人麻呂之名得紀氏而益顯長明好倭歌者也宜乎尋人麻呂墓而識之以爲後世之所据矣

阿倍仲麻呂傳　阿一作安

阿倍仲麻呂者中務太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一名仲滿（麻呂滿蓋音之轉也猶藤原仲麻呂亦稱仲滿也）性聰敏好讀書先是文武帝大寶三年遣粟田眞人入唐時武后長安年也眞人好學能屬文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唐人曰我聞海東有君子國人民豐樂禮

菩薩權現歟神之與佛必其有分然其效亦可觀矣。

元和三年之夏　先生始登荒山尋見其所傳稱之舊記作此傳既而歸京示惺窩讃嘆曰傳中曰沙門不聽闖入焉先所謂援神入佛掠社戶爲僧俸者驗于此摘奸證慝鞫情鈎距司梟者必辯焉夫涉史筆者必據經據經者必通律元有二理哉云云請寫之乃呈一通寄謝書曰結末賛詞無餘蘊豈復有它筆哉

柿本人麻呂傳

從三位柿本朝臣人麻呂以善賦倭歌而最著者也其在于藤原奈良之兩朝也或過近江之舊都或從吉野之行幸或侍雷岳之御遊者無不以詠歌矣朱鳥三年夏四月草壁太子薨文武四年夏四月明日香公主薨皆人麻呂作挽歌哭殯宮其常以倭歌所交遊者輕皇子長皇子高市新田部弓削舍人忍坂部之諸皇子及泊瀨部皇女等悉是當時貴介親王也紀州讃州筑紫國詠所經歷者亦多人麻呂在石見國將死自悼作歌其妻依羅娘子和之而悲其平生所著長短倭歌若干首載在家集及萬葉集蓋倭歌雖爲本朝之古風然自大津皇子始作詩賦而後倭歌漸衰然猶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有山邊赤人者並倭歌仙也人麻呂難爲上赤人難爲下奈良帝愛龍田河之紅葉以爲錦人麻呂眺吉野山之白櫻以爲雲至今歌人執爲口實元永元年夏六月六條修理大夫顯季新畫人麻呂小影一幅長三尺許著烏帽子直衣左採紙右握筆年可六十餘令大學頭藤原敦光作賛其詞曰太

手馬頭各等身像於瀧尾下號本地神宮寺又立軍荼利堂於瀧山頂其側眞僧形文殊行天台止觀玄義法門秋七月仁復崇山王于野口生岳大日堂以守東州云每歲三月一日設法會于四本龍寺使神人昇三靈輿而讀般若法華奉崇權現祈朝家祝國土弘仁年中有遷都事太上皇有故輿軍勑禱此山已而誅仲成於是詔授權現正一位勳一等又坂上田村丸奉勑伐北戎田村誓祈之北夷服從田村丸獻甲冑弓箭馬鞭於權現而歸奏詔賜陸奧武藏等貢物三分之一於山中爾來顯密者充於山中房舍如綴承平年中詔諸將討平將門祈宇都宮時人夢劒自神殿出將門首入洛勑賜宇都宮神號正一位勳一等日光大明神然二荒宇都宮神雖不異而二荒不供鳥魚宇都宮供鳥魚鹿而沙門不得闌入宇都宮中云元

暦年中源賴朝祈討平氏以此國久野大井手爲日光神燈油料處又始行五月祭會文治五年賴朝祈擊藤泰衡泰衡伏誅因縛所擒五郎季衡于神前復獻靈劒神寶以爲報賽分那須莊內五箇鄕充生贄狩料賜森田向田置每日神供料而又創一字置摩多羅神像或曰亦名金毘羅此神烏帽著袴夷踞持鼓左右有兩童一曰丁禮多一曰尼子多或立儛或擊鼓相傳最澄沙門入唐在天台山時此神顯形見澄曰我隨汝而赴日本且授以祕法所謂擊鼓觀心者台徒深爲祕要逮澄之歸國也復逢此神於比叡山於是祭而崇之圖而傳之云文永弘安之間異賊來襲詔祈請之人僉曰流鏑矢出自神扉飛西方而鳴不幾蒙古船漂賊果溺亡焉靑史公曰嗚呼二荒山神神歟佛歟自其本而視之則陰陽不測歟從其迹而觀之則

涌山鳴俄見三神人其一天女端正玉冠瓔珞齡可三十其一丈夫衣冠搢笏黑白宣髮年五十餘其一神童狩衣白袴負弓矢貌甚鮮白歲十五許各鋪鹿皮而坐其扈從眷屬諸神前後圍遶隔庭並居道大奇敬神告曰我在此山二千餘年汝今居于茲我爲護法神言已而去明年三月道死於四本龍寺先是下野國公伊博士爲道請補陀洛山碑于空海海曰予與道公雖不向顏依國公之索不恥管翰之拙粗書以與之題曰沙門勝道歷山水瑩玄珠碑載在性靈集中海已聞勝區以弘仁十一年秋率眞濟等來入四本龍寺與寺僧道珍敎旻尊鎭仁朝等皆勝道弟子也往見龍生瀧又登中禪寺浮南湖達千手碕而海手書額曰補陀洛山發心壇門復創數寺於湖西北有巨窟在寺艮隅大風自窟中吹出壞舍拔木海至窟前改二荒名

日光又四本龍寺西七里有洞洞後有瀑瀑南岸立神宮置不動明王像曰寂光寺又勝道禪定之處離怖畏所岩窟北三里許有瀑布白如亂絲有嶺曰龜山形似伏龜上有龍穴海縛蝎舍於杉下居數日穴南有蓮池池中生白玉海曰是天補星也裹之袈裟以納之號小玉殿又見女體神自峯頭降其姿金冠麗服甚美侍女童奴相從海大感而建社于窟上奉之手書題曰女體中宮門遺蹟猶夥矣是年九月朔建大日遍照像于野口生岳俗稱此所昔此山神取出之地也十二月海歸洛奏以瀧尾爲定額之寺其後仁明帝嘉祥元年夏圓仁入山獻數種寶物於權現上中禪寺浮湖刻藥師及日光月光十二神將像於南岸之碕號藥師寺自西域耆婆至唐一行所傳授之藥壺埋其寺中心仁到瀧尾崇遷山王于其麓又造彌陀千

前山名二荒者象陰陽二儀也夫既稱在宇中將則此神豈中葉已後之事哉余観空海之碑野相公之縁起藤敦光之私記只擧山中之勝狀與浮屠之法事而不載此神下降之時世及在宇中將爲何人而仕何帝也蓋闕疑也古者自伊弉諾伊弉冊生山川山川自有神靈何待在宇氏而始有神哉故奉之祭祀載之格式歲時必薦旱潦必祈蘋蘩必欽誠敬以格齋明必感豈獨二荒而已哉諸社亦然後世浮屠桑門之徒欲採而爲已有故引佛水神波之譬唱本地垂跡之說据和光同塵之意擧菩薩權現之號是以勝道空海圓仁相踵而來于此山勝道者下野國芳賀郡人也天平神護二年三月道年三十二步自大劔峯北到此山下有一河不克渡忽有神人貌可畏也手握靑赤二蛇叱道曰我是深沙王也可渡汝也即放二蛇

蛇亙河如虹橋道得到北岸已而神及蛇沒而不見初此山神到此不能渉山菅生茂塡河成橋故曰山菅橋道尋奇雲入北嶺建寺置千手觀音像名四本龍寺神護景雲元年四月道登山頂去四十里許於半腹有一湖雪深霧闇不得上而宿湖涯三練行苦修殆十有四年天應二年三月又攀躋遂得上峯巓衆山環峙四湖碧深靈草異木珍花奇岩觀察悅目乃結小庵而居延曆三年之夏道造小舟泛湖南北到歌濱見一白蛇人面白毛頸係璜又浮西湖見金色千手觀音放光入水底道建神宮崇權現安丈六千手像號中禪寺又立五大尊像於南岸名日輪寺寺前有小島道住此祈朝家異人來現八年天子聞道事詔任上野國講師故號上野島大同二年夏旱國司請雨道登巓祈之時雨弘仁七年道詣中禪寺風雨晦冥湖

呂尋之俄見一婦呼猿麻呂曰汝不知乎妾是此山主也汝是妾之孫也誘汝至此者欲使汝伐我寇我寇赤城神現蜈蚣貌妾爲蛇蟒姿以是爲證汝獲克則與此山于汝以爲遊獵之地猿麻呂諾去明日日中往視湖西有沼栢藤諸樹灌茂有蜈蚣自西來群蛇出鬪相螫相咬蜿蜒曼衍蜈蚣動繞纏蛇頸屈蟠匍匐彌山塡谷不知其幾百千也猿麻呂未知赤城神爲何也於是一巨蜈蚣左右生角與大蛇急接猿麻呂以爲赤城神是也而發矢中左目蜈蚣被疵而奔蛇欲追北猿麻呂諫而止焉猿麻呂獨逐而行踰湯下過小山頂到上毛野國利根川而還其戰場血流水赤故曰赤沼其山草木皆染血故曰赤木山今云赤城山（木ト城ト和訓共ニ相同）山下有温湯洗其創故曰赤比曾湯又謂其討寇處爲宇都今之宇都宮是也既而神告曰今賜汝以此山宜棲山麓我子太郎神出則汝當爲申口者猿麻呂悦而歌舞湖邊因名其所曰歌濱猿麻呂在山下望巓有紫雲雲中有黄鶴左右羽上現神形飛下至地化爲美婦告猿麻呂曰我爲二荒山女神羽上之神是太郎大神也汝宜爲小野神其後猿麻呂往登俱示良宿（今云上宿下宿）遷宇都宮又山中有三株杉大而盤根男神女神太郎降於杉上謂之二荒山三所神今尋其迹則所謂男體本宮者男神也瀧尾女體中宮者朝日姫也新宮太郎明神者馬王也宇都宮者猿麻呂也或曰所謂男神女神者日本武尊與橘妃也祭之山中云

青史公曰在宇中將者是東州鄙人之語也按續日本紀天平神護元年二月始改授刀衞爲近衞府其官員大將一人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然則中將官始於聖武孝謙之世蓋此神者在於神武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七

傳上

二荒山神傳

本朝青史公讀延喜式至于神名所載下野國河內郡二荒山神社曰是何神耶二荒訓云布他阿羅而今云補陀洛以爲觀音之所坐又轉二荒晉爲日光而云大日遍照之山者是浮屠者之誣世俗欺盲聾而援神入佛之姦謀也世之人不之察遂至於使本朝之名神合汚于胡鬼而奪神宮爲梵宇掠社戶爲僧俸焉豈不惑乎亦不悲乎其傳曰下毛野國河內郡二荒山神者初不詳何時世也或曰在鸕草神武之際云有二神共爲夫婦名國神蓋荒神也故號山曰二荒以神所居也有一書號緣起曰昔在宇中將好田獵一旦忤上旨在遷獨騎青馬携鷹狗潛往奧州娶富家朝日氏之女六年生子曰馬王馬王幸妾生兒貌陋醜似獮猿故名曰猿麻呂居陸奧國小野故謂之小野猿麻呂皆死爲二荒之神山中有湖近湖有沼二荒神與上野國赤城神爭湖曰此下野國也赤城神曰此上野國也相戰不決赤城乘勝二荒神憂之於是鹿島神誨之曰猿麻呂孫也善射盍召而勠力哉時猿麻呂狩于熱借山二荒神忽化鹿入熱借山猿麻呂逐之鹿走歸二荒山而不見猿麻

任筆百問闕

丙申之歳所作未脱藁而羅丁酉之災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六終

之有按范史云東方有君子之國三善相公以爲日本國是也仲尼浮海居夷焉不可知其來於本邦哉以世考之則丁于懿德帝之馭寓也所謂君子者指懿德歟我朝儒者之所宜稱者也鄕曹盍言諸

逸書

朝鮮來貢使表請曰仄聞徐福來日本時齎先秦之書以往故歐陽修詠日本刀詩有云徐福往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想夫其科斗篆字之典謨訓誥幷諸經傳亦有之乎使臣幸觀國光所望請者許一窺其古書何幸加旃平生所念在玆今表請以聞不堪懇欵之至

居諸　箕子國聘禮使

日本國玄蕃寮下

王仁論語

百濟國人來貢于　本朝居之鴻臚館時其人有請望于菅江之門其詞云

弁韓信使私致書日本國大學寮曹司昔聞弊邦使价王仁持論語來于貴國仕應神帝爲博士蓋以世而記之當于西晉之初其所齎獻論語白文而已乎魯歟齊歟抑古歟漢儒訓說乎何氏集解乎行于今世者文字有小異故願見焉曹司爲貴國儒宗想須傳受有在請其示諭

月　日　弁韓國信使某致書

日本國大學國子監曹司

以上三卷百問及問條二十七件所示恕靖也　先生或稱二木子或稱老林又稱大林恕稱仲林靖稱叔林共設詞擬問對之體也合編之爲一書號曰攻堅從容錄取諸學記之語也　寬永十七年庚辰之冬

眉山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始驚此起句甚奇其後見唐詩而王駕既有此句云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其形容曉行爲切矣坡老非觝人唾涎者偶然相同歟若步驟之歟下句孰其甲乙哉

君復梅詩

林君復梅詩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膾炙人口久矣別有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亦是好詠梅花未識此二章孰被用捨於具眼

簡齋墨梅

陳簡齋墨梅詩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又云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此二篇有優劣乎願聞眼評果以朱文公所云而決之否

華嚴餅餌

蘇和仲云春晴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評者曰見卵思時夜見彈思鴞炙亦太早計且譬諸浮屠頓教華嚴日照高山故本朝禪林風月之徒推之云華嚴餅餌此評然乎又此詩之例有之乎待示諭耳

太伯

聞太伯可謂至德則仲尼之語也後世執簡者以本邦爲其苗裔俗所稱東海姫氏國之類何其誕哉本邦元是靈神之國也何故妄取彼而爲祖乎嘗有一沙門修日本紀以太伯爲我祖神者時天子怒其背朝儀遂火其書實乎否乎至若伊勢內宮揭三讓以爲額亦是誰所爲歟

孔子浮海

聞孔子曰乘桴浮海又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

又示恕靖問條十三件

叙事繁省

張蒼年老口中無歯或曰張蒼老無歯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父跛公子手僂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僂者逆僂者或曰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父跛公子手僂齊使各以其類逆叙事之法用字有繁有省右二件省與繁孰愈須言其所思

山更幽

王文海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本諸詩所謂蕭蕭馬鳴云爾至于少陵有云伐木丁丁山更幽亦是動中之靜也而王舒王云一鳥不鳴山更幽此等之句蹈襲乎反案乎欲聞其優劣

評詩色香

嘗聞有評詩者至于山谷簡齋詩法有云有色而無香有香而無色譬諸花如此歟此二老者詩家之長也而未能兼有色香何哉願以色與香之品級而告來誰謂今日不有鍾嶸胡仔之輩

巫猿衡雁

唐高適云巫峽啼猿數行涙衡陽歸雁幾封書元交阯王云衡陽雁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二峰是蹈襲者乎偶然相似者乎知而故爲之乎未知其優劣庶乎還我具詩人一隻眼

春夜花月

半山詩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眉山詩春宵一刻値千金花有淸香月有陰二公爲宋之大家其寫春夜花月之光彩不亦奇巧乎優劣如何

馬上續夢

物由之而生成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必非蟋蟀所能帥也彼嘗有云波者水之皮也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執拗何不服哉而涪皤云談經用燕說東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蓋言非荊公罪諸儒穿鑿遂失其源本此等之說果如何

孔顏之退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舊說以終日不違爲句朱子載延平說於集註以不違如愚爲句實可乎但其退者似不盡釋也孔子退乎顏淵退乎請聞其釋

雲龍風虎

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孔氏孝經序龍吟雲興虎嘯風生蓋龍致雲虎致風歟抑亦雲起而龍從之風出而虎從之歟古人祈雨則有祭龍乎故曰象龍致雨亦是油然之雲所使沛然滂沱者耶

君陳

周書所謂君陳不知誰之子故漢孔氏傳唐孔氏疏共以爲成王之臣獨鄭玄以爲周公之子也玄學出自馬融有何所據而云然乎蔡九峰集傳亦不一決而今欲定君陳爲何人也

鴻雁

詩有鴻雁篇禮大夫摯雁王氏字說云大曰鴻小曰雁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而大夫摯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興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彼以大小雅爲鳥鴉字亦是類也耶然黄庭堅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何甚鑿也以鑿爲妙處乎孟子曰惡智爲其鑿也

程子作易傳主於理康節論易主於數而謂伏羲畫卦時乾坤本位南北也六子亦各有其位是先天也文王重卦時易其位是後天也引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之言以證之爾來學先天而主數者本於邵專主義理而據經者本於程及于朱子作本義啓蒙兼程邵以說理氣象數可謂大成然其答王子合所問則曰康節說易有附會穿鑿故不深注意而當闕之雖朱子亦有此言則後世諛聞膚淺者何以辯決之乎吾想其理則數在其中夫易示吉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然則程子之學純而正乎而邵欲授數于二程二程不肯明道嘗曰彼一倍之數也他日有人問乃曰我忘之實忘乎不欲記之乎願聞先天後天之說

三月不違仁

胡德輝問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龜山答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夫惟仲尼之知顏子也是已乎猶又有說歟

桓公子糾

桓公者公子糾弟也諸書所稱先儒所說皆有據焉春秋書子糾書糾未必見其爲桓弟之義也以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而并按之則以爲如何獨程子据漢書所云齊桓殺弟乃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范祖禹朱文公從之韋昭注漢書曰不言兄諱之也請聞其孰兄孰弟之的實也

荊公詩說

三百篇詠蟋蟀者多矣王氏字說云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悉此蟲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況焉楊中立曰陰陽之運萬

人似二人歟吾子須辯之

貨財

夫貨財久矣有虞有贖金之法禹貢列金三品貢金九牧以鑄寶鼎洪範八政二曰貨不亦久乎然金玉之爲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何有用於人哉希者貴美者珍故乎其行於古今而所貴者必有以也耶非天下無用之物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故假之則無用之爲有用也明矣乎然既不可以食又不可以衣則無用也其有用于世也何哉故務本者不以爲寶唯衣食而已請聞貨之有用

利

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然孔子爲政則曰富庶孟子論王政則曰井田而細之至于曰五母雞五母雞不可曰不言利也若不然與王衍曰阿堵物何以異哉孟子不然聖人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以義爲利者是歟故聖賢之言利不爲私也不爲桑弘羊也不言利爲公也不爲王衍也聖賢或言利或否否者常而言者少故曰罕言利以其有害故乎有聞於列者揖進曰乾四德之有利何也與向所說異歟同歟果同於以義爲利歟

河圖洛書

顧命有河圖不有洛書孔子曰河不出圖不曰洛不出書故河圖洛書不相關涉也然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是歆之鑿空撰出歟何所据哉且夫箕子對武王唯言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言洛書龜文之事河圖自河圖爾洛書自洛書爾何以圖書爲經緯卦疇爲表裏乎雖然宋儒或有取此說而合并易與範以論之者吾亦半信半疑吾子以爲如何

易理數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六

問對六

再示恕靖問條十四件

帝乙

易稱帝乙歸妹或曰帝乙湯也或曰湯之玄孫之孫也或曰紂父也故說者紛紛有援尚書所謂自成湯至帝乙明德愼刑者有引鄭國公主銘云帝唐降女大乙歸妹者有据左傳所云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者唯一帝乙也而爲商之三君之名不知孰是

已日乃孚

革卦曰已日乃孚王弼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矣止也朱子發謂戊己之己音紀十干自甲至己然後庚者革改也已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或曰十二辰自子至六陽數極變而之陰於是爲午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改也吁聖人之語不有如是之多說也何後學之穿鑿也哉古人云九師立而易道亡良有以哉已之字義請定於一

陽貨

孔子於陽貨不欲見之而當蘚岩時曰將仕及其偸寶玉大弓春秋書盜不書陽貨何其前後甚異哉韓退之修順宗實錄載李實事多不善誠可惡焉及作實行狀而甚褒賞之不可惡焉何其實一

世於男女之詩曰情曰閨怨曰艶詞曰風懷編輯之者載諸各集蓋是取例于鄭衞之淫風者乎其爲教如何

以上百問恕靖悉皆作之對載在別記

書百問後示恕靖

尙書述帝巡狩而東岳以下曰如初曰如岱禮左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何不曰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乎是古人作文之簡易也後代好古者比比皆然不可勝數頃聞二林吹塤篪於書堂磨瓊瑰於咳唾不亦可乎然有笑于列者抄于露纂于雪不爲不勤其間剽掠偸竊有所不免卑俗繁冗非無可厭或似註疏解釋乎或如抄錄殘賸乎譬諸採珠者唯得鱗甲逐鹿者唯採皮毛也耶文已如此理亦宜然夫文也者言之所筆也言也者意之所畫也無文則何以知言與意哉聖人言語在于六經六經之文置而不論世之執簡者有詳有畧有繁有簡有質有華有拙有巧有俗有不俗此等之類亦不可勝數讀歷代諸大家之言可以見焉自今以往益可致思歟言未旣赤鯶公突出曰鄕曹欲採珠乎我今登禹門三級拏雲而飛當投示明珠唯庶幾莫買其櫝也至其成也則伯仲之庭彷彿麀鹿之靈囿乎何逐外哉何原鄭蕉之夢乎時有猪一肢贈庖丁者雖陸賈擊鮮不能過也團欒而食之孔子曰鮮能知味伯仲其知味哉文亦有味道亦有腴嗚呼旨乎哉理義之悅我心也書之規以遠大

庚辰十月十三日

時　先生五十八歲恕二十三歲靖十七歲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非正色也遠而所見無所至故也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故朱仲晦謂夜半黑窣窣地卽是天之正色信哉其爲玄矣不亦著明乎今見天下之土壤爲壚爲埴爲墳爲塗泥如禹貢所記而往往有五色又有間色錯焉未見其實一歸于黃而定也若謂百卉葉落歸根時已黃也則唯見已黃而朽腐爲黑未可謂凡落葉在地皆黃焜歟願聞地黃之驗徵

何人斯

何人斯篇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是暴公譖蘇公蘇公刺之之詩也讀其詩未見其刺之之詞意也詩雖尙詞而善者去詞又雖尙意而善者去意二者共去則詩焉在哉夫嘗飴初甘終酸食茶始苦後甘詩亦如是乎使暴公聞此詩未嘗指斥也然非暴公其誰哉外雖不怒而愧于中以死歟吾聞之南谿之野客野客聞之解頤先生今願聞其去詞與意而詩猶有在

芣苢

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不言其樂其樂在其中南有樛木南山有臺之樂唯君子顯言其樂所言之樂不如所不言之樂者然則其意在言外與在詞語必有分歟若夫在意外者亦如何哉縱不及于切磋與禮後而當言詩者不可不知也此旨趣吾聞之竹溪之林氏林氏聞之副墨之子歟今請聞芣苢之所以有其樂

鄭衞

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樂記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其刪正其詩列邶鄘衞鄭于國風有男女相悅之作有淫奔之詠何爲不放乎不可不疑也何爲不刪乎不可不擇也後

靈夫皆崇其虚如此然獨於囘之屢空不言虚心而言空之哉我雖口尚乳臭不能無疑

蘭

易翼云二人同心其臭如蘭春秋傳云以蘭有國香然則蘭之爲芳草明矣三閭大夫佩芳草紉秋蘭栽之九畹是慕其香也後人有春蘭秋菊之說則此草于春于秋共有之乎且蘭有數種澤蘭居其一矣易春秋及三閭之所云者何種之蘭乎古人爲爾雅之學有陸佃羅願及張揖陸璣之輩然九原不可起也山谷所愛亦是何種草歟

梅

詩之詠花者所謂桃李棠棣舜英乃至溱洧之勺藥不爲不多然於梅而不言花與香唯言其味所謂說命之鹽梅內則之梅諸皆以爲鼎實所謂標有梅言其實終南有梅言其樹且楚之騷人採衆芳以比況焉者亦多矣獨不及梅也此花蓋古不芳而後世有香歟何不稱于古而顯于後世哉然則始詠梅花者誰歟孔子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我多乎哉請自梅花始

梅酸

洪範次五行木作酸居五味之一夫終日言蜜而口不甘言葷而喉不辛言鹽而舌不鹹言茶而牙不苦獨言醋則口生津望梅則慰乾渴其故何也以五味之始故歟於梅酸則或見之或聞之或言之而後速走肝故乎雖然甘受和則是五味之本乎終日言蜜言飴而口腹未曾有甜味也唯其梅乎未嘗之先覺請問諸知本草如樓護之輩而試之歟易牙不肯知也

玄黃

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其曰蒼曰青曰蔚藍則

歟庶乎聞夫仁不爲知覺而智獨爲知覺之說

君父僎議

有輕薄子詰讀書之人曰生舜者瞽叟也成舜者帝堯也以天下讓舜者亦堯也欲害舜者瞽叟也不以天下而換父者舜也舜之情孰輕重於堯與瞽叟之恩歟舜之義孰淺深於君與父之道歟舜之祭祀孰厚薄於君與父之禮歟或若以之可擬議後世趙宋濮園之不決乎

所生所養 蕭綜

陟岵之人問含飴之老曰禮有所生有所養若無所生則無此身然既棄之即爲土故無所養則不育長二者恩不可無厚薄也且既收養既繼世則與尋常可以異矣然未聞令尹子文厚於乳虎而薄於若敖也況有如蕭綜以己血試枯骸而不共戴天乎雖然誕時早棄後父子不相知而唯可恃怙者獨有所養之人而已則爲人之子者何以處焉

克己由己

晩近雛兒粗知文字者問鬮儒曰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集注謂克己之己私欲也由己之己我也聖人一言一章之內不可若是字義不同也二箇己字共一義也則克己猶云勝我歟自克謂之剛也或謂之無我之說亦可乎何其一句一答之間字義相異耶何氏邢氏說亦不可廢乎姑存一說亦可乎

屢空

口乳之書生議宋儒曰論語回也屢空集註以爲空匱也言貧也然孔子之絕四是空也空空如也是虛也有若無是虛也故先儒以竹虛中比回之屢空者亦有之程子曰心本虛兮朱子曰心之虛

天生德於予一則曰微服而過既知無如予何則何以微服爲哉蓋其盡人事而天理天命有在歟匡人與向魋之不能害之雖已知而其微服而過亦何哉

五德

三王所上之文質與色每代不同其見於經者明矣然則伏羲木德已來卯金火德所由有之乎或曰鄒衍始唱五德而後劉歆敷演之殆不可信也三代既有所上之色則有其所以之德之次序乎

即位

春秋之法君踰年即位周書顧命康王之誥以爲成王在喪康王即位是一日不可無君也故不即位無定民心也然堯三年喪終舜即位舜三年喪終禹即位由是見之間歲不有君乎嗣君之改元在何年乎天子諸侯之事大也可以講究

水火陰陽

洪範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自然之性也而或浸灌漑田之利或決堤漂溺之害或民生日用之物或玉石俱焚之災亦是自然耶非耶譬諸物理則自然之理亦有善有不善乎陽有君子之象陰有小人之象復又不自然乎不可不共無也雖然聖人作易垂抑陰扶陽之訓戒則爲善不爲不善之敎即是脩道謂之敎者歟不識謂何

仁非知覺

孔門以求仁爲務其道大哉談何容易是南軒著洙泗言仁錄晦翁章句集註中往往致思以此故也先儒取手足痿痹痲木爲不仁之義而譬之則惻隱怵惕與知覺無以異歟痒痾疾痛切於我身亦言知覺也然則所謂致知所謂良知亦是在仁中乎仁不外知覺則惻隱亦與是非之心無以異

不失行人之事爭至天倫之道同氣連枝雖不能忍也奉命飮氷之所難廢矣方是之時也孰用捨焉

文房四友

文武之道布在方册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由是見之則筆與刀及策板簡牘久矣仲尼好易漆書三滅雖不見于經而似有墨亦久矣獨硯有之乎無之乎漆云墨云何無所受之也俗傳有仲尼之硯是後世之所稱乎文房四友所起如何

玩物喪志

書曰玩物喪志是召公以旅獒故所訓戒武王也後來明道先生以之告謝良佐良佐汗流浹背即棄擲所藏之硯語曰游於藝集注云玩物適情謂之游其玩物一也喪志與適情之不一何哉學六藝者或曰游或曰玩何爲喪志歟物果可棄乎可不棄乎

好古反古

仲尼之斷書則虞夏商周且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其平生訂今則毎不有未援古而歎之者況祖述之乎古之爲古也不亦善乎雖然中庸載仲尼之言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也曷爲其今之是而古之非也今之爲今也不亦宜乎若以從周爲是則其所祖述幷夏時殷輅韶舞之類乃不是歟果其是也則古之與今請定于一

匡人桓魋

孔子畏於匡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包周身之防知它之不克害之最昭昭矣雖然孟子述此事有云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一則曰

黨東披者不識今誰適從

喩義喩利

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陸子靜訪白鹿書院時因朱文公之求爲講此章其論辯切中當時學者之病蓋自科擧場屋以至於所欲君子小人所常習則易喩也大槩如此文公歎美之然集註不採陸說何也想夫其所嘗言不相合者猶未消釋歟以爲奈何

易簀結纓

曾子子路之學術置而不論唯其易簀結纓之勝劣有之乎不有之乎死生亦大矣不能爲之變動若自匪平素工夫之效驗焉至於斯哉利害禍福來于前則駭而況於死生乎易簀與結纓以爲正歟以爲勇歟學者所宜講也

漆雕曾點閔損

漆雕開之不能信也曾點之風雩詠歸也仲尼一則悅之一則與之然則二子同聖人之志者乎程子皆稱其見大意閔子騫辭季氏有汶上之答若使其不仕者見大意則子騫最可見矣程子曷爲稱點開而不稱子騫乎抑又二子所見果何事

凱風羑里

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染于淫風何爲聖善哉先儒以韓子羑里操合看之有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讀之曰能道出文王心來其文王有何辜而當誅乎商受有何德而聖明乎文王我師也程子豈欺我乎子之於母也臣之於君也責己而不見它非歟如何

復讎

禮兄弟之仇不反兵若奉君命而使於四方遇塗于仇則如之何哉欲報罕逢之仇乃辱專對之職

使如周公之事有之則必然乎凡常人所祈求於鬼神亦爲如何

易象

童子趨過庭郞罷問曰學易乎易是天道性命之書也義文有畫有象而秘天機仲尼泄天機於三絕之韋編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而大喜此時仲尼之詞未之有也而宣子猶喜之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道性命之理備於易今生乎季世見宣子之所未見聞子貢之所未聞幸哉太公散宜生之所聞未必不及伊尹萊朱之所見也童子努力

泰伯箕子

孝經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孝子全身而歸之然太伯逃荊蠻斷髮文身而變于夷則不善歟與出喬入幽相似歟孔子曰微管仲其被髮左衽禮云被髮文身戎夷之俗也然箕子佯狂被髮卒之至於逃入朝鮮或斷髮或被髮皆居于夷或稱至德或列三位且以以明夷吾儕無以爲不疑乎

紅紫之服

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故君子紅紫不以爲褻服且惡紫之奪朱也紅紫近讀婦兒之服故不爲褻服況禮服乎以間色故後人至與蛙聲並稱也而一說云紅紫者色之貴者也齊桓公尤尙之是所以紫敗素之說在焉天文紫垣象于帝居亦是已君子以其尊貴之色故不以爲褻狎之衣服姑存二說請居其一

歌哭不同日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宋諸君子自明堂退欲弔溫公伊川以爲歌哭不同日不可以弔也東坡謂孔子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於是有從伊川者有

說也於是後世隱逸長往之徒取之以爲實遂誇其高尙歟如高士傳隱逸傳之類皆好事者附會焉或曰許太岳之胤也出自炎帝其世衰矣由在下而已非匹夫也與虞舜側微何異哉不可謂此人歟如何

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此三大臣之所爲皆不同也而共稱之三仁則仁者亦有心迹之判歟且三仁之所處有難易淺深乎果無有乎若有之則仁亦有難有易有淺與深者耶願聞其行事雖異而歸于仁而爲一之故

孔孟一揆

春秋之法尊周而稱王以天下無二主而統于尊也故雖威文之霸稱侯稱小白重耳而且書卒雖吳楚之僭王而夷之唯稱子仲尼之崇周炳焉然孟軻勸齊梁之君以王如文武何如京師何何與仲尼之法其相悖哉以其言之不同而孔孟一揆當有其所以然盍告我來

祭祀鬼神

鬼神之義見于經者多端姑就祭祀而言之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若神而有知則有可見可測也宜矣未可見歟神而不有知則自古聖人何設祭祀歟其有無也信疑相半矣吾子若有夜半前席之問何以應之

周公之禱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之乃請命於先王於是武王瘳金縢所記如此夫以聖人禱兄之疾病得不崩若然則前古聖賢何當君父之恙而禱之不若周公哉周公獨有效而他人不獲效乎後世設

皆無其意哉宋儒謂水若自東海還涌出于崑崙導諸積石則天地生生之道幾乎熄矣生者自生消者自消是造化之妙也不可謂水亦輪回也以爲如何

春秋閏不書

有管窺蠡測於六經而環堵蕭然者客負笈而來坐定東道問曰客亦見帝典乎讀春秋乎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成歲不是陶唐之政乎七章無閏則四叙錯亂寒暑顛倒故置閏百王不易之法也春秋者文宣王之聖筆也書年書時書月書日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當有若干閏而不書閏者春秋之法也而唯再書閏而已其餘幾閏皆不書若夫閏筆則司曆存矣今不問之文宣王者祖述堯舜則何不稱閏歟見禮于周則有閏月之政事文宣王者憲章文武且曰吾從周春秋所記亦周正也其再書閏他不屢書何哉

土階茅茨

衣焉翼之衣者班茅草而繙經書有貴介公子曳紳裾而來訪曰子所讀者典謨之冊歟吾聞帝舜闢四門則無凶人而有元凱其有宮室之美亦明矣格于文祖禋于六宗則其有宗廟之富俎豆祭器之備亦見矣觀古人之象繪繡十二章則其有冠冕衣服之法亦著矣命九官則其百寮之盛亦可以知焉雖然世所傳稱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自奉甚卑薄殆與匹夫無以異也是豈韓非子輩戰國說客之所設爲歟

許由

許由事不經見也太史公以堯舜授受之際最艱難歷試而疑之宜哉然所云箕山有由墓而傳其疑也今想堯欲讓天下于由者亦是莊子荒唐之

其鄉善哉范氏之女讀此語有云心豈有出入也耶儒先聞而美之謂此女雖不知孟子旨而能知此心願聞方寸有出入與無出入之說

左公穀

嘗聞三傳出而麟經晦非良有以乎哉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宜哉紛紛不同也何爲定一於聖經乎膏肓雖緩也藥達不能及也獨孫眞人得灸其穴墨守雖般也雲梯不能攻也如孫吳何廢疾是痿人不得起也抑子雖有起廢答然不可及也然則經旨之晦果不得日星之炳焉耶足下以眞人之巧砭左氏以孫吳之術拔公羊以柳子之詞起穀梁庶乎其可也勿惜力惟幸願聞警欬

四仲中星

堯典欽若昊天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其般正其四仲以之也月令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按月令者呂不韋所記也蓋用秦曆也自堯至秦殆二千年其中星之異同非不有之也自秦至于今亦宜然夫仰觀天文者上古聖皇所爲也後世天官已習襲久矣儒者亦何不欽若也古今中星之於四仲其同不同盍詳說焉乎若夫天道遠則陶唐之欽若唯是敬授民時而已耶

河源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崑崙禹本紀云河出自崑崙此說放乎夫天下之百川悉歸于海尾閭泄之焦石沃之故海水不增不減然水自東南海回轉返本而濫觴于崑崙流出於積石是古來輪回之說有在也靈均之所問柳子之所對亦是

嘗指之以爲義人縱使若人而無後則爲不孝歟未有不孝而有仁有義者也未有聖賢而不孝者也夷齊果無子孫乎有乎孤竹之不祀忽諸乎

太公不被稱于孔子

太公望之事孔子未曾一言及之何哉詩稱尚父鷹揚除此而外不有其名論語稱武王十亂其中有太公雖然非孔子之言也說者之所斥也樂記說武舞與孟子所云避紂之事僅僅晨星而已故疑太公之不被稱于孔子也以有陰謀乎兵家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雖然西伯豈用間哉豈爲陰謀乎

敬

宋儒釋敬字尤注意於此言其所自則必稱放勛之欽恭天乙之聖敬文王之敬止周公之所不可不敬不爲不多然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曰敬勝怠吉怠勝敬凶彼未及於此何哉太公述丹書之言以告武王故如六韜猶引此敬怠吉凶之數如何

執中

堯舜之執中見于論語虞書是以朱紫陽中庸序据援明矣前于此有帝佶之執中載於大戴記紫陽何不援之乎大戴之所記如何可皆廢乎司馬子長取之既著于五帝本紀則振古所傳稱不可捨歟

匪鑒如鏡

詩云我心匪鑒不可茹也道其貞一而不改移也然後人輒以鏡喩心者曰不迎不將物來即照故先儒云聖人心如明鏡由是觀之所謂匪鑒蓋是反鏡索照者不相似乎願聞匪鑒與加鏡之說

心之出入

騶國公之論心也援仲尼之語曰出入無時無知「

製字之始

昔人製字有六書之法艸之象萌茂水之象波流所謂象形也日月圓缺之象亦然其餘母之生子聲之借韻偏傍之相並意義之同會此類皆在製造之手是則所以字之爲滋也耶至于造心性字此心此性本無形色臭聲之可見可聞則何以初造此等之字乎與一大爲天止戈爲武之類不可同例歟誰起倉頡于九原而問之

黄帝以來年數

仲尼叙書斷自堯舜雖然易繋稱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原夫羲農遠矣年暦不易知也漢武帝時太史令張壽王謂黄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歳此時單安國等言黄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歳不與壽王合卽是班志幷記之矣漢最近古且知暦而博洽不乏人也而自黄帝以來年記已不憒憒則今亦不可算歟故聖人斷自堯舜以爲叙書以此乎金氏通鑑前編起於堯亦以此乎未知黄帝以來之年數吁邵堯夫何在哉欲問上古事

稷契世系

書稱契爲司徒敷五教棄爾后稷播百穀皆舜臣也大有功後世有天下而史記所載自禹至湯殆四五百年自契至湯十餘世遂放桀改夏爲商信是矣自棄至文武十五世歷夏商之際殆千二百年何其十五世之主長壽而老後有子哉棄仕舜爲農師故爲后於稼穡以有此號棄沒子孫繼爲后稷者數世以來有不窋公劉之繩繩綿綿歟索隱旣雖有此疑未決焉果是子張之紕繆乎

伯夷無後

無後者不孝之大也伯夷叔齊未聞其有後也孔子稱其賢稱其仁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也太公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五

問對五

示恕靖百問下

孔子之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割不正不食或曰忍渇于盜泉此事雖不經見而不可謂無焉與世之恣口腹者異日之談也雖然當時士大夫幷門人有贈孔子則其物穿窬之物乎盜跖之所樹乎其所從來不可知之則孔子亦受之歟食之歟悉皆察知其爲何物而后受之歟如何

顏子之孝

顏淵在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顏淵不改其樂與仲尼疏食飲水曲肱之樂可謂合符雖然彼事其親也以如此之貧窶而乏甘旨之奉背嗜好之志不能無憂也謂之憂樂一致乎後世如范仲淹尚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況於亞聖乎聖人雖有憂世之意然其所謂樂在其中歟奈何

名之權輿

古人始指天則名曰天指地則名曰地未知其所起蓋有所以然之故乎非天下之至聖何得始立此名哉然則言語名稱出自自然歟有人爲之歟吾聞名正言順聖人所貴也願聞名之權輿

之惡以垂其統于後昆歟後昆雖不惡舊惡不可掩如犀革裹南宮長萬也雖然小盜誅大盜封奈羿浞何奈莽卓何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及其去之也孔子稱其仁則可謂賢人昔堯崩舜避丹朱于南河舜崩禹避商均于陽城天下之人皆不歸朱均而歸舜禹於是即天子之位不亦盛德乎未聞武王避微子于天位也而封諸宋有慚德歟天下不歸微子而歸武王而後即位則後世有誰擬議之哉彼微子受其讎之封以就國他日祿父之謀雖微子豈無其意哉向不與比干同死則後與祿父同謀亦以爲義乎非乎奈何

孔子之歎

孔子在川上歎道化之無窮登泰山而小天下亦是智仁之於山水其歎有以哉然登龜山以諷詠非無憂也觀滄海之横流傷周道之陵廢非無感也山水一也川陸一也聖人之歎息不一何哉

鳶飛魚躍

鳶飛魚躍尋常之物而見者不疑取諸豈弟作人乃詩人比興之爲精也而子思援之以爲夫婦之道察於天地則高於詩深於比興此道之形而上者今爲活物飛躍于目前不亦著明乎常人之所見與詩人之所指與子思之所察何無分哉願聞其高下淺深之所在

林羅山文集巻第三十四終

人之理

性

子襟與弱冠相語曰章編之翼不云乎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故子思曰天命謂之性孟子曰性善又曰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宋儒解之云性卽理也要之善之至則理也理之極則善也推廣而說之謂天下無理外之物由是言之則善而已矣何有惡乎吉而已矣何有凶乎若本有惡則不可謂性善也性本善而不有理外之物則所謂惡出自何處哉果理內歟理外歟吾儕小人也請共行以就學校主人而正之

理

西方美人問東魯君子曰夫理者依賴于物而後有之歟有君父而有忠孝蓋是乎有耳目而能視聽蓋亦是乎不依形而有之不依事而存之歟若無此理則無此事蓋是乎未有始有一物之時有本有而後物生蓋是乎取彼則似爲義外也取此則如向虛遠也窮理之教著於說卦理義之悅聞之子輿雖然未得其實故發此憤今君子所居昔周公孔子之所治而教也是以不辭東西之遠來扣夫依不依之理以欲窮焉

羿浞

吾聞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以太禹之仁聖受重華之揖遜是有仁而得天下也而有窮后羿距禹孫大康于洛表仲康王相繼如綴旒旣似弁髦遂廢相而自立爲寒浞所殺後經四十年夏后殆將不祀自啓崩後羿浞專擅漸垂百年以禹之仁而其孫失天下何其早也以羿浞之不仁而取天下何其久也然則羿浞及後來王莽董卓之徒亦其子孫永不失國家而有善政有治教則揜先祖

不取同姓

按子長之書堯舜共出自黄帝詳其世系則堯者舜之從高祖也娶其從高祖二女娥皇女英自後世見之則非魯昭公娶于吳歟惟相似也禮不取同姓若是周制歟與舜不告父母而娶亦是相似也又是周制歟唐虞時未備乎世傳伏羲女媧乃兄妹而爲夫婦夫婦之道於是乎肇矣乾父坤母其原始一人也分爲十百千萬則其初何有同姓異姓之差哉遂古之事不詳乎否

堯水湯旱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堯擧舜治之舜又使益與禹治之説者曰天下未平者洪荒之世民害多矣夫開闢以來不知幾億萬歳何以堯時爲洪荒乎不能不疑之世稱此世九年洪水謂此歟水道不平而然乎淫雨連累年月而然乎亦是不能不疑之近代有用智之天子有云九潦八旱蓋堯治世殆乎百年之間天有淫雨雖尤少而隔年以算之僅僅九年而已湯即位治世之間不雨亦如此未必有連毎年而爲大水爲大旱也以爲奈何

周公

姫旦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於是越裳氏重譯來貢曰天之無烈風霪雨海之不揚波于今三年想中國有聖人出故來款蓋周公之徳克協于洪範休徴者歟越裳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也夫堯潦湯旱不若五風十雨何哉雖然公之所能者天也未能之者在人乎管蔡之與公不爲茅三間也殷民之猶爲周豕也所未能者人乎姫誦之疑公也大風拔木偃禾及其疑解也反風禾起其所能者天也願聞聖人於天

乎新安九峯之謨解人皆常談也若有新得者勿爲斬固惟幸

鑿智私智

智也者一也舜之好問也仲尼之學而不厭也不亦大乎而孟子惡乎鑿智程子惡乎私智夫性唯有五常之智何有他智歟然則鑿之與私非性也奚自出哉五常之智三達德之智即是舜與仲尼之智也而有鑿有私何哉噫請之在茲

簡狄姜嫄

簡狄之呑鳦卵也生契乎姜嫄之履足拇也生棄乎說詩者以爲感生之神也而豈不涉于恠乎夫以妃嬪之貴而遽得遺卵即呑之俄逢巨跡即踐之殆非人情也古者婦人出入有保傅侍婢而相從況於元妃夫人乎不克無疑焉此說取毛乎取鄭乎

周八士

周有八士解者曰四乳生八子皆爲士則姬周氣運全盛文明之祥歟何其同胞多士濟濟哉稱天倫之叙而曰伯仲叔季皆由是歟世之云雙生曰孿子往往有之然四乳八子除此未曾有也以爲實乎抑不實乎且云成王時或云宣王時爾來數千載未聞如是之祥何哉

四凶

知人者哲也仲尼之視觀察孟子之見其眸子豈逃哉四凶之在唐廷也帝不知之則不哲乎知而用之則險也不早退之則怠也彼包惡藏禍佞媚貪濫不能逃帝之目何故遺四凶以畀于舜乎然舜之誅四凶在書與孟子皆云爾獨左氏謂堯殛鯀于羽山一凶已如此則三凶之誅亦在堯時乎願聞所其適從

之曰敬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可謂格言然有人曰今書所載古今嘉言善行所謂行也大學致知格物所謂知也雖知行合一而不知則不行故先知而後行則小學大學前後無序歟又所云禮樂射御書數是藝也仲尼嘗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在道德仁之終則小學大學始終亦其序不同歟吾子常慕新安之風願聞其辯

太極

近思錄者考亭東萊二先生所精撰也開卷而首載太極圖說讀未已或有疑之者有言此周子所自悟而作歟抑又有所受而後授于二程歟二程平生不有一語及此書何哉所謂無極而太極或以無極爲太虛寥廓以太極爲元氣或以未有始未有夫始者爲無極以大初爲太極或以無極二字爲出自老子以太極爲大氣獨考亭之所說不然此一句唯是謂無形而有理庶乎欲聞其詳

邵子易學

漁者問樵者曰吾與汝所問對久矣伊川翁託之著一書以爲號不亦饒舌乎此翁能知易故以數學鳴雖二程所推遜也雖然世稱此翁之易學出自陳希夷希夷聞之于麻衣道者麻衣道者聞之于山中白髮僧惟夫歷漢唐百千載之遠而若子儒者不知之一沙門知之何也彼先天之易不止於周孔足跡直登伏犧頂顙者乎果然耶非耶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大舜所告禹也共是大聖也聖之告聖如此則聖人有兩心歟何以分人心道心哉若以爲天下後世衆人之訓戒姑就其善不善而分言之奚用不曰人心惟不善人心惟僞而曰危乎奚用不曰道心惟善道心惟眞而曰微

井爲乘蓋百里之國何晏解論語兼存二說不能一決又於兵法言之則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即是六軍之數也欲知聖人心先讀其書欲知其書先見其解冀聞千乘貢賦之說

禘

禮及論語暨春秋所謂禘各有說矣禘大祭也凡大事祭祀是歟五年一禘是序昭穆歟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帝嚳是祭天于圜丘歟不王不禘是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而配之歟自既灌以往孔子不欲觀之者指處果何哉漢儒以爲序昭穆朱子據趙匡說以爲不王不禘之禘然諸書所謂之祭祀有異義則請使初學獲聞其說

孝經

曾子性至孝故孔子爲之說孝遂作孝經孟子稱事親如曾子可也其孝昭昭矣身體不傷於其啓手足而見之諫父爲孝於其事葬祭以禮而見之日用三牲之訓於其今之孝能養而見之配天嚴父宗祀明堂於其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見之不敬其父不愛其子而敬人之父愛人之子謂之悖德悖禮於其攻異端爲害墨氏兼愛而見之其餘與他經聖語相符合者往往有之且章末引詩引書以結上文者禮經諸篇多此文法然則孔子之語曾子之撰不可疑乎孔安國傳行于世久矣馬氏效之撰忠經鄭氏慕之著女孝經且聞夫子曰我行在孝經故古來列之于六經未有異論獨朱文公以爲漢儒所傅會遂作刊誤夫生乎千載之下而議千載之前有所考而然也歟如何

小學

朱子小學書對大學而作也胡元明儒許魯齋讀

詩叙十五國風而不叙荊楚何哉楚本蠻也故不叙之則秦本戎也何與秦而不與楚哉況又孺子滄浪之歌接輿鳳兮之歌列之國風則未易優劣乎夫子所刪歟抑亦天子採詩之官吏所不到乎遺逸乎

秦誓

書終于秦誓者聖人見天下之勢在秦故編之於周書之末以示有繼周者可為秦此說知歟者之所言歟聖人本知時勢然其答子張十世可知乎之問唯言既往之常而不言勢若拘泥則近于讖緯歟讖非經也奚足言也如何

牛耕

辟草萊任土地者問老農曰古耕者力耕乎牛耕乎經傳言耕多矣用牛未嘗聞之也沮溺耦而耕說者曰兩人并力舉耜也周書周易唯任重致遠之事於牛而言之周禮牛人亦謂駕車任載犧牲庖割之事而不言耕也然則秦漢已後有牛耕乎抑又趙過治田之時始有之乎

騎戰

奚官問騎士曰古駕馬則必用車吉行凶行皆然經傳所稱不一言車該馬言馬該車未有獨騎者也論語雖兒童所常誦習之書也孟之反策其馬亦是其戰車所駕也有馬者借人而乘之亦是試之欲不駭于車也獨六韜車戰騎戰分而為二則知彼戰國之書後人之所偽作而非太公之書也況於其言語文勢真非成周之書乎然則單乘馬則起自七雄之時乎

千乘

經傳稱千乘之國者往往有之馬融謂千成之地蓋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咸謂井田方里為井十

乎仲尼之聖賢言語亦未有幷言仁義者仲尼繫易唯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耳至于孟軻開口每稱仁義何也仲尼時人知仁中有義義中有仁歟孟子時戰國人唯趨功利而不仁不義耶欲聞孔孟所言之歸于一揆

仁之至義之盡

何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程子蝎頌曰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二者不可得而兼也孰取孰捨哉釣是義而不綱是仁歟弋是義而不射宿是仁歟見牛而不忍者仁而以羊易之者義歟若欲放生者卒至於以麪餅代犧牲豈仁之至哉欲殺可用者數罟入池不擇雛稚豈義之盡哉然則仁義果一乎不一乎何謂至與盡也

周孔之過

嘗有疑於過字夫湯王之改而不吝伯玉之欲寡子淵之不貳仲尼之勿憚改皆昭晰矣而曰昭公知禮則自稱其過他曰又有人問之則答曰昭公知禮否然則何貳也又一人或有問之則復答曰昭公知禮否然則何不改也由是想之仲尼之過與常人之過不同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周孔之過可改乎可貳乎如何如何

聖人有所不知

天下古今期知于聖人而止矣聖人無所不知之故也而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又曰吾有知乎無知也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其所知至於何所其所不知至於何所耶想其所至之有所宜至者耶當有所可止之處知之所止不知之所止盍告于我今學者之致知亦是學聖人聖人雖生知亦復致其知歟盍告于我

秦風

而立年若與白髮年可以異亦不可謂一體乎然則果唯亞聖歟

參賜一貫

或問曰聖門聞一貫唯曾子子貢而已曾子既曰唯逮于門人之問而以忠恕答之子貢不稱唯又無人問之則不有答焉此其所記有詳畧乎其時若有人問何謂也則子貢亦有所答焉不知曰忠恕歟曰何事歟抑又曰性與天道歟

心理

闕黨童子不隅坐問一老儒曰童子何知雖然請試言之或曰性即理也或曰心即理也或曰理貫萬事而具一心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者性也即是理也顏子之心不違仁不違仁者性也即是理也聖言既云心又云如此則心與理何無分乎命性道教元是一也故中庸天命下句乃云喜怒發與未發即是不外乎心也心也者即是理也若謂理貫萬事而在一心則是似分析心與理以爲二也此心此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也願聞心與理之同不同也

理氣

童子出自互鄉來問曰四端出于理七情出于氣然喜怒發中節者何不出于理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不出于氣乎果是理本善而氣本有淸濁乎天下無理外之物是先儒之格言也淸與濁果是理内歟理外歟又曰心統性情元是一心也若果是四端發自理七情發自氣還是二心也歟請聞理氣之辯近代儒者云理者氣之條理也氣者理之運用也果是可乎不可乎

孟子說仁義

仲尼曰仁不曰義曰義不曰仁未嘗有幷言焉前

文成致麟有癖者以爲妖妄其實麟出非其時且失其應所感而起筆則所絕筆爲終也雖然如胡文定公之說亦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與聖筆成而麟來并按焉則不以爲妖妄願大官厨炊經史使餅家小人嘗君子之羹拄腐儒之膓惟幸

龍脯

朱泙漫問於詹尹曰乾卦之取象于龍也或潛或飛或伏或見能小能大能長能短其變化之靈不可測也故譬諸聖人之有乾德此豈與尋常之鱗族可爲之比者哉然豢龍氏擾畜之卒至于脯之向所云龍與此豢而脯之者一歟不一歟雷州多雷州人捕而脯之何以其龍雷之爲脯脡脩朐哉震爲雷示易云爾

意必固我

或問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夫意者心之所發也愚夫愚婦之心與聖人同一理也奚絕意乎誠而已聖人必乎正名必乎使無訟必乎聖也奚絕必乎聖人利于貞固又擇善而固執奚絕固乎我躬也身也所以載此道也萬物備於我知我者其唯天乎奚絕我乎夫以有爲無則異端之辯也以曲爲直則從衡之說也混虛實合奇正則兵家之術也譬諸問者之設言而聞鐘鳴也庶乎於朱註乎於漢唐傳疏乎於后學之議乎絕四之義之解吾惑也

顏子亞聖

或問曰先儒有云顏子亞聖也又云顏子去聖人毫髮間也至其白髮年如而立乎天若假年于顏子乃及六七十則如耳順如不踰矩乎縱使不短命果不及仲尼乎先儒又云孔顏一體其所爲一何哉雖其老矣終若不及仲尼則不可謂一體乎

組練問逢掖曰靈公問陣于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湯武之征伐其所常言也大司馬之法其所宜聞也師卦之贊其所自述也江漢常武之詩其所常詠也春秋之戰陣其所自筆也不與暴虎憑河者所以誡仲由也此等類不罕言者猶多而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何哉況又在夾谷之會其身自爲之乎請聞其所以對靈公之故

典謨訓誥誓命

晁家郎問濟南女子曰典謨訓誥誓命者書之體也加以貢歌征範之類乎而大禹謨有誓于師之詞益稷本謨也有舜與咎繇歌五子之歌亦有訓詞說命亦有誥詞金縢本訓也有冊祝之詞其錯雜如此何哉其餘篇篇有不題名者或可以爲訓可以爲誥乎或可以爲命乎抑不可以題名乎讀書者欲知其心則先須知其名知其名與知其字義豈二理哉此書則是聖人之心書也何其體名之錯綜而不一哉

風賦比興雅頌

訓詁儒者問于詩人曰大序曰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周禮謂之六詩則可以爲六體歟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宋玉荀況以來詞人才子作賦者歷代不乏人矣至比興之篇未嘗聞有焉然則比興乃其義而非其體歟賦唯何其爲體哉雖朱文公有三經三緯之說然碧溪復云風不國風雅不大小雅頌不周魯商何哉且毛公之傳自漢以後久矣其傳唯言興不言賦比是亦不能無疑也

獲麟

賣餅家問於大官廚曰春秋之經聖人制作三年

或問高宗夢帝賚良弼於是物色普求之果得傅說說之父母未之聞也方高宗夢寐之時降自天若不然則說之所生奚自不有夢見之時說之所居奚自此信疑相半者乎朱文公作楚詞辯證嘗及此事後世人際自天未嘗有也傅說獨何哉

管仲

有笑于列者曰聖人之自言有矛盾也老學曰何哉見矧曰管仲器小哉奢而不知禮誠是霸者之談所不容於聖人之門墻也雖然它日有微管之嘆許其仁此非笑哈之也疑而惑矣未有仁而奢者未有仁而不知禮者未有小器之爲仁也說者於是不得其解遂言是仁之事也功也不言其德蓋不得默止而至此歟彼若爲仁則桓公亦爲仁歟未聞霸者之不假仁義也請就老學以正之

晏嬰

愚聞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景公惑焉雖嬰以其君顯然孟子所不爲也以此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其不可尼谿之封且以儒爲不可用則所謂善交者焉在哉久而敬者復焉在哉蒙竊迷矣願先生之擊吾蒙啓我迷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武人問文士曰孔子行三軍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施舍之好勇也無懼而已於行軍臨敵也懼則不有勇矣施力戰而勝何懼之有疑謀勿成謀及卿士不庶人則聖賢雖尋常必不能無謀及於兵法孫吳素有謀算其際不能無譎奇者是兵之術而所以克敵也聖人之所懼與施之無懼聖人之好謀與孫吳之謀算願聞其異同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王直十辯外欲聞其故

復卦

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曰至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際見天地之心伊川曰動而見天地之心此三說孰從焉晉人推弼以爲玄學晦庵謂以老莊旨解周易此貶弼也而楊萬里與晦庵有交際相往來其論易注有云王弼之精微伊川之至到我未窺其藩籬也此以弼不爲不可也至於與程子並稱則萬里意與晦庵不同然逮晦菴作本義而不取王不據程乃引康節詩以解之庶幾欲聞三說與本義之用捨有在也

獄訟

訟也久矣先天之易六十四卦並列則伏羲既畫訟卦其餘象有折獄之意而寓焉雖放勛之朝廷不能無嚚訟堯之子不肖獄訟者之舜舜之子亦不肖獄訟者之禹夫有訟也久矣夫子曰必使無訟乎說者皆以爲夫子爲政則實不可有訟也讀論語大學者各無異論援虞芮質成爲無訟之證雖然召伯受文王之命其德化盛行于南國所憩於棠陰則不可謂必無之耶近時見梅林鷹見則謂必不可使無訟乎雖聖人何必使不有訟乎聞之而無私而已未知此說果奈何

伊尹放太甲

或問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臣可放君乎陳繼儒云放當作敎蓋古文放敎相肖傳寫之誤也太甲不順故尹敎誡之于桐而後使順於道雖然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放之則此言宜矣若敎之則此言不宜耶不知謂何

傳說無父母

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且稱其孝帝曰予聞如何於是遂薦舜其嘗勑揚仄陋時既知有舜故及師錫乃曰予聞然則帝之知舜而聞其孝也早矣既知之盍速登庸哉而汎問之疇咨之不亦緩乎若其僉曰命不有之竟不擧舜乎若知而又問則與不知何異哉學者可有辯也願聞其說

鯀殛死禹嗣興

聞鯀則殛死禹則嗣興是唐虞之公道也雖然禹何不悲且怨哉向使堯殛瞽叟則舜亦如禹歟舜不以天下換其父者孟軻與桃應既早辯明焉不爲如禹而已若在詩常言之禹有不共戴天之仇然不可爲也則豈以君爲仇乎臣子之悲不可已也是義之勝恩也雖然武王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軻亦曰寇讎何服之有是臣果不得仇於君耶果得耶鯀有罪當殛禹何得救之乎是公之勝私也後世楚子南之子唐李懷光之子在君父之間雖欲彌縫而不可得也則竟以身殉焉誠是人倫之變而難處者也舜禹不可及則人何曰學聖人歟願聞暴白禹情於今日也爾曹何不言之

武王聘夷齊

問聖人以一物不獲其所爲恥爲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可謂不獲其所故爲武王惜之當時在位之太公周召未嘗有一言及夷齊也不翅獨武王而已側席幽人聘問巖穴則雖後世有爲之主猶聞有之而況武王乎夫十亂之列子周行也宜擧首陽餓夫于王朝而王亦盡禮以聘之可也奚用不擧不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止哉子陵尚不受諫議大夫之職則劉郎禮未盡故歟而況夷齊乎薛敬軒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嗚呼命矣哉今惟不以爲命也別有所議乎否此事在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四

問對四

示恕靖百問上

風雷弗迷雷風必變

聞烈風雷雨弗迷者帝舜也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其度量絕人如此歟敬天之怒如彼歟蓋其所以弗迷所以必變想夫有其故也書生常讀經傳而所講習者也欲聞其弗迷與必變之異同

三皇五帝

國子先生諭曰周禮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史職也故孔安國尚書序所謂三墳五典及倚相所讀蓋亦是歟秦固近古其博士議上號則援古之秦皇等始稱曰皇帝然則有皇又有帝也久矣仲尼贊易作係詞唯稱包犧神農黃帝帝堯帝舜而不數三五之號至於胡五峯直斷以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据係詞爲之徵焉且不稱三皇何也古曰皇不曰帝曰帝不曰皇夏商周曰王不曰皇又不曰帝呂政獨稱皇帝至漢不改然則皇與帝與王有之在古久矣昭晰也逐槐黃者若探三五號之題援周禮歟握係辭歟請試言之是以豫諭如此以爲奈何

堯舉舜

明經博士告于大學生曰堯之疇咨群臣則師錫

況於人乎文王樂而無憂且夫憂患者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也舜以不順於父母爲憂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其餘憂之當然者尙有焉聖人皆然豈翅文士而已哉唯其心正而無有所憂患故孔子曰仁者不憂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如此文王無憂明矣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由此言之憂之大小遠近深淺急緩亦不可不察也故謂君子憂道不憂貧雖有一朝之患而無終身之患於是益知文王樂而無憂后稷之後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之聖子神孫相續相累自有宇宙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豈非作述之所致耶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虞乎

答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者一時之事也其退而修教者所謂臨事而懼也及其再駕彼因壘而降與禹之於有苗同日之談也朱子謂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彼既伐肆絕忽之後蠻夷帥服天下誦文王之功何憂之乎如彼犬戎密須之類者義師之所向如草上之風何足勞聖心乎程子曰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問曰易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朱子謂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均是文王之事而孔子之言也繫辭曰有憂患中庸曰無憂者聖經賢傳相爲矛盾何哉

答曰繫辭之所言者羑里一時之事也中庸之所言者文王之始末也想夫堯舜之盛也其子皆不肖神禹之功也其父殛死成湯之光也太丁先卒太甲顛覆其典刑或其始也或其終也不爲無憂也唯是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則始末共無憂而王季勤王家武王有天下其重熙累洽之美所以超群聖也其開八百年之洪業者宜哉

判曰文王無憂有憂之問對自初至五互據經史而論之以堪慰耳既難容喙雖然推校之則明夷之蒙大難文王以之非有憂乎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非憂勤乎或曰有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自後人而言之乎此說亦可通歟既有是父復有是子文王不亦樂乎故君子有一朝之憂無終身之憂夫文王之政與民共樂之其恩廣覃鳥獸之濯濯翯翯魚之物躍物各得其所

民如傷哀之傷之則不可謂無憂乎
問曰文王之治岐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鰥寡孤獨皆受其養而浴其恩故其民無凍餒而仁人以爲己歸則是其無憂也視民如傷者通下望道而未之見之句而見之則其民雖安而聖人愛民之深終日乾乾之心也故不曰傷民而曰如傷則其實無憂者可知也
問曰按史記伯邑考者武王兄也長幼有序則所以明天倫也文王於廢立之間何無憂乎
答曰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權也或以爲遵殷制也惟夫以德不以長也是文王家事公而無私共是大姒之產則非如有常人異腹嬖愛之疑也何憂之有焉況有大王立季歷之例乎若夫紂於伯邑考之事皇甫謐之謬妄不足云焉

問曰采薇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故其詩云曰歸曰歸心亦憂止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夫夷狄者諸夏之所賤也以文王之聖而如此頗似冠履倒易乎然則何無憂乎
答曰按采薇序曰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則昆夷之患玁狁之難共繫于殷王也文王爲之救其患攘其難而已其曰心亦憂止者詩人之所感也何必爲文王之憂乎且此詩朱子謂未必文王之詩不可不辯焉若事昆夷則大王於狄之家法孟子既論之以爲仁者之事所謂仁者不憂者也
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然崇墉言言仡仡三旬不降退而修敎先是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易雜卦曰師憂然則當此等之時匪無憂

勸善懲惡之說然爲名書之義者不可也聖人述經曰詩曰書曰禮曰樂曰易皆平易也獨何於春秋用隱語乎杜預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錯擧以爲所記之名也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詩魯頌曰春秋匪解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皆包四時則杜預有所據加之趙岐韋昭既先杜預其註孟子釋國語皆解春秋二字爲四時之義故朱子作孟子集註亦取杜預義今從之爲是

判曰子曰述而不作述者傳舊而已作者創始也故作者聖人能之述則賢者可爲之孔子修六經皆傳先王之舊未嘗有所始作也故其自言如此學者疑之以爲諸書多於春秋曰孔子作之其謂作之則春秋之名號始自孔子乎不然聖人之謙辭每每如此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祖述而其功則倍于作也非自始制作也然則雖修之而可曰作之況功業之大也倍于作乎此是朱文公之意也且又春秋之字義今日所問雖多端而所答編年之趣最得本意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每歲書春夏秋冬聖筆既如此故曰四時備而成歲何有異論乎後世慕魯史之名而其所著之書借名于春秋者晏子虞氏呂氏陸賈之楚漢趙氏之吳越習氏之漢晉等是記事而已豈必陰陽刑賞之謂也哉

明暦乙未仲春釋菜文王無憂有憂問答

中庸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云云

問曰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孟子引之謂文王憐恤鰥寡孤獨而無告者也孟子又曰文王視

按春秋外傳曰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教春秋皆在孔子之前晉楚各稱其國史曰春秋則諸侯各可有春秋乎故宣子稱魯春秋以分他國也唐孔氏謂春秋是大名晉楚私立別號曰乘與檮杌魯無別號守其本名也是皆經傳之明據也且猶考之則夏殷春秋者汲冢之所說也墨翟之見百國春秋亦可以併證焉由是見之則可解其所疑

問曰聞三問三答之趣明知春秋爲魯史舊名就想春秋二字義其說多端後漢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劉宋博士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初秋取陰之初又春秋緯說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未知孰是

答曰唐孔氏駁賈逵道養之說曰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今考之春秋所謂春者爲建寅之月則可謂陽之中乎然爲建子之月則非陽中秋亦可准知之則賈逵說非定論道養謂陽之始者雖合建子之春然以春秋之春爲建寅之月則三陽交泰也非陽之始彼此枝梧則亦未可也如春秋緯之說則不合制作三年之說亦異終於獲麟之說則不足論之

問曰三說皆非則用何說乎嘗聞春秋者賞罰之書也春行賞秋行罰乃爲書之名故公羊家說曰春秋賞善罰惡之書邵子謂春秋者聖人刑賞之書也此說如何

答曰以春秋爲賞罰之書者先儒之常談也雖同

和

承應甲午仲春釋菜春秋名義問答

問曰春秋者魯史之舊名耶抑孔子創名之耶

答曰孟子以晉乘楚檮杌而對言之且云其文則史又公羊謂不脩春秋者孔子筆削以前之魯史也然則非孔子創名之也可爲魯史之舊名也

問曰孔子折衷六經於書曰叙於詩曰删於禮曰傳於樂曰正於易曰贊曰序獨於春秋曰作則其名亦初爲之乎

答曰脩魯史雖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微辭奥義史外傳心之要如游夏不能賛一辭故曰其義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則雖因舊史與初作齊既於詩書禮樂易皆祖述之憲章之共不改舊名獨何脩春秋改其名乎加之易者上古以來之書然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指文王也演上古之易然謂之作且周公制禮作樂亦損益古之禮樂也則孔子脩魯春秋謂之作者何疑之

問曰所答雖有其證猶似貽疑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謂當平王東遷魯隱公之時春秋始於此然則似孔子之所名乎若果爲魯史之舊名則此名自伯禽之時有之乎抑亦魯累世何公始立此名乎

答曰所難再三今按左氏傳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時孔子生僅可十歲則爲魯史之舊名明矣春秋之名自周公之時可有之故杜預曰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又曰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也又

以是爲王化之基而爲國風之首者何哉
答曰大王基王迹者言其功業也與關雎不干涉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然則人倫之道始于夫婦也故
后妃之有美德者文王風化之始也王化先行
於其室而後播于天下國家王季大任亦順乎
故太史公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是
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可不思乎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
之五典悉備皆是無不由焉然則以關雎爲首
篇宜哉
判曰五問五答殆如木鐘所問有由所答有本夫
經之所疑者以史而證之史之所誤以經而正
之是前脩之所爲也今引史漢所載議關雎詩

之時世非無所據也於對之而本乎經以考正
彼異議况魯韓詩不傳于世乎所問到底所答
丁寧其餘何言漢初言詩者齊魯韓然不傳久
矣如所答獨毛公所傳出自卜子夏焉如序則
或曰聖人所删述或曰子夏或曰國史或曰毛
公或曰衛宏其箋則鄭玄所薦成唐太宗詔陸
德明孔穎達等諸儒就毛傳鄭箋爲之釋文及
正義世之所記誦皆從之至于朱子除訓故之
固陋稟折中之大才作詩集傳以行於世且於
序則有所援有所闕疑有所不取有所論辯至
如形名度數草木鳥獸有讓於先儒不悉釋出
千歲之後得六義之旨者乎今所講與所答共
崇信朱子以爲學詩之本問答既詳有所擇然
申覆添謄語庶乎使匡衡之說解人頤而師摯
之亂盈我耳如是則得性情之正而保聲氣之

爲文王詩亦是一證也左傳載呉季札聞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說者謂二南王化之基猶有殷紂未盡善也以關雎爲文王詩亦是一證也況儀禮者周公之制作也於鄉飮酒鄉射燕禮合樂關雎又歌關雎既在周公之前則爲文王詩決矣且詩大序曰關雎之化繫之周公是非文王之化乎儀禮註云文王行周南之敎孔穎達之詩疏詳言之至朱子以儀禮爲據彌發明之爲文王時之詩乃是不易之論也若夫張超蔡邕以此詩爲畢公作雖當文王之時世而所據不明故不足取焉

問曰以關雎爲文王時之詩詳聞其辯以得啓蒙又按毛傳鄭箋孔疏后妃有關雎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使爲嬪御共事文王與今所講朱子之說異同優劣願聞之

答曰舊註關雎之說如來問朱子謂淑女乃是太姒爲處子時也文王之宮人求得聖女爲聖王之配及其始至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此詩漢匡衡曰配至尊而爲宗廟主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豈嬪御之稱乎先儒謂淑者女德之至者也太姒聖女也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曰淑而已不亦然乎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然哀而不傷求而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然樂而不淫故人聞之洋洋盈耳且此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先儒多是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至朱子謂后妃之內助亦本於文王之躬化是所可着眼也

問曰關雎之說既以明辯然關雎后妃之德也想夫周室之興自后稷啓土公劉篤前烈至大王肇基王迹延及王季文王何必假后妃之德哉

異而與毛鄭等義同魯詩今不傳則不聞其詳故朱子不取之近時舶上載來類書之中有端木賜詩傳申公詩說等想僞作也若誠有之先賢何可不據此乎

問曰所答康王時詩之辯猶雖遺疑姑須之史記周室衰而關雎作故漢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是何謂乎

答曰是韓嬰之所說乎故薛漢章句謂古者人君在內不聽政於是應門擊柝戒其好內以歎之以諷之雖不言其時世而與康王之晏出相似則馮衍所謂關雎識微與劉向所謂預見髣髴乎漢與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各所說殊異擇而可也關雎文王之詩也當仲尼之刪述而以周世之衰廢本于衽席故以關雎爲之敎戒是故史記云關雎以爲風之始何爲衰世之詩乎

慮今之不如古也想諸書曰歌某詩者誦古詩也滄浪之歌以孟子言之孺子之歌也以楚辭見之漁父之歌也何取古歌謠指其所歌爲其所作耶康王時歌文王關雎亦何傷焉如此則魯詩之疑亦不可遺

問曰所答關雎爲非康王之詩然則爲文王之詩有定說乎

答曰關雎國風之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淸廟頌之始皆是有周盛時之詩也因以爲始不可以爲康王詩不可以爲衰世之作以關雎爲文王詩是一證也儒先謂文王德化所及廣遠雖兎罝者可公侯干城桃夭漢廣亦文王之化也汝墳篇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言紂王暴惡如火之不可嚮邇然有文王爲民之父母如此則不可居康王詩於兎罝汝墳之先以關雎

禮題周以別餘代是孔穎達之所考論也況又繫辭禮記言易不言周易也論語云孔子五十學易左傳云周史有以周易見者然則周是代名而不爲周偏之義也明矣周禮既稱三易則易之爲名三代共之若周徧是則朱子何不取之乎

判云大抵　本朝先儒議論三問三答常事也今至五返其互所言皆有所據然所答以周爲代名則可爲定論穎達之强記論之於前朱子之精微傳之於今故取之爲正豈容他喙乎且夫古之聖人觀察三才之間如視其掌故一畫以示之演而爲八重而爲六十四於是文王繫之彖辭周公加之爻辭是所以稱周易也仲尼作爲十翼以敎天下後世易歷四聖之手而後彌全矣夫天地之心不易見然所以形容之者易也人萬物之靈其心與天地通故萬物備我易豈外求哉從之則吉逆之則凶以有其不齊故吉凶存亡之理進退變化之趣學易可以知焉是聖人之所以垂敎也依是見之易之字義亦可從變易交易之義

承應壬辰仲春釋菜關雎問答

問曰毛鄭及朱子謂關雎者文王時之詩也竊聞或以爲康王時之詩其說如何

答曰以關雎爲康王詩者魯詩之說也劉向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後漢楊賜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范曄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然晁說之謂魯詩以關雎爲文王詩則說之所見與劉向等所說

分之則日月以象陰陽合之則爲一字以大極故虞翻云易從日下月陸德明釋文引之楊誠齋祖此義是異說也蜥蜴之說者佐僻不足取也所謂易簡變易不易各有其理然易簡者其音異則不爲定論乎易之爲書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然則不可必謂不易唯變易之義尤長故程子曰易變易也朱子從之宜以變易爲正說

問云變易之義既是則朱子何加以交易之說乎

答云宇宙之間水火相對日月代明山峙川流之類至若萬事萬物凡其二者之對立而其理之相須者皆謂之交易也是變易之中含交易之意故朱子發先儒之所未言以交易兼加變易可謂至矣盡矣諸說雖不一而宜主本義

問云易之字義既詳得其旨就問周易之周字義如何

答云本義云周代名今從之

問云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陸德明釋文云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然則雖存代名之義而以周遍爲正賈公彥周禮疏云連山歸藏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純乾爲首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洪容齋亦用周徧之義如此則以周徧爲本爲而可也乎

答云周禮之三易其要在易一字連山歸藏鄭玄雖釋其義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地名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

語序說載問禮之語示學者以存之而已問禮之事果不可謂無之雖然文公亦不曰乎虛無之敎高而無實是所以異于聖人
判云五問五答之趣大義稍著所問所答皆非無所據然老子爲柱下史知禮猶如 本朝內記局知詔勅宣命故聚其事涉歷代者記之曰柱下類林也其生而知者理也度數名物者可聞而知之故孔子往問之而已聖人無常師之說嚮旣言之今不贅焉猶試譬之若有博學强記者自中華來 本朝繫舟初登岸時示以呂波等倭字使彼見之則必不能讀之旣習知之則可悟其旨也豈以彼爲不及此乎孔子之於老子亦如此乎謂之問禮則可也謂之師則不可也朱子以老子不爲有二人而不删世家問禮事以載於序說良有以也第五答之旨誠爲的當初學者可以解惑

慶安庚寅仲春釋菜易字義問答

問云易字義如何所謂易簡變易不易三義願聞其辯

答云繫辭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地陰陽之道無思無爲易簡是也易音以豉切變易之易夷益切雖其音異而取其義也寒暑推移四時相變萬物變化消息無止皆陰陽之往來屈伸也莊子易道陰陽是也故取變易爲其名而變易之理則天地古今之常而不革易是謂不易故先儒曰易一名而含三義詳見孔穎達八論

問云三義旣聞其辯然不知其孰是且先儒有日月爲易之說又有取蜥蜴之義者聖人之設名豈其多端乎請聞其定於一

答云古人之製文字有象形之體日月是也易字

上公皆是其所崇者之說也何其虛誕之甚也
其人之有無不可知則問禮之疑益多
答曰道士修養家之所言不可信焉古人曰金丹一粒誤先生然其信之者謂道成而不死雖然莊子者老子之流也曰老聃死秦失吊之其言之矛盾明矣死而再三生者人豈信之哉老子果死則蓋其人不可謂無之本無其人何得謂之死哉既有其人則問禮不可謂無之也
問曰問禮之事於有之者今之五千言者後人之僞作歟抑亦關令尹喜所託歟或又化胡經之類歟
答曰五千言未必皆爲僞作谷神不死章列子以爲黃帝詞也雖程子亦有取之邵子亦有所擇焉載營魄之語朱子參考之於楚辭辨證其餘猶有所議然則五千言之內引古人格言間亦有之乎觀蘭帖者具蕭翼眼而可也
問曰所答非無其義然再案之王石梁批禮記所稱之老聃曰是非作五千言者別人乎孔子師老子之說出自莊子之寓言依是漢儒不深考而載之禮記司馬遷書之世家王肅筆之家語況案史記老子傳有老萊子有太史儋蓋遷亦有所疑于此人乎魏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蓋是疑其書而不疑老子乎請聞一人二人之決于一
答曰如來問老子之事論孟及春秋傳皆不載之故雖朱文公初有此疑乎後來以老子爲一人非有二人老子初知禮及晚年憤世俗厭繁文以無事爲宗故以爲忠信之薄亦猶如分裂仁義道德是所以爲異端也文公以有此意故論

爲禮可以毋不敬爲本也

問曰漢唐諸儒謂毋禁止辭陳澔亦同焉然明朝柯尚遷以爲絶無辭其義奈何不足取之歟

答曰陸氏音義引說文謂毋禁止辭然諸書毋無通用者多且論語毋意必固我史記毋作無朱子謂是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然則絶無之義也柯氏本於此謂以毋爲禁止則猶似淺而輕乎若以爲絶無則深而重也孝經曰禮者敬已矣然則事無大小無不敬者決矣由是觀之則柯氏說亦不可捨也修身以敬以安人安百姓者堯舜之政也禮之用大哉毋不敬之義至哉

慶安己丑仲春釋菜孔子問禮於老子問答

問曰孔老之道不同而孔子問禮於老子果有之乎

答曰禮記曾子問史記世家及莊子等有之

問曰老子曰失義而後有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非知禮之人而問之者何也

答曰老子爲周柱下史世稱知禮故孔子聞其名而往問之聖人無常師問官于郯子學琴于師襄與萇弘賓牟賈魯太師論樂入太廟每事問且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蓋擇其可而取之者也君子不恥下問詩云詢于芻蕘由是見之況老子乎然則有取周之舊章而不取忠信之薄者也

問曰道家專崇老子其作老子變現圖謂上古時爲萬法天師三皇時爲廣成子等之輩五帝時又出號務成子三代時又出改其名就中在周在母胎八十年指李樹剖母左腋而生豈是人情哉在越爲范蠡在秦末爲黃石公在漢爲河

何似堯舜
對南山之竹直矣然不如括之鏃之而作矢也雖上智不可以廢學亦明矣雖下愚亦勉學則天下無棄物故曰雖愚必明而况於不愚乎
問唐虞去世久矣于今如何
對前言不云乎仲尼祖述堯舜仲尼之道行于世則明其德於天下今日之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故武州精舍新成而杏壇一會儼然在茲

寛永庚辰仲春釋菜毋不敬問答

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即曲禮也就三千條内以毋不敬爲始言之何
答曰曲禮之本者修身之禮也毋不敬者修身之本也故大學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先儒云曲禮三千以敬爲首雖三百三千之多唯是毋不敬以蔽之猶詩三百以思無邪一言蔽之
問曰敬既爲禮之本則五常何不言敬而言禮哉孟子論四端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然則敬之爲禮之本者根本之義乎抑亦本始之義歟願聞之
答曰有子曰孝弟者爲仁之本與先儒論之謂人之性有仁故爲仁則孝弟爲本然五常不言孝又林放問禮之本聖人答之以儉與戚然五常言禮而不言儉戚是皆兼本源本始之義也禮有本末有體用有內外或曰冠昏喪祭或曰吉凶軍賓嘉或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廣大瀰漫天地然約而釋之則不過言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已聖人立名字以示後世以教天下故曰道曰德曰誠曰敬曰忠恕曰孝弟之類甚多皆是爲使人易曉也敬者一身之主則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三

問對三

寛永癸酉仲秋　先聖殿釋菜堯典峻德問答

問德有大小有深淺堯之峻德者何　對德者得諸心之理也堯之至德大而深故曰俊德

問此德之所以平章百姓廣覃萬邦者何

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則施及天下百姓何爲不平章萬邦何爲不協和乎

問今所云則大學之條目也然則唐典與大學其揆一也歟

對是亦然也夫不云乎引帝典曰明俊德者證大學之教出自帝堯是即仲尼所以祖述堯舜也

問人心古今一也帝德之所以異乎衆人者何

對鈞是人也此理何以異哉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稍異耳故有君子有小人有智有愚雖然天之所賦本是一也是以明其德則必由于學故聖人垂教于萬世

問帝堯者生知之聖人也何由于學哉

對生知者生知此理具此德者也雖然此亦莫不由于學譬如璞玉依他山之石見其光潤雖堯之聖明奚識不學三皇之書乎

問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學者何敢望聖人後世

道故乎乃是庭草不除之意思乎

答曰其理雖同其處事不同周子見萌芽蘇息而不除之一氣之乾元滿腔之春風於一草一木見天地之心伊川當一枝之將折而無所用之故欲帝以惻隱之及草木廣此心推其恩則四海之民皆蒙其惠澤或善其身或善其君嗚呼周程傳授之道美哉眞君子之儒也朱子曰淵明亦是豪放有庭草之髣髴乎如守仁彼哉彼哉若夫陳蕃庭草不掃者異日之談也

慶安二年之春作此問答二篇以示恕靖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二終

理非聖人則孰知之答稀說所以指其掌也故論之以傳于後世繫辭禮記論語所載是也然屢言之則似狎侮而而近好奇是所以不語歟豈唯神而已哉三者亦各有微意乎若夫左氏失巫墨子尚鬼何足取哉

庭草交翠問答

問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與淵明所謂木欣欣以向榮有異同乎

答曰天地生物之意生生不息之妙亦是仁也茂叔體此仁者也故察萌動見青青而造化之妙協我心故庭草不掃若夫淵明之見解雖未浴光霽殆髣髴乎至其工夫蓋淵明之所不及乎

問曰庭草欣木之異同既聞命矣大明儒者王守仁剗庭草與茂叔窓前草不掃其意旨不異是彼門人等之所筆記也未知異同

答曰若擴充守仁之心則不除草與剗草其事異而其理不異故有同而意異者有異而同理者仁及鳥獸而有釣弋者伐一木不以時雖爲不孝而有斧斤入山林者草不除者彼一時也剗草者此一時也茂叔守仁易地亦然乎若今推周子之意言之其生物之妙自得之樂見解工夫俱到者乎譬如爲關其事雖同而禁暴爲暴古今之異也爲仁不富爲富不仁陽貨孟子其取意固異稱意而不除草亦宜養苗而芟夷草亦宜焉異不異慮仝不仝彼聞周子庭草交翠之爲美而欲同己意假托剗草以誇說門人乎彼性太聰明動排宋儒雖然其自樂不可及淵明也工夫不可及周子也然則其意可以類推

問曰伊川先生侍讀哲宗時哲宗春秋富將折樹枝伊川進曰方長不折從之蓋是傳周子之

書獲麟麟出若不得時則不祥也不祥則恠也書稱舜德曰烈風雷雨不迷其才德力量不盛大哉不主皮者禮射也若至用貫革者亦可徇力驥雖稱德至軍旅則齊馬力三百篇中有誇亂惡亂之詩聖人不删之鬼神之事如向所云況祀者國之大事也與祭者不可不知鬼神之理也請益

答曰獲麟之事諸說多矣然聖人之所感則不爲不祥何恠哉烈風雷風不迷者雖有聖德致風雨能調之說姑就蘇氏蔡氏說言之則其度量絕人而所不迷也以是稱其力如禹乘四載跋涉山川亦在力而不在功德乎盡力於溝洫者是務力之謂也決而不可爲膂力也拔山之力早盡而寬仁之業永存此又可以證焉詩人之患亂者所以思治也聖人何删焉若夫鬼神之理尤深妙也不可妄語者必矣至若巫覡詛祝之幻惑人則淫也非正也

問曰聖人愧一物之不知也知恠而不語乎疑而不語乎聖人何疑之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如孔子巧力全備何廢其力哉經書善惡並言吉凶相稱好惡兼說未有不治亂併論也且若不語神則造化之迹陰陽之理祭祀之義魂魄之說幽明之論何以得聞之再請益

答曰多聞闕疑所告子張也聖人亦有所不知則疑而竟至於無疑焉他人不然語恠則恐有後學之疑孟子所謂聖智巧力者譬喩之一端也況以其至雖爲爾力然以其中爲非爾力則何必偏尙力哉治亂相稱則猶堯舜桀紂相對言之歟亂邦不居是所以其不欲言之也聖人於鬼神其理昭昭於胸中然敬而遠之所以存之也蓋夫微妙之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如此再三自反其橫逆猶至則其人是妄人也與禽獸奚擇哉此乃犯而不校不報無道之旨趣也耶雖然此非不必報也只是直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者何也理而無私曲也其所報何不直哉傳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故不報無道所以爲直也此語不啻無牴悟而相爲表裏何擬議之有哉若夫至於不共戴天之讎又當別論之豈其以怨報怨以讎治讎之謂乎以直報怨一段四書章圖通義中有一說話好相證得須一考而可也

頃年　先生在東武未移家叔勝傍母在京師學問不懈穎悟超群附便風寄此九條先生喜而　公務之暇涉筆而爲之對以寄示之

恠力亂神問答

問曰羵羊萍實商羊防風之骨問諸仲尼而後知之孔子之勁拓國門之關非不啻口言之而已其身有之叔梁紇亦多力其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鬪戰爭力之事也非啻王室亂而已易大傳禮記論語屢言鬼神之事然子不語恠力亂神者何哉

答曰先儒以恠力亂神爲二事或以爲四事朱子集註從其四聖人言常不言變言治不言亂何一槩論之哉利命仁亦雖言之然不言罕言哉故曰索隱行恠我不爲之驥不稱其力也奡盪舟不得死然小人窮則斯濫矣惡不仁之甚是亂也如春秋撥亂反之正答子路以事人不以事鬼是所以其不語乎

問曰聞答猶有小疑春秋傳所載災異不少特

三年討其君是也二公亦以周公所辟爲可而已雖然豈以時不幾諫正哉王疑未悟時未至矣偶遇天變開金縢而王忽開悟時王歲僅十五六則王果賢也蓋二公所諫想宜有之唯以古昔之事故其書不傳耶且書百篇也逸過半奈何爲不有召公太公說成王哉余嘗聞惺窩曰伯夷諫武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其後武王及周公太公召公諸太夫無一言及伯夷者何也薛文清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矣哉雖文清如此云爾未必決也若使夷旣死即已矣若猶在則武王豈不聘禮哉雖微子箕子爲殷親戚尙或爲賓客或授洪範況伯夷亦不可必無也二公諫流言於成王亦不可謂必無也齊王問事於孟子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今問周公逢流言時太公周公開說成王余亦對曰於傳有之然其傳泯矣於是幷說武王夷齊事以案之如何云云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曰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以世俗見之知而問者不近於僞乎

答入太廟每事問雖知而問者敬也夫知而故問有眞有僞譬如石慶數馬是眞也豈非敬乎張湯陽驚是僞也豈非詐乎先儒把此二人比況之今亦就此可考（史漢共ニ有石慶張湯傳）

問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異同如何

答不報無道與以直報怨合而問如何夫聖人言語如此直截明白也何擬議哉顏子犯而不校彼橫逆無道之來如蚊虻之過前報之者何校之有若只無道報無道恰似犬嚙牙牛恃角馬蹄齧雞擧距是禽獸之相報也非人道也故孟子亦曰人必自悔然後人侮之又曰人其待我以橫逆則君

段甚詳而文繁先儒疑其爲齊論義或然也今所問六言六蔽朱子語類有非夫子雅言之疑云云比之他章雖似有此疑然向所謂弟子門人所記非一人故有此不同耶雖然視禮記家語等所載夫子語則亦有此例彼其効此而爲之乎勿忽諸可也況又朱子所言亦從門人所問而告之或一時之話說或萬世之定論是亦不可不察也

又

對曰朱蔡不信書序然胡氏春秋傳援書序以解麟經旨云云按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是左氏所傳之經也而傳稱衛寶公羊穀梁經傳並作寶字故杜預亦疑俘字誤也獨胡氏引書序湯伐三朡俘厥寶玉以爲俘者經詞而寶者釋詞也桀載寶玉奔於三朡而棄之湯伐而取之故爾雅俘取也是乃所以俘者不唯取囚虜而已又取其寶玉也夫書序古來稱爲孔子所敘胡氏姑從其說是以僖公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是胡氏又引書秦誓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是乃以小序合論解春秋也欲釋經旨則宜引群書況小序之古而有據乎縱令不爲孔子所敘復豈不愈于群書雜記耶如毛詩序亦然

又

問周公遭流言時召公太公無一言說成王者何也

答武王崩時成王纔十三歲也周公位冢宰而攝政管蔡與武庚相謀流言於國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說書者以二公爲太公召公也或曰畢公召公也此時成王幼少其疑難解管蔡骨肉也難遽殺戮故周公姑避之東都方是之時也奄君亦與武庚相應周公乃誅之所謂伐奄

必拒孔子也想當時於齊國有所不可者言之歟且又序說隨世家而載之少正卯與問禮于老子及此尼谿等之事皆不經見則司馬遷疎繆亦有之而序說存其疑之意未必無之歟

乙丑十二月下旬

又 寛永四年作 叔勝年十五

對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忠孝豈二哉故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又曰啓予手啓予足是其體形既全況心乎故曰殺身以成仁曰舍生以取義昔泰伯雖斷髮文身然孔子稱爲至德比干雖諫而死亦稱爲三仁嗚呼死生亦大矣雖然君死社稷何苟免而偸生歟所以全此心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爲孝也夫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所以載道也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心而已若夫戰陣無勇則雖苟免而偸生然此心之義既亡與行屍視肉無以異之奈何無羞惡哉若無羞惡則不義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得而兼也捨輕而取重可也不可必小學而大遺者乎

又

對曰論語有魯齊古漢張禹兼學三論從其善者至於鄭玄就魯論篇章而後參之以齊古然則今所行則鄭本也故不可識某篇某章某句孰爲魯孰爲齊孰爲古耶雖然陸氏釋文某字魯論作某字齊論作某字云者蓋見諸書中數處如此云者而言之耳陸氏亦何見三論別本全卷乎雖然據其所記言語氣象而見曾子筆歟有子筆歟子貢所記乎子游所錄乎其門人等所書寫乎是又往往可觀可認者不可謂必無之也季氏伐顓臾一

曰誠意雖爲大學之要然在學者只格物窮理爲先是急務也曰生死關人鬼關是乎曰此譬固當格物爲先誠意次之曰雖有先後而更考互察而後其工夫不可闕其次序不可亂乎曰是也

答叔勝問　寛永二年叔勝年十三

前頃寄手書讀之則如對顏欣慰欣慰所問論語中之三條尤以見子之孳孳於是又愈歡抃可益勤焉

孔子之於陽貨豈其眞仕于彼哉彼姦惡之人也然遇於途則不能不面是孔子不得已也非本意也夫君臣之道古今之理也不仕者無義故也若有義則可仕矣故三月無君則弔唯孔子不敢仕貨而已矣故婉詞而曰將仕將之一字是有意也蓋無必之詞乎世人若逢貨而相問答則逢彼怒而貽其害或諂媚而自蒙辱者可有之若孔子則不然只以常理而言之是聖人之言也此意朱子集注既述之子其熟讀而可以知之

迅雷風烈必變者敬也夫風雷之甚者是天之怒也故雖聖人必變容貌是敬乎內而變于外非若常人之怯而然夫舜烈風雷雨不迷者與此其道相行不相悖故不懼三軍不避矢石亦自敬中來是仁義之勇也無敬則雖暴虎憑河亦血氣之勇也故朱子曰聖賢而有豪傑者也豪傑未必有聖賢者此事見于鶴林玉露可以考之故風雷不迷者本自必變之中而出來舜與孔子易地皆然聖人雖有性之反之之分是亦生知學知之氣稟也至成其功躋其域則一也故聖人無優劣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孔子在齊年久與平仲交故稱其交接久而敬也若夫尼谿之沮者彼未

道服到余乃令針工以法裁素布而製深衣
先生曰當世天下困窮人民罷敝蓋由遊手者衆多也食粟之家有餘力農之夫不足所謂長安百物皆貴蓋此故也相率不爲寇盜亦可佐余以爲遊手者十而爲浮屠者五六
先生曰我之所愧者我心而已愧者在内豈以自外到者爲愧哉苟不愧於内則是無愧也余以爲昌言詩云不愧于屋漏先生有焉

又

道春昔嘗問格物之義惺窩先生答曰程朱謂之窮理由是言之天地所以爲天地者何上而積氣者天也下而厚形者地也水火所以爲水火者何雖千萬里之外内有炎上者雖不名火而必火也雖千萬年之前後有潤下者雖不稱水而必水也寒暑晝夜亦然雖一草一木微禽昆蟲亦各有其理而況人乎就人身言之目曰視曰明耳曰聽曰聰口曰言曰恭心曰思曰睿故曰人者天地之靈五行之秀也此心此理豁然貫通謂之格物曰物事也有物則有事而唯言事則虚言物則實父子君臣皆物也有親有義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推其類以致於蘊奥者窮此心之量所謂格物物格歟曰是○又問説卦曰窮理大學曰格物其立言不同何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理會得故所示不同所入即一也且古人各自有入頭處如周子之主靜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窮理象山之易簡白砂之靜圓陽明之良知其言似異而入處不別曰專言理不言物則馳於虚專言物不言理則局於器器有形理無形忠孝以君父之存沒而不可偏廢也物理自然道器不二謂之格物窮理曰然云云先生嘗問曰大學之要何先道春對曰誠意乎

學之
又曰見本朝文粹則此方儒者之心可見
惺窩批曰其所見則不足言雖然氣象温厚又
今人所無可愛可敬
余取論語往往疑問且請指點先生一一辯析如決壅過流水沛然余之喜不可言
問致知格物鄭玄註于前温公解於後到乎程朱又更作之傳粲然明白又至陽明別出意見如何
先生曰此處未易言也汝唯熟讀玩味涵泳從容可也要在默而識之也至一旦豁然貫通則諸儒之同異定于一
問理氣之辯先生曰設使宋元之名儒在於今日之座不若書之所記精而詳也我之所言者如汝之所見余曰性理大全書等是耶先生曰然
先生謂余曰性理大全所載諸儒有見與語倶到者有見未到而推言者汝讀之則宜觀其語觀其人
惺窩批曰此知言也知言知人知言知人之本在知己
先生曰理之在也如天之無不幬似地之無不載此邦亦然朝鮮亦然安南亦然中國亦然東海之東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南北亦若然是豈非至公至大至正至明哉若有私之者我不信也
惺窩批曰陸金谿同此理同此心之意也然眞箇如此若不同非理彼此之間有一私存彼此竟截然隔斷了其私有知而然者有不知而然者不知而然者學而可公知而然眞私也
先生曰我衣深衣朝鮮人或詰之曰其衣深衣可也奈其薙髪何我對曰此姑從俗耳泰伯之亡荊蠻也斷髪文身而聖人不許之至德乎詰者頷之時余請賀氏借深衣欲製之先生聽之翌日深衣

公也不同處我心之私也
又曰見地堅定而后可讀異端書不爲其所搖奪若見地不堅定則其語震動而我見易搖也古人作爲文章者不廢莊子亦此意也
又曰見人莫若氣象信哉程子之言
又曰我儒如明鏡物來即應釋氏如暗鏡却棄絕物鏡中本來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
余問曰孟子道性善荀子謂性惡陸象山天地之性人爲貴論亦曰性惡再爲荀況之說如何先生曰有疑也是不落題乎余歸見黃氏日抄云象山破題云爾於是乎余服先生之言不苟矣
惺窩批曰破題之字如何
問王陽明大學從古本作親民以仁解明德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解親民先生曰新之之中乃有親之之意而存焉新民畢竟非親民而何然則作新民恁地好
惺窩批曰親民之中亦有新民之意
問陽明謂見鳥獸草木之哀鳴折傷而憫惜之是仁與鳥獸草木爲一體先生曰以格物之眼見之則萬物皆莫不然却不待其哀鳴折傷也因示庭前之松竹而謂余曰便是如是看如是好
先生曰陽明出而后皇明之學大亂矣必又有苛畏之君子者出焉而一之
惺窩批曰非以陽明爲亂以天下學者爲亂
又曰見此方禪者之文章建仁祖溪相國彥龍此二人有才氣乎
惺窩批曰非只古人并言二人二人之後未見此二人也吾邦文章多在古時浮屠氏出然亦臺閣山林文氣稍異况浮屠乎見地議論不可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二

問對二

惺窩答問

甲辰之秋閏八月二十四日余因賀古宗隆而見惺窩先生終日侍坐他日記其所答問以呈之

先生謂余曰嗚呼不生於中國又不生於此邦上世而生於當世可謂不遇時也雖然孔子不生於唐虞之際而生於春秋侵伐之間孟子不生於文武之時而生於列國戰亂之代由此觀之志道者不可論時然則不生於上世而生於當世亦奚嗟焉余對曰時有遠近道無高下蓋夫子賢於唐虞之意乎先生曰然

惺窩批曰彼小人亂世之於我也磨也涅也他山之石也皆勵我者也其動心忍性亦在茲吁在已不足憂在他不可欷歔哉

先生謂余曰汝謂何以爲學若求名思利非爲己者也若又以此欲售於世不若不學之愈也余聞而銘于心

惺窩批曰古今腐熟之陳言不足錄然爲子立志之初及此

又曰讀聖賢之經書以經書證我心以我心證經書經書與我心通融可也故讀書之法莫近於此矣

惺窩批曰先儒之成說也心與經同處我心之

與朱子其言相同而伯叔有異朱子亦其言前後有異未知以何者爲定論而歸其一也

性即理也在天地亦同此理也在人亦同在禽獸亦同在草木亦同在萬物亦同性無二故也然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之論性多説本源此答告子生之謂性而然乎朱子以爲知覺運動氣也仁義禮智理也氣者人與物相同而理者物不得而全也然則斥其明通與昏塞而言乎不然則天地人物理豈有二乎性豈有異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以爲迂孔子於是乎又詳告之方今爲人上者若待公而爲政公將奚先公亦必也正名乎之一言蓋有之也耶公爲我莫惜一言我亦不以爲迂乎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余雖讀詩然未知所以達於政也亦未知所以使而專對也雖多亦奚以爲之戒感赧有餘古人讀詩而所以如此者何今人誦詩而所以不然者何蓋其所誦詩同而所用心異也歟願公明告我誦詩所以然之故於戲伯魚無言墻面之歎是亦如何

以上擬問六條慶長之末　公務之暇所作也末二條者所呈惺窩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一　終

平重盛者何人也事迹雖多且以其大者言之及父清盛之將圍上皇宮也重盛再三諫焉清盛既被甲而發重盛朝服而來清盛心慙甲見于外而表素而見重盛重盛又諫夫以彼之暴虐對其子也如此若非有重盛之至誠惻怛甚感于彼則豈其然也耶清盛未肯從其諫於是乎重盛謂衆曰同志於我者今來我第於是乎諸卒皆趣故清盛恐之不圍上皇之宮是似以兵劫其父乎實不然乎又以兵諫之意乎重盛欲事君則如父何欲順父則如君何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其相爲用者也若不然則不足謂之忠孝重盛其處君父之變而不失其忠孝者乎然則重盛者何人也平時頼世領天下之兵權而祖父皆居副帥之任到時頼亦然時頼微服巡行諸州知下情不上通者驗欲訟而無告者而歸鎌倉其后悉勘覈之正其是非夫時頼之政果如何哉知民之所苦所怨也如此憐下之不訟不告也又如此夫如此則可謂質美之人者耶非耶時頼之在本朝非有伊傳周呂之任者乎而伊傳周呂之微服巡行而伺人之陰私也蓋未之有也歟爾惟風下民惟草何勞微服巡行哉然則時頼其質美而不學者乎若學則其治亦未宜止此也歟

易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伯子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元來只此是道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又答柯國材書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伯子與朱子其言不異程叔子曰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朱子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又曰理弱氣強又曰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叔子

然所以聞一貫者何春對曰以孔子卒考曾子歲殆二十餘也豈生質實愚而年少以傳聖人之道哉想其氣象無圭角而人以魯斥之乎蓋篤實不已其外似魯耳　幕府又曰湯武征伐權乎春對曰　君好藥請以藥喩以温治寒以寒治熱而其疾已是常也以熱治熱以寒治寒謂之反治要之活人而已矣是非常也此先儒權譬也湯武之擧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　幕府曰非良醫如反治何只恐殺人耳春對曰然上不桀紂下不湯武則弑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爲口實所謂淫夫學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歸而爲君不歸而爲一夫

　右五條在駿府奉對　太神君

又

道春在江城也　殿下謂曰三畧者眞張良書乎對曰史記留侯世家老父授書于良且曰視之則太公兵法也初無三畧之名班固漢書亦同之後漢書光武言黄石弱制强柔制剛之事然則以三畧爲良書歟又有素書云者宋張商英注之彼以素書爲黄公所授良書二者三畧近是雖然譎而不正曰六韜如何對曰太公之事詩所謂尙父鷹揚孟子所云太公避紂歸文王可謂太賢矣史記齊世家太公有隱謀秘計以是見之則六韜是乎雖然大賢以上之人不可言者亦多蓋後人附會而爲書也況又漢書注所引太公六韜其辭今世所有六韜中未嘗有乎群書治要所載六韜亦然況又太公之隱謀史記所云可疑乎

　此一條在江府奉對　台德院殿

　以上六條共慶長年中作也

擬問

不行矣夫卿以爲何如春對曰道可行矣中庸所云者蓋孔子嘆時君之暗而道之不行而言者也非道者實不可行者之謂也六經所云此類不少非獨中庸耳曰中者何曰中者難把一尺之中非一丈之中一座之中非一家之中一國之中非天下之中物各有中得其理者必中矣故初學者欲知中則不知理必不得矣是以中者理而已矣者古今之格言也曰中與權皆有善惡湯武以臣伐君此雖惡而善所謂逆取順守也故不善不惡者中之極也曰春意異乎此願得盡辭乎春以爲中者善也無一毫之惡物各得理事皆適義中也善善而用之惡惡而去之亦中也知是非分邪正亦中也湯武順天應于人未嘗有毛頭許之私欲爲天下之人除巨惡豈雖惡而善乎哉故湯武中也權也若於莽操乃賊也又逆取順守即譎奇權謀也非聖人之不可共權之謂也且欲詳之則布在方冊它人所讀與春所言以爲同乎以爲異乎古人以邪說之先入爲戒良有以哉嗚呼千言万語元只不過理之一字於是乎曰理理遂不契

又

六月二十五日　幕府謂春曰曾子子貢之一貫如何春對曰曾子之一貫以行而言子貢之一貫以知而言聖門顏子之外穎悟無如子貢故有此告　幕府又曰所謂一貫何春曰聖人之心唯一理而已矣然天下之物與事於時於處其理莫不貫之而相應相當故無行而不得其處矣譬如春夏秋冬寒暑晝夜之運雖不同而一元之周流無一息之間斷是以天下之事相什佰相千萬而我心之所應之者唯一理耳在君爲忠在父爲孝在朋友爲信其理元來不異耳　幕府又曰參也魯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對一

對幕府問

幕府一日命道春見萬書統宗有所謂袁天綱十將訣李淳風六寅占指之曰解否春對曰不解又指擲錢占與掌裏算數曰解否對曰不解曰歸家而見之春對曰唯明日詳言之　幕府曰善夫袁李輩術數也有不可貴者擲錢比扐蓍則如兒戲矣掌算獨易簡而六藝之一也余云不解者所以排之也强而不可則拒君命也詳言之者實而直也

謂道春曰鄕黨篇厩焚章讀不作否如何春曰本邦小野侍中某之說也云可問人而馬亦不可不問焉曰是非朱子之注乎曰否貴人賤畜其理宜然若魯侯之馬乃可問焉此孔子之馬也以退朝而后知爲孔子之馬也讀不作否非朱子之意也蓋侍中之穿鑿耳百川學海中亦有此說云

謂道春曰方今大明亦有道耶卿以爲如何曰有之春雖目未見之於書知之夫道者非窈窈冥冥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交友之間今也大明自閭巷自郡縣至州府無處處不有學校皆所以敎人倫而以正人心善風俗爲要然則果有道乎於是幕下變乎色而言他春亦不言

謂道春曰道古今不行矣故中庸不可能也道其

長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殿與龍共五彩金裝遊戲其內船行則龍亦動此時盜賊群起官兵喪敗而驕侈不止竟失天下故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者乘舟者也將相者操楫者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可不愼乎是盤庚所以戒於臭厥載歟能載能涉所以濟其不通而利于天下卽是聖人所爲之仁意也惟夫日月之運行其廣遠不知幾萬里也人皆仰焉古賢以舟車所至與日月所照相配言之四海之大百川之長舟楫之利不亦宜乎至若　本朝神世天磐櫲樟船者所載蛭兒也埴土船者素盞烏尊之所乘也天鳩船者大己貴神之所製也是與欽木浮葉其意髣髴乎及于人代神武帝東征舳艫相接水戰克敵以平天下神功皇后令諸國集船舶以征三韓其餘不可枚擧也方今依官船司价人屢請不得已強命侍童粗抄寫其事實及訓詁以塞其所請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終

通是古之聖人之所作也故曰見竅木浮而知為舟又云黄帝見浮葉方為舟亦是據中孚象所謂利渉大川乘木舟虚也諸書所説共鼓貨狄者黄帝之二臣且虞姁工倕番禺伯益之輩皆有名于作舟其形名也屋在上曰廬重室曰飛廬其上曰雀室上中重板曰艦外狭而長曰蒙衝戰船曰艇艣有青雀有蒼隼有先登有飛鳥焉大曰艕曰艘曰艞曰艒海船曰艆艄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小舟曰䑧曰艖曰艑曰艚曰舡曰舲曰舴艋輕舟曰舸短而深曰艄畫竜于首曰竜頭畫鷁曰鷁首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呉曰艑曰舴曰餘皇越曰三翼晉曰舶關西曰船關東曰舟蠻夷大船曰海舶古人所謂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百尺之檣長綃之纜掛席之帆萬斛之龍驤舟子篙工楫師滿載而

渡小若鳧鷖大若鯨鯢其水軍也大公喚蒼兕而進濟孟津韓信陳船臨晉以襲魏大克之漢武帝造樓船高十餘丈浮昆明池以教舟師而復有伏波戈船下瀨横海之號以立其大將遂平甌越後漢岑彭裝數千艘舟有反氾鈎以擊破蜀兵呉周郎駕鬪艦乘風焚破曹公舟呂蒙伏兵于構𦪇中以克關羽晉王濬造大艦連舫方百二十歩受二千餘人建樓開門馳馬往來畫鷁怪獸于船首以壓水神其壯大自古未曾有如此也乃浮江攻呉陳陳人以青龍百餘艘拒之楊素大戰遂勝之宋虞允文采石之後乘海鰌船發霹靂礮以破金軍若是之類猶多矣舟楫之利大哉若夫隋煬帝之龍舟后妃之翔螭供奉之千萬艘其威雖甚其奢費彌甚則果身滅國亡胡元順帝製龍舟于内苑

半百有齬痛有蝕齒或尖枝以刺之出血或烙鐵箸以中之止痛痒唯取快於一時不顧其他後既而白石源穿而爲孔又落而唇寒累年益拔而益齟齬漸犬牙之不及也欲憶先誡殆如反水之不可收也悔而又悔彌噬臍于平日噬腊漱石之所爲至此而已無如之何則以爲如何哉甲申歲所僅遺齒若干就中動者二痛者一煎松葉以漱數日不已鐵漿加雞舌香抹五倍子粉和煎以含數日不已偶逢口齒醫煎其藥以含之經日動者漸固痛者漸瘳其中最搖者竟落時十一月晦朝也余之治齒譬諸不朝出不晝行而日已暮也夜擧趾者擿埴冥行然猶賴秉燭而行免顚躓之患自今以後把秉燭宵行之譬以爲頤神養生則雖衰耄困憊之餘喘尚且延歲月乎夫星有老人可以壽焉山不騫不崩可以壽焉石元堅久之物也亦可以壽焉星見隱見天何病焉一山頽而衆山在焉地何病焉卷石泐而天下之石猶多亦何病焉獨齒在口中不多且脫落則人可以病焉家人賺余曰昔太公含兩齒無羸餘遭逢西伯遂克商其鷹揚之威厲顯於天下垂於万年雖老矣可益壯也余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庶幾借渭水茅以爲余環堵之蒲坐

木槿解　闕

恕也欲作木槿詩然以木槿槿華蕣椵櫬牽牛日及等同類異名難辨明故作之解而呈焉先生亦別作一篇以授之未遑淨書其草罹災而闕

原

原舟　小濱半左衛門求之

易大傳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

甫之令而勇于死者伯奇也皆是以父之命爲無所逃天地之間所謂天下之大戒也天地是父母父母是天地故人之不違天理而善順之如孝子慈孫之善事父祖也富貴福澤若堯舜禹之揖讓周公旦之富可謂厚吾生故孔子曰富而好禮貧賤憂戚譬諸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曰玉汝是以天欲授大任于此人則必苦其慮餓其身而動心忍性然後玉成顯且中庸所謂素行之學雖富貴雖貧賤莫不自得焉伯夷之薇蕨顏子之簞瓢不亦玉乎不屑彼玉食矣又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故曰存順沒寧也知生則知死若不然醉生夢死可悲焉於是人之一生爲不徒而已夫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變化生克生萬物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人物之出自天地本是理一也爲予爲民爲物爲兄弟爲聖賢爲不才爲孝子爲悖賊爲富貴爲貧賤是分殊也故儒先評西銘以爲理一分殊亦是聖門廣仁之義乎

男靖依人請而講古文有日矣遞日當講西銘云云於是任筆以授之

齒落解　正保元年作

指天不可曰無石星隕爲石指山不可曰非石山者一卷石之多也山若無石則不砠不崔嵬而土崩猶如不周歟天若恒星不見則次躔不刻張分野不界限而甘石無所考歟天以有星辰故可以觀察焉地以有山岩故可以堅牢焉人生乎兩間而有齒猶地之有石也故道家呼齒曰白石源余少壯雖不如碩人之瓠犀而有似曼倩之編貝每飲食不惜齒牙先考誡之曰勿妄刺齒可緩除涯不然老大有悔余雖諦聽而忽諸不亦慢乎年瀕

子之保養而恤之亦是賤者卑之之理一也所謂如保赤子所謂子庶民也奚二理哉其爲人之間與天地同其德者曰聖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禀五行之秀而生者人人均矣秀而又秀者曰賢若咎繇益稷契伊尹傅說太公三仁孤竹君之子是也人皆爲兄弟兄弟之中合德于父母者秀生挺出者乃聖賢也兄弟之際或疾病或親族離散亦是顚連衰疲而無所愬告者也我何不惻隱之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乃子之翼翼善敬親也樂天而不憂乃子之純一善愛親也惟孝哉人之能事天猶如舜之順于父母乎若其違天理曰悖德不愛己之親愛人之親不亦悖乎害天理曰賊賊者殘賊之謂也若夏癸殷辛之輩是也益惡者曰不才若四凶少正卯之徒是也嗚呼踐形者惟相似也我形所具之理不有相悖有物有則心與形相似而做四勿之工夫而純熟則不背父母而惟肖於天地聖人知變化之道而述天地之事如孝子之善述父事也又窮神明之德而通之心所存即是天地之心也如孝子之善繼父志也聖人樂天踐形其如是而已不愧屋漏者愼獨之謂也内省不疚之謂也如是何忝父母哉可謂畏天存其心養其性是孟子之語也存養不懈于夙夜何背所生所生者近之父母天地者遠之父母遠近雖異其理一也惡旨酒拜善言者禹之顧父母之養也育天下之英才如潁封人之以孝諫莊公則有不匱錫類之慶不弛愛慕之勞而底瞽瞍之豫即是舜之大功也獻公之命無所逃避而雉經于新城申生之恭也故謚曰恭世子身體髮膚受于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還之是參乎啓手足而易簀也不怨讒於掇蜂不堪悲於履霜從尹吉

天地同流乃聖賢之所傳授也是人心之泰乎三才之安泰皆備于一心不亦善乎若反之則天地不通謂之否天地之否塞陰陽之悖沴四時之錯亂一歲之失令人事之紕繆人身之疾病人倫之昏迷風俗之頽敗皆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謂之否之匪人也故曰若失誠敬則匪人也其垂誡深切矣傾否則復本撥亂則反正否傾而變變則通通則爲泰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嗚呼泰之義至哉大矣哉

右二篇井上筑後守求之

西銘講解

西銘既有考亭之註說而深切著明孰加焉矧膚譾末學乎然略而言之惟天地萬物父母是武王之格言也乾爲父坤爲母是易傳之聖訓也儒先以爲以主宰謂之帝以形體謂之天地以性情謂之乾坤以氣謂之陰陽凡生乎兩間者無不出自此焉我藐焉眇小之形混成處於其中此氣充塞于天地之際即是我體也此性宰帥于天地之際即是我理也所以孟子志者氣之帥也浩氣塞天地間云者以此也大凡爲民者對我而言之是人人也皆以天地爲父母則人人悉爲天倫爲連枝故曰同胞皆是同父同母之謂也己受此氣而出則物亦我侶伴也有正偏塞之異雖不同類然其本於天地則不可謂不同氣也大君者天地之嫡長也若千伯叔兄弟至於九族皆崇之敬之君之主之故曰宗子宗子之輔佐謂之大臣大臣者君家之宰相也所生所出必有後先先生則高年也以老我老之次第而尊之以長我長之典敘而敬之亦是貴者貴之之理一也幼而無親者曰孤年纔及十者曰幼以幼我幼之慈愛而憐之以子我

地之泰乎於陰陽而言之陰根陽陽根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變化而爲五行五行相生而萬物出相克而萬物成是陰陽之泰乎於一年而言之於年爲始於時爲春於月爲寅天開于子爲一陽地開于丑爲二陽人開于寅爲三陽謂之三陽交泰堯之敬授民時孔子之行夏之時皆是也四時得序農業勤功故聖人雖損益然擇而用人統宜哉是一歲之泰乎於人事而言之君父乾道也臣子坤道也男治外猶天也陽也女治內猶地也陰也君父之尊也臣子之卑也猶如天地奠位而不可亂也然上心下通下情上抒君臣父子之道相行上下貴賤之義相接陰陽內外之理相協是所以天道行于上而人倫明于下也是天下國家之泰乎於人倫而言之小人道長是陰長也小人道消是陰消也君子道長是陽長也君子道消是陽消也其進退內外亦然故君子道長而內而進小人道消而外而退不亦善乎其消長進退之際不可不察也蓋天地之間雖不可有相共無者然聖人贊周易寓抑陰扶陽之義于其中可謂深賾矣是人倫之泰乎於人身而言之乾坤者陰陽也上下也人身之上體下體也坎離者水火也南北也人身之寒温也腹背也坎中滿者非泰之內卦乎離中虛者非泰之外卦乎陰者陽之母陽者陰之父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水火相濟能升降周流于上下之際則壽考而無疾病之憂是人身之泰乎雖修養家之參同契藥鼎之秘蘊皆在其中歟於人心而言之泰九二取乾之誠是天道也泰六五取坤之敬是地道也誠之敬之是人道也天地之理固有之者人心也如是則心廣體胖誠敬者人道之樞要五常百行之本源也其德之潤身與

雖君子若不乾乾以怵惕致戒則何得無咎哉孔穎達依王輔嗣註以釋焉彼唯言理不云象數然其所謂理該莊老本於玄妙故謂乾何必馬坤何必牛唯取健順耳至于程伊川作易傳專論義理不及象數今讀程傳乾九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其所爲唯進德修業而已忠信以進德擇言語篤誠志以居業其云知至則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也幾者事之兆也實知善之可必爲惡之不可必爲故當其將萌而雖幾微之事能知致之至之知終則已知而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共存義所謂終條理也是君子勤學之始終也所援條理始終譬之智與聖見于孟子文繁今此省之也考之可也可與二字異于穎達說按論語曰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解者云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子游子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淵閔子騫之徒是也權即孔子也可與字義如此故係彼與此不唯我獨也無一念之不實者忠信也無一詞之不實者立誠也而致知以至之則不善無萌于心若將萌則必去之已知而行不怠則不失義理是可幾存義之謂也故知處上下之道而無驕慢無憂患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哉蓋是程傳之旨如此乎否若朱子本義其微旨有味然今所問則程傳之趣也故不說朱義近聞管東溟辯乾龍多多矣有人恐其爲蜚者可不致思乎

地天泰解義

地天泰者卽是三陽交泰也乾三畫來居內坤三畫來居外乾坤者天地之性情也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也天氣貫通于地中所謂天氣下降地氣升騰陰陽交感寒暑往來四時移換古今不違是天

望孫武戰勝之法亦不外此由是見之文武果不二乎況於舜禹之干羽湯武之征伐乎三者全備何容喙乎方今拾遺紀君正盛請三德解故揭仲尼之三言撫先儒之格言聊寓己意于其間以應其求之

慶安三載南呂下澣

乾九三文言解

或問乾九三文言之義答曰凡諸卦不知六爻則一爻亦不可解也不獨乾而已乾有龍德故五爻皆稱龍獨九三不稱龍直言人事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爲人故也姑撿舊說以抄于此則九三之終日乾乾者欲進于道德修其功業而不少懈也進德則知至而進也修業則知終存義也忠以推人信以待物則誰不尊親之是進德也外理詞敎內立誠實而內外相成則功業可居上云修業下云居業是修之則可以居也九三處一體之極是至也至至極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知至者處事之至而不犯咎故可與共營幾幾者有理而未形之時既知時節將至知理之欲到可與共論幾事也既識事之先幾可與以成其事務與猶許也言可許之事不謂此人共彼相與也知終者全其終竟是終盡之時可與保存其義義者宜也保位而不失於事得宜是存義也使此一爻欲進知幾也欲退存義也在進退之時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一進一退相行不悖居上位謂居下體之上以其知終故不敢驕在下位謂在上卦之下以其知至故務幾而進不可憂也乾乾猶如健健也天行健也終日乾乾勤而不息因其時怵惕則雖危無咎吾思此爻龍不潛不在田未躍是危厲之地也譬諸人居上下之際當進退之時恒常進修焉縱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十

解

三德解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按中庸以知仁勇爲三達德德者得也天下古今之人皆得之於心而無不通行故謂之達德雖一心之固有而有偏言有專言若偏言則是非之心知也惻隱之心仁也剛強之心勇也專言則知兼仁勇是大知也仁貫知勇是大仁也勇配知仁是大勇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自反而縮內省不疚皆是大矣哉雖有三者之名共本於一心心之所寓者身也其知善惡猶目之辯黑白其無私慾猶手之不取穢其由義而爲猶足之蹈熟路擧體皆無不然此心一也此理一也然有三名則譬如早午晩均是一日也一而三三而一均是一心也若非知則不能窮理窮理則不惑不惑而後實爲善而不爲惡何有憂乎善以行之則無不合理何懼之有是知仁勇之次序也聖賢之敎如此切近也學者宜致思焉若夫於師旅言之運籌帷幄進退以時者知也帥衆撫民賞罰不私者仁也見敵不怯量可而先者勇也故法曰將心也士卒四肢也呂

禮也而退朝曰燕退燕曰間其燕息于洛間適于北山也可以見其字之相稱歟今依請書其所求以貽之

壬辰之秋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可謂無恒也亦可謂定乎勉哉衛生家竹田蒿庵諱定春求其說不已於是乎書

退說

猷德院法印武田道安字退諭余爲之說且有所求夫退以名之以字之者蓋寡矣况其偏乎於唐前乎韓退之有司馬退之作洗心詩有出俗志後乎韓退之有高退之字遵聖居石屋山而開金榜扣柴荊宋初小萬卷自號退叟擬陶潛以作閑情賦而爵齒過焉兪尙字退翁朱絃有遺音家定國字退翁清約如蘭菊此兩翁者二蘇之交友也魯宗道之室曰退思黃庭堅之堂曰退聽宋敏求有退朝錄楊廷秀有退休集劉因作退齋記皆不有以哉有進退焉所謂人皆耆進池獨耆退有謙退焉所謂卑而不可踰也有退休焉所謂老矣無能爲也道安有拔俗之趣慕山林好水石爲衛其生刻意于醫術有別業在北山然則取退憩之義乎易所謂遯則退也易道陰陽有理時有氣醫書亦道陰陽專論氣故魏伯陽假周易以論修練頤養之道著書號周易參同契清溪之露朱以點周易亦此類也雖古之良醫莫不讀易乎推理言之衛生之術自淺之深則庶幾其退藏於密未易測也想夫在洛也在山中也有室有堂有齋有書集若干卷有蘭菊之露有琴聲之泉有洗心之灣乎何屑兩退翁之輩乎昔東皐子在北山蒔藥讀周易亦同日之談耶於是有泉石膏肓而後能瘉人之膏肓有煙霞痼疾而後能療人之痼疾出而爲人則孫眞人之惻隱乎可不謂進乎處而自爲則醫緩之候望乎可不謂退乎專自爲則楊朱之爲我乎專爲人則墨翟之兼愛乎不墨不楊有義存焉進退之義不在斯乎曰是已乎曰請見不請退是

書生宗允來自言允姓和田氏出自平族洛陽人也童丱入東山禪寺頗讀文字踰冠歲往西山嵯峨就田素菴從事于筆硯之間殆五六年比壯東到于江城仕脇淡牧時初謁先生得聞其謦欬不亦幸乎允今自字曰子成蓋取諸大禹謨成允成功之語願先生爲說賜之余雖心許然阻公務未果允請而不已於是告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春秋之世卿大夫其字稱子者晉有子犯楚有子文齊有子尾秦有子桑魯之子家宋之子罕衞之子魚鄭之子產子羽之屬不少且仲尼弟子淵騫游夏最著矣至于漢之淵雲晉之向郭唐之子美子厚宋之二蘇二陸亦昭昭矣男子美稱固當者乎若夫成允成功者禹王之賢也誰閒然哉後世學禹而決水鄰國者白圭之壑也學禹而步者巫覡之誣也學禹而尋河者山經之放也學禹而儉嗇者墨翟之固陋也豈其成允成功乎學禹而惜分陰者能成討逆之功而爲八州刺史今允也惜分陰于螢囊縮八州於烏皮勤而不已復古之功奚不成哉輕重大小雖甚霄壤然此理本一則其成功一也努力允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是眞男子而已矣嗚呼磋磨之成在允也耶吾言是它山之石也愚夫愚婦一能勝禹矧於眞男子乎懋哉遂爲子成說

定春說 寬永二十年作

春乎四德之元五常之仁於行爲木於方爲東皆屬陽故四時百物生生不息唯人爲貴不可不養也若有沴悖則有疾病救以仁術手中之春皮裏之春內外交養物我相貫庶幾春乎有起死回生之功也君子有抑陰扶陽之戒以此春乎活人掌內回其陽春志有所定向而後動亦春靜亦春不

春碩姓稻氏及余門者有年矣一日請字字曰播叔蓋取諸詩所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之語也夫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碩乎碩乎是麃是蓘而除其莠去其螟而有秋則可謂庭碩宜期矣豈翅此而已哉耕耘方寸田地了其無茅塞則仁遠乎哉何遠之有故如農夫之勤種播逢西成也此無它讀書學問之功耳不可不思焉余庶幾其苗而秀秀而實而與其姓字能相稱也噫有時雨化之者乎果無乎碩乎碩乎其熟之由己而已是爲播叔說

子苞說 並詩○寛永十二年作

三竹君字子苞寓於醫慕儒學屢請余爲字說余聞斯干之詩不云乎如竹苞矣是其所取也解者曰此詩者美考室也苞本也茂也叢生而固也言居室盤基之厚如其叢生而固也且說藥性者號竹爲苞本良有以哉請試言之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君之所諳知也惟筆惟苦或淡或甘君之所收蓄也戴凱之及贊寧譜者君之所見也況本草古今方書乎君其續衛生之家務忠愛之本不亦可乎淇澳猗猗美君子之斐而長壽渭畝青青比封侯之富而多孫是其所期望也若夫葛陂之龍馬湘之杖則方外異伎而已非鴻術家之本旨也君其以爲如何禮云禮之在人也如其有筠也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忠信禮之本也所謂大端者苞本耶有本者必叢生而茂有堅實矣豈有他哉子苞勉旃系之以詩聊表規祝之意云

近時方術各專門想見此君傳後昆只有一團和氣在養成渭子與湘孫

子成說 寛永十五年作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九

說 下

德亮說

三品羽林源君諱某蒙請其字余書若干字以進呈就中德亮協其盛意蓋取諸虞書敬德亮采有邦之語也邦國元是通稱而古人稱字之例也昔武侯忠義而正大彭澤靜淡而豪放或大名垂于宇宙或嘉號行于歲晚或白羽討魏賊或黃花記晉年今慕武侯之名追彭澤之字不亦習乎能慎其心所得審其事所處而有明信則優於有邦國雖合武侯彭澤爲一豈心外哉君遂命我爲之說於是乎書 君諱光國故云爾

敬吉說 寬永元年作

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此大公所告武王也夫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我心無貳無它則莫不存焉我心存則天下之福何以加之哉若夫怠則反是我自警而又訓叔勝遂書爲字說敬之哉

旨叔說 同年作

右二大字者小川氏道會之雅號也夫分甘旨念恩慈者父子之情也以此父孝其先子孝其親子子孫孫亦復如是則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凡百事皆推此心而已今其令嗣乞旨叔說於是乎書

播叔說 寬永二年作

也是所ニ以ナリ必スル敗一也若シ夫レ視ルコト卒チヲ如ニ嬰兒一可キ與ト之赴ク深溪ニ者ノ別ニ有リ一ノ謀所ニ以シカ使フ忠チ乎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柔屬陰剛屬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故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與強類柔與弱類此四者各有所用也剛強之勝柔弱人皆所知也然柔制剛弱制強亦是非無其理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譬如金鐵至堅然有時而碎絲綿至軟然無有能折乎柔之漸也霤之穿石綆之斷幹亦柔之久也牙齒雖毀舌獨長存是柔弱所以能制剛強也是以剛強有損人則人亦怨之柔弱有順人則人亦愛之此四者不可一偏用之兼之爲宜就中柔之道須注其意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堅亦不病柔亦不害爲君不柔臣離其心爲父不柔子畏而疎君父之間既如此其餘可推知之在兵事亦不可不用柔也田單復七十餘城非始如處女乎張良輔高祖幷天下非貌如婦人乎湯武初服事于桀紂是豈非柔乎當時若使不用柔何以至于一怒而安天下民乎因是見之常可用者柔也有時乎用剛故曰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強弱亦然四者隨時而可也嗚呼柔之道可不致思乎若夫百鍊繞指色厲內荏無取焉耳

使敵如嬰兒說

同人求之　同年作

夫嬰童心者無知而易驚也使敵如此則莫不敗亡也能治我心氣奪敵之心氣謂之以實擊虛譬如以碬破卵也其潰不可疑矣故馬服之子不知合變是白起所以嬰兒趙軍也栢直口乳是高祖所以嬰兒魏軍也霸上棘門兒戲耳是文帝所以嬰兒劉禮徐厲也將帥卒徒皆既然則豈不大驚而破哉故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也疾擊者如雷霆之不能掩耳彼不能不失匕鬯

和之神語有三十六言是陰陽不測之妙音也故後世傳此道者敬崇之以爲歌仙之數可謂深密由是見之連歌之源委良有以哉況乎倭歌本出自性情之正既爲人倫之教則連歌亦是治世之聲洋洋哉洛人里村昌俔法橋平生孳孳最長連歌有父祖風與余有素故求爲其說再三懇欵又有同志慫慂之者不克峻拒因規祝之曰庶幾乎泰山進馬不輟筑波之陰琅琊刈稻可溉棹河之水本其神風則渾沌一氣忽成葦牙之象頌此御宇則碘碱千世永爲苔蒸之巖遂爲之書

甲申仲春

連城銃說

此銃甚重而鉛子重殆二十斤國俗謂鉛子爲玉以重其玉故號連城且其所發連數城擊破之也取號同而義異也載之於車而向梁時常人百夫轍不易運也井上正繼以機巧雖一兩人能運動之常其發時亦然可謂奇乎大風末力不舉鴻毛雖然此鉛子之所到殆二千七百步之遠不失梁的俗以六十步爲一町其勢之强與大風末力異也雖堅城巨敵何不懼哉又有鉛子重可十二三斤者其所到所中與連城銃同又有鉛子重六斤餘者其所到殆二千一百步是亦無不中也寬永十二年乙亥正繼初造此等銃既而降鈞命遣官使與正繼共載此銃赴野郊以監之試之其郊不差誠是奇外之奇也講武之大器何以加之哉他後若雖有人彷彿模之者皆是以正繼爲權輿而已余以其屢請故頗聞其顛末以書

正保二年正月中浣

柔說

酒井備後守忠朝求之
寬永十六年作

鎌倉右大將攻蝦夷之柵則平景時厲名取之河哦冠蝦之纖額者三位賴政也賦森山之覆盆者四郎時政也等持將軍賞西芳寺之風花固一代之英雄也瑞山亞相蘄北野廟之梅松亦千古之風流乎後光嚴院之治世攝政大政大臣藤原良基公鍾華洛風融之時逢柳營露遍之日輯今昔之連歌一千有餘名曰菟玖波集蓋取義于日本武尊之詞也文和五年季春編集既成於是有旨以准勅撰行之當時傳於後昆華下觴詠之主賓月前勝遊之朋友無不抗顏怡悅焉此集之功不爲不多後圓融院康曆元年孟夏十八日之夜右大將源義滿參內月晴景美因求發句於良基公公有啼月杜鵑之句甚催逸興翌月六日公與幕下同席連歌公唱夏草花初幕下和宿藤陰茂自非冢宰合體文武同治之太平爭到於此哉其後種玉菴宗祇撰竹林鈔且編新菟玖波集亦是其詞源之餘流也挹彼注茲器水相移而不絕文明年中越前守藤善清常信菅神君刻日聚衆賦千句連歌偶有寄其靈像者乃悅曰水淸則月現殆感應歟得而益敬之永正七年之秋夢菴肖栢依後栢原帝之奇夢入宮奉詔首唱幾世秋月帝繼和玉敷庭露而百句成章此等之類不可枚擧也神云人云尊云卑云無不感而和焉睠夫本朝之風俗倭歌連歌其義本一也二之則不可也約長短歌則爲反歌乎衍反歌則復是長短歌乎分一首乃連歌也合兩句乃倭歌也譬諸中華聯句與詩其實一也偏見古今詩集皆幷編聯句歷代勅撰倭歌中有連歌連歌是倭歌之一體也聯句是詩之一體也然泥於一體不若具體矣亦是倭漢同然之理可以信焉加旃秘之者謂礟取盧嶋唱

取焉庶幾傳之子孫卜晝卜夜術業不怠彌揚家聲也古人鷄鳴而起孶孶爲善固是夜遊之實乎可不思乎

正保二年十二月下浣

尺八說 稱楊貴妃○今枝民部求之

或人號尺八曰楊貴妃非無由也明皇與貴妃並笛則何共同不吹尺八乎尺八者無底之笛歟曰不然回向寺之尺八者明皇前身所持而吹也貴妃亦吹之復奚疑唯不被漁陽鼙鼓驚破而爲開元太平曲可也

連歌說

夫連歌者權輿於神世隆盛于人代故陽神陰神唱和于磤馭盧嶋之時有遇少男遇少女之詞日本武尊東征之日有筑波之詠秉燭者獻九夜十日之答大伴家持與尼有棹河刈稻之詠共載在日本紀萬葉集者是陽唱陰和夫義婦聽君令臣從彼問此答之理也爾來述其譬則貫之要停風於網目躬恒將駐三春之雁元春欲負劫石於蟻抒其情則延喜帝見婦泣而哀之花山院望柳而想像華陰通其幽神則清水大士之答泉式部也繰瀧絲於千手富士明神之示平兼盛也焦高嶺於多年吟其節序則年超雪消路是後嵯峨院之御製也故鄉五月雨者伏見院之叡作也吳竹秋水澄者後宇多院之宸詠也冬來嵐山棄者藤原爲世之首句也古今公卿大夫詞人才子無不欣賞之桑門隱逸閨艶秀民之徒亦或寄意於伽陀或寓旨於野諺或依託於諷諭或乘興於俳諧大抵槩見於歷代之撰集且在武門言之則源義家與貞任詠衣河之城平清盛與登蓮弄福原之月小松內府問熊野之春則修驗者答切日之霞

牡丹華下睡猫兒心在舞蝶此猫不睡蝶不見何哉猫者在稷神之列故蜡祭之迎猫爲其食鼠也牡丹者武后之所愛也然其簒唐猶鼠竊也其傷民猶鼠耗也欲使武后爲鼠蕭妃爲猫則雖一旦之怨言至今人皆甘心焉然則以牡丹供猫亦宜哉宣和御府所藏黃居寀徐煕崔白之牡丹戲猫者玩弄之物也不可以保社稷豈足議哉

寄亭說 承應元年作

東武城下之廳換其職掌者幾年幾人哉頃神尾備前太守元勝謂余曰元勝居之殆十有五年先是在此者居如逆旅視廳內之屋舍風霜漸古而今補其破漏繕其朽壞而一宇既成偶幸以居貨售貴之贏爲之費聽訟之暇游息于此請揭其扁不諾弗措余乃以寄亭爲之顏蓋是逆旅之義也夫天地逆旅也況屋舍乎人生如寄耳況他事乎後人之來居此者相繼修葺之則永不朽也王黃州之竹樓亦此意乎庶幾寄形於宇內寓耳於垣壁以平其心得其情也

夜遊說

官醫久志本氏請余曰家藏礎茶壺其底似圓座其藥色俗所謂蠟燭手也自號曰夜遊蓋取諸秉燭夜遊之義願一言以爲之說曰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是故魏文帝夜遊于南皮李太白春遊于桃李園其愛惜光陰夜以繼日信宜哉況太白瓊筵之花羽觴之月有美談乎方今此一小壺以圓座換瓊筵以茶杯換羽觴而月圓之色香味自然有花與月乎其玩好可以知也若就其家業而言之藥寮茶寮相連而醫王善逝之琉璃壺可在其手中於是號茶曰滌煩子亦固當乎文帝太白世已遠矣漢官之青煙虢國之夜遊亦不

百和香一合自書同心蘭三字且詠倭歌以祖焉取諸大傳之語先生易簀已有年矣幽遠餘淸手澤尚新直之屢請余記其顚末不能峻拒於是以金蘭簿上有同心之人乎非乎而告之庶幾猗猗之秀揚揚之香不在外也靈堅之於香也有同嗅焉心之於理義也有同悅焉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芳蘭之悅我鼻謂之同然之心如此而後彌習于善化于蘭則同志之遠者來近者悅乎庸詎不可知惺窩先生之意在此而不在彼哉曰在德耶在蘭耶曰蘭有德也遂書

獲麟圖說 佐久間將監求之 寬永十六年作

麟者毛蟲之長也一角角端有肉其性仁厚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世傳黃帝之時遊苑囿唐虞之際亦遊於田唯是王者之嘉瑞也有聖人在上則麟出焉于嗟麟乎人乎果其聖乎禮云麟以爲畜故獸不狘又云麟在郊棷故周南之麟趾者所以觀成周之德也吾夫子生於衰周之世其道不行于時故哀公十四年麟雖適至然遭獲而傷乃知有其瑞而無其應也不能不感焉於是因魯史修春秋起筆于獲麟之一句絕筆亦復在茲握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則一時之不祥而萬代之祥也嗚呼麟之爲祥也聖之爲應也明矣先儒或謂春秋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據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以爲之證是亦一說也唯麟爲聖人出也則聖人能知麟也如漢武之角獸趙宋嵐州之異獸與指野鳥爲鸞鳳者無以異也是何祥也若夫角綏反袂之事置而不論

瓶華祭猫圖說 同人求之 同年作

草藏隱居之巾繙十八卷之經握啓玄子之筆驅二豎於膏肓辯六氣於陰陽越人之所難仲景之所論叔和之所診於是乎在焉加旃湛上池水於前宿炮炙火於後築王氏外臺于其上構思邈龍宮于其下況又對此而假寐則圓元素之奇夢寤覺則知河間之異人分子和之三法展東垣之十書不亦可乎就中丹溪叟自儒入醫格致之餘力該通素難有所發明救人多矣可謂方技之髦也函人唯恐傷人其術所愼亦可以嘉焉今少年擧揚家聲私淑丹溪其前程不可測也吁偉哉勉焉

同心蘭說 小幡孫一郎求之 寬永十四年作

平姓小幡氏直之者出自士林奉仕　幕下已及三葉與余執交年久矣求同心蘭說而不止夫蘭之有名也香于鄭夢祓于溱水調仲尼之操紐屈原之佩漢武比之佳人涪翁譬諸君子其殘膏賸馥不爲不多矣非獨蘭之馨而已取其德惟馨君臣之道朋友之交近取譬而可以論之古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又云生長於齊則齊言生長於楚則楚言蓋由其習之正與不正也故古人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君臣如此交際亦然故切切偲偲之義無友不如己者一薰一蕕不能同器善人者非薰乎之善人者非蕕乎噫習相遠也可不思乎鼻只止於顚心之官則思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臭如蘭薰之養之而不可困懷中額是所以到心淸也直之嘗在洛之時謁惺窩先生得聽餘論一旦告以東歸先生手取

亦如之每會賓朋酒闌必出之乃擲賽而得其字則飲其字之盃坐滿者倶催興矣禮小而數大其餘稱焉名曰六藝盃乞事于吾吾本多病怯杯觴然嘉其名而不能不言乃對曰夫醉之與醒皆有善惡焉醒以憤世乎如怨人何醉以溷俗乎奈喪德何將從姒氏姬且之戒乎將追糟堤牛飲之迹乎寧慕不卜其夜不歡其釃者乎將醒而怒如重耳醒而娟如李珥乎寧髣髴於林宗泉明令公堯夫之善醉乎將放達於阮籍劉伶嵇康之昏酣乎寧三不惑之一乎將怒百觚而殺人乎寧切齒而皓皓之行乎將垂涎染指以嗑嗑乎寧辯平原之誣聖賢乎將持滿保盈以放言而罵乎寧醮而不二乎將藻扃黼帳淺斟低唱乎寧憂心如醉乎將落魄江湖乎寧豪氣發而朗吟乎將沉湎以遺落世事乎寧守口如瓶乎將如猩猩啼而就禽乎寧揖讓有序乎將入而提壺鳥之心乎寧一斗百篇開元之鳥鳴相酬乎將有似猫而枯腸痛飲如犀首者乎寧嚼南山而斟北斗乎將或若楚山猿化爲狂道士竊茅君酒而遭杻械乎寧學而饗之飫之乎將効河南馬氏于囊子袋乎寧卮言日出乎將祖裼裸裎而流飲乎寧嗟來之不受乎將乞殘盃之濁瀝而不知耻乎寧整頓醉裏之乾坤乎將潛往於東郭播間乎寧獻之酬之酢之乎將張口而謔浪笑傲乎寧開六藝之喉乎將掉從衡三寸之舌乎寧釀六藝之菁華乎將甘九流之粃糠乎寧漱六藝之芳潤乎將醉佛老之糟魄乎吁嗟醉者非善醉而醒者豈能眞醒哉子思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舍是吾何言宗務聞已而出

書格說 寛永六年作

鴻術家三竹少年造書格格上何有哉嘗三品之

白羽白雪白玉之白喩之是乃天玄之謂也故曰天者性理道義之所由出也天也心也性理道義也一也皆自明白也非如向所謂孤峯不白之說也若夫杜下之守黑漆園之生白惠子之堅白子雲之大玄乃置而不論焉嗚呼聲色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豈可以形色而求哉此爲不白說

狻猊香爐說 松平伊豆守信綱求之

夫狻猊者百獸之最靈瑞者也故寫其威猛則能除邪祟昔漢丁緩造香獸陶模其貌張其口虛其腹以宿文武火而一瓣一穗裊其薰烟非霧非靄芬芬郁郁殆慶雲之氤氳乎蓋其靈瑞之所使然歟於是凝蘇州之燕寢垂放翁之雨簾不亦閑適乎杜陵之心淸可以聞之涪皤之鼻觀可以參之不亦幽妙乎且香有辟邪而使猊口噴剩馥則群邪悉除萬祥畢臻其功用不鮮況又庶乎其德惟馨也於是記焉

奇松說 慶長十五年作

或人有奇松焉矮㑥乎如蚇蠖之不伸鬱屈乎似蛇竜之所蟠也樹異石而寘庭中礌磈然蹙縮然遠而望之三萬里鼇背之蓬萊嶋乎何其翠之縹緲哉久而見之一千年馬鬣之偃蓋山乎何其狀之岑蔚哉吾不遠焉而觀于堂前不久焉而視今日然遠也久也亦在其中當是之時吾不知松化石耶頑焉一巨拳石也不知石化松耶蒼蒼然㑥松一根也松之與石識者知之昧者惑之吾聞孔明廟栢其根如石又聞東陽之金華僕骨之康于有難辯松之與石者吾於是有感于意故書

六藝栝說 慶長年中作

江宗務製六盃焉淺深大小隨序相包容書杯底以禮樂射御書數之六金字又別鏤書賽之六隅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八

說中

達觀說 應台命○慶安三年作

德之達也無不周遍無不亨通故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在天下必達以此仰觀則日月星辰不違其運俯觀則山川草木各通其氣觀人物則五典得其序四民安其業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是以雖有冕旒觀於無形是君之道也謂之遠謂之明況於淺近乎達觀之義大矣哉

不白說 寬永元年作

稻丹牧以不白二大字揭示座右蓋取諸禪家所謂孤峰不白之義既而請說于余余謂夫道者不可以形色而求也而復不能離于形色故非青非黃非赤非白非黑而能具諸色不方不圓不長不短不曲不直而能備衆形此豈心外哉盡其心則知其天天者性理道義之所由出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所謂玄若不白之謂也而天下之色色皆出自此矣何以證之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夜半黑窣窣黑漫漫是天之正色也雖是冥冥之中然必有顯明之處存焉黑白必分是非必辯善惡必知邪正必察我心之昭昭烱烱乃方寸之青天白日也何外求哉故所謂不白者所以為白也所以受采也故孟子論性以

也其如是乎獻酬者不可不擇焉鄢陵之戰子反醉而楚子敗績鴻門之會樊噲醉而漢祖脫難降及于竹林之交遊栗里之隱逸或寓於酒或達於酒加之醉而陽狂者謫仙也憂心如醉者浣華老也醉而吟者香山也飲而樂山水者醉翁也皆是在能與不能之間乎古今之於醉不爲不多唯有三閭太夫者獨醒醒者似智醉者如愚雖然其醒可及也其醉不可及也古云何以消憂只有杜康若其實愚則必有憂乎故仁者不憂詩云既醉以德有德者醉中有醒醒中有醉不醉不醒一醉一醒有時哉與彼醉生而夢死者有大異矣如是而後入醉鄕送日月則今日與上古之皇帝共相忘於醉裏乾坤雖其相忘是亦不可不擇焉脇坂君飲酒如奕棊然揭醉之一大字以索其說於是乎書

官反內貨來說　稻葉美濃守正則求之

官有威勢也所謂權貴也反報之德又報之怨不爲正理故云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內女謁也湯王曰女謁行歟末喜亡夏妲已滅殷褒姒破周不可不戒也倖幸亦然貨賄賂公行者惡政也好利則亂之本也來干請也君子不黨若有干請則相共匿非必爲小人書云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卽是王道也此五過之疵可克審之爲政爲法者所宜知而行也莫負辜可矣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終身不可成焉就此兩字以小推大以大喩小丁寧反覆旣如此豈唯軍政而已哉呂藍田作克己銘曰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是克私欲之寇讎而復天理之本然則道心爲帥人心每聽命豈有不服之敵哉嗚呼克己是爲仁仁者無敵再三言之書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惟夫戒之義嚴哉而今依請其喩說遂擴柳子厚之所不足耳

慶安三年甲寅八月

通玄說 寺西信之乞之

玄者幽遠之義即衆妙之門或曰天或曰造化或曰準易要之皆指道乎張衡之玄訓玄謀蔡邕之明德通玄蓋其是乎王陸談老子之玄童烏與子雲之玄台敎之徒釋妙以爲玄曹洞家墮在玄妙窟裏而彼自謂通之歟豈唯方外而已哉玄德升聞所以讃舜也玄王桓撥所以頌契也詩書用此字爲稱譽之語則欲通之者不亦可乎易稱天玄是其正色也我心一點之靈明莫不貫通事物謂之通玄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通天犀乎學者宜致思焉

醉說

天有酒星地有酒泉天地猶醉而況於人乎夫醉有若干昔神農以酒爲藥醉而皇也黃帝戒以酒爲漿醉而帝也堯飮千鍾醉而君也禹惡旨酒拜善言醉而王也武王在鎬豈樂醉而天子也桓公享飮繼不以淫醉而覇也周公作誥以誡沉酗醉而聖也孔子無量不及亂醉而師也子路嗑嗑醉而哲也孟子不願人之膏粱醉而賢也皆可謂能醉矣聖賢之於醉也其如是乎四兇饕餮而投四裔羲和沉湎而當其罪桀紂牛飮而失天下姬滿宴樂而徐夷叛皆可謂不能醉矣不賢者之於醉

敵戒說

或人擧敵戒二字請余爲之說雖未詳其所據而參之武書則有虞氏戒於國中者大司馬法制之所據也三軍以戒爲固者太公望之敎也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安國家之道以戒爲實戒者雖克如始戰皆是孫吳之法也故知亂生於治危生於安而常能戒豫自警則國家可永久有其備則諸侯命故曰天子無敵有其道則百姓心服故曰仁者無敵所謂道者即是仁義也若夫不仁不義則親戚叛之肘腋之變可畏也所謂舟中之人皆爲敵國亦此意也不可不戒也若就日用之際推類言之高縣之內爛不知厭而靑州之援兵來叛爲寇即是腐腸之潰也噬臍不及也專諸之胾肉蘭京之膳盤可不懼乎西子乳之鏌鋣魚之乙鳧雁之翠鵠之胖雞之肝鹿之胃可不愼乎尋常飮食尙且飽傷則有恙況如此者乎凶賊之饕餮誠可憯焉一金兩戈是人之所爭取也爲政者雖不可不貯儲而鉅橋鹿臺瓊林太盈禍于其身困于其民而無益于國何不致思乎夫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於是有禮有法然蛾眉之斧嬋娟之刄劇於殘賊是古人所以有酒味色之誡也且風寒暑濕之浸淫於外浸淫於內則生疾病故以敵國喩疥癬與腹心若能禁之則國之無憂患猶身之無疾病謂之醫國故常不忘其敎戒則何敵之有孟子不曰乎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是以有敵戒則竟至于可以無敵文章亦然李白萬夫之雄靑萍之價不可謂無戒也所以杜甫稱白也詩無敵也蘇洵讀書慶戰一陣方其下筆屬文也所以歐公稱之曰似荀況也若無其戒則學奕者射鴻鵠之類也不可必進凡百技藝

之所寓不外于身雖然心體本虛應物無跡若無敬則本心亡矣故聖賢之學莫若此敬始自堯之欽明歷群聖之言至於孔孟之訓誨悉皆以敬爲要可不致思乎

敬義說

周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云敬義交立德不孤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存之則所以直內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執之則所以方外也德之所立不在此乎身之所修亦不在此乎凡身之所主者心也心之所寓者身也修身爲本者大學之敎也其所以修之者敬身也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悉是敬也敬在於中則義立於外雖然義果不外求義果在中也猶身外無心也敬義之爲德也大矣哉可以致思焉藤君明友就余覓語不已不克峻拒書敬義二字以應之

中說 石川彌左衛門求之

即空即假即中者台嶠之所說乎說似一物即不中者禪林之所譚乎多言不如守中者道家之所云乎或有過有不及或有所偏或有所倚皆執一而無權乎盍反其本哉

默說 闕

愼獨說 佐川田昌俊乞之

愼獨二字大學中庸共有之聖賢之所敎也獨者人之所不知而我唯獨所知之地也所謂不愧天不愧屋漏者乎凡人陽爲善而陰爲不善外爲恭敬而內爲怠慢公爲直而私爲曲在稠人之間爲篤實在閑居幽暗之中爲詐僞此等之類皆是所以不愼獨也故無內外無公私不二此心能畏能敬謂之愼獨大學之所訓中庸之所戒誠是聖賢之敎誨也

文也戰者武也若不然棄其民也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暴虎憑河非不猛然不可以爲武不禽二毛非不寛然不可以爲文有文而無武非勇也有武而無文非智也二者在方寸之間用捨進退與時相宜者將帥用兵之道也將帥非佗是眞男子也男子之有志有事者謂之士有德行道藝者亦謂之士執贄者亦謂之士學以居位者亦謂之士仕而不忘山林者亦謂之士士之稱博哉就其位言之自士而大夫自大夫而卿自卿而諸侯雖然諸侯之入事王爲政者亦號曰卿士在內爲相在外爲將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若不兼文武何以能當其位乎但其小大輕重存于其人而已文武果二乎哉縱說橫說言之長也若夫舜之乃文乃武大哉古人云舜亦士而帝者也談何容易我不容喙也請聞此說而弗措者誰歟親衞校尉寺西信之也不得已遂涉筆

心說　阿部政重求之

張明公曰心總性情夫性者其理也五常是也情者其用也七情是也氣者其運用也意者其所發也志者其所向也念慮者意之餘也身者其所居也譬如同源而有派別如一本而有枝幹也然此心虛而無迹故難存而易亡唯敬則斯存能敬則身修此心爲身主故無貴無賤皆以修身爲本本正則性情志氣思慮亦自正可不敬乎

敬說　淺野因幡守長治求之

敬者聖學之要也程氏曰主一無適之謂也又曰整齊嚴肅之謂也謝氏曰此心惺惺法也尹氏曰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看此等語則先儒之所思可以見之夫方寸之管攝一身身之所動是心之所爲也心

病本然則太素之説有所據乎所謂素女者按后漢書張衡思玄賦素撫絃而餘音李賢注云素素女也引史記曰大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此其人歟雖然素問中終無素女事則未必是也若夫平素之説雖似平易而稍覺其淺近故今余採太素之義云

黄帝登天説

素問首篇上古天眞論所謂黄帝登天者何也余按尚書稱堯死曰殂落舜曰陟方禮記稱天子死曰升遐楚辭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遐登遐字一作登霞孔子作春秋曰天王崩是皆古人稱死之詞也今素問稱黄帝自生幻至死之事不言死而言登天而已豈白日飛升天哉況乎又史記黄帝本紀無登天二字哉然體魄歸地魂氣無不之也由此觀之謂死而爲登天是古人之遺意也余思素問登天楚詞登霞是一意也后來漢武信方士之説故有黄帝不死及鼎湖乘龍之説何足信哉史遷封禪書孟堅郊祀志皆載方士之言世人不悟之實以爲黄帝不死遂使神仙道士之言傳于世不足辯也黄帝登天放勳殂落舜陟方天王崩是皆一意也何以証焉就此書徵之昇登天眞之道豈死而已哉言其道成也故曰天眞論

此二篇先生得意之文也惺窩亦讃嘆

文武士説

有請聞文武士之説者論曰兵以武勝其所以勝之者謀也謀者出於文故太公法有文韜有武韜此二者相兼爲將帥之法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是不能相兼爲可惜也兵在知機謀在周密機不易見之而以謀知之謀不可洩也故善用兵者以文武爲左右想聖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者

義之道於此方猶推舟於陸宜乎先生之不容於世也不容然後見君子君子舟也庶人水也今以一盃之庶人水欲泛萬斛之君子舟是又可咲也嗟此舟也後於黃帝夏后盤庚高宗文王武王之時而不見用而今置諸陸則豈可不惜乎刳木爲舟者匠之功也載重致遠者舟之力也用之者舟人也今有可用之舟而不用焉何也道不行也是乃向所謂仁義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是故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然用不用行不行在彼者也非舟與道之所干者也然今先生以不可離於仁義之道爲志則亦豈可不思用不用行不行耶若它年遇若黃帝等之君而行斯道於天下則衆民受其賜四海向其化豈惟舟楫之利而已乎哉當此之時也欲謂之陸舟其可得乎而今未遇若黃帝等之君而未行斯道於天下而衆民未受其賜四海未向其化則舟楫之利亦人莫能知之然則謂之陸舟亦可矣是爲陸舟說

甲辰之冬十月十二日

慶長九年九月應惺窩之求作此說惺窩曰說中議論反覆可觀其所蘊所養又曰脫藁藻飾則拗堂之芥化作龍驤之華歟

素問說

素問之說古今異論有焉或曰問太始太初太素或曰素女問黃帝或曰平素問答之書余按古人著書命篇多用問字蓋有意矣魯論有憲問齊論有子張問禮記有曾子問列子有湯問屈原有天問柳子有晉問若此之類不少孟子養浩然之氣七篇之中無太素字而唐李瀚蒙求云孟軻養素是蓋指氣爲素也今此書論運氣陰陽五行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七

說上

元年說 效公穀文法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爲不謂之一年而謂之元年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仁也者人心也人君之心善則政令正政令正則朝廷清朝廷清則百官善百官善則上下明上下明則國家善國家善則天下莫不一於善故君子大體仁昔者人君以此心須正朔于天下天下奉而行之是以謂之元年正月而不謂之一年一月唐虞曰載夏亦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

陸舟說

廣胖先生揭陸舟二字命余爲之說且告曰其字出于莊周書而古人有以舟爲屋者今我以屋爲舟蓋昭其儉也余以爲舟者非宜在陸者歟則當使其以萬斛之力載萬斛之重而運漕於江海也舟者其宜在陸者歟則不可謂之舟也今以一盃之水欲泛萬斛之舟其可得乎然則謂之陸舟亦可也且夫舟之爲任也重矣哉爲用也亦大矣哉黃帝以之濟不通夏后氏以之治鴻水盤庚以之不臭厥載高宗以之濟巨川文王以之迎于渭武王以之渡盟津當此之時也舟豈在陸哉今先生仁以爲任不亦重乎義以爲用不亦大乎欲行仁

召信大臣清談良久乃命以立惟喬親王之趣信大臣奏曰太子若有罪須廢黜更不還立若無罪亦不可立他人臣不敢奉詔帝甚不悅事遂無變無幾帝崩太子繼位云云由是觀之文德之愛惟喬誠可憐矣本紀載惟喬帶劍并元服之事已昭晰矣其憚良房而不任己意故若以鬪技之戲或諭良房以微意乎後世不易知也源信之對帝眞大臣之風也不亦可乎廢立者國之大事也樹子不可輙易也但帝者之事自有運數在焉豈其力士浮屠之所能定哉

正保慶安之際先生蒙台命修本朝編年錄至淳和文德之時考舊記作浦嶋辯惟喬辯以闢古來之疑而解衆人之惑此外編修之次多所發明者載在其分註今不悉擧

將帥辯　闕

恕也見倭漢羣書以將帥之職有統督偏稗之分大小輕重之差其稱號亦有歷代沿革故設客問爲之答辭而辯析之載在向陽集先生見而奇之以推廣之作將帥辯既脫藁而未淨書罹丁酉之災無副藁惜哉故姑擧其篇目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六終

惟喬辯

俗稱天安元年三月三日惟喬惟仁爭位按沙門師錬書謂文德帝有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闘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競馬事訖惟喬有右兵衞督那都羅惟仁有少將善雄那都羅身體膂力共過善雄惟仁乞僧惠亮祈之惟喬亦請僧眞濟祈之各求法力然皆以爲惟仁不能得也既而善雄得勝至帝崩後惟仁即位即是清和天皇也平家演史謂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文德帝晏駕後二皇子爭王位誤也且按惟喬母紀名虎之女也是年既十四歲惟仁母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女也三代實錄云嘉祥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癸卯惟仁誕生十一月二十五日戊戌立爲皇太子于時誕育九箇月也是年僅八歲夫以良房之威而誕育之年既爲太子縱使惟喬望其位豈克得及乎必不可然也若夫那都羅與名虎倭訓同而一人則奈何以惟喬之外祖父與力士爭角哉況名虎死已年久乎那都羅善雄果何爲者乎匹夫之所爲豈武衞將軍羽林郎將之所爲乎亦可以疑焉此時有參議從三位中宮大夫伴善男者善男善雄亦倭訓同而可二人善男鳴于朝廷名于世間其同稱者有之乎亦可以疑焉唯訝浮屠夸說其祈驗以吠虛于民俗傳演于後人者乎於是有一說中原助敎師安世繼物語裏書引貞信公記云承平元年九月四日夕參議實賴朝臣來也談及古事陳云文德天皇最愛惟喬親王于時太子幼冲帝欲先暫立惟喬親王而太子長壯時還繼洪基其時先太政大臣作太子祖父爲朝重臣帝憚未發太政大臣憂之欲使太子辭讓是時藤原三仁善天文諫大臣曰懸象無變事必不遂焉爰帝

爲常而震動是其所以爲異也故書以爲戒也其爲戒也者何陰之宜承陽而不抗而地之宜承天而不震也亦猶如夷狄之進中國而不猾大夫之奉諸侯而不僭諸侯之事天子而不驕矣大夫之不宜僭諸侯諸侯之不宜犯天子夷狄之不宜侵中國也亦猶如陰之不宜陵陽而地之不宜震動矣而今反是是以有此應孰曰天道遠人道邇哉居人之上者如何不戒春秋謹而書之天人之際微矣哉昔菅道眞作地震辯一篇彼陷于異端之説何足言焉

浦嶋子辯

万葉集註謂傳稱聖武御宇撰万葉集浦嶋子以雄略二十二年登仙天長二年歸故鄉此集載浦嶋子還鄉之事万葉集可爲淳和以後之撰不然日本紀既云雄略御宇浦嶋子遊蓬萊歷覩仙衆則浦嶋若不歸則何以得知其到蓬萊哉其還鄉可在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之前也日本紀之撰在元正天皇之時則万葉集亦可爲聖武時之撰况又有平城大同之説乎丹後風土記浦嶋子經三百餘年而歸本朝神仙傳唯云經百年而歸二説不同神仙之説渺茫恍惚不可信也夫渉海則有蓬萊登山則有天台故劉晨阮肇逢天台神女李少君得海上棗柳毅傳水府書琴高子英之鯉躍于水面黃赭之龜指南于溪路且令威之鶴集于華表王質之柯爛於石室如此之類大槩歸於妖妄然好奇者之所誇小説之所云往往有之浦嶋子亦其類也加以妖尼之簧浦嶋知其名空海用其秘是其同黨同妄所謂仙佛同源之説也不亦誣乎聖人記異而不語恠今此浦嶋子頗似渉恠雖然世俗之所稱倭歌之所詠既久矣

蟻虱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伊川紫陽之言如此善哉夫禁殺者仁也浮屠氏非不善也而顚倒錯亂而用之爲仁者自孝弟始浮屠不知五敎則孝弟何在浮屠仁于物不仁于人者也乎夫放生池在唐則顏眞卿銘之在宋則陸放翁記之支那已有之本朝有之何妨焉易傳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故歐陽子曰庖犧氏其始敎民取物資生以爲万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盍笑之也我朝自敏達持統以來比比而然故余辯之以程朱之言申之以歐公之論庶幾世人之有少悟也

以上十八篇慶長七年壬寅所作時　先生纔弱冠也少年之作多無副稿者以是准之而可知其博識多聞也

地震辯 補胡氏傳○慶長年中作

春秋文公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震動也地不宜動者也而地之有震也者何周大夫伯陽甫曰天地之氣若失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春秋何以書記異也其爲記異也者何地道以安靜

何舍之取彼乎我偶見彼集白詩多甚剩及于仙佛之作又悲夫其所謂和平者淫聲之和平也乎其后藤基俊亦有新撰之編步驟于公任也子曰惡鄭衛之亂雅樂也曰然則今皆令兒輩讀之不可乎曰不習四書則亦猶賢乎己

元亨釋書辯

元亨釋書者東福寺海藏院師鍊虎關禪師之所撰也其書三十卷其立傳也則于史記其著贊論也則于班馬其分類而首傳智次慧解淨禪等之類則于序卦其度摠論者則于繫辭其資治表者則于春秋其凡例者則于左公穀其志者則于兩漢書寔本朝僧史之權輿乎林子曰吁我道何爲無人之如此哉師鍊不足庶幾矣黃勉齋有云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氏之說者師鍊有焉使之如此何也以我道之無人故也若使虎關及門於孔氏則殆庶幾乎或曰豈惟虎關哉大藏經五百餘函文皆是以我文字借之而已矣豈惟虎關哉林子曰兪師鍊之於我書猶盜之於主人也剽掠借竊爲工耳

又

昔漢楊子雲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夫子雲者醇儒也然識者猶難之彼鍊也何爲者也猥效易春秋乎僭上之罪不處於逋子雲尙如此而況於彼乎誠使天下有是書者擧而焚之則其罪將有少赦矣

放生辯

敏達七年冬天下放生月六日持統三年秋八月置放生所皆因浮屠之止殺之言也比來皆然按程子外書或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

宜考前聞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故洪容齋謂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諫不智也時擧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也唯博見經書以可具眼不易草草言也

絶句辯

詩之自然者在擊壤集擊壤集者邵康節自樂之詩也仲芳梅窓讀易云老屋蕭條傍磵陰滿庭積雪碧窻深曉來倚月讀周易一樹梅花天地心九鼎美人如春風云吹則爲寒噓則春美人盎盎滿腔仁那知顏子和風后又覩河南程伯淳此二首似康節乎它人道不得底言語或曰比邵翁失於巧

三體詩古文眞寶辯

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學詩則專以三體唐詩學文則專以古文眞寶皆以爲周伯弜林以正有益于世也寔二集之詩文精審明暢習之則亦有益于文字乎曰兪雖然失于隘矣念哉

倭漢朗詠集辯

或問四條藤亞相公任之所編倭漢朗詠集其中詩句和平協于詠吟便于國俗是否曰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卜商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又曰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蓋詩歌之旨如此不亦可乎我朝中古專用白樂天詩是以其風大亂雅唐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牧之言可謂昌也惜乎世人淫於其纖艷而不知之烏乎幸有周詩三百在

載諸元亨釋書辯圓傳以爲門楣吁道之不傳也夫何爲諫議之不言哉我請述之夫八宗者密者龍猛法相者彌勒天台者於支那章安華嚴者龍樹三論者文殊律者優婆離成實者迦梨倶舍者天親皆是佛滅已後或數百年或一千年之間出來者也今附爾之言不因師授爲虛設則夫八宗之爲設也皆虛而禪者之爲設也獨實乎是大不然也若自八宗而言之則禪所謂迦葉密附者不知出于何經乎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亦疑矣又曰禪至師子尊者而絕矣然則於其異端之中已互有駮難何至于言我道之事乎烏乎大矣哉我道之傳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得其傳乎百世之下者濂溪周先生也濂溪傳之河南程子兩夫子程子傳之新安朱夫子朱夫子之後不可勝計也其所傳者何也道也所謂大學之道也非向所謂異端之道也其我道者安在哉道遠乎我欲道道斯至也奈其不欲何若欲之則在于邇不在于遠邇者何也其書則四書五經其位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則非如口傳耳授密相附屬者特此心之體隱乎人君躬行之中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得其傳耳惜乎夫王張等遂不聞道也又夫辯圓之輩何足筭乎

助字辯

或問林子助字如何曰柳河東答杜温夫書曰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爲地又益善故桓武相攸于此爲万世不易之事然淸盛誇元舅之權爲遷都之事暴虐滔天壞民屋害人民者不可勝計故我與董高朱之輩列之

菅諫議圓爾問答辯

王荊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爲亞聖後無傳焉何也文定曰豈無人耶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荊公不解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一時賢哲盡歸釋氏焉又陳后山爲比丘曇潛作面壁庵記曰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其末云夫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徒相與詆訾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孔子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有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子之後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爲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爲曹溪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張陳二人之歸于禪乃如此吁不聞吾道之罪乎何爲其言之固哉又本朝儒者菅諫議爲長與禪僧圓爾逢于莊嚴藏院大相國藤道家爲之地寒溫已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含釋歷儒今兩雄相遇何有常話乎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事儒術是否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承爲虛設焉故某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已來二十七葉大風之末力雖不揚鴻毛猶以系受稱釋子以釋例儒亦當然也不知公於孔子幾世乎諫議不答退而謂人曰我欲與辯圓角道義彼以世系而言故余且箝口而已此事鍊虎關

野孝德天皇建元大化元年都攝州長良造宮于豐崎齊明天皇二年都和州岡本天智天皇六年春三月己卯遷都于近州志賀大津宮天武天皇元年秋九月移和州岡本宮今年大友皇子亂故無遷都禮持統文武二代者造宮于和州藤原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廢帝稱德光仁七代者都和州平城平城所謂奈良也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冬十月二日自奈良京春日里遷都于山城州長岡十二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藤小黑侶書左丞紀古佐美及僧賢璟等相城州葛野郡宇多村新城之地復奏曰見此地勢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者相應之地也最足定帝都焉於是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一日自長岡徙都焉謂之平安城自古諸州諸郡多建都宮未有善焉故帝詔郡臣陶造八尺之土偶人介冑帶鐵弓矢瘞之于東山之下而西面矣爲使其守護此京故號曰將軍冢蓋欲此京之長久而不遷於他州也嵯峨天皇之御宇也有事將遷都公卿群臣及天下之人民憂之帝則已其後及高倉天皇治承四年夏六月二日平相國淸盛奉幼主（安德天皇也）遷都于攝州兵庫福原叡山衆徒捧狀奏新舊二京之利害凡十七條褒舊貶新帝亦愁之因此冬十一月二十三日翠華至自福原復都（或曰十二月二日）林子曰淸盛有若董卓高歡朱全忠然自漢已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万口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卓不旋踵而死曹氏竟覆漢魏唐之祚終爲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夫都城者和州爲善是以上自神武下至桓武大率都焉如有間遷亦爲不多城州之

亦惡氣也或又問胡氏曰雷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言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恠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按春秋僖公十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氏謂震者雷電擊之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故云爾夫時平等有讒譖之罪是人所共見也有貴戚之爵是罪所不加也然其不善與夫天地之惡氣相遇是理之必然也何有如所謂天神之眷屬使者別有火雷神使之然之理乎其誣不待余言而明矣曰時平何不遭震乎曰清貫希世黨于時平之隱慝故及時平幸而免又崇福已下及大內者亦唯災而已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又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平氏遷都辯

按國史云神武天皇元年辛酉始卽皇帝位于日向州宮崎郡五十九年己未冬十月東巡守至于大和州柏原而都是謂柏原宮（或作橿原）自此下至景行天皇共十二代者都于和州而不徙于他州成務天皇元年都近江州滋賀郡仲哀天皇二年秋九月遷都長門州豊浦皇后神功都和州輕嶋明宮應神天皇都和州岩根稚櫻宮仁德天皇元年都攝津州難波郡高津宮履中天皇二年都和州十市郡反正天皇元年都河內國柴籬宮允恭天皇四十二年都和州飛鳥宮雄畧天皇二十一年都和州泊瀨朝倉宮繼體天皇五年都山城州綴喜十二年遷乙訓宣化天皇元年都和州檜隈入

福寺唐院其頭上有玄昉二字故知爲昉也初太宰府都督司馬藤廣嗣妻美昉通花鳥使司馬嘘之故與藤氏有隙十二年廣嗣反大將軍野東人討之司馬死而數年矣蓋其靈爲之也其靈今之松浦明神是也曰然則佛氏之說有此乎何子平生酷排釋氏乎曰善乎子之問也是我公言之秋也子聽之子聽之昔玄昉因事侍皇后光明而私焉獨廣嗣知之聞上曰昉以巫蠱私通皇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不疑昉却譖廣嗣於是貶太宰府都督遂令野東人征之廣嗣怒而鞭馬入海而沒然則昉之淫亂也久矣宜乎其之遭天也又如廣嗣者則可謂之良霄之流乎霄之事子產一一辯析之見彼而此亦可見何勞予言烏乎釋玄昉僧正私于藤后淫于藤室是歟非歟烏乎

火雷神辯

或問菅靈奮激震藤氏是否曰菅丞相者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爲之宗昌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太宰府都督而薨烏乎不幸之命矣夫延長八年夏六月二十一日戸部尙書藤清貫尙書右中丞平希世等於清涼殿爲雷震死帝惶怖遷常寧殿其外崇福法隆延曆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內之燒災皆是所謂火雷氣毒王之爲也又名火雷神此二名者俗說也不足取之凡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或謂程子曰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爲則當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人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

化現阿閦佛林子曰皇后之去垢也不可莫大於焉何爲如此哉是亦好佛之罪乎帝之不制后何哉女惑男者光明子是也帝之不見之不聞之冕旒蔽目乎紸纊塞耳乎見之聞之而不制之乎實不見不聞而不知之乎帝之惑也何哉亦復好佛之罪乎或曰虎關曰光明子者婦人之柳下惠也如何曰柳下惠則可也光明子則不可也至如此則君不君婦不婦其位何在我謂棄位而姣不可謂貞者於光明后有焉或曰然則外在佛內在淫乎曰云爾可也不云爾可也是則好佛之罪而已

還亡辯

沙門玄昉者義淵之徒也靈龜二年入唐留學天平七年伴太使多治廣成而歸其后天死于筑紫世傳初昉之在唐也唐人相昉曰玄昉者還亡也子還於日本必亡矣不如留焉與其及之昉忌之而不能無心於故國竟歸而遇害林子曰昔漢祖嘗欲宿于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岑彭伐蜀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故史臣論曰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是似玄昉而實不然昉縱在唐亦有淫惡何全身乎雖歸朝若無淫惡何生災乎昉之淫也蠱也皆可謂惡矣支那本邦易地皆然虎關所謂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爲丈夫也者吾有取焉然亦其名是一奇乎

又

或問藤廣嗣靈殺玄昉有諸曰有之天平十八年夏六月筑紫觀世音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忽空中捉提昉不見其形昉騰不見後昉頭落與

大帥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故以弑君之罪歸于歸生爲後世鑒按八耳太子曰蘇氏可謂奢侈然願陛下以忍怨覆億兆者仁也及天王語之以猪頭斬讎之言先馬子而不討之而使其如是不武也八耳爲太子攝國政馬子爲僕射共向誅物守屋然則胡氏所謂夫二不從之言皆有之可謂權不足也其後馬子疾革太子使其剃髮自授具戒於是乎太子之黨于馬子也明矣何其薄于天王而厚于蘇氏乎是亦好佛之罪也夫烏乎此事若經聖人之筆削則必書曰崇峻天王五年冬十有一月乙巳太子八耳弑天皇故林子曰八耳弑天王

片岡餓人辯

或問推古天王二十有一年癸酉南天竺菩提達磨來遊此方是否曰其年冬十有二月朔聖德太子過和之片岡於時有飢人弊服襤褸而臥路傍太子偶見之令問姓名不對作倭歌相酬答太子與之衣食而死築墓而葬焉其時曾無以爲達磨也後人之衒于禪者附會以言之至如俗呼其地號達磨墳又建達磨寺則益大及虎關編元亨釋書爲之傳則愈亂眞也我想其餓莩亦當時之異人而已何以爲磨乎世人之惑也不可不解之或曰文殊也又誣矣

光明皇后辯

皇后光明子者聖武帝之后而淡海公之女也甚好佛勸帝造寺像國分東大寺是也又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誓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

政事佛老之實危孟子之實安吁太子之不知之不幸乎

蘇馬子辯

或問蘇馬子好佛是否曰有之馬子因八耳皇子之勸最信佛法崇峻天皇語皇子曰馬子外雖崇佛內甚詐譎其侈縱驕虐卿以爲若之何五年冬十月或獻山猪八耳侍焉帝顧視曰安得如斬猪頭切佞臣頭八耳私謂禍始於此時有蘇黨者告之馬子慕勇士漢直駒弑帝十一月乙巳駒入天座馬子賜駒不訾駒託切不愼有醜聲馬子怒縛駒庭樹自射顚烏呼馬子之弑君誠佛之罪也若使馬子知夫五典則豈如此乎爲人而不知五典非人也夫名者實之賓也馬子駒共是人面獸心而已其名固當昔者我孟軻氏闢楊墨以其無君無父故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馬子非啻駸駸入於其中而已至其犯上好亂之事則佛法之爲敝也大矣不可不戒之

又

林子曰八耳弑天王或曰國史書曰馬子弑崇峻天王其不同何也林子對曰八耳弑天王是春秋之法也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實公子宋爲之而書歸生何也左氏曰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胡氏傳云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其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胥統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六

辯

欽明天王辯

欽明十有三年冬十月十三日百濟國聖明王使大夫西部姫氏貢釋迦銅像及經論幡蓋上問羣臣曰西蕃獻佛其貌偉麗不知可拜不大臣蘇稻目奏對曰勿慮也大連物尾輿中臣鎌子等言我國家之治天下也恒以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有典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卿曹言爾也然聖明之貢不可舍也誰奉斯神者稻目稽首請之乃賜像焉夫欽明者我朝之孝明乎稻目者我朝之楚英乎夫二明之同名也何爲明于彼而暗于此也若令帝踐尾輿鎌子之言則可謂明矣下則遺千歳之惑不可謂明矣然則欽明帝之爲明也何

十七條憲章辯

或問推古十二年夏四月聖德太子作憲令十七條是否曰是曰其第二章如何曰不知曰其詞曰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云云曰其十六可也其此一不可也老聃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吁入于佛乎入于老乎我則異於是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戸外有客請山王而不已主翁笑曰王喬控鶴以沖天此非天台山賦之詞乎與日吉神何干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畢就睡客亦去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之識羍字脚邏沙之謎若斯之類不少余何饒舌將入戸客曳其袖曰白鬚神者湖水之主乎其與佛晤語有之乎曰然杭州西湖有靈謂之湖光鬼神之焉山水者宇宙之間昭昭矣其云見湖水七變爲蘆原者假麻姑見東海三爲桑田而設此説雖然世稱孝靈帝之馭寓近江國地坼湖水湛駿河國富士山出即七變之蘆原是何時乎釋迦不來支那況日域乎客既知牽合附會之甚可以觀矣若又以白鬚神爲讓此地於佛者又是定光神人讓天台於智者之故事乎似則似也不亦牽合乎曰彼山誅茅之初掘地時紅舌之讀經及木佛解語樹頭放光等事果有之乎曰北齊武成帝時幷州東山有誦經聲就見之一舌而已彼徒曰持法華者六根不壞故舌猶在又五侯寺僧雍州僧常持經死後骸骨皆枯而舌獨存如是之例載在僧傳浮屠之誇説眞僞未可知也台徒慕其例譸張之乎彼既云木佛有靈雖然又曰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可謂衡决矣湖水既有光山中何無光乎水之深也山之幽也自有精爽有時發揚光輝何恠乎曰彼以諸神爲末以諸佛菩薩明王諸天爲本配合之立爲七社且分上中下爲二十一其所圖寫或帝王之容宰官之形或僧形或奇恠魁梧之形是何謂也曰彼以分身言之耳大悲一身化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以一心接之乎以無心接之乎雖幾百社可也況七社乎夫日吉者社稷之神也鎭國之神也誰迎異域之神亂之乎昔田氏自陳逃入齊歷數世遂取其國廢姜姓爲田姓君衰臣盛臣爲其主客强主弱客奪其家譬猶八百歲之猿玃掠虚星獸之地自號申陽洞乎客聞而驚恠於是童入問曰

總論結之凡七段也　先生餘論不及總論故六段也然不改其題號

山王論

剝啄客讀叡山之緣來將見主翁而有問焉應門五尺之童謁之客問曰山王者何也對曰童子羞稱霸而不稱王况彼乎然甞側聞焉周靈王太子喬一旦仙去入天台山上帝入之上界官府命爲桐栢眞人右弼王桐栢天台之別稱也建其廟于山中號爲眞君祭之有效祈之必應俗呼爲山王土地僧普明入天台爲智者弟子以講堂隘小故欲改作之章安諫之明得巨材杉柱泛海送來章安奇之其建堂之日感動山王自佛隴至于麓其地大震亦是指眞君爲山王也若夫後唐韶州靈樹院僧如敏入地中又出曰吾與山王有舊其外須彌山王等之號亦是蓋山神山祇山靈之異稱乎客曰竪三點橫一點橫三點竪一點是何謂也對曰山王之跡除今所說更無別義彼准字三點殊分拆之以擬一念三千三千一念之意蓋橫三竪川之類也不足辨也曰吾國之昔唯稱日吉神而已其稱山王者昉於最澄乎曰國史舊記日吉神者素盞烏神之孫大歲神之子大山咋神是也與異域他山之眞君不可同年而語矣此山本曰禪叡又曰日枝又曰比叡皆是假借之字也澄赴唐傳台教歸來以佛法比于叡運山曰天台寺配年號曰延曆客曰如童子之言彼何牽合附會之甚乎雖然一句一字一畫一點非無其理則竪三橫一等之說猶不貽疑乎曰提婆品所謂龍女成佛於此經爲最要故拆提婆二字爲提波女三字拆妙法二字爲少女去水四字卽是附會也皆是後來台徒之戲論也雖然般若多羅路行跨水

此義者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爲賊夫惟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雖然藤房義貞正成父子忠臣義士相尋而沒南帝不絕如綖殆寓公之不若也尊氏世世執國柄居柳營延及一百數十歲況又吉野掃地三器北遷乎天若有知如之何哉人之怨天乎人之獲罪于天乎詩云彼蒼者天吁

平信長

太史公曰信長者天性刻薄之人也然用兵不減古猛士故勃起於一方驅騁於他州其麾下先驅攻城野戰有功者賞之踰時罰之過法兄弟相戮功臣相疑雖有猛勇而不有文故一旦取之他日失之幸方諸方爪分之日既欲制二十餘國若使克終其政不可量也養虎不知其饑飼馬不察其撲緣如光秀者匪人之虎也彼履尾而不戒不亦悲乎古云戒于不虞信長何不戒哉

豐臣太閤

太史公曰秀吉匹夫之奴隸而用軍好謀遂領闔國掌關白職弄天子於掌上睨侯伯于目下古今一人而已初從信長如狐藉虎威乎後率諸將似虎驅羊鹿乎天皇幸于聚樂使侯伯皆盟不背關白命附關白于秀次使朝廷推奉以授太閤號其政大於賴朝其威盛於義滿遊觀于伏見大阪與馬舟舸夾道盈堤使百姓縱觀其壯麗而尊貴也昔漢祖起自貧賤竟踐帝位國之小大雖異非異日之談也眞雄飛哉唐太宗明君也然好名故遣衆擊高麗敗績而生還者鮮雖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矣二國之民命共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恕也所作七武其始論古將帥次論淸盛次論賴朝次論尊氏次論信長次論秀吉次以

誠哉

平相國

太史公曰余聞之稗官曰承保天子賜娛于平忠盛而後產清盛清盛者蓋天子之孽子乎秘之世希知焉誰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宜哉膺時運乘風雲執閫國兵馬之權致位相國以其子妻天子以其家屬昇官食邑躬爲外祖父挾安德帝而極放恣欲京師爲之側目百姓爲之蹙頞雖然恐罪而不敢言也清盛妻生子見其爲女也於是妻密取他男以易之宗盛是也宜哉清盛之雄略而宗盛之昏弱也獨重盛諫父不聽方其犯天子之時業已戎衣重盛衣冠以入清盛忸怩表素衣而出復諫之不聽於是聚兵以觀之清盛懼之不能犯帝昔鬻拳之所爲也重盛有焉

鎌倉右大將

太史公曰源賴朝以轉徙流囚之身揚東州輕黠之燼以爲大邦之狼烟遣子弟家族殺義仲逐滅平氏保元上皇賞之以六十餘國總使司自是以降國司輕而守衛重領主弱而地頭强卒之朝廷衰矣起於上皇之濫賞是誰之愆歟或曰舜之行四罪也幽崇羽三危皆得其處所謂五流五宅是也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歟平氏於是失刑矣雖然至今耀武據國者皆以賴朝爲嚆矢

源將軍尊氏

太史公曰我朝禪繼有三神器相授受久矣夏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南帝傳三器有眞矣尊氏犯闕則爲賊有罪故懼而執他主以爲帝嫌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誅心之法聖筆嚴矣哉知

香色譴之再嫁近衛后之二醮共雖及亂而二后之罪不如二帝之自速自作故數二帝而略二后是以詩刺鶉之奔奔禮戒禽獸聚麀嗚呼聖人之垂訓也嚴哉 以上六篇元和四年作

按 先生常有欲修國史之志試作此論然文獻不足且宇多醍醐以後無實錄而稗史小說所記多可疑者未遑討論故其志不遂而罷

七武餘論 幷序

男恕行有餘力而撰七武一篇不日而成余見之則五百餘歲之治亂斷乎一覽數十時世之盛衰備于寸眸其詞不俗其評不暗可謂公論可謂宏詞昔題七體者肅統採之皆承襲之步驟之奇字麗句眩于紙上而所敘不多蓋是諷一而勸百也獨柳柳州之晉問與彼七體不同不唯文章壯麗而已歸諸唐堯之遺風在晉而不泯也今七武論古今武帥而終歸諸湯武仁義之兵則其垂訓示誨眞有益矣於是學邯鄲步于太史公牛馬走而匍匐于文房勃率盤跚于燈下云

古將帥

太史公曰本朝邃古神武而不殺置而不論逮于日本武尊而征東伐皆歸美於天子不爲已有爾來敵王愾者雖間有之征伐賞罰皆出自天子故將門殞首于東關純友沒身于南海其餘不遑勝數也其奉命擊賊者悉由左右幕府所節制其幕府惟文惟武常調護朝廷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庶績成於是諸州無不壹於正嗚呼我其思誰乎古之人古之人是故樵夫談王童子不道覇

飛來耶以爲鬼神所運耶抑亦近州之地脉張突忽達於駿州而墳起堆出以成高大耶唯其近駿各州湖自涌山自出是於理爲近乎余答曰山有飛而來有浮而來有神靈所造所謂飛來峰羅浮山巨靈手迹之屬是也若論六合之內外則有常談有非常談矣理其然哉而天地之間陰陽之運鬼神之妙有常有變以耳目而疑所未視聽是見鼢鼠墳地而不知地震之理聞地震之名而不知陰陽相壓之義泥陰陽之迹而不知洪造之變化故由道觀之天地亦物也而況區區一湖一山乎然此則我邦之洞庭太山也故書此又春秋綱目書物始之法也

開化天皇論

開化者孝元之子也母曰欝色謎命孝元又娶伊香色謎命生彦太忍信命是武內宿禰之祖也孝元崩開化即位六年納伊香色謎命生崇神論曰開化之烝庶母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者耶夫君者人倫三綱之魁也爲人之上有禽獸之行奈何能治國家蓋開化者幸而免者乎及後世近衞帝娶藤右相公能之女爲后帝沒居近衞河原謂之近衞河原太后永曆帝聞其美欲納之群臣諫曰唐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所請則天皇后也除此未嘗聞如此之例也其不言開化者蓋諱之也後白河上皇諫而不聽永曆帝曰天子無父母遂納太后于麗景殿今攷族系則近衞者鳥羽帝子而後白河異母弟也二條帝者後白河子也以近衞爲叔父則太后之於二條有長嫂之義不親授之禮奈何侈欲淫放自爲配耦哉我於是乎錄開化二條以幷按焉嗚呼三綱絕矣亦孔之醜若夫伊

公三十二年也是時蓋孔子年四十有二矣於是世俗之說論語者迂曲傳會謂三善淸行引范史以日本爲君子國所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何陋之有是也蓋君子斥懿德帝而又以乘桴浮海之嘆爲來于日本之證余欲其說不曚時人故表出以書之庶幾勿狎侮聖言

孝靈天皇論

孝靈帝五年近州地坼而湖水湛駿州富士山出

論曰世所傳孝靈卽位之五年近江國湖水初涌而駿河國富士山乃見焉是日本紀所不載而都言道富士山記亦不言之唯民俗之所稱說蓋未見信也然開闢之時洪荒之代土壤之聚凝未必無遲速故山上有螺蛤殼者是水沫凝固也后世伊豆海薩摩海或生島嶼者亦史之記不可誣也或昔無而今有或古有而今沒或古今與天地俱在者有焉或前則丘而後爲瀦或澤而淵而一旦枯作田不待人之築鑿也若今遠州荒井者俗傳大螺不知其數自山發入海其迹作海巨舟往來問津輻湊之類是也譬如人身有生而疣贅者又有骨骼高大者有病而生癰瘤者有腫潰破裂爲陷穴者有瘳而結核者是人身血肉之變也水土之變亦復如是故曰草木者毛髮也川流者血脉也土者肉也石者骨也及其多而廣大也而爲山嶽焉爲河海焉由是推之湖水不涌于開闢之初而湛于後世士峯不出于洪荒之昔而見於中葉是又未可知也况其所謂新山初見於貞觀之年者都氏之記亦旣有之乎言未已有笑于列者曰子之所云水涌山出理或然乎夫水由地中行猶有伏見不知土亦然乎近州之土移積駿州以爲

立也既在神武之時而久歴年序宜以為後也手研耳雖稍長如何在君父之喪不為哀戚忽欲奪而代之乎其罪著矣若夫神武之不立長而立綏靖者嫡庶之分乎賢不肖之不等乎寵替立異乎不可知也唐太子建成忌秦王世民將殺之秦王聞之乃射殺建成及元吉後之修史者書曰世民弑太子建成而聲太宗之罪矣然遂有天下者太宗也然則綏靖者吾邦之太宗乎曰神武之立綏靖者以母愛乎手研耳若不肖則何不早為之處哉彼終神武之世行國事一旦逮帝沒而我弟為君於是思念我既為兄何其不為乎譬猶如堯崩而四凶之惡著矣耶綏靖未聞有如紂之惡也手研耳何不思微子之行哉是固有罪焉綏靖宜若無罪焉夫建成為太子而手研耳不得為太子世民未初為太子而綏靖早立為太子故曰宜若無罪焉然兄弟之相戮也何其悲也

又

綏靖元妃五十鈴依姫者事代主之少女而神武元妃之妹也則於綏靖為從母（母之姉妹曰從母又曰姨）前乎此則玉依姫者鸕草之姨也而以為妻後乎此則推古者敏達之妹也持統者天武之姪也皆以為后文武娶淡海公長女（藤原夫人）生聖武聖武亦娶淡海公少女（光明子）淡海公之於文武聖武猶如事代主之於神武綏靖也夫神武綏靖時世草昧想禮法未備乎彼不比等者制律令頒于諸州後世推之以為大臣之隆盛然使妻于二帝是獨何哉不能無嫌疑者耶

懿德天皇論

懿德帝即位之元年者當于周敬王十年而魯昭

三器既聞命矣今子云太伯與蛟龍雜處故有海神交通之說然則女登感神龍生炎帝劉媼遇交龍產高祖及赤電大虹玄鳥巨迹之祥史氏之所記儒先之所論皆可廢耶奈何曰誠然也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是天地之氣生之也故有氣化有形化鳳凰之生異於衆禽神龍之生異於群鱗物既有然者則神聖之生必有異於人是雖理之變而不可謂無之也今余之所云非謂之但就太伯而建言耳曰晉書載日本蓋夏后少康之裔也按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處江淮之陂與黿鼉魚鱉爲伍遂爲越國由是觀之吳越共近于我邦一葦之杭往來之易以爲太伯之子孫乎以爲少康之後昆乎是亦未可知也子推之以爲太伯爲夏后必與圓月同獲罪于時乎不若只從日本紀之舊儀而敬我邦固有之神皇不亦可乎曰是亦然也太伯之事乃古人多言之余不始言之少康之事晉書姑備一說誠是上世之遠也不易詳知也余今生乎千載之下叨叨及此子之駁余固宜雖然論于門者論于朝廷者古之人行之孔子之作春秋記用周正其告顏子則以行夏之時有公有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若使余讀日本紀何必敢爲哉

綏靖天皇論

初神武娶事代主之女爲元妃生綏靖及神八井耳四十二年綏靖爲太子七十六年神武崩先是綏靖庶兄手研耳年長矣久行朝機及神武沒潛謀欲害太子及神八井耳於是太子知之遂與神八井耳射殺手研耳夫太子者國之嗣而君父之所命惟重故太子一定而絕人之窺望今綏靖之

姬氏孫子本支百世可至萬世而爲君不亦盛乎彼强大之吳雖見滅於越而我邦之寶祚與天地無窮余於是愈信太伯之爲至德也設使圓月復生謂余言何哉或曰吾邦以八咫鏡草薙劒八坂瓊爲三種神器自靈神繼天而取宇内固有三器惟鏡惟劒惟璽乃出于天成歷代寶之今若子之言則是亦異邦之寶器而出于人爲也也何對曰太伯之逃去時豈不有器物可提携襲藏乎其祖公劉干戈戚揚有以啓行太伯何不則乃祖之法哉只讓天下而已想太伯不爲匹夫之行歟所謂端委而治又可見矣於吳則有季札劒夫差屬鏤之類傳于周則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之類且古天子班五瑞于群后想太伯何不執圭璧以爲信乎然則所謂三神器與赤刀弘璧瑞玉類也耶若論天成人爲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人一體道器無間故有理則有物有物則有形有形則有器夫物之有成也本乎自然譬如穿牛鼻絡馬首人皆知拳縄羈靮之作在於人而不知拳縄羈靮之作由於牛馬三神器之作亦猶是也不獨此而已聖人之制作皆如此矣何恠之有且余嘗推神書之意則三器者三德也人心之虛靈不昧鑒以茹之是智也非鏡乎人心之全德圓成渾然如玉是仁也非璽乎人心之剛直果決義以斷之是勇也非劒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異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迹隨物而應之天人之際微矣哉豈以毫髮而隔哉爲人之上而以三德治國家永可以保三神器之大寶若舍德取器則抑末矣古之讀神書者知而不言今之讀神書者詐而不知余是故聊論之此耳曰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下

神武天皇論

論曰東山僧圓月（字中巖號中正子郷建妙喜庵）嘗修日本紀朝議不協而不果遂火其書余竊惟圓月之意按諸書以日本爲吳太伯之後夫太伯逃荊蠻斷髮文身與交龍共居其子孫來于筑紫想必時人以爲神是天孫降于日向高千穗峰之謂乎當時國人疑而拒之者或有之歟是大己貴神不肯服之謂乎以其與交龍雜居故有海神交會之說乎其所齎持而來者或有墳典索丘蚪斗文字歟故有天書神書龍書之說乎以其三以天下讓故遂以三讓兩字揭于伊勢皇太神宮乎其牽合附會雖如此而似有其理夫天孫誠若爲所謂天神之子者何不降畿邦而來於西鄙蕞爾之僻地耶何不早都中州善國而瓊杵彥火鷁草三世居于日向而沒耶神武四十五歲東征到安藝國明年入吉備國比及三年修舟檝聚兵食其後至河內國與長髓彥大戰于孔舍衞坂既而獲克遂殺長髓彥入大倭國建橿原宮且夫以神武之雄略其難如此又何哉天孫之有大己貴神武之有長髓彥或相拒或相戰是亦可恠焉想其大己貴長髓彥者我邦古昔之酋長而神武者代而立者耶嗚呼

氏之亂賊與亡未能知則復不得云如之何耳嗚呼惟命不于常可畏哉且惟典午之季五胡十六夷狄雜覇中國者猛強蓋世然或十數年或二三十年皆僅不滿半百而滅唯古今之間胡元累業一百五六十年是豈非鉄木真窩闊台拕雷忽必烈父子兄弟伯姪相繼而雄武智計且用中國人物使爲政事之故乎今之韃靼所爲善惡未可知也就想蠻舶之往還於我者猶有在何其與中國不能相通而使蠢爾蚰種涉我域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國家者非芻焉者之所議也狄與蠻雖爲異方然其獸心之所向何異哉戒之愼之奈何奈何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戊季秋之末韃人入延平而福京亦亂敗不知果如何也夫以大明二百七八十年之流風餘韻而不過二三年而內爛而亡外鑠而消何其急速也明人之謗宋人者可以赧然三桂之誘韃人猶如唐之借回鶻乎韃之入燕京暴於回鶻爲唐患乎然則三桂之功與罪必有辯也可法之顚末雖未詳知然身既死則無異論歟宜哉天祥秀夫輩雖死如生是宋儒學問之餘力歟今之韃酋不可抗阿保機阿骨打鉄木眞忽必烈之氣勢趙宋拒之掃之一百數十年久保宗社孰與大明纔二三年間悉殲哉明人之詈宋人者可以整口雖然三代姑舍是兩漢唐宋之引世與大明均是永長也而今如此可以痛歎矣且試言之彼曰我是淳維之裔也昔鯀之子有舜禹焉知淳維之不爲賢也匈奴不可賤也以周大王之賢尙事獯鬻以漢帝之雄略才謀與匈奴爲兄弟行共爲婚姻平禮通書以唐太宗之英武而彼呼爲天可汗亦許之不爲不可也元魏指劉宋蕭梁爲島夷夷狄斥罵中國人則推喚曰漢然則北不必賤南不必貴且夫江南者荊楚吳越之地而福建者閩甌之域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吳越大國雖僭王而春秋於吳楚稱子者夷狄之也何得爲中國乎故遼與宋與金分南北可以爲兩朝亦非無其謂也耶況又胡元之混一南北乎曰不然今見其人物風俗則中國與江南古人禮義法制政事文章有猶在與北虜羶腥之卑而不知禮義去禽獸不遠者霄壤懸隔夫周南之風行于江漢之間則文王周公之德化及於楚矣疑哉太伯之至德敎之於吳則越亦須受其餘波孰與淳維韓王信盧芳等之逃奔匈奴者哉不可同年而談也福王之所終李氏張

已哉周程張朱道學遺風之所廣覃也吾偶見大明中世以降文武官人所著書乃稱今上德行政事與堯舜同異哉漢祖唐宗不足比焉稱執事者與伊傅周召何異哉蕭曹房杜不堪言焉豈非孟浪乎至如稱學術與孔顏同此意濂溪明道唯秀才而已其餘視之直下豈非妄誇乎稱文字則自比左屈遷固而超越唐宋豈非杜撰乎稱歌詩則浸淫漢魏追逐李杜而跨過宋元雖然偶觸目則其文章詞賦稍覺淺近而輕薄視之中州集元朝文類則具眼者可知優劣然況於古人乎稱將帥者謂暗合孫吳指揮韓白雖然我關白兵入朝鮮彼來救之其百不能當我一則孫吳豈其然乎且欲異先儒之說則或妄作某氏家諜或謾自托曰發古塚以得奇異之書而屢議古人詈先輩皆是諂上誣下而自欺自衒者耶況天啓崇禎二十餘歲之際君暗而貪臣曲而僞瑞璧用事內外壅滯賂賄公行風俗頹敗學術雜亂異同萬端黎民奈何可堪哉於是闖賊獻賊蟻屯蜂起所到莫不脅從所擊莫不偃靡闖據陝西獻據四川甲申之年闖賊果破燕京有內應而城門不守賊兵且攻且燒帝自經死后妃王子共殞命不亦大哀乎未聞有一人可以碧葬者不甚恨乎獨吳三桂急往韃靼頻乞援兵十萬而來擊會闖賊焚燕京大虜掠而西三桂因發兵逐之走之賊雖相戰不得利乃弃所掠之女子財寶大半而去三桂追擊不歸於是韃靼人乘隙取燕京如入無人之地京師驚而愈懼南京史可法聞之立萬曆帝孫福王爲天子即位于金陵韃人率兵涉江亦有內應而南京敗福王爲虜可法死之不亦痛悼乎於是鄭芝龍及弟鴻逵立高祖九世孫唐王爲帝於福州風聞丙

也今王之二月殷王之正月也今王之三月夏王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何休雖有此說然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如何休說則雖云以斗指東爲春而時月共自不能不改如程子說則雖改月而猶有不改時之意故先儒未定於一而今直依麟經以從周將爲定焉庶乎正於有道

過明論

古曰獯鬻黃帝之所逐也蓋今之韃靼也其投化而久者曰熟韃靼其新到者曰生韃靼其猾夏之戒其嚴乎殷曰鬼方高宗之所克也周曰玁狁宣王之所伐也漢曰匈奴元魏曰高車部唐曰突厥曰回鶻及五季之時曰契丹趙宋曰遼當其寇掠之時乃驅逐之而去者不追故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不務外不拓遠唯能守中而不失禹服亦可也萬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廣何外求哉中國之爲中國也亦可也其曰狄曰胡曰羯曰貊曰虜皆賤惡之稱而獸類之犬種之也自後耶律氏雖盛於朔方然澶淵役役見趙氏之强而後爲兄弟伯叔之約干戈久止聘使互通殆百年完顏氏漸發遂滅耶律氏夫以阿骨打之勇力迪吉乃之暴猛兀木等之善用兵無不有一日伺宋而不克涉江且約且背一戰一和復數十年況有宗澤岳飛張韓劉等之勤王之軍節義之士乎奇渥溫氏勃起孔熾遂滅完顏氏既而其勢益盛愈大乃涉江而南趙氏將絕如縷方如是之危急猶有文天祥粉骨于軍中陸秀夫抱孤于舟裏張世傑浮海而沒謝枋得絕穀而死豈翅忠臣義人之志而

終也正月者月之始也始與終背姑舍是而待來晳曰其引商元祀十二月與秦漢元年冬十月以爲周本月不易時不改而後冠以夏時何也曰是周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也如此則魯史每歲首當書冬十一月然以夏令則曰十月成梁以周令則曰十二月輿梁成卜偃謂十月虢公奔左傳曰十二月晉滅虢禮記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謂十一月與五月也趙岐注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謂五六月也不可謂月不易也其冠之以春者遂因前說而月不易爲稍異耳周既改正朔孔子不改之而以春秋爲天子之事者寓王法于此示天下後世也非必指改正朔也末學膚譾雖擬議先賢鉅儒之緒論而朱子于茲嘗有欲言今僭焉言其所欲言則聊不背朱子也曰周史所紀魯史所書孔子所筆削可得而聞乎曰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或曰擧或曰飛元是過字也云有奔馬踐死一犬云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云有犬死奔馬之下後世詩客文人之弄筆者巧拙如此況周魯之良史爲高古乎又況於聖筆乎文學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詞也不亦謹嚴乎千載之下不易測其心雖然死莽大夫揚雄於漢編卒晉徵士陶潛于宋年奪曹魏之受禪以與劉備排武曌之號周以紀李唐是取法諸春秋也今以類而推之則周史當書平王四十有九年春正月魯侯息姑立魯史當書隱公元年春正月公攝位或曰公即位是魯之受正朔于周也周之達諸侯之志也及乎其筆則筆削則削而後書元年春正月是筆之也書王於春正之間是所加也不書公即位是削之也蓋竊取之義不在茲乎曰其書王二月王三月者何也曰隱三年王二月七年王三月夫三正者三王之所迭用

春移則時移周於三正以建子爲春謂之天統則何違天時哉故王在春下正在王下所以天人一體示教於後王也其體元而居正則諸儒先有成說今奚贅焉虞夏商之書或紀月日而不紀年或紀年與時不紀月日或紀時月而不紀年日至於春秋獨連書年時月日是與他經不同故讀易則不知有書讀書則不知有詩讀詩則不知有禮讀禮則不知有春秋聖人之制作如化工之變應而六經一也其體不一是以今不援他經直以麟經可證周改時月凡物爲災則書否則不書按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僖十年冬大雨雪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是等之類於周時爲災於夏時不爲災春秋若用夏時何足以書爲異哉然猶疑用夏之時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大事哉必有可繫事於冬十一月以別餘月而使人知爲歲首而今無一有之其改時月也明矣不待援它書之證而可以知焉曰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何休曰昏斗指東方曰春又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程子曰春秋書八月大閱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改月可見矣而春不改矣冬之不可爲春猶如寒之不可爲暖夜之不可爲晝萬古不可易也書王正月以見周王之正朔行於當世書春以見天時之不可違故雖探支春於子丑月而一歲循環終而復始是假天時以立義然後行夏時之意雖不言之自在其中歟曰吾亦疑焉或人之言曰春建寅而正月建子則時與月悖若復曰冬正月則冬者歲之

所記者乎周公孟子之語蓋自周人而追言之也若夫太甲元年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其所追稱亦復如此詠微子之白馬則知其有客於周廷見賓子之稱祀則著其不臣於武王歲祀年三字雖互用而於事不亦謹乎曰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今春秋從周令何也曰不可一槩論焉一歲寒煖之候夏時爲便所謂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者也故夏后氏以前皆用建寅春秋循文武文道而不改也時王之制令雖孔子何爲擅改哉故三代之禮雖相因然所損益可知矣其告顏淵以四代之禮樂者孔子兼存之從其善耳備在春秋中示法於百王何必獨在春王正月而已哉雖曰放鄭聲而詩不刪鄭風雖不存楚於國風而春秋書楚又雖有鄶風而春秋無鄶由是觀之雖曰行夏時而春秋不能不從周平王之詩降爲國風僖

公之頌躋厠周商於詔爲盡善於武爲未盡善是雖欲從周而復自有不能悉從者在焉此孔子之微旨也於春秋在在可以觀矣所以其告顏淵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曰其從周猶有說乎曰所謂魯有君子一變至於道昭公知禮遲遲而行其眷愛如此春秋列國之君皆書卒獨魯侯書薨又雖弑焉而不書弑其親之貴之以魯從周故也況周乎其從周尊周之意不言而可知矣奈何春王正月不從周也故曰吾從周春秋道名分何爲背周哉曰建寅之春本堯之欽天而百王常行之宜也周改冬爲春則當書王春而今書春王何也曰傳云王次春正次王是其序也然疑春則非時王之所可得而改正朔則任時王之可自改新由是雖周復似不改時故有王春春王之嫌先儒謂假天時以立義者蓋以此歟談何容易夫月改則春移

諸侯也曷爲擅改元乎盍曰平王四十有九年春正月而魯自稱元年哉曰紂雖暴天子也西伯雖聖諸侯也而猶服事殷書稱九年大統未集唐孔氏雖有西伯改元之說然歐陽脩辯之至如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當紂三十三祀此時武王未爲天子何不云紂三十三祀而云十有三年哉西伯受命之年若不稱一年則必稱元年歟武王嗣國之初亦然若其不然則所謂九年云十三年云者自何年而數之乎推此類而執簡者書殷湯十八祀之卽位不書桀五十三歲何不可之有在傳鄭子家與書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又曰文公二年六月壬申而不稱周王之年由是見之當時列國各自紀其年若不然則諸侯之史無所繫事歟曰春王正月三代正朔不同或改時與月周建子爲歲首左氏所謂王周正月陳寵所謂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是也或改月不改時宜書冬正月而書春則假天時以立義也或時月皆不改宜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所謂行夏之時之意也或周本改正朔魯國史官奉而從之或孔子筆削改易舊史或就舊文而不易之若是異論不知孰從曰此是以朱子之賢猶云所不易說也況於末學乎雖然蠡測之則以其書元年而知從周也夏曰歲故胤征曰每歲孟春商曰祀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周曰年故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春秋從周故書元年不書元歲奈何記周時而用夏令哉曰虞書稱九載三載二十有八載而稱定四時成歲又稱歲二月東巡狩周公歷述殷王之享國而言年不言祀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不稱八歲然則歲祀年豈不通用乎曰虞書稱歲則前乎夏亦以建寅爲正可知也況又虞書多是夏世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歟故賢則雖匹夫而擧之堯之於舜是也雖賤而師之湯之於阿衡文王之於太公是也或出於版築或起於魚鹽者是賢而被用之類也今若子之論則貴愈貴賤愈賤而雖有繼絶世封後裔之事而無有詩野賢擧逸民之義歟曰不然也人唯知太公之爲一老漁父而不知其爲封君之後知其爲武王之外戚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封於營丘而不知其東海之屬齊也故今就太公以言之耳若夫無文王則必終於海濱而已然則貴未必貴賤未必賤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何必如子言哉

土階三尺論太公論共是　先生得意之文也惺窩亦賛賞之

春秋劈頭論

春秋劈頭論出焉或人問其題名之義對曰朱文公曰唯這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是所以題其名也春王正月此經開卷第一義也

或問春秋者魯史之舊名耶抑孔子創名之耶林子曰魯史之舊名也孟子以晉乘楚擣杌而對言之且云其文則史韓宣子嘗觀易象魯春秋以爲周之禮則孔子以前既有春秋名也明矣宋劉質夫謂春字似孔子所加而朱子無取之曰孔子述而不作易曰賛詩曰删書曰叙禮曰傳皆述之之謂也獨春秋曰作則此非其創製乎若然則名春秋亦非孔子之意乎曰不然其祖述憲章尙矣獨於春秋自稱曰其義某竊取之則雖因舊史與初作齊由是而言作春秋既作之後自題其名云者不足以信也歟詩書禮易之名未嘗改舊奈何獨改魯史之舊名哉曰先儒說非天子不改元隱公

后之事其言過於儉遂至于使趙高之輩說二世以此而比舜禹於匹夫傭奴曰如斯而有天下奚用爲哉不亦已甚乎宜哉亡其躬矣余想不驕不陋唯其禮而已不泰不儉唯其中而已夫舜禹世質時遠然既貴且富如何其居匹夫之宅服匹夫之服哉故今直据尙書以示其不極儉陋也雖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後世之驕君不可不誠

太公論

諸書皆稱太公一老漁父而已余校之經則詩云尙父鷹揚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太公亦居其一焉孟子曰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西伯養老而歸與伯夷同稱以天下之大老且其女邑姜配武王有大國之齊夫太公年七八十餘西伯又老武王亦必未壯年如何武王及此時未有室家而卒納一漁父之女爲元妃夫人哉齊視諸國爲最大而以周召之至親大功封于魯燕如何封疎賤之漁父於齊之大邦哉余想太公者本以太岳之後相繼封於申呂而爲東海上人則齊乃其故國邪由是觀之舜之耕歷山伯夷之餓首陽太公之釣渭水皆是國君州伯之避世遁國而寓於鄙事者也周衰道廢戰國說客縱橫之徒恣振辯舌而齊東野語之所云世人不察焉幸有孟子出而闢之廓如也於是人知伊尹之不割烹百里奚之不自鬻不亦快乎余於太公之事有疑已久頃見古今人物論及瑯琊代醉編有虞舜許由非匹夫論始覺余之疑之不苟也故知太公者以侯伯之裔賢而寓於漁文王用之邑姜亦賢而爲好逑武王納之如此而后大公之事余何疑哉或曰國君

所以聖人與曾氏之志朱子得周子之統者也然則所謂吟風弄月非逸遊也亦非玩物喪志也亦非若騷人墨客然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此非程明道之詩乎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亦此非邵康節之詩乎嗚呼二老風流之人豪哉

色論

或曰色之易惑人也古今惟多道術不可恃久米仙人見浣女白脛失其五通定力不可必滋賀寺上人握京極息所之手發歌詠加之玄昉傳法高僧也通于藤太夫人紀僧正密宗碩德也見染殿皇后迷爲鬼魅道命阿闍梨注目於和泉式部其迷不解西行法師隱遁之人也能拋武衞之銀猫不能忘江口之女平相國忍人也而不殺牛若以常葉新田勇士也而怠于伐寇以勾當内侍由是視之戒色之昌言銘于肝答曰固然項羽之猛獰也慷慨于虞兮劉季之雄偉也悲泣于戚氏蘇屬國之節義也懷彼胡腹胡澹庵之忠直也眄夫梨渦而刻於它人乎男女之道有大欲存而人情之常亦天叙也而于荒于淫是甚可戒矣

以上五篇慶長年中作

土堦三尺論

群書皆稱堯舜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斲文綺不衣土堦三尺甚言其儉陋余讀尚書賓于四門且言日月星辰等衣裳盖開四方之門賓送諸侯未必險陋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冕旒衣裳未必粗賤也若其禹之惡衣服卑宮室而誡峻宇彫墻則憂天下慮後世也后世墨翟之徒出而假有虞夏

無僞而有夢也

惺窩曰夢論甚得意奇妙奇妙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烖必及其身論

仲尼出於周之末而數稱唐虞夏商矣而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烖必及其身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今聖王之迭興也有所因焉有所損益焉所因焉者萬世之大經也綱常是已所損益焉者古今之通義也禮樂是已此所云古之道者蓋謂禮樂也非謂綱常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流夫生乎周之世而改周之制則其及不亦宜乎故仲尼曰吾從周

吟風弄月論

聖人以孝弟忠信爲教曾點所願則學孔子也而浴沂風雩何也考亭以格物窮理爲要朱子所願則慕周子也而吟風弄月何也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曾氏之風月乎若非孝弟忠信其不可得也心節清冽胸宇灑落茂叔之風月乎若非格物窮理亦其不可得而致也若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而尚有數數之譏況於知道乎謫仙醉而捉月凛乎其不可留也而亦死而不吊者三居一於此況於見理乎槩諸曾周天淵不啻人人浴沂風雩然與曾氏如何家家吟風弄月然與茂叔亦如何哉世人唯知天地之間有風月而不知我心之中自有風月也若知夫風與月乎則無時無處不有風月之可吟可弄何天地與我心之異之有嗚呼誠身之樂萬物備於我豈翅風月而已哉然誠身之樂豈在孝弟忠信之外乎哉且其爲人也孝弟忠信未之有而後格物窮理者亦未之有也是

之所出之在我也非蒼蒼之上別有一人以爲主宰而我心帝有在矣非啻蒼蒼之正色之在上以爲形體而已而我心之天亦有在矣故在天曰天曰帝在人曰心曰性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亙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是以聖人與天地同其德故聖人之求賢愛民憂天下之心與天地生物之仁心何異哉昔商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遂得傳說夫人心感則動動而爲夢晝之所爲者夜之所夢也然有善有惡感動於善則高宗之於傳說孔子之於周公夢也迷惑於惡則文帝之於鄧通玄宗之於李耳亦夢也彼夢也此夢也一善一惡可不愼乎於是乎愈信聖益聖愚益愚也且夫高宗之爲人也舊學于甘盤群臣稱其明哲今也宅憂亮陰恭默思道之心孰爲不有求賢愛民憂天下之心又孰爲不有感天地生物之仁心哉高宗之志不得不動天地之氣天地之心不得不感高宗之志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者信哉於是天降傳說以應高宗之求高宗爰立作相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於是乎玉皇大帝者我心之帝也蒼蒼之色者我心之天也恭默思道純一不二者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是則所以事天也故程子曰上下一於恭敬則以是事天饗帝由是見之恭默思道之心是亦所以事天饗帝也故其念慮之孚精神之格夢寐之間至如是此理昭昭不可誣也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亙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或曰高宗素知說賢而恐群臣之不聽以託之夢如何對曰此僞也聖人無僞曰眞人無夢如何曰此莊周言也非吾書所言也詩詠吉夢之祥禮建占夢之官於是愈信聖人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四

論上

爲政以德論　應台命○慶長年中駿府作

爲政以德則無言而四海化行故不期而到不賞而服不利而悅問之朝朝不知問之野野不知百姓不知其所以然天下無得而名焉譬諸星之共北不亦可乎至於王者之治則設矩以備衰曰思無邪者亦唯欲敎人而歸正道耳事父而不順於是敎之孝干祿而有疑殆於是告之寡尤悔術而爲異技左道不祥之言於是戒之異端人而無信於是稱之無覩古今治異而道無隆汚故述其所損益淫祠無福故以爲諂不能爲宜爲故以爲無勇由玆見之一篇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政云德云豈外求哉藏之胸臆而万國服

夢帝賚良弼論

理之所主謂之帝也理之所出謂之天也理之所生謂之性也理之所聚謂之心也心也者形之君而人之神明也性也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也者又理之所從以出者而帝也者乃是理之主宰者也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亙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世之人唯惑於玉皇大帝而不知理之所主之在我也見蒼蒼之在上而不見理

斯則是敬而致孝于　神也山河草木識威名則是偃神風也風雨時若則是　神意之効驗而天運之所歸其豐功盛烈垂于無窮而沛然有餘也以此形容告于　神明而綏眉壽介景福矣嗚呼雄偉哉扶桑之高大陽之明神道之奧廟堂之靈與天地而長久歷萬祀而益太平者也

寛永十三年丙子五月中旬

此記詳叙新廟之制齋會之儀此後寛永十七年庚辰四月　東照大神君二十五回御忌辰也　先生蒙　鈞命作記其後慶安元年戊子三十三年御忌辰齋會嚴重倍前先生又蒙　命作記今併存焉然其文用倭様唯記事實故爲別記而不載於此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三終

于庭且與糯飯幷酒喫呑皆遍翌日又御覽猿樂七番令武臣諸士縱觀焉特召增上寺住持知童上人幷諸宗碩學來江戶者見之皆賜飲食猿樂訖各奉拜謝焉又降斾庭上不異昨日厥明亟撤假閣丁巳十三日賜暇于六貴僧賜最胤親王銀一萬兩特加綿五百純良恕親王堯然親王前大僧正尊純各銀一萬兩不加綿慈胤親王銀五千兩良尙親王銀三千兩義彌義冬往其旅邸以述鈞命皆拜納而謝之其賜從者坊官或銀或單衣各有差戊午十四日召廷臣于　營內賜暇幷銀實條公資勝卿各五千兩及綿五百純且以年甫勅使故特賜銀二千兩及綿百純其餘大納言中納言三千兩參議三位以上二千兩殿上人一千兩極﨟藏人五百兩至若兩局左右史地下諸吏等或單衣或銀各有差今日賜暇於良純親王銀

三千兩袷衣二十領義尊僧正常尊僧正銀三千兩義彌義冬奉　旨而行皆拜納以謝焉而後興福寺法務大僧正空慶拜納銀二千兩僧正慈性亦拜受銀千兩並賜其暇焉其他使役于祭事而賜米穀者猶多矣雖隷首弘羊不能盡算也皆是靈庇之洪蔭恩澤之深厚所廣覃也假令以本朝古昔之　勅會盛禮而准之未若此繁富夥夥也雖賴朝卿之於鶴岡於勝長壽院尊氏卿之於靈龜山義滿公之於萬年山未曾聞如是供養慶贊之壯觀也今夫法中皇子高貴淨住及宰官八座尙書羽林濟濟登山黽勉從事則是應　將令也武臣億兆景從響應勸而不知勞則是重　鈞命也天下之人牧刺史大夫士恭詣靈宇則是謹武命也四海蒼生不辭黑髮山之遠一騎紅塵直入白雲堆裏深則是官事無鹽也　台旨之至於如

營拜謁英顏作禮而去知恩院良純親王實相院僧正義尊圓滿院僧正常尊有禮拜此雖不預神事其志詣日光而到江戶故也兩傳奏侍焉武臣執事群士多伺候焉賜官米于良純親王義尊僧正常尊僧正各二百俵以無廪庖相繼故也壬子八日先霄舶趨風雨至昨日不止今晨快晴招廷臣幷貴僧以備盛饌七五三良恕親王堯然親王良純親王寂胤親王良尙親王前大僧正尊純及僧正義尊常尊列坐御前左右實條公資勝卿光廣卿兼賢卿公景卿在其座獻盃茶菓事訖拜謝而退其外月卿乃在別殿與尾紀兩亞相水戶黃門同座又雲客二十餘輩則列于別座皆使有司職掌之饗已卿相雲客各出拜御前而去今日慈胤親王嬰小恙而不參頃日有旨新架假閣於郭內徑輪廣袤各數十間珠箔金屏間架邐迤爲

使廷臣貴僧等見猿樂也癸丑九日召列國牧司刺史於營內皆賜饗飲甲寅十日早旦幕下登假閣御座其左隔戶隔屏以爲親王貴僧座實條公資勝卿列焉月卿雲客等隔間而居六位坊官亦預焉其右隔戶與屏以爲尾紀兩亞相水戶黃門座其次侯伯達官大夫士以下各隔座有差於是酒井宮內大輔忠勝鞠躬趨階到舞臺橋告其期即猿樂出諷謠鼓吹共盡其曲狂言優者亦然式三番高砂善界經政獅子軒端梅張耳飛雲猩猩唐船四番以後垂簾使各飲食無不醉飽歷歷職掌之此時舞臺積孔方五百鏹酒井宮內大輔趨進在臺取時服猿樂大夫五人共唐織物以與之猿樂百數十人守序出纏頭拜而入幄猿樂畢貴僧廷臣拜謝焉三卿以下達官亦拜謝焉幕下還城今日庭上見者無良賤無緇素無老弱殆數千人命使降筐物百餘合

旨手自書所奉納也若依俙而言之遠分恒寂皇子筋肉而肥瘦有態近泝尊圓親王派流則形勢惟肖如對藤佐理於手書似見源治部于章草其黃卷赤軸裝潢麗美軸軸金玉盛諸琅函捧者當心開之驚眼方今以書寫之功德而奉供養焉一句半偈猶有功德況八軸乎況又添以餘深法之修多羅乎可謂靈寶矣此際貴僧高僧皆奉幣廷臣亦然武臣群士亦然晡時三卿詣今市謁　尊前直孝直政清匡利勝執事近臣侍焉命曰祭法事訖志願已滿三卿謝之乃解御齋獻嘉膳（自十六日晚潔齋至此始進魚）酒酣欣然侍臣亦奉　旨傾數盃而罷甲午（二十日）　台輿發鞍于今市路歷鹿沼井上河內守藤原正利拜迎少時憩息因獻晝餉今晚入壬生城阿部忠秋所新賜食邑也掃除郭內整頓饗應乙未（二十一日）路馬發壬生當午到古河藤利勝奉迓之於道傍新築茶寮枉　御駕暫休矣晚入嚴築城對馬守重次拜趨治具如初丙申（二十二日）午後還著江戶鹵簿如初申時零雨滂沱從者不沾旅裝皆云海晏河淸風調雨順可謂瑞雨矣戊戌（二十四日）　台駕詣增上寺今回日光往還如斯蓋告于　皇考也嗚呼惟孝大矣哉時自日光馳書言二十一二日（雨）讀誦法華一万部僧五千餘口布施靑蚨三萬有餘鏹二十三日山中雷雨二十四五日（雨）於廟庭有猿樂俳優（四座大夫勤法樂一纏頭錢一千貫）翌日大雨不亦奇乎是月下浣之間群國侯伯大夫躋山奉幣且謁天海者往來連屬云爾此擬燕雀之賀而表敬仰之忱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之謂乎既而三卿來于江戶謁于　御前於是廷臣月卿雲客與貴僧皆至自日光五月乙巳朔越庚戌（六日）六人貴僧暨月卿雲客以下登

三節　賀殿　林賀　打毬樂　陪臚　迦陵頻　胡蝶　陵王　納蘇利　長慶子

若音樂則季繼卿掌之永將有能爲樂行事配譜目于左右幄三日共然法事畢有被物事復同昨日但右府疾病不能強起故實條公代之兼勤己役此依鈞命也既而還御館從者如元凡暴風驟雨陰晴不定者山間之常也況他處雖不雨空翠霧露滴滴有私乎況復時惟梅潦之天乎而此三日快晴風靜氣淸氛埃不揚古今無雙之神事大營速成人僉曰匪直也事必其　神意之所感格天心之所保護　台命之所謹愼三者相應相稱而所以益廣其大孝於天下後世以示政敎之效驗者歟昔建久六年慶東大寺甚雨地震建保嘉禎兩年考大慈寺共逢大雨時賴落建長寺霰零雨降凡其供養之日難獲快霽如此嗚呼援古而視今則大優哉於是使義彌義冬告卿相與貴僧以可被詣江戸且招雲客于傳奏寄宿之坊告諭亦如之右府請自此山直歸洛執事者以白乃聽之又召泰朝賜御力賜黃金若干于島某庄田某以造宮寺劬勞故也其後　幕下發日光到今市使源忠勝赴導師大僧正坊賜銀二万兩賜五千兩于公海檀婆羅密也其所施與衆僧亦視先是年忌則皆倍蓰焉至於雛僧小沙彌巫童弱女神隷社奴谷中民戸不敢遺失則無一箇不被其澤者高力攝津守藤原忠房内藤伊賀守忠重秋山修理亮政重蒙　旨暫守山中源忠勝奉　旨使松平正久板倉重昌與泰朝留山行達覵事先是天海進呈新緣起一卷而今　太上皇染奎翰贈焉想像雲章星彩鳳擧鸞回自天上來若非敬神之懇丹焉至于茲哉巾笥十襲秘在廟内而罕見者其餘一品經者皆是竹園槐門華族等蒙

守源忠勝近侍轅傍其行列皆如昨日豐浦參議兼甲斐守大江秀元柳川侍從兼飛驒宗源守茂久留米侍從兼玄蕃頭源豐氏共在砌下光廣卿季繼卿氏成卿雅宣卿永慶卿等衣冠蹲踞庭際尾張殿紀伊殿先行待離外而後從入焉　御座定而後兩亞相著座於是導師唱諷誦又讀願文其法要伽陀韻弄散花之際皷吹在庭羅袂回雪振桙三節胡蝶萬歲樂納蘇利延喜樂狛桙迦陵頻長慶子又於廟左之堂內而薰修護摩矣廟中禮畢前內府起座跪俟有司捧被物唐織縫物及階雲客取之入閾以授前內府持之起置導師前至于再而復座資勝卿以下月卿以次起踰閾取被物置之貴僧前各三重又授喜多院大僧正空慶尊勝院僧正慈性白服一共重自餘沙門被物則十餘輩雲客授之至若百口僧被物則諸大夫於長廊使纏頭焉別使大田備中守資宗阿部對馬守重次奉行之既而僧徒自下薦退去月卿亦然其後　幕下奉幣被進雄劍守家龍蹄鮮國所貢也鮮毛去歲自朝尾張殿紀伊殿奉幣水戶殿雖未克著座今病愈來奉幣天海先入奥捧神盃　幕下受盞又拜奧面御拜俗云正時三卿戴盃既而還館其儀如初此日也　廟庭立高卓盛絹帛數十匹綿百純例也其後使義彌義多齎酒菓賜公卿及六貴僧逮晩　御覽廟宇近臣從行新營締構頗稱其旨遂巡視瀧尾而還爾後獻　御齋盛饌例也天海拜稽首而退癸巳十九日慶本地堂藥師堂供養法華經導師天海及六貴僧率群僧入堂儀式如昨日實條公資勝卿光廣卿經敦卿氏成卿康胤卿俊定卿著座弘資朝臣奉行職事焉　幕下升堂從者行飾如昨日　御座定尾張殿紀伊殿水戶殿相從著座於是誦經聲明散花其間舞樂於庭振桙

行待之　幕下束帶乘輿從者諸大夫繕其列序過銅表到石級停輿少將兼上野介源義彌揭御簾取左御劍授侍從兼靱負尉藤原直滋取右寶刀授侍從藤原基重三浦志摩守正次進御舄從四位阿部豐後守忠秋裝隨身姿掛御裾于弓弦以曳之甃坂曲折運玉趾升禮殿著御座尾張殿紀伊殿在末座前内府實條公亞相資勝卿亦著座導師天海與寂胤慈胤公海共入塔行授戒灌頂寂胤代神而受之又把胤衣換海衣蓋戒法授受時以前佛之智水灌後佛之頂之謂乎人不能見塔内則世罕知者其間伶人在庭奏音樂散手德貴慈胤擊羯鼓合節于伶人笛號亂曲衆僧二十口許列立扉外聲明行道想夫西土寶塔涌出于此乎南天鐵塔顯現于此乎可謂不可思議也　御輿還館行列如前少焉兩傳奏伺候六貴僧及廷

臣悉來拜六貴僧獻施或捧百和香天海公海出拜而退使阿部重次賜銀三千兩袷衣二十領於天海銀千兩袷衣十領於公海又遣三浦正次訪水戶殿答拜命之辱今疾少愈壬辰十八日新廟法華曼茶羅供養唄表白散花錫杖所謂四箇法要之中也六人貴僧早入社内即座伴僧五十口從焉衆僧百口列于回廊前内府實條公亞相資勝卿兼賢卿黃門業光卿光賢卿經敦卿參議公景卿著座總光朝臣奉行職事焉出居次將或四人或二人堂童子四人皆以雲客擬之伶人音樂邀導師導師大僧正天海入社其儀如例頃之　幕下齋明盛服駕御輿筵道左右引列源義彌揭御簾藤直滋持御劍侍從兼若狹守源義冬持寶刀藤基重進御舄阿部豐後守假爲隨身曳御裾少將藤直孝松本侍從兼出羽守源直政侍從源清匡侍從藤利勝若狹侍從兼讚岐

中云爾故皆不至於是源義彌義冬承命往日光義冬告事于勅使(實條公資勝卿)院使(公景卿此三使自江戶先登山故也)及大僧正天海義彌告事于鷹司殿幷六人貴僧各謹聞命矣從四位堀田加賀守正盛永井信濃守尙政稻葉美濃守正則朽木民部少輔種綱共服忌未闋有肯皆留于今市辛卯(十七日)幕下早陟山入御館武夫夾路而馳驅列卒環山皆守番以擬出警入蹕之儀法泰朝島某庄田某幷那須衆士等出中途而拜趨今日以　大權現忌日故有祭禮例也構假閣于道左石垣上以爲幕下御座道右構僧徒假閣復有一小假閣以爲廷臣所居右府疾病不能出也　幕下入假閣時尾張殿紀伊殿來謁而後著御座傍　神輿將出山僧皂帽著袴帶短刀掛手繈而舞(號延年)衆僧列立地上以歌曾聞台徒言謂山中祭摩多羅神此

神好歌舞丁禮多尼子多兩童在神左右或擊鼓或舞蹈蓋此表之也於是奉慰　大權現也已而神輿出矣兩輿扈從(兩輿者山王與日先也)松平右衛門大夫正久板倉內膳正重昌秋元但馬守泰朝步行久能神主榊原越中守久吉騎馬行列之中獅子田樂絡繹而度田樂法師於閣下地上再拜揉竹籤取刀玉提脚跳躍以爲幻戲其餘次第如恒例甲冑以下凡諸武器衣服行粧之具皆所新製也奇麗煥發倍於尋常比　神輿過閣前肅敬之心見于　御容兩亞相亦然侍臣皆不克平視夾道而瞻仰跪坐者幾千万人皆悉伏拜焉　神輿入旅處離宮獻　御膳庭上奏樂樂畢而徹　神輿還幸雖漢祖之游衣冠爭及之哉餘社祭奠不足議也於是　幕下入于　御殿亭午已後以天海望請故有靈塔戒灌事與寂胤親王慈胤親王先

台命降天海以吉日辰令維時寛永萬年之十有三年夏四月乙亥朔越甲申十日夜奉遷 大權現於新殿 詔使藤光廣卿藤兼賢卿藤永慶卿藤雅宣卿藤俊定卿束帶著座隆量朝臣奉行事豫命奥平美作守忠昌秋元但馬守泰朝及那須群士等警護之丙戌十二日 詔使藤公景卿奉幣如式又使藤資勝卿納劔平鞘并馬使藤康胤卿宣命讀祝詞書式如例 太上皇使藤光廣卿奉劔平鞘 皇太后使藤兼賢卿獻鏡二面入蒔繪散金筥是日也 幕下詣增上寺拜 台德院殿之 靈牌以詰朝將赴日光故也乃者課西北州諸侯衆士築江戸城郭石垣東州及奥羽諸侯群官鑿郭外隍壕特來集者殆二十萬人於是文武群僚奉 旨留守警衞如式 丁亥十三日 台旆既出鹵簿行列千乘萬騎具有次序如例雨師泛灑箕伯淸塵到岩築城於是阿部對馬守重次獻御膳 戊子十四日入古河城城主侍從兼大炊頭藤原利勝奉饗應是夕若狹侍從兼讃岐守源忠勝奉旨先首途日光 己丑十五日著宇都宮城城主奥平美作守忠昌奉迎之彥根左近衞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郡山侍從兼下總守源淸匡豫參拜謁 台駕所到皆有賞賜士臣亦有所獻而報禮焉庚寅十六日出自宇都宮城路經大澤阿部對馬守采地也官馬歇息獻午炊今晚次于今市點如來寺以爲 御館其所周衞則執事近臣皆繞 營館表四獸陣蓋備不虞也及晚大納言源朝臣義直卿尾張殿大納言源朝臣賴宣卿紀伊殿自大桑村到今市拜謁 台顏快然蓋豫命約期也中納言源朝臣賴房卿水戸殿有微恙在大桑不能來於是執事者上言月卿雲客六人貴僧請自日光來謁 鈞命曰使其勿來明朝邂逅于山

大炊御門前中納言藤原朝臣氏成水無瀨參議藤原朝臣康胤堀川參議右近衞中將藤原朝臣公景姉小路參議左大辨藤原朝臣俊定小川坊城藏人頭左近衞中將藤原隆量朝臣鷲尾右近衞中將藤原信孝朝臣樋口左近衞中將藤原隆朝朝臣櫛笥左近衞中將藤原高有朝臣綾小路右近衞中將兼內藏頭藤原言總朝臣山科右近衞中將藤原有純朝臣六條右近衞中將藤原基秀朝臣河鰭左近衞中將藤原隆術朝臣四條少納言平時良朝臣西洞院左近衞中將藤原雅章朝臣雅宜子左近衞中將藤原基定朝臣持明院少納言清原秀相朝臣舟橋左近衞中將藤原隆良朝臣油小路右近衞中將藤原季福朝臣裏辻左近衞中將藤原公業朝臣阿野右衞門佐藤原永將朝臣永慶子藏人左少辨藤原總光兼賢子藏人右少辨藤原弘資資勝孫左近衞少將藤原隆脩七條右近衞少將藤原有能千種左近衞少將藤原實清梅園左近衞少將藤原嗣長高倉南家右近衞少將藤原冬勝滋野井極臈藏人安倍泰廣土御門藏人小槻宿禰某壬生子此外兩局地下諸吏及伶倫數十人悉皆來會若桑門之貴勝則曼殊院良恕親王號竹內妙法院堯然親王梨本宬胤親王號梶井青蓮院前大僧正尊純梨本弟子慈胤親王曼殊院弟子良尙親王此皆世所稱御門跡者也或瓊樹連枝花爛熳於荊溪之風或平臺一片霞靉靆于台嶺之天而今當此盛事逢其招請其餘僧綱及諸宗學徒威儀師從儀師聲明僧輩亦多攀躋闔山頻繁徑蹊如市廷臣并桑門乃至諸吏凡預神事者自洛自江戶有至此山則豫命賜郵傳旅資以使不乏又賜新裁金襴伽黎天海公海及六貴僧各一領其價不訾又命家臣副護廷臣歷歷六貴僧使有司具備廩庖饑餽

貴刹又雲廊長而縷回御厨淨而明潔茜裙巫女振鈴于神樂寮烏帽丁夫飼芻于龍蹄廐輪藏五千軸轆轆常轉如是之經石盤一勺水泠泠自洗無垢之手鐘樓鼓閣映對左右犍椎鳴緇徒集秘府三宇鼎立相列銀鑰收金鎖合無量珍寶玩好奇異之物物於其間不亦富庶乎若夫言仙釋同源本迹二門則過跋闍羅波膩之朱門入瑠璃光善逝之晝堂十二神將呵禁不祥百品妙藥除治衆疾自匪婆奴現時玉兎亞烏而列位即是羽人來遊黒狗化龍而登天雖望莊嚴王宮于彼土忽移瑠璃上界於此山所謂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惠日於通衢則重昏夜曉者歟區宇若茲殊形詭制毎各異觀如向所云且又　靈塔之路石級九折削成雲棧山菅橋柱建以鉅石而支激湍是行也經營是其大略餘悉難名厥泉石動植

之常有者置而不論霜皮黛色之檜杉千尺割深青于岩闥雲影蔚藍之湖潭百頃載彼蒼於虚舟忍辱之草即是苾芻之薫香乎佛法僧之鳥亦是圓通境之鶯囀乎溪前瀑布鼓廣長之舌窟底銅氣識不貪之寶古人稱此山云栴檀鬱金之香縁法華而芬郁八功德池之水與念佛而清涼可謂靈區有異產既而南光房大僧正天海請遷宮之日時　幕下以聞　朝廷從之於是公卿殿上人應佳招以季春中浣而發京師右大臣藤原朝臣教平（鷹司殿）前内大臣藤原朝臣實條（三條西）權大納言藤原朝臣資勝（日野）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光廣（烏丸）新大納言藤原朝臣季繼（四辻又號藪）新大納言藤原朝臣兼賢（廣橋）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業光（柳原）中納言藤原朝臣永慶（高倉）中納言藤原朝臣雅宣（飛鳥井）中納言藤原朝臣光賢（光廣子）中納言藤原朝臣經敦

煥乎炳焉映于三辰雕蟲篆刻具得其狀如是之大擧如是之早成殆如神靈之所爲也豈人力也哉爾乃制度之莊麗則華表高標卑伏波之銅柱甃路坦平笑漢廷之緻磚望其門則兩神挾弓矢而誰何（俗云號隨身）殆是天石戸別之髣髴乎抑又天忍日命之嚮像乎縹垣皓壁樹林相輝過瑞籬渉回磴踰玉階左墄右平而後透幽關入玄墀躡踏如也其重深而奧秘者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鳥企山峙霞駮雲蔚高甍崔嵬飛檐軒翥萬楹彤綵之飾七寶纚連之粧繡桷之髹朱桁梧之艶色枅栱複疊如風籟所出之竅穴畫棟高聳似浦雲飛揚之氣象菡萏出水之餘五色之變千紅萬紫植物賁然不凋鵾吻穿霧之外翺翔奔走浮泳蠢動森羅宛爾如生仰觀俯察左顧右眄凡厥木無不漆雕而無不後素而無不鏤質而紫磨然且尙之

以琉璃與文瑞附之刻寸段之奇木檜皮幾重用之盖戴礫石之十圣以爲碣基至若金扉珠戸白間青瑣列錢落帶錦帳翠簾之屬繁色累巧不可勝言也惟清惟靜神明之舍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冥人只見其正而不能見其冥復不能窺所奉若干之實器嗚呼棟宇已來未之有也與夫茅屋越席一豐一儉雖異其制然不壯麗不足以觀威靈於兆民不飾美不足以訓成業於百世故圭瑞幣帛者祭器也黻冕者祭服也明堂辟雍者享祀政令之處也聖人不致美於茲乎不致孝於神乎上古清廟盖以茅漢唐明堂盖以瓦其下藉茅存舊制也而今所新之諸宇以銅爲瓦獨閟宮葺以檜皮亦有意哉可謂於二荒山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原而守天下之東照大神君也吁可畏乎其示迹也誠可敬而可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三

記事下

東照大權現新廟齋會記 奉台命撰

夫日光山者東州之勝地而下野之靈區也記風土於國史著社座于神祇式緣起所謂採薇蕨於伯夷之峯宿雪未滅趁芳花於劉阮之洞仙源可尋絲蘿紡風羽客之衣斜繫莓苔滑石仙人之茵交敷非夫絕粒茹芝修錬者焉極岩栖谷飲之幽邃哉加之述其事跡則瑩玄珠於空海之碑開白花於師錬之筆載其履歷則野宰相作狀以示世藤敦光揚摧而傳之其餘何言哉共惟
東照大權現垂靈蹤于此以降既二十有一年矣其秘殿巍然猶存規矩制度上應星躔屋不呈材墻不顯形未見如其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艧也魑魅遠逃萬祥畢臻嗚呼威驗之盛大也洋洋乎如在哉妙萬物而周六虛誠不易測也
大君幕下天縱英禀生知聰明紹 靈祖 皇考之洪緒恢繼志述事之大孝永念重熙之治平每由神明之依憑是以准大社例改作宮宇創去歲初夏成今茲季春聚子來之民勸日省之工使化工草圖羲和練日巨靈擘巖般爾運斤盡變態乎其中 新廟諸宇凡百之事程巧期功已就矣晝寫天地品列萬類鳥獸草木靈恠雜物託之丹青

長卿侍其左髹金厨子居中央釋迦金軀安其中駕獅文殊馭象普賢爲脇侍前設小高座導師坐焉於是右相公以下及僧正等衆徒共可二三十口圍繞金厨聲明行道殆若干遍或捧散花金盆或持數珠經卷行道伽陀事漸闌右相公起取雲客所抱繡衣一襲以賜僧正凡三實條卿通村卿以次抱衣而授堯然寂胤尊純凡三皆有司以叙相授受其餘被物二百領許則五位武士授之僉曰僧正者最澄闍梨再來而富貴者也夫以冠裳混袈裟和光同塵之緣乎以神明同佛陀有本有迹之心乎以宗廟接梵宇同根一體之理乎以祭祀修妙法報本追遠之德乎以栴檀代灌鬯焄蒿悽愴之義乎果其如何闔山盛事如今之壯麗自古未曾有也業已　大樹退廟還館俄雷雨氷雹大如指人皆以爲祥愈懼靈威及晩僧正及公海以下群緇所受嚫物如陵如山所謂僧正富且貴如此餘乃稱焉二十八日　大樹出日光五月朔還於江戸　詔使公卿群吏幷貴僧復來拜獻因命各就館寺使人厚饗之既而畢事　詔使公卿貴僧歸京師

按此行　先生奉從　大樹御駕之後記其所見也至若　大相國登山之事則記其所聞也故其儀頗有詳略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大相國詣廟而拜且奉幣如例十八日詣靈廟塔行授戒灌頂事僧正請令梨本宸胤入塔中事竣靈雨滂沱人皆異之　大相國欣然焉僧正以有神君之舊好故獲逢此幸何榮如之及晩布施不知其幾百千也滿山草木恩光昭回其儀制亦不言而可知矣二十一日還於江戶三卿從之詔使公卿及緇衆留在焉是月二十五日　大樹又入山今晩公卿及貴僧悉拜謁焉厥明詣閟宮高倉參議永慶侍束帶吉良少將義彌侍韈簾且執履前橋侍從酒井忠世捧雄劍吉良侍從義冬捧副刀扈從行粧肅肅儼然警蹕有備左右有列於是僧正磬折奉迎之　大樹再拜稽首於靈前且奉幣右旋左即席令弟駿河亞相忠長卿進再拜稽首而下階以待僧正先行於是　大樹躋三級石梯入　靈廟亞相從行此時一條右相兼遐公三條亞相實條卿中院黃門通村卿出自宮左藥師堂亦共從焉擡輦輅於磐石映劍珮於松杉移天上之風煙增山中之光輝既而妙法院堯然梨本宸胤青蓮院尊純毘舍門堂公海同在其列佛事間奏舞樂僧正請令堯然爲今日導師復請令宸胤爲明日懺法導師令尊純唱伽陀皆許之翌日辰巳之交　大樹復詣謁　神宮嚮昔之公卿及群僚皆從焉其外僧口數百輩群至金襴伽黎衣被于草木紫磨瓔珞玲瓏于雲霧山花忽開菩薩之面瀑布將引天人之影既而修法華懺法曼陀如雨伽羅似烟晴嵐傳魚山之響自笑步虛陰嶺吹鳳鳴之律漸入解谷讓頻伽聲於子規聽佛法僧於異鳥所謂水鳥樹林念佛念法溪聲廣長山色清淨者乎現極樂城乎人間示寂光土乎婆娑嗚呼奇哉偉哉　大樹特坐一帖席忠

朝鮮者自古爲我西蕃今及其來而厚惠之是亦
柔遠人懷諸侯之意乎
此記大抵用倭樣不必拘文章唯記一時
所見而已此後寛永元年甲子朝鮮信使
來朝拜謁於東武　先生作記其文式如
此記罹丁酉火災而無副藁其後寛永十
三年丙子朝鮮信使來朝作倭字記是亦
罹災同二十年癸未信使來朝時亦作倭
字記今存焉　又按此時酒井雅樂頭忠
世罹父喪故不預信使拜禮之事然禮曹
回翰押判爲五臣之上首

寛永戊辰日光山齋會記

寛永五年戊辰夏四月十三日　大相國發江戸
十六日登日光山其從如雲其列如林盖當于
皇考神君十三周忌修靈福也先是尾張亞相義
直卿紀伊亞相頼宣卿水戸黄門頼房卿皆豫來
會是時　詔使齎宸筆般若心經來其封裏紙有
御製倭歌二篇頌其德業也又題法華二十八品
要文短冊所謂序品照于東方云者御制也其餘
則公卿群臣及貴僧所詠也共納之且被奉幣帛
誠敬神之至也　中宮令曼殊院良恕寫偈以
被進之　女院令彈正尹好仁親王書陀羅尼以
被獻之皆奉納之是日豫參之公卿群官及貴僧
與　詔使倶拜謁
大相國乃命台嶺南光房僧正天海而領其事十
七日　靈輿神遊於山菅橋邊頓宮山王摩多羅
二輿從行焉所謂時來時去來則風肅然者歟
大相國坐假閣而見之有如在事存之心不亦孝
乎僧正等別構假庋而拜之少焉靈輿還宮於是

自緣升疊上三拜而又坐次官人等三列於緣上三拜了退于次間其餘諸卒等於庭中三拜而退於是令近習諸大夫垂上壇間御簾外樣諸大夫垂下壇間御簾因有式三獻近習諸大夫板倉周防守重宗永井信濃守尙政等爲御給仕三使各賜御盃臺ノ盛物（每度備一金）伊賀守上野介大炊助對馬守揖通事朴大根令言上官使之謝詞三獻已訖將軍家入御云云其後尾張中納言義俊駿河中納言賴信出其座謁三使備饗膳（七五三）通事以下皆於次間賜椀飯未刻朝鮮人退出其後　將軍家有出御對面兩中納言米澤中納言景勝越前宰相忠直大崎宰相政宗已下諸大名等（此間終不改御装束）又令松平右衞門正久伊丹喜助某於大佛殿設強飯酒肴賜朝鮮人是自伏見歸紫野之路次也九月五日朝鮮人賜歸國暇今日本多上野介

板倉伊賀守赴紫野持所遣朝鮮之回簡以授三使（入蒔繪箱以唐織裹之其書在別紙）白銀一萬五千兩金屏風十五隻賜三使（每一人銀五千兩金屏五雙）白銀四千兩賜通事二人白銀千兩賜上官二人白銀五千兩賜諸官人青蚨十萬匹賜諸卒有差又朝鮮禮曹參判尹壽民贈書于吾邦之執政是先年朝鮮人民爲俘囚在吾邦者唯今請還之有旨曰此度其欲還者宜放歸或在此而安居舍爲嫁娶有子孫者不欲還亦可任其意若有欲還者不許之則宜有法禁者也此趣酒井雅樂頭忠世本多上野介正純板倉伊賀守勝重土井大炊助利勝安藤對馬守重信五臣同奉旨贈返翰（兩書共左別紙）今晚義成調興賜暇（各賜銀子御服）是與朝鮮人相共同行故也十日朝鮮人發紫野今夜宿淀板倉伊賀守奉旨以驛馬疋夫迸之往來共於淀宿賜飮食也原夫

美談不在茲乎吾聞西南洋中有三佛齊國番舶往還之要路也諸番來過而贈獻者以爲常若不然則巨艦蒙衝出戰奪番舶由此觀之諸番必以吾邦與三佛齊同其類乎嗚呼澄弟無恙棄龜有喜是行也余何傷哉居羊說未嘗失居所也庚戌仲春渉筆於浮山之洞天

駿府日記闕

慶長之末　先生侍駿府數年其際粗記所見聞以爲一小冊罹丁酉之災而無副稿

朝鮮信使來貢記 時大樹偶在京居伏見城

元和三年丁巳秋八月廿一日朝鮮人來貢令居紫野之天瑞寺總見院其三使通政大夫吳允謙通訓大夫朴梓通訓大夫李景稷又朴崔兩通事及上官等上下都四百數十人京尹板倉伊賀守勝重奉旨饗之三使七五三ノ膳通事等五五三ノ膳其餘各賜飲食有差今日執事本多上野介正純及板倉伊賀守勝重爲使節自伏見赴紫野勞朝鮮使之遠到也兩人裝束諸大夫三使出迎之廿三日對馬島宗義成柳川調興出於御前有獻物是與朝鮮人同來故也廿六日朝鮮人拜禮也巳刻　將軍家出御伏見城西丸南面上壇設御座重疊疊上蒲團其上鋪茵刀懸在左衣冠御裝束如式朝鮮貢物目錄在別紙列置東南緣上昵近公家衆諸大名諸士各著裝束而出仕板倉伊賀守勝重本多上野介正純土井大炊助利勝安藤對馬守重信伺候御前緣於是三官使出於　御前大澤少將藤基宿捧朝鮮書入朱塗筥以赤絹裹之其書在別紙備　御前既而三使近上壇闕而三拜揖退而向西而坐兩通事

難馱重而疲馬不畏鞭策短蓑矮笠以禦甚雨鄙食朝夕腹不果然僮僕赤脚不近我而行晨雞祝祝而起暮鴉閃閃而宿漸而抵於長崎賈胡與居果斷共遊往來狠戾言語嘈雜眞夷中之夷也百千里之艱苦許多日之勞煩羇旅行李之懷亦可想矣詩云兄曰嗟予弟天倫之情不亦厚乎冬末京師傳言今茲舶頭殺日本商人數十人于阿媽港奪其貨財事發覺有馬修理者受官旨將取蠻舶是月九日發卒擊舶舶主拒之而去里許風逆而不能帆於是下矴而泊因購蜑夫以截纜蜑夫持刀潛行纜繩亙堅而如鐵不能截焉放薪舟欲燒之舶衆發鳥銃而中之薪舟自退而焚官吏長谷川氏泛樓船將攻戰而激勵馬修理十二日修理乞樓船而又與輕艦相進及夜樓船接舶尾敢死者先登數十人短兵急迫舶中大譟噴吶哮囉喇叭錚鼓銃熕之聲聞數里最後火聲爆爆迸散入于銃藥箱時一聲動天地舶主遂自焚而與舶共入海蠻人死者二百餘白銀二十餘萬兩白絲二十餘萬斤金鑞環釧繡羅布帛等器財不知其數皆腐於水中吾邦諸商空手而還如行者之迷家如農夫之遇潦旱似赤子之失恃怙信可惜哉上元之晚澄弟歸來且犒且話於是知傳聞之爲實矣初舶主防銅發鐵炮飛矢長槍以束絲爲楯及舶沈其絲數千把浮於海濱拾集而爲堆官有旨賜馬修理其蠻客器財在陸者皆籍沒納之官官吏長谷川氏上言擇無罪之蠻人載諸小舶而遣之庶幾阿媽港之不塞而來歲之入又依舊也官聽其言矣方今吾商客通外夷者殆二十國自有吾邦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且盛也昔唐帝思海南市舶之利楊範臣一言格君心之非開元之

二事最有感矣谷行五里許出于武州之合度過神奈川歷品川以入于江戸己酉拜　幕下侍十有五日侍讀黃石兵法書及漢書張良列傳與高祖所與項籍所亡者六日又將讀大學未果越閏四月癸亥朔步自江戸則至于藤澤越四日丙寅歸于駿府

按慶長十年　先生初拜　東照大神君於京師二條城此年應　召赴駿府蒙命到江戸拜　台德院殿而歸侍駿府

長崎逸事　慶長十五年作

余去歲秋赴駿府孟冬澄弟往長崎長崎者番舶所湊賈客所集而一都會也可不謂吾邦之神應港乎五六十年前蠻舶初來或黑舶一二隻或白舶一二隻有每歲來焉有間一二歲來焉來已六七月去以十月若明年二月是其番風之恒也其徒以事天爲法謂之耶穌號天主爲陡斯其書旁行革編爲帙緣業生死爲教疑是回回祖國之種族歟屢勸吾民俗愚而好恠者便於市利者多奉其法誠可憎哉遂末者由之貨殖頃年官置吏以監察之征賦之法辜榷之利將大行也諸客患之仲冬余旋洛而得澄弟消息聞其無它喜而不寢荊樹風吹棣棠春好骨肉之恩手足之愛誠不可揜也先是四三歲余効蚩蚩之民貿易於彼因思其曾所經歷路遠且倐乘霧而輕櫓數聲踰幾山島順風而征帆一片過數州郡若逢怒潮狂瀾則囊無徐長卿奈注船之患何哉既而達於赤目關於是涉海則有盧屋松浦之嶮若其箕伯示崇陽侯爲賦則漂于三韓乎流于蠻貊之邦乎沈於蛇龍鯨鯢之窟乎不可知也行陸則有八町千栗之

以升箱根山山上有湖方二三里許唐人詩山頭水色薄籠煙遠客新愁長慶年我今似之周易有之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我今思之箱根山之東麓有稱塔澤之地有僧不食五穀夏冬唯一葛一衣不沐不浴不髯不爪年三十七常杖鉄杖著鉄屐行嶮岨如走平地書無量壽佛號而有光人多上塔澤者宿者信者往來絡繹如綖我所傳聞蓋如此云或曰狐狸妖魅之爲也人之愚而迷者至於祈病乎石人請事乎鮑祠悲哉夫江淮淫祠壞于狄公石佛光明滅於程子今塔澤不遇如此之人其幸乎亦不幸乎此日寓于相州之小田原丁未過小礒大礒大礒有石俗名都羅石曾我助成有妾名都羅此其遺蹤也助成血氣之勇士耳況又其淫乎傳曰宴安酖毒也不可懷也歷平塚亂相模川自藤澤而往鎌倉鎌倉有七道焉

我之馬奚醉而失道問田父田父指曰左左乃得道未時入鎌倉望寺院則悲浮屠之賊君惑民見大佛而嘆泉布之不能流行六朝之時有鑿錢以鑄佛者資治通鑑綱目書鑄大像不免朱子之筆誅其餘古蹟甚多谷谷不可勝計也雖累日而不可盡見矣以我觀鎌倉則四塞之地而天府之所也自平高時遡于時政執通國兵馬之權歷一百五六十年所勢力如彼其大也城郭如彼其堅也行乎國政如彼其專也年歲如彼其久也而源義貞一旦卒輕黠烏合之衆轉而攻之戰則克當則破竟鎌倉焦土高時赤族然則在德不在險爲人之上者其可不鑒乎戊申出鎌倉自谷至谷而見農父入泥牽水手指牛馬足蹈蛭蟥除草芟莠以治田易畝而養其苗於是乎稼穡之艱難亦可以見焉堯典敬授民時良有以哉我於治田養鹽之

主告我曰去歲地震水漲湯湯溺人家殺牛馬急走登山者得不死而已故今夜恐懼如此我亦不眠而杞國天墜之事可以笑乎浯州達舍之言宜以思矣頃之人定水亦果不至已已渡今切到前坂過濱松越天龍河河深而急峻往來人多爭乘船舟中之人馬如盛見池田望湯谷之塔湯谷倡女也平宗盛嬖之竟至於身爲天下僇古今色之於國家危哉是日也及于見附而暮矣庚午過山石庄經懸河上佐夜之中山又下而自金谷涉大井河河深廣且多石而無橋幷舟暨筏於是募雇知瀨者令其執我馬之轡既已而曰淺則揭深則厲行于駿州之島田而至藤枝以憩辛未出於岡部超宇都山山中蔦楓古有今無在玉者古之歌人也而今安在哉懷舊之感慨於物於人不能不起亦人之常情耳過丸子及藁科度阿部川日之禺中至于府中甲戌　青油幕入府夏四月癸巳朔越甲辰入田中距府五里越若翌日乙巳我發府到江尻見三保之松越清見之關過由比則見人運潮掃鹵又篝之釜中而搬柴燃火而後以爲鹽其艱難可知宜乎其爲食肴之將也知其味者亦不可不知其艱經蒲原絕富士河河流急於天龍人馬涉者俱若辟易僉曰不膚撓不目逃者鮮矣州名駿河者蓋因此河得其名乎今日所經歷乃所謂多子之浦也富士山之陰也古今志倭歌者吟詠不少就中山部明人獨拔其尤者歟對此境諷此歌則景致風味不可勝言也茲夕次于吉原丙午過浮島原歷沼津此所謂車返也乍思昔鄖國之不入於勝母我父母在京師而我奚其遠遊哉嗚呼官事毋盬勉哉然忠孝豈二也哉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濟黃瀨河跨豆州之三島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二

記事中

東行日錄　慶長十二年作

丁未春三月甲子朔步自家而見鴨川橋於是乎不能不思夫子題柱之言然此心毫釐差則千里繆故孟子分舜蹠以善與利是已於是乎作橋銘於乎橋乎名利之路乎因以警之至于江州之大津泛湖舟中値雨水光山色濛濛雨脚風力陣陣過草津是夕宿于石邊翌日乙丑經水口及土山而日已亭午超勢州之鈴鹿坂以歷關到于龜山而休此夕龜山刺史使使問我且有桂玉之贈丙寅朝赴刺史之招因以馹送我于桑名丁卯沿于海達于尾州之熱田而拜廟廟者景行帝之子日本武尊之神也因想昔年皇子東征之日西夷怨耶非耶書曰湯初征自葛敵國不相征也世之傳者或以此廟爲蓬萊宮以此神爲楊貴妃之靈蓋流俗之妄乎而小野道風書門額曰春叩門者方士來叩此宮門也宮初名太眞殿後改今名其額今猶在云非也明宋濂日東曲所謂國有楊貴妃祠蓋承此訛也過鳴海斥逾池鯉鮒越參州之鷺坂而息於岡崎戊辰歷藤川踰赤坂出小境及吉田經大巖而至于遠州之白洲下以歇此所南海之濱也邑中夜驚恐大波蕩溺人家馬鳴犬吠舍

祝禮以奏舞樂于便殿賜飲食于老臣及近習輩時大僧正天海應召拜謁焉樂訖纏頭者不可勝數也且夫是日也　姫君降誕之辰當踰月也與唐帝初產日有鶴飛舞亦可并按焉慶之又慶不幸甚乎頃　幕下有不豫色漸就平安　神今快賚眉壽則萬氣之慶與鶴筭齊永久太平之瑞與天地同無疆也惟　神之賜也祝而有餘

本朝昔大倭姫以鶴所含而墜之稻穗奉天照大神而得豐年號伊勢大年宮又祭日本武尊時有白鳥飛過其所到建祠白鳥謂鶴也且鶴岳者八幡大神之所棲止也皆是非所謂神仙之騏驥乎逮于延喜御宇勅禮部省掌賀瑞之事瑞有上中下以此鳥爲上瑞以今觀之則其德之盛大其孝之深厚高踰古昔不翅萬萬而已嗚呼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謹應　台命恭崇靈威仰頌上德伏抒下情云爾

靈神如在勢巍然勝地營宮初夏天雙鶴繞壇珠
樹影從今新綠幾千年

寬永萬年之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光房大僧正天海來拜且言頃者奉崇
東照大權現于江州坂本之宮奏行法會請
宣命使幷著座官人事已而來云爾今日森內記
出拜謝以其父沒襲封作州故也三日兼遐公復
入府言談移刻而退死夕有　旨任鷹司內府於
右府四日尾紀兩亞相入府共賜暇今日新賜松
平陸奧守于江州內采地五千石爲辯在洛雜事
故也五日　台駕發洛陽赴江戶

城內神廟靈鶴記　幷詩

寬永丁丑之春改作江城殿舍時相營中攸築
東照大權現廟基小笠原右近大夫忠政奉
鈞命而監焉所謂宗廟爲先之禮肅如也胥議廟
可南面幕下謂東南共可則宜應　神號而東
面但隨　神意其唯鬮乎三月十七日使佐久間
將監實勝告權僧正忠尊實勝乃齋而往忠尊拜
靈前占鬮之請言東一南二探得一至于再至于
三皆然更書東南字于片紙括爲二丸探開得東
字也人皆益信　鈞命之能稱　神旨昭昭矣與
賴朝之取鬮定地遷鶴岳于小林蓋其揆同其德
厚者乎孟夏朔己亥郭內所馴養之鶴兩隻相率
來守者隨追而返之少焉有雙鶴自空舞下規翔
矩步見者拱向人皆奇之旣而指東而飛惟夫鶴
者羽族之靈長神仙之騏驥也千齡之遐筭萬里
之風雲指蓬壺而翮翰匝日域以廻翔聖人在位
則翔集于甸昔黃帝會衆神而鶴舞其右故曰聲
聞于天可謂祥瑞矣加之此鳥也漢宣帝祀世宗
廟集于庭章帝柴望岱宗來翔壇上皆是感其孝
敬之所使然也事已達於　台聽甚動喜色越癸
卯豫所擇定廟壇督繩而祀后土之吉辰也因表

互爭長吏是行也兩詞相備以聞甲失於遲怠乙失於濫訴故命黜兩院不許相爲長吏十六日賜封國食邑采地之印章于諸侯群士殆及七十章其餘忘郡縣鄉邑名者不在今數中以期他日焉十八日西州諸侯多賜暇及祿有差逮晩　幕下出城其從者不多人皆以爲巡覽郭外然直赴北野却過祇園到清水寺而還洛邊之形勢皆入于台覽二十日寄增采地二百石于圓滿院二百石于實相院共雖爲三井之名室而職田甚少故也二十有二日召飛鳥井氏難波氏催遊庭之興以蹴鞠焉留洛之侯伯士大夫伺候縱觀之二十有三日召攝政前左府藤原兼遐兼遐來前聞　命而退明日又來謁對話良久而罷人罕知焉二十有五日寄　台駕于淀城於是乘樓船順流而下山色水聲如有喜氣船者自南紀所獻也其粧飾雖古之青雀黃龍未曾有如是之盡美也已而達于大坂城留後者皆出拜迓翌日賜守者祿各有差有旨免大坂管內人家之年稅及屋宅沽價之征又免泉堺幷平城人家之年稅人皆大悅服逮晩　幕下出周覽郭邊二十有七日　皇太后使者來奉問起居今日　御覽官馬乃出城巡築山而還二十有八日　台駕發大坂城到橋本泛輕舸過長岡經勝龍寺而上京晡時入二條城二十有九日尾紀兩亞相水戸黃門及留洛諸侯來謁是日也兼遐公又參謁久之罷逮夜有旨授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堀田加賀守從四位八月甲申朔早入朝謁于　天顏又詣于　仙洞乃覲　皇太后告暇以東歸日在近故也亭午還二條少焉大雨乍晴於是乎　詔使　院使來賀朔此時近侍卿相雲客皆進賀諸侯亦然二日南

召攝籙槐門龍樓鳳池相將八座七辨大夫士群官人幷法親王高貴之僧綱等大饗之洎自諸侯至衆士亦豫焉竟日有散樂俳優令見之座闌復賜酒食此間日者頒與絺綌單衣及白銀于衆人各有差皆依例有豐而無儉不知幾千萬也二十有三日賜白銀十有二萬枚于洛中若是之巨惠振古未之聞也人皆甚悅雖大明無私而不能照陰處雖時雨同天而不克沾庇蔭是夫天地猶有所憾而况於人乎今此恩賜所及匹夫匹婦莫不普蒙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是之謂乎閏七月乙卯朔越三日新增采地七千石被寄
仙洞添舊共一萬斛也厥明四日　幕下依召詣于　仙洞　御覽蹴鞠還枉　台駕于九條前博陸及子右大將之第特賜祿各有差比入二條城白雨降霰今日之從者無一人濡衣裳者設雖使令風雨未有如斯之應也世皆感之六日賜雲州隱州于京極若狹守賜若州與敦賀于酒井讃岐守八日二條左府康道公之子以通日欲初冠故賜　御諱字因名曰光平先是左府頻請求之故今有此仰也用　大權現初嘗賜左府以　御諱字之先例也考之于前則有宗尊親王之賜平時宗稽之於後則有義滿之授滿基義持之授持基以今而視之郁郁乎文哉可謂盛事九日琉球人來貢　幕下出前殿有　英覽由隅州黃門之款請也黃門同出拜謁焉十日藤原光平卿來拜謝此時左府亦共有禮拜十三日九條前博陸及其季子家基來拜謝比年有前博陸之愬訴屢乞使續松殿乃者許之起旣絕之家立久廢之迹故號曰松殿然其備攝政家之員則未見許焉十四日督責聖護院照高院停園城寺長吏先是兩院

其謙遜而垂拱殊絕勝豈啻萬萬倍而已乎哉眞是非世俗之所知也豈庸庸之所可議哉有識者多之十有八日天朗氣淸惠風和暢　詔使夙興來邀　御轅旣駕行粧濟濟多士如林前騎後騎殆二十輩左右步行之士二百餘人其次第儀式如例然自古行伍之壯盛若今日能周備而佳麗未之有也自二條城至于　禁裏只聞警蹕而不聞武卒前呵之聲雖從者如雲而不見失容蹉跌之形雖豫戒街衢而不有一夫爭怒之氣自非平日敎法克定則何至于此哉無貴賤無長少無緇素無男女盈道左伏拜仰之如日望之如天旣比及　禁門近侍卿相雲客奉迎之尾州紀州兩亞相水戶黃門暨奥州加州隅州三黃門越前參議越後羽林長州肥州羽林幷群拾遺等以下凡有官位者皆蹲踞以謁爰停　御轅日野亞相進鉤簾飛鳥井黃門跪取沓井伊氏持雄劍吉良氏持寶刀共以從焉其及門內諸高官貴介搢紳下階奉迎之　幕下昇殿謁　龍顏天威違顏咫尺奏進幣物若干天上雲間高而遠矣人間風日不到之處豈易測哉喜氣津津歡聲洋洋其祝規如例於是乎入蓬萊洞則侍御臣延玉椿之筭而姑射之山不改其色謁長秋宮則　群公主連瓊樹之枝而坤樞之星猶增其耀壽觴事已祝慶禮畢委蛇而退及晚還于二條城其從者供給如初是日也列國之達官貴勝悉捧聘物拜　宸儀復拜仙顏兼獻于　皇太后是亦由　幕下敬　朝廷守國家之餘波所廣覃故也十九日諸侯伯子男卿大夫士皆來獻拜趨賀疇昔之入朝也薄暮雨沛然洪範所謂風雨時若其斯之謂乎天意之所歸可知而已匪直也事眞天授也二十有一日

日入洛風伯拂塵雨師淸道先驅後乘連日夾路數百里不絶然能整齊而竟無嘩自匪號令能聽則何其至于斯哉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是之謂乎五等之有爵者先行拜謁于洛陽者進退跼蹐惟愼雖古帝王巡狩時皆會于岳之禮不能過之也既而在二條城厥明　詔使　院使共來賀依例所近侍之月卿雲客亦奉謁翌日　詔使　院使復來聘禮　皇太后亦有贈進焉攝政三台親王槐棘華族名家卿大夫諸司百寮悉皆拜焉法親王貴僧高僧凡有綱位者同來拜是日也諸侯搴士亦以次序而拜趨洛陽繁華人皆改觀在官者在家者編戶者在市者在江湖者在山野者皆欣欣然有喜色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可以觀焉十有六日畿內名山古刹僧侶諸社靈神凡有封戶者有神職者皆來拜於是有　命涓吉以是月

十有八日當入朝堂上堂下聞之無不竟望於是士林之中麾下之際或任拾遺或授位階者夥矣當是之時廣內有旨　幕下可太政大臣辭不從　詔使　院使再三慫慂之固辭竟不肯議者謂　大權現　台德院殿俱任相國今又被任則其官之相稱也三代之芳聲傳于後世不亦美乎不然以外戚故任之以權威故進之古來有之無取焉以　皇祖　皇考之達尊登此官則德爵齒之相應而相稱也今若應　詔輙就則闕之官奈　皇祖　皇考之盛德何哉且今若從　詔許而後它人亦有攀龍附鳳之志則可之乎不可之乎可則驕不可則慍不若不從焉本爲天下之元帥早任一上能掌四海豈有他求哉以此故確乎不肯聽焉雖有竹林院洞院兩丞相之擅美于前代其何以及此禮讓之實乎與其昇進就職不是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事上

寛永甲戌御入洛記 奉台命撰

夫有草創之君而後取天下有守成之主而後治天下是所以撥亂反正永保邦家也故雖周武之克殷而不有成王周公之政則不能致太平雖漢祖之破秦楚而不有文帝景帝之勤則不能持長久雖武德之亡隋而不有太宗之洪業則不能爲貞觀之治故草創爲難守成不易恭惟
東照大權現始平其不道征其不王而領扶桑文武相總寛猛兼濟諸侯畏之兆民戴之擧世皆所知也

台德院殿繼守文之緒重熙累洽常勤政事正者愈正安者益安降霈澤于一天重家運於九鼎圖國之人莫不瞻仰而欽奉焉方今
幕下大君膺三葉之丕圖起萬年之大功賞罰明而人皆勸法令正而衆悉悅列國侯伯無不心服六合臣民無不得處雖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惟文惟武左之右之有其具則易其備可謂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矣蓋是其生知之所使然乎高山不可度也深淵不可測也巍巍蕩蕩何易言哉守成之德於是爲盛今茲寛永十有一年夏六月二十日乙亥擧玉趾于江戸城七月乙酉朔越十有一

於四時山之靜於萬古譬諸萬物備于我也易曰
介于石不可動也不可轉也豈唯廣長清淨云乎
哉誰對此不快笑哉或人有一拳石名曰春山請
余爲之文屢求弗措於是不得已而强笑信筆云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終

月涼不可過焉謝氏有言雪山峙于西域亦復蓬婆之謂乎若夫論其重則巨靈不能撞夸娥不能移項羽不能拔也論其輕則置之几案間恣之含雪牀之納涼龍山之入閫也唯一拳也且奇且慰焉知山也石也依人不爲輕重歟雖然輕未必輕重未必重要須使其心堅如石潔如雪則可以脩身可以事君可以接友是所以重也不可不勸焉石者山體也是最重者也指石而曰山可也庶乎蓬婆之堅久而益重也於是乎以規祝之

筑波石記　明暦元年作

木原氏有一奇石其形象似筑波山故號焉屢請予爲之記夫筑波之爲名山也載諸風土記詠於倭歌見于神祇式人人莫不稱之古人所謂惠茂筑波山之陰是美玉澤廣而不竭也方今置之壁間則對孱顏于咫尺峙雲根於膚寸瞻巉岩于拳區擁英靈于掌握於是不企跬步不到常山坐與翠微同几連牀無一簣之勞有九仞之功若夫聞此山名者或知其理成其功則嵐光所染露滴所潤清陰碩茂彼此相宜豈啻玩好而已哉我邦先輩有呼筑波爲竺山者然則號此石爲竺山亦可也乎

春山石記

溪聲廣長舌是雪消漲于淵口乎聞而莞爾山色清淨身是孱顏之無垢界乎見而軒渠所謂春山如笑也想夫其餘凡在山者嵐來而竹篁笑雲霞噴而岫口笑雨露潤而草木笑嘲松風嘯蘿月弄鳴禽掬瀑布探巖穴攀洞天縮福地麀鹿麌々伐木丁丁之類皆是山之氣象物色也惟夫春之貫

百世而不可泐則陰鏗所謂苔駮錦文疏者乎何其專美於雪花之光而已哉雪其有時消融此石竟不可磷也握西域雪山于一掬瞻南山石巖于寸內欲問在五既去矣欲問石則不魏榆憑誰使百鹿訪西巴耶

宇都山石記 明曆元年作

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栢蔦之寄生于松也久矣且聞楓脂松脂共入地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之堅久者可以類于石況有古松變爲康干石乎蔦之附松松與楓共爲琥珀琥珀之似石石之秀于康干也由來即是松則蔦亦同從而可以化然則蔦楓之於石非無所據殿中監松平氏源君得此石于駿州宇都山麓故號曰宇都山石擡孱顏于一握圜山腰于細帶移雲影于膚寸見洞天于尺五可謂屋裏之山席上之珍也誰不幽賞哉昔在五羽林過此山也蔦楓繁茂因發歌詠是後世之美談也嗚呼其人雖往此石與彼山永留而傳于不朽不知蔦楓之化爲石歟山之縮地來而爲石歟楓蔦與山石果有分此之謂怪石指山之草木而曰山可乎不可乎蓋是宇都山石之得名以此乎庶幾方寸不可轉則豈是磊磊碌碌之一塊乎哉君屢請余爲之記至于再三不得已以書焉

蓬婆石記 明曆元年作

廣澤氏有一拳石其狀瓌奇可以愛玩以其白處如雪故號曰蓬婆石蓋取諸杜老所云蓬婆雪外城也西嶺千秋雪亦謂此也夫山以石爲輕重石以雪爲輕重雪消而山輕雪積而山重今此戴雪于四時則其重爲如何哉雖龍山千里風陰山六

而可不畏其折腐乎彼木也此石也其堅久雖神仙不可及也可以祝矣古人曰不動如山惟夫山者石之高也庶幾其壽堅久其心不動也他日茅山道士寄書則須以此而答之君請之記不得已而涉筆　甲午冬十一月下浣

黑髮石記　阿部播磨守正能求之

此一拳石自黑髮山麓採得而來故名焉或曰漢武帝得異石以拭髮白者忽黑豈啻取山名而已哉昔盤古王毛髮化爲草木夫以苔爲石髮以石爲雲根則石之有根株豈非彼毛髮乎況此石黑如玄髮鬒髮如雲者乎化工之妙其如此乎子思於山曰一拳石眉山翁於青山曰一髮髮之於山自古有之可不謂奇石乎於是一髮爲重千鈞爲輕一拳爲大泰山爲小惟夫心之謂乎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因謂之黑髮石記

麑斑石記　同人求之

本朝在五羽林詠富士山殘雪比之鹿子斑倭歌家稱爲絕唱此石亦然古人云山體曰石論其形則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且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似馬者曰馬當似猨者曰獅子似狼者曰狼踞吾聞舒州舒城縣東南鹿起山者昔有鹿自山出故號焉又聞漢武帝於華山獲駿鹿仙人衞叔卿乘虛駕白鹿入華山且泰山童子乘白鹿襄陽有鹿門山廬山有白鹿洞首陽有白鹿來馴焉此等之類鹿之在山固有之矣今號山體之石爲麑斑固當若夫就物色言之五色可以補天乎炳斑不可中熊渠李廣之彀也麑斑芬郁膚寸之雲可以出自岫乎自今以降

在几上也在盆裏也在床間也不借巨掌而擘華山於此又割左股而戴蓬島於此何論其小大怪其髣髴乎或曰天有酒星墜地爲石若使淵明醉而臥焉則菊盈其把惟夫眞醉乎抑醒乎問菊菊不語問石石不言唯取其介而嗅其香而已彼之不辱其祖不忘其君亦確乎可以尙矣豈唯玩好之物哉而今四品源乘壽請爲之記不克峻拒以塞其需

爐峯石記　正保四年作　淡路守脇坂安元求之

有異石之可以爲奇玩者號之曰爐峯蓋峯之最高有雪四時不消將使樂天撥簾看之泉凌紫煙而流爲瀑將使李白題詩望之其名石也固當可以銷炎蒸可以滌塵埃一派濺沫洗徐凝之詩千仞料峭添歐陽之高誰別遠公之月而又執熱近賛公乎誰以谿邊之虎而認灞橋之驢乎誰指董僊之杏而探姑射之梅乎惟夫境之佳也山之高也年之久也景之多也舉在一掬矣其爲奇翫宜哉置之座右可以崇瞻而不可以塊視也若夫陳帝之封三品乃玩物喪志也可不思乎

丁亥仲中澣日

三茅石記　承應三年作

伊達藤君宗利蓄一奇石置之明窗淨几前不縮地而見三峯於咫尺以石有三尖故也昔茅盈兄弟三人登仙號其所曰茅山所謂三茅君是也軀壽堅久曰仙此石之堅久豈啻仙者而已哉君請名于余於是揭號曰三茅石宋蘇老泉木假山有三峯其中峯高峻似臨視左右二峯二峯屹然不阿附焉老泉愛之敬之感之而幸其不折不腐也

洲龍㟨今焉在哉唯在此石而已嗚呼同出而異流是一本萬殊之理也可以玩賞之於是乎書

丙申孟冬中浣

右二記松平式部大輔忠次求之

雲山石記 寛永十五年作

吉田機庵携一奇石來曰此號雲山石願記其事屢請不已吾聞太山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于天下故古人呼石爲雲根良有以哉此石雖小有太山巖巖之壯觀其奇態秀麗不易言也夫太山者五岳之宗也故曰岱宗有事而旅之旱而雩而禱之則無不應也民望其潤澤久矣今見之于几案之間則此石大而太山爲小莊子所謂秋毫太山之譬不爲虛誕機庵以扁鵲入咸陽之術見稱于世故世之小兒不能無恙者皆寬望焉其救之治之如油然之雲沛然之雨乎可不勸乎或曰機庵雖治人之膏肓不能治此石之膏肓者何哉曰善以爲寶仁以爲寶其所以活人者善巧也仁術也其遺愛之所及石者餘力之玩也又何傷乎若自我而見之山者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物既如此理亦宜然此石雖小可以喩大嗚呼能興雲雨而施其澤不讓土壤以成其高唯此石乎寶玩其可也

菊石記

夫地之有石也猶如天之有星也故星隕而爲石傳所謂礩然而實者也物之變化何疑乎詩人墨客詠菊花者譬諸星者多然則比者菊也化者石也以菊名石固當其徑徑之不可轉也芬芬之不可掩也明明之不可欲也皆備於一拳一拳之小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十

記六

西山石記　正保四年作

夫山者一拳石之大也名石爲西山者以形似也況其爽氣入衿袖乎瀑之垂紳雲之曳衣於是乎在焉而石不可轉也心不可轉也瀑動而心不動雲變而心不變謂之介于石歟以此心而率人誰其不從故兵法有言決積水于千仞豈非瀑布形乎轉圓石于千仞豈非一拳勢乎古云山西出將是取譬也山東與東山自昔兼稱則山西西山豈亦二哉若嚮使許歷見之先據而勝者不曰北山而曰西山而已猶尙推而廣之王用亨于西山小大雖異其理一也庶幾懲遡之遂書

分水嶺記　明曆二年作

有一異石其形小而有岩岩之勢水涌出自絕巓墊處分爲二流如拕大帶如垂布帛居于盆中以爲壁間之奇峯其珍玩之餘號曰分水嶺考諸元積白居易之所諷咏取其名而不取其義也昔李白登鳳凰臺吟其所眺曰二水中分白鷺州今此二支者兩行白鷺翔下而爲洲乎蘇軾在潄玉亭題其所勝曰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又此二派者千尺兩龍飛躍而爲瀑乎元白李蘇既往矣鷺

二太守之請不克峻拒凡名于一藝者無不庸者所以勸人也今賜紫調緒亦是耶永授之兒孫以爲至寶可以傳家而襲紫其榻榻鏜鏜紫韻紫響相叶律呂之調可不思乎勉哉

慶安元年四月日光山　東照宮三十三回齋會時正重有此恩榮其事詳在彼私記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九終

門云者我徒之嘉稱也雖拜賜之辱奈冥譴何哉可畏也不若辭退之乃訴陳于備中守時劒客柳生氏聞之達於 台聽時有旨名于一藝者欲避此號不爲無謙而可有冥助不可有冥譴唯須俛稱焉重次愈恐悦焉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賜暇還鄕豫請仲春値南都春日社前舞樂（俗曰薪能）擊紫調太皷便被許之寺家社家幷中坊等胥議令金春太夫八郎於神前舞三輪金剛太夫於興福寺南大門舞泉郎猩猩亂重次於此三番共援其桴鼚鞈曲節鏘鏘諧諧一鼓聲高衆樂停者歟聞者惜其闋不知厭焉中坊錄其番序馳驛告事于備中守遂以聞焉頗協其旨且夫紫調爲上青調次之或有所望請所攀援而後幸被允許者蓋有之乎重次未曾有所期然至于如是則其名不虛而傳於後昆也重次屢來求我記其事而弗已其在駿府事吾亦嘗所仄聞也其餘事則自云人皆所知也奚疑哉遂書以遺焉

此記因脇坂淡路守安元爲重次懇求之故不得默而作

大藏正重巨皷記　慶安三年作

古之所貴朱紫其次綠邑黃綬所賜功臣達官有差至李唐賜紫浮屠道士等比比不絕而不甚多以其貴色也故聽許者莫不榮焉夫金有紫磨繡有紫烟巾有紫綸簫有紫玉之類所嘉稱不可枚擧也然不預命賜則未足以爲榮大藏正重及子正幸以巨皷藝鳴於世由是 大樹幕下賜紫調緖于正重誠是其家之榮何以過之哉太田備中太守源資宗久世大和太守源廣之示一卷謂余曰此乃彼所私記而其事不虛懇求書一語余依

觀世重次太皷記

秦氏之舞曲權輿于河勝而後世已久矣就中其名鳴於世者大和國秦氏信所謂圓滿井金春禪竹是也其子氏元宗印子元安禪鳳子喜照宗隨子八郎喜勝及蓮子安照禪曲子氏勝精本子重勝宗竹子盛勝自禪竹至今爲九世及蓮弟彌七郎喜家號道壽學太皷于金春權頭喜家子又右衛門重家號宗可既傳其技兼習太皷于國廣國廣號宗伯所謂觀世與左衛門似我是也重家遂改權頭流爲似我流其子左吉重次幼習此藝被稱于世慶長十九年重次歲纔二十來在駿府八月二十日本多上野介正純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奉鈞命令重次改金春座爲觀世座以敏于其術故也時金春大夫在大坂拜此奉書獻其返狀即有旨昇觀世大夫忠親以爲後劵欲不使重次復舊座也正純喚忠親及結埼座之老者述命令重次稱觀世號也似我有一子曰與五郎善擊太皷殁於筑紫而似我亦物故遺言以其家秘譜寄觀世大夫宗節令無紛失宗節妹與宗可母爲親戚故忠親以彼秘譜悉皆授重次片紙無所遺漏寛永十七年仲冬二十九日於江戸營中有饗宴舞樂時近臣奉旨曰聞往歲於駿府嘗以重次弱年時既有仰後日可爲巧手其言於今有信且僉云似我以來之良手也賞之須許紫調從四位阿部對馬守自御簾內持紫緒出授太田備中守資宗共登舞臺召重次而對馬守述恩許之旨資宗居之於金泥扇以昇之重次拜戴而退既而對馬守重諭台命曰觀世與左衛門者昔年之佳名也自今以後重次亦宜稱此名重次伏拜感謝時重次歲四十六翌日思想觀世與左衛

古銅花缾記 并詩 板倉周防守重宗求之

慶安三年仲夏羽林源重宗侍于江府時有台命使日下部作十郎就重宗第賜古銅花瓶瓶者中華之物自舶上來乃納於官庫儉於鄙銀堅於萊石寶是佳珍也昔李大亮者唐之名臣也有獻善言于太宗皇帝皇帝甚褒之賜一胡缾訂之千金是古今之美談也與此所賜可無以異乎今應其求以記焉副以一小絶云

冶工曾鑄成珍重古銅瓶一滴清無垢百花挿有榮

繁雪肩衝記 并詩 同人求之

慶安三年仲冬晦日四品羽林源重宗告暇時被召入江城之便殿俗曰二丸賜飲食芳茗既而出 御前床間有瓶花是 御手自所挿也京洛之事有受其旨時若狹羽林源忠勝佐倉拾遺紀正盛河越拾遺源信綱四品阿部忠秋四品阿部重次皆陪侍焉方盃居碾茶小壺俗曰肩衝以賜重宗重宗伏拜頂戴之 鈞命之辱恐悅屏營難耐奉謝此小壺者俗稱泉南好事者紹鷗弟子繁雪所携持也故號繁雪肩衝擧世所玩雖隋珠趙璧不能過之價直三千世界今又見之乎頃年爲 御府之物已久矣今以賜之所謂珍玩以悅其心者乎人皆莫不歆羨其爲家珍而以傳後昆庶幾爲君有禮爲臣有忠之效驗不亦益美乎且添以一絶而祝之寓其名于句中云爾

碾茗名壺價豈量一拳寶玩是家藏永年不在陶甄外四序花繁雪亦香

一身而言之形體者林也事物者衆禽也方寸之昭昭靈靈也事事物物皆來嚮而聽其命與來禽之義幷按亦可也耶若就家國而言之方內者林也僚屬士庶者衆禽也君長之所撫慰也僚屬士庶皆懷其化而來歸之是亦來禽之義乎夫理之明明也千緒萬端皆莫不歸屬於此故推之四海施及天下來禽之義莫不在焉雖然林檎之能來衆禽者唯以一時之味而已當其爛壞凋零也何得勞咬咬戛戛磔磔嚶嚶之觜乎如此則既來者早去欲來者不來豈是近悅遠來之政哉唯國君州牧誠信以治己仁慈以莅下則人民心服魯恭馴雉之化丈人屋上之鳥可覩乎今乎若不然則林檎一時之味能來衆禽之不若也邦內何治乎黎庶何懷乎嗚呼治國齊家之術不可不愼也且今此一小壺掬會坑之春盛顧渚之芽口含千秋之雪味挹三危之露文林之枝永永繁茂傳以到不朽者也何其園林之中開落生熟之比也哉可謂無價矣若廼春朝之罌花夏晝之冷篁秋夕之紅楓冬夜之爐火加之退公之暇也筵賓之日也以論又新之水品以薦玉川之風腋於是滌煩之效宣滯之功豈他求哉況其恩賜之辱乎太守之珍翫不亦宜乎太守徵記於余余不克堅拒因書以塞其所請聊假來禽之說而寓筆端之微意而已

假道於白州刺史添以五言排律六韻亦是依其請云

茶寮不惹埃爐底撥麟灰陶鑄文林菓屑霏瑞草魁杪中蒼璧影掌上綠瓷盃漱石分涇渭吞雲納蕩台水甘知萬苦釜沸轟千雷汲月灌花處主賓共快哉

源公專嗜茗荈之術深耽詮藷之興定其品味聚其器具被任用于時也盛矣哉爾後行商估客來往中土衒鬻茶具以傳布闔國遂至使茶器之價數十金百金及千金萬金捐百千財于一茶壺恬而不怪安而不顧茶壺之任用至是極矣九鬼文林亦礪茶小壺之一也是九鬼隅牧之所獻前大相國而　幕下大君之所賜四品拾遺加州太守而太守之所感戴寶藏之家珍也其形與文林相似也故取其所出與其所似以名之曰九鬼文林焉凡物有如此者多矣所謂劍之干將酒之杜康草之寄奴菜之元修樂器之阮咸皆非以其所出而名之乎芙蓉之峯桃花之馬蓮葉之盃菱花之鏡皆非以其所似而名之乎然則曰九鬼曰文林其名之也不信然哉且聞礪茶壺之稱也或其形模之相似者則有假草木品物之名以呼焉者

或其陶土之凸起者凹陷者上下豐鋭者面背厚薄者則有用俗語以呼焉者是茶人之所務知也余何贅焉抑文林菓林檎也我聞此菓生渤海間其樹從河中浮來有文林郎者拾得種之因以為名或曰南人呼之為榅桲或曰唐高宗時紀王謹得五色林檎似朱柰以貢帝大悦授謹位為文林郎故世呼林檎為文林郎菓且其實佳美也榅桲徵大而狀醜關輔乃有江南甚希據此則林檎是文林郎非榅桲矣夫林檎菓中之逸品也讀義之之帖則知囊盛之為佳見梵志之生則覺樹癭之有怪淩禪家之井底則記方外之活法吟眞觀之作蘇邁之句則添風雅之思其品形氣味等散在于群書余又何贅焉林檎一名來禽何以謂之來禽乎此菓味甘能來衆禽於林故有林禽來禽之名檎禽通用而已嗚呼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若就

而出苟非其時則不見豈唯禽獸而已哉伊摯若無成湯之聘則莘野之耕夫也傳說不入武丁之夢則版築之胥靡也文王不獵渭濱則何見牧野之鷹揚哉昭烈無顧草廬則豈起南陽之臥龍哉是古人頌聖主得賢臣之意不在茲乎抑此器埋在地中不知幾歲月也猶如賢者之韜光晦迹所謂無道則隱者歟忽逢清時而出爲鴻寶猶如賢者被登庸而立朝堂所謂有道則見者歟方今拾遺升此於茶寮之上招賓會友則包壑源之春煎康谷之水起碧玉之素濤於甌中來北焙之風烟於天上可以破悶可以搜腸可以適情可以知味也陸羽之經所未載盧仝之歌所未唱丁蔡之所未籠加歐陽之所未鬪戰者悉擧在茶寮之中其餘茶器皆擇明舶之所載來而聚我國之所造製以隷屬於此矣於是推而譬之在文事則如宰相之率百僚比武事則似元帥之麾三軍者乎一壺之於諸器亦類也庶幾其擧賢選衆輔上補闕如茶寮之聚良器焉然則龍門之袂登瀛之士豈外尋哉傳曰唯善以爲寶可不思乎遂應其欵請以爲之記

楮國有餘地贅以七言排律六韻亦是依其請云

價於奇物本來無磑雪霏霏滿小壺握翫一拳眞寶器陶甄百世古形模醫王滴瀉藥中露文佛繫傳衣裏珠唯有壑源能納貢復敎日注早爲奴猶看衆口賞香味却笑四休甘淡麤歲歲焙風春不盡烏銀吹颺熾紅爐

九鬼文林記 并詩　正保三年作

本朝碾茶壺之有名者文林居其一焉近世慈照

用之而已大有秀出自士林而復與陸盧丁蔡之徒以之鬪茶則後玄武是其軍法象星辰也三陳在其中舍環龜是其屯營居高陽也九地在其中人皆欣賞則是其人事相和樂也號令在其中於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具備活水以灌活火以攻湯社以會鎗旗以試則茗戰必克且推類而知之尤所庶幾也不可不思焉然則其名雖寓莊子之言其實以此奇玩爲茶寮之席珍不亦可乎若夫鼇背之蓬壺乃是方外之談也今無取焉

芝肩衝記　幷詩　正保三年作

鄕談所謂肩衝者碾茶壺也碾茶壺多品或因其陶模或表其事跡以立名號故此冠芝字以別其他也其謂之芝者何地名也芝地在江城郛郭之內初大島氏奉仕于江城其家在芝元和年中改築其宅掘土得一小壺識鑒者曰肩衝也以其奇品絕類而不能私藏之獻　台德院殿大相國頗動喜色乃賜黃金若干以褒賞之遂爲官物號芝肩衝也蓋如蜀錦吳綾宣毫歙硯之名乎四品拾遺加州太守紀公陪侍　大君幕下夙夜不懈寵祿優厚一旦有命辱得賜焉恩賚之榮不易言也如彼賜蒼龍璧頭綱餠者猶以爲盛事況希世之寶而不訾之器乎茶疏曰一壺之茶只堪再巡至三巡意欲盡岕茶牋曰茶壺窰器爲上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斟飮方爲得趣蓋是謂碾茶壺乎雖中華其所貴亦可知焉曾聞荆山之璞汾水之鼎豐城之劍汲家之書皆得之於地中然則此器之出不可佑焉且夫物之隱顯有時乎如蓂莢秀階屈軼生庭雖草木可以觀乎豈唯植物而已哉郊藪之麟阿閣之鳳岐山之鸑鷟皆感時

八亦非無裨貞觀太平之政治乎可謂大唐皷吹遺韻矣今太守之意其所寓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其所慕者不在彼而在此乎且太守所吹與宗室同而其所用心則不同嗚呼不見夫宋人以不龜手之藥世世洴澼絖者乎客買其方說呉王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或爲人賃洗絖爲業或封郡國其善爲藥則一也而其所用大小之異也然則世人所吹尺八則一也其用心之異同又何如耶若其正聲出自方寸餘音發于尺八則太守宜自知之余言何贅哉雖然太守所以請記于余則蓋欲表明太守之所好有不同於尋常濫吹者故也於是乎書

寛永二年秋九月吉辰

靈龜記 寛永十三年作

小堀宗甫叟雅號大有謂余曰我有一礠茶壺形隆然似藏六背號曰靈龜蓋取諸莊子所謂楚王之神龜夫斯靈龜未遇識鑒則似曳尾塗中乎已逢欣賞則似巾笥而藏之廟堂乎撫摩之玩好之則似鑽之焦之而兆焉乎是我所以命名也請爲之記余曰豐城之氣待雷煥而後得良劍爨下之殘須蔡邕而後成焦尾今靈龜之値大有亦此類也歟且蚌剖而珠出璞破而璧生山木伐而寛梁成崑竹截而鳳音出不有敗何以有成不有損何以有益與其晦迹于水石孰若其爲寶器而有益于世與其共凡草同朽于幽處孰若其爲巨材而有成于國家雖然其用焉之間必有分嗚呼時乎命乎故古人歎松明而惜良材良有以哉物皆如此靈龜亦然文仲居之則爲虚器見譏於聖人太卜抱之則爲神物能決其嫌疑其有成有益由人

客吹洞簫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之語也宗空平日雖造若干管然未有過餘音者故秘之年久矣堀丹州太守爲政講武之暇嗜吹尺八宗空於是取餘音以呈焉一日太守請余爲之記余惟夫尺八者其說多端漢人所賦之洞簫唐僧所吹之尺八置而不論按唐呂才善音學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等合於六律六呂太宗甚賞之又按仙人茅介然好吹竹笛名曰尺八是其所由起乎爾來吹者不少舉而爲樂器考之中華之所造則十二管以應十二律而其清濁高下不外于五音至若我邦之形制則合十二律於五音正五音於五孔統五孔於一管一管分五孔而具五音五音分爲十二律然則其異同亦可見矣今太守所好吹者不美唐僧之迹不慕仙人之風非金非石不擊不扣不待琴鼓不假匏土只象洞簫之遺法自發餘音之逸響不亦奇乎春吹之則杏花開梅花落不求鼓笛而忽得悦目之興夏弄之則薰風來林蟬鳴不唱曲謠而猶添賞心之美秋調之則蟋蟀唫鴻雁飛不勞絃誦而益催清怨之感冬操之則雪飄袖氷瀉盤不因歌舞而愈盡凄切之情加之青天之晝素月之夜畫棟雲飛之朝珠簾雨捲之暮憑欄試一弄再弄以至乎三弄則所謂餘音不絕如縷者誰聞而不賞焉雖然是太守之餘事也太守之意不在於餘音而在於爲政也古云八音與政道通故聞律知兵法聽音知勝負是則太守之意也昔周武王問太公以律音可知軍之消息太公答之以五音之要五行之符其後張良傳其法佐高祖與項羽戰于垓下時張良在高處吹笛作歌楚兵聞而自敗由是觀之周朝百世託於太公之五音漢家九鼎起于張良之一曲然則呂才之尺

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以寓偏伍魚麗之兵法又造尺八十二枚而獻之太宗大嘉焉於是景雲見河水淸協律郎張文收製景雲河淸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其樂器若干數尺八居其一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海內宜乎承貞觀太平之樂也而奏其樂舞必用尺八則其見重於唐與笙簧簫笛之類何擇哉若其回向寺胡僧變爲祿兒而後所謂玉尺八吹入明皇手中與霓裳羽衣齊飛而蒙蜀道之塵者奚取乎哉考之太宗則如彼稽之明皇則如此與唐者太宗也亂唐者明皇也尺八何咎哉太宗之樂未必咸英明皇之舞未必桑濮唯其所憂所樂有善惡之異而以乇於茲矣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吹者何如耳可不思乎今也西木山氏子文出自士林講武之餘力時握尺八吹一曲其聲發越而激朗淸厲采采粲粲聞而耳明者乎將以當篴歟將以却敵歟抑又追破陣景雲之遺音歟是未可知也吾所云者入折楊皇華之耳者而後聞之若夫論樂推而至於其極則有三月不知肉味者此非呂才文收之所能及也吾豈敢哉吾國近代有宇治庵主狂雲子一路叟者並避世之徒也倶吹尺八雖感興同工與山歌村謳何異吾亦莫取焉子文請尺八記不措因書而示之

餘音尺八記

我邦尺八形制者擇奇生之竹挑截本末規摹護矩間一節上短下長鑿硐其中虛如解谷而無底四孔在面一孔在背炳表點黍晥裏順樸大於笛稍短而竪吹之焉頃年有大森宗空者善吹尺八嘗手自截一管聲調適意號曰餘音蓋取諸赤壁

蓋上有物色乎太子既神仙之尊貴則此奩亦器之貴者也古爐有博山則奩有緱山固可也彼誦藥珠經而上鶴之人對此必立下風承應二年癸巳正月十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香爐記 阿部豐後守忠秋求之

古銅博山其模則有人乘牛其耳漫稍長頭戴小帽左手持一卷可謂奇古也蓋老子駕青牛過關尹喜迎之時著道德經五千言以授尹喜此手所握則其書乎其道和光同塵清靜玄妙以爲之要而今爲香爐模範何也雖和其光非啻守黑而已沈香火底凝暮山紫雖同其塵非啻渾兮若濁而已偸閑於九衢之裏雖養玄牝之靈堅非啻守呼吸而已心淸閑妙香所謂淸靜自正即是心淸者乎豈啻蘭麝黃熟之芬馥耶唯是道德之惟馨也推彼心而見之道德大而天地小然則謂之天地爐亦可也乎至若說封君達之執藥管乃今置而不論於是遂書

明曆二年之冬

尺八記 元和九年作

夫尺八者樂器也雖非咸英韶濩之具而豈桑間濮上之音哉今國俗好吹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古人於笛於篴有持以當箛者有吹而却敵者蓋有所便用而然有所感激而然其器雖異其所然是同則笛之箛之與尺八何擇若今用之於馬上者可以馳騁千里可以指麾三軍則可以當箛乎吹之於城樓者悲歌慷慨而激厲士衆共同憂樂則可以却敵乎顧吹者何如耳唐太宗貞觀年中有起居郎呂才者善知音律依破陣樂舞圖敎樂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九

記五

香毬記 酒井讚岐守忠勝求之

若狹國主源羽林有香爐一拳之青瓷也邸有大宋淳熙年造六字以朱漆書之眞古物也聞博陸豐臣秀次所寶玩也其侍兒獲之以寄紫野金龍院轉徙而至此羽林所握翫宜哉按宋淳熙十三年光堯上皇壽八十於是正月元日孝宗皇帝觀詣慶之翌日冊寶之中有香毬則此邸所書之年號也淳熙當我朝高倉後鳥羽之御寓到今殆五百年可謂奇珍矣故羽林名之曰香毬固當其政務之暇明窓淨几得意于一穗之雲傳芳於千歲之風謂之明德惟馨者乎承應二年癸巳正月十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緱山記 同人求之

螺鈿香奩來自中華以奇木造之可居掌上其久不知在何年也其蓋上有一少年吹笙其前有鶴有將駕之勢螺雕鮮明堪以欣賞按周靈王之太子晉弱冠登仙吹笙遊于伊洛之間一旦騎鶴登緱氏山以謝時人其後數百年有人見之焉由是若狹國主源羽林名之曰緱山其少年珮香囊者周禮之遺法也太子形容之餙可以及物是所以

百年而瓦尙存焉況於石乎可謂神物乎其韞於和賀多河而不出於世歲月之久不可知也金自麗水出玉自藍田無脛而至熟鐵採自青州而潑墨物之隱顯其有時乎今此石始入君之手不瑕不鏽而潑墨則他後几案之間守黑尙玄不磷不泐玩好之無窮家藏之不朽亦可以推之可謂靈而且壽乎寓意於硯聊規祝焉

銅雀臺瓦硯記

東坡詩擧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解者云建安十五年魏曹操於鄴都建銅雀臺後人以其瓦作硯爲世所貴重吾聞鎌倉副元帥源基氏有鄴瓦硯以爲文房之寶又嘗見一硯于駿府營中其背有獸狀似兎有錢形且刻曜仙言曰鄴瓦背有天祿有周景王時所鑄錢形若無是乃非眞也其後此硯傳在江府官庫也按自建安十五年至日本明曆二年殆一千四百四十八年歟其在中華歷幾世涉幾海陸而達日本則硯之壽之堅久也不言而可以知焉向所云不換百金宜哉建部內匠君蓄一硯云古物也銅雀臺瓦硯是也而此硯背云建安二年或是後世工巧之所鏤乎此年曹操在許未入鄴是所未審也然試以一滴露瀝之數日不乾之所寶玩亦宜哉請余爲之記然以不能知之故辭焉屢請弗措固辭而復弗措於是聊思曾所聞見以諗之若夫孫之翰取一擔水而不取潤硯謝上蔡爲克巳學故與好硯于他亦是可不思乎吁曹操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硯在焉則人生不似無情物奚無感慨于此哉

明曆二年丙申季夏上浣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八終

剛也其貞而無悔也其心之不可轉也惟夫方寸之虛中不在茲乎於是泰山之雲觸膚寸雨于天下者其唯石乎豈龍而已哉可謂澤潤矣嗚呼治國理民之本在脩其身是所冀望于太守也遂爲之記

硯箱記

松平伊豆守信綱求之
寛永二十年作

昔紀利貞有匿忍草名之題詠載之古今和歌集固是前古之佳作也唐宋墨客旣匿物名多賦詩句非無其例今此硯箱古人好事者命漆匠取利貞歌乃泥金彩畫以爲忍草及散花之狀可謂妙手蓋是前代柳營之御實乎夫以詩爲有聲之畫則此彩畫爲無聲之倭歌者乎世呼忍草爲忘憂草則對此樂而可以無憂也

靈壽硯記

正保二年作

從四品拾遺對州太守平君正保元年某月某日獲奇石于本州佐須郡和賀多河不借雕刻自然協硯其色蒼蒼然黑青稍雜堅咫餘橫半尺有奇或缺四寸餘其厚一寸且薄泓廣半其身而圓其面隱起乍直乍斜或平或隆然且低似山似溪似川似風行水成文聚海山谷瀑之勝狀於一拳上不亦偉乎其堅久而古不知幾多年也雖端溪之秀羅紋之美不能過焉君請之名與記余不得固辭乃以靈壽稱之靈壽者木而以爲杖與石不相干乎此木似竹有節其長其圍自合扶老之制不須削治西漢天子賜之大師孔光是千古之盛事也今此石不待琢磨自已可硯故取而準之且古人以硯之壽爲永年之物亦是命名之祝嘏也世有以銅雀臺瓦制之爲硯最是文房之珍也魏武帝以建安年中建此臺于鄴自建安至今殆千數

術孔子就而述之焉知不對其石硯乎至若張華之博洽而精方術是復麝青鐵硯而筆之乎蘇軾與沈括相共入文房論撰良方萬石君羅文爲之友古今聖賢誰不對硯雖其佗皆然矣今驢菴官暇醫療之餘明窓棐几之間或其向之則本草經點於此而滴露素問運氣於此尋源鍼灸湯液於此而流出者墨海爲之助也不亦可乎其活人益多矣祖翁之授與之亦其以此乎其相傳至千萬世以爲家寶以爲家訓而與金石倶齊其堅久者所期望也若夫然則其珍玩之固宜哉故余今引黄帝之玉硯以漫準擬之驢菴請書其事於此涉筆

寛永九年五月日

螭坳硯記　寛永二十年作

夫赤鱓化而驪龍躍即是桃花浪之金鱗也又是碧琉璃下之黒蛟乎今此墨池湛三級之浪於毫端入八分之跡於虚中挐攫黟雲玄霧於几案之間而潑潑焉靄靄焉宜哉赤鱓之泝洄而爲龍也古硯有龍尾然對鳳味羞牛後方今有龍首以今視古不亦優乎若夫鬐鬐未見而有赤鱓之尾僅殘則其潜見躍飛變化雖不可測然蓋有亢悔之戒乎是最制造者之本意乎太由備州太守家藏此硯年久矣賓玩之餘號曰螭坳螭者無角之龍也坳者水之所赴也唐朝左右史執簡侍御前立螭頭以書詔命然則今名之固當安知不爲唐朝之舊物哉與彼掌絲綸于鳳池者同日之談乎鳳池乎螭坳也鳳味乎龍首也豈使他古昔獨得擅其美乎而今此硯最古也庶幾其壽如此其堅也其進如此其躍也其名如此不渤也其勇如此其

而將忘歸不劉徹之得神馬於渥洼之水而享年悠久世推稱之為雄略雖然周漢之稍衰也此二帝不為之乎非所取也李唐之郭家師子花其名馳于天下一旦艱虞單騎出見回鶻於是吐蕃逃去海內復安且汾陽享年八十有五任天下安危于身數十年孝子慈孫蕃衍而榮可謂延命之福是其所宜取者乎嘗聞清原家衡之花柑子藤原國衡之高楯黑新田中將之一部黑共是奥產之紅汗也若今使此馬相駢誰能優劣之哉其愛之不覺日之將暮而覺年之與我延宜哉藤亨屬余記其事不克峻拒於是乎書

正保三年丁亥仲春下浣

古銅硯記

夫硯之為製也其初黃帝以玉為之所謂墨海也孔子以石為之藏在廟庫爾來魏武帝之銀硯張華之青鐵硯共顯其名及後世好事者取未央宮之瓦銅雀臺之瓦有為之者或有用端溪紫石者或有用水精硯者未聞有銅硯也頃檢吳楚材所撰强識畧偶有銅硯之名方今大醫和氣姓半井氏驢菴蓄古銅硯蓋中華之物也豈本朝之製耶自其祖父通仙院任世翁以傳得之可謂家珍矣其體象板橋也高一寸七分前勾三寸五分左股五寸六分後勾右股亦如之橋上有欄其高三分許欄內有墨海海傍有人彈琴蓋其仙也即用之為架筆之備橋下周回板間有鏓孔若干蓋其柱際也玩之則月宮之銀橋入手裡歟向之則羅浮之鐵橋在目下歟對之則交趾之銅柱立机上歟其巧制不常豈易言哉姑舍是按黃帝定本草制內經造醫方以濟衆疾想夫當其書寫則焉知不用玉硯乎周公制禮列醫師於天官以記其治

晉郭璞得獸如猿以活趙幕府之馬爾來廐置獼猴此其義也方書亦云獼猴善療馬病昭昭矣今揭廐額書以猿則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蕃多也夫古人以名馬喩人才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言欲知人也加之衞侯騋牝三千以秉心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不思之乎

寛永十三年丙子某月某日

巳下延命馬記

巳下延命馬者奥州南部之産也諸州雖出馬然以奥爲最奥者大國也貢馬處多然以南部爲最誠是我邦之冀北也松平奥州太守贈此馬於侍從加賀守紀正盛時齒僅四歳寛永二十一年四月八日也脇坂淡路守藤亨見之知爲良馬侍從愛之號曰巳下以十二時巳下刻爲午上刻故也午者馬屬也故晉史以司馬爲典午稗說拆字爲談馬皆其義也言此馬爲群馬之上也侍從授之家督上野介藤亨再三請曰此馬比及知雪路宜賜我然上野介惜其駿逸曰來茲扈從日光山後可以贈之既而思藤亨老而求之不已且動物之存歿亦不可知也不如早與之乃幡然以贈之時正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藤亨喜甚馬長四尺以上五寸驪騮面目頭尾見者奇之三山尾根毛深長似垂地虎口扇骨四蹄踠絡皆協相法爪堅如石出立庭塲形似雞躍若使孫陽九方皐之輩見之不知其幾顧眄也其性樸直而步驟馳驅能稱人意進之則四蹄離地而不揭塵殆飛鳥不可及歟藤亨賞愛之餘怡悅之至以爲見之可以引年因祝之加延命二字號曰巳下延命馬昔姬滿之得八駿而會阿母於瑤池亨年盈百然荒遊

寄進東照大權現之馬角記

武州江戶有駿馬斑駁連錢兩耳下有角至春角解不日又生二十年來每歲如此角長二寸餘其端如墮栗稍屈曲可謂奇物乎聞昔周之末燕丹之時馬生角世皆怪焉雖然大明萬曆辛丑之歲沔陽有一紫騍馬頭生角長二寸許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有盧科兒者獲之遠之考於燕丹近之勘于沔陽則世何無非常之珍乎故夫鳳臺牛黃鹿玉狗寶之類無則已矣有則珍矣奚怪哉今捧此馬角一雙謹以奉進呈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之齋庫嗚呼比其諸寶雖爲遼東之豕表此寸丹似薦澗邊之毛者乎
寛永十三年孟夏十七日代阿部對馬守重次作

馬廐額板畫猿記　堀田加賀守正盛求之

夫繫猿于廐善除馬病所從來已久矣物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按東晉幕府趙固乘馬疾將斃固甚惜之郭景純以奇術得一獸于社林而來其形如猿置之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初李氏獨異志謂世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白香山題周皓大夫亭云獼猴看櫪馬者是其所見歟又方書載獼猴皮治馬疫氣馬經云廐畜母猴辟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馬食之永無疾病何可誣哉今揭廐額畫以猿則可知馬之無疾病而肥健且衆多也唯繫獼猴而不察雞豚可乎且夫古人以名馬喩人才千金之馬必有千里之能庶幾知人者如孫陽如九方皐之加之衞侯騋牝三千以秉心塞淵故也僖公牧馬之盛以思無邪故也可不思乎於是乎書

右額板小故改之省文如左

已者死孰謂忠信忠於義經不忠於賴朝哉若夫其事不成則命也於義何論成敗乎昔荆軻雖旣沒千歲有餘情今壯士聞忠信之勇誰不慷慨存則其人亡則其器有志者又何論亡與存乎忠信雖死而不亡者唯在此兜鍪乎嗚呼宜哉太守傳持以爲家珍不亦可乎庶幾有義有勇永振家聲也豈止忠信而已哉大守請余索誌其事於是乎記

寛永三年冬十月日

又

本多内記政勝君請余記其家所傳之忠信冑事嘗聞此冑豐臣相國以賜中務少輔忠勝其勇名則人皆所知也忠勝以之傳于雲州太守忠朝忠朝以之傳于甲州太守政朝政朝以之傳于君其累世所寶可知而已按夫中華之兜鍪始自蚩尤之鐵額而後臨軍旅者無不用之也於天子則武王之戎衣於諸侯則魯公之所善穀於大夫則郤至之所間蒙其餘魏卒之三屬秦士之科頭有多力而著焉有跳躍而脫焉姑置不論　本朝之武裝權輿自神代制作于人世方武事之殷也源太產衣者賴朝傳之貞盛唐皮者重盛傳之加旃義貞之薄金也尊氏之小袪也世皆稱美其家傳矣而今君傳此冑以爲武庫之寶則其他利器之多且備整亦可以見焉古人云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然則起戎之法制省躬之教誨思而勉之則可以全身可以克敵可以保邦家可以爲公侯之干城余所期望益在茲耳先是甲州太守旣使余爲之記以述忠信事今又應君之求之再申涉筆

寛永十七年七月中浣吉辰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八

記四

忠信冑記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冑於本多中務少輔忠勝曰此兜鍪闔國除鄉無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此誠勇士之美譚也介享美濃太守忠政其弟出雲太守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冑號曰鹿角傳之於忠政授忠信冑於忠朝忠朝歿後甲斐太守政朝嗣是以傳爲家寶其爲制也鍊鋼錚錚其大如常堅而輕古而剛前檐及額後檐連二札而及項副以鐵面覆輔車及銜而包頤雙眼有孔口鼻有竅眉毛隱起于思金色著之則閎其中密其外矢不能貫銃不能破戈不能椿劍不能刺可謂武器之貴者也此兜鍪盖嘗出自紀州熊野神宮或人獻之于秀吉公其所据可知矣嗚呼世人唯知忠信之勇未知其意也其勇雖在血氣而亦非無義也及義經之出奥則有從亡之志乎其射菊王則有不反兵之義乎其拒昌俊則有干掫誰何之警乎其在吉野使靜女舞曲則有平城傀儡之奇計乎又衣義經衣則有丑父紀信之風乎其入洛隱居則有呑炭漆身之意氣乎況又義經之存沒未可知乎其與有季相鬪而自裁則與束縛就戮者相遠矣由是觀之不可謂無義也士爲知

者之於時於人也固宜哉何其四照加一三朶添二乎況判五花亦非吾事也詩人嘗指牡丹爲君則以此五花比五君何獨竹林而已乎今聚五君於一庭分類交色爭秀吹香與時共應與境相對是欣賞也請先生爲之記余聞之奇其淸放謂書其所語可以貽焉曰未也願待先生旋洛比及其遊難波五也與五君共受靑眼之眄睞也若然則幸孔魰余愈奇之謂五也若匪莫敎一日不花開想是一徑花開一徑行曰未也又願先生製一詩俾人歌之以爲五花之榮是所請益也於是一律猝賦四韻早成

小堂和氣弄芳鮮次第春風四序天東閣催詩千歲後南山當戶一雖前我朝榮寵櫻殊絶京洛嘉名花亦然方外芬陀漫產陸不如君子對池蓮

今茲朝鮮信使趙翠屛兪秋潭南壺谷來朝稽留於大坂之間偶見此記相共嘆賞之既而三使各作之記以授宗五

螢雪窓記 闕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七終

也推其所自則小大雖異其理不異故窮源于槎上濫觴于甕口亦當如是惟其長遠而廣也至於千里一曲直萬里無涯底蓋有本者如是矣是朱文公所以有感于源頭活水歟四端之本乎五常亦如此故孟子譬諸泉之始發即是活水哉混混泡泡不舍晝夜漸進不停而放于海使人觀其瀾以所出有本源故也嗚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吾豈敢哉養心志者與養口腹者於活水可以辯之是取之於楮室不取之茶寮以此也又按文公誨人曰向死水裏也殺則更無超脱處乃是所壅閼也故戒之以其心不活也四端之心不可亡也可以操存焉今熊谷立設得活水二大字蓋昔人之墨痕也揭以扁之欲知超脱之處乎欲用疏濬之力乎欲尋生生不息之理乎未易知也屢請余爲之記不獲已遂濡筆于天一之水

承應元年壬辰九月中浣

五花堂記 并詩　明曆元年作

小川氏宗五予久所識之人也語余曰頃年自洛徙攝州結衡茅於難波津之小洲植梅櫻牡丹蓮菊號曰五花堂夫梅有名于難波櫻於本朝百卉中不斥名而稱花則似洛蜀之花也牡丹有姚王之號蓮有君子之氣象菊有元吉之坤裳既有此五種則終年宜無不一日見花也梅始于番風開于深雪和靖玩之櫻燃於遲日映於靄霞荊公詠之牡丹發於清明二候逮於春季舒元輿賦之蓮瀉香洗暑不染淤泥濂溪愛之菊芳于晚節佳色冒霜彭澤賞之且夫櫻之帶韶光也木芍藥之殿餘春也蓮之引涼風也菊之含秋露也梅之堪寒苦也乃是終年之所以慰目而協心者歟此五

遊也朝橫暮縱者呉山之多態也攬宿莽餐落英者楚客之貞節而芳潔也五色之羽所宿者非丹穴乎且刷晝秣者非駿蹄之馳跨燕楚而未晩乎避來銳擊惰歸非軍勝之法乎晝講而夕習者非志士之即安乎縶白駒以永今夕者非喜賓人之來乎晨省而昏定則可以觀孝終日乾乾不息則可以無咎此數者請主人擇焉於乎寧感牛羊之下括乎將見寒鴉之閃飜乎寧犯程門之雪乎將飲蘖公之氷乎寧餞和仲之納日乎將揮虞公之劒戟乎孰其居之乎主人携子姪招朋友共登此樓則豈無擇哉子姪之勤夕習也奉昏定也朋友之娛宴遊也縶白駒也主人所擇居亦何不佳乎豈啻信美而已哉晩眺而已哉賞風景而已哉假令作彭澤于九泉將與楚客共嗅菊英而一醒一醉同其憂樂而不知日之將暮者亦不可知乎主人寓于醫而慕儒嘗有言脈有早晩氣有消長猶如海潮之有朝夕病有盛衰治有次序猶如避來銳擊惰歸候之察之冷暖宜劑則一夕而愈亦是夕佳之一端乎雲谷野人農談未了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手攀欄干目送飛鳥乃揖曰主人所寓之技至於此乎冀其所慕之道或有志于朝聞而如此乎夫謂之夕佳亦宜也野人倫生未至于夕可也既而旋階遂去不得與之言法印武田道安揭夕佳樓之號屢徵余語不能不允遂記

活水室記

古人云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是所以死活之分乎而東坡所謂大瓢貯月小杓分江是活水宜以煎茶即新汲水而養口腹者之所賞也而今不然濫之觱沸者正出直出也沃之上溜者縣出下出埀出也氿之洌清者穴出仄出旁出

則欲使墨客具眼評詩如劉向葛洪之評神仙可乎有說於此唐僧皎然詩品中有詩仙又宣宗帝稱白香山爲詩仙然則此語蓋有所据有說於此醉翁者一代之文宗也何待劉葛之眼不然翁在藏書集古琴棋酒之間自稱六一方今於三十六仙之間而添丈人則謂之六六一亦可也然醒而不醉其技癢欲倩麻姑歟如麻姑者詩仙之最乎夫詩者人之言志也有正有不正能得其正則與觀群怨之意忠孝之至敎誨之餘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夫事君有力臨戰有勇養親不倦遺佚不怨亦是丈人當知其敎也若推而揚之西山有採薇詩商顏有採芝歌南陽有梁父吟皆是避世而樂者也下視東池堂以爲蟻垤也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今山以堂而增美堂以詩仙而不朽不亦幸乎庶幾其所好不已所蘊愈篤則壁板之後素爲禮後山中之綠竹有斐君子乎至是避世乎避人乎言未既丈人屢請爲之記諾吾將書之而夜參半與春齋共歸他日丈人復促之弗措詩仙之數準本朝之歌仙業已前書言之故今記所見所思以應焉

寛永二十年癸未之冬

夕佳樓記 正保四年作

陶彭澤所謂山氣日夕佳是此樓所所取名也花塢之夕者所見之吟與也催歸日未西者所聞之風韻也哉生明與幾望者東西之仰觀也趙衰之日可愛者以冬爲歲之夕也四序之爲佳蓋其如此非若黃鶴之鄉關使人愁也聊復擧薄暮之佳者將使其爲主者擇焉巫陽之雨騷人之遺愛也江東之雲交際之遐思也與待佳人未來其同此意歟蒼然之色自遠而至猶不欲歸者西山之宴

多景難盡述也至若巖腹噴泉溜爲細長之溝雖可以流紅然可欲濯無塵纓菊殘傲霜坤裳獨不與衆色共衰杜庭纏風乎陶籬見山乎德之惟馨乎松栢之後凋也竹筠之有心也芳草之不喚愁也佳木之迎人也奇石之如山者幾拳拳也皆是白地所見也佳境得人而益佳乎堂後有室其間架則藏書之房也一小闥曮曮其冥則所寢息也室背有厨筐筥錡釜竈突井砌箕帚淨掃厨外有一宇銀鹿樵童居焉喚則應焉指而使之吾儕崇朝晤語具雞黍設茶菓不覺日之暮也潭州楊中丞作東池之堂選其實臧簡以居之僉云離世樂道者也山增而高水闢而廣以地之勝得斯人故也然簡依中丞而堂已興矣今丈人之營構由己而不由人過簡遠矣然則其離世而樂亦遠乎昔有一士禱久矣一夕上帝憐之使神人降問之請曰願衣食僅足逍遙山水神人告之曰是上帝之所惜也不可及也如富貴乃與所求也今丈人避世而遊則不求世俗之所欲而得上帝之所惜乎此談與詩仙共何容易哉其衣服形貌或考諸時世或彷彿設色斯擧未曾有之自此作古可謂奇觀也固是後世之流芳也以其所好知其所蘊就中見夫咽雪旃而凍餒不死非軀壽堅久乎生乎典午之世爲無懷氏之民非長年乎有仙風道骨者一斗百篇飲中仙乎讀之如麻姑爬癢者聖於詩乎遊戲於斯文者託名於衡山道士乎餐菊丹蕉黄于羅池者且其食蝦蟆乎梅花之壽不愧大椿者非返處士之魂乎備元會運世于方寸者非死而不亡乎宋帝稱呼奇才者非玉堂香案吏乎謫在人間八年者老作艶詞何墮泥犂乎若夫寒山靈徹者金仙氏之流亞而仙釋同塵者乎其餘

塲圃○論語郷黨篇云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舊註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云蔬食也菜羹也瓜也○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見詩大雅綿篇○朱子曰生生不息之妙

先生因直信之求作此記既而以其强請故自註以示之按此文僅二百數十字而其出處件件如此其餘文章用字之來歷可准知焉

詩仙堂記

詩仙堂爲何而作也石川丈人爲遊世以遊而作也丈人者參州泉莊産而累世士林也甞仕大神君眷遇不輕余之舊遊也毎暇日讀書賦詩自勵氣義乙卯之役干令先登於難波城櫻門刺擊斬獲以顯其名及 大神君振旅之日而後丈人不出而善仕老母以養之遊事藝陽者有年矣至於杯圈口澤之氣存焉拋毛義之檄乃來洛陽相攸於台麓一乘寺邊伐惡木剃與草決疏沮洳捜剔山脚新肯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輩之小影于壁上寫其詩各一首於側號曰詩仙堂余在東武與丈人詩簡手書千里面譚其論詩仙數矣癸未之冬余因官命入洛會其來問共喜殊甚一日幸應煙景之招與春齋同往丈人屣履迎之即入衡茅到其堂直升其樓滴一路之空翠洗九陌之市紅快哉振衣台岳則杉嵐晴而自含輝濯足鴨河則水月流而彌澄清西瞻鳳城仰王澤之未竭南望鳩嶺敬神威之如在四宮河原之亙左方也憶蟬丸之蛻塵埃二條天府之峙右邊也知虎賁之嗥闕門況夫玉造城之在眺中也何忘我鷹揚而雄飛彼烏合而蟻同哉昔爲害今爲要更其旌旗嗚呼江海之身魏闕之心丈人有焉爾乎四顧

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
之士疐之庶人齕之註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
乃横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
也謂不巾覆也疐不中裂横斷去疐而已齕不
横斷○莊子太宗師云彼遊方之外者也○錬
師者仙人也楊錬師許錬師之類也廣列仙傳
明崇儼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四月帝憶瓜
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中○金母者西王母也漢武內傳西王母謂上
元夫人曰朱陵山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味久
已七千歲矣○韓退之詩神仙有無何渺茫白
樂天詩往事渺茫都如夢○五燈會元太原孚
上座傳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
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五燈
會元十九五祖法演傳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沒滋味見禪錄○味外味見山谷內集序○
南史云鄭灼讀書時大熱以瓜鎭心○南史滕
曇恭傳云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
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
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
以與母擧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是已
見莊子逍遙遊篇○楊龜山文集三十八老圃
亭詩序云吳國華有亭曰老圃云云其詩云今
來寓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
蔬埒果銜朱蘤蔓實垂青桴離根有蹲鴟晨炊
勝彫胡云云○不亦樂乎見論語學而篇○孟
子告子下篇於答是也何有○堯舜之民見孟
子萬章篇孟子或問云如何是堯舜之道者答
云江上一犂春雨○樊遲見論語子路篇許行
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詩豳風七月篇九月築

守之靈共陟降于太清之間而臨于此軒赫赫焉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上帝者太清之主宰也太清者上帝之所棲也不致思乎遂書以寄太清軒主人

老圃堂記 寬永十七年作

内藤氏直信別墅築堂堂下有事于瓜疇主人曰雨鋤邵平地風吹薛能床有客曰設不納履要須祭環況又副華疐累戱豈無意哉曰堂内乃方外耶若非錬師何得入緱氏老人之圃曰金母不忘味七千歲信之則爲渺茫曰待孚上座至發一片而喫曰甘苦嘗而自知者沒滋味歟味外之味歟曰然則於邵乎於薛乎曰未也曰鎭鄭灼之心慕曇恭之孝奈何曰可也耶是已乎曰吳國華築老圃亭楊龜山所謂亭下數畦嘉蔬野菓春鋤晨炊不亦樂乎若今有問堯舜之民者於答是也不云前村一犂雨歟吁聖賢之於樊遲許行也雖謂不暇耕然詩人咏豳風之場圃君子雖菜瓜祭齊如也豈無意哉詩不云哉綿綿瓜瓞民之初生庶幾生生不息也

自註　文選蜀都賦云圃有瓜疇芋區○陶淵明歸去來辭曰將有事于西疇○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薛能老圃堂詩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文選君子行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禮記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註上環頭忖也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疐間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禮記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

夫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其曰蒼曰青者正色邪無所至極耶以暗夜見之則黑是正色也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水本雖清及其深也不亦黑乎故大凡物之至清無如天是所以太清之名起也孟浩然所謂舍虛混太清亦謂天也皆是以其形言之但以實言之天即理十豈外求哉此心清明此理昭昭乃方寸之太清也譬如無塵無垢者鑑空之太清也不濁不緇者水心之太清也或曰黃庭經說三清之境有太清上清至清是諸聖天尊之所居也今所取是乎曰唐帝依道家說尊玄元廟曰太清宮猶言天宮也天得一以清其所指與我所言雖不相同然以大清爲玄邃深遠則其字義一也耶曰以理之在心者謂天不外求然乎請復辯其形曰古人云地上皆天也蓋指其空處也易曰天在山中大畜蓋指其通氣也故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皆是形理貫通顯微無隔者乎非若曆家必限度數拘形器之謂也四品拾遺伊州太守板倉君之家老金子祇景自稱武州高麗郡村山鄉金子里人也其先出自柏原帝孫高棟王其六葉武州刺史平行義之苗裔也及太守之坐洛聽也祇景預其事居多太守沒後仕防州使君使君有孟莊子之孝乎其過祇景不改父之道不亦美乎祇景嘗造一軒揭太清二字以爲扁榜顧請余一語爲之記余與祇景晤語有年矣於是諦曰身猶宅也心猶主也以太清爲軒額亦是如是乎心者身之主宰也身者心之所寓也心者神明之舍也向所謂太清豈果外求哉不出牖知天道者學道之功也不出卷而知天下者稽古之力也庶幾乎學而稽于軒下孳孳不懈而後內外交養身心脩正則太清在茲乎高棟行義之英伊州太

不可不思焉不識周也以爲如何遂書以應太守之求之云

養樹菴記 寛永八年作

種樹活茂者郭駝之業也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者樊家之産也分五穀辯果蓏談桑麻者汜勝之之法也地産土宜不可不養也人亦宜然五色以養目五聲以養耳五臭以養鼻五味以養口五運以養氣居處佚其身衣服適其肌舟車代其歩是人生之所養古今之所同也鴻術亦然故不可不養也今道達寓於醫醫仁術也而舍如是之養以養樹揭於圓屋何也養亦多端或有內外焉或有小大焉飲食忠養則孝子之愛也伐一木不以時則非孝也橋梓俯仰則父子之禮也中養不中則父兄之賢也同氣連枝則兄弟之親也棠棣紫荊則其所慕也養敎共施則王者之仁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其政也扶翼保養則良相之職也面槐列棘則公卿之位也責善輔仁則朋友之交也春樹暮雲則其所思也育天下之英才則君子之樂也栝栢爲棟梁則其所用也故兼所愛則兼所養以如是之養移之醫術復以其術移之種植其揆一也順而言之能養樹而後知救疾救疾而後知養人養人而後知敎人敎人而後知用人故古人曰醫有王道其始終淺深借小可以喩大矣若其用藥之法療養之術當自知之何待余言雖然有說于此藥能治心桀跖飲藥疾愈而其心自若也神農嘗草遇毒而其心自若也然則心之所養則藥砭之所不及也養孰愈哉唯心爲大若其然則如是之養皆在茲乎道達可不思乎勉哉至若舍其梧檟養其樲棘乃無取焉

太淸軒記 寛永十五年作

不含霜曰吾子好勇庶有留膝乎曰稱德而不稱力然馳騁將有所先後曰枕有佞人乎曰此膝不苟屈不苟揖不苟動況使佞人爲之枕乎曰然則其所取者不折腰於五斗而能容膝于三徑之謂乎曰此人白頭臥宇宙一北窓豈惟隨身兩膝而已哉所容亦大矣僕固難當曰磻溪蒼崖之跡雖所容甚小也然及其輔武王克殷紂而後與周召相共發揚蹈厲致右憲左則所容不亦大乎曰大哉亦何可當也曰孝經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故子指父母稱膝下父母愛子置之膝上孝慈之心可以見于膝焉夫忠孝無二然則容膝者孝子之宅歟忠臣之家歟子顏之戰破蘇茂則忠也郕國之啓足啓手則孝也道並行而不相悖乎主人膝行而悅客抱膝而嘯於是書以寄題焉

吟松軒記 寛永八年作

本多甲州太守謂余曰醫者玄周甞揭吟松以爲軒號請爲之記余固辭以未知其人而強之不止於是思之夫吹笙吟松風者謫仙之感興也香風不動松花老者隱逸之幽趣也江月照兮松風吹者佛者之現成也周也之於吟松其所取爲奈何哉梁陶貞白善精方術其在山中特愛松風每聽其響欣然自樂詠吟盤桓其所著本草集註及藥總訣肘後百一諸書大行於天下久垂於後世衞生家皆莫不依賴焉然則其所取不在彼而在此也耶蓋仙佛之松風雖獨淸其耳而不救民生貞白之吟松全其高潔復能濟世吁松一也所取彼此不甚遠乎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如貞白可以當之雖然濟世活人而後如此可也勉而不已則万頃銀濤沸于丹鼎十里風聲出自靑囊者豈外求哉曰如斯而已乎曰若夫歲寒而后凋是亦

舟岡爲庭際之假山若夫雛外看梅則隔林彷彿聞菅廟之暗香況又長松鵑啼似移若耶之風物霜後愛楓則薄晩想像寄雄峯之秋色加旃脩竹雪飛如借鍾阜之景氣此乃鷹峯之四時也林霏朝開山氣夕佳花穿午簾月入紗窓此乃鷹峯之朝暮晝夜也且夫樵蘇唱於路耕牧遊於埜行旅憩於坂鳥集而不驚獸馴而不畏在洛外而人不遠非市中而徑有媒不江湖而有涓流此乃鷹峯之境致也依境以思人光悦叟蓋其人歟叟嘗占數百弓之地以構小宇於此自號大虚菴今依人而亦何以見境去歳一日大守源公赴鷹峯時偶誘余余亦從行忽入佳境終日忘歸其景殆如譬所云也叟請余記其所見太守亦屢慫慂焉奚得不言哉於是思之古人論書法以山川星雲草木禽蟲之類而比喩之其間有如危峯沮日者有如夏雲多奇峯者有如鷹跱鳥震者有如鷙鳥乍飛者矧文字權輿自鳥跡乎然則雖以鷹峯論之亦可也世傳昔浮屠空海師來此而擬斯山於靈鷲因名鷹峯焉海師得書法三昧鳴于本朝今也叟心匠有巧尤善能書自謂花鳥風雲得之心而後倭字漢字應之手故心在筆前自成一家法人求者多縑紙盈戶或獲者皆珍藏焉嗚呼庶幾其人境俱得而書法與鷹峯齊垂於不朽也

記中所謂源公者京尹板倉重宗也今茲　先生偶自東武歸休於京洛數月其際被重宗誘引而有鷹峯之遊

容膝記

寛永八年作〇佐川田昌俊求之

主人揭容膝二字于所居以請客書其事客問曰吾子家有鶴膝乎曰桑蓬者男子之事也只恐其

泉衝石竇涌餘波者源經信也被催蓬島英華客長樂寺中幾會同者藤敦基也路占山閣三休地望任洛城九陌風者皆在良也長樂寺深路自披尋蹤至處日西垂者藤相國忠通公也其餘題詠不少其所述於世者亦可見矣此地有老松古杉奇樹脩篁名花異卉一山不改舊四序有異觀宜哉幽人墨客多爲攀躋一旦荒蕪不似古矣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知問僧僧不能答問寺記於烏有而已世傳稱寛平年中草造此寺置十一面觀世音又有釋迦像文殊像皆氏所謂更臨露地禮牟尼藤顯業所謂寺寫五臺形勝地是也逮乎叔末有國阿彌者修念佛三昧遊行於此焉到今不絶如綫存于百于十一者歟小川俊政及我門者日尚矣其親戚勝氏之直相山中之攸薙榛誅茅建一圓屋號曰正林去冬俊政招余共入山其景勝誠如譬所云嵩山三十六峯落於頂背洛陽八九万戸縮於眼眶不覺身在上界今春又登焉同來書生十數輩各賦山中風光蓋一快意也既而思之夫胸中有山者何移寸步然羅先生到羅浮朱文公遊武夷是果何心哉有所樂而然境與心內與外相接相融者豈在他哉傳曰仁者樂山夫仁我豈敢哉靜則明山云山云一拳石之大云乎哉若夫浮屠之事當就彼而問之余素非浮屠故於是及此焉之直因俊政徵記此事不記不措不克峻拒遂書之

鷹峯記　寛永七年作

夫鷹峯之爲佳境也九重之鳳城巍巍於其南一支之鴨河溶溶于其東蓮野紫野接鄰乎其前若州丹州通塗于其北或愛當隔在一峯之西或比叡聳於寸眸之中或拜雷社于艮隅之靈鎭或挹

而欲入于君子爲善之域水體之接有所擇耶無耶方內方外所遊有以哉然耶其所欲雖皆是未可知也而其他日亦未易測也吁成功天也强爲善而已矣若此心果克明則小人虺蜴陰爲不善者如視肺肝譬如太陽一升魍魅罔兩無所遁不亦快乎是所以君子小人相分也范文正公者賢君子也擧人者衆矣蘇麟亦得其鶚薦於得月爲春之詩於是衆木欣欣花柳無私與物爲春春日載陽和風景雲淑氣瑞日擧入于向陽庵裏曰未也曰方今泰階平闔國治浴其澤者如坐桃李艷陽之中曰未也猶不可已也曰昔有讃堯之德者曰就之如日說者以爲日之照臨人所依賴如葵藿之誠心傾日也歸之庵主庵主不當歸之國主國主不有歸之天道天道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以爲記

先生作此記時男恕僅三歲其後歷十餘年而寛永十三年朝鮮信使來朝先生使其筆吏全榮書向陽軒三大字賜恕以爲軒號蓋偶忘作此記乎方今人皆知向陽爲恕號則無以此記誤其人也凡文集詩集稱向陽者皆指恕也

長樂寺別業記 寛永元年作

長樂練若者洛東之名區也鴨水流其前鷲嶺聳其後西有祇陀園之淸鐘響於霜東有將軍冢之古劔埋于嶺南則音羽山之觀音立於瀑布岩北則瑞龍山之靈鬼居於獨秀峯昔有高岳相如者遊此寺賦落葉山中路其序有云山頭東嶮望鷲峯於不退地之前野面西平顧鹿苑于無漏界之右其後登覽者頗不乏人也所謂錦繡林間連紫袖瑠璃壇上禮金容者江帥也寺揷雲岩居露地風光處處自然看者藤太學也松長瓦溝張小蓋

之精之氣之父母子者亦是之謂乎宜哉老人以向陽扁其庵也豈無意哉雖然余非浮屠者浮屠之說宜就浮屠而問之余何言哉上之所云云者不亦贅乎不亦賸乎請姑以周易而證之夫剝之爲卦也一爻變則陽皆消盡而陽無可盡之理消於上則生於下故次之以復聖人係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無心動靜無端何以見之一陽生處是動之端也天地生物之心於是可以見焉人得此心而生則天地之心乃我心也在天曰元所謂善之長也在時曰春在方曰東在人曰仁所謂君子之道也亂極則變變則通小人消則君子長是所以剝變爲復也憂亂而思治去惡而赴善屛不仁而由仁遏私欲而擴天理遠小人而用君子是所以背陰而向陽也常能體認此心而後至於豁然貫通則四時皆春也四維皆東也四德皆元也四端皆仁也無物而不生無事而不善無處而不天理無行而不君子此蓋由一念之起善一機之向陽而已且夫此卦配子月周歷以子月爲歲首者其以陽初故也聖人於此察動靜之間審善惡之機不亦深切乎吾聞齊安與一秀才論易乃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也曰不知道曰是何道秀才不能對今思彼意若曰終日圓覺而不圓覺者凡夫也耶吾豈敢哉推而言之彼無齊安此無秀才只有此道而已矣見道如見日乎道之正大明白而易見如此而喩日以銅與燭而后有鐘籥之誤庶幾勿眩於向陽焉今老人不求無東西之處而來于東武東武者日出處之東州也雖鳴而起見明星乎觀滄海日乎又不尋無陰陽之地而居向陽之小庵面壁而坐乎玩月乎犯夜乎抑回一陽來復之春乎且又不止于無善惡之境

術何以如此醫者宗隆號昌庵使友紹安需記于余固辭再三請之於是乎余謂記其非余之所宜爲者而爲之何也蓋不獲止也又有所嘉焉今宗隆斟酌一溪之源流以學于養安院而有年矣其爲人也非無恒之人而非若世之吮癰舐痔者之所爲然此余之所嘉也頃聞其學術猶進不亦可乎嗚呼它日昌斯技術壽斯人民則庶幾此庵之名之稱其實也

向陽庵記　元和八年作

樺丞老人僑居于東武時採宋蘇鱗所謂向陽花木易爲春之語而揭向陽二字以爲小庵之顏色吾想老人浮屠者流也宜悟星如世尊曷爲見日哉雞鳴昧旦明星有爛然則明星與朝陽無以異乎宜面壁如達磨曷爲向陽哉見垣一方人而能知臟腑精于方技者猶如此然況於石壁無礙者乎然則面壁與向陽無以異乎宜玩月如馬祖曷爲愛日哉月本無光借日餘光以成明然則玩月與愛日無以異乎宜巡人犯夜如法眼曷爲冒晝哉幽明不二晝夜一理然則犯夜與冒晝無以異乎今惟夫除數件之葛藤而尋一箇之本根則熾一陽之爐炭吹四大之鼎火非由外鑠我也明明煖煖炎炎赫赫金石流矣土山焦矣夸父不能追后羿不能射魑魅罔兩不能遁跡萬仞層氷於是解泮千里積雪於是銷融其光焰不可嚮邇豈可撲滅加之臨濟之影草遇之燒盡丹霞之木佛逢之爲薪日面月面對之變色毘盧遮那爲之失光圜悟之碧岩自是而煨燼列祖之燈火自是而傳續是所謂文殊辯舌認螢火爲大陽也何必求之五臺哉嗚呼活哉道家所謂進火功大陽丹眞陽

畀我非由外鑠我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治而自不亂如目能視焉耳能聽焉手能持焉足能行焉故曰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孝事兄自弟道豈外求哉行道而得於心謂之德德者得也我固有之思則得之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有人於此終日尋春而不得還吾廬園花盛開又有人焉求道而出入于老佛之間後求於六經而終得之復又有人焉學道而窮事物之理得諸我心而一以貫之得春也如彼得道也如此不亦相似乎素而行之子思之自得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自得也然言養氣則集義爲先言中庸則學問思辯爲始言儒者之自得者以讀書勸學爲基譬如見癥結者善診脈爲最知死生者能讀方爲要乎雖然語而不詳讀而不精見而不察用而不知知而不行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何自得之有學者其可不致思乎烏乎鈞是人也將爲彼耶將爲此耶二者在茲安也所行若其技術之自得非君子之所取也是所以別君子而亦所以別巫醫者也耶此爲自得軒記

昌庵記　慶長十年

自有天地人民而後醫之理存焉故聖人作爲此術以救疾病夫人已有形則必有疾有疾則必不能不有醫是以周禮稱十全之功曲禮記三世之藥且夫古之醫姑舍是有元朱丹溪爲古今之良醫至皇明言醫者亦多由於丹溪丹溪一勺之水之沃于　本朝也濫觴乎一溪之宗源滔天於一溪之支流於是醫學之源流淵乎深哉非揭厲之所能致也故當世醫學負笈者十而八九丹溪之學此時爲昌詩云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其熾而昌者醫學耶則壽而臧者人民也明矣自非仁

爲名知死生決嫌疑倉公之自得也而多受方書讀之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郭玉之自得也而曰醫言意也意之所解口不能宣許胤宗之自得也而曰思慮精則得之是以切脈望色聽聲寫形然後五藏癥結可以見乎讀書受方精論然後死生可以知乎意通醫隨氣用巧然後心手之神可以存乎知絡原待兎之識然後脈之妙可以傳乎嘻技至于此則醫亦醫哉術亦術哉蓋以其自得也若夫欲售僞者必假眞有賣柑者有鬻紫敗素者有市蠟鞭者有買茯神獲老芋者有似宋清而妄者有醫而多慮者柑乎素乎鞭乎茯神乎清乎盧乎眞乎推而類之則誤人誑世誣國惑君臣欺天下可畏可憎且夫盲鷄啄粟之技操戈殺人之劑自衒自媒以爲獐腸掩體活妻子之資者亦多矣可戒可愼如此則醫豈醫乎醫雖多端今擧三等安也請擇三之一嗚呼自僞自衒者之與自得者豈惟天淵而已哉周公之列官也有食醫有疾醫有瘍醫論功也有十全禮之戒臣子也有三世班固之敍醫流也有書若干篇後世其人專家偏門其書衝棟汗牛醫之爲學何其容易而況於自得者乎今也讀扁鵲之書見倉公之傳握郭玉之針用許氏之藥日夜孳孳勤不怠則自得之境何不到之有是余之所以期安也耶若否則嚮所畏所戒在此而不在彼耳旣而自以爲余與醫者言彼宜言彼事余何言哉雖然醫亦儒中之一藝耳是以儒而醫有之醫而儒未之有也是乃上兼下尊統卑之義而亦周公之意也故醫之歸儒也尙矣爾來郭長陽之於朱子戴同甫之於吳臨川朱彥修之於許白雲亦此類也然則以儒者之言不得不告之夫仁義禮知在我者也天之

與國人交止於信且又禹告舜曰安汝止孔子可以止則止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嗚呼聖賢得所其止蓋其如此詩云敬之敬之易云時止則止然則敬而止不亦善乎敬止之義無它大學之明德新民至善何也敬止是已敬以持己斯不亦明明德乎推己及人斯不亦新民乎治己治人皆無所不用事理當然之極斯不亦止於至善乎今也刺史之爲人見其表閑靖而想其裏篤實乎最可嘉焉刺史其讀大學而勉哉毋使此齋如無主之朱門華屋嗚呼勤而精則此齋之名殆庶幾乎刺史聞而欲記春言於是乎書

羅浮洞前瀟灑亭下道春涉筆于駿府寓居

恒亭記 慶長十二年作

環亭而三隅皆山也南眺漫漫有洋海之無垠焉東出者小鹿山也東南見者八幡山也煙斜雪飛於東北者士峰之高秀也北望蒼莽則有重山層巒焉西有隔河之數峰也近之而淸水山之松遠之而甲斐白峰之雲其勝形不易一一殫也亭下穿地有略彴修藩垣而植衆木四時花葉交色以慰人目亭子信毉也有恒之術歟其以恒名之者示有常也環亭之山有常固久矣其術之恒與亭之名庶幾相稱也主人仕吾　幕府每有暇則居此亭以徜徉矣登覽之美逸興之景不亦奇乎一日訪余求記不止余所冀在其術業與亭名相稱而固當耳主人努力哉主人者誰板坂氏也亭在何許哉駿府也作亭記者何人哉羅浮氏也

自得軒記 慶長十二年作

疾毉紹安乞自得軒記於余至于再至于三竟不措余知安也日久矣不得已而領焉余嘗聞毉家之言也見五藏癥結扁鵲之自得也而特以診脈

林羅山文集巻第十七

記 三

敬止齋記 慶長十二年作

丁未之歳道春之遊于駿府也已有日矣於是得丹州刺史竹公重政而相話一日請春讀大學數日終其章然后乃以敬止二字將名其齋蓋取諸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之詩當此之時會朝鮮國和好之使來而拜幕下因使朝鮮人楊万世者書夫二大字以揭之屢索其事于春春不得止而告刺史曰夫人之身之主謂之心心之主謂之敬朱門華屋無主則鎖而空矣堂堂七尺心不為之主則血革肉塊而已此心之所以常存而不亡莫如敬也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内焉存養外焉九思九容大而冠昏喪祭之禮小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皆莫不由之是以小學之幼童不可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蔑以加焉故敬勝怠者吉太公所以告武王也敬作所弗可弗敬德召公所以導成王也君子無不敬敬身為大孔子所以教人也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道仲弓之二如亦皆莫不由之嗚呼聖賢之所敬蓋其如此且夫鳳皇翔乎千仞神龍蟄於九淵雌雉集于山梁黄鳥止於丘隅君子止於至善亦類也故稱文王之德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阿堵非若它人之山莊別墅眩目花鳥溺情境致爲之流連也是其庶乎古人身在江海心在魏闕可謂忠矣江海不近別業不遠少弁侍天府不怠夙夜永譽則遊別業亦有美譽歟在別業侍天府其心一也可不謂之忠乎故以少弁之所眺望佳景而後所期望少弁亦是庶乎其可也於是乎記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六終

辛卯仲冬上澣

寺尾氏尾州別業記　寬永二十年作

尾陽賢亞相源君之近臣左典廐少令大神姓寺尾氏直政新構別業別業之爲勝地也環龜而平一日之壯觀四序之變態四望之多景不易枚擧也若夫瞻彼西北則濃州關原有勝山是東照大神君之討逆賊致太平如黃帝之所以征蚩尤者也直西而一方之諸山大垣加納之壘壁儲胥之營據擧滿眼矣岐阜山稻葉山共接續飛驒山在岐阜背瑞龍寺在稻葉山麓當其乾維有越之白山四時常見雪而牖窓含爲最爲絕景江州膽吹之山聳于霞表少南而勢州之海與度會山田之峯不相遠乎桑名亦在莽蒼稍南而本州知多郡之山長出與海色共映有潮汐之信也況有海帆去來漁舟往還而東吳萬里南湘遠浦慰遠望乎眺東則參州之列峯雲煙不隔猿投山也少北而有八幡神宇所謂千本松原也又有群嶺自信州御嶽之巨峻相連相疊遠而如畫南顧則僅一里許有熱田廟是昔日本武尊至自東征駐蹕所遺靈劔在焉其華表孔邇且有陰森兩社云八幡云高倉北向則有名護屋之天府有賓旅輿馬商賈擔夫之往還有農民圃丁耕耘扑野之雜遝是使仕者欲立焉農者欲耕焉市者欲藏焉行旅欲出焉訴者欲赴焉乎誠是闔國之一都會也其政如此則其所仰望亦可以知焉少令仕務之暇到此而遐想勝山則崇大神君之靈威而不可忘武備近見熱田則務民之義而敬以遠之景仰天府則思德險兼在而治國家及于萬世是祝是頌也其餘風景之多望中之遊覽可以怡悅者皆在

清新矣姑熟十詠西湖十景共如縮地於此矣一朝應其招余及向陽函三二子同往焉堂宇無塵庭砌淨掃朗我眼清我骨晞我白髮況樹樹迎人晴雲怡悅而水石漱心胸乎既而同登亭縱觀之其手之所指示則某景某景殆倍于素聞所謂十景豈啻多而已哉主人屬二子賦詩方今國家閒暇庶幾不爲般樂怠敖而與衆共樂太平古人云水流縱急境常靜花動雖頻意自閒嗚呼偷閒之景致優哉游哉聊復爾耳不識謂何哉若夫動作亦定閒靜亦定蓋是聖賢寂感之所用乎香山豫章不可及也可不思焉乎矧又閒靜者壽考乎至若以靜爲主而能永年則所謂偷乃有可以爲主之理耶如是優仕匪懈之人所宜益福祿而是余之所以規祝之也主人和州太守源姓久世氏其諱廣之請余記之於是乎書

亭子記筆將閣偶綴四韻遂并書楮尾

起居動靜本無端誰失君房覓得難驢事到來忙裏老鷗眠熟去夢中殘明窓淨几山如古白日遊絲天不寒雪月花楓公務暇回頭佳賞與塊觀

書劍堂記 慶安四年作

昔黃帝之御寓也初製文字作刀劍是書劍之所本也楚項王學書又學劍其志非一書一劍也一旦雖爲霸王而不令其終則非此堂顏之所取也老杜題左氏莊云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是今之所取也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書者文事也劍者武備也士大夫不可一日離也況於保邦家者乎豈啻如陳琳以書劍學從軍之流而已哉坐此堂者可不思張弛之道乎朝散大夫高力君左近衞隆長常好刀劍弄珌琫且聚群籍以貯于武庫乃揭堂以書劍而請予書額并說於是乎書

者釣臺之江山也寶石不易者晉卿之畫馬也金拄北斗而不易者敬德之寸丹也可不謂無價乎彼他境致則意到足不到何益矣此別墅乃身到心自到公務之暇息焉遊焉可來而來可還而還不亦樂乎古之士不忘山林良有以哉豈是來往風塵之謂乎遠處塵少閑中日長蕭洒之志造適之情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別有何樂可以代此也耶非若向所謂松島嚴島之遠可以髣髴也於是乎應主人之求之遂書焉

乘與此來過人和氣亦和何別尋方外武陵風景多

寛永十六年仲夏上澣

偸閒亭記 并詩 正保四年作

亭以偸閒名志官暇也偸閒之所據何也白香山之專公務也走筆偸閒于郡齋黃豫章之在史局也炷香偸閒于塵衢豈唯此而已哉古之聖賢開暇無事時有閒居說者曰靜而思道也庶乎可不思焉乎方彼郡齋史局之役而偸閒所不可得而有之而苟得有之不亦苟且乎今優仕夙夜之人於閒不可得而有之也而曰偸則聊然歟苟且歟非我有歟曷以知閒在茲哉芣苢薄言不言樂而樂在其中居室之有唯曰苟而已不言知足而知其自足然則此偸與薄言與苟也曷以知其樂不在茲哉主人退公時時在亭四顧玉殿之瞰高樓之鐘是亭前之朝暮也竹閒之黃鸝松上之子規潭心之月武野之草富山之雪是東西南北之四時也目送楓山之衆鳥覺其倦飛而知還眺望東海之遠帆浮扶桑爵島之薺萍向雨往風還之官道感蘇公堤之柳色採此等佳勝以爲十景可謂

花西南望則伊豆山逢玉椿八千之春鎌倉山尋杜鵑一歧之路東北眺則惠茂筑波山之陰恩沾黒髮山之露西顧則天涯箱根照千里之月雲間士峯含太始之雪皆是四時壯觀之大者也近之東看則葛西之里鳧鴈自呼稍隣北則隅田之川都鳥相問其西北則東叡山之杉移横川之洞歟下谷中之樹列廣莫之野歟況復元是武藏野之千萬無名草乎且牛島之在巽方也有角者果牛乎抑犀乎焉知犀之在海非黿之戴島哉欲知花島處海上覓紅雲豈外乎品川之在癸方也可以對浙潮可以繫呉船窮目則望洋向若水天一色尤是闊其胸襟大其度量其望中向下則江城周回之碧瓦朱門高閣粉牆翬飛鳥革丹青煥發及比屋可封之數萬竈恰似見月宮八萬三千戸于倒景誠是天下之都會今時之繁華誰不怡情乎於是雨奇晴好遠近俯仰登覽之美不可殫述今使仲宣忘其憂希文得其樂在茲哉大中大夫加州太守堀田君別業在淺草其間架高樓號曰多景求記於余不能固辭遂書以應焉

寛永十六年仲冬吉日

阿部豐州太守別業記 并詩

中華之名山勝水置而不論　吾朝東奥之松島南紀之弱浦藝陽之嚴島丹陰之成相擧世皆稱佳境然足跡未到則徒遐想而已今此別墅在淺草河邊幽邃僻遠而不繁華可以俯仰可以宴樂瀛海萬里之船蓬島五色之雲共壯窓牖之奇觀筑波之陰映武野之青草隅田之鳥對士峯之白鷗亦是几案之物也皆是可以怡悦誠是無價之風景也何別尋佳境乎縱雖有之不能到則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世之價相若者有換之三公不換

也其芳聲傳于後代與道場永無絕矣至若安養不遠如來現迎而心境相通身土不二則亦可以見殊勝妙顏韋提希于今日歟住持戒諱清因道號玉峯禪尼源姓太田氏法諱淸春雅號長譽其院曰英勝故號其寺寛永十三年季冬二十三日寺既成矣事達 台聽翌年臘月下浣吉辰賜相州三浦郡池子村田若干戶施入于寺且免寺地稅并篁畝禪尼拜 命之忝感戴有餘黃門亦共動喜色欲令此盛擧垂于無窮於是請余載其事因書以應焉

寛永十五年春二月十八日

昔先生侍駿府遇禪尼於 御前故今憑黃門屢求之黃門亦固請之故不能辭拒焉

小廬山記

洛東有山曰音羽有寺曰淸水有瀧故世稱曰小廬山蓋仙釋之所窟宅也一旦移之於武野之邸庭不盆而木山不簣而數仞不竺而飛來不蓬壺而分左股乎銀河三千尺大士觀瀑於此草庵二百年老翁留履于今蓮社之橋雖無俗客之過杳林之陰自有眞仙之趣遠而近者望中千里海山之佳景朝而暮者臺上四時風雲之變態北嶺礬花指梅以爲伯仲即是補陀之堅坐也東關草木望風而知威名可謂君子之成德歟嗚呼偉哉與其潔也與其進也濇乎進此山色也夫惟是淸淨身無垢界者乎

寛永十七年應水戶黃門君之求書小廬山三大字又作此記

多景樓記

環樓皆景也稍遠之南面則海角房州開三朶之

茂陰而千萬畝之甫田在莽蒼中因思稼穡之艱難則與宋帝之麥苑殆彷彿乎麌麌麀鹿紛紛羽族氄毛孳尾皆得其時乎長虹曳曳者非千壽橋乎飛暈隊隊者非江府之千萬戸乎其餘壯觀不可歷擧也相攸擇勝誠宜哉薄于震巽間有叢祠曰平塚偶辱枉躍遂賜供田以表之示非神之幸乎惟夫曰壽寧則延算引年而凡臣民奉祝之禮也無不慶焉昔周公有事于達觀其大聖而壽考人皆知之今取焉歟其監臨之廣而明也四海之安泰百世之本枝擧在掌内嗚呼盛哉美哉

慶安三年之冬奉 台命而作

英勝寺記

相州鎌倉扇谷東光山英勝寺者太田禪尼所剏建也三面倚山岩高林茂佛殿東向谷深水清由比之濱富士之峰泉之谷巨福之山其餘登臨之秀麗氣象多景接于滿目心境相通則己身安養自性淨土也吾聞浮屠説昔者妙喜國月上轉輪王妃殊勝妙顔生憍尸迦即王位後詣世自在王佛處發意出家號法藏比丘歷劫正覺立淨域于西方即是阿彌陀佛也釋尊出世爲韋提希夫人説此佛功德示其觀想夫人聞而歡喜與五百侍女即見極樂世界一念至信皆往生彼土今禪尼開念佛三昧之道場非獨乘其他力本願而已欲使諸善男女有信念者悉皆往生其功德不易測也禪尼自少事 東照大權現恭勤不怠寵遇甚渥嘗應 命奉養黄門賴房卿黄門以之爲慈母其恩義親愛之深人皆稱之禪尼復奉黄門之命愛以養之使追阿濡之迹而住持此寺嗚呼殊勝妙顔者如來之悲母也韋提希者淨土之願主也然則禪尼與殊勝妙顔韋提希異世同志誠可嘉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六

記二

舟山茶亭記

武州原野之廣遠也古今稱其名就中本州豐島郡中里村者當金城之西最爲勝地遠近之郊踈密之林誠是蒐苗獮狩之塲也　大君講武之時相此攸擇其勝以爲茇憩之所舊號舟山乃命吏誅茅經營周回數百千歩立柵衞之當其遊獵後鷹數十聯獫猲驕若干頭列卒成隊扈從加雲於是飛者走者或被搏擊或中鳥銃頗有去者不追之義歟先是於此地使騎射者定其耦放犬於藩内射之若干番中者記其名俗曰追物犬御覽之時使閭國牧守及大夫士同陪侍焉誠是　本邦射馭之禮也頃間就其坳處浚之高其堤洌泉自湧乃爲池沼其瀲灔也萬鏡空明其漣漪也風行成紋鳧鷺浮而游魚躍觀於物於此見在渚於此嘉木欣榮于此堤名花開敷于其岸池側有亭顏之曰壽寧軒春則花靄如錦青草如茵夏則新綠陰陰薫風吹物秋則佳月丹楓夕氣相輝冬則河漢雖亙松篁增色四美具矣池中有島新架橋而自壽寧渡之過島經閣道數階登高處有亭曰達觀四顧則　神風肅然遠來自乾方日光山乎簾外四時雪招坤維富士峰之景乎其艮則望筑波山之

田川錦之句不亦榮乎其餘詠歌繁多不可枚擧也攝州高槻城邊有其舊蹤今略書其姓名以傳于後世云

慶安某年某月某日應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淸求之而作

小侍從舊跡記

待宵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禰苗裔石淸水別當光淸娘也仕近衞皇后多子治承四年八月中旬德大寺左大將藤原實定自福原歸洛一夕詣皇后見月時小侍從陪侍翌朝歸福原使藏人傳語因示倭歌小侍從酬之多子者實定妹也小侍從好倭歌嘗有待宵聞鐘之語故稱曰待宵小侍從其所詠歌多載在歷代勅撰可謂閨秀也俗傳攝州高槻城畔一里許有其古跡聊記之以爲證焉

慶安某年某月某日應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淸求之而作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五終

大己貴也由是見之彼山靈此山神共是伊弉諾尊而大己貴爲之輔弼何混異域鬼于其間歟仙佛同源是彼所說也吾豈肯哉古伊弉諾尊拔劔斬軻遇突智其及滴血爲天安河邊磐石也周萇弘死其血化爲石況於神乎奚疑焉天安河者天漢也磐石在天爲象則星辰也降而垂其跡即是經津主神所謂香取神也大己貴者素盞烏之子也所謂出雲大神亦是和州三輪神也現化諸州誰謂不來降此山乎香取大己貴皆是伊弉諾之孫也夫以妙萬物者神也一神分身百億不可測也天上之星司人間命降化爲石石運動于此山謂之石動彥神其護家邦也可以敬畏焉嗚呼山者靜而石者不可磷至堅不可泐也庶幾家邦之悠久與此山之壽相共齊也祝其遠大誠在茲矣

右石動山緣起者余之所未詳也若浮屠之說則須就浮屠而聞之神社之事則須向神職而尋之然余欲問之石不言山不應神不可度也如之何乎可敬而遠之而已方今加賀能登越中三國主中納言從三位菅原君請余記之屢辭而弗措於是不得已遂書以進呈焉

承應三年季春上浣

能因法師舊跡記

能因法師者左大臣橘諸兄十代之孫也本名永愷父曰肥後守元愷永愷補文章生號肥後進士後遁世改名能因號古曾部入道善倭歌此道昔無師弟至能因初以長能爲師果然否嘗有秋風白河關之詞世以爲美談兵部大輔大江公資五條東洞院宅庭有大櫻樹每年能因自古曾部入洛往玩其花花亦依人而其名彌顯後冷泉院永承四年禁裏歌合時能因獻倭歌有三室山楓龍

社以鎭之此山亦預焉逮高倉帝御宇勅使參議藤原家通來石動山以告祈旨以其爲北州靈社故也後醍醐帝建武二年十一月越中守普門藏人利清應源尊氏而謀叛當國司中院少將源定清據石動山以恃要害十二月十二日利清與井上野尻長澤波多野等以兵攻山山僧從定清禦之屢戰不克定清遂殁賊徒焚山寺院爲灰燼可以痛惜焉夫以遁世者而從義兵也可以泚世之武人不忠不義者之類雖兵燹之餘以神威佛力漸漸祠宇起廢而不能復舊山中例式僅存其名況於秘笈密藏及古記舊錄乎可以歎息焉方今聊書其所聞所傳者以存緣起之什一而待後人之同志有所補考

或人曰泰澄之奇効異驗誠似語怪然浮屠者之誇說往往皆然且其縛鬼縛雷未詳虛實雖然菅野眞道之國記載小角役使鬼神則與泰澄角其技力乎小角泰澄等未必浮屠蓋時岩棲谷飲修練久視之徒歟此等人彼取以爲佛奴不可不察也蘇子曰吾聞之亡是叟云楚山有猿化爲道士入華陽洞稱茆君酒君囚之岩石爲械松根絡足藤蔓縛肘苔蘇眯目叢棘哽口三年道士化爲石是戲言也葛城神遭縲絏亦然耶否又彼咒雷則化爲小童隕自空中昔唐道人陟天目山每大雷電但聞雲間如嬰兒聲其聲旣似小兒則其形亦然乎世所物色畫刻雷之鼓槌斧之類蓋以其迹而言歟中華雷州多雷士人捕之爲脯食之若夫張道陵之大乙法莫月鼎之使雷霆則一種之妖術乎柳又彼徒之誇言乎此等豈是陰陽薄動而生物之理哉吾想白山神自稱陰陽之元神即是伊弉諾尊也且曰日本元是神州也又一神自稱

臥罪障之積雪仰阿字之大空見毘盧之遍照淨菩提心觀慧相應念念增進豈非心行之深趣乎客聞之感歎焉此沙彌元無學而忽吐微旨人以爲異沙彌有奇術逢北海稅船飛鉢乞供率以爲常出羽官租船吏神部淨定輸收畢入山事澄拾菓搬柴役仕不倦號淨定行者形醜如猿亦有異術元正天皇不豫醫巫不効宣澄赴都入宮淨定從行澄手把三鈷杵口誦忿怒明擬玉體上即愈賞其法効擢爲供奉賜號神融天平八年天下疱瘡王公卿士庶民死者不少上勅澄修十一面觀音法以攘之既而疱稍息因授大和尚位改號泰澄世稱越大德或呼優婆塞而不斥名一日沙門行基來訪澄晤語相約後生淨域而辭去澄勸請彼山之神佛于此山所謂金剛證實滿宮是也愈爲修驗道苦行之輩相尋多來澄門徒藏緣專唱地藏號澄遣藏緣遊化北國以敎導之每見靈區爲修練場山中傳稱求聞唱地藏號俗號曰山伏焉澄嘗入和州葛城山見役小角譴責山神怠于造橋而呪縛之神愬訴焉澄憐而持念繩將解小角自空中叱咤之澄即輟不解其縛澄或時到越後古志郡入國上山寺山中憂霹靂擊破浮圖以請澄不已澄誦法華雷化小童被縛束自空墮啼泣求救澄命自今勿近此山且山寺乏水可使涌出童聞命澄呪息童作禮而去其後山側終年不聞雷而清泉乍出自岩穴其餘奇驗居多神護景雲元年澄呈書右大臣吉備公以奏帝言願留睿情于佛神公以聞帝感之是年三月澄死歲八十六越知山白山石動山共有遺跡夫此山之有英靈也禱之則應求之則得願之則効祭之則享故擧世莫不敬信也久壽元年鳥羽仙宮有祟祈諸

神世最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豐斟渟尊次泥土煑尊沙土煑尊次大戶之道尊大戶之邊尊次面足尊惶根尊次伊弉諾尊伊弉冊尊謂之天神七代吾是伊弉諾尊也今號妙理大菩薩此白嶺者我主國之時都城也我乃日域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穗耳尊者我孫也其子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受其祖天照大神勅降治此州饗國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彥火火出見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三年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三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磐余彥天皇者鸕鷀草尊第四子也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歲也在位七十六歲諡曰神武云云言已不見澄又願見本地眞身須臾十一面觀音大士光彩赫奕澄拜稽首言像季群生願垂慈救時大士如

爲青眼而許之拜未畢其體已隱澄又上左峯値一偉男手握金箭肩橫銀弓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山大行事汝當知聖觀音之變身也言已乃隱浮屠之靈異千變萬化被衆敬信者專推觀音故到處多說其方便以誘觀衆人謂之普門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翁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弼也名曰大己貴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先是有少沙彌自能登島來謁澄含笑曰需汝者久矣宜爲給使便附鉢多羅令守護焉澄不言晝夜不厭風雨常行道禮讚其苦勤殆非他人之所能而此沙彌隨不暫離常臥雪裡澄名爲臥行者客比丘來寓謂曰勵懃進趣是名爲行臥者怠倦也何稱行者乎時沙彌臥而擡首答曰行有二種一曰身行二曰心行汝之所論者身行也予之所修者心行也當八苦之寒風

六人於小板而請良恕弟子法親王良尚書其歌於像上掛於廟壁其繼絕之美可謂盛矣今茲仲春太守欲赴江城先入洛啓東行之事於　東福門院兼達子　姑射山時有　旨曰暫可候宮中旣而亞相局捧百和香合以紅線結束之挾梅花一枝於其線來授太守曰是　仙洞之餞行也發途在近事旣忽忽故不遑勅封之以絲縢焉太守謹載之拜　命之辱奏曰請號此香曰梅花而號此梅曰勅作也遂告暇而退乃遣其花於佐太宮接之於數樹枝以爲神庭之物嗚呼梅者神之所愛也東風吹香于飛宰府千里之天中華傳芳而入海雲一夜之句者膾炙人口久矣況其京洛者神之所慕而宮闕者神之所望乎然則其所從來者神之聽之可知而已善哉唯冀他後其枝葉之蔓與太守之嗣胤同榮暗香之遍與太守之明德共馨也蓋是一鄕之幸也豈一鄕而已哉封域之慶也其餘慶之施及于他方者可以晧矣神之所饗其不在茲乎夫神之爲德也無所不至矣于宰府于北野于佐太于天地之際無所不在焉人皆可敬而信也太守來江城告余以件件之事而請記其始末余素敬其有儒宗之名且感太守之盛意遂書之以應焉

石動山記

北陸道能登國能登郡石動山昔聞星墜爲三石象天有三光也或曰此石自天漢流下故曰石動山延喜式所載能登國伊須流岐比古神社是也石動此云伊須流岐此山者泰澄法師之所開也蓋與白山靈神同一體也其傳云元正天皇養老元年初夏泰澄步自越知嶺登彼山時神人現形曰汝諦聽日本秋津島本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

天地俱不窮神之威之名與山嶽齊高大者耶

此記先生依或人之紹价應社僧之求而作故併載彼所傳稱之事

河内國佐太菅廟記　正保三年作

河内國茨田郡佐太鄉有菅神廟俗傳稱佐太或作沙汰昔昌泰之變菅相出洛將赴筑紫暫繫舟於此欲洗其寃未果官使來督沙汰之遂解纜而西焉其後立祠号沙汰宮因以名其鄉也然據源順之所抄則佐太之名已久矣蓋俗間假倭音之相同因菅相之事跡而有沙汰之號乎爾來祭儀如在威驗維新而每歲正月五月九月之廿五日鄉俗以其爲風月之主儒家之宗故設連歌之會添風雅之興頗似迎送神曲者歟近世祠宇荒廢祭奠怠慢而連歌亦已矣神職供僧雖憂之無以爲奈何也寛永十年癸酉信州太守大江姓永井氏尙政蒙台命改野州古河徙封城州淀城增食邑凡十萬石此鄉亦隷屬焉自淀河陸行八里到攝州難波此鄉在淀城之西五里與難波相距者纔三里傍河有樹林其中有北祠故水陸往還者來詣不鮮矣太守行春施政之次到此傷其傾側再興廟墻寄附煙戶挑案前之燈增靈耀之明且祈邦國無窮之福時寛永十七年也明年營中有熊夢之吉祥宇内揚鴻基之歎聲於是太守又建一宇於其傍招京洛花下之客男山桑門之徒及近隣田舍之有志者連歌以頌神德也其發句者請前博陸殿下信尋公所令詠之也自是三長月每値神之忌日率由舊章以爲恒例又請曼殊院法親王良恕書神號於板以爲祠堂之顏色而使畫工狩野探幽圖束帶天神影紫野禪師宗玩書贊詞於別幅且命好事者摸寫歌仙三十

家令奏聞速成經營且納封田若干戶然後定祭奠式每歲以爲恒例其靈應有驗如此焉或曰此神自西天飛來棲止於此孝謙帝天平勝寶之間有金智大師者來詣屢禱求拜本身一夕神忽露無量壽佛形焉其所云六王子者亦皆佛菩薩之光塵也其變化不可測矣顧夫瀑布者龍池也可以待那伽定之奇芬潮梵者鯨樓也可以散給孤園之天華璃瑠光佛之影像綠池洗肝娑婆世界之常住青山滿目誦經則苑鹿傾聽塊石點頭觀想則水鳥念佛樹林說法非情猶然況有情乎禽獸猶然況人部乎凡在器世間者誰不信奉之哉佛力神威相須久矣是以仰此神者無不受生死之益蒙幽明之福也龜山帝文永九年有僧禪朝者應武州太守平友時之恩遇領伊夜比古封戶一旦雖至此而猶憚神威不專領之一夜夢大人長身衣冠甚偉告朝曰我是伊夜比古大明神也待爾久矣宜早爲我修三密旨弘一乘法翌日朝聚諸神人語之乃入而修法又夢神告曰山中有一池是我所棲也爾宜就池側建堂宇覺而益奇之往見北谷果有池水愈信神言之不浪遂構一院置十二僧口配十二神將爾來不絕云或曰天地造化之跡無處不有雖然邦域有限則所主亦有分豈執天竺之鬼而混我朝之神哉神風之與佛道之不相干涉譬如氷炭薰蕕之不能相容也及乎后世浮屠者流依憑倚賴而合以爲一矣果一乎二乎疑神者以此信神者亦以此疑信相半者亦復以此只知者知之耳能盡我心之誠則神之來格於是在焉今此神也者既記於國史載于延喜式則其所由來久遠而有福于社稷必不可誣之則不可不敬不可不崇嗚呼神之德之功共

承和九年十月初授神位延喜式亦載之以爲大社是也此地從來靈區有異產其北則溟海也其西則崇山巍巍有瀑布之掛銀河其南則巨川混混有垣衣之綴碧岸其東則潤麓遠繞有旭日之出樹頭其中則神宮有仙其植物則古松老栢柯如銅根如石實樹珠草名花靈芝至若恠石漾池珍禽奇獸充牣而在焉誠神仙之窟宅也其傳稱昔元明帝和銅二年秋八月此國米水浦有光七日夜不止海人恠之時有坂上河內之遠祖者裝舟往見之如有神船浮於海其光飛到太子浦乃立祠祭之後託夢於人欲移櫻井里事以聞詔遣使撿之元正帝養老三年修營神宮每及三十三年必以改作爲例其材木取諸佐渡國焉米水浦初名迯濱逮神來現而白粲白水自茲流出故改今名其神所携來寶物皆化爲石其形悉如其器到今存焉又神杖以椎木爲之寘於殿前若國家有事則其杖示異或祈請則向賊敵蓋以其枝集爲神箭其所指無不伏誅焉加之水旱必祭風雨必祭疫癘必祭焉眷屬鬼神有六王子之號太郎王子武呉號西御前二王子船山此初神泛海時所司舟者也三王子號草薙神拔眉間劒刈草爲神坐故名焉四王子今宮在別宮故五王子勝其靈威最勝故六王子若號乙子者神甚愛之如世間父母於幼兒故於此獨每祭祀供魚味其餘屬一百餘神焉後冷泉帝康平年中安倍貞任在奥州恣隼性狠子之心詔源朝臣賴義及子義家伐貞任逮義家軍過出羽國遣大相大夫光任詣此祈之乞神援告曰比及賊平則献寶修廟既而果遂誅貞任而還遣光任報神唯捧祭物不言修宇之事神託小童督過之以背前言光任懼乃說義

輕身也自此相親狎壽永文治之間平族奉安德帝行在西州頼朝擊滅平氏上皇賞其功授征夷將軍之職於是頼朝隨覺意改造此寺不幾而成焉納封田若干戶或時西行法師聞覺名入山來訪覺迎接欵語相得不厭備飯食之西行一宿而去其同時有上覺法師者住此山讀倶舍高辯初從上覺而祝髮辨者所謂栂尾上人是也且又山之事迹寺之秘寶甚多矣不遑枚數若夫慶俊開愛宕者置而不載焉竊思朝家之敎化固託神佛之輔助故此山開則光仁淳和之所以盛也此寺建則和氣源氏之所以興也此山不開此寺不修則稱德之所以蟲惑道鏡之所以廢死而又安德之所以短祚平族之所以敗績也由是見之則君臣上下誰不崇信之乎夫心外無神亦無佛佛即是神神即是佛豈外求哉雖然心隨境而動根對塵而亂故之機之善則神佛畢臻一念之惡則魔魅忽現可不懼哉是故敬神所以信佛也信佛所以修寺也修寺所以仰山也今歎院宇朽敗欲構復之然大厦將傾豈一木所支哉小蟲不僵惟百足之輔也故上自王公妃嬪卿士命婦下至於編戶之民庶男女無大無小無多無少無不有施納則庶乎此寺之不朽也而復神護國祚之名與實相稱也

此記先生依或人紹价不得止而代山僧而作也

越後國伊夜比古神廟記 寛永元年作

伊夜比古明神者越之後州之鎭也俗稱曰一宮其云彌彥者國訓伊夜比古之轉也按續日本後紀仁明帝天長十年秋七月越後國蒲原郡伊夜比古神預之名神以彼部每有旱疫致雨救疾也

之使役而爲魔被崇故歸于叡山其後弘法大師依眞綱之請來於斯山時得八幡大神之敎董寺院唱密乘其擇任三綱書曰今此高雄伽藍未補三綱無人護持拔禪師杲隣以爲上座擢苾蒭實惠除任摩摩帝擇僧智泉任羯摩陀那選此三人稱彼三德三德即一切德一切德即三諦三諦則三寶三寶則三平等三平等之觀何人不行時弘仁年中也淳和帝天長二年詔改號神護國祚眞言寺賜之弘法弘法弟子眞濟入此峯影不出山者十二年於寺中建寶塔安五大虛空藏像春秋設大法會鎭護國家嵯峨上皇聞濟練行年久召爲內供奉十禪師濟者正六位上紀朝臣御國之子所謂紀僧正是也或曰濟之靈化爲神時時顯形于山中焉東寺長者實惠弟子眞紹和尙於貞觀年中欲鑄梵鐘於山中未果而逝於是和氣朝

臣彝範繼負荷貽厥之塵改追蠡聲嗄之舊爲氏既鑄鯨唔再吼橘朝臣廣相爲之詞菅原朝臣是善爲之銘藤原朝臣敏行書焉其鐘今見在山中仁安年中文覺上人至此而見堂舍傾側路草滋蔓歎息謂昔孝謙御宇天位將遷故八幡大神託清麻呂創此寺光仁帝名神願寺淳和帝改神護寺是所以祈佛神守國祚也矧又弘法大師與大神邂逅此地唱和眞言者哉近代朝廷囏難臣僚多虞蓋是寺頹敗之故歟文覺雖爲桑門豈非王民乎此山之衰者眞俗之滅也於是專務修營乃作幹緣䟽普扣萬方之檀越一日入後白河上皇宮奏之會內宴歌舞不能以聞文覺以爲左右沮我即近前大喚誦䟽其聲猛厲管絃奪倫上皇甚怒流覺伊豆國先是源賴朝貶此州聞覺來乃就而謁覺相之曰公它日必執閫國戎馬之柄不可

山之爲狀也從乎嵯峨之上千岩屹立五峯連亙曰朝日峯曰大鷲峯曰高雄山曰龍上山曰賀魔藏山總號曰愛當山是乃世所謂榮術太郎之所遊栖也白雲天近時逢不死之客蒼苔路細自到無人之境百仞之谷水出於藍十圍之木根堅如石櫻花飛則擧聲聞辟支之眼一鳥鳴則想像後夜之佛法僧風舞檜杉則納禪房之涼月穿草茅則見除暗遍明之天宮紅葉飜則晩雖停遊人之車晝似衣伽黎之錦爐灰冷則吹煨芋之火朝雪寒則不忘一麻一麥之苦辛若非談空空於釋部嚴玄玄於道流者焉得到此而久居哉昔稱德女主寵道鏡將讓位因遣和氣朝臣清麻呂告宇佐大神神託曰我國開闢以來君臣定矣未有以臣爲君也宜早除如是無道之人清麻呂歸奏帝與鏡大怒流清麻呂于大隅國及光仁帝之即位也

放道鏡于下野國既而清麻呂遇赦而還復奏神意欲立一寺而護邦家於是帝勅清麻呂建伽藍於高雄峯號神願寺蓋示神敎也桓武帝延曆二十一年正月大學頭和氣朝臣弘世及其弟內舍人眞綱招傳敎大師于此寺講法華又屈請善議勤操等十餘輩爲和者弘世眞綱者清麻呂之子也於是帝以治部大輔和氣朝臣入鹿爲詔使曰昔給孤長者降能仁於祇陀之苑常啼菩薩聞般若於尋香之城今和氣信士延二六之龍象設一會之法筵惠日增光禪河澄流一乘之玄猷始開區域三諦之微旨聿被人天像季傳燈斯創軌躅隨喜法門稱嘆功德是乃所謂法華會者也傳敎於南峯巖窟修練數日有一猿來捧山芋供閼伽一旦猿墮谷而斃俗號猿窟是也傳敎憐之寫經弔之每年三月十日到今祭之傳敎以猿者山王

神關我邦而始製藥術救民命則以三輪神爲此山主固可以爲得其實其三輪大神者卽是大己貴之謂也后來行基之徒假佛名而亂神迹掠神山而爲僧居挾恠異之巧詐而欺誣世俗人人未之覺遂使闔國之名山皆至於爲伊蒲塞桑門之窟宅吁惜夫盍復其本哉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我豈媚神而爲此言乎神夫歆我言耳余去歲在東武之　江戸患小瘍既復故然氣宇不恒因是賜公暇入洛今茲來浴乎湯泉泉之直出正出者數處清而鹹日夜流注而不窮屢酌而常湛底石以甃一室板壁間隔曰一湯曰二湯其浴槽方丈許甚熱則注寛水以和之不熱不冷而得其宜浴者先手杓酌湯灑首及肩背而後入槽或潜泳或拍浮有數婢以盥湯或卑賤無遮之者浴久不出則婢呼叱而退之是行也余僦御所房以居遮無遮者獨入第一湯同來四三人竟日情話讀書寫字或體倦則行觀鼓瀧登藥師堂或遊地獄谷而對望中之山林綠樹經日愈浴愈快不亦可乎聞說夫華清池雖爲諸湯之甲而有凝脂之膩傾國之汚今余決不有之也唯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之氣象亦庶幾哉於是乎記以告諸山靈

元和七年辛酉之夏　先生赴有馬作之

高雄山神護寺纂縁記　元和八年作

夫名山勝區者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也故王喬控鶴之天者應眞飛錫之地也道士寄書之山者高僧留偈之處也號佛曰金仙氏宜哉當鳳城之乾隅有雄峯之上界誠神仙之窟宅也何誣焉哉昔者文武帝大寶年中役處士神融師倶登此山以爲地藏龍樹攝化之地故吾邦之有此山猶如支那之有五臺峩嵋也不亦秀異乎且夫

不見基感歎不止即寫如法經埋于泉底又刻等身藥師石像置于泉涌出處就建一宇安藥師像今藥師堂是也以其所剳之殘魚放昆陽寺池化爲一目金魚云此山有三神一曰湯山權現者藥師一曰三輪大神者毘盧舍那一曰鹿舌明神者千手大悲也爾來浴者其病多愈蓋依佛神加被力乎承德元年丁丑天作淫雨洪水崩山溺家九十五年後和州吉野僧仁西詣熊野神一夕夢神告曰攝州有間山中有湯近歲荒廢甚矣汝可往從事西曰以何爲證神曰庭樹葉有蜘蛛宜隨其絲所牽以赴焉翌旦覺而見果然既而至中野村二松下失蜘蛛西迷道而立俄有一翁導西登山投木葉曰葉落處必是靈地忽不見翁所之遂就其攸開舊跡浚湯源建寺及十二坊舍置守湯人時建久二年辛亥二月也享祿元年及天正四年再罹鬱攸之災堂舍人屋皆爲烏有十三年乙酉羽柴秀吉公之夫人鼎建寺院納封田今之巍然者是也原夫名山岩谷其下有石硫黃者發爲溫泉又有共出一壑半溫半冷者又有朱砂涌出湯泉者又有隨潮汐之信而沸者皆在在有之中華朝鮮及　本朝悉然或若記所稱呂政之時驪山神女出溫泉以洗除瘡疾則山靈之所爲亦未必無之凡天地之際陰陽之運水火之交無處不有之或蘊伏或發出或流行或停止及其觸激而寒煖之氣臭味之性各有其能毒於是人身由此有治疾焉有得疾焉此天地之五行與人身之五行相感通而無二故也可不辯乎　本邦之昔此山本固有神神既有則湯泉豈不屬於神哉所謂湯山神三輪神鹿舌神是也是故舒明孝德行幸之時未聞有所謂藥師佛云者也大己貴神少彥名

恩賚乃雇工構小塾立書庫於是尾陽亞相源義直卿有勇爲之盛志經始一㕓置聖像及顏曾思孟像號曰先聖殿又其祭器具備以奠之予拜其嘉惠之辱雖古之國學不能加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嗚呼倫理綱常之不泯滅者誠賴孔子也誰不尊親哉是又今日治平全盛之功効也至敬無詞故系之以詩其詩曰

道叙三綱家國全學因四代古今傳牢祠草創卯金日釋奠權輿大寶年威鳳感時雖避地衮龍贈位久飛天武州精舍雀相賀聊採溪毛可薦籩

寛永癸酉二月丁卯五日　道春拜書

孔廟興基故不拘年序載於記首

攝州有間温湯記

本邦攝州有間郡山口莊之湯泉未詳其始也舒明天皇三年秋九月行幸于此十年冬行幸于此孝德天皇三年冬十月朔行幸于此十二月晦出温泉宮還于務古行宮（務古後曰武庫今之兵庫也）然則此温泉之所從來已久矣舊記云聖武天皇時行基法師自武庫郡昆陽寺來於温湯見一人病臥山中問曰汝何疾病而若是哉病者答曰欲赴湯救疾而力疲不得進且絕食已數日願上人扶我行基哀之與飲食病者曰吾欲食鮮魚今食無魚行基乃至長洲濱得魚以歸自割其半病者曰能割烹之備於我基又自熟而供之病者曰上人先試嘗之基即食味甚美於是勸之病者臥食之且告曰我有黑瘍患之將洗以湯上人若舐瘡瘍痛楚可少忍乎其體膚焦爛甚臭穢不可近也基忍而舐吮焉忽見其形變作金身即藥師佛之身也基大驚拜佛告曰我在温泉山爲試上人現病軀言已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五

記一

武州先聖殿記 并詩

昔孔子沒後戰國紛擾秦項爭亂漢高祖平天下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孔子雖千古之聖而不得其位漢祖者萬乘之主也太牢者祀王者之禮也以萬乘之貴而祀孔子用王者之禮可謂尊奉聖教之至矣其開四百年之洪業宜哉禮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後世建學釋奠釋采于孔子而追王之則濫觴于漢祖其禮考中華歷代之志可以見焉我朝自古崇儒教久矣敏達帝甚愛文史不好異端天智帝龍潛之時與大織冠共學周公孔子之訓於南淵氏至于文武帝大寶元年詔始釋奠聖武帝勅吉備公稽其儀據禮典益備器物以設禮容自是以來有大學有東宮學有國學其釋奠春秋二仲用丁日使博士諸生論經義或賜宴或授爵或受祿世世例爲恒式誠治世之巨典太平之盛事也雖然近代國在艱虞人亦多岐故儒禮之名僅朔羊而已慶長之初　源大君撥亂反正闔國一統文武相總威惠兼施以駿城爲麾下之天府予奉仕之有年矣嘗請營家塾聽相其攸有事不遂會　大君棄群臣歷十餘歲後庚午之冬幸蒙　鈞命得賜其地于武之上野且辱受兼金之

子見子路今余使我家冠童見足下彼一時避世乎此一時避嫌乎蓋不負公也何慢哉拳拳不能措也余未有大中之眼故未見如周子之萬一者然有太極圖說通書等可喜讀焉圖書出自周易則可以犀革編焉則冠童縱不從事于浴沂何不浴于光霽顧諟庭草乎余以無荷篠之隱逸大中之見識而愧于大方耳官使告暇星軺可夙駕此數日來鴻臚館孔邇遂不得見淸貌詩病未消而黯然之魂將消況又明日隔山嶽乎唯冀羈中節飲食愼舟輿起居無它欲筆所思徒增緬想而已不識謂盛意何耶若猶被示留別執之以爲他後之左券不宣

癸未八月四日

答朝鮮國信使俞秋潭

去冬自舟中所賜之一封自播之城大及臘晦而達于余之家塾披而薰誦則長牋之鐵鉤兩律之玉韻倒江之筆足以悅目懸河之辯足以娛耳圭復不措可謂千里面談也何幸加之想像遍日出赤間經藍島過壹岐達馬嶋歸帆無恙行人安穩所祝在玆釜山漸近王都不遠古所謂不辱君命者乎其欣榮豈唯靑草茂木云乎哉歸入高堂衣晝錦者蓋在此乎方今歳初官事無盬在私亦頻繁言不盡意覼縷借茂源口以爲筆語而已緬想不已臨風悵然恐恐不宣丙申陳孟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四終

不備七月廿一夕

答朝鮮國副使趙龍洲

夕顏巷林道春覆拜呈書　朝鮮國官使　趙君

足下曩昔辱復手書與面命告戒無以異乎多幸多幸足下東遊誠是十數年之奇也余偶在此時雖不謁左右然唱和二三回足以少慰平生餘力之暇陶寫性情以寓感慨然未能得理到句到故以有詩病告之蓋戲而不爲虐也足下以程朱詩敎之程朱集諸儒之大成接千歲之道統天下後世無異論足下之所仰余亦然豈啻詩而已哉除詩病無如思無邪故雖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然方萬里評唐詩謂朱文公詩有向上之工夫以其得六義之旨非尋常墨客所能及故也其然乎昔李太白爲七澤之遊廣其所見寓之詩句今足下東遊千萬里之心目亦可以寓乎余生日出處只觀大陽所輝耀洪波所激揚未涉馬島釜山之境況於日沒處之遠乎局量褊淺耳目狹隘何無恨乎雖然道無內外理無遠近與四海相準宇宙備於我可以無恨乎古今評詩者甚多就中道通天地思入風雲宜哉至聖人所論則用其極姑舍是足下指余及二子以譬諸三蘇褒[illegible]之至固雖可喜然不虞之譽過當過實不堪恧縮唯恐有毀于其後也夫老泉之雄渾長公之波瀾少公之巉巖父子昆弟皆一代之奇才千古之雄偉也人皆景仰之雖然足下之仰程朱余亦然儀秦之揣摩猶拒之況緒餘乎佛老之滋味猶吐之況糟魄乎與人所仰異而與足下之仰程朱不異者是余之素志也今又以足下之所言而益自勵愈自警願與足下共堅此志也不踰矩始於志學故古人曰仰彌高又曰所願學孔子也曾聞荷篠丈人使二

故杜老謂李白曰白也詩無敵何戰哉元白劉相敵者也酬和用本韻始于此韓孟劉侯聯句亦敵乎輸贏可見焉誦之知敵不敵也聖人所刪所教如王者師故有征討之擧我何人哉有爲者亦如是乎遂迅筆以送行草草八月五日

又

昨夜來會于加羽州與春檠告別余有公務不赴唯惆悵而已亮察惟幸此二封欲達于兩君正使涬溟從事竹堂頼足下故今遺之莫忘可也前頃所告余別業有大成殿安聖像四配像釋菜有時且藏書萬餘卷思足下留滯有日則招而偕往而今既發足西歸無奈之何可勝歎哉思而止耳唯冀脩途馬蹄不蹶風帆無恙早見故里之喬木祝祝

謝朝鮮國三官使

正使尹順之字樂天號涬溟副使趙絅字日章號龍洲從事申濡字君澤號竹堂

昨日所賜人參貳斤白苧布參匹黃毛筆貳拾柄油煤墨拾笏色紙參卷領受焉感戴之至不知所以謝也以黃昏自府內歸故今朝告宗太守令傳之想既達否聞錦檠在近以未執謁不爲無憾也裌衣六領恭奉贈之以聊表寸丹唯恐鄕服之不稱貴體也餘附後信恐懼不宣八月二日

謝朝鮮國信使申竹堂

倩朴進士所求之松竹梅三幅賛被染健筆以賜之不知所謝吁松之節操也竹之貞勁也梅之芳潔也皆備于一筆誠是實玩也如見君之淸手乎慰悅有餘且被惠五言律之再和吟賞多多幸之又幸也聞日光之假裝在明旦想像紛擾之中早有此惠貺亦以爲感謝昨日兩兒輩赴宗牧司執謁于君我喜而不寐況賜高和乎餘附它后姑此

本御前禮畢欣歡想像焉卽今謝贈中山國酒詩忽入我手誦之則一盃一盃至于數盃云爾雖玉川子七椀生腋風亦不過此酒云茶云其嗜好不異則到蓬萊何遠之有　日本有蓬萊足下知之邪彼琉球何隔瀛海哉我文房有道家仙山卽是身裏五城十二樓雖萬卷丹經爭及乾坤坎離之備于我呵呵且昨之昨借岡濃牧之便以遣一封封內裹余幷兩兒輩之拙詩旣達否訝之請待告報耳足下所寄談韻再和一首使侍童書來云云曏昔早達多謝多謝其未酬之詩撿筒中而賜和則又幸之幸覓望無它七月十有九日

又

聞還自日光依舊寓居稍就平安幸甚前日未酬和篇在途中可以裁之想脫藁了待枉寄之耳且日光祭文記得否爲寫一通以賜之又幸也是所欲也松竹梅之贊竹堂君健筆已得入我手以足下先容故也謝而有餘今又呈此三封于三君望請足下以達之欲無達失而已庶乎彼往此來此往彼來與足下時時對晤也然無如何哉餘附面布三君者三使也

單衣一領葛衣一領贈之宜無却焉聊表寸丹耳嗚呼西歸在近何日再會臨紙悵然

又

去三日之夕賜暇于三官使時余微服從執政之後與足下暫爾掣電相看語言不通如以臆對戀戀懸懸何以寫焉日光山發足前後勞役想像之耳還自山後厥明贈一袋聞已達然未得足下報則紛冗鮲奈何嚮唱和若干足下以爲詩戰云云多筭勝少筭負是兵法也我筭不爲不多而今足下可榮旋則我唱凱歌乎春槃和之也夫敵則戰

前胡　射干　黄蜀葵華　葶藶子
何首烏　五味子　石楠葉　菴蕳子
劉寄奴草　馬蘭　蜜蒙華　佛耳草
白頭翁
右二十一種要其核實
薤　百部根　萆薢　欝金
延胡索　商陸　藜蘆　胡黄連
山豆根　續斷　天仙藤　烏頭
姜黄　銀茈胡　漏盧
右十五種要其根
寛永十四年十二月

寄朝鮮國朴進士　寛永二十年七月
進士名安期字眞卿號螺山又稱廣陵處士
今晨陰晴不定故三使登府延及十八日亦是期快晴云云想像即時閑暇可以伸旅懷雖然聞眼疾爲祟頗勞緬懷蓋是修途之艱辛水土之不習酷暑之攣源倩書之懇求不得止而至此予不可不保養也唯願銀海之浪華與空華共開散之澁也祝茲在茲昔韓退之張文昌皆難病目然不廢讀書不停吟詩屬文唱樂府足下亦宜然且子夏丘明之所疾亦在此未曾聞拋筆冊況厥有國語乎足下所見祟則不日而良已然且養且吟以不至累日而可也我所念亦在茲或曰五色使人目亂或曰有肉眼有凡眼有道眼有阿那律之眼我豈敢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故非禮勿視是所養自而告足下亦如是不識謂何琉球酒一壺氷糖一小壺投贈之只恐涓滴之微也不堪挹酌氷霜之薄也難慰煩歟吁慚赧慚赧　孟秋十六日

又
昨日於營內造顚覿面不通譯遺恨難拔如薤

七情分理氣辯以答奇大升其意謂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乃朱子所云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也末學膚淺豈容喙于其間哉退溪辯尤可嘉也我曾見其答未見其問是以思之其分理氣則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而不能合一則其弊至於支離歟合理氣則曰理者氣之條理也氣者理之運用也而不擇善惡則其弊至於蕩莽歟方寸之內所當明辨也大升所問果如何

寛永十三年季冬八日　此書憑宗對馬守義成雖示三使然不能答

贈朝鮮國狀　代板坂卜齋卜齋請紀伊亞相遣此狀

望請藥草根幷核實之事

夫物產不常或古有而今無者或古無而今有者或古今皆有而中世無者或中世有而古今皆無者或土地宜與不宜者或四方風氣異而爲有無者中華既然日本亦同良醫之用藥猶離婁之督繩魯般之削墨師曠之用六律如何可廢哉只恐杜蘅亂細辛蛇床亂蘼蕪似而非者往往不鮮遂至有賈老芋以爲茯神者雖良醫不可不愼也嘗聞榴棠自海上來戎王子自月氏至中華植之以爲名種況張騫自大宛移來者猶有多品乎夫醫者仁術也於治病不可無備也若云其藥治其病則其藥之眞僞疑似之間不可不察也艱于採山欺于買市是故今所求者要其眞而棄其僞庶幾貴國廣博愛之仁播公共之惠分寄此藥之根實則何厚荷如之哉如是則一視同仁之政活人術生之意可以感欣焉

沙參　丹參　防已　白微

葶藶子　升麻　常山　蜀葵華

謂中華諱而不言之乎鄢陵之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之目淮南之役漢帝中流矢幾殆皆是記而不諱也所以爲實錄也以萬乘之主傷高麗箭奈何其得秘而匿哉然則此非貴國之美談而一方之私言歟願聞其辨

一異國貢調於本邦多矣況貴國聘使古今不可勝數乎就中圃隱鄭夢周當洪武十年來聘于本邦即是我永和三年也距今二百數十歲聞其名久矣似聞此人性理之學如有所傳故有忠義之氣然要其終則聞貴國殺之云爾圃隱有何罪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聖賢之所不爲也貴國學聖賢之法則彼罪狀得其情歟

一本邦貴介公子講武之暇頗愛放鷹故養飼之術不乏人也貴國李燭所編鷹鶻方書有草梧有栢部根有胡王師根有野人乾水想其鄉藥集成有之歟是何等藥物哉須據中華之本草而告其異名若其不然俟其圖說以廣異聞又所謂朱砂散所用猪肝者家猪乎野猪乎昔白香山詠鷹云吾聞諸獵師今爲養鷹坊者聊問焉

一貴國慵齋成文云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未必有待而溫也多在北方寒涼深山窮谷之間非由炎氣而成矣殊就貴國中往往指示其沸涌處浴洗處以實之乃排唐子西所謂炎州地性及硫黃礬石之說雖然水中有火老槐生火雨中有雷火野澤有燐蜀國井底有火又火山雖霪雨火常燃焉知陰嶺寒谷土底無硫黃哉凡溫泉臭多而不臭少其氣似硫黃則子西之說未易輕詆也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請詳其說

一貴國先儒退溪李滉專依程張朱子之說作四端

等及明朝王鏊所論與焦竑改月改時論似未有一定焉夫春秋者聖人制作也奈何以聖人之書開卷第一義爲千古不決之事哉

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余按群書有以萬爲二舞之總名者有以萬爲武舞以籥爲文舞者左氏公羊雖有注說然東萊讀詩記以鄭玄據公羊云萬舞乃是干舞爲非是矣而陳澔解禮又議呂氏何哉

一西狩獲麟者杜氏謂聖筆有所感而起乃所以爲終也若云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亦近於妄然胡氏引鳳鳥至河出圖等之祥而決之或以爲妄或以爲祥二說氷炭庶居一於此乎

日本寛永元年季冬　日

此書既達雖求其答然遂不至

寄朝鮮國三官使

正使白麓任絖副使東溟金世濂從事

青丘黃㦿

朝鮮國奉命使來爲觀國賓想其優于仕學歟平素思問之疑雖有多端先就貴國事跡以質之

一聞說檀君享國一千餘年何其如此之長生哉蓋鴻荒草昧不詳其實乎抑檀君子孫苗裔承襲遠久至此乎恠誕之說君子不取也且中華歷代之史朝鮮三韓傳備矣而皆不載檀君之事何也以齊東野人之語故乎

一箕子遭殷亂避地朝鮮或曰武王封之然貴國俗稱箕子來其從者五千人故云半萬殷人渡遼水此事中華群書未之見也欲知其所據

一唐太宗之伐高麗也飛矢中其目而還故李穡云那知玄花落白羽白羽箭也玄花目也聞是貴國之美談也按舊新唐書通鑑皆無此事可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四

外國書下

寄朝鮮國副使姜弘重

夫有名者必有實何欺哉今聞朝鮮介使通訓大夫姜先生職在春秋舘編修官想其名實相稱而官不曠人也耶余涉經史有年其際疑義多端然今姑就春秋摘三事以質之古人詢于芻蕘不恥下問者以此心此理雖匹夫匹婦本相同故也況於茲乎先儒之成說備具者余既槩見之先生勿舐諸儒之餘涎或有所新得而發明則庶幾巨鐘之答寸莛大澤之納小汚而報余以三事之瓊玖則春秋編修官之名不朽於是者乎豈欺我哉且聞朝鮮與中華水陸相接想不可無文獻之往來可以爲徵故聊及此云

一春秋書春王正月諸儒說紛紛然遂以爲千百年不決之論姑據胡氏言其要則春者夏時也王者周王也正月者周建子月也建子非春也而冠以春者所謂行夏之時也是孔子之微意也又據王守仁說則云春者建子之月也非天子不議禮樂雖孔子不能不從周若所謂行夏時之者是孔子與門人私議於其家非公共諸當時也胡王兩說如此蓋有疑乎余讀春秋左公穀注疏胡傳集解汪克寬纂疏集傳大全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同前

前回同列ノ答書文同キ者ノ不ㇾ違ハ二一字ヲ一今般有リ二數字ノ異同一故ニ悉ク載スㇾ之ヲ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三終

明暦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伊豆守源信綱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員來修聘儀以慶我　大君纘繼鴻業
統御　日東捧異產多種拜於　殿內可謂善隣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令三使自東武直
登　日光山揭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榜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香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也豈不感饗哉方今信使竣事告歸以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嘉惠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薄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締
永好餘希　鑑諒不宣

明暦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豐後守阿部忠秋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員來修聘儀以賀我　大君承繼丕業
統御　日域捧異產多品拜於　殿內可謂善隣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令三使自東武直
登　日光山揭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額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香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奉而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也豈不感享哉方今信使畢事告歸以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嘉貺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菲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尋
永好餘希　鑑諒不宣

別幅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上若狹少將兼讚岐守源忠勝
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員來修聘禮以賀我　大君克繼前業
艾安　桑域進呈珍產若干拜於　殿內可謂交
隣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令三使自此益經
香路直陟　日光山揭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額
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
薰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　大君甚悅
焉其恭敬之志可謂昭昭也豈不感饗哉方今信
使畢事催歸以　本邦土物被寄之宜啓禀焉如
臣等亦幸承　佳貺依副帖檢領欣欣因贈菲物
以表微忱而尋舊盟如數可被受之餘冀　鑑諒
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左近衞少將兼雅樂頭源忠清
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員來修聘儀以慶我　大君承繼洪業
統御　日域捧異產多般拜於　殿內可謂善隣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令三使自　東武直
登　日光山揭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額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薌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地豈不感饗哉方今信使畢事告歸以　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　佳惠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薄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約
永好餘希　鑑諒不宣

整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答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正四位上左近衞中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復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信使遠到賀我　大君能紹洪緒以致治平獻幣修禮於　東武且直赴日光山奉祀東照大神君閟宮　大猷院廟其懇厚之志懿哉如余亦被惠土宜數件足以感悅焉今聞信使還而附徵物副以別幅　領受惟幸統冀　亮恕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又

日本國臣正四位下左近衞中將兼肥後守源正之復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三員聘使遠馳賀我　大君重熙累洽以致治安獻土宜件件拜覲於　殿前誠是隣哉之好永不渝淡兮之交久彌敬者也且令三使自　東武徑躋日光山扁　貴國王殿下親筆於　大猷院秘殿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薌於　東照大神君靈廟其敬嚮之志不炳焉哉想其可肅然乎今依信使歸而被寄　本邦物產宜啓稟焉如余亦被惠手書而贈別幅數品不堪欣抃因呈薄儀載左副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餘希　亮察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馬守平義成爲先容岡部美濃守宣勝加藤出羽守泰興爲之館伴三日酒井雅樂頭忠清松平伊豆守信綱爲上使赴本誓寺勞三使八日三使登城拜禮十四日三使發江戸赴日光義成導之十八日登山拜東照宮　大猷院殿廟二十二日歸江戸二十五日雅樂頭與阿部豐後守忠秋爲上使到本誓寺賜歸國之暇十一月朔日三使發江戸義成亦賜暇同途歸國

復朝鮮國王

日本國源御諱　敬復

朝鮮國王　殿下

三使遙來交敬愈渥開緘乃知慶

我繼述治國贈其土宜如數相達欵情之至也且聘三使於

日光山奉祭

我

曾祖

皇考廟想其感格足以怡悅猶由舊章共介

景福信使還因寄物產當依別幅被領焉餘冀

昭諒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日本國源　御諱御朱印

別幅

太刀貳拾把

長刀貳拾柄

鎧貳拾領

撒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　爐　釜　水壺　杓立　水滴　盖置井皆銀　每飾諸具備矣

正保三年八月七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品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致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
一葦航海兩地通潮爰視舊冬報書得聞貴國
升平歡悰殊甚　本邦亦無它莫勞緬懷就審信
使來聘可以賀我　貴大君承繼前烈平治闔國
而豫被問其期也懇款之至可謂鄭重也比及明
年仲秋上旬要須信使來達　東武也然則其假
裝宜計量海陸期程以被齎車艤舟而已我儕自
去歲祇役于　東武頃間既賜暇遄日馬首西
歸早到州可再陳之非物件件在別幅聊表微忱
笑納惟幸不宣
承應三年甲午孟夏　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品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贈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大人閣下
舊冬被寄回簡頃日達于　東武展封以知
貴邦無爲欣幸欣幸　本國亦彌致昌平宜安遐
想且承信使渡海可慶我　貴大君繼志述事統
御群國而被問來聘之期其隣好之厚可以嘉焉
所待明年八月上浣到　東武而可也然則不違
此期豫算舟車之行程可以被出旆于　貴地也
我今既賜　官暇將歸馬嶋到州之日可告報焉
薄儀數事在別幅聊抒寸丹　莞爾幸甚不宣
承應三年甲午孟夏　日

以上五篇奉　台命代宗義成作之

明曆元年乙未朝鮮國正使翠屛趙珩副
使秋潭兪瑒從事官壺谷南龍翼來朝十
月二日到江戶以本誓寺爲旅館宗對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呈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
本邦升平想　貴國亦安泰甚堪瞻仰前回錮送異船事我儕在州時既因　執政等以達　尊聽乃遣彼船於長崎糺察之所乘來明國商民五十二人其中耶穌邪徒五人雜僞隱匿果伏其罪貴國懇厚之效可以嘉焉頃日我儕述職　東武拜謁　大君辱蒙　恩言欣幸多多此時具　仰異船事甚動　喜氣且執政等恭承　嚴命諭告我儕曰宜傳達　感辨之趣於　貴國賞其善隣可被昭知矣故騁价丁寧演之先是南蠻邪徒生口自陳云　本邦嚴制不能匿來以　貴國與本邦近接相通故妖術者乘客船到　貴國邊浦而後欲密入　本邦可以憎焉可以誅焉以此宜啓　殿下申降　號令使沿海鎭浦兵官益設其備察非常而若有約條外他船漂流則速擒之可被送於釜山倭館邪法者共以所當禁遏也他後彌審此旨則爲　國爲政幸甚菲薄土宜聊表寸誠載在別副伏冀　諒察不宣

正保二年二月　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奉復　朝鮮國禮曹參議愈公閣下
手簡來達披緘就知興居裕泰欣欣余亦無它勿勞遐懷來書所云　本邦漂流之民自韃靼國轉徙赴　貴國乃懇遇之護送到馬島其口數考於別錄無以異焉余時侍　江府告諸執政則嘉其兩國交隣之厚而謂宜行將以　聞　貴大君也余頃者賜暇發途在近臨楮不詳歸州之日當通使价不宣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大君之有繼嗣而馳三使獻土物以伸弄璋之慶其志可喜焉且遣三使於　日光山備祭具奉奠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　大君感愈怡悅以本邦之方物寄之余常視事於京師今偶侍江府會承佳惠乃如副帖領之幸甚今依三使之歸而贈微物表寸忱載在別副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　亮察不宣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食籠壹具　黑漆蒔繪

扇子貳百柄　末廣　小箍　兩面金泥　兩面銀泥　青地　白地

整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呈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呈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大人閣下

去冬　貴國邊浦漁船遭風漂流於　本邦者四隻其三則泊長門州乘者貳拾柒口其一則到筑前州乘者陸口二州牧司檢察之知其實共就執政以　聞乃有　命遣其四船皆詣長崎使匠人補其破且賜衣糧賑之而達於馬島以促歸帆是我　大君仁愛之所博及也　貴國最可被怡悅焉吾今在　東武辱奉此旨故諭留後者送之到釜山浦其乘來者有存沒是生還者所審知也想可口陳而已自今而後彌修隣好惟幸不腆風宜在副帖焉餘希　昭亮不宣

正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又

焉且遣三价于　日光山備清酌菓羞之供致祭
東照大權現之廟歆饗如在善哉先是所令群臣
題詠亦既相達焉其奉崇之志不淺淺焉　大君
怡悅殊甚乃今以土宜寄之到宜啓達茲如我輩
亦賜副帖領受依數感刻有餘因三价之歸附非
薄之物是効方寸之忱也又別書謂　貴邦俘口
猶遺在　本邦而有婺老孤獨思歸者可刷還先
年既還之偶有漏者然歲月久遠而或爲子或爲
孫或世爲婚姻不欲離居故今無可括送者若鰥
寡孤獨猶有欲歸者非所制也統冀　鑑察不宜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別幅　同前

今般從四位伊豆守源信綱答禮曹書幷
別幅與忠秋同前回載信綱之書故今載
忠秋之書於此此時從四位對馬守阿部
重次與信綱忠秋爲同列故禮曹寄書幷
土宜其返簡幷別幅與信綱忠秋相同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內匠頭源信成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三使遠到一封爰開就審　貴國王賀我　幼君
贈其異產件件如目錄啓稟之乃動　喜色因以
本邦之物產被遣之到則依數而可達焉且賜我
以副帖領取之堪荷佳惠今三使還寄非薄之物
載在別副聊表其信也餘冀　高察不宜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副　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周防守源重宗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大君之有繼嗣而馳三使獻土宜以伸弄璋之慶其志可嘉焉即啓達之且　貴國王自製祭文令三使登　日光山備淸酌菓羞之供奉奠
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先是所令群臣題詠亦既相達焉其奉崇之意固深　御前怡悅殊甚如臣等亦感焉今因三使歸以　本邦之方物被寄之到宜奏進焉殊茲余輩亦承佳惠如副帖幸甚因贈微物表寸忱載在別幅可領取焉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　亮察不宣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幅　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加賀守紀正盛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舊交道篤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大君之有令嗣而馳三使捧土宜以伸弄璋之慶其丁寧之盛志可嘉焉即啓達之且遣三使於日光山備祭具奉奠　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其慕遠深切矣　大君感愈怡悅及三使還乃以　本邦之方物寄之到須奏呈茲余輩亦承佳惠如副帖領之幸甚而今贈微物表衷忱載在別幅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　亮察不宣

寛永二十年　月　日

別幅　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豐後守阿部忠秋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遙枉書音交際愈渥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大君之有　玉胤馳三价捧方物以抒其慶賀即奏進

撒金蒔繪廣盖壹拾箇
撒金蒔繪衣桁五架
計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今般朝鮮王獻土宜數件於　幼君故被
遣撒金鞘太刀壹拾柄鎧壹拾領唐織伍
拾端其目錄押　御印
答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大炊頭利勝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大君
之有繼嗣而馳使捧土物以伸弄璋之慶其
禮可嘉焉且遣使於　日光山備祭具奉奠
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　大君感愈怡悦以
本邦方物寄之殊茲我輩枉承佳惠如副帖受焉
幸甚今依使价還而贈微物表寸忱載在別幅匪
報之永以爲好也餘冀　昭察不宣
寛永二十年　月　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寛永二十年八月　日
今般右近衛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答
禮曹書幷別幅與利勝同前回載直孝之
書故今載利勝之書於此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若狹侍從兼讃岐守源忠勝敬
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寛永二十年癸未朝鮮國正使尹涬溟副使趙龍洲從事官申竹堂來貢七月七日到江戸以本誓寺爲旅館宗對馬守平義成導之岡部美濃守宣勝加藤出羽守泰興爲之舘伴八日　大樹御使酒井讚岐守源忠勝　竹千代殿御使牧野内匠頭源信成赴本誓寺勞三使十八日三使登城拜禮二十二日三使出江戸赴日光山義成同道二十六日登山參廟二十九日歸江戸八月三日讚岐守内匠頭爲御使到本誓寺賜歸國暇六日三使發江戸義成亦賜暇同途歸國

復朝鮮國王

日本國源御諱敬復

朝鮮國王　殿下

專价云到舊好益深省書具審賀

我有祚胤之慶遠修嘉儀其所遺方物如數收之

禮意之至欣歡猶甚且自撰祭文遣价于

日光山敬祀

東照大權現呈

親筆之大字備寶鐘瓶爐之供何不答其欵誠亦可以感謝其交際恭敬之志永以爲好則不亦善乎价還附土物當依副幅被撿取餘希

亮鑒不宣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日本國源　御諱御朱印

別幅

貼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撒金蒔繪臺子五飾　鐵釜　銅爐　銅水壺　銅杓立　銅水滴　銅蓋置　毎飾諸具備矣

撒金蒔繪書棚貳箇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般禮曹贈書幷土宜於直孝及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讃岐守忠勝共稱日本國執政故利勝忠勝返簡別幅與直孝同

又

日本國臣伊豆守源信綱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閤下

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茲三官使遠至捧齎國書賀我源大君繼前緒致太平兼獻許多奇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惇舊好休哉抑去歲義成謂與相愬時察有造贋書者糺決焉是行也殿下改往自新可嘉奬矣故以本邦所出見投贈之到宜啓稟況如余拜往覵乎感謝之至也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領收且所請生口先是者刷還之今無遺焉縱纔存者爲子爲孫無欲還者若或願還者須待他年餘事勤官使還維時初寒順序自嗇不宣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般禮曹贈書幷土宜於信綱及阿部豐後守忠秋堀田加賀守正盛共稱日本國奉行故忠秋正盛返簡別幅與信綱同○執政奉行返簡亦蒙台命所作也凡六通今載其上首返簡於此

義不渝舊約則彼此之好也有小信物附
使价還宜如別幅
撿領餘冀
亮察不宣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源　御諱 御朱印
別幅
撒金六曲屛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 爐 釜 水壺 杓立 水滴 蓋置 毎飾諸具備矣
綿衣五拾領 染纈金箔
整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此　啟書高低平頭如本書之式先是朝
鮮來貢數回隨足利家之舊例使禪林之
徒裁返簡今般　先生預此事又舊例遣

朝鮮書唯記干支今般初記年號
答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掃部頭藤原直孝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閤下
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茲　三官使遠至捧賫
國書賀我　源大君繼前緒致太平兼獻許多奇
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惇舊好休哉抑去
歲義成調興相愬時察有造贋書者糺決焉是行
也　殿下改往自新可嘉奬矣故以　本邦所出
見投贈之到宜啓稟且如余拜住貺感謝之至也
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　領收餘事勤　官使
還維時初寒順序　自嗇不宣
寛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三

外國書中

寛永十三年丙子朝鮮國正使白麓任絖副使東溟金世濂從事官青丘黄𣶏來朝十二月六日到江戸以本誓寺爲旅館宗對馬守平義成爲先容安藤右京進重長脇坂淡路守安元爲之館伴稱馳走人七日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讃岐守忠勝爲上使赴本誓寺勞三使十三日三使登營拜禮十七日三使發江戸赴日光義成導之二十一日登山拜廟二十四日歸江戸二十七日大炊頭讃岐守爲御使到本誓寺賜歸國之暇廿九日三使發江戸義成亦賜暇同道歸國

依朝鮮國王奉台命撰之

日本國源御諱奉復

朝鮮國王　殿下

聘价遠馳禮意益敬見

書就審慶

我治平贈其物産依數領之懇款深切慰悦殊甚

爰聽義成調興相訟則有僞造

書印者革正糺察焉

貴國早聞知而今改往自新至此誠可也交道有

使者遙來書簡披誦賀我　貴大君相承前緒治平國家被奉祝之可謂懇欵之至也使者獻土產數種登　城拜謁禮畢賜暇歸國所贈賜足下如目錄可被領受之不具

又　代執政○承應三年十一月

六月八日之來書頃日自薩州相達就知去秋貴國之使者國頭遠來納貢奉賀我　貴大君登營拜禮事畢賜暇歸國之時所賜足下之件件如數拜戴且國頭及其從者等亦蒙恩賚足下欣歡之聞今度遣使者屋富祖到薩州奉拜恩惠之忝而詳得其旨也乃啓達　御前快然且謝余所寄之非物又被惠土宜如別錄受之其厚志可以喜之其餘因薩州少將演之不備

慶長年中以來琉球隷屬薩州故先是來貢數回其書札皆用俗字諸執政回簡亦不拘文章今載二篇於此而各不悉錄之

琉球一名中山國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二終

日本國牧野內匠頭信成謹致書于暹邏國握雅西潭麻喇大庫閣下茲得風舶之便遠投一簡想左右起居裕勝所祝在此往歳辱賜手書開緘如對話欣慰欣慰殊領土宜數件感佩惟深爾來雖欲報答潮信難通頗失素意遙勞仰望庶幾恕宥之若於貴國王座前語及吾儕則宜依閣下之先容而已且今此使价赴于貴國余之所親識之舶也願閣下善遇之而其市商交易無所妨則彼此之福利有所期也惟幸惟幸若又閣下於弊邦有所求余力之所及唯命是聽而已雖爲不腆國製之鎧全具一件投贈閣下聊表書信邦域雖異情意惟同伏希照察

乙丑歳八月吉辰

又　代板倉重宗

日本國板倉周防太守源朝臣重宗復書暹邏國握雅掌大庫務詩坦麻喇座前爰惠手書披讀滿悅不隔異域恰似晤語就審貴國先主既捐館舍萬里聞訃不堪驚歎遐想在茲矣今令嗣當位可以賀焉因聞不忘先主之遺令遠聘三价恭修舊好厚情不少於是我及執事者進言於我　國主乃令三价獲奉謁而禮拜之其所呈之金簡方物件件進納訖事在我　國主回劄中并附三价以口授且寄我以象牙貳擔鳥綳肆端西洋緞肆條共領納之佳惠不淺請借足下口以謝之足下亦贈我以華緞壹條八絲段貳端感意惟多夫善隣之道古今由義何論遐邇方今海波不動商船往還彼此有幸豈不思哉貼金屏風貳張雖爲菲薄聊投酬之匪報之也永以爲好此惟照亮不宣

己巳十月下澣

復琉球國主　代執政〇承應二年十月

間出入風波詐爲我民易衣服裹曼胡持及放矢掠舟殺人而後形爲唐民而又來寓既是洋海之事亦不可測也奈何强而推鞫焉若得其情覈其證則何不禁決之乎左右若馳一介之使艇持三尺之律條到于此則彼此參互論奏而后捕賊以梏送之而已何爲縱賊哉所憂只未得其情耳此余所慮也唯希左右垂照亮夫我邦之通於 貴國自古而然載在方策奈何至於拒絕之甚哉今余在長崎念茲在茲故以我國能施政令我民不爲海寇而審告於左右庶幾每歲舶騁帆馳有通潮信也不亦可乎左右若轉達於朝廷果許相通則彼此共安風和濤穩是生靈之福也伏願左右察焉不腆土宜以獻左右聊表微忱勿罪僭越幸幸謹拜狀

答暹邏國 代板倉重宗〇元和九年作

日本國板倉周防太守源朝臣重宗復書暹邏國握雅西潭麻喇大庫座前爰賜尺牘千里面話不亦慰乎就承貴國主安泰裕勝祝祝幸幸今遠馳兩專使謝往歲之交義雖我 國主豈不動喜容乎我及左右將命者爲之先容乃使兩專使獲見我 國主其所致之金書方物件件既納了也事實載在我 國主之回翰而幷口述共附兩專使且寄我以象牙貳箇雪布肆匹領謝有餘感荷不輕古人交鄰之道有事大事小之理我豈無其意哉時惟海不揚波自今每歲市舶風帆當宜問津有無相易虛往實還是豈非彼此之福乎貼金屛風貳張雖爲不腆聊投贈焉以信矣非以物矣伏惟照察不宣

癸亥秋閏八月下浣

又 代牧野信成

之所贈於殿下也又被物二領被寄貴夫人又二領被寄貴姉又二領被寄貴妹且又吾儕信物脇刀壹柄獻之于殿下以往益修盟好之道者豈有它乎及有往香而必可有其告吾邦遣人須買取之所乞者以風便而待往香而已事事附使者之舌頭者再拜頓首

以上八篇在駿府作如代藤廣光次書亦是依台命也此時武威嚴重遇蠻夷如奴隸故如藤廣光次等微臣亦預焉

答大明福建都督 代末次政直 寬永二年作

日本國長崎鎭官末次平藏政直奉復狀 欽差總督福建道巡撫都察院都御史老爺臺下大明無私遠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國爲善久追中華風化之蹤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豈無親仁善隣之好甲子歲得軍令牌而開讀之所云雖一時難通前好而向後徐圖效順是豈不承知乎按夫前代關白秀吉有飲馬于河渭藉稻於琅耶之志而將入 貴國先以聲言試攻朝鮮此時海寇草竊者往往乘釁而出蓋爲 貴國邊海之小虞歟且南蠻鴃舌之妖人號耶蘇者託商舶來挾其邪術扇惑愚俗故世人貪市舶利與鴃舌侏離共雜共語相爲交易由是於 貴國愈久契闊不亦怪乎方今闔國混一易世改弊更始一新政令嚴察而復酷排蠻法禁左道拒耶蘇尤謹故無有犯者而況於海島剽劫掠奪者乎故海不揚波有年於玆雖然仄聞猶有海寇者何也是乃不我蠢民也想此 貴國邊鄙甿隷之人博徒刑餘之輩偶漏疎網潜來寓於我西鄙既是唐民也而不知證贓奈何禁焉既是唐商賈也奈何拒焉此類隱島嶼之

津而諸市之所輻輳也然今來書所云奉行長谷川左兵衛及村山等安耽構利之貪心且口宣此二人使貴港人作賂銀之債劵云云風聞事也眞僞不可知之邇日召二人至于此兩辭具考而得當其法蓋片言叵折獄之故也彼此甲乙相對而后白于 我君及其時也 我國法必有所置然則來歲黑舶至長崎時吾輩愈勸諫二人者不令爲貴港作阻隔莫使爲黑舶成拘滯無使爲諸市做煩擾宜安貴慮且又留貴港官人一兩輩寘于我駿府其所乞是亦尤有謂矣 駿府者 我君輦轂之下也然則長崎奉行等彌憚 君邊而無枉事今之來价東魯訥以其貴族耆親拜趨我君於魯訥不亦幸乎唯 我君前語每及烏舶之事余既爲應答之職旁人設有譖愬余能爲之肩蔽此事之調護唯在余之思愛貴港耳萬萬勿勞遐想今借貴港諸老之唇吻達之於總兵官所惟幸不克別裁回束及東魯訥還而仍附以余之中情再拜不宣

呈呂宋國王 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舶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呈書呂宋國主閣下貴國手書使者共以其口狀欽言吾主君於是乎即遣袾書附以腰脇雙刀吾儕爲貴國爲先容者何有疎意哉是二國往還商船欲結深交也再拜謹言

呈占城國主 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舶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呈書占城國主殿下風舶往來千里如面談爲慰爲喜前日伽羅香百斤來吾邦遣白銀貳拾貫目何爲銀多而香少哉所深恠疑也有佳香則以東埔寨之便可被相達也腰刀壹柄附貴使去是吾 主君

不宣

慶長十六年辛亥秋七月十五日

寄阿媽港父老　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舶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呈書阿媽港諸耆老足下黒舶依舊到來相待在茲商賈交市爲兩國之利何有疎隔哉前日五和國使者東魯訥來于　吾邦時藤廣在長崎故　吾主君不與硃書印于魯訥今藤廣爲請之於是有允容而賜硃書蓋爲貴港不忘舊盟者耶明夏必竢烏舶之維纜於長崎勿作猶豫再拜不宣

諭阿媽港諸老　代後藤光次

日本國臣後藤少三郎藤原光次謹致書阿媽港中知府諸耆老等館下茲承總兵官東適我惠書主復莫措況又專价東魯訥來享相看有欣悅乎前年黒舶回祿陽侯爲之祟蓋其舶頭在貴港時殺我民人而騙我欺我以爲不知者而來于長崎事發覺以聞　我君　我君命有司曰收舶頭加毘旦者以訊正之於是有馬修理某受　命而往以爲加毘旦一人取來則一舶無恙且告有罪卽已無罪盡下舶而來諭然加毘旦遂不可之而亂發巨銃射我船多爲焚破後張帆斬纜將奔去修理恐辱　君命樓船急接舶頭乃發巨銃放炬而拒之餘焰迸散終燁燦而沈淪夫一人之有罪而若干人命若干貨財悉爲煨燼初雖非其舶裏諸客之本意而胡越同舟同行同命至如此矣眞可嘆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舶頭罪能大也其生而幸存者多皆調送而還之何欺乎今也來歲烏舶來欵之事其惘求不忘昔日余甚憐察是以上言　我君　我君許可之然則來茲烏舶到于長崎者相竢有日矣長崎者是　吾邦西海道中之一良

明白乎仍命有司加毘且一人有大事而諸人無訝執一人而千萬人悅之則古之人行之津吏奉命遣士以問加毘且之罪舶頭即發大鳥銃燒破我數船將截纜而驅去官士於是懼國法之不侵而乃構蒙衝而乘之舶頭忽放火而防之遂衣寶玉而自焚而舶又沉初只欲執加毘且一人而問之而已何殺其餘者乎況復於舶而何燒乎事實如此足下宜知測焉毋為怪惟幸方今東魯訥一介遠到吾儕為之先容而執贄而便殿一見事已成是非無惠於足下也亦今我 主君不念舊惡既往不咎以商賈之往還通市為 國家之給足餘裕而不厭諸舶之出入然則來夏仍舊黑舶來于長崎則通市隨意而有大利焉必無拘滯所待在茲耳當其之時若我官吏及諸商有苛擾喧雜之事則必宜告訴依法施行 照驗有在勿為猶豫事事難罄于楮面併附以東魯訥之口舌不宣

諭阿媽港 代正純

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純謹復書阿媽港中知府諸耆老會長等所遠枉手書迫似面稟往歲烏舶燒溺之故如今諄諄而言之前舶主雖自速辜而其愛惜之情亦可憐焉其罪迹詳在寄東適我回書中姑舍是然今貴港早悔前非為修舊好庶幾風舶遄還商貿關通之路永以不廢也其意於理無害然則 我邦雖有不拒來不追去之意而又通外國柔遠人之義不能不有也因以聞我主君 我主君有允容之 命於貴港不亦幸乎夫以貴港之入貢於我邦數十年于茲矣今一旦舉而不棄之蓋 我主君善鄰之意念茲在茲然則來歲隨例以烏舶之到于長崎而為期莫違約仍商市雜遝而交易獲福有如昔日勿為狐疑

而有意于勘合有日于此矣方是時也吏目周性如到我邦余因言於　國主以和平通好之事則降賚印書彼亦約以來歲商舶及勘合符同來也若然則藤廣受　命不辭溟渤之遠而辱專使之職執謁於　臺下再修兩國之舊交必締二天之歎心由是每年波平風穩船舶相通相共貿易則二國之商賈皆悅而願出其所不亦可乎諸方皆蒙貴國一視同仁之化豈非無窮之福哉藤廣自守長崎之日而思之無由荏苒度年今長崎者我邦之一巨港也利之所在諸商赴焉來歲福建商船來于茲則衆民抃于市而有歡聲是必　臺下之賜也今得周性如之便而謹裁一束不勝欣躍悚懼之至再拜謹白

答南蠻船主　代正純○慶長十六年作

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純謹復書西域國海舶總兵官東適我丈人館下今茲行人東魯訥遠跨鯨海重譯而來親捧鯉素執謁而見茲審當時黑船燔沉之事於今足下似訴其罪之有無蓋域異路隔而不得其情乎殆牴牾乖戾而不識其眞乎往歲阿媽港殺我專价節幹何也貴國人以此港爲私權之處不欲使我民知之相逐相來將塞來路而殺無事之我民斯事以聞我　主君　我　主君一則以悲我蚩民之無罪而趣死地一則以怒彼蠢蠻之有惡而設禍穽於是乎會黑船來于長崎津僉云向之殺我人者今之船頭加毘且爲之最矣津吏上言　我主君　我主君慕征葛之意存復讐之禮仍以命津吏召船頭吾毘且不肯出至又以問之不肯奉答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肯應國命於是乎而後船頭之有罪也愈信矣不亦

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餘船之無
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宄伏竄
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若又
我商船之往還於諸蠻者因風浪之難有繫纜於
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之今將繼前時
之絕而與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
符復古之功不在于斯乎　我邦雖海隅日出抑
諺所謂蕞爾國也　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
廢乎然則來歲所爲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
黎庶之所仰望也　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遐
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
命旨件件請宜領諾
歲舍庚戌季冬十六日
御印　此一篇闕字并高低平頭如本書之式

按自足利氏領桑域以來中華贈答書簡使
禪林之徒作之且天文以來兩國勘合斷絕
數十年而后先生預此事勘合復古之事
出於　台旨雖爲正純之書其實　敎書也
雖遣福建道其實啓大明天子也故書尾押
御印書成附周性如投之彼國狐疑猶豫而
無答書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船每歲渡
長崎者自此逐年多多

遣福建道陳子貞　代長谷川藤廣

日本國長崎市舶使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致
書　福建道總督陳御史　臺下　日本之通於
貴國上古置而不論洪武永樂已降以勘合符一
歲一往還之船無負其信而二三十年來交隣盟
寒異域路阻今吾　國主源君平日愛華夏之風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二

外國書上

遣大明國　慶長十五年在駿府奉台命代本多正純

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純奉旨呈書
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所
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賈于　中華者雜出于漢隋唐宋元　明之史及我　國記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　中華之貴价來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舶絕可謂遺憾方今吾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鑑舊時之烱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邏呂宋西洋東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實由是益慕　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于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島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舶來　我邦期以長崎港爲湊泊之處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關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來也亦承
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　我邦遣使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

誦慰目前其所慕效四六唐歟宋歟抑亦元歟云云

端午啓大統庵稽長老

萬壽菖蒲既醉既飽介國君福百錬銅鏡是順是行近天子光仲夏時哉佳節名在共惟大統丈室和尙緇林翹楚叢杜髦英或時敲氷煮茶或時指鼎聯句青山上流水下俯察仰觀果園後塲圃前經行遊戲篋中携語錄案上見稜嚴似乎高安禪熟文熟詩熟譬諸永叔看多做多量多千仞鳳翔東山九霄鵬徙南海僕五濁塵俗一介寒儒望其附翼攀鱗吾輩之志所以受業解惑學者有師漫呈鳥絲式祝鶴算不宣端午信勝頓首再拜謹啓

上大統丈室和尙侍衣閣下

按此可爲啓悍窩之前比及弱冠之作

答偏易啓　寛永元年作○初爲大德寺僧後還俗隱論洛外

道春回啓今茲月正元日偏易丈人製四六一篇以見示焉有來儷玉無以報瓊雖然規祝不可止也遂復書云

兩三箇竹道人對花裏山廿四番風處士占梅邊屋歲寒之盟豈寒也正陽之日載陽哉夫惟某落落襟期温温玉立佛果錄一百則譬諸蕙草罷參老子書五千言應無荊棘生口早雖考之如彼今而念亦在茲觀音比孝經唉殺皇侃之陋暗華嚴消良卦勘了茂叔之發明想某則枝葉實相合以爲同根顧予只桃李杏雖接元是異木賈島有鳥宿樹街中春雪馬蹄入家呂望非熊坐茅窓外嚮霞鸞聲出谷用捨由人由世進退以道以時聊報鷗朋爰賀雛且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一終

信勝頓首再拜謹啓上茱萸經霜爰記漢宮之事蟋蟀在戶忽詠豳風之詩自匪四時循環爭見九月來復襲惟廣胖窩昨木公胸宇灑落眼界高明冷泉却勝菊潭知者樂仁者壽間居無念楓殿用則行舍則藏歌之嘆之刺今述而信而好古濂谿精密明道超邁有德有言伯夷清廉下惠和敦爲師爲法已得千歲不傳之妙又勵百世有興之風僕互卿難言陽里病忘三陽未反雖無種植待雨而生一見爲歡庶乎禾穀遇秋乃熟聊呈尺素式賀重陽不宣季秋上旬日信勝頓首再拜謹啓上

廣胖窩昨木公閣下

按慶長九年甲辰八月先生初見惺窩其年重陽呈此啓札惺窩寄書謝曰重陽之賀啓格律切密可喜矣第懼推奬頗過當恧縮可堪乎

乙巳上巳啓惺窩先生

林忠頓首再拜謹啓上長安之水三月三日天氣惟新山陰之亭一觴一詠幽情以暢魚躍于桃花浪鶯舞于柳條風時已如茲物亦何異共惟惺惺窩歛夫閣下君子歟君子吾師乎吾師雖語無極太極之微非陵小學大學之節道外無文文外無道出入孟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左右朱陸隱居求志豈唯避亂去危敎誨誘人便是開來繼往或發諸儒之未發者其識量也或思群賢之所思者其體製也不入楊不入墨不入老不入佛不攻異端以傳舜以傳禹以傳湯以傳文以明我道於戲盛矣惟其快哉僕生年廿三身長五尺見于汝之光庭坐了浴乎沂之曾點服成卓爾下風祝以上巳不宣暮春初三林忠頓首再拜謹啓上惺惺窩

歛夫閣下

惺窩曰上巳之賀啓奇麗拭目又曰上巳啓吟

想想像烟霞草木之萌動和風吹煦之時節使人開欝適情亦可也乎或招朋友于詩仙堂中亦不爲不可也惟其疾之憂則人之親所常憶也其色之難則人之子之所不可忘也不可不思焉若有事則可召之莫訝恠稗編河圖洛書之說一閲歸來可以語之

小娘在雒若此地同居則只今在山莊而團圝滿座然少之杳思不忘親子之情天性也如何

又

昨夜淋漓雖可催花而冷氣襲人則其地奈何今且無它否待報平安我未移居故竈煙少戶屛疎則風濕曉冷中體否此事夾於懷宜嗇宜保而已稗編一冊來達見河圖洛書共與相通但洪範不以爲洛書云云是奇說也子既見否明日登府亦可也不登亦不爲不可也朔日孔邇可任其所思雖然春齋語我云北堂氣字蒙蒙飮食無味歟甚勞我心須勸誘奉持粟鑑有竢儀禮士虞禮附朱畢有誤字待立白還可刋正耳此一封附北堂去當相逢之 正閏念七

子今回咳後須保衞頤養而可也莫侮疾疢愼之愼之亦可以告北堂而傳語而已

以上十通自寬永末歷正保至慶安之間所示靖也頃年恕也既居別舍靖也同居陪侍然或從母氏休憩於別墅以點撿藏書曝風掃蟫或先生在別墅靖留守本宅者時時有之且靖患眼逾年藥療灸治又使按摩者素安摘腹辟痼書中件件及此等之事

啓札

甲辰重陽啓惺窩先生

嘆已晒書奈何蟬猶可也鼠嚙不可也兒輩僮奴裂破亦不可也被風剛吹而片楮隻葉散失亦不可也思焉思焉今晚阿母歸否卿覔晒了歸可也歟我座右晝則蠅營營不可掃盡夜則蚊虻螫人而不已特炎蒸鬱鬱起臥不耐繙書雖不桀紂然昌披消日　六月晦日

國俗此日祓解我無可以祓者既祓也久矣春齋亦趣于系處傳言于阿母及妹可也

又

片牘入手知爲無事而慰我方寸且贈鰻魚即炙可食之今日可訪巢雲事宜任其意傳我語却勝紙筆與余自行何異哉詳告彼可也加藤氏之事亦可隨便宜但殘暑脩程須不容易矣亦是可任意無必可也萱彌無它足以怡悅余亦氣宇恰好莫勞遐想又題驟雨滴梧桐賦一絕可附後便耳

夷則十日

又

秋霪滂沱妨於晒書頗勞緬懷如何聞素安來語眠疾漸復初已十之七八不日而彌如日月蝕之更又光明也以悅以祝且腹肚按摩其所應于手亦稍和平也而腹形亦佳云爾我聞又欣欣然父母常念子浮居猶云況於吾輩乎思之勉之武伯之孝不可忘也安也今日歸旅亭可持藥箱來然則不可趣其地云云母只妹只傳語可也勿被霖濕犯可也餘勸道雲口吻而已　夷則十二日

飲食保養精神嗇惜所思在此耳

又

手書周覽孝不可須臾離也以爲悅慰在別業親子無它珍重珍重可信宿歟之告報亦可任其意而已傳語北堂可也老夫與向陽共無恙勿勞遐

又

曩昔所問龍虎事倉卒所答陰陽乖牾歟龍陽虎陰故有龍火之候乾爲龍本是陽也設雖水物然陰中陽耳鉛須所煉亦是身中水火而津液爲水溫煖爲火伯陽借之爲坎離爲龍虎爲鉛汞皆是脩養家假託之言耳此事雖不及告諭然昨晡以虎爲陽歟否我言如此否即今偶忘之故及此明日妃女之解可引焉乎早早

陰陽元是一氣且有陰中陽陽中陰又陰陽互爲父子爲母子爲祖孫生生變化不息亦是可以考之

又

阿母無恙爾無恙少妹無恙聞而悅之犯風濕嬰霍亂共可以愼耳拙與恕也皆無它勿勞其意可也今日亦想像開庫如郝腹且有逐鼠之聞須守顏氏護書之訓勿教永某氏之所爲若有穴則以厚板塞之道雲等不有懈也可也源流裝飾成而到脫紙廿餘葉云云

先日返圖隱子的生彼曰相達昨與恕也已對話了

又

回鯉覽了就審珍重珍重明日朔禮我可登府春齋可留守然則飯後可遣擔夫孃與妹須歸來矣午時歟晚時歟再可馳與丁比其至也卿亦可還耳其間書冊以外好能收藏焉思之思之此意宜傳于孃可也風聞鮓人入府在來月四日乎云云計日以待之未知果然否藏書之事莫作忩忙

又

陰晴摸稜天公欺人況人乎時勢粧滔滔皆然可

而不用事有用事而不用意有取義而不取迹有使意而不使字有異而同有反而合此等之屬蓋詩人之所用心乎夫如此則美見于外不見所栽縫丹青煥乎不見其膠水之淡嘗之知冷煖是爲可也彼公然顯露出自口皮邊而不出自靈臺丹府豈可乎以爲如何雖然隱僻鄙雜險小淫哇之語言最可掃去勉哉勉哉

又

今且鮮鮎贈來可可卽可炙以喫之昨夜待歸自彼亭然過二更被睡魔嬈被聚蚊迫而入幬中因命門番令告知之彼座久而更僕歟奈何奈何昨晡電頃往訪留守見兩孫而棗龜以安我意今日風雨還從山莊時聊勞我想只俟少乍晴耳事事附後辰草草

與男靖

初名守勝字子文後改名春德一名靖字彥復稱函三子又號考槃邁又稱讀耕子其所居稱欽哉亭或稱靜廬

手書周覽滿慰多多就審昨雨竟日勞遐想然氣宇不惡頗爲遊慰云云多可多可今日快晴滿庭草木宜悅怡目下病後痛痒如何前後通亦佳否催歸雖任其意而逮晚而還亦可也歟然與母肯談而亦可也已兒女寄書若不倩人而如此亦可也歟拙眼少差復不以爲苦須安其心耳春齋夙趣棠陰未還姑此不悉

又

殿前櫻華雲乎雪乎風外之杉相映乎病後勿欲作詩也幸幸

又

目疾如何勿看書勿苦吟勿及夜深只須樵談漁話山雲海月之趣可而已特勿談世事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一

書十

與男恕

初名春勝字子和後改名恕字之道號春齋又稱向陽子

涪皤外集一冊盛襁而來就審勞考索而表劍氣吐吳分之句多可多可見其勤勸亦可喜焉此五字引之韻府問韵則韻府爲袖裏之書彌有焉函三謂在外集若不諳內集何云如此哉昨已夜闌詰且今太早見子之不倦于考搜索求也余甚喜抃向來他日益勉哉涪皤集在二子袖中一壎一篪慰我耳食時過待來此冊盛襁乃還之

又

書傳一篇并私考共還之電矚瞥爾於上日及文祖之處早解得好且私考之中所抄纂恰亦好珍重珍重乃知良工最苦心愈覺負荷我許多薪柴肯堂我數間營搆耐以怡悅我它日講舜典末則復當再覽焉今盛于囊以遺之

恕也先是講書經作私考書中及此

又

余次向陽二絕句韻用論語事且跋以其趣於是向陽函三共再和亦用論語字其言公然顯露似明白不小雖然殆非色裏膠水中鹽歟吾詩已非鴛鴦繡則無可把金鍼以示焉唯恐詩話以經語之詩批議于後矣按有借語者有借事者有用字

知以爲奈何白氏之老嫗歐公之朱衣今亦有之歟呵呵猶又被吟案則與皮鍛黃鍊可幷按歟拙恙逼寒冷未平只圍爐而已山妻氣宇未得无妄之藥每日正意來診治療不怠勿被勞遐想惟幸他事附後信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終

然在文苑英華幾度開

寄男山僧昭乘 井詩○昭乘號松華堂○號瀧本房又稱松華堂以書畫名于世

高野大師以後以善書名世者道風佐理行成蒼生口銘古今不刊何得勞脣吻乎至于能畫則巨勢氏久矣二百年來周文雪舟其名籍甚雖然近時往往有之者不逃蕭翼眼而捧心者難言蓋是識鑒之所察歟方今松花堂遍照日邊秘密燈下追畫空書水之舊蹤有奇有妙出疊嶂重山之新樣非雲非烟可謂手中之好手況又有除病會理之道以擬古意爲善乎豈唯世俗所衒善書名畫之所可擬哉茲依余所請而獲賜菅相肖像士峯圖并詩章數篇一卷咏歌大概一部席上得珍几案生輝彼隋珠趙璧不得而見之矣只聞其名而已何竇加之不借蕭眼而識璽紙不效施顰而得蛾眉即是眞之眞者也與世之假古而贋者可謂霄壤懸隔設使有不贋者魚與熊掌其所欲如何耳我取此也圭復來書中曲懇懇溢於言表天涯海角對顏咫尺且添以倭什一首誦之乃覺雖未可知彼此永訣之孰爲後先然執此書畫以爲它後軸軸金玉之信於是不堪感荷愈增欣藏非翅慰吾目而已復使吾玩之適情而不喪志是惠之厚也實惜之至傳于兒孫以爲家藏遂摘其歌末字享響口占以投呈焉

丹青兩幅帖雙卷得此光彩眞欣抃裝潢展舒床
壁間非常寶玩常常見

寛永十六年孟夏下浣

回酬金地院良長老 南禪寺官僧任僧錄司住東武

蒙手敎圭復再三貴恙逐日平復珍重祝祝深雪寒嚴愈保養多可多可佳作任盛意聊告愚意不

待示喩者驚望不啻矣江湖上冊即今盛襁還之比之於尋常之詩句則如嚼黄連如嘗苦膽與尋常底豈只十倍哉余碎破白石源者與老翁老婆口相似乎早早不一

又　寛永三年作元宵月蝕棒來寄書與餅

間者夕一封赤牘十團白餅荷嘉惠者多多任例登府亥時還主賓以故裁謝遲怠勿訝惟幸時惟彼月而徼以十枚之素餅補三五之黒蝕不亦奇乎昔媧皇煉石補天千萬年後更不有若此之手今老衲舉隻手補修月缺若使玉川再生則必不作月蝕詩件件是余之以言而滑稽耳風來餅餌香者華嚴頓敎之法門也而此是如來禪耶若在老衲面前言之則焦烘生色喫却了也白團耶赤肉團乎只有無位眞人知恐恐不悉

與紹佶藏主　寛永二年作○先生異母弟也爲僧在建仁寺號閑林

九嵒長老旋洛因便投東還日勤勵奈何馳想有在昔王昌齡送李浦寄語小弟以數行啼蘇子瞻送張琥作稼說以喩學問傳言于子由此二事共是子之所常談而諳誦者也我豈好奇哉何以子所未見書之故事而告之哉可以致思焉九嵒者李浦乎張琥乎我唯恐不能爲王蘇而已若或佚遊則雖不爲漁獵亦荒矣或怠倦則雖不無美稼亦秕矣暴棄者古賢所誡也良馬見鞭影而行我言不及馬腹必勿班如於太山之陰是余之馳想也十如者子之講磨朋友也其亦以此語之且聞文苑英華落於手裏李唐三百歳之皷吹誰知世無鍾期哉若有新得者宜告我欲聞之時惟雪花如絲擾亂朔風卒不休忽忽格筆　又書一絶于紙尾

禪學詞章同一才寒鷄寒鴨合幷來祖庭栢樹依

乎所謂浮生半日閑今亦有之逃于空谷者喜登然而矧於此日此處乎爲慰爲幸且夫内而論地水火風之瑜儀則知金剛峯之高峻外而展詩歌行吟之玉韻則慕白香山之體製嗚呼其盖有貴物之後乎加之以界而言之則胎金之部有分別焉以字而說之則阿吽之義爲對訣也三粒芥子以開薩埵之鐵塔一切草木皆耀大日之光輪其相談而偶所及此者如此歟余謂儒家所云陰陽五行與今所談相似而異者乎如何昔韓子與大顚遇而留衣今也余之寄書不能及彼之萬一以爲愧赧又如何今日登城否若然則以面相謝耳時惟炎天如焚如蒸寓中之起居爲法爲衆萬萬珍嗇不宣

腐香壹炷毋哨千里之鵝毛惟幸

示樺來子　寛永二年作○洛外禪僧也嘗在東武

官事毋監有不俟駕之召申入而戌出逮歸環堵而聞足下造詣在此雖同兄弟居似卜王翰鄰故姑憩息而欠申勿訝急親之不克惟幸惟幸先之以蜜薑鳥芋鳥芋者雖爲蔦茈然非赤眉之所掘也聊擬懶殘之所煨也薑者聖人所不撤者也而神農之所收載也且又副以枯糍數枚以爲黃鳥乎以爲婆餅焦乎我今出此三物足下考之禪本草見其性氣則沒滋味乎味外之味乎嘗一臠而知一鼎則三物三味共毳飯乎天下之味與易牙不異者天下之口相似故也足下必分淄澠哉我口亦何爽哉今也秉燭迅筆以告之不宣

山有木工則劇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古之訓也信也可善接焉

又　同年作

近况不謁芝眉如芒刺在背也頗訝新唫盈笏室

林羅山文集卷第十

書九

呈大統庵稽長老

號古澗以文字禪名于叢林先生幼童時就問文字故雖仕宦之後不失其禮也九十七歲而寂世以爲仙也

信勝謹啓大統和尙猊下日之昨詣猊下之次因出所追悼英甫大禪師之香語以見示之且爲之句讀余謹聞命矣而不異馬耳之東風也於是乎自請以卷而懷之歸而後拜閱至于再至于三恰似望洋而向若想何爲其然也以其文高深故歟夫惟駢儷其語則得蒲室之法文字其禪則激鎬川之波加旃德死哀奠之詞起承轉合之次寔雖參寥北磵之輩不能絕也是豈非其高而深之所致者乎昔者香山居士問詩解於老嫗詩者非老嫗之所知也此香語之於余亦其類也然則所謂馬風洋若之前言不誣昭晰矣雖然余讀之則於大禪師不覺涙之下也嗚乎大禪師之靈亦將有感於此香語漫奉呈鯉素伏乞點雌黃不宜

先生十三歲遊洛東山建仁寺寓居大統庵數年故書式禮備

寄高野山僧勢譽

號文殊院往還京伏見駿府江戸勢譽嗣曰應昌其嗣曰立詮

前宵應折簡之呼以往閑話及半夜焉疇昔之往訪亦移時者有焉忽避世俗之塵埃而忘將歸者

之耳考工記二冊還之感謝感謝於乎日月逝矣今方冬之日短讀書勿倦足下家多書惠子之五車玄晏之滿架李泌之牙籤不能過也徒流連風月學與年不共長成則奈他日何奈家嚴何所忠告則拙之素望也勿謂尸祝代庖人可也乎事事附面布余咳疾服玄竹刀圭稍瘳莫勞遐懷不悉

又

折束入手欣幸鮮魚十箇惠來今朝可調味多謝多謝厚情每每感荷之至也併附面稟而已不悉

林羅山文集卷第九終

金陵則其實與名相稱乎近年皆來自福泉邊鄙者大底書市良苦雜鬻而懸羊頭而賣狗肉則不威也不施也果是登徒子之耽於齞脣且疥者乎亦孔醜也如何如何我家素貯數萬卷不欲他求然考槃嗜讀書欲見所未見于東觀亦爲是也且有新到者待再告耳

又

手東拜說郛五帖惠借怡悅不些謝而有餘且拙本五帖還來獲被補書漫字多幸多幸三帖被留於案下云云復所被告之冊數可點頭矣祇今出納於書庫者他行比其歸出之而可遣之耳昨日芳問暫時對語有殘念在兒輩亦云然拙自是老來遊與少足下春風何處不堪行有詩乎有佳景乎如何如何

與黒澤弘忠（家業相馬嘗從其兄定幸往還奥州）

塞垣之片鴻飛到座前見之則是牋也葉縣之雙鳧翥來目下伺之不化烏矣鴻似對話喜氣津津鳧如狩獲羽毛活活俱是荷惠不輕就聞足下起居佳裕惟幸惟幸問余恙尤知其爲厚意風欬未已且齒痛亦發白石源動颺者二欲落者一其餘齦上下似屐而齟齬者有年矣方今一痛一痒手不停持楊枝口常有漱藥湯昔聞有年八十而再生牙者余性衰弱已落者不可復生縱如張蒼飲乳亦可憐哉然葉縣仙人所贈雙鳧豈其徒哉今夕齋辰也明且須嘗此饋最耐怡悅可以養老可以延年可以煥温我病軀更有何藥加之乎燈下布字勿訝歪斜

與人見友元（法印元德長子也卜幽其伯父也一姓金名節字伯義（義或作穀））

邇日不爲薛苫如賦采葛之詩少年之偷閑想像

門外卽天涯比至皇州既五十餘驛豈唯隔雁蕩之雲而已哉所待未見落葉滿長安而先重陽早歸來則滕王閣上見睢園之綠竹而動靑顧之喜色余亦遠別之懷可以慰矣庶幾莫忘馬背之詠吟與中之閱書勉旃時維酷暑猶殘萬萬保嗇

孟秋二十日

與辻了的 洛人東來仕水戶黃門

連日秋霖奈何增盧照鄰之嘆助杜拾遺之哀歟記錄卽今返呈之幷前後共廿冊皆既還璧了拙夫父子之際雖可自捧持而行謝方今家有病者故不及躬發足宜以此意稟于黃門君惟幸惟幸依倚足下之唇吻而已且疇昔借進秀吉譜三冊想早藉書寫手否傳語于卜幽丈亦請以之告焉中秋之遊雖不宿諸然一年一回之奇夜不可空過歟如何如何思焉

又

七十二家全套七十冊盛函還之由足下先容見所未見之書漢學者指東觀以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以有人之所未見之異書故也羽林君亦有東觀乎晋杜征南世稱武庫以無不有也余家藏倭唐書且千部積籤累袠收貯漸半百餘年雖然今獲此書之被恩貺耐慰目瘵癖不亦幸乎謝而有餘彼李杜之精律亦出自六朝文字者往往於此書而見之歟以足下舌借謝語達奉於君左右是所冀也餘附面

又

以井氏之求之也故再請新到之書目乃入手而達彼彼今早盛一函還之我亦早還足下多謝叵述焉我平生於異書珍籍欲見之譬如好色者之於南威西施歟然聞其名不見其貌若來自燕都

衷我見之則貴賤親疎雖不同亦是古人之心也且聞生侍于太守之左右繕寫有日而無狂藥沉湎之態以規以祝姑此不一

又 寛永十六年作

牛日之小牘昨日落手不爲洪喬披如相看就知東西兩地陽和一般且喜歲無恙春無恙太守無恙花柳無恙啼鳥無恙汝亦無恙幸甚我亦無惱而安隱云爾勿勞遠聲汝呵筆舐墨繕寫日幾行所問在茲努力焉餘寒未退自愛不悉

晉人法帖隱穩通用多矣勿爲疑怪

又 同年作

去月十六日之手簡達于座右慰于目下就審聞生無它無恙多可多可一別兩地隔年隔山雲遙水遠每有懷望天之一方生勿忘東隅日吾亦夢西嶺雪但想生伺候太守之門于駿府飲酒日幾盃繕寫日幾紙莫使鴉墨汚書冊若油流雲牋而不忤其旨可也酷吏之暑漸去故人之風新至秋冬之交巡番之代其日不遠吾待太守之歸旆久矣生從還回則面命有期而已生書中致意于向陽右近云云二子喜之亦借吾言以報之官事未遑草草不一 右近者靖小名

送藤廣賢 烏丸亞相光廣卿庶子也陪仕尊敬法親王在東叡山

人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景中有情然非所以期君也我曰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情景俱到是所以軟君也嚋昔贈以詩今朝來告別以余之偲偲于君而知君之眷眷于余也君元是青雲之客余亦雍州之產也方今奉敕命往洛陽想像紫宸 綠洞之內竹園椒房之邊蓮府蘭省之側所出入訪問有多日乎唯恨不能相共奮飛東台

餘歲尙云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今我雖顏之厚也然何無其意哉雖老將至也而豈可自棄哉努力爲善垂統爲可繼也成之與不成我豈敢哉是以敎授子姪提持鉛槧詰齒落于香山訪頭童於昌黎焉知耄及矣論耋嗟時維孟冬落葉滿庭古人以檢書改正譬掃葉又落於是燒葉爐中有宿火撥灰得陰何則一詩一筆掃來而復拾葉不能自已是我之所爲也若夫大人君子之所爲者在其人耶且諺曰人生若得相知意何處風煙不故鄉生也以爲如何哉本邦異邦不可限此心則可以慰悅允生良生無它否想像同席哄堂二三子善仕刺君可也傳報平安亦多可也效疾鼈頻臨楮草草

戊寅冬十月十日

又　同年作

去月月尾之小簡晴昔到于吾家塾展之乃知生無恙多可多可就聞生聞吾效疾之餘寒涕未止而讀書不倦每夜參半或及于雞鳴於是以醫書要語爲无妄之藥謂我齡逾半百則非少壯之可類也要須頤神衞生以養元氣感刻感刻知生之懇欵不少也昔東漢世祖萬幾之暇見經書夜分不寐太子諫以堯舜之道與喬松之術宋沉約終夜孶孶學而不懈其母恐約嬰疾病竊減繼晷之膏油父子之情母子之心無貴無賤無彼無此其相思之親切如此今也生以之說我我豈不動喜容乎雖然昔仲尼之憤樂也不知老之將至程伊川之威儀赫喧也人不堪其勞此獨自以爲無勞伊川學仲尼者也吾亦所願學仲尼也然其所愼者疾居其一豈不思之乎生來自異域與吾相接日淺今又別隔山岳以一封之墨痕表寸心之丹

則可也古人已有此意予今如斯言不爲不可期其有終乎勉焉又前度所話綱目史記賣書一件以予意說之太守則可乎二三日之間仕暇重訪以竢之不悉

又

一封入手審動止清勝欣甚欣甚又獲新詩一篇頗慰眼前韓子燈火稍親簡編卷舒所以勸符學也眞景元以學庸消長日所以孳孳不倦也今子如此詩幽鬱無聊何哉忠信篤敬雖蠻貊又行乎如何吾頃時氣鼻涕唉啜不恒尤倦裁書臥內強答故用此餘楮怱怱

與汪德夏　寬永十五年作○時德夏從脇淡牧在駿府○大明國邊鄙賤者也流落來東武餬於脇坂淡路守以寫書爲業頗知文字

臥內涉筆復德夏書茲獲士嶺雪吹送一片朶雲我豈冷視哉生也侍五馬於駿壘從事于筆研之間以故聞我有弟喪而不能適我不得曰比也而和薤露幷序以弔慰我其意智哉不可以謝且諭哉吁今我失天倫之樂事遺友于之餘愛欲寫一家骨內之情爭禁鴒原將對二蘇風雨之床誰憐雁影老而孑立慵而呆坐雖然死生有命子夏豈欺我哉古今常也曷爲踰越于禮乎來書謂勿以死戚而傷生情誠有其理既聖得知之勿勞遐想吾聞悲至悲莫悲於生別離方今也生自異邦遠落本邦則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以爲如何哉雖然其比生還父子相見兄弟無故妻帑無恙不可知也則再遇終合如泉阿到延平津似玄都桃花不改于前度亦未可知也然則生別之悲不若死別之悲終天永絕而不可復逢者乎烏虖惻惻之哀呑聲之歎不識謂何哉王氏之童子纔十

春風之貫四時也且愧怕栗烈圍紅爐猶凍梨顆顆肌粟點點未能消顏子之一點也我口含太公之齒而非其人我顏借靈均之色而無其才然則今日之吾非昔日之我歟生離群索居久而復來今見我而驚固宜若非愛我之深者不如是也豈不感激哉雖然未及懸車尚不俟駕故入營門則鞠躬如也不以爲怠乎會臬司則吾猶人也未必無訟乎接人講書而不爲倦也對友戲謔而不爲虐也日鏡如水母借蝦然猶見黑蚍烏皮有膏油繼晷而常聞華鯨子姪侍坐則我雖有含飴之愛彼既有趨庭之孝如此不知日之暮不覺夜之永年彌高未爲老雖然只恐生斯世未能朝聞道也是我之憂也何憂老乎老大衰白者人之所不免也少年不努力後必徒傷悲以我思之生爲如之何哉況今無有志者乎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我聞頃數日來小兒輩與生遞詩簡是元白遺風也勤而不已他日將壓倒之歟然我所期者不在元白而在思無邪而已筆如氷箸不易下字

答人見卜齒　一名一字道生洛人來東武仕水戶黃門

手東惠來特副以新茗一壺就審足下碾之則玉塵飛啜之則瓊液清感荷不輕縮字縣之地於陋室何別求顧渚雙井之遠哉時惟三伏煩歊惱人喚茶爲滌煩子豈亦待玉川清風哉多謝有餘且所請如此茶二斤乃熊掌也足下招浮梁商而取之彼寄惟幸惟幸勿使彼商來於我處只盛于楮袋可也併附而布不宣

與和田宗允　字子成洛人爲田玄之門生後來東武仕脇坂淡路守安元

昨日杳路來訊以佗行之故不面接遺憾不尠殘菊一絕今日一覽甚有吟興淵明不得見見黃花

碑而讀焉以今見之則有信矣又古擧進士者背誦五經某卷其紙數葉者列在有司以今思之則亦有信矣以若是之伶俐而愈勤益勵而進進不已則不大幸乎況又其志在儒門乎我老矣四十其上二歲雖強仕然目昏齒痛吁我老矣子其勉哉勿以聰明爲太甚勿以智爲鑿矣惟幸幸

又　寛永三年作

間者夕托足下之先容謝太守了即時獲賜回報慇懃之厚也一喜一愳於是在焉拙微恙飲刀圭今且小驗想可逐時而快哉昨昏足下手書到碩也問余疾盻睞之意足以感刻拙恙非它只是河魚爲祟耳足下一來則爲山鞠藭歟爲麥麴歟如何待之所遺於東舟之回書速以投之彼所謝亦如余也云　碩也者春碩也頃間常陪侍

與根岸氏　同年作○土井大炊頭利勝筆吏也

前況被騁一价厚意多謝多謝余偶嬰河魚之病匕茵不佳不能登營中以故不獲應今且之招遺恨萬萬頃荷足下之惠者數回感佩不讁余自疇昔就服藥想有效驗勿勞遐想他日以足下之先容執謁於高館臥中布字以謝曼乙併附面展不宣

答國島康之　寛永十五年十二月○初稱栗島氏稱傳七郎與保高爲同僚

疇昔手書恰似面譚目下之慰固可怡悅其言坐春未到門雪甚深且言見我已爲艾老之臞儒而雖歎焉然與小兒輩相通書問而喜非無後我何不感激豈意生雖爲光庭游楊奈世無兩程何哉臘白之瑞有遺蝗入地宿麥連雲之慶則不亦賀乎小兒輩開孫康窓外蘇仙堂非世間流連風景之比也我白首紛紛共六花一色自愧坐上未得

謝而有餘燈下布字併附衆龜之日而已此一束達諸安右京兆惟幸且傳語于香西氏莫忘焉又惟幸

與松野保高

元和九年作○字于山稱長太郎仕松平下總守清匡

僦屋府下同閈無事珍重然毋使白丁爲往還雜遝是編戸之所厭也唯向烏皮對靑燈讀誦是務惟可也二子在奕秋門而勿欲射鴻鵠豈不思之哉若諉遊學而從事於佚遊不擇水醴之接徒送日月流連光陰則歲不我與雖悔何及不可不勗也血氣未定圭角未消所謂菱角出來也自今益進不已則雖丱頭圓成不遠也耶智益智賢益賢必勿自足勿自張勿謂人不若己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愈進愈壯仰止行止勿廢於半途勿使人曰汝畫惟我所期也若否則辜負太守之盛意而我輩爲養魚千里之盆池乎不識謂何哉后漢書標書欲勞手書即時一來幸幸傳言於傳七生其亦以是語之相共講磨濡染彼此有益歟如何如何

又

寛永元年

昔吉備公讀野馬臺詩野相公亦讀之或得神助或認蛛迹此事雖不知有無而我朝齊東野人之所傳述者口焉不絶近代於僧中圓月德濬號倫俐月入元國時或人令讀曹成王碑月能得讀之濬在阿波時欠大般若數卷者諳補書焉叢林以爲美談頃子背八句詩數首於一覽再誦之後而諳寫之又昨見所未嘗見之織錦璇璣圖而目擊以獲讀焉不亦奇乎此圖載於事林廣記初讀者標圈子於發題冐蛛絲於行次而脈絡烏絲欄稍通之今子不依神助不待絲絡熟視而克讀如舊相識時在余側者甚奇焉昔蔡中郎以手探曹娥

林羅山文集卷第九

書　八

示母弟永喜　寛永元年作○號東舟子稱樗墩履歴詳碑銘

孟宗之筍爲鮓作來厚意不較些子多多有餘情雖昔之渭畝在胸中者不能過之拙之饞饕在斯乎即今和蔘而齒牙有風味乎晩來歟明日歟所謝附面布忽起宰予早早涉筆

與江宗務　元和八年作○洛人業醫住東武號本菴

比來不接眉宇想救瘳多事也有奇疾否奈何即今伊洛淵源錄二冊還投焉稽留有日鴻庥不少謝之有餘緒餘附面禀不宣

與藤井玄澄　元和八年作○兼學儒醫仕水戸黃門

卑恙昨日求養巴藥注之耳中今夜黃汁出而痛止勿以勞慮爲幸徽雨冥冥一來助話柄乎且又漢書校讎十許葉所願也奈何

又　同年作

生平魚一枚惠來范飯拂塵雖爲陸生擊鮮不過旃以謝焉風味不爽口多可多可昨日蒼皇而還如何哉羅覼附面既不一

又　同年作

前時惠來喜氣津津暫爾蚤出猶耐送觀且又貺香薷一貼可以蕩滌途之喝不翅鎰金瑴璧就中拙之微恙藉刀圭之力匕茵裕勝得以赴二荒山

說象其說又不行王弼說義而不取象故謂乾何必龍哉唯健而已坤何必牛哉唯順而已且言位不言數然而大禮與老子同註漸陷虛無故程朱排之邵康節說易專論數後世言數者多本于康節雖朱子猶兼存之天下不有邵朱之天資博聞而專欲言之唯恐徒費精神勞而無功與撚念珠算黑豆者同日之談乎況至如易者賣卜者之流弊爲誣惑乎余亦自警焉雖然數學果何可廢乎有理則自有氣有象有數故說卦曰窮理以至於命可不思乎來問之所言雖非無意余恐其言煩冗混雜分踈不下也庶幾再枉來問使吾無大過則惟幸 政重公務之暇好讀易 此三篇答其所問

謝加藤氏朋友

寄賜甜瓜一筐即削即喫消暑之味何以加之謝而有餘雖安期生之棗亦不可過之豈翅消煩歟而已哉長生久視復在此一味歟厚意不謝事事春德可啓焉 閏六月十四日

又

辱枉手敎薰誦再三不隔晤語欣慰欣慰特堅魚醢一壺惠來厚荷款重謝而有餘疇昔春德應嘉招每每芳情今更不知所謝也貴邊彌安泰起居裕勝至祝至祝老拙被逼大寒鼻涕再發靈堅壠中小瘍迫脣此間傳藥養治不怠昨日今日頗得小效莫被勞退想惟幸雖老病後讀書處處塗丹及夜更只送晝夜時時瞻戀不少焉臥內涉筆莫罪歟斜餘附面禀 腊月十一日

林羅山文集卷第八終

之虛僞于其間乎天之運行健而不息所謂乾乾者所以不息也聖人體之與天同德故子思以至誠爲至聖眞實無妄渾然一理是聖人之心也以生生不息見天地之心以中和見聖人之心是至誠之妙而於動處而顯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莫如敬有誠則有敬篤敬者所以存其誠也聖人之敎人雖不倦而各有其序故告顏淵以克已復禮者所以誠仁不二也告仲弓以敬者所以久而誠矣也孔子之一貫者渾然一理之誠也曾子之忠恕者是敬其身也故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其於乾言誠者天之道而聖人之心也於坤言敬者地之道而聖人之義也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三才之理本一則學聖人者於誠敬何不致思乎誠敬在已則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加焉且覶縷言敬字則敬者欽也此一字書經開卷第一義而

述帝堯之德者也爾來詩書執禮說君子之言行而言敬尤多今聊摘論語大學中庸記其一二曰敬事而信曰居敬而行簡曰執事敬曰修己以敬曰事思敬曰祭思敬曰敬止曰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曰君子不動而敬如此之類不勝紙筆世俗唯以爲尋常禮接之言故程子曰秦漢以來之人無知敬字者其說曰整齊嚴肅曰主一無適其門弟謝上蔡云敬是惺惺法尹彥明云此心收歛不容一物朱子載此語于大學或問且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此等共是非誠乎試須考朱子書余何畫蛇足乎凡讀易者不見程朱之傳義則不能解經之旨不讀彖爻則不能窺羲皇之心彖爻簡古深奧況義畫乎所恨不鑿開混沌之竅也雖然學者若知數在理中則程子之心可得而見乎漢與雖有數家易而其書不傳獨鄭玄註易

出自此也人倫中自有易人心中自有易不可須臾離也故一畫八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至千萬爻亦一太極也邵子曰心謂之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豈外求哉昧者不知之則不周易者乎故無恒心則不占而已不識以爲如何方今程朱幷邵子遺編擧世滿架況又所希有之古今文易綸之屬揷牙籤乎此等雖雜博亦可以渉獵可以參考歟但恐其異說之未歸一而已此露抄不然嗜好之所及而非剽掠之所勦不亦可乎昔東坡韋編三絶猶然則須以犀革編其熟讀是何書乎況其聖經乎誠終身之學也吁吾老矣足下猶尙壯矣友之道若有所新得則必竢再告惟幸

又

就來問粗知其有觀象玩辭之志乎可以嘉乎因聊按之羲皇之初畫一奇一耦理氣象數在其中動靜之理陰陽之氣天地之象兩參之數無不悉備文王演之時唯言其象至周公曰九曰六曰初曰上言初則兼終言上則兼下所以釋一卦六爻也孔子承三聖作十翼獨於乾坤有文言其九三君子乾乾卽是天行健自强不息故文言申之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先儒釋之以爲眞實無妄也夫天地古今之間無不一于誠大而天覆地載陽舒陰慘日東出西沒曾不出入于南北水之就下火之就燥晝明夜幽寒來暑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小而一草一木一禽一蟲各有其理故子思以鳶飛魚躍示人喫緊於人言之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皆無不實理於身言之目見而不能聞耳聞而不能見手持而不能步足行而不能持是其較然者也如此之類不遑勝計何容一毫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此理之所在則象數在焉形容之者圖也易之不易言猶如心之不能繪也畫其難繪之心亦在圖乎筑牧之用心之勤苦蓋如此歟可以嘉焉今屢請余校正然參之啓蒙及易圖說暨楊時喬古今文章潢圖書編未可以加焉余何言哉譙定學象數于郭曩氏袁滋有所得于賣醬翁不知其所得爲何語也筑牧以吾儕爲郭曩醬翁之輩乎吾豈敢哉唯恐不能答之以一倍數而厚顏於程子昔聖人讀之韋編三絶故蘇軾欲以犀革編之以其道之深而理之無窮也而況於吾儕乎縱可以無大過而不克免悔吝歟亦是余之所思也若夫大易圖象隱蓋朱子所感慨也其所隱者今或出此圖以顯之則亦有所感起爾若謂畫前元有易而容易之則非知圖者也耶

又

頃枉承周易序卦之露抄披之則引易大全幷易古今文及易綸等似剽掠而不剽掠乎感刻感刻吾聞孔子晚讀易韋編三絶其所好所熟可知焉夫以聖人之生知尙如是其深奧千歳之下奚容吻哉且其作十翼悉皆讃易道者也序卦居其一焉唐孔氏爲八論聊述重卦之異同雖然犧皇八卦之時六十四卦既備矣文王周公所繫孔子所序皆率由之於是此道明而此道行矣然能知者不多趙宋程子邵子朱子得其旨而後逢掖之徒衆說間出者補翼之者有乖忤者有混殽者有拘數者若見地不堅湊泊不定則爲衆說被眩動爲異同被迷亂終日讀周易而不周易者蓋有之乎今見序卦其曰天地則乾坤也其餘卦名皆在焉而唯曰男女夫婦不曰咸咸之一字即是男女也男女者人倫之本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皆

頃間定綱爲遠州懸河城主。先生京師往還過焉。在東武時亦通信音也。正堅者其書生也。

示井上筑後守政重

夫易者不易言也。而以象而言之。象者圖也。自河圖出而有八卦。因重之爲六十四。故易之與也不由圖乎。人皆所知也。古今言易者多。獨邵子得先天後天之旨。繼而能言者朱子也。於是撰易學啓蒙。而圖以表之。說以解之。因推知象數而寓理于其間也。考諸邵朱之書可以見而已。我聞易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亦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又聞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是上下篇序卦多少均數之義也。雖十甲十二辰湊到六十。鐘律以五聲十二律積爲六十。則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可以知焉。是易之變通於萬理者乎。若或牽强附會陷于術數。則爲京房管輅郭璞之流。不可不戒也。方今井筑牧官暇之日。見易于皐比堂。乃取序卦分注朱子之說。又抄他書之及此者。久之作一圓圖。其正對反對之不悖。方圓逆順之相協。天道人事之交感。一歲每月十二卦之配合。義畫文著。天地水火之不改居。皆在其中。曲直銳平長短竪横亦在其中。上下内外經緯隅維前後次序千變萬化之象亦在其中。若推廣之。何適而不周遍哉。且夫自春至冬有節序。自建寅至建丑有始終。然一氣之運行如環無端。不亦圓乎。乾有四德。而貞元之間不容髮。有生生不息之妙。則基于乾坤。終於既未。不亦圓乎。嗚呼易豈外求哉。一身一天地也。一理一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周子畫之以爲一圓丸。謂萬物者五行之變化也。五行一

君字德亮　先生作其說書中及此

答松平越中守定綱

元和五年作○遠州懸河城主移城州淀城其後移濃州大垣城又移勢州桑名城

去月廿六日之芳柬一昨日墮手裏拜讀再三不隔對語滿悅不些些特玄細單服一領綿絡衣一領伏蒙嘉惠厚意不可言也謝忱表於詞外可謂服之無斁矣就承公務之暇有志於欲養浩然之氣云云盛意可觀焉天未喪斯文歟否歟以必勝爲主舍以無懼爲主孟子以集義爲主曾子以縮宿爲主聖人以不疚爲主共雖以不動意然黝舍者血氣也孔曾孟者仁義也非襲義也集義也者久之則未覺其氣自盛大流行而與天地侔也是所期公蓋如此耳夫士雖不忘山林而居廟堂之間立朝廷之上憂君憂民古人有行之者也舜之居於深山與館于貳室其心豈二哉又有不伊呂不巣許者白香山謂之達人然與夫同流合汚相似者乎又有一等人自言拉巣由然賣其潔淸者披師子皮作野犴鳴是可憎也又有一等人自言世皆濁我獨不濁近時未之見也設使有之乃爲方外然於陵之蚓而亂人之大倫則不足云也如余者與草木同朽與瓦石齊棄天地間一廢人也圓鑿方枘不遇於時齟齬數奇偶爾逢人如無譯而問鴃語也獨憑槁梧對黃卷時時點朱子紫陽通鑑殆將終編頃口授鄒國公七篇于初學又有人問兵因以十一家注孫子而敎授焉所欲奉告枉閣之只專以養氣之功日煉年鍛一粒金丹爲大陽是余之所奉期公也餘何言哉正堅有肯構之營云云珍重珍重所規祝萬萬矣是冬也得賜休暇而旋鄉必執謁于高館了信宿之淸話耳緖餘附亨音

虛心容納譬諸子房之說漢祖如以石投水余何
塞言路乎他日推此心爲政以聞善言而從之延
及于闔國則豈唯文字言語之改正而已哉其遠
者大者可以嘉矣且示余以千歲之子雲豈一時
之知己哉余不敏白首紛如雅無屈賈之才雖然
常有莫吾知之歎又無草玄之勞然不能無千歲
合符之志吁身已衰矣志之衰不衰未可知也君
髫齡馳馬擊劒誠是將種累洽之美事也未弱冠
讀書屬文亦是雖栖鼻磨墨何以加焉可謂總文
武者乎況今追悼源敬公製之誄以彰其餘哀惟
夫愛可愛敬可敬哀可哀惜可惜不亦仁乎於是
益知其恩之可及百姓也中華之詞人才子有誄
若干篇我 朝諸儒博士唯有誄名而未見其辭
蓋想君之所製殆是權輿乎余病餘困頓意不盡
言併附他日拜床下而已殘暑酷吏須涼風一刀
以慶之爲道爲國自愛珍嗇再拜謹白七夕

尾陽亞相源義直字敬今茲五月七日逝去
羽林之伯父也故作誄吊之書中及此

又

間者被枉專對辱賜華牋盥展潄讀文章之美不
易言也就承所獻呈玉字說獲備英覽即蒙許納
駑鈍之語愚惷之幸不圖如此之徽音入俚耳也
竦起之至也特賜時服三領美酒朋樽嘉肴滿筥
而蒙慶睨之旨敬而拜戴之衣以御冬以稱身而
鶉結如得龍衮唯恐不耐焉酒以合歡予小戶也
然慕文公微醺之萬一乎肴以譬學道之腴庶乎
識旨味而不可入脊皮裏感荷厚庇曼曼謝焉既
報專對想早達否一二日受 命有作文字官事
毋鹽以故詣以奉謝殆似魯皐許以不罪幸甚邇
日跂赤脚以白之恐愳頓顙謹言 孟冬閏月念賁

林羅山文集卷第八

書七

奉水戸三品羽林君　慶安三年作○韓光國字德亮黃門賴房卿嫡子也

秋陽以曝徂暑猶溽恭惟尊侯裕勝起居調適無任規祝之至就承源敬公美終之高文被許窺班是惠來之辱也况命以被求拙批乎亦是瓦甓之餘也古云至哀無文今哀慕之見於文者如此其盛志之在言外深情之在繫表者可推知之不可謂至哀無文乎樵夫何談王乎然古人有詢于芻蕘老馬豈知途乎然仲父以認雪迹箍桶者寧知易乎然伊川猶取其言今之芳問殆類是乎余頃嬰微瘍腕不能運故數日遲怠雖似孤負冀莫被罪復蒙催責聊應其旨不知謂何乎方今木葉待微風與雍門之淚同飃零見之于此高文且源敬公之識荊於余年久矣最覺淚之有從也不能不哭而慟遂抜老眵而批書傍以獻呈之再拜謹啓

孟秋上旬

又　同年作

天上星期奇遇既然人間世事嘉儀亦宜伏惟台侯平安鼎茵和諸慶之有餘言之不足禱在府内幸得邂逅辱蒙近接竦起之至也就稟嚌昔所賜之瓊報薰讀不措圭復不輟其中改時字換砥字之二句固可也盛意果以爲可乎然則君之

白哉半百年來之莫逆短幅之中長途之外欲寫鬱陶欲言悵然如余怕寒彌切故擁紅爐幸不龜手展攤經史以送年待盡若兒若孫侍坐乃使撥灰裏之陰何未獲鍊顏子之點雪以成金丹自愧自警吁長吁謂足下何直告而無隱言不盡意餘期後信不宣甲午仲冬十二日

右自寛永十五年戊寅至承應三年甲午其間十七年所贈答也　先生於丈山以有舊好故丁寧告之以述其所思也家集罹災無副稿者以丈山所寫寄而編集之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終

默而陰談是邇日之仄聞也教主人以鄙吝誣婦女以夫不蓄妾皆是蠻奴耶穌之妖變也可勝歎哉能言而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距之者無君父之徒也從周公東征者被堅執鋭之人亦聖賢之徒也不從之者盜賊之徒也拒排邪學則睎望人之徒也從而不拒之則導蠻賊之徒也不可不禁誡焉足下之心同然者我忖度之每書遞及此事然奈時何譬如風痹者不覺痛痒故無疾者唯是之懼而已不禁則行將人倫幾乎滅矣吁吾老矣無如後世何哀哉誰其高聲呼不告大耶告人而不可者佯爲聾乎未悟之乎唱彼邪說陵我平民若此之類則殺無赦是王制之律也誅亂賊者春秋之法也皆是足下所素知也余諄諄告之則同志者可以不數聽焉且又承以靈運之於玄而擬于余孫春信肯可堪哉昔日齊有黃公其女美而謙辭稱醜醜聲遠聞遂無聘者余孫生禀不敏雖無才之美如黃女然何可揚醜于外耶縱不及陳寔然欲使有群之萬一若不然則願如孫執祖硯以泣者余之所遺經書如彼硯也而壽堅久與硯相似惟幸夕陽之愛在茲耳足下牆東避世竈北坐床開杜陵之三徑保淮陽之一老從鷗而狎入獸不驚年已久矣嘉遁之樂可以美慕方今嚴冬應無冷疾可至祝矣想夫層層瀑布氷折呵筆硯乎六六嵐峰光寒煨榾柮乎凍雲抱石以守玄同乎早梅銜雪以知虛白乎岩棲幽事有說于此浪速之役鐵衣潑水孰與瀑水白刄擊敵孰與劍峯之光芒槊槍橫馬孰與花魁之先進今也偶忘之乎變菱爲圓退尖爲環而已哉久脫鐵衣詠唐人之泉簾匣藏白刄吟古詩之劍閣加之崇虞帝之玄德豈尙玄同哉皎皎白駒誰其縶之何必虛

單葛而渙汗雖著絮而粟肌何其寒暑共懊惱我耶小痒良已不再發可以悅焉今又雖無人之道我然爵發吹面數日嚏欬頻煩飲藥漸平勿勞緬想前日瓊報自喜多見氏以得之一簡行行數葉字字展讀之如對芝眉而聞淸話偲偲切切何賜過焉但欣賞余文字尤覺過當古之駿才有老于文學者如余老而爲駒乎世不有伯樂足下之靑顧奈何拙詩亦然恐有歌之者韻響不諧于絲竹古今唯有一鍾期足下之素聞復奈何勿毀勿譽詩亦直道也評亦豈不直道乎余壯歲嘗電矚戸田氏所藏百家唐詩爾來唐文粹文苑英華古樂府集唐詩紀事并品彙皷吹正音遺響及唐詩類苑詩雋類函古今之詩話暇時左右任手管闚之然未除宋元之習氣與世俗之常談遁日百家唐詩來自異域待價于此地之書肆一旦再閲之於是知足下平生嗜唐人之風體可以嘉焉所謂詩學盛於唐宜哉嗜好之有意也雖宋亦有好詩而奈唐何哉唐一再變至于漢魏乎六朝亦未必無所擇取焉況其言語雖唐宋之詩句有所援據乎漢魏雖幾變不可至於周也東晳補亡不作而可也況其餘顧況等之上古之什乎是亦不可不知也此等之論非吾儕所可容喙也足下之言志每每欲除少壯之習氣從山林之酸餡故其所嗜向之韻語專慕唐賢今見彼百家之等而察求其髣髴不亦宜乎此度所賜酬和七言律新均韻詩亦如之其老益壯最耐嘉之且拒邪說排淫辭闢隱慝之妖妄碎異學之頭腦快哉雖駱丞之檄于武曌于公異之露布于朱泚約之在五十六字中其擿姦證慝是刑禁之律也不止詩之律也於是益知人心之有義皆同然也彼邪徒外疎而內親陽

曰佛神同體異名也今邪學初借儒託陽明以誇
浮屠既而以佛者熾盛誇當招害故怯怖之乃曰
大學明德佛性也其變爲怪化爲妖尤誕妄之甚
也可不謂之人中之老狐乎可以誡警焉然諫論
不能行于當時而發于諷諭者彼風雅之詩人忠
臣孝子義士貞女幾多人唯獨自憂歎而已以史
魚之直尙不得生諫以房玄齡之忠良尙不得止
文皇之遠征況其餘乎又況於微者乎足下如逋
仙爲隱棲喜家無封禪書歟其志耐可以美也蓋
異學事新非當塗者所欲而不禁以蔓衍偸安故
姑息苟且而所禁未嚴歟或有所拘忌乎彼深察
姦謀對有司未揚言乎非臆量占度之所可中也
人之剛毅果決不易得也先是所呈草賊記可示
人以否云云暫繫之蓑衣雖被雨露沾損亦可也
勿令出山外抑又俟他後之再論而已足下獨信
余歟今又此吐底蘊其餘以爲誇歟非余所欲也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可不思哉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此書傳候鴈美其飛到山中
恨余不能借羽翼雖然猶所望留冥鴻之指爪以
搔我痒向詩仙之香風以掃我洟借膏肓之泉石
以漱我口礪我齦副墨未乾洛誦之春信侍坐曰
盍作一詩以贈之余笑而頷之其詩曰先法嚴停
黨事新侏離汚耳可除塵耶穌妖術矯天主異學
姦邪惑世人妄賣陽明還衒佛化成阿紫忽分身
幽貞坦坦履千里兩地春心隱顯均惟冀亮恕

甲午年季春下浣

又

泰安旋洛以凍鯉不可沈故所思任筆以寄之頃
聞足下安穩惟祝惟慶彌保嗇眉壽所願也今茲
夏酷暑冬祁寒是異常歲乎抑如余老而衰墮雖

狐如此流離如此猶可斬也願發其所執一弓一銃以射殪不亦大快乎太公且不可待況於南泉之徒乎睠夫異學之陰黨幾百人幷其下不知幾千萬人皆屬異學之主奈其後何其人曷爲不省哉遠之北嶺振神輿南都揭神木是黠僧之所矯託而逆官軍也近之島原之凶賊唱耶穌據壘寨而將盜郡邑也幸或寺戸滅而黨者漸少幸或環攻急而耶穌早燔然其燼猶在異學可懼可備焉不可不撲滅也昔　東照大神君之治世也誥余有旨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之言王者禁之余對白是太公所教武王之法也君可之依此一誥駿府郭內伊勢神飛之妖登時奔亡想是足下亦所可知也耶奈何今不如昔也又申覆思之往歲難波之役耶穌明石某被召募在城有長崎大賈村山等安請潜納兵與糧于城中以爲小援願戰勝後

廣弘耶穌法于闔國聽之於是村山使其子入城幸以大神君之威稜諸軍來屬墮難波城翌年焦土自亡耶穌共殲村山梟首鑒戒惟近何可不懼亦是足下所可知也方今耶穌之化爲邪學者所在密會僞書妖抄倭字漢字混雜轉寫不成文理然或刻板流布誑惑士民更相結習如同膠漆識者可以寒心他後滋蔓發動蟻同蠅集如蛾賊米賊水仙豆兵方臘之徒淮南之二禬江東之四果福建之明教揭諦齋再出于我　朝乎可大歎哉可不懼乎雖世之匹婦妬忌最多耶穌誑女以教男不蓄妾不强姦不和姦故凡婦女悅而信奉之彼邪學誘勸諸方之室家亦如之云爾有意者誰不憎焉耶穌將覦中華之俗然恐佛者牴排己而乃曰昔入漢明帝夢則天主也耶穌也謂之釋迦者譯者之誤也浮屠嫌我　朝本爲神靈之國而

狐是誠最可憎也世俗風痹而痿者不覺痛痒故不懼無疾病者知痛痒而懼之欲遭醫療之其所懼果非外也在心也所以求放心即是也足下無疾而懼余今嬰痒而懼其無疾有疾雖異而所懼不異故耶蘇之變果爲亂臣賊子唯是之懼若有意者何不防微杜漸乎微之著漸之積將追其今也可不懼乎可不絕乎甞讀詩謂貪人敗類以誦言如醉故也使人瘨憂以痒由莫懲民之訛言故也瑣尾之爲流離爲褎如充耳故也流離者不祥之鳥歟耶蘇變爲訛言既敗善類或爲妖狐或爲流離曷爲不懲焉口將言而囁嚅況其言未已傍人儳和乎又謂己善詭遇而不問範馳乎又謂己如由基而不欲被人敎射乎設使有劉子聽之如醉如充耳何益之有而招禍亦不易測也足下所告從其言勿以招禍且激且諭亦是眷眷於余之至而深也不可忘也余聞事君雖無貳而去與不去依恩厚薄昔東方曼倩居下位謂使富榮夸耀如蘇秦張儀者在于今纔不能得掌故生于天下一統之世則異于七國戰爭之時何處有所逃乎哉雖不用不行然去而何之哉故古之祿仕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辭尊富而居卑貧以恩之厚薄故雖非出處之正當如此耳故先儒以曼倩爲似簡兮之詩人有白髮人於此踰潜郎之三葉已一葉矣有愒日耄及之嘆唯愧非出處之正而哀道之不行也不得遂歸耕隱逸之志誠有遺憾足下岩棲久矣身在江湖志在魏闕其憤世憂國之志氣不衰愈可以觀焉若使耶蘇之變得消散則足下之憂可有所分余瘨憂之痒亦可獲徽療者乎當時雖禪家之其人何爲抽南泉刀不斬三脚猫哉吁可以政法而不如彼乎如此

內外一理家國一揆故出入府營對晤賓客忍於枚洟搔癢亦苦哉雖嫌失禮且抆且搔若不然則非唯失禮而已失容不敬唯欲他恕有此病也與足下共此患而足下齒猶存齦猶堅余僅五六齒無餘如朽根之離地故飲食之味不能得其正亦可憐哉嘗作鼻病賦齒落賦今寫此二篇以呈似焉去歲詣日光山道中籃輿簾隙縱目作武藏野草賦及詩若干章幷副之若爲一夕之慰惟幸且又有事於此耶穌變爲異學猶如妖狐之食妲己而化妲己也可畏哉惟夫算浮屠所收每一州一萬斛則六十餘萬或二萬斛則百二十餘萬其外施䞋之費未知幾多也我朝神國已爲佛國吁神似不神乎凡人皆怖生死故彼以後生善所誘誑之號曰極樂悉皆金身由是信者不惜財施之浮屠遂執後生善處以爲奇貨其心猶思雖積山拄斗之財買之貯之然價賤居易矣不大患乎耶穌聞之見之望屠門而嚼欲食之甚饞饕也欲奪之至陰謀也以攻心之妖術勾引男女其所欺旣多改佛爲耶穌由反手也近歲禁最嚴矣賊黨雖革其面然姦其心其共同謀者叨唱異學竊儒說天道而吐糟粕其心密謂本于天主天主者彼所崇信也掠佛說性空而誣心理亦密謂傳其天教將奪之先與之亦盜老聃也無善無惡有善有惡爲善除惡亦剽王陽明也非儒非老非釋謂之三脚猫鬼李義府少一足以害人物卽是異學也不可不戒也彼不知隻字自稱爲人師不經一宿自稱曰大悟不知烏之雌雄自稱曰予聖氓之蚩蚩傾耳雷同衆之昏昏異口淵默吁耶穌之變至于此極也誰起太公於九原斬妲己懸其首於白旗者有之乎舉世怖狐之惑人是可惡焉唯懼人中之

泊諸子百家之集環繞微軀其壁間所有則我朝書紀諸家之舊錄隨分而聚藏焉慰吾心悅吾目沒爲此中脈望不可知也自笑而已向所云繼事貽厥亦在此乎據槁梧開小窓則煙雲藹藹草木欣欣非京洛非江湖然雖信美而非吾土之感慨於花於鳥亦有時乎驚心歟是余所以贍羨足下山居也時盥漱纘登聖堂肅拜周旋遠憶太學寮事載延喜式而不在于今也告朔禮廢羊亦亡矣可以長吁堂邊有杏未有壇階前有櫻無楷有松竹檜杉無奇樹異草其所無者復何求哉所求則放心而已生生不息之妙在此豈啻草樹而已哉今茲二月仲丁釋采春齋春德使青襟更深衣役之者十餘輩春信最幼故著長袴從余入堂欲效朱子滄州儀而世異地殊有小異歟祭畢講春秋卒有問有答其初問者春信唱之不失不嗄問答訖各捧所題二月甘棠詩共二十首許既而退

足下平日向儒風以故告焉不識謂何嘗不忘余患小痒而示以藥方今復問如之何其愛余之至也思余之深也不知所以報答之邇日一瘍醫寄藥一裹即揩摩苛癢數日覺微驗其再起未可知也今以古人痼疾歷歷舉而被諭之乃得承知一指不換肩背是足下於余之情其至而深也兼聞足下鼻涕流未止其病狀見于筆端者雖世執簡者之記醫案不可過焉宋濂作朱丹溪傳其中多寫病態然如是者稀歟足下文字之進嘗一臠知滿鼎之味可以嘉焉余亦有鼻疾雖非狂僧懶殘對爐芋然寒涕垂膺雖非韓熙載見穢詞然捻紙實鼻余老此患彌留可以憐焉夫禮不敢唾洟癢不敢搔是子婦所以事父母舅姑者也余昔年喪考妣欲事之而不可再得也然孝者所以事君也

宣壬辰九月中浣

又

新易草木後想像山之靜也日之長也花柳無私春鳥有友遐邇杖履左右書劍一弓一銃猶存小心大膽彌堅詩仙風來几梟爐雲野老谷響樵談王道於是賣刀買犢乎拋兵器代農器乎脫鐵衣以爲猥鹿之蓑衣乎改竿旄以爲漁童之釣竿乎岩棲幽事不見單豹之虎晝鼾覺處可駕希夷之驢讀書呻吟之暇取害稼之獸以待賓朋亦可也縱有不虞之穿窬聞名畏之不能覷也亦是淸時偶遇之一幸也所欲言者多不止於此豈不羨慕乎頃日得去月上浣幷十九日狀披緘如覩睟面就審其不恙彌健而不倦最耐賀祝在茲不在他瓊報件件就中因前書所告被慶賤孫春信窺四書詩書禮之句讀事苟勸勤之厚情不寡矣余示諭之彼有聞喜之色春齋亦然欲慫慂以勇爲鮍素乏割甘之物聊成遺安之望故敎讀書以代含飴戒以繼事謀以貽厥若他年協足下所慶之卜則遇蠱六五是春齋以之歟他人謂恐公移山待其後如余則謂譬如作室底法冀其肯堂構唯恐其愚不可及也以足下所慶勵春信之幼學謝而有餘悅而弗勝又承余赴別墅其望花之春愛進之夏梧月之秋門雪之冬四時之賞心推以可及于浴沂之氣象如余何堪哉誠雖思慕之然褒賞過當況於點也見大意乎恧縮惟甚蒼顏赧赧焉墅本爲營聖堂所錫自官也尾陽侯被創此堂安聖像幷四先賢配位其背後有一庋是舊大君之賜也傍有一小廬是余所憩也棚上尊閣之者四書五經大全十三經註疏及性理之書也左右任手而管闚者二十一史通鑑之屬明朝之諸記

委豁者乎向痒之甚也欲搔王郎背而無羅公之如意欲洗道士疥而無王老之酒甕欲倩麻姑而未讀杜詩與韓筆欲塗陟岵寺壁而不有張璪之畫松且渠猪水之豪魚橐水之修辟魚未之有也況不見竹山之黃藿可以浴乎是所以癬疥之未瘳乎康子饋藥孔子曰未達不敢嘗如今其所告則非藥而禁方也處齊不過數種余既達矣可以吮咀可以嘗味苦口之所示誠足感謝雖然小海之清華洞酌注此可蕩滌可振衣則姑須之耳若夫疾在腠理克治之則不至于骨髓治國亦然吳知齊爲瘡痏有戒警則越不能作腹心之疾國家知邊陸之患如手足之蚧搔有備守則中國可無胸背之癢疽是內外本末之道豈無意乎我所思不出其位國有道則在下者何謀何議唯思其一痒一痛之時忽誦呂藍田克己銘痒痾疾痛舉切

吾身先儒議之謂呂氏認知覺爲仁何也怵惕惻隱與知覺可有辯也不可不察之智在仁中則如恫瘝乃身即是君子仁民之意歟於我所病聊有感于呂氏之言不識以爲如何今爲謝被告禁方猝哉一書毋做滑稽否范甯求明目方于張湛張湛示以六物此非尋常藥而日用起居事也似戲而實也如今所忠告不亦實乎若非眘眘於余何以至此哉其未達而不嘗與既達而姑須之余所辯而謝如向所言與人同痒痛則恕之道而仁之端也以友輔仁其有益哉登徒子妻之醜惡誰不掩鼻然登徒子甚悅之瘍痒之於余雖憎而不悅無如之何以呂政之暴猛猶懼謝神女況余乎既而我小痒與浴汗渙散霍然已矣莫勞緬懷夢想山中覺而非也山中枕上亦聞東海風浪否秋深稍冷匕茵褡勝所祝在茲言不罄意拋毫悵然不

下甞聞其所識少年習當時軍法而傳語曰此事甞而無用不如讀武經七書其慫慂之言誠可也由是其人誦孫子參之於倭法云爾昔范文正公勸狄武襄以欲知兵法可讀左傳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蓋亦此意乎是故余今繁多告之不知告而濆否噫吾老矣何言哉請足下揣之欲言胸生堆阜故思而止欲止而不能已而次所訓函二芳押聊抒棣華室遠之曼乙曰艮隅林麓小堂前聞喜秋風谷響傳萬里冥雲憐候鴈片枝白露嘆寒蟬東周無用公山氏西蜀未歸蘇老泉拂袂奮飛何日到美人遙在一方天 辛卯季秋下旬日

又

丈山老在山中聞余患小痒寫藥方以寄東武告曰此能療瘡痒雖多服然有利無害有所試驗云云其懇誠不非苟惠不輕曾聞劉成國曰癢揚也其氣在皮裏欲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凡初發手及肱次出于股臀之交余自笑技不癢而皮膚何其癢也自冬踰年經夏涉秋更醫內治外治焉鹽湯藥湯盆手有日將愈又發或手擁爐寘以藥或以帛包油藥屢煩擱之未止如皺家在扐如芒在背如苛在身如粟起肌如垢在衣如手搏沙我老矣如粒粒與凍棃鮐背共雜糅不耐揩摩不忍爬羅煇百草湯而浴然怕可以風且作且輟於是初秋腰背下更發一腫瘍似小癤懊惱痛楚或曰是小痒之所聚乎抑又一種之瘍乎一邊瘍一邊疼其間不以分寸既而膿出根拔踰月良已或人語余曰某甞罹痒疾半歲不已赴相州小海湯泉涵沐乃愈余乃請其采地主得巨榼數馱試浴溷然汗出苛痒稍減果如此則日居月諸可獲復本由是見之溫泉之所資而一種腫瘍亦小痒所

伐神功之西討其仁義節制之道可以考焉歷代承授久矣載在國史方策其自中華傳來則吉備公敎孫子八陣於筑紫大江維時講黃石公書於京師藤橘源平及諸家之士無不就習焉源能有以之授貞純親王江帥匡房以之告源義家號介之法騎射之術皆可以見乎澆季之世其道稍廢其禮既亂降及晚近惑愚民者妄作兵書圖陣法或井觀之天文管窺之望氣戲瓦搏沙之行列馳騁之繪馬旅食之畫餅陸地之舟戰是與木偶篠駿何以異哉其中或自稱上泉或稱長尾或稱武田其流足以溺人近時又有矯託楠氏者悉皆誣之矣一吠之影萬吠之虛所謂一盲引衆盲者乎縱使有其本趙括之書猶伯樂之子之鹿也況無其本乎況又烏合之徒蟻同之民龍之耳而水母之目者乎至若劒術者便手足修器械而已手足之動有涯則不售故曰在心不在手足以無涯之心欲售之是姦其術也偶逢百姓多瘢瘡之時而曰此心常人不知之唯有達磨義玄知之取藝亦然如此則磨玄之徒爲天下之巧手乎雖曼胡之纓短後之衣詭遇之乘見影之鞭望磨玄之塵乎愚民慕之則漸淫液於貴介公子具眼者何不憫笑哉此邦鄙俗有以鼠婚猿姻圖說賺小兒女者是黃葉止啼之譬乎有識者見彼兵書幷異學書與此圖說何以異哉季咸見壺子而走來客對仲舒而爲狸老桑逢諸葛恪而爲薪西域幻眩向傅奕而顚蹷素娥不能見狄梁公之面世奈無若是人何哉宜哉醉之不醒惑之不解也且妄言稱我法有神秘咒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亦可笑也彼用不空之術振隱峯之錫亦是惑世之多端也王凝之以之被殺高駢以之喪亡不亦愚乎十年前足

書到抵金披緘審杖屨不恙匙茵無它珍重多可且獲見瓊報函三和章益以慰悅與向陽函三共捲展弗措聞山中雖信美然有王粲登覽之感屢被京尹諫制而聊以淹留固宜矣昔葛仙移居有媼有兒可以憐閔今足下素無此累矧又有如天高海濶得鳥魚之自由乎雖然喬木之山如故否人民非乎否沿革未可知也方今非巢栖穴居之世且盧容膝曲肱之所安矧又可勞誅茅不便藥餌可使書車之牛喘而汗者乎諫制之言是愛足下也不可不聽焉所謂援而止之止也古人所爲足下以不爲哉夫馬北鳥南狐丘豹山物既如此況人而忘父母之邦乎雖然上之高祖不歸豐沛而都雍州世祖不歸南陽而居洛陽太宗不歸晉陽而在長安下之百里奚不用於虞而用於秦退之不歸昌黎而沒于吏部侍郎樂天不歸太原而致仕于刑部尚書茂叔不歸道州而終于盧山此等之類不少是足下之所可知也吾語贅矣頃偷兒數輩皆奴隷之徒潛相誓爲縱火剽奪之謀發覺悉被磔被梟或自殺不逾一月六七十人男女長幼皆殲僉謂三葉威稜之效也此奴輩大抵慕彼異學受其僞教或托陣法或寓戈術而代耶穌而變乃惑一方誑庶民密相聚爲黨目不知字者貪而嚚鄙而悋媚而諂笑者聞妖言以爲正見卑陋臭穢之倭語以爲善遂至于如此可以大憎焉然猶或未悟之故其徒既被戮而其根柢尚自若也它日之禍胎不可知也此事先是足下來書屢言之其所昭察是也異學之害軍法之弊浸淫於此誠可以太息以今視昔則一二三紀之間風移俗換甚矣想夫　本朝軍法邃古既有之及于神武之東征崇神之四道將軍小碓皇子之東西擊

愈甚勞涉筆使座側者以代書之而手自僅記居諸名號添佳作之詩案以貽之族其淨書而已跋詞亦故書所思于別楮以告之

丁亥孟秋二十七日

又　慶安三年作

爾來燥濕奈何想像裕勝頃泰安傳足下語屢問東坡詩所云卯色卯色如何余按太平廣記載宣室志沉青箱詩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稗海亦引之以卯色爲柳色誤乎楊升庵外集曰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卯色楚南天註以卯爲泖非也註東坡詩者亦改卯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耶案唐本古板并朝鮮板之東坡集皆作卯色唐本集解作卯色卯卯字有點無點誤寫作卯歟又東坡續集載此詩以鴟夷爲鴟兒以卯色爲柳色蓋卯卯柳泖皆書寫之誤也陸放翁詩曰水作縠紋微起伏天如卯色半陰晴又云天宇淡青成卯色水波微皺作靴紋今坡詩若作卯字解之卯酒顏色與樽酒對而二句相應乎而與青箱放翁句不相應也若又以卯時解之乃爲曉色朝色之意乎然考廣記及副本皆作卯殼之卯不作卯辰之卯則須是卯色可也升庵既辯之想夫天形如鷄子其白象天其氣淸以其淡白爲卯色乎放翁所謂淡青亦與淡白稍近吁梅溪升庵九原不可起今因來問使待童開芸掃蟫隨見以略抄示之前頃再和夢醒詩楓月詩銜口任筆憑泰安便而投呈之既相達否餘期嗣音　庚寅孟夏九日

又

其早計太白之於老杜其言作詩苦者似議其沈思然皮日休之鍛鍊孰與王勃之腹藁少游之對客孰與無已之閉門遲未必可速未必可其可則唯存于其才乎雖然以東坡之波瀾滔天下而論者譬諸武庫戈戟森然徐看非無利鈍是所以致思之爲貴乎璧鍰之爲美因礛礑而彌麗莫耶之爲利發砥礪而益銛結網者師蜘蛛而始制軍法者師戰蟻而成十二景之點竄屢屢求我我亦是礛礑砥礪蜘蛛戰蟻之譬乎前此所問某字當作某字往往有之余答或以改作或以孰是或以共可者吐底裏而無所隱豈是鄧析兩可之說司馬稱好之謂哉足下以爲如何今此佳作譬如造屋良材既聚經之營之余無所運斤又如鼓瑟琴唯恐余之膠柱又如設色唯恐余黐寒具又如爲政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唯恨余之不能決裁然則玉色金聲悅目驚耳氷格霜光淸冷詩骨向所云璧鍰之礛礑耶莫耶之砥礪耶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雖爲學問自脩之義而於詩言之旣作而益求其修旣修而彌求其精足下之致思也蓋亦如此乎足下嗜詩常慕盛唐其志尤可也求而不已則超六朝逼漢魏乃及于古乎今之日月與古之日月無以異也人雖異詩何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趣也古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也以爲奈何乎鍾嶸之評也蔡條胡仔之話也皆論古人之詩然鍾蔡胡詩必不及古人余今所批亦如此乎佳作處處書所問于貼紙余亦糊片紙於其旁以告所思而已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邂逅以降旣閲三歲與上元夫人西王母一別三千年殆不髣髴乎彼是神仙也放矣哉足下與余鈎是人也朋友之交也唯願高會可再餘何言哉宿痾未

關外之瘴不可犯也手書屢問余疾辱拜厚意不面覿叵吐露邇日嘗道安刀圭有喜而不無安今也棗龜無由曳袂顧望不少每與二兒言必及左右左右不東余之西不可知也會面何日哉余自六月五日痢疾至今殆一百日不涉筆今始擧攣手踠指以一抹此楮面欹歪須怒寛可也藥爐邊口號令僮寫寄之來書請見佳作余病中呻欬也新作也非佳作也如此書之則氣迫目動手疼故臨硯悵然向風惘然餘事附來信不宣

又

遐想山中新涼須穌壯氣風葉掃書燈花映卷鳴蟬助歎流螢照寂幽賞閑適不爲不多乎余神遊而身不到夢往而覺亦非在矮屋而晝則景迹營營虓虎掃不盡夕則蚊雷般般鵂鳥吐猶集入環堵則老懶宿痾眼眶生眵況又左髆餘痛似瘦馬之三山乎雖有書繞欲把翫而手停欲閲過而倦囑大暑之源攻吾外小品之藥治吾內且公而匪無存問之役時時登府私而會有繼嗣之兒華華肯堂故向者所請山中十二景之佳作欲告所思荏苒遲滯至此莫怪莫罪吾聞文思有遲速自古而然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枚皐應詔而成賦曹植援牘如口誦雖然相如楊雄未必常遲枚皐曹植何不致思又聞穆脩張景各記馬踐殺犬事夢溪論之且記之其工拙可以觀焉文既如此詩亦宜然老杜曰身輕一鳥云云東坡曰三尺長脛云云後人欲補其闕而不能下過閣二字詩之談何容易賈島之敲推逢吏部而後定齊已之數枝待鄭谷以爲一枝昆明池之此中在貫休之掌內寇準所謂獨恨太平無一事者從蕭楚材之獨幸老杜之於太白其言細論文者不喜

名。然疾其名不稱則中實之見於外而爲主而不爲賓也言未既座主弄宜僚之丸以解其難曰吾豈鄧析之兩可哉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韻士所以贈之則其所想蓋欲與向陽考槃相共接眉上下其議論于古今之間而聯芳遺香永傳名實於後世庶幾哉由是觀之此二書是美人之貽也以爲家藏可也猶未也欲論偏反之義先記唐棣之花相共思則何遠之有每得東風之便莫云遠也惟幸我聞此一時之問對乃塗涴向所寄之明牋以同謝之考槃眼疾快明拙之悅歡在高察而已然制止其讀書亦是前回依足下手敎所戒感刻感刻

乙酉季春下浣

又 正保二年作

八月十二三日二封廿六日一封不爲洪喬皆達

病牀側主誦之就承起居裕勝幸幸方今紀陽君出邸赴國命道安賜告假借從焉余欲裁一書而呈之雖手棹頭顫勉强涉筆似暮鴉塗抹勿爲恠矣前回將問寒燠以裌綌投進之不腆菲淺之寸忱赧赧然且承十年來不受他之贈貽雖然余薄物乃以爲異他而不却之云云悃欵之所達爲余爲快悅愈知拳拳之情在余余亦懸懸于左右奚謝哉唯懼所奉甚微所謝甚到猶又增赧赧矣余今病漸愈肌膚與山澤之臞無以異于飮食于藥餌于起臥動靜謹愼倍恒然二十日前犯風冷復爲感冒故宿痾鼻涕如雨滴流于壁如盛湛露于紗囊終日擁靈堅況又右鼻內爛如瘍時時爲痂而拔以紙則與血同凝落雖然不以爲甚苦既已肚腸無恙匕茵亦漸復故雖不云老而壯尚有伏櫪千里之志余何敢哉寒氣早至暑煩遄去海東

有且議論之文本于易易之爲道也廣大悉備故讀之愈見其論可高而不可卑也可公而不可私也吁花史哉唐人粲花之論彼哉乙曰灼灼其花韡韡之花裳裳者花有女同車之顏溱洧士女之贈是花史之風論歟仲春桃始華季春桐始華仲夏木堇榮季秋菊有黃華是花史之時令歟況又易不云枯楊生花乎易詩禮皆是聖人之著述而所以垂敎于世也何去彼取此何其議論之不公也曰所援詩禮便于花者僅僅耳諷一而勸百也盍取實乎設使爲姚王立本紀曾氏十友王氏十二子立列傳醉西施凝飛燕虞美人睡楊妃茉莉夫人之屬立外戚傳唯是虛誕之諸史而花家之董狐之鬼可餒而惟此議論不啻高且公而已取實務本無不歸于正曰嗚呼何謂哉有本則有末有實則有花誠于中者不可掩也有英華而無本根者未之有也古人以草木之區別譬諸本末則知末而知本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若以花史爲末則我恐其議論之爲鄙野也何其語之寒話之冷哉豈其怕寒而議董鬼之餒而哉曰史之正也錄之實也可謂良矣然史有論論有敍事然則敍事之不外乎議論也明矣謂之芳論故論色而不論香則偏矣方今花史唯見其色不能知其香聞其名不能認其實夫名者實之賓也無所適從乎何正史哉何實錄哉曰釋草木者雅之所載也雅者正也聞花名以識其實不亦多乎不可謂不正不實也既言敍事中有議論則文體雖異果不二也隨事而運筆耳其如言色香則貴鼻而賤目歟何偏於具體者哉視聽言嗅終不可偏焉同心之蘭黍稷之馨在花史中且物之相對是自然之理也賓之於主猶如花之於實也君子雖不求

盛意何耶寧拙毋巧是余素志也且十二景詩同二子手自淨書連牋以寄天埜氏想早達否此牋與堂記共是自足下所投者也不啻剡之藤鵝之煙而已且又足下所題岩瀑佳句等再告春齋欲改焉其鍛煉不容易亦可嘉之余所思使春齋稟焉然猶尙思惟工夫可也三年受用一日工夫在梅竹況嘉作之可以傳後世乎復竢再三告來耳前書所云借足下芳喙將傳拙語于三官此事不急若有便宜亦可也傳與否無必亦可也莫勞盛意尤可也來書言改元事是實否年號不當亘三世之謂乎如何如何風聞且不知之披來書始聞之耳即日拙嬰咳疾擁鼻涕於藥爐側與汗共染毛頴欲言惟夥氣息奄奄姑此不一

寛永二十年之冬　先生有官事入洛與丈山晤語遊詩仙堂相約作堂記賦十二景詩既而東歸翌年作記賦詩以贈之事詳堂記丈山寄書褒謝之此一篇答彼謝也

按寛永者　前太上天皇在位年號也經七年後太上天皇即位不改元而二十年後光明院即位以年號不可亘三世故翌年有改元之沙汰即此書中所言也十二月遂改寛永二十一年爲正保元年

又　正保二年作

丈山韻士寄我以明牋半百葉雖剡藤鵝煙之光滑殆不能過焉唯嗇老鵶之塗紫蚓之浣也贈向陽以古今議論一部貽考槃以花史一本均是嘉惠也有甲乙於座甲曰六合之外內聖人有存焉有議而不論焉或是古非今或諫之無官或在位而議或草莽之言樵夫之談亦有所不廢也然理之所通何古今宇宙内外上下大小遐邇之抅之

下差惡之所趣可以觀焉其所蘊不亦可乎攢充之則義不可勝用也願與足下慫慂之雖然荊公騎驢往來法雲定林逍遙游亭之上俞清老追逐從之李伯時圖畫之以爲勝事其後人多傳寫之想世間可有若干本所謂蔣山騎驢圖是也又荊公帖傳世者涪翁往往爲之跋其小影云手帖云或慕之或譏之故古人有鯽蛆甘帶鴟鴉嗜鼠之論比諸足下與余之所好惡有以異乎詩仙今專撰人與詩而精評之則不暇也且夫南豐詩所議前書來書相共多言今不再瀆足下以光義昌齡與子固相比擬其人品文章孰優孰劣不逃足下之具眼乎若有新得則待其好音遐想風懷即是交友之義乎猶堅執前說吾豈敢哉彼之執拗誰紾其臂乎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如此則詩話固非所知也湘左秦中水遠山長何日晤語臨紙惘然

又　正保元年作

九月六日之手東兼倭字朶雲同飛到蔽屋舒展如干回不隔於結芝眉幸甚就審山中無事貴侯佳勝慰甚余聞前回所贈詩僊堂記既協盛意且準擬之以坡仙超然臺記習鑿齒與其弟書及柳柳州戴堂記之屬何其褒之之過當哉拙語雖不逃足下識鑒之嵬眼然其所告稱其意之所云云且悅且愧所愧則我意句之不到也旨趣之不高也毛穎之不中書也薑手椒椒乎余髮種種與夫老而禿退而憔悴者不尖不銳而寡而宜而窮而白而星星以臨所寄明牋益覺穎之醜也雖然不作諛辭不爲汙阿唯書我所見所思予所可筆所可慕則在足下爲稱意在我爲記實何愧哉雖獻醜而忘醜不爲效習氏柳氏蘇氏之顰不識謂

花如紅雨等之句亦可也適口者宜以味之者
味外之味置而不論

一杜牧早行詩馬上殘夢句劉駕蘇軾亦共言之
其始言者牧乎且僮僕世路句恰好故取之然
今欲採華清宮詩否一騎紅塵有戒女寵惑民
苦之意則用捨可任意

一塞山楚辭體尋常詩人難企及況有陸放翁之
校正王應麟之稱美乎故採之然曰如之何則
重巖我卜居乎城中蛾眉女乎任其撰掄耳
凡古今諸名家其平生詩句警策不少因他嗜
好評話頗有取捨若論其本謂删後無詩則王
澤殆竭者乎然彼善於此有之是所以爲羽翼
與衞也用捨去取不可輙一槩也況余老病在
黌官事坤遺我不暇乎他日有所思可再瀆告
恕宥幸幸

又　寛永十九年作

去月二十五日之雲箋與長安之紅葉齊飛入武
野草莽之敝塾頗添小堂之色目下之慰何以加
焉顧詩仙者蓋效　本朝歌仙之名不爲之乎彼
唯取歌而不取人乎先書所云詩仙或取詩不取
人或幷取人與詩其論辯取捨可以觀焉今專論
人與詩而幷稱則不啻詩仙抑又有人仙在乎至
論荆公之罪余與足下無以異也余姑論其詩不
論其罪也古今評歷代之詩如胡元任魏醇甫蔡
正孫之輩皆標荆公爲一大家就中葉石林謂荆
公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
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牽率排比處庚溪謂
彼辭相位遊鍾山不以勢利爲務張表臣謂彼詩
命意與老杜何異此等之品題足下平素所知乎
故不多贅之若其書眞則常常不欲見之亦是足

之然再以劉履所編而今改之載左方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云云

一杜甫每篇皆好何可容喙吳楚乾坤尤呑雲夢雖然太白既避之賦鳳凰臺則彼以杜孟並稱不優劣乎勳業行藏之句以興寄雋永故取之彼每句無瑕則難定第一祖梨橘柚從其所好天下之味期易牙

一王維望終南朱子取之以爲楚辭體故余亦步驟以探之行到水窮處亦是詩家之所嘉也人皆知之故取望終南蓋微顯闡幽之意乎但陽關三疊乃周伯弜所採而兒童走卒悉皆每口誦之故雖爲絕唱如偶忘焉此等之間擇而可也

一儲光義華清宮太玄觀之詩乎云云不爲不可也然余想張谷田舍田家即事二首之間乎如何

一王昌齡裴氏山莊詩乎云云亦可乎然吾思長信秋詞金井梧桐乎閨怨閨中少婦乎如何其奉帚平明乃周伯弜所取也姑舍是

一柳子厚千山飛鳥絕之小絕固佳雖然欸乃一聲山水綠意到句到人境相應故取之亦從其所好而可也

一禹錫玄都觀詩余亦雖有採用之意其劉郎去後前度劉郎此兩句非魚與熊掌也左右手中之熊掌而難捨其一故抽觀八陣圖詩以爲如何唯任盛意

一李賀雁門太守行雖鉅儒昌黎敬而見之故採之其餘金銅仙人歌杜牧既稱賞之然是捨魚而取熊蹯今欲取將進酒否酒不到劉伶墳桃

叔文可謂病於夏畦其敗貶固其所也故古人有其文字之外不足觀之之論今已取其詩則亦取荆公詩又宜乎且夫明道先生有言新法之行也我輩激成之又謂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東坡與荆公爭新法東坡者山谷之師友也然以荆公不爲皆非以東坡不爲皆是況曰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乎陸象山分荆公罪於諸公羅大經惜荆公不浴于光風霽月之裏而至論士不忘山林乃拜按霜松雪竹之句荆公果可惡乎其詩果可好乎前輩所云不以人廢言也然則荆公之文章非王儲之所跂及也足下以爲奈何若夫趙宋之文明也歐陽南豐東坡之文章雖前世不如其盛也荆公稱之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亦是前輩既告之后山曰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其言語敦厚質直之風一洗唐季五代之弊不亦可乎其詩亦然足下亦見夫元豐類藁乎是余所以取王曾爲詩仙之配儷也朱文公撰楚辭後語乃取王維荆公之詞又評詩羽翼則不捨禹錫宗元洪範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庶乎其正也不知足下平穩否又聞今標題可不拘古律五七言云云由是或取其景或取其情或取其感或取其義或取其警策或取其異曲同工或取其安排布置其餘味者得之於言外而可也奚固哉嗚呼千古多人幾秀俊抽嵩峰於萬山一生多詩如美色選楊妃於六宮雖然九老之外有如滿有李元爽二十六功臣不聞有紀信之名雲臺丹青不肯畫馬伏波然則見之者勿議其後也

寛永十九年壬午九月十六日

又

一蘇武雙鳧北飛之句以古文苑蒙求等雖撰抽

足下其擇之夫詩者以三百篇爲規範其次之者三閭大夫乎浣花居士是其亞也三百篇之正而葩離騷之憂而忠少陵之兼衆家之妙足下其察之正以治心忠以勵志兼妙以出言則詩豈外求哉在靈臺而已若不得如此則得免六朝之浮靡哇淫而猶可矣足下寢興于詩仙堂中春花秋月夏簟冬雪其千章萬句堪想像焉唯冀不狂言綺語而慕國風雅頌之奥旨不流連風月而知隨柳傍花之至樂則余之所告何不期於此哉足下其思之嗚呼一別年來幾易草木沓嶂重巒障蔽瞻望之眼白雲積霧滯塞懷戀之心洛下曾遊之地憶有投膠之契江東日暮之雲奈無論文之友晤言難期徒斫額而已余若得公府之閑暇歸休于洛陽與足下逍遙于詩仙堂對卷中之聖賢則爲他年之大快耶時維靈威仰寒魚負氷春物駘蕩順序保嗇不備

又

依所請三十六人詩題幷其首句擧書以呈似焉但除周伯弜之所纂者是兒童走卒亦所以常談故也奈何哉今聞就中見王荊公則羞惡之心忽發欲以昌齡光義換荊公南豐云云蓋其好惡之不僻也可以嘉焉然荊公初遇于君自謂設使德不及伊周而才須優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也民皆望之其言語文章與諸大夫相上下其政事議論與神宗心同脗合雖然彼專好功利起兵華退君子用小人其弊流荼毒於後世民皆失望而後壞亂極矣足下之所惡不亦然乎雖然孟子取陽貨之語爲求仁者之不欲富也夫靈運之叛也許身于魯連子房其義何在哉王維之陷於賊中雖生何面目見張巡杲卿乎宗元禹錫之諂於

誰謂和靖不知道乎豈以仲先輕比哉曾西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想夫君復不艴然乎故以邵堯夫配之堯夫雖非詩人之比而儒中之韻士也且魏菊莊胡苕溪之甍標著其名則稱之爲詩人亦何傷乎況有風流人豪之名乎凡趙宋四百餘年之間堯夫之外可配君復者其誰歟梅聖俞之於蘇子美也前脩既已對之以其詩體之相類也足下何憂聖俞之無對乎足下之不取醉翁者何哉以其詩不及文故耶不取半山者何哉以其執拗暴戾故耶醉翁之詩亦如蘇仙之詩而已共是雖文掩之而其詩亦詩家之所尊尚而不可捨焉若不用永叔則子瞻亦可除矣既有子瞻則永叔曷爲擲置乎王介甫詩高出于歐蘇之上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何爲可不採介甫乎若乃曾子固者世人唯以文人稱之不列于詩人之數依彭淵材之五恨也雖然方虛谷謂曾子固亦精于詩淵材之五恨是浪言也僧覺範始倡之其後膾炙人口陳后山師事于曾子固後遊蘇黃之門其詩法或既有受于子固耶因是言之則子固匪獨文人也江漢星斗之南豐何不能詩之有故以子固配永叔以介甫配子瞻若乃少陵以後黃陳陳曾有詩家正法之號故以后山對豫章以茶山對簡齋三十六人之配偶於是定矣若乃呂居仁者評詩者往往雖稱之而既不取顯濬宛丘淮海歸來子還還先生等之諸賢而何獨用居仁乎放翁誠齋等亦類而可知矣若乃蒙古之掠奪中華也百有餘年其間有詩名者不爲不多然比之於唐宋則其必有間矣若取胡元則明朝之詩人亦其難略乎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然而宋詩猶差肩於唐至于元明而詩法萎薾是故范楊虞揭并除之

除之若乃沈佺期宋之問者其詩不免六朝之流麗具眼者不必取之且沈宋相盜其詩以爲己詩是古今之笑具而人情之所愧也若用沈宋則劉廷芝亦難廢乎世稱沈宋之佳句者多是廷芝之吟也彼盜之耳廷芝縱雖廢而王楊盧駱不可除焉王楊盧縱雖除而賓王其不可棄焉是故幷除之人至多多數限六六不爲不惜也若乃陳子昂杜審言李太白杜子美王摩詰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劉長卿者與足下之所定無異論焉皆是李唐之大家也不可不用之足下謂韓文公文人而非詩仙其可除之歟不然文公之詩雖不及其文而非如少陵涪翁之於文少陵涪翁者文人輕鄙之文公者詩家亦稱其恢豪雄偉然則文公之不可棄也決矣與柳河東相配而是可也足下又謂樂天詩傷於俗若用樂天則元稹亦難捨矣不然樂天固是淺俗也使老嫗解其詩故如此然其詩之灑落博達固非尋常韻士之所髣髴也新舊史共稱其能詩且古今之詩話莫不標出香山矣元稹者不被標題於詩話其爲詩也不可與樂天一視也且夫樂天之通達元稹之讒邪其性操之可否匪啻壤翅矣元稹其必除之而可也樂天其可弃之乎故今以劉禹錫配樂天而以盧仝配李賀玉川之奇奇怪怪長吉之牛鬼蛇神其詩體相似故也長吉縱不爲詩仙然爲詩鬼若乃杜牧李商隱寒山靈徹者從足下之所定而已杜牧者妙於詠史義山者西崐之祖寒山者彭澤之流亞靈徹者惠休之標格僧中第一皆不可不取焉足下將以魏野配林逋而憂梅聖俞之無偶夫魏野者非眞隱豈君復之比也哉君復之清操彈壓千古其詩章者彭澤之餘流也且其知封禪之爲非也

再并繼焉陰鶴之子有斷好音歟嗚呼詩以寫彼此之景情書以述久別之瞻戀扇以表時物之用捨所寄如此所答亦然丹府之無窮白州之有限望若人于天一方邈矣皇州五十餘驛鴈別燕去山長水遠何日薜荔握手相共見故態臨風悵然姑此不悉

又　寛永十九年作

瑤翰入手恰似晤語爾來信耗澗遯常馳遐想而今得一朶雲胸蘊稍散古云一封尺牘千里面目豈偶然也哉余頃年老懶衰墮歎韓公之齒落感馮唐之顛雪唯有讀書之樂耳然以官命之難辭故自去歲如月預於諸家系譜編輯之事外之則校四姓之支流訂諸氏之餘裔内之則撰神世王代湘洛柳營并織田豐臣之事跡怱怱擾擾以費白日因是唯披本朝之書而抛中華之籍唱姓氏之分差而廢詩文之品藻雖非素志而官事無盬也已今得足下之尺鯉及品藻之事可謂起予焉欣幸不少就審足下厭市井之喧囂移居于叡山之南麓一乘寺畔閑居之幽情可想焉且別築方九尺之一堂貼中朝詩人三十六人於其中榜曰詩仙堂擬之於　本朝之歌仙閑居之雅趣可羨焉今書其姓名定其配對使余決之足下之所定固可也雖然所請懇欵吾豈不吐露情實乎若乃陶淵明謝靈運者世人雖并稱之而其詩之優劣自異况又其人品之甚遠天淵邈夐乎故今以蘇武配淵明以鮑明遠配靈運而除玄暉夫蘇武者五言之首唱而少陵指之爲師豈間然乎且其忠義之志與淵明相同一則持漢節一則削宋年是余所以淵明蘇武相配也其除玄暉者既有靈運則玄暉何用乎若用玄暉則惠連又何廢乎是以

金學屠龍反求諸身者自謂射矣恐失鵠是愚之
素志也若言公務則朔望之外或間四三日子姪
每詣城內然兒童言語猶未好或定日時到廳舍
民庶之獄詞浮屠之訟牒佛狠機之沙汰自去冬
使子姪代愚以誦焉故弛擔息肩以獲小安雖然
天性伯姪之際只須白不負戴耳心猶勞矣譬如
頭尾不相救左右手不相救故似小安而尚覺未
也頭上之筆懷裏之狀胠篋偷兒鑽穴棍徒接隣
之雞日攘穿墉之鼠夜出天水違行比比不止議
罪恤刑存于其人非冗散者之所干也言不可詳
也言之長也愚於下學且不多能也矧於其上焉
者乎厖眉之潛歸其誰歟所願學孔子雖鄙事不
敢辭也就審三年以前足下卜居于相國練翠側
自謙稱容安之處想夫足下東西千里長鋏細馬
險阻艱難備嘗焉可以諳世情不見夫紫微舍人

乎唐之詩人也而在樊川別業善談軍法又不知
夫清隱居士乎宋之名將也而遊西湖之上口不
言兵足下以善談與不言爲如何耶出武門入幽
處者有所擇也今收桑榆于王畿之內愛花草於
老圃之徑夫王畿者民之所止詩云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夷夏之間爲善變者乎誰不歆羨哉便面
入手穠纖子把之掃漠漠之塵除炎炎之熱遊方
外者擧之標隱山之月談教外者破了示還犀之
話設色者圖之描咫尺山水之形在足下若揮之
即爲白羽乎逐惡如驅蚊乎在吾儕雖待仁風豈
敢哉南薰雖同然在舜與公權其殊異爾愚亦是
觸熱到家以此爲暑日之氷夏夜之霜而已所以
謝之不翅止此也二章芳和不復弗措也盖次韻
權輿于劉元白詩筒酬和家花車斜之字然第三
五七句之尾字次之者未嘗聞也今效足下捧心

又　寛永十六年作

前回所貺瓊琚二章手教一封幷紈雪五握相逢于此展之則銀鈎玉唾滿於楮國而後覺鼎茵裕勝甚悅可焉因想足下文辭進於曩時足以觀其勤而不已嗜好之所養筆法兩體程隷王楷特有截酒而問之奇勢煥發目下手不停披書中件件殆如晤語可謂書心畫也見而慰懷誰云識字憂患始哉足下之於愚久絕音耗去歲獲愚狀而後十年巖積一旦伸而觧解云爾不亦快乎思足下未曾有蓬心吾儕亦素無芥胸不有蠅營何有狐疑不有鄙賣何有稍絕庶乎不有禮接而有蘭臭有子夏之信與平仲之敬敬與信不可論久近也況故舊不遺乎且故舊已載點鬼簿者實如來書所枚擧嗚呼舊遊零落半歸泉是香山之所感然比愚之所歎則此多於彼足下亦是所宜感慨也

且所云足下頃初見蘭玉三子雖且起筆詩深增歎賞云爾想春恕守勝永甫之卑詞傳到京師歟恰似樸樕浮槎之流行被梅柳知唯願以足下褒賞不爲不虞之譽故益激勵之彌興起之冬春之交春齋爲人講唐賢絕句訖運日復講涪皤詩愚耳不屬于垣則雖未知可否彼平生不饒舌如伯勞然瑯邪之稻有所考之歟任淵圓至之所未能詳說今未可無小補乎愚性猶人也而耽典籍搜索蓄收繕寫抄纂者日積月累殆半百年可數千卷我家敝帚既皆附春齋其所有副乃畀守勝所謂貧兒暴富也愚有所欲則呼二子以盛瓶而見而已於是只恐彼讀之不得諸心若然它年富家子孫漸至匱乏而自守空箒以爲實有之譬不在茲乎且唐賢涪翁之詩談聊資塵尾而已非急務也故勸聖賢之書以敎授之有笑于列者僉曰殫

林羅山文集卷第七

書　六

示石川丈山（自此以下丈山退隱京洛贈答也）

杪秋念八蓂之尺牘不為洪喬前頃入手披之則千里面譚幸幸聞余有舍弟永喜喪被吊慰余且言始聽而驚而哀而惜焉情既如此禮亦宜然余今遭旻天不吊若喪其耦如失左右手一翮鎩而鳥將隕隻輪摧而車不完雖如病椅之難承雨露然有老馬而不取長途不識足下謂何耶嘗聞足下歸休不京洛不江湖隨所適而市隱以故久不投鯉鴈頗似疎濶勿為怪也方今獲惠書乃知足下不以為怪于余而不疑也吁北肉歿人皆惜焉其後余與足下之際時時所過之人化列于鬼簿者得庵花屋素庵相繼物故其間書生及于門者如保高春江春碩等歲歲年年人不同余尚餘喘如吳牛向月畏寒畏暑肌膚凍梨顧其影則顏憔形枯似三閭而醉不醒頭童齒豁如退之然老且懶於是復值此喪龍鍾之袖與露不乾鶺急之風同氣何求庶乎憐察焉雖然以余之不中不才猶欲養一家之不中不才豈自廢乎若比諸武門則有問廉頗尚能飯否伏波尚能乘馬否果必答曰猶然耶涉筆一嚬一嘆而已足下以為如何哉會面不可期則待郇雲飛來耳不宣（寬永十五年）

今月三日夜死于洛十三日訃聞於武州以服故余及東舟共不登府偃臥草庵者數日矣作一絕曰歷過高野築波山一錫凌空去不還後我生來先我歿娑婆二十二年間（甚性年二十二）是足下常所知故告之

一貴州主久留滯此地則若足下一來否如何如何余亦往還於東西不能如向前乎然則會遇何日邂逅又何時眉毛相結又何處人世無定在別離常惻惻振黃梅雨裏之衣于東關之天望白雲堆外之人於西海之浪

此一篇自藝陽所寄之回簡也時稱把左近或用本氏稱石川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終

日只瞻望耳今又見重九律詩九月十三夜一絕何賜過旃詩中有菊有月朗吟則有聲之畫也與相見伐柯之則也寄遠聲以此玉音琅璨不止所求之批評附于它后比旋洛則路過此地可晤語云云計日而待之黨望在茲燈下眼倦姑此不一

以上二十一篇元和年中彼此所贈答也時丈山號山材或號山木或號烏鱗今據其所寫寄以參考諸家集以編集之

答石川丈山　寛永元年仲夏十六日

三月二十五日手牋四三日前到武城開緘如面布喜氣津津來意衰衰一封之雲乍飛六朝之風爰到可謂自文選爛流出矣多可多可可告者件件如左

一海路紀行詩數首先沉綴卑和之章爲寫一通附寄玄同以投於藝陽未知達否

一季春廿二日余出洛而東行孟夏初五日來於武陵六日拜　前將軍七日拜　新將軍八日謁甲斐黃門九日奉訪紀伊黃門既而拙恙已後十餘日途中任肩輿今又奔波如此病將再發於是十一日大樂令大倉令以　台命使余仕于　新將軍最拜命之辱也而余辭以疾然不克固辭越十三日又奉拜焉天欲平治國家歟聰明之君於是乎在闔國之大幸也道其行矣夫有所望于斯乎余賦二首其一章末句云豈意一心茅塞子幸逢三代　柳營君辭繁多不贅

一尙食監九昌子對語如所云也而伊州牧告終故今月初尙食監奔喪九昌子從行只待其歸殆似河淸

一異母弟沙門甚性物故以自去冬沉痾不已也

又樺來和詩先囘土方氏云有便故相傳附未達於左右否訝之在茲就中慈闈徵瑟早復故云云珍重珍重今日巳節也隨例登府了俗禮往來紛冗枉閣筆不一

又

前時被枉小柬適至則行矣謝答遲怠勿訝惟幸祇樹園鐘事書賜一件欣慰欣慰足備彼抄之所未備不亦可乎首末詳考竢他日就承近頃有嘉賓勞於治具經營云云余亦東行日迫是故冗中忙裏日之短未添一線之長亮照有在哉三四日之間爲春臺主人旋洛餞幷附會次青燈明滅草草布字

又

烹鯉之帛書調鱸之絲蓴惠來欣慰一則開而如諼芝眉一則見而似知秋風非足下孰能至於此哉厚意不知所以謝也昨夕赴北阜見月有吟弄之興云云座中所少者某一人所恨者亦如來書所云且今夕可有光賁云云若不到夜深必待而可迎接柴門月色杜老之后吾亦云燈下布字忩忩亮恕萬萬不悉

又 元和八年壬戌授衣月十七日

昨日之夕被寄一封一苞吾以爲五朶之雲乎三春之茅乎披而覩之則尺牘幷二章同裹且讀且吟共得事實解而試之則芳蕈數十枚似笠似繖似傘滑脆生香塞厨稍覺溫古人烹鯉魚中得尺素今得書與此栭芝豈其食魚何必河鯉蕈兮蕈兮十倍曹丕就承喬木之居成風功終祝祝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若不遠則吾賀何後於燕雀哉所恨在茲中秋律詩之高和雖賦月然與白雪方潔拙詩者却愧下里之唱此時不知使還而因循過

四字改作誰道華封奈何華字與見花字不同任
所請而倉卒至於此未識盛意謂何矣拙哉且之
詩二首亦任來意倩墨客子卿之手附白州刺史
之后以備于乙覽其餘和答他人者雖不少即時
行李急發枉而閣之道圓手書舊年來矣然待青
雀之便而今又遺之餘緒期番風之次第以報其
信而已

又

前況貧然來訪霏霏談論淸風滿坐氷語出口不
覺日斜然唯毳飯而已況又皛飯乎僅有黃甘陸
吉與天仙子侍坐耳慚赧慚赧想其愍然而還乎
奈何霜字詩韻忽衝口吻者二首命侍書者而寫
上焉且又五臣中呂向事膽遺之且又所拔表之
崇山汾河者幸幸漢武河東事可爲汾河秋風詞
幸河東濟汾河云云題書之目者齟齬乎亮恕而
察之奈何奈何明日歸於橋梓否遺恨如薙本之
難拔併附亨信燈下草草

又

昨日所賜之尺牘今日墮手手之不而措口之而
不停況又添以寄遊洛東山之人之長篇古風者
乎進於曩時者余見焉自今喜而不寐歟物色東
皐之景擧在目前不亦快乎當時只作絕句不知
長篇比比滔滔國中皆是而已然足下盛意至於
此誠可嘉焉忽寫六朝之風製而吐百言之天葩
沉謝鮑庾再覩於今日多可多可不怠不止則俊
逸淸新亦可待矣否不可不勉祝焉祝焉且前回
所示之富士佳作視比來所爲則稍覺奇巧體物
之格古人有眼況此山旣歷古今歷代之墨客之
口者尤多矣比他物頗似巨言詩而今如此亦可
尙矣應來諭漫批者以硃筆不識盛意謂何哉且

昨日手東寄來所云事庭闈而不勸不忽珍重珍重可以與人之孝友祝祝來意云桑門非無反哺儒家非無梟獍是誠可泚學者之額豈只吾子與余而已哉抑儒名而墨行乎墨名而儒行乎陰儒而陽佛乎陰佛而陽儒乎且心迹一乎二乎陷於異端猶立父子之名者猶虎狼之仁也及于儒門猶無父無母者猶以詩書發塚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則亦何恠焉爰有人焉捕網罟而臨淵求魚語人曰我非漁者也聞者疑之不若棄網罟而后人皆信之也有父子然后孝立彼捨父子而曰我非無孝則人僉不之信也彼雖陷溺而天理有時而不昏故不能無感於絕其種族我是以曰猶虎狼之仁也且又在儒則聖人戒子夏以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雖能言不亦猩鵡乎故國諺曰執孝經打父母此言雖俚可以見矣誰不致警乎佛者說儒儒亦佛儒者說禪禪亦儒故曰墨名儒行儒名墨行陰佛陽儒陽佛陰儒模糊鶻侖消沮閉藏雖然其肺肝不逃于聖哲之眼於是自反而得事親之實則庶乎可乎向所謂梟獍化爲慈烏乳羔所謂猩鵡變爲麟鳳推而廣之歸斯受之不苙而招之則所謂虎狼又變爲仁獸是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孝大矣哉爲子者可致思焉來書曰孫吳之法夷齊之廉聶政之事毛義之迹件件雖有可議然使价告急發短檠燈暗尺牘筆退所謂中書君不中書故恐塗點暮鴉叔叔惟愧聊告事親之道以孚前書之所未告耳不宣

又

開牛日之華東得鷄且之玉詩一讀一味可謂千里面目就審改歲起居佳勝珍重祝祝就中試毫佳什奇麗拭目足爲案間之玩第三句昔日任雖

否予何當之所然所然北窻臥義炎忍熱涉筆草

草　壬戌夷則九日

又

手牘拜披不耐欣然特甜瓜一盆惠來多謝多謝卽今對客華副之削一洗酷暑雖清涼散不能過焉禰徠不拜芝眉仰望不鮮併附面布

又

昨昔之鯉素至則吾他之及秉燭披滕幷中庸一套達了就承奉晨昏於慈闈想一喜一懼之情可以愛日來喩以家貧親老夫貧如顏閔其孝可也其他豈外求哉足下平生所學何待吾言若謂父母非親謂棄恩入無爲者趨於異端彼棄親而求寂滅然其說父母經吾儒呼之爲遁辭者是也且其論五逆也殺父殺母居於此焉而云無明爲父貪愛爲母是設一謎子疑惑世俗誠有罪于名敎足下蚤逃浮屠於今不失故步乎非耶想其不復昔之足下哉故今吾以顏閔之孝告之是由來喩援子路之菽米感王氏之蓼莪故至於如此今又所見中庸不云大舜武王周公之孝乎此與向所謂顏閔之孝無以異也富貴貧賤雖不同而所素而行無以異矣來喩又曰孝之餘力賞花鳥詠風月其蘊藉風流亦可想耶庶幾不暇餘力也一飯再飯之憂小杖大杖之受豈古人而已哉有爲者亦若是今足下在故里故里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謂有慈親之謂也所顧念在此而不在彼也吾亦人之子也不可以自恕也朋友之道有損有益吾言不有益于足下則有益于自省耶眞西山消日以中庸書何獨西山而已哉所告姑止此餘竢會次不宣　壬戌夷則二十日

又　壬戌夷則二十九日

熱乍冷或氷或炭東雨西晴又風又塵上霧下潦且塗附塗僕欲瘃輿將壞然濯滄浪之足所蹈奈何於乎匪風之詩發發者古乎今乎萬萬珍嗇

又

舊雨來人今雨不來雖然一東一絕且開且誦慰目前者夥矣何賜加旃所承中庸句讀底之斷哽近日氣乏口喘聊期他日亮照亮照欲和卽今玉詩是亦怠倦之懶豈雲而已哉雲非懶也能爲雨澤我只懶也

又

數日淫雨晴又陰陰又滂沱夏非夏耶曷爲寒凉哉雖三伏未脫縕袍古來稀矣聞京都西山人來語去月月尾大堰川枯涸涉者不濕踵三河國以西旱甚民憂赤地遠駿以東不然云而今如此堯雨乎傳霖乎抑又箕子所謂恒雨乎欲言者如雨除足下其告誰乎噫咨熙載之意豈下士蠛蠓之臣螻蝗之志所及哉悠悠蒼天是何意之

又

昨日所枉之佳什幷序寔是案上之玩也足下之詩進於曩時散語亦然余見之喜而不寐不怠則復古之功亦可以見焉就中所告西山之八者嵯峨僧也非吉田氏也今雨又如注是何故哉卑與一首疊和元韵者雨中之浸灌於澤不亦勞乎道爾

又

一朶之郁㦀四韻之唐律惠來悅目娛情多可多可三四句依愚批而被改焉云云枉隨人情者乎辰翁批杜蘇杜蘇詩豈辰翁之所及哉雖然當局者迷旁觀有時足下不遺寸長者可尙矣七八句改數字郝腹邊笥趙囊惠方合并而言之君自道

者或習邦氏之術以鬻刀劍或學孫陽張里之技置冀野於其櫪中或學侏儒倡優而婆娑歌舞或逞易牙之手而將獻羹於君或聞牛飲之鼓以拍浮于酒池或招侯伯富人於茶店而自衒其器具宇內擾擾爲利往來人其貌禽其心殆非人倫也而禽中之禽則啞羊有託爲大僧者又僞贋有詐爲上人者是亦非人之中非人也吁猨狙而環珮馬牛而襟裾盲鶴乘大夫之軒頑石受三品之封若有人聞其所說則言語侏離似鴂舌矣彼自以爲能說法門又閱其言文字則以呂波仁如鴉點矣如嬰孩矣彼自以爲善識字矣又見其詩文則酸餡雕蟲似蟬噪矣似蛙鳴矣雖高唱大誦之如布鼓之聲也唯不知雷門而已彼自以爲能屬文章焉吁彼哉彼哉方今劉濞不庭淫醼于乃國朝錯焉在哉君側有爰絲乎可太息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太阿在君手非閑散者之所議也奈何奈何數日來晝不堪拂景迹吟歐陽之賦夜徒爾拒白鳥詠少陵之詩霖雨纔止則颶母穿步廊搖庭草時時運石之聲斧鋸之響許許焉邪邪焉役夫雜還之喧囂塵埃散漫之腌昧雖滿几案攪午夢而又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只公務之暇從事于筆研之間而已餘奚以爲所喩晚可來訪云云竢之并附其話欄不悉

又

前況朶雲一道至則行矣日沒以還繇是裁答遲矣毋訝惟幸不拜芝眉者殆數蓂而如三秋矣以予之思念足下不能措而知足下之拳拳於予也亦何謝哉繇是有意於昨之欲來顧而余之它氏之之報告不蚤是之恨者亦拳拳矣所示喩風雨之感於余亦不異足下所云耶方今氣候不齊乍

步之晚是悔也童子而雕蟲篆刻俄曰壯夫不爲也夫學貴有本譬諸水與木雖溝澮有時而溢然亦有時而涸甚早矣彼岷山之江積石之河有源者不舍晝夜混混然矣雖瓶裏花木有時而秀然亦有時萎最速矣彼牛山之木鄧林之材有根者每逢雨露欣欣然矣學問亦若是所告於足下至於若是而已矣世之剽竊於一句一字者童習白紛豈可不思乎雖然學問之本亦無它本於人心之所同然根於天理之所不易是亦奈何奈何

又

景綸淸談兩箭還來急具終寫朱之功夫幸夫幸即今對客草草布字怱宥惟仰云

又

枉一緘之温語慰數日之熱閙多可多可就審玉趾有祟不知之故不能以問似怠非怠亮炤惟幸於是庭葵時欣欣足下之衞足亦宜然矣惟是之思今日至府內辰入午后出倦甚還私第與一二書郎相對淨几弄朱和墨而已無它挨舟絕句瞥視姑稽在目是亦空谷之跫也日入草草布字

又

朶雲一道與奇峰競秀盥讀則似陳檄愈風不亦快哉拙耳疾擁腫痛疼連髮際絡喉咽匕茵不住欲對書而慰亦如對花眠怜許怜許時恒曹我耳聾惟左耳奈乘龍意長紙短不一

又

尺書雖短寸丹有長厚意有以哉就承貴恙復故起居如恒以祝以祝不佞耳疾漸已無牛鬭之憂莫苦退思惟幸屬臥內熟見粃於時勢夸於世事者或賤羅而貴糴唯利以饜飫者或辜搉金銀而貢其賦者或專市舶之直而與蠻獠胡賈相雜糅

書然歌于大風歌于虞兮亦易水之流亞耶後世工詞曲者之非所企而及也今吾擧武夫慷慨感激爲吟詠者而聊言之不專言文武也曰然則子之所待何在曰余之所期山材者不在彼而在此矣在犬子乎在左司乎未可知也而又不在靈隱不在天津然則在五柳乎在聞桂乎在玉川乎談何容易哉宋張子少時喜談兵一朝讀中庸而未足又訪佛老累年究其說竟知無所得反求之六經見二程於洛乃弃異學而渙然淳如也所謂蚤悅孫吳晩逃佛老是也千歲之下仰之爲關中大儒有爲者亦若是是其眞男子耶豈翅眞男子而已哉謂之大丈夫今吾贈之以言代繞朝之策勿謂秦無人其可也　丙辰冬十二月下浣

示石川丈山

北見氏入浴之后不結眉毛蓬心芥臆殆不可除也懷佳人兮不能忘之謂耶客中等閑曠日乎抑又邂逅於武陵之遊士乎奈何哉今日依例欲嘗五經之輨轄足下來聽否幷附面告

又

一封之温語圭復不塞況又添以一尾之細鱗乎膾之玉磊之縷庶乎不厭細也非世之恣口腹者之比哉貪饞者所欲與孟子幷熊掌而所謂者奈何哉吁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思焉思焉明晝可共赴大森氏而賡此話而已不宣

又

忽承手誨讀之則恰似親晤而面告忻慰多多就領故事二件抄寫感刻感刻且諭以足下竟日憑梧對黄卷於是乎知足下之盛壯而不懈也亦可嘉焉亦復足以起余之廢古有助長之益於今而觀之比來看足下之學進於曩時想其必志向趣

今辭斗米而避世如五柳之慕荆軻作艶詞以驚人似聞桂之參晦堂者盖有其人哉山材久仕幕下列于具臣暇日膝下座蒲心頭削鐵又好吟詩連句艶簡情詞増青年之風流者不少云爾乙卯之役我軍征大坂山材不避來鋭忽抽先鋒人僉知首級之勞矣而不言其功而不出晉之明君獨忘介子綏者何哉已而僦一屋于洛以退居與余同里閈聞余之至自東也而乃來訊余亦往問焉一童緑髮二奴立庭床上數本書冊屏間大小兩太阿長槍掛宇一鞭在壁其餘黒衣一領而已矣別無長物與夫玉川先生在洛城之破屋而憎俗閉門久不出而不羨水北之名聲不願水南之馬僕不索少室之高價果是同不同異不異耶向所謂少年勇士王侯之志態於是乎在耶無在耶他人謂余言何哉唯有山材心獨知之乎不日而

朋友二三子相共雖語或賦雪而語帶煙霞或題景而口吐錦繡或賛人物而細評得月且毎會軟語夜闌見金盆之月聽凍歌之鷄不亦慰乎歳云暮矣市其閙矣二三子開窓馮几是忙中靜乎彼探龍矣此獲珠矣二三子撚鬚錬字是靜中忙乎誠可謂風流蘊藉與世之行屍走肉酒嚢飯袋豈可同年而語哉吁人而可與草木同腐共蟲蟲齊蠢哉二三子之撰是亦男子職分之一端也如何千萬人無一个男子哉或曰文與武道不同故有俎豆軍旅之對今子之所言混淆不辯其有以歟曰夫文武者一而二二而一天下豈有二理哉有其事則必有其備蓋存其人想其設施如何而已聖人有俎豆軍旅之對者欲格人君殺伐之心耳用殺豈爲民之父母之本意哉爲政焉用殺亦此意也姑舍是彼咸陽縱觀浙江妄言之人雖不讀

林羅山文集卷第六

書五

贈石川丈山

時號山材○元和二年丙辰作○參州產也初在駿府奉仕幕下有故蟄居號山木又稱山材或號烏鱗或改姓名稱坦左近其後爲養老母仕藝陽淺野氏母沒而避世入洛號大拙而閑居於叡山麓藪里邑一乘寺號丈山又稱四明山人又稱六六山人又號凹凸窠其出處粗見詩仙堂記及贈答書

凡男子之在世也其何如哉玉鞍白馬度春蹈花入酒肆携伎倡睚眦盼睞夸耀閭里是少年之態也燕南吳門筑鉛魚刀戰砂月塞攻鼓雷震三尺血未乾一介骨將枯是勇士之行也咸陽縱觀之大息浙江掩口之妄言鴻鵠遑志於隴畝之上燕虎食肉于筆研之間是王侯之志也所謂男子者是耶抑區區者耶吾想其眞男子者果又何如哉且夫武夫壯士之能賦詠者若荊軻之執匕首歌于易水操丕之鞍間賦詩劉琨之枕戈作文之徒其幾人乎其迨中歲折節改行而爲文士詩人或混踪於浮屠者吾聞其人矣犬子之學擊劍也後世不稱其術而稱之詞賦入室韋左司之家藏亡命偷眼鄰姬也一且所居焚香掃地靜坐其風韻馳驟建安已還遂立詩家之門庭或靈隱月夜之僧逢宋之問而哦桂子天香之句或天津橋上拋鐵衣著僧衣與元稹相贈答是蓋其人之儔乎方

燈下怱怱

示武田道安（洛人以醫顯于世初名三淸號夕佳後爲官醫叙法印號獵德院）

送行之高文一首開閣再三琅璨不措比來竢足下之有文章也日久矣今忽覩斯盛作不翅足下之幸而余之幸有在矣爲慰曼曼矧又副以一篚之松樹奉揚仁風之不遑而掃元規之塵乎感佩架加旨面謝焉而已書中以丁寛也明矣足下南方之歸其爲楊時也耶否足下以爲何如於余呵呵是行也內有瘍疾外有人事不能讀論語雖似不應足下之求之而它日足下至自紀余還自東而相逢則再終二十篇乎是雖未可知而義其在茲乎送行有文無詩惟亦爲遺恨事事欲言如雨似雲枉而格筆不宣

又

昨之昨茶寮之佳招淸賞可欣焉疇昔旣聘一价告謝了也看夫庭際竹下樹邊决渠而架略彴殆如入山徑之蹊然湔磨于靑石蕩滌于淥池者不覺茅心之爲之一開也不亦快哉足下爲奈何況一二朋來之樂且坐喫茶下咽充腹陶陶然熙熙焉庶幾逐仲尼之伊尼咀其肉骨者可以知味乎與飮食自脊皮裏異日之談也呵呵今余所請夕佳樓一軸欲寫其諸賛詩不知許一借否冀封之筐筥以附此僕來矣然則嘉惠之幸也耶何如晩來可必還焉允諾所待在茲餘期享音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 終

示那波道圓幷詩

播陽產而移洛陽小名信吉號活所初仕肥州加藤氏後事紀陽亞相

德由來時得七月二十八日之手牘恰似會晤因寄惠與人書及杜鵑詩且誦且詠近日之一快意也不怠不倦其復古之功可再觀乎勉之又贈以花椒一筥千里之芳心多謝多謝就審慳窩龍門浪高伊洛雪深正意以醫售於南國價騰踊是以無師之可稟受無友之可講磨其悃欵之志亦可觀矣然反身之誠豈它求哉思之盡不有餘師余服花椒而偶不忘詩詩不云乎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今足下秀而實溫而香烈而蕃有如此椒則何恤無朋必其業碩且大則有詩人之永言者乎未可知也其杜鵑詩漫次韻云爾

自從春夏分飛去久離群花木楚山怨雨烟蜀道聞中唯惱客輩下獨思君天際相望遠層層幾白雲

慶長十八年季秋下旬

又

禹紀郭註桑經酈注歷代郡志雖旁礴之方輿不能不被牢籠於其中按玄也洪也皆姓葛而稱仙翁乃玄也而洪也之從祖也玄煉丹於紫蓋山則衡岳乃岣嶁也洪欲往勾漏不果但入羅浮而老死觀晉書幷仙傳可以見焉吁一寸之短盡天下之廣一冊之籍縮五山於此不外三十餘洞天於彼不亦奇快乎雖然勞搜索者不多徒坐欲廣覽豈得乎哉名山記一紙抄寫遺之於是云爾且又義山遇羨門載在排韻周姓部先是考諸仙傳尋諸廣記覓諸一統志而不得今得諸茲殆罔象之玄珠乎以其近而忽諸世俗滔滔豈翅此而已哉足下問之故今告之耳夫道亦然豈翅此而已哉

和乎學者效之必有流蕩忘返之弊乎所謂畫龍不成而類狗者也故禮樂不可離不亦宜乎嗚呼甘肉而鬪非虎狼乎貪菓而爭非猨狙乎能言而非人猩猩乎又嬰母乎抑秦吉了乎能唉而似人亦其狒狒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吾儕爲足下言之如此可不思之乎因謝疇昔之事畧述中情耳

又

管氏大學注本壹通被煩手筆以賜之莫惠焉開卷數葉未了電矚既覺太奇及爲之訓點必可呈似耳有一件又請佳惠此本有或問云云若有允許則欲寫之所不有漏泄則有如皎日若闕或問則有首無尾譬之人也猶如跛蹇兀者乎足下何無意於惠之哉所願不翅熊掌也昔東觀有未見之書今足下雖老氏藏室何加焉幸幸近頃讀書經及神書而已未及于他凡爲人讀說則見所不欲見而不見所欲見唯勞劬而已足下平日爲人讀書則奈何思其亦如余言耶亮恕照察在此矣余豈好爲人讀書哉不得已也閉戶下帷之人在欣羨之中且邇日有河魚之疾而強起而隨人情枉多而直未以寸雖然東行日不遠遲遲於洛陽者亦人情也併附而布

右所示正意玄東書二十餘篇而所載於家集者僅二三篇其餘流落於世間者今搜索編輯之想其自慶長之末歷元和至寬永之初所贈答而恕也未生之前與幼稚之時故不詳其年月則不能悉定次序也　先生平生著述下筆不休文不加點至若尺牘小簡等則無副稿者多多

氣歟不亦酸餡乎且又未知其不食烟火乎欲呑北方子夜之氣乎世之厭儒而入于老子佛者之所爲蓋如斯又今有借足下唇舌而達之悍窩公所謂蒹葭伊人桃花伊人可望而不可狎也紀州刺史招之而唯今在洛在紀不識之足下巳執謁之便傳拙語爲幸正意信吉二子薜苫相談論否共座同席一歡笑何日忘之紹元在茲時或一來空谷之足音雖少慰羇思而所恨者諸友之索居甚遠也吾儕文房硯以壽而存楮爲州之土產墨磨而未磷今也乏筆而州又無良工所請京肆某家拔毫戴穎其藝稍精欲求純毛若干枝是依足下手而歸使持來惟幸萬萬今茲漳船到于薩肥之間載來書冊數籠諸商已買得來于京否足下想勞搜索之意珍簡奇帙若有之則毋令落它人之手裏吾儕及觀光而欲見之殘暑酷熱如焚如在甑中汗流成漿將作家書體倦氣乏一欠伸而止高臥之餘窓前故人淸風颯至起而又涉筆吾家開戶仰見富士山丹靑非翅官暇之逸景也於是乎曰出門一咲大山橫 七月下旬

又

昨之昨執謁於華軒治具鄭重不亦和氣之主人乎不佞之輩如挾纊不亦溫飽乎若不佞飯菽藿羹足以適口而已何求芻豢之滋味膏粱之甘旨哉雖然其意不亦厚乎謝焉有餘吾儕與卿曹每相會論文字之暇謔浪笑傲逌逌有之張明公曰戲言出於思也宜銘于心上蔡之病有矜晦翁之情多在於怒所謂之人之德足以消之今也方人較物笑侮顚倒不亦狂乎比諸下愚庸庸則雖以過之而謂恭敬踐履之人何耶然不爲虐張而弛聖賢其舍諸程正叔謂康節無禮不恭豈非以其

見之書生白之牙籤東觀云乎哉此一本繫望有在

又

久闕音耗引日曠月三復采葛於是乎在焉京畿之風流想像雖遐而白雲之與夕日齊飛目而西送桑梓之其喬木俱存顧以緬懷久要不忘平生否切切偲偲否入于墨于佛否不審如之何哉吾儕來于茲駿州府已有日矣然屈轂之瓠無益于世蔬屬之拘不解于身公私紛紊如麻言行囁嚅只且或其飲氷乎內熱也或淵沉乎戰兢或如口有鉗臂無骨邪而辟世者曰淸矣而聖人謂之禽賢人以爲蚓眞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夫駿之爲州四塞之地而吾一都會也富士山高秀河水急峻山川之英靈匪它邦之比也且我　君輦轂之下也闔國之所拱向諸方之所表的群士之所輻輳邇年之全盛匪比來之所聞也方今我　輦下書庫藏書數萬本授銀鑰于吾儕爲逐蟫以曬之始星夕逮于今日縹囊緗帙軸軸卷卷匱以韜之函以納之閣以庋之柱下東觀復觀于　吾邦恨諸儒之校同異之無不乏人也吾儕乃者奉縱觀之命不亦幸乎其委筴墜簡考錄者數套初入其庫內也群玉之府明月夜光奪人目乎龍君之堂寶貨悉陳而見乎漸而熟視則經也子也史也文也詩也雜著也遺錄也信手而披隨口而誦於是乎蟫又除矣吾　輦下許吾儕已有不暫異書之惠則吾儕豈不念護書之戒哉今也吾諄諄告足下以此者足下素嗜書是以及之想其求而到寫而加者邇日幾本乎且講磨之力不足否有餘否吾所期在此然當時之文字多屬於緇家世人以爲然然則啜豆湯痕耶嚼捨水滴乎抑又嗅蔬笋

一昔夜之清話雖及五更猶覺夜之永而麈尾之短也可謂朋來之樂矣昨赴相國寺否時雨亭在何所否奈何且所約之惺窩聖像之書東惠來有之則何賜加焉今日學暇如何枉來訪乎我往而語乎否挽詞殊勝彌增人之餘哀者也淨書而遣之否耶併附面布不悉

又

尺牘墮手不距過逢昨旦望山臨水想運步勞倦奈何今日闕面展之約者何也前時正意來過座中少足下爲恨學隙一來所期所待亦在此不具

又

乍枉手書主復不措文麗而意切不堪中情且又隨國俗之例表歲莫之賀嘉魚二頭佳惠曼曼意永而楮短匪面布亘攜曼乙拙恙十已得五六之起復四五日之交十分平愈乎事事附于它日臥內涉毛艸艸

又

辱枉手牘讀之不措感感幸幸昨夜不辭泥淖乘月來訪主賓貪然謝而有餘所恨者早歸而譚未了也就審二十日且賜茗之佳招必執謁于華堂而已且又拙文稿有費紙之事云云今東行之日在十二月初拙文還來在其時歟即今有東福之行故草草

又

宿昔秉燭之高遊不覺鷄既鳴想朝鮮國所謂鷄僧學司晨乎非也實觀日不在滄海樓上而在生白室不亦洞然哉屠隆叢書冊數四投呈之盖歲德禮首卷搜索不獲矣在群書反古堆中而混雜耶別卷待次第之報當遣焉且又足下經史質疑允一日之借換尺壁之惠何賜加旃昔東觀見未

附素問而以醫者之意解登天二字如此若夫鼎湖之事吾不信之非特吾不信之而已先儒多言之者吾豈鑿空哉余雖非醫者而爲卿曹言之卿曹以爲如何若有知新則請告余爲幸若會正意則令見此書彼亦爲如何

又

前頃手束圭復不停手慰慰幸幸況又副巨五幅之棉襪一條之染裩乎惠意之厚津津喜氣謝而有餘感刻感刻襪以衞足裩以包羞祖餞之情可以徵焉且又碧雲集至于今夕碧雲合之時與白雲同飛與漢鴈共來云云余所待併在佳人乎望佳人于一方除足下別無佳人在耳今且他之故早早布字以答之

又

沉括之筆一管洪邁之毛二握即今還焉荷足下之惠此兩大筆來入手裏豈夢乎哉江淹可避一頭地不亦賀乎餘筆不日又可還内之五筆附小价去亦所待在茲霊雨偶霽容光忽照於是愈信明明昭昭之德本體未嘗息也奈何奈何

又

開歲之吉慶彼此珍重珍重自一乘別已來瞻望多多如三秋兮以余之思足下而足下之眷眷於余也耶舊冬新渡之異書來墮於足下手裏乎奈何所念在茲且又所然諾之賈氏家流之大學新本幷經史質疑寫而賜之何幸加旃不翅熊掌與魚耳仰足下之鴻庇者在此事又祥刑要覽搜索出否奈何足下之於此書如登徒之於色如酷吏之逮捕有罪如明君之側席幽人乎此書到必待告報事事附享信

又

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此記其實也皇甫士安韓退之皆曰黃帝年若干歲由是見之則不騎龍升天明矣王仲任謂之道虛胡五峯謂之妖妄亦宜哉世之人不知其言之出于道士公孫卿之言而馬遷之史遺戒于后代而遂以爲黃帝仙去夫黃帝聖人也神仙如可求則聖人宜爲之堯舜文王孔子何爲不仙而黃帝獨仙哉其眞無可求之理故聖人不爲之而曰黃帝仙矣則傳者妄也且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此大戴禮五帝德篇之詞也史記亦採之家語又如之唯素問不曰聰明而曰登天是不可不辨也若言黃帝登天則所謂白日飛昇之類也王氷林億之輩不知其理而以夫公孫卿之所言者當之可謂惑人也可謂承訛也醫書極博然素問難經不晩近其所論有言長生益壽之理而未有言白日升天之事然則所謂登天者豈實醫家者流之本意也哉若不然則率天下之醫者而歸於神仙道士之門而已弗思甚也漢淮南王安之死漢書明白列仙傳稱鍊丹不死而班固不書者秘之也世之言黃帝亦如此或問楊子雲人言仙者有諸子雲曰吁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聖人之不爲神仙果然然則登天字如何若以吾儒見之則議素問者程伊川陸象山皆有成說而況於此二字乎若其醫者之意而姑因此以言之則登成也言成就天眞也一云登天猶言格天也言其德至于天也二說見者宜擇焉余初以爲登天猶如曲禮天王登假楚詞載營魄而登霞之字義蓋人死而精神上升高遠也而以堯殂落舜陟方死之例而見之以黃帝成而登天爲黃帝老成而后崩然殆乎未安姑

以食薮粟之味不可無之玄東弃常乎嗜異乎於乎人有古今詩有古今中林兎罝非后世之所謂三軍者漢上游女非今時之所謂匹婦者今之不及古者如此周不及商商不及夏夏不及虞然則勅天之命雋永無窮渾渾無涯不佞之心於是乎不可見則終亦不可見而已矣不悉

慶長十四年
二月十八日

又

徐士彰類奇首卷還焉拙本爛破暫時校見了惟傾惟幸秘冊不可少留是以速返投之毋為恠吾邦有中郎之帳足下不它讓也耶事事附會次不宣

又

晴昔覓日閑譚避塵囂況於治具悃腆乎諸書序裒成袠嘉舉可觀不任歆羨且又來廿六日之晩余與玄冶赴次郎右之亭借余言而欲招足下有允約則彼必欣欣耶相共赴于彼而已事事期今夕之來訪不宣

質疑之諸喜而不寐儒者來則可遣之乎餘事附面布

又

晉書五冊還璧欲無瑕此次列傳自六十三至終冊請允容幸甚幸甚并載記亦一二冊相待之奈何邇日有事無暇云云訝何等事哉煩勞遐想拙恙少驗聯句跋將起草併附面稟不宜

又

昨日所論黄帝騎龍升天余按此事本出于漢公孫卿以道士之言說武帝也而司馬遷載之于封禪書者以卿誑武帝而託黄帝如此言之然無有其驗也遷非信之實刺武帝好道士也故作五帝

白之光乎問方平而不答詰麻姑而不言謝王久矣彌明睡矣唯有董林庵主之喚主人公惺惺否而已已而惺惺耶莫向爐鼎求丹基於是乎廬岳高僧留偈別空同道士寄書來厥明羅浮洞下一散人亦寄書曰謝之

又

昨之昨貢來多謝多謝有約它之不覃閑話遺恨有在天之塞而亞道之遠而淖若自匪其意豈其然哉風雨雪願草廬古也今或是之亡感感且所儆之源流至論八冊還焉再覽有喜是亦足下之惠也又多謝事實夥頤幷附享音

林黃之至論是亦科舉塲屋之具而已頃見保齋十科策者是亦此等之類也故事不少見之有便于博洽幸幸

示菅玄東　播陽產而移洛陽教授諸生或稱土師玄同號得庵又號虛白事詳見碑銘

賡載颺言封於英六之先人倡和於虞廷五子之歌友于太康之季弟怨慕於洛表歌其久乎哉降而今也復于古乎非耶不佞夢句之歌覺而無憂玄東其有意乎穌而永言問者之夕來而問字不佞豈無意乎於乎醲醐之盲聾倀倀焉聽熒焉摘埴冥行路平而如超塿培挑而得槃瓠不聞雷霆悲夫然玄東將鴻其目蒐其耳乎不佞及弟三人與語殆夜半有詩而無酒又無肴然不佞今方舉古之詩人曰爲酒肴而方丈玄東前而咍玄東可乎釀陶韋之幽桂以作酒醴香之以叢蘭若作和羹則孟賈之蝦蟹蜆蛤涪皤之蝤蛑江瑤柱以杜老之水鹽梅公之酸而調之玄東啜一杯乎不佞不可以蟛蟚蟹胥竹萌不美羊腔丹青金沙不可

之心効獻芹之事然有羲林浮居文字之習氣者聞之必馬耳東風乎如何南明文選欲再覧恩借有竢速可返之事實雖夥并附享吾

又

前昔惠徠氷譚雪話不亦清虖所恨速趣歸駕而已皇明言行錄貳冊因今還之涉獵猶如漁之於河虞之於山然不獲一禽何涉獵之有唯是電矚瞥眎而已錄石翁之主靜所謂繡鴛鴦之金鍼江門之風月釣臺亦深哉敬齋之居業薛河汾之后蓋有斯人哉豎閭布衣二先生又次之皆是皇明儒林之英也見其傳思其人宛然于目前彼一時中國也此一時本邦也人之興起于懷何也哉無他人心之所仝然虖足下已不佞之言爲若何哉欲言之語如平地尺之雪臘裏之春風不在春在接眉宇之日虖所謂雪先春而湯乎墨池氷封強而呵筆不宣

又

間者之日入於董仙之林之圓屋治具頗方平者多多已謝焉況楓葉之品題雖不爲杜詩亦痒處之麻姑耶其中復爲杜者豈不爲杜而不爲也哉還足下具一隻之詩眼耶昭昭矣豈逃乎哉不見夫風飄葉葉乎條間之珠枝上之繡謝王之雪之連句令易色於紅者亦是仙方之雪自丹爐裏煉出一點點積爲百轉豈翅九轉火候之紅哉復變化入石鼎中則座上不少軒轅彌明吁昌黎今何在哉丹成而兩腋清風吹入蓬萊誰其歸去者玉川風斯在下矣既而義和忽逝蘭膏嗣輝華鯨催粥木客獻果唯及玄妙之門不入黑甜之境獨窮猶火傳也雖不散五侯之煙然復已繼蘭膏則彷彿紅葉之飛烟耶雪耶抑亦藥爐之薰乎飛作東

乎然道外無文文外無道若文與道榛塞為二則豈文也哉彼南明亦不以足多之因還文選粗述區區少少白

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眞人不以醫貶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衞生亦宜然余言非狂足下三復之若有所欲言則必告于余為幸無益於足下必有益于我

又

開歲發春之賀啓盥浴薰讀奇麗抜目可喜可嘉尺璧非寶鎰金非重束帛非貴惟啓是賜何賜加旃所謂錦心繡腸之人舍足下其誰哉所謂騈四儷六媲靑配白除斯啓其何哉宋元播芳王公四六話古今言麻辭對偶者多矣足下嘗染指于此寓目于此否非老於其學何以與此哉就中啓辭褒飾於我毎毎過當戰栗惶悚孟子不虞之譽韓氏與譽於前莫毀於后之格言我有忠焉聖人孰譽孰毀之昌言亦足下思之哉吾之難固當也職此由也僭之戒之聊涉筆而謝焉耳

又

疇昔應招治具叮嚀悃意厚重謝焉有餘接眉宇時面告之耳見諸生之作文而不覺夜殆參半比徠之遊何以加焉足下敍正成赤坂之事不怠則復古之功可以見古之評文者稱左傳史記戰陣堪書然余見春秋之時車戰多矣班馬敍漢楚戰伐之事亦不少然其高紀羽傳曹參周勃樊噲韓信英布等傳筆力高簡敍事有體其殿最多先登后拒別伐從擊皆是字法也且又某人之氣象如何是亦不可不知故太史公羽本紀有嗚啞叱嗟之風氣足下好古文有意于欲作文故以區區

林羅山文集卷第五

書四

示堀正意（江州產而住洛陽兼學儒醫號杏庵初仕紀州淺野氏後事尾陽亞相叙法眼）

南明文選三冊還焉涉獵未了何以有獲乎然見所未見之書苟足下之惠者其重不亦九鼎乎余曾見四續文宗載汪道昆文數首又見古文珠璣及續文範而有汪道昆之評是以聞其名者不亦久乎今見湯賓尹批評南明文選者從足下也不亦悅乎南明明之文人也夫文有古今天地之文章之與聖賢之文章姑舍是世之以古今稱者周之左丘明戰國之莊周屈原漢之子長孟堅唐之昌黎河東宋之歐曾王蘇代不乏人也蓋其如此然又作者不多胡元文人亦昭昭於文類續文類大抵率襲宋之餘習而已若所謂吳徵劉因姚燧虞集之儔是已明興宋公濂以文鳴于國初王子充劉誠意之輩亦出矣獨北地李獻吉厭宋元之習氣首倡古文自以為秦漢以前也繼之興者李于鱗王元美和之世之議之者謂佶屈聱牙不為句讀三皇御極倉頡為史科斗之文而彼為過合也王遵岩唐順之如此云之乎汪南明於是乎又出而接獻吉于鱗之美而不為者也蓋又名一家耳余見其文殆非精左氏莊子屈子及班馬者不及于此蓋好古文者不可廢之今足下有意于茲

細懷以爲奈何唯冀勿藥之喜色與淑氣和風共欣欣然所期所祝無它摘倭歌尾字以爲韻口占一絕以報之

遠寄一爐示相戀心如螺甲沉水鍊篆烟雖結香火緣猶憶東西隔山見

寛永庚辰孟春上浣

答大明人單鳳翔 代人○元和七年

伏蒙手敎且拜且讀不耐欣慰是行也留滯於京師也有日矣然不能有從事而相左右也遺恨不此今也 本邦無爲而治想夫海波不揚也必矣自今歲歲有風舶之信者豈非彼此之幸也哉道友宜傳諸左右故此不一餘竢享音 明石道友爲鳳翔鄕導

與大明人沈茂人 代人

風馬牛相及而欣得呈似焉前況來洛時比比沓訪言語雖殊情意惟同故歡欸不翅數壁爲慰爲幸一別已後唯見西飛之雲東逝之水而倍眷戀而已方今 我邦山有鳳鳥之至海無鯨鯢之横如何有緣林白波之姦哉來歲有待一葦之航可計日而期矣交隣之道在人上者豈無意也哉且傳語于陳五官亦以是告之耳情長筆短姑此不布

頃年我西鄙貪賈屢侵掠海上福建道都督使單鳳翔來訴之沈茂人從焉鳳翔先到筑紫而入京將到東武然 官命不允之故自京直歸帆其留滯之間先生代人贈此二篇

○此二篇以事小文短故不入外國書類而載於此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終

訴之主復不已殆似結眉毛欣抃欣抃起居奈何匕茵褚勝否頗勞想像時惟秋末漸冷保嗇莫輕餘附享信不備 九月四日

右十一篇元和之末寛永之初所贈答也

寄佐昌俊 幷詩 事跡詳見碑銘

佐川田昌俊丈人久有無妄之疾爲衞其生避世有日矣距淀城以南一二里許巖棲谷飲以欺單豹遂結小圓屋號曰默默自稱曰不二山人勿藥之喜可以待焉丈人常所蓄綠甆香爐削象以蓋裁繡以裹實玩久矣舊臘寄余且詠倭歌副之以爲他後之信誦之則相思之深高如士峯而薰心不忘似烟之不絶蓋情到則詞自到故其意之見於詞者如是耶不意其芳烟散爲爐峯之雪入吾簾裡荷惠不輕鎰金不啻厚意衰衰感刻在茲昔淨名居士默然入不二法門其功驗至于乞香飯于香積國以授諸大士而食之竟無盡竭其遺薰剩馥悟入于靈堅壚者是已豈但色聲味而已哉今此博山出自不二山人之手來自默默庵中則曾盛彼香飯者乎不亦至寶乎夫色之亂目聲之煩耳味之爽口是不能悟入也唯香嚴之本寂不動如山則號山曰不二稱爐曰博山不言而可自知者不亦默默乎鼻觀而自開者亦如是耶雖然彼遊方之外者也余想此理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何論道之外內哉且聖人所謂云一云默者亦多端矣其所指果如何耳易曰二人同心其臭如蘭惟德之馨也同心則一也非不二乎有德則不言而信非默默乎仁者靜而樂山非如山乎是余之所實玩此博山與丈人無以異者也歟無價之贈何以謝之嗚呼五十三驛之皇州七十五亭之故鄕無由縮地晤語難期花氣百和雨簾同參彼此

覧廣博之輿在足下寸眸中豈不歆羨哉詩云吾來自東零雨其濛足下脩途雖有風雨之勞山川之艱然朝而幽燕夕而荊楚赫白馬之鞍間以爲間席袵金革枕干戈不遠千里者眞男子所志耶待對話之日而賡說之耳即今隨見一榼一殺投于厨下非以物矣笑納惟幸怱怱不悉　九月廿七日

東奥之遺跡舊蹤以面欲聞之云爾

又

昨之昨光賁欣慰滿懷不可言也有登　府之事不鹽而棗龜遺憾遺憾白河松島詩并序改書而即進呈之序文視前則稍爲贍博乎盛意奈何明日可來候云云朝耶晝耶待先容而可赴否達諸左右蒙示諭而已餘附面旣　二十有一日

又

就拙疾惠手束兼被聘使价厚意多多自筑牧所賜薏苡煮粥以服則喉痛頓止鴻庇在茲借謝語於左右而已且又明晨可赴有馬亭之約雖有之氣息未平復故告其故足下早告彼是亦幸幸近日比復故必執謁以謝曼之乙餘附使舌云

奈何

邇日孟子大學蚤蚤漫說了於足下有工夫否

又

黨望遐想之處乍枉華東欣慰不可言也就審三二日嬰微恙早復故幸幸中秋佳作淨書奇麗洗目且又被和拙詩一首惠來不知所以謝焉點竄竢它日可告報耳殊領嘉餅一筥燔殺一盛厚意盛砿寒厨生光殆如嚼於屠門似流涎於酒家耶併附他后之面謝　九月二日

又

昨晡一束一章聘价寄賜及登　府裁答及今勿

有限哉所憾者倉皇旋駕恰如掣電之一歎殆似去來急流上之舟中語也別而益慕去而愈思矣拙瘍呻吟於環堵之牀第起居不適會足下之一青盼而今也不唯圭竇生輝而有羽檄療風於乎不快也哉它日仕務有暇則惠來有竢焉與竹丹牧同此話欄耶奈何奈何不宣 九月廿四日

臥内涉筆勿怪歪畫為幸

又

昨日獲回柬即審貴恙復故殆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祝祝前般所季諾之五先生手簡祇今做投之備校正也早終繕書可也待其還矣且昨夜中秋之月奈何哉予有故人來問背燈而吟月清圓洗眼洒心明快不可言也昨之昨之飛廉箕伯雖颶母之祟不能過焉乾坤晦冥屋瓦飛海水溢僅一夕而中秋之清光如此於是愈信性善之說尤為實也本心如月利欲之雲雨喜怒之風雷時現間出及其復本則何損太虛哉何傷月明哉故謂之明德又謂之明命又謂之昭昭足下以為如何中秋詩雖有數首不贅于此併附他日之面展不悉 八月既望

又

如示喩前頃者閑談移時慰慰幸幸孟講未了雖然有客來亦其夕將有事於他行云云由是余又赴於 府内豈眞率哉明日講詩與竹丹牧相提携來所待也餘附面告燈下任毫艸艸

又

旋館珍重早蒙手書慰比日之渴望不隔會面喜氣衰衰是行也秋風吹白河關詠能因之倭歌乎明月照熱借山吊泰衡之戰塲乎見最上川之稻舟而上下乎尋仙臺濱之松島而逍遙乎想夫遊

且赴其齋飯然則難應佳招伏乞足下之陳啓來月二日之朝執謁於高館乎奈何是亦任足下之先容以待其指呼日已昏鴉草草布字（蕤賓二十八日）

又

疇昔之手束及夜分披緘明快不可言也今旦隨每朔之例登府即今還私第以故裁答遲怠勿訝惟幸來書中旨余過僧院頗以爲疑誠是如足下之所詰然不可不解也古今於寄寓亡賴之時一且遊於方外者惟夥矣有得半日閑者有愛雲愛僧者香山之於如滿拔老之於佛印之類不可枚擧也雖儒者亦有之昌黎之於大顚晦翁之於志南皆非好而交焉所謂瀟灑送日月豈忘國家哉且又忌日喪之餘也君子有終身之喪而況於忌日乎尹彥明依母遺命赴寺誦金剛經雖不免識者之議然所不忍之心不可廢也則亦不爲不孝也餘附明朝會次之話欄（賜氷節）

又

今日之祝規萬慶千幸借足下之口吻達於筑牧公金吾公惟幸惟幸以負薪之憂故不克執謁如芒棘在背醫書云膈梁之變足生大疔如余菜肚莧膓不足論八珍想蓋風濕熱毒蘊於中而至此哉鶴原既貼藥去痛楚減於前日快然計日以待之耳且亦昨之書籍早遣于他了云云續資治通鑑兩部共被遣否若一部留在座側則一見所欲在此以事宜而爲余乞足下之先容而已幸幸庶幾之耳事事附享信不備（陽朔）

續資治通鑑是東觀之未見也於余欲一覽不日可還焉憑足下之語告云

又

今日之盼睞厚情倍恒欲謝辭短而意長奈尺楮

木餔啜之且服藥借澄醫手以驅攘風邪即今粗就驗雖然氣宇蒙蒙如在霧中而望初月手足脈脈似坐船中而遇狂颶可憐生今日之雅遊在想像中所少愚拙不亦不幸乎傳謝語於東道主人可也又文殊院應昌及宗務有背語云云　是亦借足下之三寸而告焉幸幸餘附它后不宣

元和癸亥四月六日

追啓鄙疾不重勿勞遐想左玉

又　寛永六年五月

先況領手敎拜讀滿喜就承遣人於九相津且被贈夏稿苞苴不知所以謝感刻感刻今日憲臺有棠陰之事僕亦隨例可赴之夏日之永炎風之燠困羸不可言雖然官事毋盬我獨而已乎哉憐察憐察夜哭之鬼與杜宇共止啼恤哀之寃齊梅雨同洗滌歟如之何如之何明日來駕奉待焉併附面布恐懼不宣

元和之間寛永之初先生未移家於東武寛永五年之冬叔勝應先生之招而辭毋獨東來嚴侍焉與丹牧執交此時爲治其小痒往浴於九相津温湯丹牧遣使於彼地問其安否故此書中謝之

又

方今人不知學然閣下於余有眷眷眄睞之意致知格物不可不思之天之所以與閣下亦不可自棄也閣下宜勤而不倦是余之所待也閣下以余言爲何如

示栗山氏　栗山利章字子文一名利安爲黒田筑牧家老後謫奥州南部

芳牘圭復不隔對話欣慰欣慰就承明午可賜浴云云雖多謝有餘以拙親忌日故既約於僧院明

以謝焉謹空

又　同年

昨日辱枉手敎且扒且讀來意悃悃喜氣津津登府內而他之故酉時還環堵而后如此是以裁謝遲遲勿訝惟幸就承道統傳系譜一軸達到即別書一本以呈之舊本已裝飾了光彩有在姑稽留而俟盛意若解舊本之縹而欲粧新軸則可再投焉且又綈袍之惠有戀戀古人之心乎有共敞無憾之志乎感刻感刻厚意倍常十四晨佳招不可負季金小雅伐木之朋友豈無情哉時維葉落歸根天根畢見幸幸自嗇道春白

又　同年作

早欲裁一束以謝焉而忽敎諭墜手疊讀不停拙書輸一著而華緘爲祖生之鞭疇昔厚意累增尋常且橫田山木二氏添一座之逸興乎抑亦眞率踈簡之所致乎彼欲聞詩講其志可觀矣次日期十二日伏俟盛旆來矣則柴門爲之淸道桑樞爲之吹塵者也耶事實附享信道春謹空

又

手敎拜閱就領餠鏡三枚鮭魚一尾濃牋百帖餠以調菜盤之淆魚以拂釜甑之塵牋以備調度之房於是寒厨而溫文房而贍荷嘉惠者多多且又搬沙除道之役夫數日來蒙雇借感刻感刻年光馳騁如赴壑之蛇分歲可以守可以餞併附萌春祝慶之話次不宜

元和壬戌月窮

又

尺牘手書不隔晤言頗慰拙懷可以喜焉然昨日之昨晚喉咽赤爛呑津則痛疼難耐連胡絡耳朶共作苦頗矣自桼筑牧慧苡粒齎來者作二弓八

林羅山文集卷第四

書三

端午寄竹丹牧 慶長十二年○事跡詳見碑銘

五月五日道春謹呈書于閣下時惟梅潦殿有薰風想像尊侯佳勝起居和平珍重幸幸至祝至祝茲日也門有艾兮戶有蒲不祥忽除多福惟膺所以祝于閣下念茲在茲是余之寸丹而已古之茲日也有懷沙自湛者焉漢賈生吊之當時之世之人皆濁而醉彼望望然以去奚用糟于口泥于身爲哉夫楚大國也不能容若人之賢而卒至於暗于椒蘭誑于張儀身死于武關悲夫帝高陽之苗裔憂同姓之君其如此而浸潤膚受君信之則彼從彭咸之爲矣其君之不肖何如哉古今論君德以明者是已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亦是已不識謂閣下何古之茲日也鑄百錬鏡者唐大宗也而以魏徵之諫爲鑑亦是已雖未及所謂昭昭比諸楚王之昏昏則燭龍熒耀非啻方今昏濁通國皆然然者閣下好文思道亦鮮于世是余之所以祝于閣下在此不在彼耳餘附面告姑此格筆

致書竹丹牧 元和八年

前況辱問拙纔就拜華東剡副以糖饅幷栗乎厚意多謝三日來罹風戾而頻嚏借玄澄手服方寸匕者數劑不日可復故莫勞遐想矣即今騁一价

足下相遇爾汝赦情有日矣雖非知玉知音爲質之事而視諸世人之如蠅者則豈翅天地懸隔而已哉足下來書多言蠅之爲害故余亦及此鳴乎手自栽之故里之木拱乎所謂故里者非有喬木謂也有父母師友之謂也見白日之沒西嶺而不能不有顧喬木之情然則久於齊則非我志也孟子不云乎玉石倶人不知是卞瑀耳乎如何如何

右一卷慶長年中　先生少壯之間所贈答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終

始焉甚駭且多思惟之梵乎其然乎次焉愈怪雲南外夷之緬字乎安息也默德那也之旁行乎抑又自耶蘇會傳來乎皆不然也又次焉察之何爲其鬱律哉大昊氏之龍乎曷爲其秀出哉烈山氏之穗乎尋其迹也皇頡之鳥耶引其尾也魯壁之蝌蚪耶朋友籀邈穀穀氷斯改八分變飛白換偏傍借聲音自非把字書數通寘諸座側而參伍考見之則誠不易記也公之好古嗜奇故其勤如此昔韓蘇之於石鼓苦其難讀難曉況非其人者豈可耐哉王弇山論治漢書之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若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一也夫班史八十餘萬言而所謂古文奇字不過數百而今此一篇字不足爾而石鼓之魴鯉僅什一而已試使子弟檢字韻而後粗得其少槩於是再因前韻而賡載之楚鳳宋芹遼豕之獻自笑自愧若薜荔竹居則依公而欲傳拙語如何如何不宣

竹居惺窩別號也楊稊初與惺窩執交此後有故相絶

答人

羅浮子啓卞瑀氏奚泣哉擧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不三獻則已矣伯牙氏奚不鼓琴哉鍾期已矣流水高山亦不知之匠石奚揶斤哉郢人之鼻不能爲質今夏余之僑居於駿也無玉乎無琴乎無斤乎抑亦有而不用乎果無有乎果有而不用乎雖非李陵之在胡而如見異類雖非陳氏之隨許行而以夏變夷于日于夜于朝于夕唯聞人馬之行聲與徭役之喧嘩耳物之害於人者飛蠅營營如黑雲之靉靆非啻醉翁之所憎而已尋氣逐香莫所不有佞人小人惟肖炎而附寒而離聚散不測面諛齣口惟肖以彼比此則不可勝言也余與

而不可廢余言如何

又

飮食人之大欲存焉故易牙之鼎和而桓公蟲流于外專諸之炙甘而匕首泝於王僚之胸趙襄子之斟熱而代王死金斗趙姊死於笄是害自外至者也白酒牛肉足以殺少陵食新而張足以陷晉侯是疾自内出者也足下調羹以招我其意不偷我雖守口如瓶之戒不忘之如其貪饕何於是益知我理義之悅心眞不若芻豢之悅口不耐慝縮而赧然足下之心與陳丞相之分肉何以異我之來也亦無有長者車轍此又愈有愧焉雖然自外至者自内出者不亦此夜也我之愧也不亦蕉鹿之夢乎於是因念異端說緣業與說心性皆是野人始責食之時與公庖膳宰之調和同一味耳畢竟不過曰作用是性而已豈我所謂性善也哉能言距楊墨者孟子之家風也聊書而送之

示楊稊丈（種村某初爲武人後蟄居洛陽號楊稊又稱宵推寺以寓似介子推之意）

手書周覽爲慰爲幸矧又賜以拙詩之和章庤何惠加焉然欲讀之則字畫奇古如箝在口所恨者輶軒使者在今而余之不爲載酒之人也讀書難字過信哉譬諸無寄象而對外邦之人侏離入耳獨力遮眼何與龍之無角鵝之無舌異哉拙寫漸已今讀佳什而愈快亦陳檄曹風非啻耳邇日執謁於高屋而爲之謝而已蝙昏鴉目艸艸布字不宣

又

邇日台侯如何想佳勝珍重拙寫稍稍良已勿勞遐想前頃古風一首屬事連詞體製可觀鳴鶴其子多謝多謝且夫字畫之異樣如前書既所云也

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烏乎橫渠可謂善改過者也其在李唐則韓氏之原道佛骨表在趙宋則程子朱子已下愧言釋老之事凡佛法在漢之後宋之前寔能時其亡者乎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程子曰佛書如淫聲美色能易惑人朱子曰寂滅之說高而無實老兄是豈不思也乎今也老兄幸教授小學之子弟若夫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後使其習大學之致知格物之事正誠脩齊之行則道也道也者此也舍此何外求乎嗚呼彼所謂道者非道也吾所謂道者道也道也與非道也無他實與虛也公與私也唯望老兄捨彼外道虛與私之事取吾大學實與公之道則亦可謂之善改過也然則非啻老兄一人之幸而已並是小弟子數輩之幸者乎疎懶乍起言不罄意不具

與紹安　補紹安或稱承安

丹溪著局方發揮在丹溪尤可雖然古方亦未易廢也余見本邦治疾者其配齊爲查滓之骨董汁者不少矣疾者服之不死亦幸乎療之而生亦幸乎夫爲羹也削乾甘魚而和之不失其脈及其啜之其湆甚美是羹之克調者也用乾甘魚者國俗之恒也若以甘而已則蜜也糖也熟柿汁也亦可乎啜之則不可口不下箸也必矣藥亦若然唯見其性味而配齊之則有無味有味藥乎本無味而其藥其藥相合而有味者有之本可食而其藥其藥相調而不可食者有之本毒而其藥其藥相和而不毒者有之若然之類亦多然則當時之用藥者不爲查滓之骨董汁者幾希由此見之雖不可以膠柱而調瑟亦不可不和調而鹽梅昨日卮酒曼衍之際與足下論之如此足下以余之非醫者

杉與清見古寺烟雨青已黃之梅焉其南則大洋也自攝州自勢州自武州自豆州舟船輻湊舳艫相接其北則仰看富士山六月雪花飜素毳焉論形勝則天府之國而一都會也言遺蹤則不可勝計也雖然王仲宣不云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余亦無其意乎雖然　幕下有賜地余將構宅如百拙之鳩營其巢也如技聽咲之何哉嗚乎有父母有昆弟有朋友者故里之謂也余豈無其情乎事實雖多幷附旋洛之日

寄頌遊　松永頌遊洛人初名勝熊或稱松友後改貞德

夫儒者實而佛氏虛天下惑於虛實久矣而今足下學佛而不知儒唯非不辯虛實而已亦不得聞道學之爲誤過耳昔張子厚壯年訪釋氏究其說知無所得反求之六經自信曰吾道自足遂爲醇儒子厚可謂善改過矣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程子曰佛氏如淫聲美色能易惑人朱子曰寂滅之敎高而無實足下幸聚兒童敎以呂波然則毋憚改過習授不以佛號不以法華而代之以小學洒掃進退與大學格致誠意則豈啻足下之改過而已哉抑又小兒輩之大幸也如何如何毋忽余言爲幸

又　與前篇其趣同而有詳略未詳孰爲淨書故雖似重複併載之

一夕已往欲伸言而未遑余疎懶則生平老兄之所知也今更何見怪乎請有一事述焉不識老兄之見許否夫儒也實佛也虛寔虛實之惑滔滔者天下皆是今若於虛與實則誰人取虛而舍實哉然取佛之無實則非不聞道之過而已不知虛實之過而已乎過則無憚改之善言有之善哉昔者關中之大儒張横渠壯訪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

鬳齋之侍于樂軒何異閣下圖之今洛陽不知其幾千萬家也不知其幾億兆人也莫聞讀書者一人誰某於其間何哉或作僧持經之暇爲之者或作醫治療之餘爲之者嗚呼學之不講也久矣僧醫之人何足算乎天喪斯文天喪斯文悲哉庶乎君子之當于五百也閣下此經講雖不經爲百家之冠者也宜哉不當于五百而以爲間出何妨乎天未喪其文乎余比來不言詩今更生棘于口何哉是亦有以也與共晤語則勝言詩會無鄙吝于胸中也尙芟刈三年之枳棘也一日三秋之詩余三復之慕南容之白圭乎呵呵謹裁小簡式呈寸丹如此壬寅夏五之日

答祖博　慶長七年

今晨講莊子此年之奇事也忽思丙申年東山十如院僧永雄讀此書未果距今殆七年于此余時十有四歲傾耳於側雄以希逸口義讀之余恨其不果今足下以郭象注玄英疏一一辨拆可謂勤矣余思注疏雖古而未若口義之爲明快也況古人論郭象之霧露乎足下据注疏參之口義其可也耶余聞雄講時了角童子不辯菽麥故其所聞馬耳東風也本朝昔儒讀注疏不見口義南禪寺巖惟肖始讀口義今時往往人皆得見之足下宜相校以讀之又是可相助發而已今日之逍遙遊他日爲天下篇也至祝至祝

又

是月朔日之手牘昨之昨開封以見不隔晤會爲慰幸幸就承雒陽之事件件如舊不亦悅乎余僑居于此地也已有日矣目之稔于此地之古蹟者亦多西則有阿部川之流金沙者有在五之見蔦楓之宇都山焉東則有四時不改色之三保之松

東平王之爲善則是曹子建之好文可謂一世之美觀也至於王度爲秕武臣得秋而弭貂揷紳之文章皆變入于祕毳近代禪者牧仲蕉雨之讀史記人僉慕之今叟讀此紀于瓊樹花前與江侍郎之於鎭西王可以幷案乎然叟之所慕在此乎在彼乎嗟漢楚興亡開卷在目所以然與不然者設史筆之不及誠學者所宜講邪余公務之暇爲人讀孟子又繙南華篇漫漫叨叨信口指字一則以恐先儒鷃鵲之譏一則以慙古人霧露之評以余觀之叟之所講必不若斯是所以爲幸已且又周詩之敎授想當本情性之正知風雅之趣而與夫世俗記誦之輩無以雷同則愈可嘉也卑絕句一首余之志之所之贅于此詞云近時聞說講筵開傾耳應云匡鼎來猶笑荊公將剝棗却疑鄭氏不知梅別后欲言者臆生堆阜併在晤言之時矣越鳥向越胡馬念胡矧於人乎白雲西飛流水東逝人何忘洛哉山部赤人詠富士都良香記富士古旣有人叟其無意乎叟來耶余往耶只思晤會之不遠而懲乖別之漸久而已時惟秋獮冬狩以農隙而每歲講武于鎭東者是吾　幕下之嘉謨也余亦侍行以故冗裏艸艸涉筆筆短而情永枉以止此

寄祖博　慶長七年〇洛人號泗輪齋

古人有云三日不言詩口生荊棘更者不拜于床下爲恠也多矣余不得識荊則已已得之不作閑話則已作之故一日不見如三秋是所以爲恠也不少矣太史公曰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余之一寸灰長而此之一尺紙短也豈以長無涯之心而寫短有限之紙乎哉閣下思之南華眞經講釋日其何日削目俟之倘賜示諭爲幸若果然則與夫林

林羅山文集卷第三

書二

答宗礀叟 慶長十七年作○洛人號篠屋稱巳陳齋

夫別也何爲者哉前則客路長風顧則故國喬木馬蹄所踐魂與曉霜齊消王孫不歸悲共野艸相生遂使金蘭而不繼膠漆復不堅於是或開祖筵以惜之或贈言贐束帛而餞之斯古今人情之所重也去冬余之以帑而東也宗礀叟送以唐律色于行也余誦之擊節嘆賞兼金毀璧不翅矣欲和之未果既而達于駿府官事毋鹽日月逝矣歲云暮矣忽迎春陽牽稚松于三保采嫩菜於盧原溫風吹士峯之雪烟霞映淺間之櫻對此如何無意哉雖信美而思京師思而不止遂不能不和焉詞云暮雲起處是江東霖雨過旬裏飯筒健筆有神能拔俗談鋒無敵孰爭雄却嫌仕宦爲勞我共要文章不費工遙想風流花下景洛陽三月錦鋪紅將蹔呈之未得其便駒陰荏苒悽遑忩忩會叟寄鯉素告而謂前況侍八條親王讀史記高祖本紀今又授生徒以毛詩故訓余聞以爲諸生之幸夫遷史之行於中華置而不論本朝延天之盛世橘氏紀氏讀史而最著者比比而出不爲無人就中鎭西都督大王受史記於吏部江侍郎于時朝綱獻序曰大王雖習馬遷之史不忘車胤之勤豈非

書尾末備于笑具庶幾莫被告世人也再拜謹言
伊句泥豫登伊和宇顧顧路越須屢餓奈屢不死
廼句須利越茂登米麻久補志

先生贈惺窩書以上三篇載在舊稿昔嚴侍之時從容白曰惺窩集多有贈答先生之手簡然先生集不見所投酬者何哉乃答曰少壯之時所作之詩文尺牘無副藁者匪啻是而已云云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終

井之奔流有箱根山之曲折方今在駿而朝朝暮暮仰看富士山與雲不齊僕何其幸哉東西之遠遊既如此矣於水則見大洋之漫漫於河則見巨川之深而急於野則見武藏野之平遠於山則見富士峰之秀出於書則見芸樓數百千本於人則見先生不亦快乎雖然僕今年二十有九以平日所習欲語人如屠龍之手若越人之章甫似莊嶽之楚語當此之時匠石不能成斤風伯牙何由奏流水已矣哉僉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曰然乎握槊對弈矣曰賢乎已乎善俳諧矣曰詞章杜口乎說關東鴻寶矣律令可以廢乎看東鑑矣曰書紀實錄今安在哉講韜略矣曰四書六經東而閣乎同流合汚而以和爲口實也豈謂學柳下惠哉今之吾非昔之吾而猶夫人也豈謂慕遽伯玉哉氣已衰矣文亦宜然所謂夢筆而才盡於僕固當矣

來詩之託意亦深哉然舌以至柔而永存木自不才以不伐遊方之外者之所爲也向三士者識之耶抑又不識之耶僕不足望三士之萬一然所願學聖賢也簡兮之詩人莞爾之漁父蓋其賢而歌歟古之人有沉晦而愚焉有一國失日則亦辭以醉而不知焉此又不易學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方今以若所爲曰不爲鄉原猶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僕見聖賢之書有此意而所不敢忍也然養親之志友悌之義無如之何至于如此人僉以爲謂僕何耶先生若有不罪僕則請賜一封之温語何歡加旃先生嘗勸僕以倭歌謂我風俗豈無意哉僕不有家傳不由師授然思鄭北海奴婢相詰以詩而不忘也於是乎夷曲一首號駿河風若非介葛盧之耳誰得聽斯如禽獸之語乎野詩五首亦如之聊

府内芸香樓掌其管鑰衡宇滿篋信手而披幸見未見之書若遊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紅紫皆春也若入波斯寶肆而左右璨璀光華眩眼也若提干將按湛盧而斷蛟剸犀不血刃也若駕飛黃騕乘旦而追電逐風瞬息萬里也勿以爲夸侈惟幸簡帙敬漫看之不足登斯樓也則有忘歸而不知日之將入也是我　主君之惠而又僕之一得也不亦幸乎昔賀茂役公敏悟博學入葛木山山者神仙之窟宅也久居岩穴而躡金峰吾邦靈區足跡殆偏或曰浮海而赴唐國小野諫議篁往億伎洲也渡口郵船波頭謫處環八十島漁父共居蜑子與遊歌詠傳於無窮都良香著作郎者菅右相之藍水也其歌詩膾炙人口一旦抛冠入大峰山窟或曰年度百餘歲而去斯三士者游觀廣覽而有仙風道骨者耶后世之人皆仰慕之僕幼也育於編戶長於窮巷僻在蓬茨之下不識槐楓之宸如瓦塊之愧珠璧似枯木之恐梅柳且氣質朴魯識量狹隘欝欝如醒何爲其然哉肌膚索澤形容瘦薄遇暑則將暍逢風而且噎飲食失時則胸腹否塞前後有澁二豎三彭或出或逃是以囊不釋藥庶乎舊痾良已豈望仙風道骨哉僕童而西征涉海陟陸數十日到肥州寓居出牖則大洋也其所經歷明石之灘赤間之潮盧屋之嶮松浦之波也其在鄕居家則父叔戒僕讀書幼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也而今也紛如者何哉弱冠看程朱諸儒書始知有性理之學於是乎僕生而二十有二年得見先生聽其議論浴其濡澤而后以爲吾邦之道德文章皆在此矣其明年拜吾主君于京城就赴武之江戶渺渺無垠杳不見山不知其幾蒼莽乃武藏野也其所往還有天龍大

歸去高哉其之飛于太行也狄公之孝美哉見雲而有感以此然又爲不義之富貴者爲枕席之夢者爲讒讃之蔽主明者爲私欲之塞本心者亦多見雲而有戒有恐以此余之未歸愧于淵明父母在洛愧于狄公見雲而內顧以此頃朝鮮國王李昖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賫書及方物來拜于幕下其乏截采采肉食者及浮屠相共謀之其事亦可知耳公之亮察亦不外是先是聞有紀州之行不識何日至洛否龜三寄短柬亦言公之平安於是又得三淸而相語知公之猶在紀而未歸家塾耳今也愚書獻之比至于洛若會公歸則弟澄直可呈之若未則想待紀便以達乎前日在江戶也與賀古數日相話言十事則八九爲公之事而不能措矣余今于此營室宅十數日之交終土木之功乎鵲不容鳩鳩自結巢其拙亦可知耳公以余言爲何如綢繆牖戶其成在近然則必可旋洛欲言之事憤憤悱悱非終日侍側之時豈能展憂乙哉腐紙禿筆非所罄其言而矧於無窮之意乎余祇恐退而不進失而不及公亦宜爲之不厭敎而化之渉筆惘然益增悚息頓首再拜

呈惺窩先生 幷歌　慶長十六年作

前頃僕之將出京也賜一絕淸詩有江淹夢筆感天工之句蓋謙詞而微婉也厥夕宿近江水口因書拙和以呈之是行也倉皇遂不得一拜別去後數日忽悔恨擾亂如此怏悵怏悵道塗奔波至于茲而后三二回借便以傳卑言未審達諸左右否日來尊履何似府內無異事想京師復如昔日然及門侍側之徒日親者惡聲不入者得其人焉爾乎僕初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矧今又離散分處于茲乎自覺入于功利歟走于飛鉗乎可愧可懼然

吾之始疑而終不疑者也吾於是乎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古者文主之化之南也繫諸周召此爲周南召南今夫子之道之南也豈惟一邦一世之敎哉抑又萬國萬代之敎也是不可不喜之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未有委國而用之者欲見之則良心也不克由之則私欲也吾有望于是邦之太守也是不可不懼之吾喜且懼盡其如此當此時請述吾言吾儕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章唯願夫子發歸歟之歎也順知侍否以傳一語龜三澄弟共獻一語嗚乎南山之竹不足寫吾儕離索之懷伏惟尊照頓首再拜

呈惺窩先生　慶長十二年作

三淸來詳承尊侯佳勝起居和平爲慰萬萬乖睽以來無終食之間不思於光霽而矧於今也哉始余之心有虞於國家有待於君上今則已矣八刻遲矣自悔自咲余若禦人以口給則有辭矣必曰隱忍之如此待期之如此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亦必曰有道則不共與易也公之見人心若見肺肝然必曰疾夫佞者無情者何能盡其辭乎余之自悔自咲而因循姑息者亦有罪於天地之間耶先閏之月也發府往于江戶如咸陽人或客舍并州及渡桑乾而指并州以爲故鄉也并州非彼之故也駿府亦豈余之故哉歸自江戶又留滯于此拘絆至今豈云異夫犬羊賈生之云余亦云之昔率之間皆官事也余獨勞于此何也君上淸明何爲獨勞哉豈翅余而已哉通國皆然衛有簡兮之詩人魯有免於刑戮之南容是亦不可不思焉時偶回頭見如峰如火如綿之雲當此蘊蟲蟲如焚如焱之時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悲哉僧奉忠詩不亦宜乎然其之出岫也淵明之

固有罪矣然穀梁之甚之公羊之惡之左氏之譏之胡氏之罪之皆在莊公也未知四傳之旨得聖人之意者爲何哉於乎春秋之意聖人之志果不可見乎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仄聞有惺齋肅一焉足下時時受其人之教授宜乎足下學問之有功也孰不羨哉孟軻氏曰有私淑艾者勝雖不敏常以此言而庶幾也請一見淸容而聽玉音也其人雖威重有來者不拒之意則勝之幸也足下亦雖奈何爲之左右之先容則又勝之幸也僉曰惺齋者學者之山斗也孰不仰止故不任瞻戀之至爲言之耳件件書右奉問唯愧取笑於旁觀然若可采者或有焉則庶視於惺齋而賜其示諭則復勝之幸也烏氏雖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竭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盡記勝之惑也是以暫此格筆

慶長九年孟夏中旬　洛下林信勝

此書達而無答今茲八月　先生初見惺窩而師友之交情日厚

呈惺窩先生　慶長十一年作〇事跡詳見行狀

昔仲尼之佛肸召之欲往也子路疑焉其又公山氏之之也子路亦疑焉不知爲東周之不爲匏瓜之有意于茲也故以仲由之賢而猶未能免有其疑而矧於不爲仲由者乎然則聖人之出處其難測乎哉此南紀之行也亦然乎吾儕其未能無有疑于始而後有無所疑于今佛肸公山皆畔者也而往而矧於不爲佛肸公山者乎南紀之行也不亦宜乎子路吾之所畏也而疑之而矧於不爲子路者乎吾儕之疑也不亦宜乎吾見仲尼之告由也以往而所以有爲而後仲由或莫所疑是所以

幷程子與王氏而議之朱子本義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邵子此詩蓋指所謂動靜之間而言也夫朱子之於易也得邵子之傳矣而於是既言程子詳論則程子天地以生物爲心者是伯温之所議者非耶於是又引邵子復卦詩則伯温動靜之間見天地之心者是程子之所論者非耶或曰靜或動或動靜之間衆說擾擾多岐亡羊朱子又幷用程邵之言則所謂天地之心果何以見足下居一於此

春秋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穀梁謂克能也能殺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公羊謂克之者何殺之也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大鄭伯之惡也左氏謂段不弟故不稱弟得儁曰克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蘇氏以爲若左氏有取焉洪氏以爲鄭莊公怨王誓母可謂亂臣賊子公羊所云大鄭伯之惡有取焉胡氏謂不稱國命將帥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於乎三傳紛紜胡傳又解之未知何執夫以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視之則鄭伯之罪明白可舉矣使居京曷若封於有庳克于鄢曷若致辟于商出奔共曷若囚于郭鄰鄭之志曷若舜之與周公之志由是觀之鄭伯

師于殽也若胡氏之說則此二事可證論春秋經則書序亦似不可盡廢

禮記孔子曰吾聞諸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子然則聃蓋知禮者耶而其之作五千言也曰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然則所謂禮者如此而已乎而謂孔子問之可乎或曰有兩老聃或曰非也書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者自是天理之當然而爲之節文人事之所爲而爲之儀則不可一日無此禮也亦明矣噫孰謂李氏之子知禮乎不知禮者乃是天秩也道德仁義事君事父非禮不成老子何曰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哉或曰禮運大同章之所云如何勝對曰陳氏云禮者道德之衰忠信之薄乃老莊之說非先王之格言也蓋謂此

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謂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爲心其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雖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動息則靜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程子以爲弼不見道而妄注釋故其傳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是斥弼也邵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伯溫曰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謂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世儒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嗚呼天地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者也聖人之心亦若然蓋是

意窺測如曰顏何爲天跖何爲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勝想申包胥所謂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跖生橫行於天下非人勝天哉跖死流臭於萬年非天破人哉夷齊顏子之窮豈尤天哉或曰鄒氏之降霜孝婦之致旱蓋天非爲一人感者耶是亦爲恠妄乎嗚呼天何不爲夷顏感也勝有所避不敢對足下以爲如何○史記載有娀氏之女簡狄爲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呑之因孕生契是爲殷契又載有邰氏之女姜原期而生棄是爲周后稷毛公之傳詩生民玄鳥也只言祀郊禖之事其義昭然及鄭氏箋詩引史記巨迹乙卵之事而當之容齋曰此二端之恠妄先賢辭而闢之多矣夫適野而見巨迹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呑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辯而明矣陳氏月令說亦曰生民玄鳥詩鄭註履巨迹呑燕卵之事皆恠妄不經削之可也而至朱子作詩集傳本於史記据於鄭氏以引用此二事而又擧張蘇之言云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麟之生異於犬羊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哉斯言得之矣勝以造化觀之則張蘇之言固有其理也若以人事觀之則容齋之論亦非無其謂也

蔡沈盡廢書序然胡氏之傳春秋也援書序者用湯伐三朡俘厥寶玉誼齊人來歸衞俘也用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論晉人及姜戎敗秦

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士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其言似相反而不相反歟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其言似相反歟孟子之戒惠王者以利欲之利乎子思之所告孟子者以利貞之利乎利欲害義故孟子告君也以後利矣利貞行仁故子思牧民也以先利矣如此而後子思孟子之意不相反歟然則利之一字不可不詳也如此夫

聖人有大小優劣乎果無之乎周公之作無逸也上自商高宗下迄周文王而不言湯武者蓋有意乎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民到于今稱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故石曼卿爲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亦此意也然則孔子輕於湯武重於夷齊乎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又云武王步自周于征伐商是雖董南之筆不能軼也然則黄生所謂冠履君臣之論亦以不可廢乎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雖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由此言之蓋其惟時乎堯舜得授讓之時湯武逢戰伐之時者也耶然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季子之所觀亦然於武則有不滿之意也孔子謂太伯文王至德而不及武王繇是觀之聖人有優劣乎然孟子謂武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然則堯舜湯武之爲聖也同道矣揖遜之時干戈之日易地而然故曰聖人有大小優劣乎果無之乎

史記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

倚賴朱子而附會而言之耳韓愈不云乎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勝於朱子亦云或又問曰若然則程朱語錄多用禪話何也曰考亭之言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專之也若又借吾之言而文彼之陋則彼固逢蒙之流亞耶勝之此答不識何如請圖之○張子厚之爲人也邵堯夫之爲人也孰愈正蒙之爲書也皇極經世之爲書也孰愈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太極之中本有陰陽陰陽之中亦未嘗不有太極五常理也五行氣也亦然是以或有理氣不可分之論勝雖知其戾朱子之意而或強言之不知足下以爲如何○鬼神之事自程朱已下陳淳性理字義及性理大全書論之詳焉而如彭生之豕見于齊侯也良霄之厲厭於鄭人也之類誠若有是則頗有似于佛氏生死輪回之說乎程子謂伯有爲厲則是一種道理雖然蓋下愚庸庸之者所以淪胥而陷溺於佛氏者以此耶謂之畏生死然則學者不可不知理也

或問程堂坐春伊川門雪之謂勝答曰初伯叔隨太中於漢川入一僧寺明道門右伊川門左是足證焉勝嘗下一轉語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未知足下之意如何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所謂學者學箇是習者習箇是說者說箇是習之之者之箇是足下試舉勝看孟子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敎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此爲不利大矣孟子傳子思之業者也而其及見魏侯罃罃問曰將何以

而不知心之德而愛之理也子靜又教人以澄坐後爲義外之工夫薛氏以爲如此而后不可不流于禪也子靜又讀論語至孝弟章曰夫爲人既已孝弟則何說犯上醫閭以爲簡畧之病也故學者不可不周密精詳也足下素好陸氏此三人之議論子靜也爲何如哉前足下謂朱陸不異人見其異不見其同夫學豈非爲辯析同異者乎若不然則古人謂之鶻圇吞棗鮮知其味也今謂朱陸相同者以高遠爲道人欲爲公之錯蓋有之矣若令子靜見大意則眼看高遠志走空虛是與老佛何異若令子靜著衣喫飯以悟道則寒欲衣飢渴欲飲食桀紂之心亦然是與非法服不服嗟來不食何同故曰趍高遠以爲道認人欲以爲公之錯有焉然則謂朱陸不異者與孔墨相用者何異於乎孔墨其果相同乎哉○禪人謂勝曰朱子自禪學得儒道故朱子甞問道於延平也其篋中所携孟子數冊大慧語錄一部而已然其排釋氏是豈非有逢蒙射羿之罪者耶勝對曰吁夫惟自孟軻氏沒我道不傳掘起於千載之下超越於千古之上者有光風霽月之周子焉而得其傳者有瑞日祥雲之大夫子焉有經天緯地之小夫子焉而承其緒者有天資聰明之楊龜山焉而傳其宗者有春風發物之羅豫章焉而受其學者有氷壺秋月之李延平焉而接其統者有景星慶雲之朱夫子者出焉而繼往聖之絕學集諸儒之大成於是我道粲然復明於天下故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蓋道統之傳如此昭昭矣何曰自禪而得之乎其爲誕妄不言而可知也且横渠從釋氏升程堂而改其過上蔡自禪林入程門以知其非由是觀之縱雖曰朱子甞學禪何害於其人也勝想禪人之徒

朱之結綬陳雷之膠漆范張之設饌岳湛之連璧之流耶未以爲好乎若又倣王丹之戒朱穆之論劉峻之言而却絶之息之歟不以爲好乎先生若今起此棄如土之道則與夫面朋面友凶終隙末之輩豈啻天冠地履而已哉永以爲好者也乎傳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至矣盡矣今若有先生心學之德廣所及于余者則非立人達人之謂乎先生者先覺也後學者必倣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無先覺之使其知其所不知能其所不能則其倥侗顓蒙誰能解之乎示諭許余以不可謂無友故余言及于此雖然先生解余之蒙則必矣嗚呼益于余也余不能輔先生之仁則必矣嗚呼損于先生也若則謂之損者而拒余則愛之理何在哉謂之無友不如己者而不容余則立達之謂亦何在哉唯其先生學而時習之而不已則朋自遠方來者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然則説乎樂乎在于邇君子乎亦不遠也示諭爲言朋友之道故余亦始終言之耳庶幾先生三復木瓜是所望於先生也其所望者何永以爲好也乎夫是其所望之所望而已不宣

慶長九年三月十四日　林信勝

是月十二日玄之答書至其書中有朋友交際之事故　先生再投此書玄之無答

寄田玄之

勝之得見於足下也從春昌氏其後二回呈書或報或不後徠音容兩渺不審台候如何於是乎又因春昌獻問書於足下如左

陸子靜唯以仁爲人心倪氏以爲泥着孟子之詞

之自來於此邦已久矣今何爲濫觴乎其洙泗之水遂無入楚無底者則古亦濫觴今亦濫觴何有所間言乎今也當于先生之儒服之服也儒學之講也則佛火猶未熸而世人亦不加薪者蓋有之矣是豈非有功于儒門者乎如是而後先生益固則始之怪蜀日驚越雪者終而翕然隨以定也不遠矣先生圖之竊便而漫呈一書不識先生謂何耶楮面有限餘期再會維時季春氣候不齊爲道爲學万万自愛不宣

慶長九年季春朔日　　林　信勝

按先生弱冠聲名藉甚聞惺窩翁爲一時儒宗欲見之然未得紹价偶逢田玄之彼既出入惺窩之門先生寄此書於玄之欲使惺窩見之故書式禮備既達而惺窩代玄之有答書載在彼集

答田玄之

得示諭已來瞻望倍常以余心之思先生知先生懸之於余也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余向者猥啓于先生是即木瓜之投乎今也先生之示諭是即瓊琚之報乎以爲好乎不以爲好乎是未知之夫好者莫若朋友朋友之事示諭已詳余其何言雖然粗擧之禮記所謂同方同術者公羊所書同門同志者丁丁嚶嚶周詩之所歌也切切偲偲魯論之所記也烏虖交道之來也久矣哉若先生之於交道則不諂乎不瀆乎臭如蘭乎淡如水乎爲久而敬之之晏子乎爲車馬輕裘共敝之之子路乎爲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子夏乎爲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之子張乎永以爲好乎且又學子輿子桑裹飯之事乎慕羊角哀左伯桃幷衣之行乎思王貢之彈冠蕭

哉老子曰棄智荘子曰黜聰明陸氏若信之則五千言三十三篇是非文字乎若信禪則不立文字四字何也祖師語錄何也陸氏唯不下學而爲上達是豈理哉若泥文字翰墨之間而不知道則如陸氏固當夫子已曰雖多亦奚以爲之先言有焉何待陸氏乎余想梭山象山亦是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者也象山似荘周朱子似孟子若使荘周一見孟子則聞道也必矣象山見朱子而其偏見遂不改然則似則似是未是者乎其夫子之道在六經解經莫粹於紫陽氏舍紫陽弗之從而唯區區象山之是信不幾於似惑歟唯是學四書而後言道亦不晚也幸先生諒察之先生又曰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子章句曰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是不三也謂之二綱領可也至善屬二者云云余想不然然則謂之一綱領可也何曰二乎人人各各皆明明德則不及于新之已有而人無是故推而以新之而又以使之止其至善人人物物無不有至善何限于此二乎雖然亦屬之何也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譬之五行信與土爲空位而無正位土之於四季無不寄也信之於四端無不有矣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亦此類乎不謂之三綱領而謂之二綱領則猶不言五行五常而言四行四常也可乎不可乎先生思之朱子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了又只看正經了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其於餘經亦如之與夫象山頓悟不可同日而語也唯望先生折衷之以與儒學則同志之者甚多乎然則世人知儒道之大也甚矣又見先生之濫觴于洙水之源不亦宜乎既而余意曰儒學

皆然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弗敢服夫服者身之表也尊卑貴賤各有等差此邦自古其法有若亡或曰先生今衣深衣於儒可也奈人之疑何余曰有之居吾語汝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南越恒熱少雪雪則犬皆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屈原所謂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深衣於此邦猶如蜀之日越之雪何足疑乎古人有云痴人面前不説夢者其此之謂歟今夫深衣者儒者之法服乎爲儒服儒服何所怪也哉觀夫佛者禿其頭也緇其服也是異類也何不疑彼而疑此乎不疑與疑何也多也多故佛常厭儒是余所以水火之譬作也其異類之不疑而隨之是余所以日雪之論出也問者不言而退是爲先生不可不言故以書于此如此且又有二事請揚搉言之向者先生專言陸氏之學陸氏之於朱子如薫蕕氷炭之相反豈同器乎同爐乎其無極太極之論問答甚多陸氏遂塞陸氏之問莛也朱子之答鐘也朱子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其事詳見朱子集及經濟文衡若夫論太極則有周子之志可也有陸氏之志不可也古者夫子沒而千有餘歳逢掖之者幾多獨濂溪擅興繼之美於是乎依易大傳以作太極圖以授之程子朱子之於程子猶如孟子之於子思陸氏却以老莊之見測之豈可也乎夫陸氏知圜棊之出于河圖而不知其之太極知無極二字出于老子書而不知其身之入于老也若又論頓悟則陸氏却當得禪錄古人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又曰禍始義皇一畫時者陸氏有之焉是則禪家所謂不立文字之意乎嗚乎何躐等也何太早計也不經階梯而升高不蹈躓者幾希不乘舟筏而到岸不沈溺者幾希是則理也陸氏豈理

林羅山文集卷第二

書一

寄田玄之

吉田與一郎諱玄之一名貞順居洛西嵯峨角倉後號素菴

日者倉猝面話久仰高風於是乎達識荊之願也不亦悅乎因見深衣其製度則如禮記之所記也昔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每出用皮篋貯之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故朱子爲贊曰深衣大帶如今先生乃衣深衣而講儒學則所謂若非玉色程明道便是深衣司馬公者於先生見之矣日本自欽明佛法初行譬如爝火不消熾燎原之炎不可鄉邇也豈可撲滅乎悲夫惡之易也善之難也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鳥乎何惡之易長也先生生長于叔世志儒學是善之不失者乎儒之勝佛也猶水勝火今之爲儒者猶以一盃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佛之甚者也是以至于佛火之燎原世俗之惑也不異池中魚是亦爲火灾故也夫江水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不舫楫不避風不可以涉非惟下流多故也耶儒道之行於天下亦猶如此乎先生若夫濫觴後世必入楚乃無底者亦有之而已然則先生之有功于孔門亦大也河南程夫子洛學盛行今也先生既志學矣涑水司馬氏洛社結交今也先生既建社矣然則玉色深衣易地

可除兮零露厭浥而瀼瀼逮蒹葭之蒼蒼兮滴滴結焉爲霜逢植物之未殺兮占雪花之掃蝗叱低頭之飢馬兮聞苦吟之寒蛩彼洞庭之水枯兮望青土之渺茫感麋鹿之食薦兮嘉神農之所備嘗若夫蒐苗獮狩之馳騁兮得講武于蘭塲彼大司馬之所教兮爲範而愧詭遇于王良想鉏商之往大野兮悲獲麟之不爲不祥曾恠劉寄奴之禎異兮復哀虞美人之啼糚招王孫之遊不歸兮偶獲杜回之躓僵且夫爾雅之所未釋兮況又陸璣之猶遺忘觀康成之書帶兮誦老杜嘆愁之章須三顧南陽之廬兮盍一笑北山之堂我今續馬上之夢兮未曾到靈運之塘唯思歸家弄風月兮覩蒹溪于庭墻

承應二年四月日光途中所作也

林羅山文集卷第一終

瘦于百里奚何人之口含太公兮若世無文王終焉磻溪

湯婆賦　闕

眼鏡賦　闕

右賦四篇正保二年冬所作也家集罹災之後得其二篇失其二篇故今僅存其目

扇　賦　慶安四年作

男靖以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爲韻頗倣吳淑體而有諷諭戒警之所寓余何言哉然乘興以同其所押

惟煩敲之難凌兮每扇箑之在掌欲納一滴之微涼兮何其倬彼雲漢之廣哀夫行路之苦暍兮君曷爲獨登於瑤臺營營蠅聲相逐來兮團團蝙翼屢舒開唯困溽暑于南州兮誰爽襟懷于西晷偶逢把玩未捐兮僥倖舊寵猶準視伊紈伊縑及紙兮裁制箑草之青青雖以五明而揮颺兮未有六鷁之退聽古人用捨之行藏兮不怨天人不恨秋月隱重山以取喩兮雪積盛夏有所求雖指揮勝伯顏鞭兮然卷懷慕蘧瑗賢子綦比竹非扇柄兮御寇數數徒過旬方外者不奉揚仁風兮般勤手中吹物又吹人最嫌桑濮之歌舞兮雜侑翣于比鄙盍掃盪彼淫邪兮飛廉前驅良有以若夫蘋末土囊之口兮便面咫尺由是出合陰陽于握中兮箕伯揭來是奚自一揶揄將除苛酷兮何爲必待夫嘯虎顧再挽舜之南薰兮夏后下車爲之輔

武野草賦

惟武野之廣莫兮屢跋涉而無疆彼行路之人兮未知聚幾日之糧只見風光浮其際兮不辯日月出沒之方忽當年初之萌動兮愛茵上小車之不忙此腐朽之所依兮爭螢火之夜光想滋蔓之不

奈何造化之戲謔兮使我嬰此苦艱昔綱成之局貌兮添異質于巨肩泥漢祖之隆準兮侔奇相於龍顏擧天下之薰蕕兮辯同器于靈堅雖在視聽言動之外兮能知羶焦腥朽之間既聞明德于馨黍兮復得同心於臭蘭彼方外之香嚴童兮觀本寂于鶻斑且導引之煦呼呬息兮扣玄牝之門闕嗚呼吾豈敢哉兮將復故而熟斯豈無山梁之雌雉兮願學三嗅于文宣

齒落賦 同年作

於戲余幼童之辰兮思與常人而質不齊雖慕曼倩之編貝兮不羨碩人之瓠犀逮乎强艾之歲兮愍齦肉之匾匯倏遭蠹蛀之罅隙兮痛螫口而似吸醯旁齲謝屐之折兮漸覺齟齬之乖睽雖唇皮之未亡兮虞虢之寒凄凄存性之鹽白如雪兮孫楚之石手自携一紅一玄百草之霜兮含消而噴爲泥見夫樹根之離土兮恐一拔而不再活悔當初之齧骨兮既無益于噬臍然憎妖鼬于孫壽兮復笑齙歷於登徒之妻悼短折於溫嶠兮哀浮危于昌黎於戲余老之將至兮嘆逝水之不可少稽白石源之乾涸兮如無羊齒之可以封譬諸落花之辭柯兮奈何枯楊之生稊想五聲之成文兮聽燹牙音之喤聒雖曾喫紅綾餅餤兮方今啜粉粥之糝糅有時咀嚼而朶頤兮肉有腊肺而肋有雞憐張蒼之食乳兮感歐公唇不著而所謗訕誠象之焚其身兮悲野猪之鬻蹄於戲幸余老而無涯兮甘道腴其如醬虀若乃常樅之告李耳兮舌猶在而如柔黄且胡僧之齹齵兮儼壁而久提撕我常懼二家之爲鳥喙兮庶幾知毒而不迷劉尖鑿之食人兮疵老饕之飽舐鍉北斗喉咽南箕齧兮將振木鐸以攀躋天子牛角而自鮐兮君其問肥

之彼原野刀鋩之含雪霜侍衞簪花而步御者薰衣而行四牡騑騑八鸞鏘鏘珮明月珠製白霓裳朱旗絳天華紋耀暘前朱雀而後玄武左赤熊而右白狼肥馬闐闐大車轔轔光彩奪目轉動照人覩者如圜望者成群自東西自南北傴僂提携來服終日看之不足天下壯觀古今嚴飾也及歸聚樂城乃頒禽獸而普賜卒士使萬人知一臠之肉一鼎之味恩德雲行惠澤雨施上居於聚樂下使万人同樂以逸胸呑雲夢之八九掌握齊楚之得失眇視長楊踰越廣成如少昊之命司寇子產之知然明者則大相國之大獵乎公子之言未畢先生欣然而言曰詩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斯之謂歟以公子之言雖配周雅而莫愧焉

按天正十九年　先生僅九齡則歷年之後聞父老之談而賦之蓋其弱冠以前所作也

感秋賦

惟仲秋之令辰兮昏雲布而零雨霏西方之孅人兮招我而白玉似炊僮僕荷蓑笠兮泥土流而不敢揮風飄飄而吹面兮露瀼瀼而濕我衣冠者共童子兮慕曾氏之浴沂所謂伊人兮竢我於屛乎而慰我目以典墳娛我心以歌詩既醉且既飽耀靈暮而未歸少焉東山上兮月出而揚明輝將迎以往還兮庶交情之永不違

慶長年中比及弱冠所作

鼻疾賦　正保二年作

惟鼻之爲狀兮乃天中面上之山偶金臟之蘊熱兮寒涕流而爲淵剩癟頞之未止兮痂血出而朱殷借瘍醫之運手兮屢刀圭之多端施其紅抹兮如柳州醉皺之瘢附彼粉泥兮似郢人塗堊之墁

之大獵乎先生曰我聞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君庖矣夫以田獵之大也臣不敏何以得聞之乎公子曰我亦不能一二其十而我爲爾言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公子曰維歲陽月陰慝盛作風雪淒涼草木畢落林衡巡山柞氏斫木於是乎以翌月之吉日相國駕車千乘走馬万騎于田於三州之吉良列卒滿澤罘網彌岡前者牽黃後者臂蒼上有檻穽下有矛槍禽獸近於養由之百步飛鳥遊於后羿之中央旌旗光徹雲衢不屑日月之大常劒戟氣射斗墟何異雌雄之干將龍駕登山則王良把轡韓哀附輿陟崔嵬而不虺隤升彼砠而馬不瘏矣於是乎屯田車於平原會驅者於高峯奔竈鼉伐谷皷鏗鯨魚撞華鐘騎士雲起車乘雷同般天動地走西馳東先後騷亂淫淫裔裔上下傾頽紛紛髣髴賁育

百万不能角其勇聶荊數千不能制其强吳公龍驪倘父鷹揚列宿爲之翳昧日月爲之籠光掩兎蹸鹿射豬脚麞擊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羔羊登峨峨之岐嶮驅渺渺之原野箭不虛發應聲而倒劍不空刺當節而挫鷙鳥累百鶚鵬不一駿馬角逐壯犬爭逸驍騎齊足輕車碾轢衆鳥無地戢翼群獸莫處藏迹溪谷爲之水溢峯巒爲之風生蹈玄雀縊鳧鴨捉白鷺仆鵁鶄白鳥翯翯華蟲嚶嚶羅鴿鳩於雲天罔鴻雁於沙汀颸颸回回鎗鏦相纒風毛雨羽灑野蔽天走者無餘飛者盡殫晋婦之裸裎也比之不能下車鄭叔之襢裼也對之豈可于田刺哀公之猺山慕文王之渭川爲見風俗之所起欲知國郡之所緣也於是乎將士師而歸洛陽道次于大津驛地窮于近江疆繩縮禽醜於竹竿束縛毛物於籠筐快狗追塊名鷹乘鵦錦繡

壬子之夏公務之暇聊握毫以賦云

此一篇賦本朝歷代之事其言廣大故不拘年序以爲壓卷

大獵賦 幷序

天正十有九年歲在辛卯冬十有一月豊氏大相國將狩於三州吉良乃普告諸侍於是乎以吉日佳時遂往鷹大數千頭器綱數百車士卒以萬數也經日歸洛其行粧殆盡天下之美聚海內之善新莊越前守新莊駿河守柘植大炊助小出播磨守小出大和守片桐東市正長谷川右兵衞石川備前守石川掃部助齋村左兵衞大野修理大夫福原右馬助三上與三郎片桐主膳等之衞兵各帶劍戟而前驅人人牽狗手手臂鷹有伊駒某膂力絕人能臂大鷲希有之事也見者爲之莫不注目臂鵰者右往左往多有之是亦不常有也四足則有麀鹿狐狸兎猪熊羆猿狼之類二足則有鳧鷺鴻雁鳩鶉雀燕鷺鴟雉鵠鶴白鳥山雞之匹其餘不可勝而計焉或以紅絲繫之于竹木或布錦繡載之于車馬東自大津西迄聚樂綿綿不絕無有罅隙而並有次序詩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則卽今之時乎時哉時哉其次大相國駕龍輿而手黃鷹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增田右衞門尉長盛德善院權僧正玄以扈從乘輿其餘之諸士各橫兵仗而後拒其華麗誠以不可言也無少無長無貴無賤莫不見之者歸洛之後班與禽獸於下民其數不幾千萬也古之所謂得天下者如分肉者乎國俗甚美大相國之愛人也時有作大獵賦以諷之者其辭曰

有貴介公子者言於眞隱先生曰爾不聞大相國

待宇治之枯涸兮見近湖之變盧田彼安康之孔醜兮既淫酗而滅身何武烈之昌被兮戲笑而嗜殺人吾恐奈良山之栢兮人多植而數十圍唯嫌岩代之松兮誰能結以竊禁闈夫押勝之盜鈴印兮身首異處于江崎大津氏之習陰陽兮先事而逆知幾何黨於和氣王兮忽朝衣之遭褫美清行之議革命兮庶乎見于蓍龜知厄年于辛酉兮道眞讀簡以狐疑惟浮居氏之惑人兮乃寛和之脱蔽麗安倍氏仰天文兮覺星辰之易位又保憲之曆林兮辯閏月與甲子惟後世之術家兮盖其支流餘裔昔古麻呂之不敢後諸蕃兮能守專對之命藤清河之死異域兮路脩阻而海貿彼唐朝之胡衡兮騁騑驂而到吾方蓬萊與故國遠兮戀君憶親以日西望袁晉卿賜姓清村兮斯大學之音博士文選嘗學習兮授安房之刺史原夫遊于方外兮寂昭啗姑蘇佳境之美黒瓶常提携兮哦詩而兼寄丁謂且宥然之往赴兮捧宋帝以年記歸來而上謝表兮不勝慕恩之至安覺之在鍾陵兮譜五千之貝多惟我之方言兮曰沙嬉曰洗和昔思大生我國兮洞山訝爲虚談鑒眞衣長屋之袈裟兮同普照來自南圓載之入于遼師門兮即心一而觀三仄聞檀林之契鹽官兮惠蕚載義空於歸帆既稱覺阿嗣瞎堂兮世傳大日之參拙庵吾何爲不貳兮排兩心之罷曇仰先哲之玄訓兮嘗傍視乎老聃凡世之盤口摺面兮僉云嘗醋而不甘雖上宮之聰明兮譬枝花之歸根又宅嗣之博洽兮本一體於兩門振玄關法師之脣舌兮憂國公子默不言彼流蕩而滔滔兮豈知我道之淵源亂曰噫嘻人之不知己兮又何忘乎故都惟丈夫之出處兮願從天下之廣居

中隷兮見肥瘦之相適况其若愚之書兮髣髴二王之蹤彼指揮以戰慄兮觀奇絕于道風佐理行成及兼行兮書扉而筆吐虹加之賢聖之障子兮巨勢氏之畫工吾之淡粉扇兮在趙宋之鉅寺寒蘆衰蓼兮鋪平遠之山水且圖海山之風景兮惟宣和之府物聞說獵蒼蠅於數步兮惟飛龍士之技術木鶴飛而龍床動兮曾不知黃蝶之爲金屑將欲往集眞之島兮覩手談之清池冷暖玉而楸局兮斯乃王子之園碁嘗聞吾邦產如意珠兮光潔何減和隋抉鯨魚之眼睛兮似明月之無玭又聞昔者出騰黃獸兮黃帝乘之騁馳此謂八翼之角龍兮息萬里於一時蓬萊之不遠兮望富士之雲煙夏雪霏々兮高秀到于蔚藍天彼徐福之求藥兮遂羽化而登仙或稱南紀之熊野兮祠祭乎千年忽遇役君之化狼兮葛嶺爰始攀緣何都良

香之才俊兮絕俗而離世寧陽勝之入山兮逼體忽生奇毳惟竹生之島兮誠神仙之所會覩夫偃仰屈伸兮孰知青牛之不渡海雖然香果來而間守哭兮玉枝出而竹姬給浣女白而久米墮兮雲旋開而浦島悔昔倭姬之崇天神兮立宗廟于伊勢惟三種之重器兮共天地相伉儷且譽田之靈德兮始得華字于百濟惟當時之大臣兮乃謂之紀宿禰佐五君以延永兮人云殆乎三百歲彼藤氏之祖兮和光于三笠逮忠仁與昭宣兮世推其爲良弼夫指橘以爲姓兮柯葉直凌霜雪與珠玉共競光兮繁榮而芬郁及源平之迭升兮掌兵馬以爭權鎧冑生蟣虱兮積骸爲岳血爲川臣弑君子弑父兮嗟胡爲乎不畏天斥幼艾而不御兮如不知子都之妍已矣哉國無人莫知我兮良馬與駑駘騈道之不行我知之兮未嘗聞陸地漕船焉

寶之不崩不騫且淡海公之撰律令兮弄巧爲朴而觚爲圓冠加首履薦足兮臣象坤君象乾卽尊卑之所守兮百官有司之所職古今之異稱兮官有大仁與大德彼長岡之學刑名兮乃法令之遺則雖老之將至兮嘉進退之無惑惟弘仁及貞觀兮損益沿革之格式刱吾邦之班馬兮編歷代之實錄今某王之明暗兮某官之正曲惟國家之治亂兮開卷而皆在目夫凡人之有言兮出自乎性情彼八雲之韻響兮發自然之妙聲雖詞近世俗兮鬼神感而風雨驚見立田之紅葉兮五彩以錦鮮明眺吉野之花朝兮無心而白雲橫誰入山柿之門兮而遊憶良之林然恨彼諸兄之子兮有猥子之心何家持之死兮屍虫流於棺衾彼在五之好色兮登徒可以追尋惟小町之冶容兮溱洧比之哇淫巧艶麗之浮詞兮嗜狎媟之呻吟何其粲

女之衆夥兮再覩河間于祇今穿閭閻之穴隙兮通花鳥之使音乃聚麀之行兮面是人而心是禽嗟橘姫之貞信兮蹈波浪以忽沈雲海遙塵一葉兮墮淚以躊躇玉島之岑紀女留守而不妬兮看月而獨鼓琴實一女之難敵數男兮宜乎櫻鬘之俱自縊之死矢靡他兮高橋女之不改志寡居以年久兮惟額田部及它田氏表閭而復租稅兮朝廷賜以爵位陟彼西山兮想往時之有智乃賀茂之齋院兮賦詩以答天子惟若人之儔兮千載而仰節義夫彈箏之新曲兮謂之延長第四旣巧五彩之繪事亦知八體之文字詢源順以和名兮遺編奈何可棄握彤管以述事兮直迄今稱淸紫源惟良之寓言兮託物語之博士何女史之不乏人兮踵武而出大貳彼唐人之多識兮疑與能之蛪紙嵯峨淳和之二妙兮或勁筋復豐肉東亭子之

喧留語三二日殆忘客中之幽懷握手歡談善遇不謝窓外青山滿自異端者以爲心外無法庭際殘菊發香悠然見南山豈獨彭澤而已哉葉落歸根天根盡見造化之消息屈伸亦可以見矣觸目者雖多姑擧一二而言之然舌本稍强難于吟咏於是不能默而賦卑語一首以呈焉云

深情永不忘尋徑到濃陽開席欣迎我讀書設机床風雲興感慨雪月滿心腸筆下唯臨趙幄中每慕張青山低眼目泉石入膏肓隱逸主人意離邊菊傲霜

按慶長之末　先生往還駿府者數矣然紀行之作見舊稿者僅五首今不能考索焉又按　先生弱冠再赴肥前長崎想途中之作可多也然無存於今者可惜也

元和丙辰紀行 自東武歸京

武藏野 先君年年遊獵于此

國野同名稱武藏尋常旅客宿春粮雨餘草色連天地郊外雲烟沒邑莊富士雪遙花稍小筑波陰茂薺猶長殘星點點夜叢火微月纖纖照射光共往芻蕘多幾許齊飛鳧鴈百千行豫遊兼習驅馳範養放皆知鷹鷂方雲夢青丘倶芥蔕子虛烏有本荒唐斑鳩入網風前霰白鵠罹黏泥上霜暴虎何曾逢太叔非熊庶幾截師望蔽蔬任見宜應採稼穡於時亦不妨仁愛只今覃物處豈論五柞與長楊幸逢四海爲家日處處風烟似故鄉

淺草

法威能救衆生憂小白華山彼岸舟若把馬郎令

林羅山文集卷第一

賦

倭賦 慶長十七年作

惟吾邦之靈秀兮神聖之所挺生環以太洋海兮耀暘谷之明明名茲曰日本兮固自然之嘉名或謂君子居之兮宜風俗之淳直泰伯讓而來兮少康之子止而不復或謂不死之國兮亦氣運之純清天神陟而在上兮彥瀲八億餘年而崩嗣王神武之雄偉兮皇輿遂其東征斬長髓彥兮建都于寧樂城兮天孫之雲仍兮宜繼繼而繩繩彼桓武之中葉兮遜川繼于淡路爰與群卿胥宇于山州兮左蒼龍而右白虎肇百世之帝基兮壯四塞之天府惟民之所止兮改號曰平安闢前殿以視朝兮正縉笏與衣冠造九重之大內兮開十二之通門閭閻聯乎街中兮雷塡塡而車馬奔其繼繩眞道之執簡兮續吾王之書紀何白璧之有瑕兮權與乎比叡惟天天之敷榮兮見澄桃與海李逮延天之至和兮議儀式於百官撰編神名之帳兮敬祭祀以築壇湧倭歌之源泉兮激文章之波瀾曷爲其菅相赴宰府兮中書王賦菟裘哉高山爲谷兮春秋忽如流鵙梟嘲鳳凰兮蘭蕙化爲蕕何王道之如綖兮將絕于後昆厥武人之侈怢兮君臣之義殆不存余生乎今之世兮寧思古之人昔雖

林羅山文集目錄終

卷第六十四

雜著九

卷第六十五

卷第六十六

卷第六十七

卷第六十二

雜著七

卷第六十三

雜著八

卷第五十九

雜著四

卷第六十

雜著五

卷第六十一

雜著六

卷第五十八

雜著三

卷第五十六

雜著一

卷第五十七

卷第五十五

題跋五

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

卷第五十四

題跋四 家藏本

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

卷第五十

序下

卷第五十一

題跋一

卷第四十八

序上

卷第四十九

序中

卷第四十七

賛下

卷第四十六

贊上

卷第四十五

銘下

卷第四十三

碑誌下

卷第四十四

銘上

卷第四十

行狀

祭文

卷第四十一

碑誌上

卷第四十二

碑誌中

卷第三十八　傳下

卷第三十九　小傳

卷第三十七

傳上

卷第三十六

問對六

問對五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四

問對四

卷第三十

解

原

卷第三十一

問對一

卷第三十二

問對二

卷第三十三

問對三

卷第二十八

說中

卷第二十九

說下

卷第二十七

說上

卷第二十四

論上

卷第二十五

論下

卷第二十六

辯

卷第二十一

記事上

卷第二十二

記事中

卷第二十三

記事下

卷第十八

記四

卷第十九

記五

卷第二十

記六

卷第十六

記二

卷第十七

記三

卷第十四

外國書下

卷第十五

記一

卷第十一

書十

啓札

卷第十二

外國書上

卷第十三

外國書中

卷第九

書八

卷第十

書九

林羅山文集目録

卷第一

賦

卷第二

書一

卷第三

書二

一隨筆附於此者傚歐陽集有筆說所謂衞口而得信手而成不加意者也東坡集附志林后山集附談叢之類亦可以爲例故載于集末而不及分其類

一有少壯之作有强艾之作有老晚之作唯以分類見之則難區別焉故或題下或文末記年月以明之所謂慶長元和寬永正保慶安承應明曆是也若其不詳年月者以舊稿闕而難考之也詩集亦如是

一文末或記惺窩語者爲使人著眼也或記愚意者爲使見者知所以其作之也然慮其與本文混雜故各低書而別之因人之求而所作者文中無其名則題下細書之蓋因其人而所作亦非無意也其未詳者姑闕之

一文中關涉　朝廷　幕府之事者各以闕字爲例其餘雖貴介達官不及闕字所定如此若其不然者筆者之誤而校讐所掃殘之塵葉也詩集亦如此見者察之

不肖孤恕謹記

林羅山文集凡例

一舊稿逐年編之今分類而不必拘年序而類中又分類不拘紙葉之多少以爲別卷而一類重大者亦分卷而別之其限七十五卷者准　先生之齡數詩集亦如是

一自蕭統之選以來歷代文集以賦爲首卷今倣其例

一書每卷目錄下粗叙其人履歷者倣朝鮮李氏所輯朱子書節要之例

一詩集別編之然書紀序雜著等以文爲主而并詩者載于此其餘以詩爲主而并序者載于彼但先聖殿權輿律詩一首二集共載之

一贊者散語及四言三言等載于此至若五言七言長短句則載于詩集然月令圖贊中有五言八仙贊中有七言之類載于此者爲使其類不分散也

一羅災而闕其文者偶存其目則唯擧其題號使人知之是亦中華書目非無其例

生は出版上に各種の注意と指導を又文學博士高瀨武次郎先生は林家と版權に對する交涉の勞を又上村觀光先生は稿本の提供と印刷に對する各般の指揮を各々與えられたることは一併に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せざるべからす

一、本書の開版に際し林髞氏は林家を代表して其の出版に同情の意を表し速かに承諾を與えられたることは是亦銘して其の高義を報せざるべからす

京都史蹟會

林羅山文集例言

一、林羅山先生は德川初期文敎の鼻祖として當代文獻史上の權威たり而してその一代の詩文集百五十卷六十冊は先生の孫向陽軒林恕の編輯に係り寛文二年上梓して世に流布せられたるも近時刻本極めて稀にして斯道學者の不便を感ずること年久し是れ今次活字に附して印行したる所以なり

一、本書は寛文二年の版本を稿本となし一字一句を增減せずたゞ從來各冊の卷首にありし目錄を削除したるのみ

一、本書寛文二年の版本は文集七十五卷目錄一冊詩集七十五卷目錄二冊附錄五卷合計六十冊を以て成れり今回活版に附するに當り文集二冊詩集二冊合計四冊に縮刷せり

一、本書の開版に就きては文學博士內田銀藏文學博士新村出の兩先

之履歴事實則有年譜行狀其平生所著之書目則有別記在焉且此集編輯始末共併爲附錄五卷以置集尾昔者李漢集昌黎文有舅甥之好蘇軾編六一集有師弟之義而二子共作之序今余雖不能企望軾才然就親愛言之則厚於漢也故漫叙數語於卷端後見者其莫罪我若有博雅君子大手筆而重序之則爲幸寛文元年孟秋朔旦不肖孤恕謹序

一見山人則有起予之歎又有提學之稱於是詩也文也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加旃四書六經之學特勃起于此濂洛關閩之風始開示于此既而山人易簀　先生以斯道爲己任而愈發揮之愈揚摧之舉世皆謂儒宗文豪詩傑悉皆備於一人不亦難乎恭惟夫　先生之學以經爲主以程朱之書爲輔翼而攷諸歷史參諸子類網羅百家收拾今古而該通　我國史乃至稗官小說亦無不見焉曾聞不讀萬卷則不得知杜詩也於　先生之詩亦可如此乎昌黎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有擢陷廓清之功也於　先生之文亦可如此乎方今所編輯之文與詩總百五十卷尋諸　本朝則未見若斯之大而雖唐宋名家亦不多讓焉可謂日域千歲獨步唯　先生一人也乃是闔國之公言而非余之私言也如　先生

林羅山文集序

仲尼曰才難不其然乎上世既云爾況於後世乎故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其偶成者亦不能不偏於一也所謂無求備於一人者誠哉前修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翺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曾子固詩不如文而有彭淵材之恨黃魯直文不如詩難免劉後村之評嗚呼此等達才自後生而可輕議之哉唯以其所長較之絜之則有所短故聊惜之也　本朝之古文筆不乏人亦各可有所長可有所短宜考而知焉中葉以來兵革屢起斯道陵廢天正慶長之際北肉山人藤君歛夫抱間出之才勵中興之志當此時而余　先考林羅山先生敏捷絕倫博學冠世

京都史蹟會編纂

林羅山文集

弘文社刊